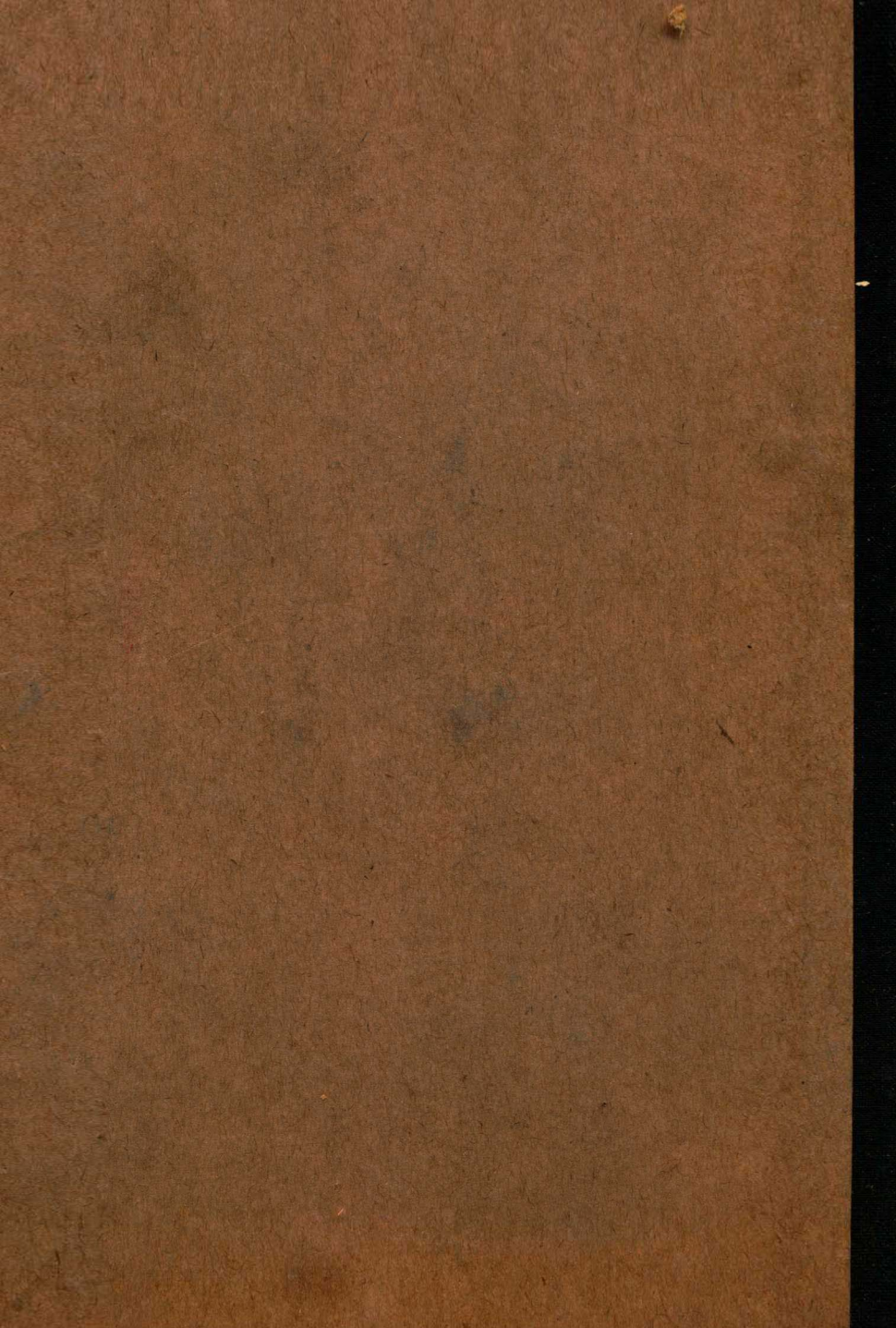


可
蘭
漢
譯
附
傳





可
蘭
漢
譯
附
傳

譯編標錦劉

序

治水者先濬其源，植木者先培其本，源清則流遠，本固則枝榮，此自然之理也，我教名曰伊斯蘭譯爲安寧和平，欲求安和，賴有本源，可蘭真經是也，原文係阿拉伯語，阿拉伯文學，爲世界第一，可蘭在阿拉伯文壇中，又首屈一指，乃古今人所公認者也，教傳中國，千有餘稔，向無漢譯善本，昔僅存有馬復初先生，直解五本草稿而已，十數年來有由英文譯本，轉譯成日文，再由日文轉譯者，鐵錚本是也，展轉相譯，真義漸失，至於王靜齋本，間以經堂語，非純粹漢文，漢人難得其解，哈同本雖係漢文，因修文之盛也，非真廬山面目，甚矣妙諦難闡發，精譯不易觀也，余友劉公冠豪，籍隸安國，以其先德司鐸奉天，因家焉，經師人師，蜚譽全國，公丕紹箕裘，又博覽儒書，著有易理中正論兩卷，並天道人道，說中等書，歷充軍政要職，洊陟顯達，熱心宗教，不遺餘力，民國念七年春，挺身來華北，擬設中國回教總聯合會，喚醒穆民，敦崇教義，公原有可蘭真經選本之譯註，矢志繼述，完成大業，惟自恨於阿文，精研未深，終恐素願難償，適同歲有土人歐斯曼者，爲阿文巨擘，路過北京，公留與談數日，乃得其奧窔，始濫觴於可蘭學文法，未幾歐去，公日操觚，風發泉湧，倒流三峽矣，每慨我教衰微之原因，均由於中阿文未能互相溝通也，乃作復興阿文大學之計畫，彼時鄙人忝任東四牌樓清真寺教長職務，委以教授全責，而公仍肩繙譯，且日邀鄙人校正，時值齋月，着生等赴公

宅從學譯事，生中有洪復真，頗有心得，嗣後即由其相助爲理，據云「公不問寒燠，每日自晨拜禮後，即手握阿文原本，口譯普通國語，命洪筆錄之，脫口而出，動中肯綮，遇其中難解者輒披王鐵譯，馬復初稿，並回文學報之二本，旁取盧侯白亞尼克必雷夏等經註解，詳加參考，筆譯數節後，隨附以傳釋，嗣後每成一帙，仍交鄙人詳校一過，如是二年餘，而公因慈幃衰頹，遄返珂鄉，鄙人亦應聘於奉天北清真寺，東勞西燕，喜共翻翻，索取刪定各稿，綽有可觀，爰採爲學生讀本，並著隨來諸生，各抄一本，以昭景仰，公虛懷若谷，不時磨績就正於鄙人及張子文阿衡，兩人才淺學疎，益深悚怍，第心儀公，不特天才毅力，出人頭地，即其犧牲一切名利，苦心孤詣，發揚聖道，實可欽仰，稿雖屢加修正，且證譯法學經典，可謂三折肱矣，而謙冲徘徊，不肯遽事鉛槧，今夏因事來京，鄙人設帳於天橋清真寺，舊雨聯歡，首以爲請，復經各友好一再督催，始允付手民綜其內容，精理奧義，五十萬餘言，寒往暑來，歷四遞嬗，洩主宰之秘奧，廣穆聖之薪傳，行見人手一編，家絃戶誦，不禁額手爲我教前途賀，以上所述，皆身歷目覩，特不憚觀縷，以紀其實，非阿諛也，回憶未印之先，有愚師生，叨承不棄，得竭棉薄，將印之際有孫雲五張春圃鐵楊諸君精心校讎，當茲紙料缺乏，經濟枯澀之時，握荷軍政當局，鼎力援助，居然此希世鴻筭，獲告歲事，非造物真主默佑，曷克臻此，遂將譯事之經過，授鐫之緣由，不揣謏陋，併筆於書端焉。

民國三十一年歲次壬午仲秋

保陽謝錫恩撰於都門

第五代撰

可蘭真經漢譯附傳目錄

總傳

一、可蘭真經釋

(一)

二、求護辭

(三)

三、真主的名

(四)

經

第一章 法諦海(開啓)

(六)

第二章 百草賴(牡牛)

(一〇)

第三章 阿來爾穆蘭(耶蘇母族)

(九六)

第四章 尼撒益(婦女)

(一三三)

第五章 瑪一代(筵席)

(一六九)

第六章 愛訥爾木(牲畜)

(一九七)

第七章 哎爾拉夫(高壁)

(二三二)

第八章 安伐來(戰利品)

(二六七)

第九章 討白

(二八一)

第十章	猶 努 斯(聖名)……………	(三一)
第十一章	胡 得(聖名)……………	(三三五)
第十二章	猶 素 福(聖名)……………	(三五六)
第十三章	唻 爾 代(雷)……………	(三七一)
第十四章	亞 卜 拉 罕(聖名)……………	(三八一)
第十五章	罕 支 嘴(巖谷)……………	(三九一)
第十六章	乃 罕 利(蜜蜂)……………	(三九八)
第十七章	伊 斯 拉 以(以色列族名)……………	(四一八)
第十八章	克 和 夫(山穴)……………	(四三八)
第十九章	嗎 利 亞(人名)……………	(四五三)
第二十章	塔 哈 阿(字母)……………	(四六六)
第二十一章	安 比 雅(衆聖)……………	(四八〇)
第二十二章	罕 志(朝覲)……………	(四九一)
第二十三章	穆 民(衆純誠歸真者)……………	(五〇五)
第二十四章	努 勒(光明)……………	(五一七)

第二十五章	富雷爾尼(分辨).....(五二九)
第二十六章	庶爾拉(衆詩家).....(五三七)
第二十七章	乃木立(螞蟻).....(五五一)
第二十八章	改 穌(故典).....(五六一)
第二十九章	爾克卜提(蜘蛛).....(五七五)
第三十章	羅 馬.....(五八六)
第三十一章	盧 格 曼.....(五九九)
第三十二章	賽 志 得(叩首).....(五九九)
第三十三章	叟罕雜卜(聯軍).....(六〇三)
第三十四章	賽 白 益(地名).....(六一六)
第三十五章	法 推 雷(創造者).....(六二六)
第三十六章	亞 心(字母).....(六三四)
第三十七章	要 法 提(列隊).....(六四二)
第三十八章	要 得(字母譯音).....(六五一)
第三十九章	祖 麥 雷(衆組).....(六六一)

第四十章	阿非雷(恕宥).....(六七一)
第四十一章	粉綏來特(分析).....(六八四)
第四十二章	輸拉(會議).....(六九四)
第四十三章	祖河盧夫(裝飾).....(七〇四)
第四十四章	杜哈尼(煙霧).....(七一三)
第四十五章	扎席耶(跪).....(七一七)
第四十六章	愛罕格夫(沙漠).....(七二三)
第四十七章	穆罕默德.....(七二九)
第四十八章	夫外特罕(勝利).....(七三四)
第四十九章	候支拉特(內室).....(七三九)
第五十章	格夫(字母).....(七四三)
第五十一章	雜雷亞特(撒布).....(七四六)
第五十二章	土雷(山名).....(七五一)
第五十三章	乃志木(星辰).....(七五四)
第五十四章	改麥雷(月).....(七五八)

第五十五章	唻哈瑪(大慈之主).....(七六二)
第五十六章	哇給爾(必遇的).....(七六六)
第五十七章	罕的得(鐵).....(七七〇)
第五十八章	母乍底賴(爭辨的女人).....(七七七)
第五十九章	罕士雷(集聚).....(七八二)
第六十章	穆木台黑奈(試女).....(七八六)
第六十一章	算夫(戰列).....(七九〇)
第六十二章	主麻(聚禮日).....(七〇三)
第六十三章	母那非格(利用份子).....(七九五)
第六十四章	台阿卜尼(相欺).....(七九八)
第六十五章	推倆改(離婚).....(八〇一)
第六十六章	台罕格母(禁止).....(八〇四)
第六十七章	木洛庫(主權).....(八〇七)
第六十八章	蓋蘭(筆).....(八一—)
第六十九章	罕阿格(必來的).....(八一六)

第七十章	麥爾雷志(階級).....	(八二〇)
第七十一章	努 海(挪亞).....	(八二四)
第七十二章	振 尼(神).....	(八二七)
第七十三章	目贊米來(披睡衣者).....	(八三九)
第七十四章	母旦席雷(披着毛衣者).....	(八二三)
第七十五章	給牙埋特(公判日).....	(八二五)
第七十六章	音 撒 尼(人).....	(八三七)
第七十七章	木雷塞倆特(衆使).....	(八四〇)
第七十八章	乃 白 衣(消息).....	(八四〇)
第七十九章	納集爾特(取命).....	(八四六)
第八十章	爾 白 塞(蹙額).....	(八四八)
第八十一章	台克微雷(纏繞).....	(八四九)
第八十二章	印非土阿雷(分裂).....	(八五一)
第八十三章	母團啡啡(稱量不公).....	(八五二)
第八十四章	音士格阿蓋(分散).....	(八五四)

第八十五章	卜 盧 志(高宮)……………(八五五)
第八十六章	土阿雷格(亮星)……………(八五六)
第八十七章	哎 爾 倆(至高)……………(八五七)
第八十八章	阿 士 耶(遮覆)……………(八五九)
第八十九章	凡 直 雷(拂曉)……………(八六〇)
第九十章	白 來 地(城市)……………(八六一)
第九十一章	射 木 似(日)……………(八六四)
第九十二章	唻 利(夜)……………(八六五)
第九十三章	祖 哈 阿(午前)……………(八六六)
第九十四章	唵 雷 罕(開胸)……………(八六七)
第九十五章	提 尼(無花果)……………(八六七)
第九十六章	爾 來 格(血的凝集)……………(八六八)
第九十七章	蓋 得 雷……………(八七〇)
第九十八章	半 伊 乃(明證)……………(八七一)
第九十九章	濟洛宰賴(震動)……………(八七三)

第一百章	爾地牙特(疾馳)……………(八七三)
第一百零一章	格阿雷爾(繫丁)……………(八七四)
第一百零二章	台卡素雷(競多)……………(八七四)
第一百零三章	爾素雷(下午)(光陰)……………(八七五)
第一百零四章	胡買載(毀謗)……………(八七六)
第一百零五章	飛立(象兵)……………(八七七)
第一百零六章	古來氏(聖族)……………(八七八)
第一百零七章	瑪歐乃(必需品)……………(八七九)
第一百零八章	考塞雷(很多)……………(八七九)
第一百零九章	卡肥雷(味真)……………(八八〇)
第一百一十章	乃穌雷(援助)……………(八八一)
第一百一十一章	買塞得(寧固的繩)……………(八八二)
第一百一十二章	伊河倆素(惟一)……………(八八二)
第一百一十三章	凡唛格(拂曉)……………(八八三)
第一百十四章	納似(人)……………(八八四)

可蘭真經漢譯附傳

編譯者 冠豪 劉錦標

總傳

一、可蘭真經釋

可蘭真經一譯「古蘭」阿文是「古雷阿尼」其意義是「念」。意謂此經不同於其他之書，是普通人類之常道，宜自至少至老，常常讀念之書也。普通之書，高深者，偏於理想，略於寫實。淺白者，切於寫實，略於載道。此經既具有高深之理論，又有實踐之指示，本真理定信仰，本人情定法禮；小則身心之所守，大則社會國家天下之道莫不具備；且其意義雅俗共曉，理真辭達，寫實處不落有象，說理處不落空無，在最近世界文化之總評爲文學之第一，世之學者莫不重視之。所可惜者，遠在東方，阿文學者，不求深解，視此大衆化，能研究，能明白的真經；保守之變成特殊人的讀本。普通教胞，亦自放棄，只知聽誦，不求天經之意義所在，繼以科學昌明，歐風東漸，社會學者，反對宗教，風起雲湧；抑不知回教不同於其他宗教也。

夫在社會學者，反對宗教之理由，不外「妨碍進化也」「因其專制也」「偏持己教也」「固守創世紀之幼稚神話也」「道德觀念，遵守古訓也」夫此五種理由，以之而論猶太，一譯也胡德基督，

一譯拿撒拉

道，釋等教尚無不可；若以之來責回教，是其尚未取可蘭真經詳細研究淺膚之談也。可

蘭真經是分辨真理的，不是說神話的；是因天才而進化的，不是學神仙而退化的；是人類互助的，不是獨善其身的；是大中至正之全的，不是偶得之偏的；是盡天職安天命的，不是只信天命放棄人事的；是不偏唯物，不偏唯心的；是理想與實踐併重的，是絕對自由，絕對平等的；是有經有權的，不是固持的。

試取英國之史學家韋爾斯之世界史綱考之：即可了然可蘭真經影響於世界者矣。彼謂：「回教之所以能風行者，實因阿拉伯人挾經典以俱往，其供獻於社會，及政治秩序，一時稱最；且因當時各地之民族，皆漠視政治，被劫，受壓，受欺凌，而無教育，且無組織之黔首也。當時政府亦皆自私，自利，能力毫無，而與人民隔閡者也。至於回教實持一種寬博新潔之政治觀念，為世界上前此未有，且能與民衆比較優之條件，為他種之觀念所不及耳」。且彼又謂：「近世之光明與能力，實受阿拉伯人之賜，非由拉丁途徑而來也」。以是而觀，可蘭經之影響於世人，豈淺鮮哉？謂世人均宜研究讀誦有何不宜。然道久失傳，文多亂道，人固不可以回教民族近代衰微引為口實，以為可蘭亦受時代之影響矣。要知可蘭昔日未能完全推行於歐亞者，乃因各地封建制度過盛之故耳，時至今日，乃漸有合於可蘭之社會主張也。

二、求 護 辭

經 『我求祈造化天地人神的真主，對於被驅逐的魔首，護佑我』。

〔傳〕 此辭本非可蘭真經的開始。但在十六章九十八節有天諭：着人讀誦真經之時，先念此辭；所以古今東西人，每開始念經，則先誦此，意義之重大可以想見矣。夫魔首爲何有這樣的可畏？蓋人類無論家國，無不因魔而破壞者也，和樂的家庭變成了仇怨，富強的國家變成了衰弱。和平的世界變成了禍亂，其動機無一不由於魔之誘也。魔首因藐視人祖而被驅逐，人祖因被魔誘，妄貪而失足，互相仇讐，已非一日矣。(二，三〇—三九)。

世界由下等動物到在人象，業已完全。人之象是頂天立地，本人道盡天職，展其主賦之能；代進化，昌明天地間之蘊藏，各本所命，完其被造爲人之意義也。至於魔首乃屬神仙之類，載在真經，在理想觀之，神仙似乎高出於人，然人能代造物主變化自然界，而神仙不能；故造物主着衆天神給人祖叩首；人之貴也，已可想見(二，三〇—三九)。然魔擾之，高者誘以神仙。低者誘爲禽獸。魔誘人之術至妙：仁慈的人誘成柔懦。勇武的人誘成凶惡。誘人簡單思想，養成惰民。增加副功，失其天命之本職。本不愛也，誘之使愛。本不怒也，誘之使怒。嫉妬欺詐的人，引爲同類，假之惑人。守中道說真理的人，視爲仇讐，利用魔類以攻擊之，反對之，無所不至。嗚呼，魔實可畏，人祖尚不能防之，况我人乎？惟有日日讀誦研究此經，以求人道之中，以防變成魔類。然魔則益嫉之：文

本詳明，誘向高深處求；理本中正，誘向迂遠處求；誘人美其念，忘其義，繁其解，略其道；保守之如至寶，不敢觸摩；不敢講解；如此均是因經而擾者也。至於環境之擾，尚有不可勝言者。總之你若一接近此主諭之道，魔必設法使你遠之。若非能堅忍、能純誠敬謹之士，未有能得道者也。試考可蘭，人人已知其貴，能得其道者能有幾人乎？故令人每以此開始，以求不被魔擾耳。但雖念此；若不養成純潔，豈能達乎？心若不識所求之意豈能邀允乎？敢望有志於道者，堅忍之，敬謹之。

三、眞主的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傳〕 回教人，凡是合法的工作之開始，必要念此主名；意以純誠之念，認明我信仰之主，是普慈，特慈的。普通有譯爲「普慈今世，獨慈後世，主的尊名者」，然阿文字中無今後世之辭。又有譯爲「大仁大慈安拉之名者」，然仁慈之意似同。考宗教的文化，源於阿拉伯，胡適的文档，謂：「印度的佛教亦是受阿拉伯人的感化而有的佛教」至於其他有不能稱之爲宗教者，有迷信而無正式的經典者。然阿拉伯之宗教，可稱者即猶太、基督、回教是也，猶太教謂：「耶惠是以色列一譯以斯拉衣來以下準此族所近，是特慈於猶太人的」。基督教謂：「上帝是博愛的、普慈的」。各走一偏，回教信仰的中心，是「普慈、特慈，造化天地人神的主」，不是神，因其對衆生有普遍的慈愛，無人種民族之界限者也；故曰「普慈」。但善惡必有公判，對於善者，主有特殊的慈愛；故曰「特慈」。

「主」阿文曰「安拉昊」譯稱之爲「造化天地人神萬物的真主」簡稱之爲「造物主」。

自科學昌明以來，人已勝神，神之力，已不能制人，在昔日神權維持的教，完全被科學制服矣；青年之士，聯想到各宗教均無維持社會之能力矣。抑不知神是被造者也；彼用其神術、神話、誘導昔日無智識的人，則有餘也；以之誘導有學識者，自古亦不能，況在今日乎？至於造化的真主，不是神可比擬的。試觀地積小於日星一百二十萬倍，人在地球上居在若何的位置，以這樣的一個微小的人，對於地球決無全體認識的能力，居然敢斷言宇宙無有造化的主乎？且按諸科學的研究，即人事之變幻無常，亦必受「必然法則」之支配；至於世界進化之規律，更不必論矣。然此「必然法則」是誰定的呢？

不過近來學子，均因舊新約之創世紀失去了宗教之信仰；乃不知舊新約之書，在昔日未大開化時代，不能不那樣的引導；時及可蘭，信仰之中心乃確定其所稱之造物主；不特普慈、特慈，且已非舊新約之有形式有方向之主矣。夫宗教的學科是人類社會上不可少之一學科。然人文是進化的，聖賢是因其進化被降臨的。居今之世，關心社會者，宜研究宗教對於社會是否需要；若以有需要時；諸聖已成過去，唯有經典遺留于世。世界既已大同，人宜去其與神共私之見；必求一具有真理能合時代之經典遵守之。其不合宜之古經亦等于中國之禮記，保存之以備參考可也。若強人必守，豈可能乎？予爲此言，非必提倡可蘭，然本研究各教流行之經典所得，具「真理合時代」之經典，尙無出其右者也。敢望留心社會者，取各教經典確實研究比較，當識余言之不謬也。

經

第一章法 諦 海(開啓)

麥加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1)』。

『咸讚造化天地人神的真主(2)，調養普世(3)，普慈，特慈(4)，主持因果報應日(4)』

〔傳〕 仰觀俯察，天地間萬事萬物無一不可因以讚頌造物主之全能；一粒之微，發爲數抱之大樹；一蟲之微，具有生活之全能。化學家能分解某種物有某種成分，然將某種成分，合之；則不能成某種生機矣。

〔所謂調養者〕 汽、液、固、三體；循環不滅。大地生物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春、夏、秋、冬，互相調劑。蛇、蝎、獅、虎，不似牛羊之繁殖。豈非有意義的配置乎？

〔因果報應日〕 有的譯爲「賞罰之日」有的譯爲「教門之日」查此字又是借債之債字的變。夫人各有使命，其不能完成使命，專以侵占爲能事者，終必有清算之一日耳，如恃勢侮人，取人財物，占人便宜，轉眼而受人侮，財務被人取者，有之；隱謀巧取，虧人而人不知，以爲子孫百世計，然

子孫不癡豪，則懦弱、棄財棄產如糞土者有之；至於淫人妻女者、未幾己之妻女亦淫人者有之。蓋造物主至公、不公則四時失序，而日月易位矣。然報有早晚，時有遲速，亦猶之債有清算之日也。善因結善果，惡因結惡果，其債終必清也。現世不清，尚有後世也，故亦有譯此爲「後世的日子」者。

經 『我們惟獨是拜禱事奉你，我們惟獨是求祈你佑助』。

〔傳〕 「拜禱事奉」之字昔者譯爲「拜」，因而普通人均以爲人的責任就是禮拜。詳查此字的名詞，是「奴僕」此就是明主奴的關係耳。「拜禱之禮」是「奴之對主一宗典禮」，決不能概括爲奴之一切責任；此處既用爲動詞，當然是以「拜禱事奉」四字較爲妥當。且不特人對於造化的真主稱奴，凡其所造之天地神物亦莫不稱奴；意義是奴無有自主的事，一切事務，無論巨細，都是爲事奉主的。主造化了人，是有使命的；人宜本其個人之使命，盡其天職，以完成其奴僕之責。只是知叩首行禮，毫不知盡職的僕人，其主人喜之乎？怒之乎？不辯自明；然只知道忠於職務，不知有主，不知早晚稟報，不知禮節的僕人，其主人喜之乎？怒之乎？亦可不辯自明矣。

惟此字因中阿文之隔閡，好像與「拜禱禮」之辭，「叩首」之辭相混。辭一不正，真理不明，因而大多數的人，都知道拜禱是一件事奉真主的獨一無二的工課；不知我人一切工作，小而身家，大而社會，國家，天下，無論是治心、治身、治人、治物，均有對於造物主負責之意義存焉。拜禱的

禮，固然是至重要的；但若只是晝夜拜禱，不理其他事務，決不是穆聖之教徒耳。我人既是穆聖之教徒，宜時々習學穆聖的言行；穆聖不能因戰爭而廢拜禱之禮；亦未嘗因拜禱之禮，而廢止戰爭；載在真經，人豈可不研究乎？

經 『請你示中於我們作人的道；』^(六) 就是你嘗施恩於他們，他們未嘗被怒惱，亦未迷入歧途的那些人的道^(七)。

〔傳〕 世界上的文字，有偏於用音表意者，如西洋英文之類是。有偏於用象表意者，如中國文字是。中國古文，雖有六書，但仍以象爲本，考其字之昌明，源於伏羲氏之畫卦；卦畫本之陰陽。惟阿文之字，音可示意，象亦可示意。此節「請你示中」之字母，是「 Ω 」；此字乃陰陽之象，漢文「中」字之象也。回教旗用新月^(八)象亦本於此也。但此辭有譯爲「引」者，有譯爲「導」者，有譯爲「定」者，似乎近之，而尚未得漢文中恰當之辭，以顯其寓意之深遠也。

夫「中」字在表面觀之，似乎無人不能解釋。抑不知物質界似乎易明，但要得恰好，亦須得默中之導；譬如醫生之用藥，業已認症，必須用川軍，但若用一錢時，不特無用，反添腹痛矣；若用三錢，則過量而傷身矣；但亦有三錢尙無效能，亦有一錢即要破元氣者，此中分寸難得其中；非得造物主默導不足使其無過無不及耳。至於人事動靜之時中，得之則吉，一過一不及則凶咎，悔，吝，隨之；談此之書，只是一部周易，但在研究者，亦不過得其大概原則而已，若臨時應用，恰合其事

之真中，非造化的真主默導不可，然則中豈易言哉！故堯之遺囑於舜曰：「允執厥中」舜之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舜禹中國之聖王也，以此中字互相授受，中之難得已可想見矣。

「作人的道」有譯爲「正道」的，有譯爲「直道」的，劉介廉先生譯爲「人道」較妥。蓋此「作人」的辭，與阿文之「站立」的字，「民衆」的字同根，後添「道」字，故譯爲「作人的道」。因立字之根也；有直立的意義存焉，禽獸犬馬之立象是脊背頂天者也；人之立象是頭頂天者也；人若失其作人之道，則不能立於社會上矣；不能立的人，即是失了人道之中，著主怒惱，被棄失人格的人耳。孟子曰：「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司徒古掌教育之官，所謂教以人倫者，即教以作人之道耳。換而言之，不能立的人，即等於脊背頂天之禽獸也。

然時有古今，地有東西，人事至繁，聖人教人只可當其時，在其地，時異境遷，人道之真中失；故因時因地求造物主施恩示中作人之道，就是那些主已施恩於他們得中而吉的人之道，不是昧真被怒，及迷入歧途失中的那些_三人之道耳。

「所謂迷歧之人」：知認造物主而且純一不雜，然迷於異端邪說；時時拜禱不是求道，是求福；時時念主，不識主道，不識經典；失掉理智；雖非昧真着怒之流，然迷歧途，失正道，亦無所得獲耳。此章求道，下章示道所在，我人豈可忽乎？

按此章名有譯爲「開」者，因其本字也。有譯爲「祈禱者」因爲祈禱文之根本也。有譯爲「禮拜

「章者」因每日五時拜禱必念之章也。三者之意均有，確是可蘭經中盡善盡美之文，藉之使迷歧者，以得道；陰鬱者，得開明之至言也。是在麥加下降的第五章。前三節頌體，明我人對於信仰中心，須有如是之認識。試想在造物主以外尚有能當此三節者乎？非具此三節之全，不足爲人類之主明矣；神也，人也，能參加一點乎？中二節叙人與造物主之關係，即主奴之關係耳；因是奴僕，凡事均非已事，均是被命令，均是被支配的，故以順命的奴爲至高之品。穆聖其所以爲至高者，因其天真純潔而能純順，得全顯其天賦也。常人不免人情私心之雜，故不能純潔，所以不能全顯也。魔因其不服從命令，貶之爲魔矣。後二節求祈，意在因時因境求得示中，以達其爲奴之使命；奴能完成主之使命，主自然就施恩於奴；奴若因自私，貽誤主之使命，或違反主之使命，必着怒斥，理至明耳。

第二章 百 革 賴（牝牛）

買地奈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哎里夫，倆目，米目（一）』。

〔傳〕

此節是阿文字母之譯音，因其是字母，後人可以附會的講。印度的穆罕默德阿里直譯爲

「我是安拉，無所不知」。大家都覺着不妥，若按諸象言，本之天方字母「一」有人之頂天立地之

象，「J」是人之過也，「尸」是植物頭下盤根之象也。統觀古今之說，對此解釋頗多，可以連下文讀之，又似說是用阿文字母下降的可蘭，是絕無可疑議之義。

經 『這部經典中，毫無可疑，確是指導乾惕敬謹者的(二)』。

〔傳〕 上章求示道，在此章答之，道之所從出卽是此經。然則你每日拜禱求祈示道你；你若不研究明白這個經典的內容，你如何能得着道。真是可惜，今日中國的教胞，一談到修道，不是上山，就是遯世；一說某人成了，也就好像彼無確定經典之邪教所說的那個呼風喚雨，駕雲的神仙似的，敢望青年快々の取可蘭經研究，看看造化人神的真主示諭人的都是什麼，你果然切實遵守，你就是乾惕敬謹得道之士(研究此章最好與第七章對照)

經 『彼乾惕敬謹者，是純誠信仰不能覺察的；是立站拜禱禮；是在主惠賜中使費的(三)；無論賦降於你，與賦降於你以前的，他們都是純誠的信仰；且堅信有後世的(四)類此之人，方是在調養他們的主的中道上，方是得解脫而獲正果的人哪(五)』。

〔傳〕 凡是回教徒無不希望成一個「乾惕敬謹之士」的。希望成「乾惕敬謹之士」，則不能不確守此主諭之五綱。能實行此五綱，乃是「敬謹之士」；否則有以自苦爲「敬謹者」矣，有以無用的懼怕爲「敬謹者」矣，有以風俗之節守爲「敬謹者」矣，有以不敢隨意親近經典爲「敬謹者」矣，有以不作土淨爲「敬謹者矣」。此均是理想的敬謹，非本經規定之敬謹耳。

「不能覺察」人之信仰、愚昧時代信仰神鬼，以其能藉扶乩巫術等覺察認識也。近代科學昌明，神術神話已不能維持信仰矣。人乃因切己之利害關係也，擬出種々之主義，爲信仰中心；且有時亦援用宗教上宣誓之儀式，既不重視默々中有主，用此之意義何存，令人莫解。至於回教之信仰也；是本之真理，純誠信仰有造化天地人神萬物之真主；謂之是理想，則確然實有；爲之寫實，則不能況其形式方向。蓋夫形式方向係屬於地者也；屬於天之空氣電子，即無形體方向之可言，況造物主造化天地者也；豈可以人之智能況其形式方向乎？然則因何顯有造物主呢？曰，因其所造之天地萬物而顯有造物主；因何而知有造物主呢？曰，因人而知有造物主。人爲天地萬物之精英；主之能，藉人而顯，猶之乎電之能，藉各種電機而顯耳。

試想古今聖哲，關於學問道德，及物質界之發明，如字學、道學、宗教學、聲光電化等學，於初得也，均無師傅傳導之，均由於本身獨得之；不特聖賢發明者，若是也，試想我普通人，由長至老、經過之事跡、應付之事跡，均恃學而後知乎？均不恃學而能應付乎？蓋普通人有學而能知者，有學而能化者，亦有未經學而能者；亦有學尙不能者，然不學而能，與學而能化，豈非有主之者乎？若無主之者，則猶之乎機無電，而機豈能自能乎？

且同得一種文化，如寫字，習畫等事，亦是人各不同其顯跡；至於時代不同，而人之天賦亦不同。同爲人，同具一樣的五官四肢百骸，而其才能，因時異，因人異，本無而有，豈非造物主各有賦與之乎？至於禽獸類同，能同，百代不異。人因各種電機得電之妙用，不知主造人機因以顯主之

妙用耳。此均是人與造物主關係之真理，豈能藉覺官察知之乎？但此字有譯爲「無象」者，有譯爲「玄妙」者，昔余譯爲「未見」，因覺其意未盡，茲改爲「不能覺察」以後此字亦有時譯爲「未現」者，亦是因地而異，不能過拘也。

至於「立站拜禱禮」是普通的譯，驟然觀之，似乎不雅。故有譯「立站」字爲「守」的，有譯爲「舉」的，有譯爲「遵」的，余昔譯「履行」；但此均未得字之本意；字之本意，即是「立站」確有保持頂天立地人象之意義。試觀拜禱禮是六樣「定則」，站的時候已有三樣，可以明矣。若易以他字，恐失其真，故沿用之。

「在主惠賜中使費」：夫財物，學識，能力，無一不是真主之惠賜。敬謹之士因其惠賜用之於己施之於人，其吝而不用，用而過分，妄貪非分，主與不取，四者，均非道也。故曰「在主惠賜中使費」。

真是造物主賦降的經典，無論古今，均宜信仰。彼時謂「賦降於你的」，是指此經而言；「賦降於你以前的」，是指賦降以往各聖賢的而言；天地至大也，光陰悠久也，造物主因人而使世界進化，經典顯跡不知有若何之多也；拘於一部之私，有門閥之限，豈是真主之中道乎？且此經至貴，然若不讀佛，耶，道，等書，如何能識此經之至貴？不禁讀他經，正所以顯其時中之道也。惜乎東方的回教徒，讀漢書的人，不識本教之可蘭經爲何；讀阿文的教長，不識日常應用的漢文；各是其所得之一知半解；回教文化未得供獻於東亞者，此其大因也。回教徒在東亞不如耶佛二教，占有相

當之文化地位，亦坐此原因也。在普通謂降於你以前的，是指桃拉台（舊約）音支來（新約）而言，但原文是「降於你以前的」，在阿拉伯本地固可如上解釋；若教傳至於東西洋各國，當然要將各地之文化求而研究之；方能傳教於彼耳。不然埃及及印度之回教決不能若是之發展耳。

夫世界各種學問，不是造物主要爲，不能昌明，不能進化。果是純誠于真的人，不特精神文化，即物質文化，亦要信仰是造物主所降；因而研究以求真知耳。

「後世的信仰」在普通想是神話，然按人既是被造，有「先天」所以有「今世」，則「後世」當然是有。但「後世」如何，則應看「今世」你盡爲奴之職責如何。譬如服務於公家的人，苟朝乾夕惕，兢兢業業，勤於職責；與彼貽誤職守，言行相違者，到在年期日滿，則將如何？不言可知矣。至於彼自欺々人，叛逆主人之流，則更不問可知矣。故人之對於造物主，只是盡其被造爲人之禮，盡其爲奴之責，順天命而行，不必日日求祈後世之樂園，而樂園自得矣。若日日向主求祈樂園，忘其爲奴之使命，猶之乎不盡職守之僕人，日求其主人優遇者也。

以上之五種綱要，若果能確實行之，即是在調養他們的主之中道上的，即是得解脫而獲正果的！此「得解脫」昔譯「脫離」亦有譯「適意」有譯「善果」的。此字乃是收穫之意，謂之「得解脫」者，意在行此則能脫離地獄之痛苦；謂之「正果」者，本之收穫之意，蓋小則一事一物，大則一生一世，能有一個正當的結果難。果得善果，即是完全成功，不特後世可得優遇，即在今世，一切痛

苦，亦得脫離耳。

經 「至於其他隱昧真理頑固的小人，你警告了他們啦嗎？抑或者你尚未警告他們呢？都是一樣⁽⁶⁾，他們終是不能純誠于真，造物主印了他們的心思，耳，目上許多的象障啦；他們是應受最大的痛苦的⁽⁷⁾」。

〔傳〕

按此「昧真的小人」阿文是「卡肥雷」普通均用本音，大多數譯爲「隱昧」，近有譯爲

「逆徒」者，有譯爲「不信」者，在全部經考之，「隱昧」頗近。按辭典查之此字的動詞是「遮覆」，名詞是「小村」，按各種註釋研究：就是一種固持己私，隱昧真理，頑固不化的小人。此種人嫉妬成性，以攻擊正人君子爲能，目視真經而不明其真理；耳聽聖賢講論，而不解其義。蓋因其有種々印象，固守於內外；故頑固不化。純誠君子年歲愈長，智識學問與之日進。此種頑固昧真的小人，年歲愈長，而智識日退；生著種々の痛苦，死亦不得脫離，實是可悲，然此詞本教人的習用，往々加之於外教人，似乎未當，試想彼時降此，是穆聖憑此真經教人。所謂乾惕敬謹之士者：是完全聽訓誨之純誠君子耳。所謂頑固昧真的小人者：是無論你如何警告他，他總是不聽；且招來他的反對耳。我等在此時此地，誰以真經去勸外教的人啦。且誰以真經來給本教人自首至尾用本方的言語徹底講明白啦。總之你若將真經的真理徹底的對人講明白，能聽從，能篤行的人，即是敬謹之君子。其頑固不化，不聽真理，甘心迷信，自暴自棄自傲自簡之徒，即是卡肥雷。

經 「且彼人之中亦有的說道：「我們已經純誠信仰造化的真主，與後世的日子啦」。但是他們不肯純誠于真^(八)，他們不過是要欺騙造化的真主，與純誠于真的君子而已，可是他們不知，他們的欺騙，就是自欺，不能欺騙他人哪^(九)。此乃由於他們心中有病，造物主復增劇之，他們之應受最痛的痛苦，乃因為他們素行欺詐^(一〇)」。

「彼時有人向他們說道：「你們不可在地面上胡亂妄為」！他們答道：「我們確是一些個修整的人哪^(一一)」！豈不知，他們確是一些個破壞妄為的人，可是他們自己不能自覺^(一二)」。

「彼時又有人向他們說道：「你們信仰普通人信仰的吧」。他們答道：「我們的信仰，豈可像無智識的人信仰一樣呢」？抑不知他們確是無智識的人，可是他們自己不知^(一三)」。

〔傳〕 普通人宜信仰的，是此經所示之人道、然迷信神話之人，以此庸常大道、是普通之理，無有神秘，高求玄妙以迷信為教門耳。

經 「有時他們遇見那些純誠于真的人時，他們說道：「我們亦純誠于真啦」，但若他們獨自與魔類相遇時呢，則他們乃又說道：「我們確是同黨，前特戲言哪^(一四)」。造物主將以他們侮人者，還諸其身，任他們迷罔橫行吧^(一五)」。

「以上各色人等，是以着中正的道，易換了迷信之途，他們的業務，是無所得獲的，他們就是不能得正道的(一六)」。○

「譬有人焉，爇火照路，適值光耀四週的時候，造物主乃去其光，棄之於黑暗中，他們雖有眼，豈能見呢(一七)？所以他們若聾，若啞，若失明，終是迷而不返哪(一八)」。○

「或又如天降巨雨，在那雷電交加的黑暗中，因聞霹靂而震驚，以指塞耳恐殞命，造物主誠能包圍一些昧真的人哪(一九)，夫電光幾乎就能奪了他們的視力，每一次着其放光時，則他們乃能行於其中，若使之黑暗時，則他們即行停止矣。設若造物主一定要拿去他們的聽力，視力，豈不就拿去了嗎？造無主確是在每一事物上萬能的(二〇)」。○

〔傳〕 夫道之興也，正義之立也，真理之昌明也，無論在何時，何地，必有以上五等人的現象，均可稱之謂昧真的小人。其頑固不可理喻者，已傳如上；至於其餘有畏於理勢，口雖服從，而心不服從者；亦有胡亂妄爲，自以爲是者；亦有狂傲之流，立異爲高，不肯庸言庸行者；亦有明從正義，暗通邪魔之敵黨者。試觀時及今日，無論回人漢人誰不是都尊崇可蘭天經者乎？然你若將可蘭對人宣示，公然反對者，尙或無有；類乎以上五等人之現象，不特有，且要時之不離你左右耳。然可蘭真道天地之真光也；不得真光，雖有目若行於黑暗之中，氣力費盡，亦不足到達目的，即易所謂「卽鹿無虞，入於林中」，終是勞而無功耳。

夫真經當前，得過且過，掩耳不聽者有之；一知半解略得點光，略識點道，如在閃電之中與之則行，去之則暗者，有之。

夫人之視聽不得陽光，雖有目而不能明察萬物，雖有耳，則不能聽取群音；雖有口，不能說明白的語言，明矣。然則我人若只是口念可蘭經而不知其意義，是有眼者乎？是無眼者乎？只知聽可蘭經而不知其意義，是有耳者乎？是無耳者乎？敢望我教胞速求真光所在，萬不可自暴自棄。

經 『唉世人！你們要專事調養你們的主！伊是造化了你們，及你們以前的人！望你們敬畏他（二二），他是爲你們造化了地，以爲鋪；天以爲覆；自天降雨水，滋生菓品，養育你們的那個真主，你們若是有知識的人，萬不可爲造物主擬同等的（二二）！』

『若是你們對於主賦降於「主的誠僕上的」，存有疑惑時呢，請照樣的拿來一章，在造物以外，邀請你們的作證者以求證實吧（二二）！設若是你們不能作，你們的所有亦均不能作嘍呢！你們要小心那個火獄，他的燃料是人與石，那是因爲隱昧真理者設備了的（二四）』。

『汝吉報於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着；他們確是能享受河流其下的樂園的，在那兒每當惠賜他們的菓品食物時，他們必說道：「這是以前惠賜過我們的」。但是與給過他們的那個形同而味異；他們在其中協同着純潔的女伴永久常存哪（二五）』。

〔傳〕

世界的文學以阿文爲第一，是世界公認的，而阿文之中以可蘭真經爲第一，亦是世界公

認的。當穆聖未爲聖之前，阿拉伯有七大詩家，在世界上已享得盛名。自可蘭經降後，諸詩者皆爲降服；其中有二個詩人，停筆不再作詩，專事可蘭的。此說已載在世界文學綱要上。然以如是的部可蘭是誰發表的呢？是一位文盲的聖人發表的。穆聖幼而失學，長而經商，乃於四十以後，有此偉大的發表，不是造物主的賦與，何克致此。在當時神教至盛，阿人大多數皆崇拜神爲主，據說當時的神佛，確是有種々の靈驗，可是彼時的人不是不承認有造物的安拉，彼等之意：神是造物安拉的替身，是輔佐主的。可蘭經力斥其非。當時之人以穆聖之出身多輕視之。抑不知穆聖之難能可貴者確在於可蘭。彼時就無一人能做擬出其右者，不特人不能，而神亦不能。不特當時不能，時至今日亦無能者。以文盲之人而出此，能說不是真主之賦與乎？能說不是渾然天真大用全顯者乎？夫文學之成，固然人各不同其顯跡。然文學之品具一二宗之美，已不可得。若所有文學之美全具，東西洋除此之外，實不多見。讀者萬不可以譯文粗俗，對於優美絕倫之原文，妄生鄙薄之念；蓋夫譌譯之道，易于義理，難於神韻，古今同慨耳。

「穆聖所以爲聖，回教之所以普及世界，既無摩西^{一譯母撒}以下準此^{一譯爾撒}之神術，亦無龐大之武力，只恃此一部可蘭真經使着人神無能，豈不偉哉？故逆之者受炎灼，順命者入樂園。夫人果能具有純誠于真，果能純潔無私的盡其爲奴之工作，內既有所安，外又不悖禮，本天賦，因天時，盡天職，死後暫不必言，即在今生前半生與後半生之享受即有不同；同是一種食品，在得道之後，他的滋味與未得道之前，確是不同。這也能試驗出來，形同而味異，又何必死後哉？」

經「造物主之取喻也，不在乎用蚊，或較其稍大一點的，在純誠于真的人，自然能知道此確是屬諸調養他們的主的真理，可是昧真的人則將說道：「造物主怎麼要用這些個俗事說喻呢？」抑不知因此多的人被迷歧，多的人得中道！但除非是自傲之流不能因之迷入歧途（二六）。彼等是自誓約以後，違背了造物主的約，他們中斷了造物主命令了他們的接續。他們在地上犯法妄為，他們是自虧其本的（二七）。

〔傳〕

此數節承上起下，引出阿丹以色列等事例。

經「夫你們如何能隱昧真主呢？你們原來是無生的，伊令你們生，然後伊又將你們制死，然後伊又復生你們，最後你們仍是被歸至於伊（二八）。且伊在地上為你們造化了所有的品物，然後意向乎乾元，布置成相等的七天，伊對於一切事物是至知的（二九）。

〔傳〕

嗚呼，道實難得而易失者也。彼五等人因頑固虛偽而不能近道；能近道有信仰，又因雜而不純為真主置同等，失其一德一心，誤入於歧矣。至於自傲者流，又因經中示喻大皆普通人情世俗，乃又穿鑿附會，妄求高深，以為脫俗；抑不知珍珠寶石雖貴，乃非常人之用品；布帛粟米雖賤，乃人人所需。主造人類假穆聖指導人類，其道必是人類普通能行，方是造化人的主之真道，即易所謂庸言庸行也。其自傲者流，有愛道之念，非自暴者也，亦有行道之勇，非自棄者也。然他好談玄妙，自矜獨得，玄而又玄，廢棄人事，中斷了真主賦與人之責任，豈不可惜。可蘭經傳到中

國以來，千有餘年，無有正式之譯本，蓋因其所示均是社會常務，雖有哲理亦是普通人可明，與中國之文學趨向不同故耳。中國昔日之學者，宋尚玄理，明清尚詞章，此可爾若以詞章出之，必失真意。若以語體出之，無人讀他。因而教中學者，亦因地求適當之教；以是伊蘭國之回教哲學經典在中國回教講壇中遂占有相當之地位矣。時及今日，漢文已變語體，可爾昌明豈在今日乎？

且夫可爾雖有玄學，亦合真理。如：「你們原來是無生的，伊令你們生，然後又將你們制死，然後伊又復生你們，最後你們仍是被歸至於伊」。以表面觀之，在後二段好像無實驗，然人既是被造而有的，被造之物，經過此四個節段，亦是理之自然耳。

經 『昔者調養你的主，向衆天神道：「我擬在地上置代替者」。他們道：「你要在其中安置那個妄爲且流血的嗎？我們是讚頌你純一無比，純清無染的」。伊道：「我所有的，你們不知」(CIC)』。

『於是主默示阿丹一切的名辭，繼而現其所有於衆天神之前道：「若是爾等之言果信呢？爾等將這些個名辭，呈報於我着」(CIC)』。他們答道：「讚你純一無比！除是你授知於我們的，我們無所知，惟有你是能知的，能斷的」(CIC)』。伊道：「唉阿丹！你說與他們那一切的名辭着」。當他宣告於他們那些個名辭時，主又道：「余豈未向你們說過嗎？余知道天地的未現，且知道你們的隱與顯」(CIC)』！

『當時主命衆天神向阿丹叩首，他們皆叩首了。惟有卜里斯不肯，而且傲慢。蓋他向來是味真的』^(三四)。

『主道：「唉阿丹！你與你的妻居住在天園；你們在那隨意願意食什麼食什麼吧。但不可臨近此植物，如若近之，則你們將成了昏愚自虧的啦」^(三五)！』

『嗣後魔首誘他倆妄動那個；因此他倆從那裡被逐出去啦，主乃令之道：「你們彼此相仇，全下去吧！你們在地上各應受，各的定處，及物質的享受以至於一定的期間^(三六)」。人祖阿丹接受了主的諭旨；主乃復真於他，主確是能復的大慈的^(三七)』。

『諭道：「你們一總從那裡下去吧！嗣後主之中道一定到至於你們，其凡是順從主道的人，他是無憂無懼的^(三八)。若其頑固味真之流，他們不信主的示諭；是伴火而居，永於炎炎之中的」^(三九)』。

〔傳〕 按在地上置代替者，及主授與智識之句觀之，人之使命已明。夫宇宙間之蘊藏，宇宙間之變化，造物主必因人而發明變化之明矣。回憶世界由茹毛飲血巢居野處，進化到現在，不特衣食住完備，且能將宇宙間無聲無色無形之電昌明利用者，豈均非假人之智能以顯造物主之蘊藏乎？若世界無人類，則世界豈非仍如古昔之洪荒乎？然則世界之發明進化，豈非造物主之希望於人者乎？造物主賦與人之智能，而希望其有所成也。亦猶之乎人製各種電機；希望其機發出燈、鈴、話、報

等效能也。夫燈不能發光，則棄其燈，鈴不能發聲，則棄其鈴。然人既秉天賦，而不能因其天賦之智能，完成天職；則造物主豈能不棄之乎？夫天賦各秉不同，因而天職有異，常人有常人之天賦，聖賢有聖賢之天賦。常人因常人之時遇環境而盡其天職。聖賢因聖賢之時遇環境，盡其為聖賢之天職。人果能保其純潔之天命，奴均能代主之一事，非必聖賢也。

若按「妄為流血」，及「你們彼此相仇」，及「以下里斯不肯且傲慢」等句考之，人與魔在地上之仇視爭殺，乃種因已遠，故自有史以來，不戰爭和平之年，東西洋集而計之，才一百餘年；然則普通人都是厭戰，但試想能弭兵乎？回教之人向不以戰為痛苦者，其深悉戰爭自古不能息耳。

令天神給阿丹叩首，是崇拜知者之表示也，天神之變魔首，是因其不肯尊主已貴了的知者，傲慢自狂耳。人之被逐於天園，以其被惑，妄貪非分耳。貶及地上魔類之人，不知多少；妄貪非分之人，不知多少；你欲和平豈可得乎？然聖王在世，人本天命順其自然，無事妄求，亦能自給自足；展其天才，以謀世界之進化。但內有貪之根性，外有魔之鼓惑，雖日對大中至正之道，亦以為是腐化；亦以為是無用；終日戚戚，火炎其身，豈不宜乎？夫在回教真得道之士，日在無憂無懼之真樂中；富貴窮通時無憂無懼，戰時平時亦是無憂無懼；試想人生最大之痛苦豈不是憂患恐懼乎？佛者因此避世，以求解脫終不得解脫獨身之苦。道者因此求清靜無為，以求解脫；然清靜終不能自保。可蘭經之道是不離開社會，而求無憂無懼。

但此數節，因述及天人殊難得其妙用，因而談之者往往沿用舊約之神話；或引用先賢之演義說

法因文失義者有之。夫演義說法，在各教昔日均是如此：如封神演義之小說，著在明時，中國漢人因本於此，建設了好些廟宇；硬說有封神榜上的神；有人若是拿來歷史去與鄉人談之；在昔日不特不信，且着了種々攻擊；可是時及今日，普通的漢人絕無此種的誤解了。近來我教青年，對於宗教信仰有時薄弱的原因，蓋亦因為講師們，仍是不本著可爾原文講，仍是沿用小說故事來說道，此種的小說，固能維持鄉愚，若是有智識的人，你若給他講演義，他也聽，但是他決不誠信。世界進化人非昔比，爲宗教之講師者，對於此點確要注意！

上數節言虧本的人，是斷了命令他的接續。此數節明：繼往開來的是什麼命令。在中國回教對於先人生死紀念，其寓此意乎？然久而失真，人知爲先人求宥，不知自修以補先人之不足，以彌先人之有虧，惜哉！

經「以色列族（猶太人）！你們紀念主賜於你們的恩惠着，你們要履行主的約會，主亦履行你們的約會，你們惟主是懼（四〇）。你們要純誠信仰主所賦降的那個，可以證明了你們所携同的，你們不可因爲那個轉成了第一名味真道的；你們亦不可以主的示諭，易少許的貨價，你們要惟主是懼（四二），你們不可以妄文蔽真道，你們不可隱匿真理，這是你們素所明白的（四三）！你們立站拜禱禮，貢納天課，隨衆鞠躬者，鞠躬着（四三）」。○

『你們既以作善行好勸人，你們豈可以忘了你們自己的本身嗎（四四）？你們既然讀誦經

典，你們豈可不覺悟呢？你們要依着堅忍與拜禱，求造物主的佑助！那固然是大難，但在敬謹誠實的人上^{（四五）}，他們內識能晤見調養他們的真主，他們將來終歸至於伊^{（四六）}！

〔傳〕 道久失傳，古今同慨。以色列族自埃及及遷回即奉行舊約；然時代進化，舊約已失一部分的信仰。耶穌後乃有新約之著。但舊新約至穆聖時代道已爲文掩，文盛理晦，真理漸失，可蘭經賦降正定是非。但彼時猶太教徒，即所謂以色列族者，習久成風，且藉經典營生者多，故要以文蔽道，隱匿真理頑固不化，反對此可蘭真經耳。

夫真道久則被晦；於人情，風俗，文章，禮法矣。必有聖賢出世，奉命復真。中國所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亦此之謂也。然風習已久，且又有利害之關係，雖目覩真理心知是真，內繫於利害，外牽於風俗；決要以無關緊要的浮文，無關緊要的條例，來蔽真道。抑不知你果純誠于真理，堅忍之，拜禱之，造化的真主自能佑助耳。但棄人情歸真理，不計及利害，此乃是人情之大難；除非是敬謹誠實的人，因其確識能晤見真主則不能毅然決然耳。

「天課」阿文名曰宰卡特，完全意在救濟貧窮，調濟貧富階級者也。試想今日豈非勞資之爭乎？資本家之獨占，蓋由於得主賜者；肆其私慾，盡力剝奪勞工之利益，積蓄之故耳。若我教富者以濟貧爲天職，聚集者着譴責。自穆聖以後，凡回教國未會有資本家之發現，而勞資不聞有鬥爭者；蓋因確守此社會經濟之支配法也。其關於經濟之條文甚多，此其一也。

叩首之禮乃是古禮。鞠躬之禮，古時雖有，然行者不多。至可蘭極力注意鞠躬，時及今日已成世

界普通之禮矣。此後引證以色列人違犯五綱之事實。

經 『唉以色列族！紀念主施於你們的那個恩惠着，主確是擢升了你們在衆社會以上(四七)，你們要小心：人不能代替人絲毫，不允求情，不收納代價的那一天！彼時實無有援助的(四八)！』

〔傳〕 人之裁判，有時可以代替，可以託情關說，有時可以以金錢贖罪，可以運動；造物主之裁判，是以事論事，絕無假借者也。

世界民族互助，私族之精神，無一能及以色列人。然人能在今世互助通私；若在公判之日，造物主之闕下，尙能互助通私乎？穆聖彼時，不特本民族不同情；而家族且仇視之；未幾終至大興，豈非真理可通于天下乎？

經 『昔日主嘗從法老歐族中，解救了你們。他們壓迫你們，是痛苦之最惡的！他們殘害你們的男孩，准活你們的女孩，在這個中有調養你們的主之最大的試驗(四九)，繼而主爲你們將海分開，拯救了你們，溺死了法老歐族，此是你們親眼得見的(五〇)。』

『但當主誓約摩西四十夜之時，你們在他走後供奉了牛犢，這豈不是你們自己昏愚了嗎(五一)？可是從那以後呢，主亦赦宥你們啦；那是希望你們知道感激(五二)，彼時主賦與摩西經典與是非的明辨，是希望你們得中正的道(五三)。』

「當時摩西向他的民衆宣告道：「唉民衆！你們供奉牛犢，確是你們昏愚自己啦，你們復於造化你們的主着！你們殺滅了你們的自性着！如是在造化你們的主的闕下於你們爲至優，以後伊自能復真於你們，伊確是能復的大慈的」^{（五四）}。

『彼時你們道：「唉摩西！我們弄等到親眼見着造物主的聲色，一定是不能信你」。於是乎主乃用天火懲治了你們，此是你們親眼得見的吧^{（五五）}，然你們死了以後，主又復活了你們啦，仍是望你們知道感激^{（五六）}！』

〔傳〕 自雅爾格率族入埃及以來，其族漸々盛大，埃及古王法老歐嫉之，乃設法消滅其族；令收生者遇男孩則殺之，遇女孩則留之，種々壓迫無所不至。主降生摩西拯救本族逃出埃及，渡海時因主之大能風吹海水，以色列人安然過去，在後追趕之埃及人被溺。

然愚民迷信魔惑，摩西上山之時，民衆乃供奉牛犢。其所以供奉牛犢的原因：就猶今人信巫信乩之心理似的；因爲那個金製之牛，能作聲音之故耳。彼不本照信仰無能覺察的真理，而信仰真主的人：無論是像，是物，只要是藉耳目能覺其奇異，則即迷而信奉之。故摩西回來仍是邀求親眼得見造物主之聲色，按此可知，彼人之程度如何矣。

至於復真之字，古譯悔字，但在漢文悔而不遷善改過者有之。夫悔非美德也；必悔而改過遷善，斯謂之美。且此亦是真主的一個名，昔人有譯爲歸者，按其各章之意考之，確合於復。所謂復者：

是回其天真也，改過遷善也，失迷不遠能復歸於道耳。

經 『嗣後主以雲影蔭蔽了你們，又降甘露鷓鴣與你們，命你們食用主惠賜中潔美的，然則他們豈是虧負了主，他們不過是自己虧負了自己啦^(五七)』。

『繼而主命：「你們入此村，在那隨你們所欲，願意食什麼食什麼着，且令你們叩首着入門，口述求宥的辭。主好寬宥你們的過失，加惠於一些個善人^(五八)」。然以後那些個昏愚自負的人，他們擅改了諭誥，除去了對他們所說的那個。所以主又由天上降災難於那些個昏愚自負的人上，乃是因他們妄為破壞^(五九)』。

『嗣後摩西又為其民衆祈飲，主乃命之道：「你以你的手杖擊石着」！於是從那兒湧出十二個水泉，因而各族的人乃各悉其飲處。命令你們的：是在造物主的惠賜中食飲，不准在地上破壞過為^(六〇)』！

『然彼時你們說：「唉摩西！我們決不能忍着永是食一種食物，請你為我們求調養你的主，請他為我們現出地上所生者，如菓蔬，王瓜，麥子，扁豆，葱等」。他答道：「你們豈可以至好的，求換至不好的嗎」？於是乃令：「你們下入城市，應受你們所求的那個吧」。以後他們遭受侮辱困厄的打擊，因造物主的怒回來啦。這個就是因為他們隱昧造物主的顯跡，無故殺害聖賢之故，那豈不是他們違逆，他們的過為嗎^(六一)』？

『蓋勿論回教，猶太教，基督教，及其他各教的人，凡是能純誠的信仰造物主，與後世的日子，且純潔工作的人；他們在調養他們的主之闕下就應受酬勞；他們既無憂亦無懼！』

〔傳〕 以上已諷摩西時愚民之情：遇難則從聖，得安則叛道；誠信魔術，不信真道矣。此數節言行到沙漠，無食無居，因造物主之慈惠，免了日之晒，得了潔美之食，繼而得了安身之村，自然之泉，然人之根性是不能安其自然；不能在主惠賜中使費的。魔仍以惑阿丹人祖者惑其子孫，神奇之魔術既不足以動之，則使其妄貪以叛聖。聖人無法只可令之下入於城市，因而着受了侮辱困厄的打擊。

且彼時猶太人自言是造物主的選民，貴過一切之人，抑不知你若是迷信，你若是妄爲，亦是著主的譴責。蓋勿論何教，真是純誠的信仰造物主，信仰後世，純潔工作者，調養他們的主一定公道，他們絕是無憂無懼的。噫！時及今日，我回教之在中國好像亦是自詡爲造物主的選民，你試反省，你的信仰，純不純，你的言行動作，一切爲奴的職責已否順命遵守啦呢？有沒有猶太教當初的惡習呢？但現在的猶太自可蘭降後，經過數百年的困厄，近來猶太教的人信仰及工作在各宗教中是世人所欽佩的，故其地位在世界是握經濟之實權的，然則是知過能復，主已恕宥者乎？

經 『昔者主與爾等結約，主起高了土雷山於爾等之上，令爾等堅守主所賦與的，紀

念其中所載的，實望爾等成乾惕敬謹的士^(六三)，然在那以後，爾等仍是轉變啦。若不是造物主特赦與慈恤呢，則爾等一定就成了虧本的人啦^(六四)。』。

『爾等確亦知道爾等中之在安息日過爲的那些人們吧！以後主豈不是令他們變成卑賤的猿猴啦嗎^(六五)，主之置那個，就是爲儆誡在那以前，與以後的人，勉力一些個敬謹的人^(六六)。』。

〔傳〕 穆聖以此真經真理宣化，在猶太人總以無神跡爲辭。此乃引證舊約上西乃山之故事，意謂舊約上不是說主起高西乃山，與你們約十誡啦嗎？其中不是不着你們在安息日妄爲嗎？何以降予你們天諭，你們亦是不純誠的信仰；乃有被變成猿猴之故事呢？這不是舊約所載的嗎？

主定安息日，就是令人在此一陽來復之數、靜順造化之自然。去其人慾之妄爲耳。但彼時人心之貪求，仍是不息的貪求。乃有猿似人像，非人格之貶。然敬謹者知勉而歸真，妄爲之人仍是妄爲。

按七日安息之說，東西之文化不同，而理則一。中國謂之七日來復。本於易經復卦，其意是一日一氣，坤爲地爲陰，爲人欲，爲小人，此種陰氣由漸而長，長到六，六乃卦畫至極，全陰昏暗矣。乃有一陽復於下，陽爲天理，爲真，爲天，爲君子之道。但易不主張每七日一息，主張冬至節閉關自守商旅不行，君后不省視四方；意陰寒之氣，至冬至已極；此日是一陽來升，陽生之初，至微弱宜靜定之。其示教是人慾已盛，若能有一點真良來復之時，則靜定參悟，良知良能可由是而興。

矣。世界當昏亂之秋，人民流離失所，人心亂極思治，倘有真道來臨，大家宜靜定默想；不可亂言亂說，以亂真道。真道乃得大興，世界乃得光明耳。然則使變猿者，意謂其人將純坤，而不能復陽者乎？

經

『彼時摩西^{因人命案}

向他的民衆道：「造物主命令爾等宰隻牝牛」，他們答道：「你

拿我們開玩笑嗎？」他道：「我求造物主護佑，我不是妄動無知的」^(六七)。

『他們道：「請你爲我們求調養你的主，明示於我們那是什麼樣的牛吧」，他道：

「主的默諭那牝牛非老，非小，是中年的，你們遵行命令吧」^(六八)。」

『他們又道：「請你再爲我們請求調養你的主，明示於我們那個牛，是什麼樣的顏色」；他道：「主的諭那個牝牛是真黃色，且能使觀衆喜愛的」^(六九)。」

『他們又道：「請你仍爲我們求祈調養你的主，明示於我們，那確是什麼樣的牝牛，我們仍是在疑惑不定之中，若是造物主一定要這樣呢，我們一定能得到明顯的指導」^(七〇)。他答道：「主的諭，是那個不賤辱於耕田，亦未澆園，完善無雜色的牝牛」。他道：「現在你方說明確了」，於是他們宰了，他們幾乎不能遵行^(七一)！

『彼時你們殺害了人，互相避免責任，除非造物主誰能顯出你們已往所隱藏的^(七二)？於是乎主諭「你們以其牛的一部分擊他着^{而死的}」。造物主像這樣的使死尸復活，他是將

他的顯跡顯示於你們，希望你們覺悟(七三)。然自那以後，你們的心仍似石頭那樣的硬，抑或比石還硬。石雖硬，自石中尙能湧出河流，尙能開裂出水，尙能因懼怕造物主自行隕下來。然造物主對於你們的所爲，亦不是忽略的(七四)』。

〔傳〕 按舊約有燒牝牛之灰，爲調淨水之說，此章名爲牝牛。蓋牝牛之說，在當時是猶太教中傳說至盛的一個故事，此種奇跡據說是因人害了人，無法判斷，藉此牛之一肢擊屍。屍乃起，指出凶犯爲誰，乃又仆地，復以此爲紀念。使人知死屍確可復活，然他們仍是心硬如石、或比石頭還硬，一點空隙都無有，似此等人，反復無常，不可理喻。造物主對於他們的所爲，豈能忽略，以上乃是證明：以色列族以往違犯道之五綱之事實。

經 『你們豈可希望他們純誠于你們？他們中的一夥確已聽得造物主的諭誥啦。乃於了解之後，他們偏傾了，他們可不是不明白(七五)。若是他們與純誠于真的人相遇之時，他們乃道：「我們亦純誠于真啦」。若是他們一部分獨自遇其他的一部分之時呢，他們則道：「你們豈可將造物主啓發了你們的那個述說於他們，以資他們在調養他們的主的闕下，憑着那個質問你們，你們豈不明白(七六)」？噫！他們豈不知造物主確是能知道他們的秘密，與他們的明揚(七七)』。

〔傳〕 穆聖之遷賈地奈也，猶太教人歸教者多，但彼等反復無常，且因以上種々根性，雖耳聽

真經則設辭曲解。然此亦是各宗教傳之日久普通的現象、你任何的真理發表後、聽者均因私意而左右偏傾、況其本來即有一種宗教者乎？且彼等陽奉陰違、視己之一知半解以爲獨得、以爲可以藉此難人、抑不知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果得真理之聖賢、非偏陋之得者、所能難耳。

但以色列人等，不是不認主，亦不是不禮拜，亦不是無經典，不過是不承認可蘭經而已。他所遵的經，是在摩西的經典之外，增加了無數的典禮，儀式，繁文。可蘭非革新，是復古也。今日回教亦宜注意及此。

經 『至於他們中的那些文盲呢？不明白經典，惟憑妄想，亦不過就是揣測而已（七八）』。

『可悲！彼以手妄擬經卷的那些人！他們道：「這是出自造物主闕下的」。意藉此易少許的代價，可惜他們親手所書的，可恨他們的所爲（七九）！』

『且他們道：「火之着我們，不過有限的幾日而已」。汝諭道：「你們豈同造物主定下約了嗎？果然則造物主決不背約。抑或者你們說在造物主上的話，你們尙未明白吧（八〇）。蓋凡是作了惡的人，爲誤謬包圍了他啦。他們就是永久與火爲伴的人（八一）。至於那些純誠于真，純潔工作者呢，那才是樂園中永久的人呢（八二）！』

〔傳〕 在彼人之中有一部分文盲，他們是阿拉伯人，他們信仰猶太教，他們雖能念舊約，可是

他們不能解釋舊約。好像中國的回教徒，只知信回教，不知經典者也。彼時文盲的教徒，對於宗教就是妄想，推測，亦就好像不能了解可蘭經的回教，全按照普通的風俗，習慣，及教師之傳說，及一己之思想來妄談宗教者耳。彼此相傳，習久成風，即有持真經來的，彼因積重難返，反視真爲僞矣。且因習俗之養成，文人亦因而附會穿鑿的著述，彼之意是求人同情，以得少許之報酬，抑不知真道因之而失矣。

因求人之同情，不說真理，是近代文人的大毛病。近代的文人，因計及出板之權，計及書之銷路，則其立言不在乎道與不道。只求能多銷，則其著書目的已達耳。求其目的在本天賦，盡天職，潔身自好者，千不一得，此思想之所以亂，世界所以亂耳。

桃拉台在近世的文學家已證實是後人的擬作，不是摩西的手著，載在文學大綱矣。可蘭自經傳世以來無有更改一字者，世之學者亦能證實；所可惜者，可蘭因註釋之多，音韻之盛，道亦因此而晦耳。

經

『昔時主與以色列族誓約，你們（一）要專事造物主，其他一外均不可事奉；（二）

要孝父母；（三）要愛近親，孤貧，困者；（四）要對於世人說善言；（五）要立站拜禱；

（六）要出納天課；然以後呢，除你們中的少數者外，你們全都轉變啦；這不是你們自甘

暴棄啦嗎（八三）？

『且彼時主又與你們誓約：你們不可自相流血；亦不可自故鄉中驅逐你們的同人；彼時你們已承認了，這不是你們自能證實的嗎（八四）？然以後呢？你們仍是殘殺你們的同人，且將你們中的一部分，從他們的故鄉中驅逐出去；你們互相幫助着，對於他們作罪及侵犯；但他們若是被擄來到你們啦呢？你們又准他們贖回；然對於你們不是已禁止驅逐他們啦嗎？你們豈可誠信經典的一部分，隱昧一部分呢！在你們中作那個事的人的報應，就是着大辱於現世；在公判的日子歸至於嚴刑。造物主豈能忽略你們的所爲嗎（八五）類此之人，是以着後世購易了目前的生活，他們的罪刑是不得減輕，他們是無有援助的（八六）！』

〔傳〕 按此誠約觀之，似乎十戒，可是舊約上之十戒，與此不同。其上無愛近親、孤兒、貧困天課，說善言等；至於拜禱禮，是說不跪拜偶像。但彼書上有紀念安息日，不淫，盜，殺人，假作見證人等；彼此出入甚多。但在可蘭上關於淫，盜，作假見證人之事，分其輕重處之以法。此則只關於天道人道之教不涉及法律問題；即所謂父母之道，子女之道，兄弟之道，夫妻朋友之道，宗族親戚隣里之道，及對於孤兒之道者也。

夫真道之宣傳於天下也。既因以上各種之情形而被隱昧；乃又因內亂，自相殘殺，而真道以亂。此節蓋指以色列人與便雅閔人之故事。

夫可蘭與舊約較，可蘭是時々念及孤兒，貧困者，真所謂親々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耳。對於天課，對於立站拜禱禮，時々垂諭，你要能參考詳究，有此二宗，一個人的心身業境時五種作人的節段，也就能完全盡之矣。

經

『祇是主確已賦經典於摩西，繼其後還續派了許多的聖使，主又賦與是非的明辨於瑪利亞』一譯買喇業以下準此之子耶蘇，且助他以純潔的明命，然每當傳道的聖使臨到你們之時，

你們因私意不同情，你們即自暴自傲。且你們既不信一部分，且要殺害一部分（八七）。『且他們又說道：「我們的心蒙着呢」。不然吧！他們是因他們的頑固昧真，造物主譴責之啦；所以他們的純誠之德是薄弱的（八八）』。

『自造物主的闕下能證明他們所携的那個經典尙未臨到他們之時。他們是時時求祈啓迪勝過那些昧真的人的；然以後臨到他們的，是他們素所承認的呢？他們反又隱昧之啦。然則昧了真的人，豈能不著造物主的譴責嗎（八九）？』

『可悲！他們因為那個易換了他們的本心啦！蓋他們是要隱昧造物主所降的那個：由於嫉妒造物主以其殊恩降至於伊所意要的誠僕。然他們因為妒忿而終歸至於妒忿。賤辱的痛苦，是味真的人必應受的（九〇）』！

〔傳〕

無論你是甚麼樣的真理，無論你是甚麼樣的聖賢，只要是不同情於我的私心，我就要做

慢不聽你的講論，我就要設辭毀謗你；我就要設法陷害你；你無論如何樣的說法，怎麼樣的明白，他總是說我不明白。蓋當穆聖未降生之時，彼方知認主的教民，若猶太等，時々の求造化的真主降大聖人，勝過了那些隱昧真道的人；等到真經臨到，能將他們每日讀誦的經典證實了，先後相合；能以昌明真道，說明真理嘛呢？他們反又因於他們的私意不表同情，易換了他們原來的良心；嫉妬造物主降真經於穆聖，因妒忿之念，則頑固隱昧真道，因而賤辱的痛苦時々遭受嘛。此種情景亦是古今東西同有的，不必彼時」。

此時回教的知識份子，不是希望可蘭經能昌明復興回教民族嘛嗎？然你若以合於他的天諭示之，他十分的同情，你要以不合於他的私心之天諭示之，他即時不同情。因此一點不同情，他即時設法隱昧天經，此是近來日常遇見之事實非擬造者也。

經 『彼時又有人對他們道：「你們純誠的信仰造物主所降的吧」。他們答道：「我們只是誠信降於我們的」。他們之意是隱昧其以後的，然那是真理，且能證明他們所携同的。汝宜道：「若是你們原來真是純誠于真的人，爲什麼你們以前殺害了造物主的宣道使啦呢^(九一)？且摩西何嘗未以分辨是非的明鑑臨至於你們呢？在他離開了之後，你們豈不是供奉牛犢啦嗎？這不就是你們的昏愚自虧嗎？」^(九二)』？

『在彼時主不是與你們誓約，起高士雷山於你們之上啦嗎？命之道：「你們聽從，你

們固守主賦與你們的」。彼時他們道：「我們已聽見啦，我們已違犯啦」。此由於他們的頑固味真，牛犢深入於他們的心中啦。汝道：「若是你們真是具有純誠信仰的人呢？你們的信仰命令你們的那個，真是可悲」（九三）。

「汝再道：「你們豈不是以爲造物主的闕下後世的宅院外了衆人獨屬諸你們啦嗎？若是你們說的真是實言呢，則你們就應當盼望死才是（九四）」。但按諸他們親手所供獻的那個看，他們是永不能盼望那個。造物主能洞鑒昏愚自虧的人（九五）。且你一定能看得出，他們在貳主的人中，是最貪生的。他們的任何一個人，都是願意生存千載，夫長生的事不能夠解除他的痛苦；造物主是能觀他們所爲的（九六）」。

〔傳〕 固守本族本教之古典，不肯接受真理，乃是世界各民族之通情。因是一障真道乃隱，永墮迷途矣。試觀今日不特對於教外之真理，不肯服從，即係本教，有時因派別亦不肯服從真理，此世之所以亂也。至於回教在各國因習慣法之盛也，且對於可蘭之原文所示，亦有不肯接受者，豈不可悲乎！

嗚呼甚矣，人心之易變而難定也。以摩西之大聖救民族出水火，示以分辨是非之至理，而人民仍是迷信，示以起高土雷山之神跡，仍是迷信；聖人活的時候都是這樣的更移，況其死後乎？且其數千年後之教徒，常自以爲是選民，天園是他們獨享的爲辭。抑不知造物主是大公的，不特不能私猶太

人；即麥加人亦不能私。若其人果是純誠于真的、是敬謹之士呢、無論地是那州、人是那族、必酬賜之。若是味真的頑固不可理喻的小人呢，即是回教的阿拉伯人，亦要罪刑。可是中國之回教徒往々亦說天園是回教人獨享的之辭，尚不知昔日猶太教人於摩西生時，就有叛徒載在舊約，可是穆聖死後回教傳到如今，試問有無猶太人所犯之毛病呢？若是無有，倒是我教之資格高。倘若有時，則要知過而改，尚其庶乎！否則豈能比猶太人自可蘭示教後，得復於真理者乎？

經

『汝諭道：誰是哲布勒來

一譯哲布來衣
來以下準此

的仇敵？他確以着真主的默諭降此可蘭於汝

的心中：爲證明了其以前的，爲是指導與報喜於一些純誠于真的人^(九七)，凡是仇視造物主，與衆天神，衆傳道聖使，及哲布勒來米卡唛的，造物主一定亦視此味真者爲仇^(九八)。』。

『主確賦與分辨是非明顯的天示於你啦。除自矜妄爲的人外，未有能堅絕隱昧那個的^(九九)。然則當與他們結了約的時候，他們中的一部分乃忘棄了那個約啦嗎？不然則是他們中之大多數不是純誠于真的人^(一〇〇)。所以當真主闕下的傳道欽使，臨至他們，證明他們所以携同的之時，彼念經的人中的一部分棄置造物主的天經於背後，就如同他們不知道似的^(一〇一)。』。

『且他們公然跟隨邪魔之類，在所羅門^{一譯蘇賴曼或素來馬尼以下準此}朝代念的。所羅門他未嘗味真；

可是邪魔的同類他們味真了，他們且授於人降在巴比倫城名的哈盧特瑪盧特二天神的術法，但在他們二位每遇教授一人時，則道：「我們是試驗，你們不可味真！」以後有人從之學分離夫婦中間的關係者，但他們除非得到造物主的默許，則不能以這個傷害一人。所以習學的人有損而無益，且他們一定亦知道：凡購換那個的在後世是無份的。設若他們是明白的人呢？拿那個易換了他們的本身實是可悲(100)。他們若真是明白的人他們自然能純誠，能敬謹啦。若真能這樣在造物主闕下的賞賜，一定是至優的(101)。

〔傳〕 此以上又是數層不能純誠于真之原因：一私心也，二因迷被譴也，三嫉妒也，四頑固古典也，五迷信神話也。

按宗教史考之，在穆聖以前阿拉伯人供奉許多的神，以石表其神體，而崇拜之；其天神之名頗多。猶太教雖不崇拜石神，而信有色拉夫名爲天使，謂其性靈通於人間，傳主之命令於人間，在彼時猶太業已衰微，甚是希望有救世的聖人出來，亦出在以色列族，不意造物主賦真理的經典於穆聖，於是彼教仇視天使哲布勒來謂其傳達誤矣，抑不知造物主對於人類是無種族國界的！歷代的聖人固出於以色列人，然以色列人若是迷信所羅門時代的魔術，日日以妖術惑人，說神說鬼隱昧真道，則造物主必選純潔者賦之真道理至易明耳。此即書經所謂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之謂也。

按所羅門朝代的神術，在猶太，耶穌，回教傳說都盛。在舊約上占相當的地位，可是在此明白示諭：那是試驗人藉之看人是認真主！是信仰術法！蓋無論什麼樣的神術，無造物主的默許，是無用的，是不能害人的！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又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古今的書籍，只要不是因爲名利而著書的，其中均寓真道。然因被化者之時遇環境不同，著者之言論亦不同；故久則失真傳，不知其本，專注意其末；不言誠意修身之道，專求治國家平天下之法矣。夫造物主之約人是要你先求意誠，誠後則再不自暴，不自棄，不自簡，不自傲，懲忿窒慾以正其心；然後修正自己的一切言行，如是你自能得造物主隨時示中於你；你無時無地而不得中；你無時無地而不得吉；舊約如是，新約亦如是；而猶太人因心少誠念，矜名嗜利，雖有真理能證其所約，他亦是堅絕反對。但此亦是各宗教家讀書念經人之通病，不只猶太教耳。試想一想儒者之道不是誠意正心修身嗎？回教不是純誠于真，修潔言行嗎？可是誰亦是自矜己長，誰也是不想自修，先要責人；抑不知國家社會團體，乃由人民集合而成；人民各個不良，團體豈能健全，猶之乎機關以職員爲零件，零件腐蝕，機關豈能運轉。且夫造物主是直接個人的，人人是獨立的；無論你如何的嚴密法律；若不是純誠的人民，他必有違犯的方法。你雖有嚴刻的手腕制他；他亦必以嚴刻之手腕反抗。終成一個不安寧，多憂多懼，時々恐慌的狀態而已。故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經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不要學暗毀之語，你們宜說求護之辭。要你們聽着：衆

昧真者必應受最痛的刑罰（二〇四）。彼念經人中的昧真者，與二主的人，均不喜歡調養你們的主，降優好的於你們哪。然真主是將其慈惠獨賜於其意之所要的；惟造化的真主，乃有偉大的殊恩（二〇五）。

『凡是示諭中：主廢止的，或使人忘的，主不久即降較之爲優的，或相似的（二〇六），汝豈不知道嗎？真主是在每一事物上大能的，汝豈不知道嗎？掌管天地者乃造物主；除造物主之外，未有能保護與援助你們的（二〇七）。』

『你們豈欲請求你們的傳道聖使，猶如以前的人請求摩西似的嗎？其凡是以純誠意念，而易昧真者，他確是迷失了正道啦（二〇八）。』

『大多數讀誦經典的人，他們因爲真理顯明於他們以後，他們的私心嫉妒，故他們意：誘你們在純誠于真以後，復返於叛道昧真！然你們對於他們不要理論，要寬赦！只是等着造物主，對於他們頒下命令吧！造物主他是在每一事物上大能的（二〇九）！你們立站拜禱禮，納獻天課着，你們爲自己供獻的那個善功，在造物主的闕下必能得獲！造物主是能明鑒你們工作的（二一〇）。』

〔傳〕 此諭純誠于真的人小心猶耶二教人之擾亂者也。彼時因穆聖宣告可蘭經，能證明舊新約上的真理，因而二教跟隨穆聖的人頗多，最頑固而不可化者，是彼時猶基二教中之教師，他們專恃

一些個不正當的註釋解經，藉之以愚惑教徒，忽有此天地之真理發現，抗之不能，順之不肯；無法則出種々陰謀破壞，明褒暗貶者有之，設法問難者有之；俟隙破壞者有之；最可惡者，他們不知主之示中於聖，是有經有權，因時而示教，往々持初爲聖時廢止的文，或已遺忘之文，着信教者故意問難，以爲既是主之示諭，何以能止能忘呢？抑不知此所以每日時々求其時中之道，才是造物主之道耳。蓋穆聖渾然天真，其發表非其發表也；其廢弛遺忘亦非其廢弛遺忘也；後世得道者能知之，非必穆聖也。不過彼讀誦經典之士，心存嫉妬，意想設辭破壞，使純誠的教徒，再叛而昧真耳。夫純誠的君子，因立站拜禱禮修其誠意正心修身之道，因供納天課盡其應付環境之道。他人之毀謗不計也。蓋人當毀謗之來，宜視其毀謗所在，若因我悖道而招毀；則宜因毀而改過。若因我行道盡禮而招小人之毀謗；聽之而已。與小人之計較，我亦將爲小人矣。且你要能寬宥他，能不理論他，他亦或被化！

經 『且他們說道：「除非是猶太教徒，或基督教徒決未有能進樂園的」。那不過是他們的妄想！汝宜道：「若是你們認爲你們說的是實言呢；請你們拿來證據吧」。蓋凡是意向安於造物主，且能行善的，那才是應受調養他的主闕下之賞賜的，他們才是無憂無懼的「CIN」。

『猶太教人嘗說道：「基督教徒無有可稱的事物」。基督教人亦嘗說道：「猶太教徒

無有可稱的事物」。他們都讀過經典，他們言論的樣子：就如同無知識的人說了的。此惟俟諸公判的日子，造物主對於他們所爭論的公判吧（一一）。

〔傳〕 試想今日世界各教之人，誰不都是認爲自己是能入樂園者呢？抑不知憂樂之權，造物主所掌，誰能安於造物主之天命，誰能得享樂園之幸福，理至明也。雖然各是其是，人之常情。即以回教而論，當然是自己說他教是入地獄，信仰回教是入樂園的。但自己純誠不純誠不論，亦或者自己以爲是純誠於教矣；忠心愛教矣；但不知是純誠於主乎？既純誠於主，又不知是安於主之真道乎？日日誦讀可蘭真經，都不知其言其行已犯了昔日猶基人之自私自利矣。有時因一二宗小事分出來了新舊爾我，各支各派，互相攻擊，互相藐視矣。心一有此。心有障矣。心一有障，目視真經而不知道；耳聽真道，而不知理；試看今日無論世界各教，各道、各黨、都有這個現象。真理尙可得乎？日在憂患恐懼之中，豈不宜乎？

「公判之日」有譯「後世日者」，有譯「大公之日」者。此日乃曲直辨明之日，全是主判，與阿文之「民」字，「立」字，同根，故譯爲公判。

經 『誰能比那在叩拜造物主的地方，阻止人紀念主的尊名，且積極破壞的人至昏愚自負呢？蓋他們這些人，除非駭怕時，他們不進入那裡（一二）。所以他們應着侮辱於現世，受痛刑於後世（一四）。

「東也，西也，均是造物主的；你們無論轉向於何方，造物主的妙意即在何方；造物主確是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的（二五）。」

〔傳〕

此拜主的地方，古註謂指耶露撒冷之潔殿而言，穆聖昔日曾被阻止入彼讚頌造物主矣。

試想此種排外思想，各教均有，不只昔日之猶基二教。抑不知地球是造物主所造之一，無論何地均可拜主，無有東西南北之分；你的意在那，造物主就在那；又何必耶露撒冷呢？又何必麥加呢？故穆聖先面向潔殿立站拜禱。後轉向麥加立站拜禱矣。今日我人面向麥加者，從穆聖之表示也。非意真主在彼也，真主是無所不在耳。

所謂着侮辱者，羅馬軍攻破耶露撒冷猶太人被侮辱矣。在穆聖薨後，在奧瑪一譯歐買雷代位時歸信回教，時至今日猶太人極力爭持，要在此復國；英暗助之矣。

經

「他們又說道：『造物主已立子嗣矣』。確是不然哪！純清無比者主也；天地中所有的，均是造物主的；個々都是俯首聽命於他的（二六）。伊乃創造天地者，當伊施行命令時，惟諭之道「有」則於是乎有矣（二七）。」

「彼無知識的人說道：『造物主爲什麼不直接同我們說話，爲什麼不直接頌至我們天諭呢？』他們所說的样子就猶如他們以前的人所說過的；大概他們的心是彼此相似的。主確已爲一些堅定信仰的人，明白示諭了一些示諭啦（二八）。主確是以着真理派汝爲報

喜與警誡；關於被炎燒的人，汝不能被質問哪（二一九）』

『夫猶太教與基督教人非等到汝跟隨了他們的教，則不滿意於汝。汝宜道：「只有造物主的道是中正的道」。設若汝於真知達至汝以後，順從了他們的私意呢，在造物主方面的保護與援助，你就得不着啦（二二〇）』。

『主賦與經典的那些人，若他們讀究那個，真誠的讀究啦，這就是純誠的君子。其凡頑固味真的人。那都是自虧其本的（二二一）』。

〔傳〕 昔日愚昧時代，描寫造物主對人之慈愛無法比擬，耶穌比擬之猶父之愛子；凡其所造，皆其所愛。其後教生附會之。新約：以耶穌爲主之子，持其三位一體之說；以訛傳訛，牢不可破。因是對於任何真理，亦不信仰。只是迷信而已。再加以門閥之私，雖有穆罕默德之至聖、降臨，亦是極力攻擊。以爲穆聖普通人而已，我等亦是普通的人，既云主能賦與經典，爲何不賦與我們呢？抑不知主對於堅誠信仰天真明潔的人，已有示諭。但他們對於具有真理的經典，不能真去確實的研究，只是一意的隱昧，豈能有得；不特無得，且將其爲人之本格失去矣。

時不論古今，真理昌明於天下也，至難。若非是非顛倒、忠奸不分之時，則真理不被隱昧。真理既被隱：天地昏暗，世界迷蒙，爾詐我虞，雖有天縱之聖抱道化人亦必着受種種打擊，乃必然之勢耳。然剝極而復，否極而泰，陽明中正君子之道，終必得興，亦造物主之自然。然若聖賢君子因

一時之利害曲從苟合，枉尺直尋，則真理將又被隱昧造物主將不佑助矣。

以道而論，古今無異；以教法而論，猶基爲古，回教爲新，法乃載道者也。法久則弊生，必有天縱之聖，起而救正之，因襲固習者視之爲新；其實是：「復古」其實是：「時中」也。

經「唉以色列族！你們紀念主施於你們的那個恩惠！主確是擢升了你們於全人類之上啦（二二二）。你們要小心人不能代替其他的一個人絲毫，不收納代價，求情無濟，援助無有的那日（二二三）！」

「昔日調養他的主以數節論語試驗亞卜拉罕一譯易卜拉欣，他乃完全遵行了。默諭之

道：「主一定着你爲人中的領袖」。他乃禱道：「屬於我的後裔呢」？復諭之道：「主的約，衆昏愚自負的人，不與焉」（二二四）。

「彼時主以此房爲人類的總聚，慰安的地方。你們在亞卜拉罕站立之處拜禱着，主已約亞卜拉罕以斯瑪爾一譯易司馬衣，以下準此：「你倆爲衆巡遊者，坐靜者，鞠躬叩首者，潔余之房

着（二二五）！」彼時亞卜拉罕祈道：「調養我的主！請將此市轉成安寧的着，請賜菓品於其中具有純誠歸順真主，及後世之日的民着」。主諭道：「凡頑固味真的人，主亦着他享受物質之樂少許；然後主再將他迫之於火的痛苦」。「可慘哉！其終歸之處」（二二六）。

〔傳〕 彼時人均以猶，基是古教；以回是新奇；不欲信仰之。抑不知穆聖乃眞復遠祖亞卜拉罕

古聖之教者也。

蓋以色列族總以是：亞卜拉罕的子孫，造物主已許約擢升以色列族在人類之上自驕。抑不知主之約，不能及於昏愚自負之人哪。在麥加一譯墨克以下準此的阿拉伯人，總以麥加有卡爾拜(天房)是造物主許約的安寧之地；是特慈之地；抑不知真主對於昧真理的人，先與之物質之樂，繼而再迫之於火獄。

時及今日，此種思想，在各宗教仍是如故：如基督教則以耶穌爲主之子，彼等是其教生，天國爲其獨享；回，則以爲是穆聖之教徒，穆聖集聖人之大成；麥加本地人益發自雄。抑不知造物主是至公的。或者曰「造物主至公，何以欺貪妄爲昧真理之小人，仍是富貴；眞得道之士，尙且貧困呢？試觀主着他享受物質之樂少許，然後迫之於火之句，頗可參悟。且夫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孟子曰：「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爲君子三樂之一。夫死後之火固不可見，欺貪味真的小人，在今生雖享物質之樂，亦是至微；憂懼其心，火炎其身，亦可照見，惜人不參悟耳。」

可蘭示教，凡屬教徒均係平等，以其中之賢者爲領袖。以世之承運者爲代位的。無宣教者，與教民之階級；似乎儒者之在中國。然教到東亞，讀阿文之士，不能兼營他業，演成教長教徒之分，是不得已也。

經

『彼時亞卜拉罕與伊斯瑪爾要起高天房的地基道：「調養我們的主！請你應許我們着。惟你是能聽的，能知的(二七)。調養我們的主！請你使我們成爲純順你的，請你

使我們的後裔成爲你的順民，請你示於我們虔修的儀式，請你復真於我們，惟你是能復的大慈的（二二八）。調養我們的主！請你由他們同類中派傳道的欽使於他們，以資他對他們宣讀你的顯跡，他教授於他們經典，及真中理智，致潔他們，惟你是有權威而公斷的」（二二九）。

「人除非是自愚者，未有不貪愛亞卜拉罕之道的。主確於今世選拔了他，在後世他一定是屬於純潔的人（二三〇）。彼時調養他的主諭之道：「你順命着」！他答道：「我已順服了調養普世界的真主啦」（二三一）。

「亞卜拉罕與雅爾格一譯耶爾孤伯以下準此併遣囑他們的子孫道：「唉我的子孫！造物主確爲爾等選擇了此教，只要是不死，你們就不能不順主的命（二三二）」。

「昔者雅爾格臨終時，汝輩豈不是當場證明的嗎？彼時伊嘗對他的子孫道：「你們在我以後事奉什麼呢」？他們答道：「我們事奉你所事奉的主，就是你的祖先，亞卜拉罕以斯瑪爾以斯罕格等所事奉之獨一的真主，我們對於他是順命的人哪（二三三）」。那是已往的先人，他們所爲的是濟於他們；你們所爲的，是濟於你們。關於他們已爲的，不問及於你們哪（二三四）」。

〔傳〕 安分居易、順乎自然者、聖王之道也。因其順從聖人之道、則無不安、無不和平、在阿

文「順」，「安」，「和平」，是一個字，有此三意義耳。然非識造物主至深者則不能順，則不能安，則不能和平。因其順主之命也，則無爾我得失，擾於其中；內若無得失爾我之擾，純乎主之自然，天真純潔，而天賦全顯矣。

夫聖也，賢也，是他們同類中之人也。聖賢之職無他，宣告主諭、教授經典、示人真中理智，致潔我們者也。同類之辭，廣義的之謂人類，狹義的之謂本族、本國耳。彼時猶基之人總以穆聖之降生非以色列人為攻擊，不知亞卜拉罕是以色列人之祖宗，亦阿拉伯人之祖宗耳。聖祖之道是順主命的，是惟一事主的，猶基已違先人之遺囑乎？未違先人之遺囑乎？既違先人之遺囑？豈能雜而不純乎？夫一則純，二則雜，謂主有子，豈非雜乎？不知服從天理之真，可謂之順乎？

梁啓超先生近著歐遊中曰：「大凡一個人若使有個安心立命的所在，雖然外界種種困苦，也容易抵抗過去，近來歐洲人，却把這件沒有了。爲什麼沒有了呢。最大的原因：就是過信科學萬能」；彼又謂：「歐洲近世的文明三個來源：一封建制度，二希臘哲學，三耶穌教。自科學發達以後，全皆打倒，然科學始終無一個大原理，就是科學的小原理，也是日新月異的。所以強權主義，樂利主義，才日盛起來。造成了這次的世界大戰。此即科學給與人生的幸福。昔日是惡軍閥專制，將來是惡工黨專橫，人生已無意味」云云。抑不知歐洲被打倒之文明乃非安心立命所以然之道耳。回教名伊斯蘭。其所以名此，即謂安心立命之道。彼有真主之示諭耳。蓋人果能研究可蘭，真能有得；則即能安心立命矣。其經雖亦是宗教，但不同於舊新約。舊新約能被科學打倒，此經能同科學併進。

試取世界進化史考之，阿拉伯人科學之昌明如何，可蘭經之示諭進化如何。時至今日，回教國的人大多數都能安心立命；少數的憂患畏懼之人而已。然則世人何不取可蘭一爲研究乎？

經 「他們道：「你們若信猶太教，或基督教庶幾你們能得正道」。汝宜道：「不然吧，惟有亞卜拉罕是中正的道；可是他不是認主不純一的」（一三五）」。

「且你們再道：「我們是純誠歸順造化的真主及其降於我們的，及降於亞卜拉罕以斯瑪爾以斯罕格雅爾格及衆支派的，及自調養他們的主賦與摩西耶穌及衆宣導聖使的啦；我們在他們的中間不另提出一位，我們是純順於他的」（一三六）」。

「設若是他們的誠信像你們誠信的樣子呢，則他們確亦是得獲中道的。若是他們轉變呢，他們就是叛逆。有造物主足可以使你對待他們啦。他是能聽的，全知的」（一三七）」。

「造物主是優於洗禮的。洗禮誰能比造物主還優呢？我們是事奉伊的」（一三八）」。

〔傳〕 文中謂「亞卜拉罕是中正的道；可是他不是認主不純一的」。已明指出猶基二教信仰不純矣。又如文中「我們是純誠的歸順造化的真主，及其降於我們的」「若是他們的誠信像你們誠信的樣子呢」「造物主是優於洗禮的」。等句，信仰何等的純潔，設你能取舊新約相較；你自然知道那是中正之道耳。

且夫舊新約之書，不是摩西耶穌的手著，現在世界業已證明。中國尚書大半是偽造，中國學者亦

均證明。甚矣道之易晦，而不易明耳。可蘭之不失真，是自穆聖以來能背誦者無時無之，然因時地的關係，人民進化的程度，註譯者亦是各個不同；研究者因印象亦是各個不同；但其原真尚存，故可憑以研究耳。但時及今日，文多亂道，研究者若不注意，則亦迷於歧途矣。

試觀本章自五綱以後，叙說至此，均是眞道被隱之最大原因。人苟靜默深思，時值今日科學昌明，唯物偏盛之時，可蘭之復興，實有加無已耳。

經 『汝說：「你們關於造物主的事，豈可向我們爭辯嗎？他是我們的主，亦是你們的主，我們的工作是濟益於我們的；你們的工作是濟益於你們的；我們是對於他虔誠的（二三九）」。抑或者你們要說：「亞卜拉罕以斯瑪爾以斯罕格雅爾格與各支派等，均是猶太教或基督教嗎？」汝道：「是你們具有真知呢？抑或者是造物主呢？且誰能比隱蔽了造物主在他上的證據的那個人至昏愚自虧呢？造物主不是忽略你們所爲的（二四〇）。況那都是已往的先人，他們所作的是濟於他們，你們所作的是濟於你們，關於他們已爲的不能問及於你們哪」（二四一）』。

〔傳〕 在彼時各民族不特不知有造化天地人神的眞主，且對於天神亦有爾我之分。好像你有你的神，我有我的神似的，類如近來東亞各教各道各有供奉信仰之神一樣。不知穆聖示人事奉之者，乃唯一之造物主，無爾我之分！歷聖供奉之主亦是無爾我之分。猶基二教假歷聖爲辭，豈知歷聖所

奉亦非神，乃是造物之真主耳。且他們已成過去，他們的好不能算是你們的。你們的惡，亦不能算他們的」。

統觀近日普通研究宗教的人，不是持舊新約來評論宗教，就是持佛典來談宗教，佛典以其玄妙與世太遠，舊新約因其神話爲世已棄。求之於回，則又因昔日無可蘭之譯本，不知其所以然。凡人要真能取可蘭徹底研究之，自然就明白可蘭與世人之關係耳。

昔日可蘭之初昌明也，人均因非古教而不信。時及今日，他教勿論，即以回教言之，因素所守者不是法學家之規定，即是風俗之養成；若再取可蘭之法行之，人不特不能聽從；且將反對爲異端矣。道久迷歧可以想見矣。你若不信，你按可蘭之洗禮，洗畢作拜禱，試觀反對者能有多少，自識言之不謬也。且教中人嫉妬乃是通性，即或視之爲是，亦必設法反對，企求隱昧耳。際茲之時，只有各行其是之一法，故曰「我們的工作是濟益我們的，你們的工作是濟益于你們的，我們是對於他虔誠的」！

二

經 「人中的無知識的人急着說道：「爲什麼轉變了他們已往所向的朝向呢？」

【註】穆聖

到買地奈時以巴拉斯坦聖殿爲朝向，此時奉諭在遷都二年改向麥加大房，彼時議論者頗多，乃下此諭。汝道：「東與西均是造物主的，伊導其意要引導的

於中正的人道^(一四二)，所以如是者，是主將你們轉成了真中的民族；使你們爲世人的標證；傳道的欽使爲你們的標證；且主非必轉變你已向過的那個朝向，不過爲是因其跟隨的轉變；好明白：誰是跟隨傳道欽使的人而已。然此除非是造物主默導的人，必以爲是最大的困難哪。可是造物主亦不是要使你們的真誠信念喪失，造物主對於人確是憐恤的慈愛的^(一四三)！

『主確已見汝的面轉向於天空啦；主一定使汝轉向汝所喜的那個朝向，嗣後汝面轉向禁寺的一邊吧！你們無論是在何地，你們亦都面向那一邊着』。

『至若其他讀究經卷的那些人，他們亦知道此乃是自調養他們的主上來的真的；造物主關於他們的所爲不能疏忽，讀究經卷者是指^(一四四)有經典的宗教家但若是汝將每節示諭，示於那些讀述經

卷的人呢？他們一定不肯跟隨你們的朝向，可是汝亦不是跟隨他們的朝向者；且他們的一部分亦不是能跟隨另一部分的朝向者，然若是汝於真知達至以後，再曲從他們的私心呢。則汝一定是屬於昏愚自虧的啦^(一四五)』。

『主賦與經典的那些人，他們認識那個，猶如認識他們的子似的；然他們中的一夥，確要隱蔽真的，可是他們不是不明白^(一四六)，真的是出自調養汝的主，汝萬不可懷疑^{(一四}

七)！

「各教均有他所向的朝向，可是你們要保存適宜的，總之你們無論處於何方，造物主都能使你們的一總來到；造物主，是在每一事物上大能的（一四八）故汝無論出自何方，均要轉汝的面向禁寺的一邊，此確是出自調養汝的主之真的，造物主不能疏忽你們所爲

（一四九）』

『汝出行不論至於何地，汝亦以面轉向禁寺的一邊，你們所處亦不論何地，你們亦以面轉向那個的一邊，以免得世人對於你們作質問，至於彼昏愚不明的人聽之而已；你們不可懼怕他們，你們宜懼怕主，主完全伊的恩惠於你們，實望你們得獲正道（一五〇）』。

『至如主由你們的同類中派遣傳道的欽使於你們；是他能讀於你們「主的示諭」，致潔你們的身心，教授於你們經典，及理智的判斷，授於你們以前所不知者！（一五一）你們要紀念主，則主亦紀念你們，你們要感謝主，不可隱昧主（一五二）』！

〔傳〕

嗚呼隨明從真，無人不以爲善，爲美，然能卒然行之者，古今均鮮。讀此數節，人情盡

矣。主既無方，聖是真聖，既識真聖，則從聖所向。然無知識者拘於故習，安於風俗，識爲奇異。

其讀書念經之士，心知是真，意服其理，然私心自傲，不肯從人，不特不從，且加隱昧焉。夫真之初興，猶如一陽之復，其勢甚微，少一游疑，而爲智者遷移，復陷昏暗矣。故又囑曰，「汝不可曲從他們的私心哪」，「汝不可懷疑」。夫真道久則自明，自無能有論駁之者，然終有不肯歸之者，

其昏愚不明者乎，蓋自古昏愚所信是神跡，是能上天，能入地之種種神話。故又曰主由你們同類中派欽使，明諭非神，非天仙，其凡言能種之神通者，是法術，決不是主的欽使，主之欽使之使命，就是教授我人經典，及理智判斷，致潔我們的身心，授與我們素未聞知者而已。使你們轉向跟隨此類聖使而已。

經「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以着堅忍，與拜禱求佑助；造物主確是同情於一些堅忍的人（二五三），你們不可說在造物主的道上被殺者，是死的，不特不是，確是活的，可是你們不知覺（二五四）！」

「主一定以着恐懼，與饑餓，及財帛人口菓蔬的減少等事，煅煉你們，汝報喜於那些能堅忍的（二五五）他們當遭遇着災難時，則道：「我們的一切，均是因爲造物主作的，我們終歸至於伊（二五六）」，此等人調養他們的主，一定與之安慰，與慈惠，他們就是一些個得中道的人（二五七）！」

〔傳〕 中國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蓋夫道乃人生之至樂，難得而易失者也。得矣雖死猶生，然降及近世，人爲魔惑，無識真道，尙云樂道，既不樂道，豈能死道，既得真道，宜經過煅煉，否則，雖得易失，故論以堅忍。所謂天之降大任於是人也，必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饑餒其身，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也。所可喜者，我教友至今猶能爲教犧牲，遭患難而不變耳。

經 『夫帥發與買雷臥，亦是屬諸造物主的標示，朝覲天房，或行副朝的人，兼巡此二者，不特無妨；能附加之者，確是最善，造物主確是酬勞的，至知的(二五八)』。【註】帥發臥是麥加附近二山

『且主在經典中，業爲世人顯明：以後彼等若再隱匿主降的種種明鑑及中道的人，造物主一定是譴責他們，有譴責的責者亦將譴責他們(二五九)，除非是那能悔復，能修潔，能明其隱的人，主不能復於他們，主豈不是能復的，大慈的嗎(二六〇)，若是那些頑固味真的人，昧真着死了，此等人真主天神與世人無一不常々の惡譴之(二六一)，他們的痛苦不能被減輕，他們是無人垂顧的(二六二)』。

『你們的主是獨一的真主，無可稱爲主者，惟有他是普慈的，特慈的(二六三)，確在天地的造化，晝夜的交替，濟益於人生航行於海中的舟，及天空降下雨水，使死地能生，在地中分播的各類動物，與調和被制在天地中的風雲等々之中，爲彼有覺悟的人之天示(二六四)』。

『可惜人中仍是有在造物主以外樹立與主同品者，他們敬愛他們，就猶如愛造物主似的；至於那些純誠于真的人呢？他們是始終堅確的愛造物主，可是設若那些昏愚自虧的人能看：當他們親眼見着刑罰時，才知道權力完全是屬於造物主的！造物主確是刑罰嚴

重的(二六五)』。

『彼時被跟隨的，不管跟隨的了。且他們又親眼見着罪刑了，他們的關係自然的斷決啦(二六六)衆跟隨者將道：「設若是能允我們再回去呢？我們與他們脫離，就好像他們脫離了我們似的」，然造物主如是者，是使他們看見自己已爲的，有無限的懊悔，火炎之苦，終是不能逃出(二六七)』。

〔傳〕 昏愚之人，重地物之有形，隱匿明白之示諭，及經典中，中正之道，古今同情。試觀今人對於寺院之信仰，豈不重於經典中之種々示諭乎。近年以來，對於建築寺院之件，時々可觀，對於研究可蘭真道所在的人，幾乎無有。此即所謂剝之象也。剝極能復，主赦之矣。俗譯此復字爲悔，不知悔而不復，則造物主亦不復。若天真一復，而造物主復矣。若其迷而不返者，誰其赦之乎。夫造物主雖不能以聲色顯現，有參悟者因其天地晝夜種々之造化，亦能證出。至於昏愚之人仍是不可理喻，專恃覺官實驗，非經眼見則不肯歸服，其昏愚頑固非死不悟、惜哉。

經 「唉世人！你們食用地面中的潔美而合法的着；你們不可跟隨魔類胡行！他們確是你們的明顯的仇敵(二六八)他們確以着作惡與淫行教令你們，使你們說在造物主上的，都是你們所不知道的(二六九)』。

『設若有人對他們說道：「你們跟隨造物主所降的吧」，他們答道：「不！我們跟隨

得之於祖先的那個」。然若是他們的祖先是：不能理解一事，不是得正道者，將如何呢（二七〇）？蓋夫昧真者的樣子，就像那個鳴鳥似的，只是呼喊鳴叫，牠不能聽；似聾，似啞，似失明，他們是不能解悟的（二七一）。

『唉純誠于真的人！若你們原來就是拜事主的人呢？則你們食用主惠賜於你們的潔美的，你們要感謝造物主（二七二），他對於你們禁用的，只有死物，血，豕肉，及其不憑着造物主的名而宰者，然若有因是被迫，不是故意的犯，不肯過爲的呢？尙可不爲罪；造物主亦是能寬的大慈的（二七三）』。

『彼隱蔽經典中「造物主賦降的那個」，因而易換了少許的代價的人，他們吞食於腹中的，不是別的，是火！真主於公判的日子，不容納他們的言語，亦不以他們爲潔；他們必應受最痛的刑罰（二七四），這就是以着正道購換了迷途，以着宥恕購換了刑罰，以後他們就是在火上忍着吧（二七五），這是造物主以着真理降下來的經典，其在經典中發異議的那些人，他們一定是在遙遠背逆中（二七六）』。

〔傳〕 回教之選擇食品，昔者多以爲奇異、近來世界進化、人知衛生之道、首宜注意飲食；食求潔美方得無病，豕與血之穢而不潔、有目共覩。自死之物宿病猶存，禁之豈非宜乎？且彼時在猶太教徒飲食之限制，已變本加厲矣。此諭是誠其隨魔過爲歸入正軌耳。夫飲食之道關於祖

先之遺傳：伊斯蘭之初興，因開放飲食而猶太教多不肯從；傳至中國因限制飲食，其有心信教者多以爲困難。噫！眞道之昌明也，如是之難，今日能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者，豈非造物主之默佑乎！

經 『眞善不是你們的面轉向東與西！眞善是信仰造物主；信仰後世的日；信仰天神；信仰經典；信仰諸聖賢；以其所愛的資財，助濟於近親，孤兒，貧困者，求助者，旅行者，及不得自由被管轄的人；立站拜禱；出納天課；結約而能履約；忍耐於困苦顛連災難爭殺時之中的；若此之人，方是誠實的君子，方是乾惕敬謹之士（七七）』。

〔傳〕

夫教之將興也，人皆務本；教之將衰也，人將爭末；各教皆然。轉面於東西，自普通視

之，何等重要，近代的法學家規定舉意，認時，面西正，爲天命。在彼時爭辯者豈能少。而天諭謂之非是眞善，意造物主無方所也；不過藉之表示從聖而已。試想今日所爭辯者，有較此爲重者乎？人尚各持已說不稍務本。豈非可惜乎？歸信造物主與後世天神經典諸聖各教大同而小異。近親內包五倫，及親戚宗族隣里。至於孤兒，貧困，旅客，乞丐，解放人自由，乃內包世界之人類也。凡我教友無國界種族之分，凡是同教，或非同教之孤兒，或貧困者或乞丐，遇之無不周濟。周濟是天諭也。旅客行至何地，識否均招待，招待亦天諭也。此二種美風，能表示四海兄弟，天下大同也。爲各教各民族所無。

至如立站拜禱，益於身心之處，言之不盡。不過在中國之回教，因不詳究可蘭，只知守經，不知行權，因而守之者殊少。因無拜禱則不能日時復於造物主，道所以日遠也。貢納天課，乃平均財產、經濟支配之原則。約而能履，是世人同尚，而我教中能踐口約之精神，至今猶存。至於耐於困苦災難戰爭中，以爲是造物主的一種陶冶，安而處之，毫不生怨，且不幸因教戰死，以爲死而得其所矣；若能爲之乃是敬謹之士耳，敢望世人要詳究各經之長短，我教人要保守天諭棄其末節可耳。

時至今日，中國的回教徒因其敬畏之過也；則不敢研究可蘭，不敢隨時拜禱；不敢自由的談宗教；使着無知識的人，任意妄斷，往々拿一形式固守，不敢稍肆，此前後數節均是辨明何爲敬謹，何不是敬謹，不是敬謹即不爲眞善者也。

經 『唉，純誠于眞的人！關於殺人的事，對於你們已規定賠償的明條啦，自由人抵自由人，奴婢抵奴婢，女人抵女人，若是自彼方的弟兄宥恕他一部分時；則宜以禮隨之，以善意交付恤金。此乃是調養你們的主的減刑，與慈惠！若在那以後，再行過爲的人，則他一定是應受最大的痛刑（一七八）夫你們乃因賠償之法而得活啦。唉有理智的人！是要你們敬謹（一七九）』。

〔傳〕 夫殺人者償命，然私行復仇，慘禍不已，非人羣之幸，此諭和解；若被害家，知死乃命定，可以寬赦。然彼方關於恤金，亦要慨然交付。彼此仇怨既解，不特兩造得安，而社會亦減少種種擾亂。近代設置辯護士，意在保全人命也，然可惜者，彼此不相見以誠，明々故殺，而假辭正當

防衛，不特死者含冤，而生者亦抱不平，怨不特不解，且愈積愈深矣。

經 『茲對於你們規定遺囑之法：當你們中的一人臨終的時候，若有遺產，宜依之於義，遺囑於父母，及親屬，此是敬謹的人的責任（一八〇），其凡聽受之後，變更其遺囑的人，罪有應負。造物主確是能聽的，能知的（一八一）但若是因爲怕遺囑中有偏，或有罪，加以修正的呢？尙可無罪；造物主亦是能寬的能慈的（一八二）。』

〔傳〕 訟之興也，其終必凶，家族之訟，大半由於分配財產之爭，故遺囑天諭爲責任。凡文明國民無不遵遺囑之訓，明訂於法律之內。其擅改遺囑者固有罪，因其過偏而加修正者，造物主亦是能原諒的！惜乎近來中國我教友臨終要口喚者多，正式關於財產遺囑者少，似是而非矣。

經 『唉純誠于真的人！對於你們規定的齋戒之法：猶如對於你們以前的人之規定似的，是要你們敬謹（一八三），這是有限的日數，在你們中有疾病的，或旅行的人，則宜計其日數，補行于他日；在負有能力的人，費特業_訓是日飯貧一人；其能增加善功者，更爲至善；但若是你們真是明白的人呢？仍是齋戒於你們爲最善（一八四）。』

『蓋在齋戒的那個月，賦降了可蘭經，指導世人，辨明正道，分辨是非與真僞，故在你們中其遇見此月者，則宜令之齋戒，然若是因有病，或在旅行中則亦可計數補之於他日者：造物主欲你們容易，不欲你們困難，設法使你們能完全此數，着你們因造物主

的默導，而讚揚造物主！望你們要知道感激（一八五）！

『若是主的奴僕關於主請問你時呢？主是至近的，主必應允祈求者：當他求主時之求祈。令他們懇求主的默許，純誠於主，庶幾他們能得獲正道（一八七）。』

『關於齋戒夜御婦之件，現已爲你們解放了，夫她們是你們的衣，你們是她們的服，造物主已知道你們已往的陰私啦。然伊仍是復真於你們了，赦宥你們了，自此以後你們夜中可以自由的臨近她們，尋覓造物主爲你們所規定的，可以食，可以飲，一直到在初曉昏黑顯出白光之時而止，自此時後你們完全齋戒至於日昏之時；但你們中在禮拜堂靜坐參悟的人，不可臨近婦人，這是造物主的規律，你們萬不可近她們！造物主如是爲世人解明了他的示諭，望你們敬謹（一八七）。』

〔傳〕 按前後研究，法之至善，是在禮拜堂靜坐參悟，戒食戒色，若其不能，守其普通人之所守；若其不能費特業亦可也。主義在參悟研究可蘭之真理，紀念可蘭之重大也。

夫齋戒益於人生者多矣，人非食飲不能養生，然病從口入，古有明訓，西醫近來重視洗胃，而日本有斷食之醫院。然洗胃斷食乃一時之清；飲食是日不可間斷之事；非有自節之道，豈能保健乎？我教之齋戒，乃健康身體，致潔身心最妙之法，蓋心非純潔，而天真不明，則天賦不顯，因食之過也，而體生病，因病動情，而心腦不清矣。因食之過也，而恣情縱慾，恣情縱慾者，豈能有所得

乎？然人生最難節之事，是食飲。故法定一月以清身心。人果能在此月純誠的齋戒，靜修，其在平常之宿病可除，而素所研究者亦必有心得。此乃不肖實地之經驗，非妄言也。例如易理及可蘭經，與漢醫軍政法哲學等學，不肯均在齋戒時得到的一知半解，而天諭謂可蘭是齋月內賦降的，誠然也。至於天律亦非難人、病者、旅者，法外施恩。其欲近造物主而求光明者，萬不可忽此，其有心研究真理之教者，對此法要以純誠之念，確實力行，久之自有所得：實非數語可盡其妙耳。

試觀前後各種法禮，無不以敬謹爲本，讀者要深思之，萬不可拘於法；以爲是敬謹。亦不可甘心棄法，以爲敬謹耳。

經 『你們在你們中間不可以着蒙蔽，吞食你們同人的財產；亦不可謗之於法庭，藉着罪名，吞食他的財物的一部分，關於此件，大概你們是明白吧（一八八）』。

〔傳〕 詐欺取財，假公濟奸，罪是侵占。此在我教最屬嚴禁者也。

經 『他們關於新月的事請問於汝，汝道：「那是爲世人及朝覲者時限的指示而已，夫從背入室的不是真善，所謂真善者乾惕敬謹從門入堂的，你們敬畏造物主着，希望你們獲得正果（一八九）』。

〔傳〕 以是觀之，天諭真善是敬謹，其注意形式末節者，非真善也。月在今日中國各地議論紛紜，而天諭不過時限一語答之，意不必深究也。夫齋戒之月，只有報者即表歡迎，是表示歡迎齋戒

之天命也。

敬謹者乾々敬畏，雖知其所守的十分確是，亦是戰々競々，決不似彼簡而傲之人，以一知半解以爲自是，且因以驕人者可比。蓋夫罪雖小，胆大妄爲，自以爲是者，乃在不赦。罪雖大，心存敬畏，非故意妄爲者，情有可原。久參真經者自識此理。

經 『你們在造物主的道中防禦，向你們攻擊的人着，但你們不可過爲！造物主確是不喜愛過爲的人（一九〇），你們無論在何處發現他們時，你們即行攻擊之。他們在何處驅逐你們，則你們亦從彼處驅出他們吧；但擾亂較之征戰尤爲可惡！故你們不可在禁寺的附近先向他們攻擊，必須等到他們在其中要攻擊你們時；若他們已然攻擊你們了，則你們當然可以攻擊他們，對於昧真的人之報復理宜如此（一九一）但若是他們停戰了呢，造物主亦是能恕的能慈的（一九二）。』。

『若是擾亂尙未止住呢，你們必須繼續戰爭；夫教是造物主的，若彼等既然停止，則以後除對於昏愚自負不從善的人之外無所謂敵（一九三）。』。

『禁月抵禁月，一切禁是相抵的，凡對你們犯禁的人，亦如彼等之侵犯報復之；但你們要敬畏造物主！你們要知道造物主乃是同情於敬謹之士的（一九四）。』。

〔傳〕

夫可蘭之爲貴，貴其是大中完善之教也。在各教之經典，對於戰爭之事，有反對者焉，

有以忍爲教者焉，有以逃避現世爲教者焉，然人不能離諸社會而獨居，社會中之衝突乃社會不可免之現象，爲解決衝突則鬥爭乃惟一之手段。然戰必有教，其戰也方有解決衝突整理社會之可能。可蘭有教戰之道，此可蘭經乃非他教經所及也。此節雖是當時之命令，然凡我教友，無論何時，何種環境，遇有衝突，均宜守此原則。且亦是世之君子共守之道也。其命令約分以下各項，一不准隙自我開，爲主之中道禦敵。二殺敵不可過爲已甚。三驅逐擾亂份子。四彼停戰，則我停戰。五彼犯禁例，則我亦犯禁例。按此觀之，豈非維護正道，誅奸禦侮，大中至正之指導乎？似乎易經師之教也。

此是下降的第八十七章。即是買地奈降的第一章，按此次序考之，自識教之初興也，是何等景象，遷都後是何等景象矣。

經 『你們在造物主的道使費，萬不可以你們自己的手用棄之於自傷！你們工作善舉，造物主確是喜愛善人的（一九五）』。

〔傳〕 夫有天賦者昌明文化，有知識者啓導愚頑，有資財者濟人濟物，此所謂在造物主的道使費。若其他剝奪勞工之應得，以充一己之私慾，既傷於人，而有害於己也。

經 『你們因爲趨向造物主，去完全正副之朝覲着，倘你們途中被拘時，則宜齋獻犧牲物之易得的羊牛駝，但非俟至貢獻的犧牲物到達地點以後，則不可先行剃髮！然若因有病或

頭傷之時，而剃了髮；則亦可以援用齋戒，或施濟，或犧牲的贖例，至於你們若是平安無阻時呢，凡是已得意於副朝因而正朝者，則亦宜獻其易得的犧牲物；但若是得不到呢？則宜在朝覲中齋戒三日，歸時齋戒七日，全其十日之齋戒可也。這是爲不居住於禁寺附近的人而定。你們懼怕造物主着，你們要知道，造物主的懲戒例是嚴密的（一九六）。

『夫朝覲乃是固定的數月，凡在其中已確定朝覲的人，不可男女交合，不可破壞妄爲，不可任意爭辯，你們所作的善否，造物主能知之！』

『且論你們豫備旅費着，但旅費之至優的是乾惕敬謹！唉有學識的人！要你們敬畏主（一九七），若是你們尋求調養你們的主之恩典呢，則於你們亦無傷！』

『當你們由阿囉法山下來時，你們宜在買士爾囉哈蘭的附近紀念造物主，你們紀念他，如他已默導了你們的。蓋你們在那以前是在迷途的（一九八）嗣後你們從衆人下來的地方下來，求造物主宥恕着，造物主確是能恕的大慈的（一九九）。』

『若是你們工課完畢的時候，你們仍要紀念造物主，猶如紀念你們祖先似的，或較之尤甚；若其人之中或道：「調養我們的主！請你將今世之樂賦與我們着，」但他在後世便無份了（二〇〇）若其人中有道：「調養我們的主！請你賦與我們今世的與後世的幸福着，請從火的罪刑上護佑我們着（二〇一），」若此之人，因其所爲，必各獲其所應得的份，造物

主是清算神速的(Chonig)。

『你們紀念造物主，是在限定之幾日內，只要是那個人是乾惕敬謹，其在二日內迅速者無罪。其他延緩者亦無罪，你們敬畏造物主着，你們要知道，你們終久是歸至於他的(Chonig)』。

〔傳〕 觀先教防敵，次教朝覲之禮，似在二次入麥加之時，否則是預告將入麥加之諭也。夫麥加之朝覲，人類大同平等之真正表現也。今之社會主義求人類大同平等之表現，極力求破壞舊有社會之組織，視國家民族人種爲大同之阻碍，然不知曾否研究我教朝覲之禮。其禮：每年來朝者，上至聖王，下至愚貧，凡到此地，無帝王平民之分，無富貴貧賤之分，無資本勞工之分，無賢智愚不肖之分，無國家之界，無人種民族之異，無老少之別，無所謂國，無所謂家，每人用二塊棉布蔽體，不准衣他。其行動典禮若上所述。自穆聖以來，世界回教人，集畢生之資，以求一朝。在其他各教，亦有朝廟朝山者，但不能集合世界各地之人。且其地不能無階級之分，且不能有如是悠遠歷史。至此地者，不特無階級之分，且素有仇怨者，至此亦解。眞所謂民我同胞，物我與也。類此種大同平等的景象，在各地清真寺之禮拜殿，亦能看出。有心社會者其詳究之。

經

『人中有那在你眼前他的言語使你中意，且他以着造物主證明在其心中的那個，但此乃是仇敵之至悍的(二〇四)，當他轉回時，積極的在地上作惡，殘害田苗與牲息，造

物主確是不喜愛破壞的(二〇五)，有時或勸之道：「你敬畏造物主着」，然驕傲已拿他於罪矣。將來者汗難的火亦就使的他够了。可悲他的歸處(二〇六)！然人中亦有因為覓造物主的喜愛犧牲自己者，造物主對於他的良僕確是愛的(二〇七)。

〔傳〕 世有欺詐成性之輩，當汝之面言々動情，然一轉眼則現其破壞作惡之行爲。亦有因求真主之愛：犧牲己身者。故聽其言不可不觀其行耳。

經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要完全入於安心立命之途！你們萬不可跟隨魔類胡行，彼等確是你們的明顯之敵對(二〇八)，若是你們在明白的示諭臨到以後再失足了呢，則你們要知道，造物主確是具有權威而公斷的(二〇九)』。

『爲什麼他們非得等到親眼見着造物主與天神由雲影降臨命令判決呢？夫一切的事無一不歸之於造物主(二一〇)！汝問以色列族着，主已賜於他們多少顯明的示諭啦，在造物主的惠賜臨至他以後是誰給更改的呢？嗣後造物主確是懲罰嚴重的(二一一)』。

〔傳〕 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方能靜，靜而後方能安。夫人一生之工夫在此一安字，聖人一生事業在引導一安字，聖人一總之希望是一安字。蓋夫人不能無思也，而魔因其思誘之。夫人不能無貪也，而魔因其貪而誘之。故雖能一時安於道，未幾即被魔誘之也。

夫造物主本不以聲色見，而以色列人何以將舊約出埃及記十九章改成主在雲中見摩西呢？是因彼

時鄉愚無知，不如是說神話而人不信之乎？

經 『味真的人，因今世生活的裝飾，他們乃在純誠于真的人們中耍笑。抑不知，曲直判明的日子，敬謹的人一定是高出於他們的！造物主惠賜於其意要惠賜的人是無量數的 *kind* 』。

〔傳〕 人之苦樂，在道之得否，顏回與大舜，易地皆樂；然可蘭示教。樂在精神，安在後世，如奧瑪代聖位時，彼之降耶露撒冷也，彼僅携一從者，以經六百里之程，騎駱駝上，以一囊之麥，一囊之海棗，一皮桶之水，及一木盆，供旅行之用。比至城外，其主要將領服華服乘駿馬來會，此老教皇見之大驚，赫然震怒，急自鞍跳下，拾污泥碎石以擲之，且厲聲大罵，汝輩何欺我太甚，服此美服，其意何居，我之戰士何在耶，彼不令此輩爲之護衛，而與其惟一從者同行。此等華服之將領乘馬遠避其石擊。彼遂單身與耶露撒冷之基督教主相晤，此教主顯然獨手從拜占庭皇帝取還景城者也。二人相見甚歡，乃同行環繞諸聖地，時奧瑪之怒氣稍平，乃嘲謔其奢華之從者。

更有一事足以表示此時之傾向者，卽奧瑪致其一官吏之書是也。蓋此人曾在庫法建築一宮殿以爲已用，奧瑪乃致書令其毀之，書中有云：「有人來告我，汝將仿造科斯洛厄茲之宮殿，且將以彼所用之門爲門，若是則汝於門前將置守衛闖人如科斯洛厄茲耶，汝將背我先聖之遺風，而仿效波斯皇帝之奢侈，與若輩同入地獄耶」此二節，乃抄自英文本世界史綱，爲世人所共欽者也。奧瑪俗譯歐賈雷

經 『夫世人原本是一個民族，造物主分遣諸聖，任報喜與警告，以着真理賦降隨同

他們的經典，用以爲判斷人間的爭辯，其實本無可爭辯者，不過因彼被賦與經書的文人學士，在分辨是非的明鑑來至于他們以後，他們居中忿妒之故！然而造物主默導那些純誠的君子，是憑伊的默許：於他們爭辯中而得真理，造物主是默導其意要默導者於中正的人道 (THEE) 。

〔傳〕 夫人雖有國界人種民族之分，而真理之在天下是一個。若果是真理，辯雖不同，而凡是人類無不承認之爲是。本無可爭辯者，然因宗教之不同也。主義之不同也，學派之不同也，則奉行之書籍不同。因此不同，而生門閥爾我之界限，界限一生，而黨同伐異之風盛矣。際茲時也，雖有可通於天下之真理臨之，因其私心之妒忿，則亦必生出多少爭辯，世界之不能大同者，此其根因也。

時及今日，世界因造物主之要爲而大同矣，其持真正真理之道者，必興，其存爾我之見，偏執其已說強人從己者必衰，此是世界自然之演變，人豈可迷信私說乎。

經 『你們豈可自度你們將入樂園嗎？但在你們之前，已往的那些人的樣子尙未到你們上呢。他們曾遭遇到困苦災難，且使他們動而不定，一直到了欽使與歸信他的人皆說啦：「造物主的佑助是在何時呢」？爾等知着，造物主的佑助確是臨近的 (二一四) 。

〔傳〕 「受盡苦中苦方爲人上人」，是中國一句俗話，然亦是普通之真理。樂園乃人人所希，然

不盡天職者不能得也。其求達成天職者，必經過陶冶，必經過魔擾，故困苦災難乃必經之過程也。

經 『他們請問汝，他們怎樣的使費，汝道：「你們使費至優的：是對於父母，近親，孤兒，貧困者，與旅行者。凡你們所爲的善事，造物主是至知他的(二一五)』。

〔傳〕 可蘭經關於經濟的分配，有數條已盡其妙，此亦其中之一也。夫對親近者之厚遇，固屬天命，而遇孤兒之養育，貧困者之周濟，旅行者之招待，亦屬天命。故社會雖無孤兒院，而孤兒亦不至於餓死，社會上雖無救濟院，而貧困者亦無饑餓。至於旅行之人，到處可有食宿之招待，此風俗各國回教皆然，一行參觀即了然：此大同之景象矣。

經 『對你們立禦敵之法，你們對於那個憎惡；抑不知，你們所憎惡的事，是對於你們有益的。你們所愛的事，或於你們有所損。造物主知道，而你們不知道(二一六)』。

『他們關於在禁月裡作戰的事實問於汝時，汝道：「在禁月裡作戰固是大罪，然若是阻碍造物主的道，隱昧造物主及禁庭，驅逐彼地的居民等事，在造物主的闕下其罪較此爲更大！蓋夫擾亂之可惡實甚於戰爭！他們攻擊你們在可能範圍之內是永久不息，必等到使你們叛了你們的教門而後已。然在你們中若有叛教者，以後他昧真着死了，這樣人他們在今生後世前功盡棄，是永居於火中的(二一七)』，至於那些純誠于真的人，他們爲造物主的道遷居或作戰，他們是希望造物主慈恤的，造物主確是多恕的大慈的(二一八)』。

〔傳〕 夫喜安惡戰乃人之同情，在禁月作戰尤屬不當，然魔之誘敵來攻，破壞大中之道，阻碍正當之進行也，無不用其極；我忍之彼攻之，我守禁彼乘之，若純粹用慈柔，以耶蘇之聖尚不免被釘於十字架上，豈非是慈柔之過也。且夫魔誘擾亂，阻止造物主之道，無時無之；若畏戰爭，是墮其術矣。

經 『他們關於酒及賭博請問於汝，汝道：「二者之罪固大，然亦有益。但二者相較，罪之大於益者多呢」。他們又關於應如何使費請問於汝，汝道：「有餘裕，例如造物主爲你們示諭種種天律，只希望你們在今生與後世有所參悟（二一九）。』

〔傳〕 在可爾有所謂昧真者焉，其以真爲僞，頑固不可理喻，昧良心，昧真理，隱蔽造物主之中道，以妄行妄言亂了天經之真諦等是也。有所謂大罪過者焉，卽酒與賭博是也。夫酒自經濟家觀之，謂爲純粹奢侈品，耗費社會之經濟，有害於個人者也。至於賭博消耗精神，傾家蕩產者有之。總之二者害重而利輕，故近來回教社會嚴加禁止也。

至於使費，既不可過奢，亦不可過儉，無論精神物質之運用也，施之於人，用之於己，均要留餘裕，若一行勉強，則有好名之私。有私則非主要，非主之要，能善其後者少耳。

經 『或者關於孤兒之項請問於汝，汝道：「能對於他們助理是爲最善，若是你們參與他們之時，則他們即等於你們的弟兄；但造物主能知道誰是助理中的奸佞者，設若是

造物主使你們苦，你們一定是苦的了；造物主確是嚴於刑罰的，是能公斷的 (CIII) 』。

〔傳〕 看護孤兒，乃我教友之天職，此乃專就受有遺產之孤兒而言。蓋我教對於寡婦改嫁不加禁止，夫母既改嫁，孤兒之受有遺產者，或委託保護人，或隨娘他適，但凡是穆民，對於孤兒之應得，萬不可侵占。其侵占者，不特法律不容，造物主終必報之耳。

經 『你們不要娶貳主之女，必須等到她們純誠信一真之後方可。貳主之女，縱然能使你們愛慕呢，可亦是不如純誠于真中的婢女。爾等亦不要嫁貳主之男，亦必須等到他們純誠信一真之後方可，貳主之男，縱然能使你們愛慕呢，亦是不如純誠信一真之男僕！蓋此類人，他們誘人至於火中，造物的真主導人至於樂園，且以伊之默許而被恕宥。伊爲世人明示一些天律，要他們謹記 (CIII) 』。

〔傳〕 夫婦乃人倫之始，道不同豈能彼此始終如一乎。於婚嫁貳主之男女，必先純其信仰而後可。否則一時之愛戀，終必相離耳。此乃婚約之首要也。

經 『他們關於月經之項請問於汝，汝道：「那是破傷」！凡女人在月信時，你們要迴避她們，不可與她們接近，一直迨到淨了乃可近之。在她們潔淨了之時，你們本之造物主所命的，臨近她們，造物主是愛一些能復的，且愛一些純潔的 (CIII) 』。

『夫你們的女人是你們的播種之處，你們來至你們的播種之處，你們要如何，你們即

可致身於前。然你們敬畏造物主着，須知：汝衆終必會晤真宰，汝報喜於那些純誠于真的人們吧〔CHILD〕。

〔傳〕 上節言婚嫁之道，此本之男女生理之不同而定御婦之禮，意在嗣續，不可傷及坤體，不可縱慾，而忘造物主造化人之旨耳。

經 『你們不要藉着你們以着造物主發的誓阻碍行善，敬謹，與人問調解！造物主是能聽的能知的〔二三四〕，蓋造物主對於你們無意中發的誓，不加懲罰，造物主懲罰的是你們心中所爲的，造物主是多恕的原諒的〔二三五〕』。

〔傳〕 夫婦之間衝突不免，不可因一時之妄言亂誓而即離異耳。蓋造物主對於人無意中之誓，是能原諒而恕宥的，人的法律不責其心，責其行爲發現而已。主之罪人，專懲其心，行善而意惡者，着主報，此理至明。

經 『彼誓與他們的婦人異居者，應靜俟四個月，若是於期內恢復時，造物主是多恕的大慈的〔二二六〕若是他們堅持離婚時，造物主亦是能聽的能知的〔二二七〕』。

〔傳〕 人生大不幸事，是夫婦反目，既反目而不離婚，豈非雙方之痛苦乎。然有一時反目繼而改悔者，故誓於離居者，宜各靜俟四個月，此四個月乃自省之游移期也，此乃離婚之概也。

經 『離婚之婦人，應自俟三度月信，若她們真是純誠的歸信真主與後世的人，她們

不能隱瞞造物主在她們的子宮造化的那個！在那限中若是他們欲真正和解了呢，其夫有歸回她們的可能，婦亦能本之於禮，享如其夫對於她們的那個權利！蓋男子對於女人不過是略有地位而已，造物主是有權威至公平的〔二二八〕。

〔傳〕 上節是誓約離居尙未決定離婚者也，但異居到四個月即等於離婚者也，此乃離婚者之天律，若有孕則不可即離理也，按此二條觀之，男女均有提出恢復之權，謂我教男女之不平等等乎。但此離婚之法，因各地之風俗不同，離婚之法有變通。土耳其與伊蘭即各有其地之法，大體均不違背可蘭，而細節均稍變通。讀者關於法律問題各項，宜參閱各回教國研究，若拘於註釋則不通於時矣。

經 『離婚通告已至二次，或是以禮留之，或以善意遣之，但除非是因恐怕彼此終不能遵守真主的天律時，則不可收回你們已給與她們的一物！若是你們指司法者怕他們倆終久不能遵守真主的天律時呢，女方憑資自贖，於他倆亦無妨，那是真主的天律，你們不可侵犯！凡犯真主的天律之人，即是一些自虧的人哪〔二二九〕』。

〔傳〕 此是一種假離婚法，但若通告已二次，主離在男、以善意遣之，無有問題。主離在女，由女出資賠償可也。

經 『已離異之婦，非至改嫁他夫後，重圓不爲合法；須改嫁後再被離異時，彼二

人若自揣能踐履真主的天津啦，則他倆不妨復圓。那是真主的大法，明示於有識之民的 *CHINO*』。

『若是你們已離異的女人，已達到限期之時，或依義留之，或以禮去之，萬不可蓄意侵犯而以惡意留止。其作之者，乃屬自虧的人哪；你們萬不可以造物主的大法爲兒戲，你們紀念造物主在你們上的恩惠！對於你們降經典與判斷，以之勸戒你們哪，你們敬畏造物主着，你們要知道，造物主確是能知每一事物的 *CHINO*』。

『離婚之婦已達至限期時，若是他們雙方合禮的情願，你們不可阻止她們改嫁婚配呀，這是造物主以之勸戒你們中純誠歸信真主與末日之人的，這個對於你們是純潔而至淨的！造物主知道而你們不知道 *CHINO*』。

〔傳〕 游移期滿，再正式離婚，已離後重圓，必改嫁後再被離異，此有深意存焉，不可以惡意留止，不可阻碍改嫁，是爲夫者應守之道德耳。但是此種離婚法，法學規定頗詳，大體不外此以上之原則。但在中國，因種々之關係，在回教離婚之件實不多見，人皆對此不加注意，若遠考美國，每年此項案最多，據研究社會者謂：愈文明的國，離婚的案件愈多，可蘭是爲文明國預計者乎。

經 『生母乳哺其子女以二年爲圓滿，其凡欲完全負責乳哺者，其生父宜按禮擔負她們的衣食用度等，但惟其能任者，不可重苛於人；既不可因子而傷母，亦不可因子而

累父，其凡具有繼承權之資格者，亦宜如彼之負責，但若是他們雙方要分開時，本於雙方核議，果能彼此同意，則對於彼雙方尚無妨，若是你們要為你們的子女僱乳母時，你們能依禮付給所應付者，乃於你們無咎；你們敬畏造物主着，你們要知道，造物主是能觀你們所爲的 (CIII) 。

〔傳〕 此是離婚之夫婦對其胎兒應負之義務，現代雖有育嬰院之設，亦未必若此法良善。且在游牧佃獵之社會、育嬰院之設備，實際上亦不可能耳。子女生後，其一切贍養費用，均是父任之。母若離婚死亡，對於看護不委繼母，委其母方之女，或母或姊妹，母方無人，委於父方，費用父任之。

經 『你們中壽終而遺侶者，其婦宜獨身靜待四個月零十日，若是她們已達到其限期時，她們依禮在其分內所爲者，則於你們無關，造物主是盡知你們所爲的 (CIII) 』。

〔傳〕 此是對於寡婦應守之限期，一可盡夫婦之情，亦可分辨腹中之統系。

經 『擬聘之婦婦，在限期中暗示之，或存之於己心中，尚屬無妨；真主曉得你們要急於

提她們，但你們與她們不可密約，只可談合禮之言，且不達到規定的限期之時，不可堅持定婚，你們要知道，造物主是能知你們心中的，你們要慎防着，可是你們亦要知道，造物主是能恕的寬容的 (CIII) 』。

〔傳〕 此乃聘寡婦之禮，既不可密約，亦不可堅持，只能暗示，禮既不外情，情亦不逾禮耳。因有此條，防止住無數的陰謀情戀，不可不注意也。

經 『關於尚未同室尚未確定聘金之婦，你們若離異時，固於你們無妨，但你們要依照貧富的能力，按禮與以適當的安慰品，此乃善士所當遵的(三三六)』。

『關於離異之婦，雖未同室，但已確定聘金之時，你們宜按諸規定的半數付與之，除非是一方赦免，或主婚者赦免之尚可。你們的赦免，是近乎敬謹之義！你們不要忘你們中間的恩義，造物主是能觀你們所爲的(三三七)』。

〔傳〕 此二種離婚之法與禮，亦殊近乎人情，行之各地無不相宜耳。

經 『你們遵守拜禱禮，要時中的拜禱！你只是對於造物主立行虔順而已(三三八)。故若你們有恐懼之時，徒步可，乘騎亦可。但若平安之時，你們紀念造物主，就像以前他教授你們所不知的那個似的(三三九)』。

〔傳〕 天真不潔者不足承受天賦也，然人事擾攘，私慾隨時引動，穢惡滿目盡是，天真豈得潔乎，拜禱者修潔致誠復其天真訓練德育之惟一法也。列聖之奉天承命也，無不特諸拜禱工課，即在中國古時，亦有齋戒沐浴祀天之禮。然其儀典因時因地而不同；至穆聖時，有拘一定之形式不知時中者，有廢棄一定之儀式者；此論因時行權之道，有恐懼不得已之時，徒步可，乘騎可，以修其一

時之潔，藉此頃刻之潔，而求祈造物主之默導真中也。自皇帝以及庶民，無不以謹守此閑邪存誠之禮，各因時遇環境祈主默導真中也。

觀夫「有恐懼時」句，內包之意義頗多，試想在外教國寄居，當拜禱時，在路上拜禱，豈不恐人奇怪乎。爲外教人之役員，隨便在公廳拜禱，豈不是恐人見罪乎。有是一論，人無時無地不能舉行拜禱耳。可惜中國的回教友，出寺門即不肯拜禱，因而廢棄了拜禱矣。

經 『在你們中壽終而遺妻，爲其妻遺囑安慰至一年不可逼之出者；若是她們所爲不逾禮，自行願意出去時，則於你們無關，蓋造物主是有威而公斷的(二四〇)』

〔傳〕 亡夫恐其妻被侮遺囑招拂情也，然女子有自由，若在禮內活動請求出去時，不能加以限制亦禮也。

經 『凡被離婚之婦，依禮而安慰之，此是敬謹者所應遵的(二四一)，造物主如是的對於你們分辨伊之天諭，是希望你們能解悟(二四二)』！

〔傳〕 男方提出離婚，女子之養贍應由男子担負，乃中國之法，然在教中聘金不只是買女子裝飾之類，亦有用財產者，且教中男女職業平等，均有財產權，有繼承權，平常女子之生活費用及女子之養贍又均由男方任之，故離婚時，若男主離時，不必明定養贍，只用安慰金，或品物可也。若主離在女，或犯淫，可以金贖身。在穆聖以前阿拉伯對於女子束縛甚於中國，自可蘭下降乃解放

之也。不過中國之回教，因習染中國之家族制度，守中國之法律，失掉了可蘭經對於女子之精神耳。

經 『汝豈未見着嗎。彼數千人因畏死乃由他們的城逃出啦，然造物主乃向他們宣告死之命令；可是以後呢，伊又將他們復活啦，造物主確是對於世人有大恩的！可是大多數的人不知感激(二四三)』。

『然則你們在造物主的道禦敵吧，你們要知道，造物主確是能聽的能知的(二四四)，蓋凡貸於造物主純善之債者，造物主爲他加倍，且多多的加倍，造物主能令窄，亦能令寬，且你們終歸至於他(二四五)』。

〔傳〕 保護生命乃人之同情，然有時因逃避災禍反遇災禍，此種現象無時無之，故生命之保護不能不盡人能，然生死之決定則非人之所能。生死既非人之所可決定，爲造物主的道禦敵豈可求避免乎，然在佛耶道各教，因其偏也，力主慈弱，無一敢談兵者，而可蘭關於戰時之示諭，非常之多，今日各國雖口倡和平，無國不以備戰爲國之首要，以是觀之，我教合於實用乎，他教合於實用乎。夫教與政不合，欲民衆之思想統一者未之有也。敢望各國當政者注意及此。

經 『且汝豈又未見摩西以後以色列族的一部分子孫嗎。彼時他們對他們的聖人道：「你要爲我們派一王，我們就在造物主的道上禦敵」！他道：「若是對於你們真下禦敵

的命呢，抑或者你們未必禦敵」。他們又道：「我們從具有子孫的家鄉中已被逐出來啦，我們爲何尚不在造物主的道上禦敵呢。」於是乃對於他們下禦敵之令，然他們除少數者外則皆違命而轉變啦，造物主是深知愚暗自虧的(二四六)！」

「他們的聖人繼而對他們道：「造物主確已派它路特羅掃爲你們的王啦」，他們答道：「他如何能成我的王呢，爲王我們較他實爲相宜，且他亦未被賜與富裕的資財」。他道：「造物主確是在你們中選拔了他，廣其學識，增其體力，造物主確賦與政權是他所要賦與的。造物主是至寬的至知的(二四七)」。

「繼而他們的聖人又對他們道：「他爲王的符命是：寶匣臨至，內有調養你們的主賜與之安定明證，與摩西亞倫所遺之餘物，天使負之；若你們是純誠于真的人呢？那即是對於你們的符命(二四八)」。

〔傳〕 噫！評人以金錢之多寡，乃不自今日始耳。然造物主之貴人也，以知識體力，試想古今之聖賢英雄，均是資產階級乎。均是無產階級乎，而人必以金錢爲資格者，何也。

經 『當它路特率兵出發時，他令道：「造物主以河試驗你們，凡飲者非屬於我的人，其凡未嗜者，或用手勺一勺者，乃是屬於我的人」。令後，在他們中除少數者外皆飲啦，當他同着純誠于真的人們渡過之時，他們道：「今日我們無能力應付查魯特的兵

馬吧」？然在真知能晤造物主的人們道：「常有少數人的團體，憑造物主的默許，戰勝多數人的團體，造物主是同着能堅忍的人（三四九）！」

「當他們對查魯特及其部下交戰時，他們道：「調養我們的主！求你將堅忍完全賦與我們，穩定我們的脚步，援助我們應付味真的人們着（二五〇）。」

〔傳〕 以少勝多乃兵家常事，古今兵法戰術雖因時而進步，而堅忍沉着是千古不易之根本的精神，兵之遇敵若失去此等精神，有多少飛機大砲亦無用耳。

經 『於是他們因着造物主的默佑戰敗了彼等，大衛以下準此一譯大烏德殺了查魯特，造物主直

賦王位聖智與他，且主授與他：主意要授與的那個。設非造物主以一部分人敵禦一部分，則地面上一定是破壞啦，造物主對於世界是有大慈的（二五一）！那即是造物主的顯跡，主據實示之於汝，汝確實是屬於傳道聖使之一（二五二）！

〔傳〕 戰爭乃人之所惡也，然若任惡魔在地上擾亂，其禍實甚於戰爭，故造物主以有道禦無

道，保存世界的文化耳。彼時非利士人以大軍攻以色列人，大將查魯特歐利體偉力大，它路特雖勇

亦非其敵，因而以色列人士氣沮喪，適有不利恆少年大衛者至營視其兄，聞查魯特於營外挑戰謾罵

大忿，請於它路特出戰，步至陣前即殺查魯特，以色列軍，氣勢大勝，此非主佑焉能致此。然則我人豈可以人之多寡而自餒乎，後它路特失德而終，真主乃命大衛為君，錫以智慧，凡主所悅者咸以

賦之。

夫寇賊奸宄不去，良民不存，小人讒人無德之人不除，賢者退位，誅惡除暴，正是聖王之天職。其婦人之仁，姑息養奸，以懦弱爲仁慈者，不足以言道耳。可蘭之貴，貴在言中而真，夫真而不中無補實用，中而不真，假藉利用，養成偏私欺僞之風。

三

經 『衆傳道聖使，主確是令他們一部分貴過了一部分啦，其中有造物主直接示諭的；有地位高出於其他部分的；主確已賦與瑪利亞的耶穌分辨的明鑑，助之以純潔的明命矣。若是造物主意要明鑑到他們以後，他們以後的人不自行殘殺呢？他們自然就不能自相殘殺啦；他們終是互相爭持者，蓋因其中有純誠于真的；有隱昧真理的，設若是造物主一定要，他們一定是無慘殺之事實的，那是造物主行其所欲(二五三)』。

〔傳〕 世非戰爭，則真道不顯。試考若非猶基二教爭持；可蘭之真理，豈能顯於世乎？此爭持亦造物主欲隨行其所欲者耳。

至於耶穌之爲聖，確是被賦于明命；不過因彼時封建之婚姻制度，人皆以無父恥之。新約自云是上帝之子；即此一點；使新約之書失了價值。不特教外人不信；即本教之人，亦以此爲爭持；試考

可蘭對於婚姻問題斤斤注意，一行比較即知教道之完善與否耳。

經 『唉衆純誠于真的人！你們要於無有交易，無有友誼，不准求情的日子到來以前，在主的惠賜之中使費，彼昧真道的人，就是昏愚的人（二五四），無有可稱爲主者，惟有造化的真主，他是永活的，是主掌中直的，他不被拘於困倦，與睡眠，在天地中所有的統歸之於他，在他的闕下，能求情的，除非是他默許的，他能知其前，與其後的；他所知之中，除他默許者外，無有能詳知一事的，他的庫勒斯寬過天地，看守彼兩個，不致於疲乏；他是尊大玄高的主（二五五）。』

『此教之中無有逼迫，確實是由邪途中顯明了正道，其凡隱昧魔神，純誠於造物主的人，他乃是握住堅固不斷的繩索；造物主確是能聽的能知的（二五六），造物主是純誠于真者的保護者，他出他們於黑暗中，以至於光明；昧真者的保護者，是魔神，彼將他們由光明誘出以至於黑暗，他們那些人將要以火爲伴，永於其中（二五七）。』

〔傳〕 信教是無逼迫的，由邪途之中顯明了正道。意普通人均以守教律爲苦惱；自由放縱爲快樂。不知主派聖人引導人，確由於舉世穢濁，任意妄行，人與人之間，無精神上之維繫，各順好慾，各縱己私，魔乘機惑之。因而私慾之情愈無止境，私慾愈盛，與道愈遠；初雖痛快，久之亦必苦惱，好色者死於色，好利者死於貨，人類將有滅絕之虞，各人均迷其求生之道，乃遣聖人指導正

道，正道之教驟然行之，似乎不便；不知主不苦人，蓋所謂正道之教者，有經常達變之法，人能實踐，自得光明。真得光明，其中自有真樂，非教外人所得而悉也。

至於魔之誘人，似孝非真孝，似善非真善，似人道非人道，似主道非主道，從之久將昏暗不明，日在憂患恐懼之中矣。

經 「你豈未見造物主賦與王位的那個人嗎？彼關於調養他的主，質問亞卜拉罕啦嗎，彼時亞卜拉罕道：「調養我的主，能令生，能令死」。彼道：「我亦能令生，能令死。」亞卜拉罕又道：「造物主能使太陽自東出來，請你着他自西出來着」。於是昧真的人乃愕然啦；造物主確是不默導昏暗自負的人的〔二五八〕。

「例如昔有一人路過一村，屋背坍塌，彼道：「造物主於這個死以後，如何再令之復活呢」？因說此話：造物主當即着他死了百年後；又復活了他，或謂之道：「你滯留多少時了」？他道：「我滯留了不是一日就是半日」，道：「不！你已滯留百年了，你觀看你的食品，飲物，其氣味尙未變更呢？你再看看你的驢吧」！已腐矣「主將你轉成了世人的顯跡啦，你再看驢骨是如何的活動，以後如何的覆之以肉」。當明示於他以後，他乃道：「我已知道造物主是在每一事物上大能的」〔二五九〕。

「昔日亞卜拉罕禱道：「調養我的主！請你顯示於我你如何樣的使死者復活」？諭

道：「你豈尙未信嗎？」答道：「非也，欲使我的心安定！」論道：「你捉四隻飛禽，聚彼於你的面前，然後將彼等中之每一部分置於每座山上，你喚牠們，則彼等將急奔至於你矣；你要知道，造物主確是有權威的，能公判的」〔二六〇〕。

〔傳〕 此是乃木路得王與亞卜拉罕故事，當時伊遂呼二人殺一赦一以表示能生能殺。抑不知能殺，在一方看固以爲暴王可能；但使人必生子嗣，則不能耳。至於能殺亦有時殺不了的人，有經驗的人自知之。至於屋背坍塌之說，註云是指潔殿而言，歐哉雷經過之嘆，因此死百年而復活，四禽鴿雄雞烏鴉，孔雀，亞卜拉罕宰後，分各部分於各山，再呼之則復活矣。此三說均是述古，在當時社會；人對於此三說皆誠信之耳。

經 『在造物主的道中使費資財的譬喻：就猶如一粒種子，滋生了七穗，每穗之中都有百粒似的。造物主是加倍於其意所要加倍的，造物主是至寬的至知的〔二六一〕』。

『其用資財於造物主之道，果能不隨跟着望人德己；且亦不擾人者；在調養他們的主闕下一定是酬勞他；他們既無憂亦無懼〔二六二〕。夫仁言，恕言，實優於隨其施助而擾人的人，造物主是無求的，是能諒解的〔二六三〕』。

『唉純誠于真的人！爾等不可因自矜與擾人壞了你們的施濟工作！凡是使費，意在誇示於人的人，那即不是信仰造物主與末日的；其樣子就像硬石上的土，一旦着受大雨，

棄回之於光滑，他們所爲的，無濟於他們絲毫；造物主決不默導味真的人〔二六四〕。

『至於堅意尋造物主的喜，使費財帛的人，猶如大雨臨至高地之田園，加倍結其果實；設若無大雨而小雨亦必至。造物主是能觀爾等所爲的〔二六五〕』。

『爾等中豈有願欲：彼有河渠緩流其下的棗樹葡萄園，已於其中享受種種的菓物之後，及到老邁之時，子孫懦弱，忽遭遇風火，全部焚燒的嗎？此即是造物主對於爾等明示的天諭，只希望爾等參悟〔二六六〕』。

〔傳〕 使費求主喜，求人譽的譬喻，對於社會人情素有閱歷者；實例頗多，能參悟者，自能識之耳。

經 『唉純誠于真的人！爾等施捨爾等營謀的，與主使地中產出者，其中之良的！不可安心施捨其中之惡劣的，夫爾等不是睡蒙的時候，亦不肯拿那個！爾等要知道，造物主是無求的，是被讚的〔二六七〕』。

『邪魔是以着貧賤恫嚇爾等，教令爾等，淫行；造物主是以着彼之宥恕，與恩典許約爾等，造物主是至寬的、至知的〔二六八〕；他是將理智的判斷、賦與其意之所要賦與的，凡受了理智判斷的人，他確能得獲多的幸福，然除有心者外，未有能受訓誨的〔二六九〕，你們使費什麼，你們誓願什麼，造物主能知之，其昏暗自虧者，確無有援助的〔二七〇〕』。

〔傳〕 此數節所譯之使費、施捨、費用，是一個阿文字，因其地而易其辭；其意義即是使用資財，在己與人均包在內，不同於天課也。凡是因宣揚造物主之真道，因昌明世界之文化，用之於研究，用之於發揚，在己在人均謂之使用於造物主之道耳。其他救人貧困，維持失業，亦屬之。但資財濟人不可有望報之心；不可有德己之念；不可有自矜之色；不可因施德於人而擾人，方得主之酬勞耳。否則不特無回賜，且招人物議耳。若果純誠於主的道使費；造物主之酬勞，實有不可思議者耳。然邪魔若窺其稍節，則以貧困之未來嚇之，若窺其慷慨則用種々無意義的施濟擾亂之。噫！使費得中豈非難乎？邪魔之擾，豈不可畏乎？試觀近來回漢各族之人用於慈善之費用者，不能說是無有；然謂其濟貧則可，謂之濟道則未也。

無論那教其初興也，遵真理重言行；其衰也拘法守俗，重形式興土木。興衰之時，教友之使費也一；而其結果則否。一方由於施者之矜名，一方由於不好學的教師之指導失道耳。所以有理。智。之。判。斷。者。乃。是。造。物。主。賦。與。之。最。大。幸。福。者。也。

經 『夫爾等明着施捨其事固善；然若暗中給貧，於爾等尤爲優美。且因之可遮覆爾等的罪愆，造物主是能知爾等所爲的(二七)，他們得正道與否，於爾等無關，蓋造物主是默導其意之所要默導的於正道，爾等費用於善的，是有濟於爾等自己，故爾等不使費則已，要使費時，宜尋求造物主的意向而使費之，爾等費用於善的，終將完全付與爾等，關於此你們不能被虧(二七)！』

「施助宜施於被困於造物主的道上真正的貧困人，力者，他們是無法在地面上活動的，在無識者因其節守意之爲富，汝要因其跡辨識他們，他們不是勉強求的人！爾等美好的施捨，造物主對於那個確是能知的(二七三)」。

「夫施捨財物的人，勿論是在晝在夜，明着暗着，以後都能在調養他們的主闕下，應受賞賜，他們無有恐懼亦無有憂愁(二七四)」！

〔傳〕 「善欲人見，不是真善，惡恐人知，便是大惡」；是普通一句俗話。蓋人之心理，要名之心盛。抑不知汲汲於名者，亦猶汲汲於利耳。可蘭之教人施捨，是本其天賦而盡天職；明暗皆可，惟對於被施的人宜加審慎：世有明雖爲主，實乃爲己者；亦有因努力於造物主之道而被困者，亦有利用宗教道德以營生者；有似富實貧，不肯求人者；有日日求人援助爲職務者。施捨之時，一不審慎，不特主之真道不能因之而興；反因汝之施捨，助成小人無恥之貪求；昧真理、昧良心，以是爲非，不辨黑白，只要你能施捨於他；你就是善人。你若不施捨於他；你就是聖賢，他亦要設辭毀謗你。日日誦天經，他不知天經是何意義。日日談主道，他不知主道爲何，以此種社會尙望有潔身自好者乎？

經 「至若彼食利息的人，他們站立就好像邪魔祟弄之站立似的，這就是因爲他們道：「貿易與食利息一樣」！抑不知造物主准許人貿易，禁止食利息！其凡能於調養他的主的訓諭臨至，即行停止者；其已往的歸之於他，其事主之於造物主；其凡反其故習

者，永久是與火爲伴的人（二七五）！主確是消滅利貸者，增長施濟者的；造物主確是不喜作惡味真的人（二七六）。

『彼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他們立站拜禱，出納天課，他們才能在調養他們主的闕下應受賞賜；他們是無憂無懼的（二七七），唉純誠于真的人！爾等敬畏造物主着；若爾等真是純誠歸信主啦呢？爾等要棄所餘的利息（二七八）』。

『若是你們尙未遵行時，你們宜以造物主及其傳道聖使的討伐爲誥誡；若是你們悔復啦呢，則你們只是取你們的資本吧，你們既不虧於人，則亦不能被虧（二七九）。倘若遇着困難債戶，你們要姑容他在容易的時候；若是你們能明白呢？對之施捨；是於你們爲最好的善功（二八〇），爾等要敬畏那日，爾等終被歸之於造物主！終將你們各個所爲的，完全付與各個人，他們不能被虧（二八一）！』

〔傳〕 食利息之禁，今日對此疑問者頗多；有的說此是回教國內之法，教民若在他國，可以變通。有的謂：是絕對禁止的。然在他國你若不貸款，你若不借債，則營業將無法活動矣，生活無法維持矣；抑不知此是一時一地的特殊情形；在特殊情形之下，造物主是大慈的！至於可蘭之示諭：是對於世界的；是進化的；蓋此是防止世界高利貸之預告，時至今日研究社會經濟者，亦以防此爲社會經濟政策之一耳。且按個人之經驗，凡以放貸爲業的人，均有一時之得意，但無一有好結

果者也。

試想自古及今，經濟的過程，雖有地主、農奴、貴族、平民、資本家、勞工之分；而其約不外貧富；無論任何時代，貧富若是不分階級，社會未有不和者；近代社會主義之盛，亦是因爲貧富之階級耳。然人有勤惰賢愚貧富，豈能相等乎？抑不知因其勤惰賢愚，生的貧富，無論社會如何的變化，亦不能平等，理也，亦勢也，亦天道之自然也。此種不平等不能亂世也。且因其不平等可以治世也；可以相安也；世之亂是亂於富豪之士，無恤貧愛人之念，而以拜金爲主義者也。世界銀行業，今日豈非均握之於猶太人之手乎？今日之戰爭，豈非均暗動之於猶太人乎？經濟之左右派豈非均猶太人乎？猶太人在穆聖以前，即以貸款爲業者也；防患未然，制其魔術也。所以近數十年，若英美法各國均有勞資之爭；而回教各國無此現象耳。或曰「回教國近百年退化，不如歐洲各國物質之發達，亦由是也」。夫歐美洲各國，因猶太人之經濟活動固可強盛；然其所獲者何，豈非此二次大戰乎？且猶太人用其魔術，在歐美洲耶穌教國有活動的能力，來到回教國乃無能力者何也？回教國有回教的經濟法，可以周轉市面，可以調濟貧富，彼之術無法深入耳。或曰「回教若變成了工業的國家亦即有社會主義貧富的鬥爭矣。你要知農業時代回教能解放奴隸，商業時代禁止食利息，工業時代資本家一方納出天課，一方施捨，且因個人財產制，工廠亦非一二人所能有耳。這種經濟的分配決無貧富之階級可言！

經 『唉純誠于真的人！當你們雙方在一定的期間，發生借方貸方的關係時；則宜記

錄，着代書者秉公爲你們中間錄之。彼之能記錄，乃是造物主之所賦，請其記錄，彼不得拒絕。當記時，着負責者說明事實，且令他敬畏調養他的主，不可於中略減絲毫，然負責的人，若是愚癡，懦弱，無能力說明時呢？則令其保護人秉公說明之。

『此外你們宜請你們中兩個男子爲證人；設若無有兩個男子時呢？由你們所欲之中一男一女爲證人亦可，以防她二人之一錯誤時，以其她之一人來提醒之；至於證人被邀亦不可拒絕，且事無論鉅細，在那限內均宜書之，不可厭煩，此乃是在造物主的闕下，最公平，而最能履行其作證，較近於無可疑慮的』。

『關於你們中間隨時的周轉，當場的交易，不寫字尙亦無妨；若是你們正式的交易，必須請人作證，然不可累及記錄者，及證人！若你們有此行爲時，那確是有害於你們，你們敬畏造物主着，真主授律於你們，真主是能知每一事物的 (二八〇) 』。

『若你們是在旅途中，請不到代書呢？則宜拿物爲質；但彼此相信，收質的人亦可交還其質；令其敬畏調養他的主，你們萬不可隱昧證據！凡是要隱昧證據的人，其心是已有罪啦。造物主是能知你們所爲的 (二八一) 』。

〔傳〕 此是可蘭示諭對於經濟周轉的根本原則，無論是資金的借貸，貨物的借貸，均包在內。借款營業的事不能說無；然因人之純誠于真也，出資方能獲營業之利益；出力方可得資金之援助，

雙方均無欺詐之行爲。此風在西北回教社會中尙存；故雖無放貸業，而資金亦可周轉耳。

試觀此論，合法、合禮、有經、有權、代書者，是天職；作證人者亦是天職；爲各社會所無。普通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三者不能併行，世界各國所以不安也。此乃法律、道德、宗教，三種精神同時表現的天諭，所以訟之興也少，彼無道德之規律，無宗教信仰之人民，雖有完全之法律，欺詐百出，不可思議，訟案累々，無時能清，此亦是普通的現象不可諱言也。

經 『無論天地中的什麼，統是造物主的，造物主依着你們心中發表的，與隱匿的，清算。然後他宥恕其意之所要宥恕的，刑懲其意之所要刑懲的，造物主是在每一事物上大能的(二八四)』。

『傳道聖使與純誠于真的人，純誠的信仰：自調養他們的主賦降於他們的那個；信仰造物主，及其所有的天神；與其所有的經典；與其所有的傳道聖使；不敢在主的傳道聖使中，分出一位！且他們禱道：「調養我們的主！我們聽從啦，我們順服啦，請你宥恕我們，我們的歸處是你」(二八五)』。

『造物主不令人擔負其所不能；因其已爲了的得之於己；因其過爲了的負之於己；「調養我們的主！設若我們忘了，或是我們錯了，請你不要責問我們，調養我們的主！請你不要令我們擔負重大的責任，猶如我們以前的人擔負的！調養我們的主！請你不要

使我們擔負我們所不能的！請你宥我們，請你赦我們，請慈憫我們，你是我們的保護者，請你援助我們，對付味真的民衆」〔二八六〕。

〔傳〕 法律之責人也，以行爲；造物主之責人也，以思想。傳道欽使及純誠君子好道之士，不特對於造物主賦與，他們的心中具有純誠的信仰；對於主的天神，主的經典，主的傳道聖使，都皆信仰。決不能分出某人是高是低，彼時猶太人偏狹；除摩西以外不信他聖；除舊約外不信他經；除以色列的天神外，不信他神，彼不知造化天地人神的真主，至大，是普慈世界的；不是猶太一族一教的，而猶太人必要自私者何也？雖然自私其教，是古今世界各教的通病，可蘭雖有如是的示諭，在回教人亦不免自私其教。且有自私其派，自私其師，師生授受，雖有天經在前，亦是自私；雖有如何的真理，亦不採取，必要頑固其私家之傳說，以爲我們是純誠的信士，是忠誠的信徒的，偉哉可蘭，何等的偉大，穆罕默德何等的偉大！

〔總傳〕 此是買地奈下降之第一章，先示道之五綱；次叙味真者種々之情態；（即伊媽尼之辨）繼言從聖之難，繼言隱匿明鑑正道之罪；然後將食之律，真善之所在，殺人賠償之法，遺囑之法，齋戒之禮，侵占財產之禁，新月之間，防敵之教，朝覲之禮，爭辯之因，使費之至優，禁月之抵，酒賭之禁，使費之法，扶助孤兒之道，娶嫁之法，御婦之禁，離婚之種々手續，嬰兒之撫養，離婚之禮，時中之拜禱，遺妻之囑，爲道禦敵之教，求情之不可能，復活之故事，使費之種種法禮，利息之禁止，借貸之手續法，終言主之罪人，罪其心，傳道聖使及純誠于真的人之信仰，是所有之真

經，所有之聖使，求主減輕其負擔，赦昧其罪過等，所教均是日常所遇，真所謂中正之人道也。

此乃是道與法禮並諭之文，世人往往以宗教道德雜法律爲責，抑不知法律離道德，風俗將日入欺僞；假法濟奸矣。徒言道德，不言法禮，則小人無法制裁，君子將被欺矣。

人類之教育，必先有造物主之信仰，本此信仰知此簡約之法守；易知簡能民納于軌矣；試觀周易雖高，無有法禮之訓練；三禮雖備，又繁而難守；近代主義雖多，不過一時利害所趨；豈能爲民德之常；六法之書，固是法治國之根本，然豈可作普通之常識，有是一部，有至高之理論，有訓練之典禮，有法律之常識，簡而能備，易知易能，實人類普通之教化也。豈可以假神設教之宗教目之乎？

第三章 阿來爾穆蘭（耶蘇母族）

買地奈

在第八章後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經 『哎里夫，倆目，米目（一）在造化的真主之外，無有主！他是永活的，是主持中

直的（二）；他以着真理降經典於汝，用之證明那以前的；嚮降桃拉特與引支勒（三）舊新約，指

導世人，又降了此分辨是非的，其凡隱昧真主論誥的人，必應受嚴重的罪刑，造物主是

有權威的，能報應的（四）；凡是在天地中的物，確是不能蒙瞞真主（五），他使你們成形

於子宮也，他要如何，便如何，無有主，惟有他是有權威的，能公斷的（六）。』

「他將經典賦降於你，在其中有明斷的示諭，那是經典的根本原則；其他亦有似同實異的辭句，彼心中偏邪之流，他們專順着那個似同實異之句，尋找擾亂，尋求曲解，抑不知那個辭句，除非是主未有能知其真解的，彼學識有根底的道：「我們純誠信仰那個，都是自調養我們的主闕下來的！」然非有真知的人，是不能聽訓誨的(七)，他們道：「調養我們的主！你於默導我們以後，且莫着我們的心偏了，請將你闕下的慈惠，施於我們，祇是你厚施的(八)，調養我們的主！你聚起民衆來的那天，那是絕無可疑的，造物主不是爽約的(九)。」。

〔傳〕 第二章首言此經是指導乾惕敬謹的人的，此章開首即言本之真理，賦降經典於你；前章言純誠信仰降至你的，與降至你以前的；此言此經能證明以前的，能分辨以前的。蓋在穆聖以前之經典，被傳的在西方就是新舊約，可是舊約是摩西以後數百年文人的記錄；新約亦非純粹耶穌的手著。二書在宗教上的勢力最大，當時無有敢評論一字者；自可蘭經昌明於世後，近年西洋文學家對於二書方有許多的評論。然非可蘭則後人不敢評論耳。至於可蘭中多半分辨古經之事實，其中章句如同於古經；而其實則有真偽之辨。在心中偏於一方不純中直的人讀之，附會着一解，則失其真矣如其言摩西耶穌之事，註者有附會舊新約的，豈非是失了分辨的本旨乎？

經 「彼隱昧真理的人，他們的財帛，兒女，在造物主的方面是無濟於絲毫；他們就

是火的燃料(二〇)。猶如法老歐與其以前的人之成例似的，彼等均是因不信主的示諭，主以其罪而拘拿之，造物主的刑罰是嚴重的(二一)』。

『你對於彼味真的人說：「你們不久就失敗啦，就被集於地獄啦」。可悲！他們的安榻之處(二二)！對於你們確實的顯示是兩部分人相遇，一個團體是因爲造物主的道出征的；其他的團體是味真的人。他們看他們親眼見得是他們的兩倍；造物主是援助其意之所要援助的，在此之中明眼人自能醒悟(二三)』。

『普通所謂美者，不外私慾之好，屬諸妻妾子女金銀儲積，印花之馬，牲畜良田等而已；但此亦不過是目前生活，物質之樂，若在造物主的闕下是另有美滿的所在(二四)；汝道：「我告於你們比那個較好的吧！彼乾惕敬謹的人在調養他們的主闕下，應受的是河流其下的樂園，永於其中得與潔侶爲伴，愛自於造物主，造物主是能鑒察其衆僕的(二五)』。彼之衆僕禱告時則道：「調養我們的主！我們確是純誠于真啦，請你宥赦我們的罪過，請你從火的痛苦上看顧我們吧(二六)』。蓋他們都是一些忍耐的人，誠實的人，盡天職的人，施濟的人，曉初求宥的人(二七)』。

『造物主與衆天神及有學問者已證明了無有主，惟有造化的真主他；他是樹立公正的；無可稱爲主者，惟有他，是具有權威的，能公斷的(二八)』。

〔傳〕 夫昧真的人，明知真道，故意昧之。在其所恃不外物質的勢力而已；然財產兒女妻妾等不過是物質上之享受；若在有閱歷的人觀之，樂微而苦多；人之真樂，是敬謹於造物主道的人；無苦而純樂。然非真得道之人，不知耳。且主佑善人於雙方鬥爭之時，顯跡最多；時時均有事實可以證出；但無心眼的人亦不悟耳。

彼五等人乃人類中品格高尚、賢人君子也。然能保其品格高尚之道，確在乎時々求自己罪過之所在；求主恕宥悔而改之。所可惜者，今日之教徒每日禮拜常誦此求恕之辭；不求己過之所在，昨日之過，昨日求恕；今日又犯，又求恕宥，明日仍犯同樣之過，仍是求恕，試想合理與否，不辨自明矣。

經 「祇是在造物主闕下的宗教，就是「順主命」！在賦有經書知識的人，本無可爭辯之理；不過因為真知達至他們之後，在他們中間有妒嫉者之故！然凡是隱昧造物主諭語的人，造物主是能速於清算的〔二九〕！若是他們質問於你呢？你道：「我同跟隨我的完全順從造物主啦」。再對彼被賦與經書知識的人，及衆文盲道：「你們亦順主命啦嗎」？若是他們亦順主命了呢？他們就得正道啦。若是他們轉背呢？在你們所負的責任，不過是宣達而已，造物主是能鑑其衆僕的〔三〇〕」。

「你以最痛的刑懲報知于彼隱昧造物主的示諭，不依真理傷害聖賢，傷害以公正教人的人吧〔三一〕。彼等在今生與後世所有的工作，全被廢棄了，絕無有援助他們的〔三二〕」。

「你豈未看見彼被賦與一部分經典的人嗎？將他們邀至於造物主的經典，爲是叫他們

於中能判斷！但以後他們中的一部分，又轉變啦。他們真是自甘暴棄的人哪(二二)。這是因為他們嘗說：「除了有數的日限外，我們遭不着火的炎哪」。他們的教門中以往的妄擬，欺哄了他們了(二四)。然以後主要聚起他們來的日子，他們將如何呢？在其中無可疑惑，一定將每人所爲的，完全付於每個人。他們是不能被虧的(二五)。

〔傳〕 順主命即阿文伊斯蘭之意義。所謂順者是因其天賦，在其時遇環境，本之真理踐履中正的進；不是計及成敗，求達目的，不擇手段的進。夫事之成敗，在乎造物主；非在乎人。猶之耕者盡其耕之道，穫否不計耳。此其所以謂之順命。若彼被賦與經書知識的，各宗教教師；因其心私，雖見到真道，心生嫉妬，則將設辭辯論矣。夫愚者之昧真理，是因其無知；學者之昧真理，是因其妒人；古今一也。然在傳道聖使，只負宣達不強人之從己，亦本于順之真諦耳。若強人從己，是私也，非順主命者也。學者因其妒也，造出種々臆說，使人迷誤，攻擊聖賢；因而一知半解之士，信妄爲實，雖授於造物主之真道；不特不能判斷，且將棄而信妄。惜哉！以上經文之情態無時不有，讀者詳參自知各地真道之失。

經 『你道：「唉具有主權的造物主！你賦與主權是你意之所要賦與的；你褫奪主權亦由你意之所要褫奪的。令你意之所要貴者貴；使你意之所要賤者賤；幸福完全掌握之於你，惟你確是在每一事物上大能的(二六)，你使夜入於晝，又使晝入於夜，你使死中現生，你又使生中現死；你賜惠於你意之所在的是無量數的(二七)』。

〔傳〕 主權的授與、貴賤之得否、時至今日亦非人意思所能及、亦非人計劃所能及；況在昔日乎？試觀今日各國之執政者、各國之富貴人、均是其自幼至長之計劃而成功的呢？均是由其計劃順自然而得的呢？在此中有參悟的人自知：造物主有意定耳。科學家謂之必然法則，謂人意志不能自由，辭不同而意同耳。

經 『純誠于真的人，豈可外了純誠于真的人去與誅真理的人結友，其凡作那個事的人；除非因在他們中怕擾亂，毫無關於造物主的事，造物主是令你們慎防他自己！夫人終歸之處，仍是造化的真主（二八）』。

『你說：「凡是你們隱於心中的，或是你們顯現出來的，造物主均能知道，他是知道在天之中的與地之中的，造物主確每一事物上大能的（二九）！各個人到了那天，已爲了的善惡畢顯，他的希望是他與他作的那個罪惡，有盡限之遙遠！造物主之令你們慎防他自己，造物主是憐恤衆奴僕（三〇）』。

『你說：「若是你們真是愛造物主的人呢，以後你們要跟隨我；則造物主就愛你們啦，就有赦你們的罪過啦，造物主是能恕的，能慈的（三一）」。再道：「你們要順服造物主，與傳道聖使」！以後若是他們轉變了呢？造物主確是不能喜愛味真的人的（三二）』。

〔傳〕

知其味真故意與之爲友者，或畏其勢力或希其援助，抑不知天地之中全主之於造物主！

人隱心中的惡，以爲人沒知之，抑不知主已知之。到在那一日，善惡畢現。人在善惡畢現的日子，願其可醜的事跡離已遠了，聽不着，見不到，是作惡的人之常情，然造物主必使之近。

經 『祇是造物主選擢阿丹挪亞卜拉罕的家族，及爾穆蘭的家族，在衆社會以上（三三）。一部分是一部的後裔，造物主是能聽的，能知的（三四）』。

『昔日爾穆蘭的婦人禱道：「調養我的主！誓願在腹中的，是能自由事奉你的，請你准我所請，惟你是能聽的，能知的（三五）』。

『然以後她分娩了一女道：「調養我的主！我產生的是一個女兒」！造物主是深知她所產的；男實不如女！她繼道：「我命之名曰瑪利亞；我祈主從被驅逐的邪魔上護佑她及其子孫（三六）』。

『以後調養她的主善意納其所請，乃使她潔美着生長；由翟克嫩亞任其撫育，當翟克嫩亞進入中堂時，見着在她的跟前有食品，乃道：「瑪利亞！你由那兒得來的這個呢」？她答道：「是我的主闕下來的，造物主惠賜其要惠賜的，是無量數的（三七）』。

『彼時翟克嫩亞亦求祈調養主道：「我的主！請由你闕下賜我一純潔的子嗣，惟你是聽允求祈的（三八）」，嗣後當彼在拜堂中立站拜禱時，天神諭之道：「祇是造物主以着耶哈亞給你報喜，以資證實造物的諭命，他是純潔寡慾的偉人，自修其身的聖賢（三九）』。

「他道：「調養我的主！僕年已及老邁，拙荆已不能生產了，如何能有子嗣呢？」諭道：「如是者造物主是施行其意所要施行的（四〇）」！他又道：「調養我的主！請示我以顯跡着」；諭道：「你的顯跡就是你須三日不能與人交言，惟用暗示多多的紀念調養你的主，朝夕誦讀讚辭」（四一）」！

「彼時天神道：「瑪利亞！祇是造物主選拔了你，且使你純潔；他選你在世界女子以上（四二），唉瑪利亞！你因為調養你的主盡天職着；你叩首着，你同衆鞠躬者鞠躬着」（四三）」

「這都是屬於不聞見的消息，主已默示於汝；試想當他們投籤誰能撫育瑪利亞之時；汝豈在他們跟前啦嗎？當他們互相爭持之時；汝豈在他們跟前啦嗎（四四）」？

「彼時天神又道：「唉瑪利亞！祇是以造物主的語爲你賀喜；瑪利亞的子命名其爲買錫罕耶穌；在今生與後世是有情面；且是接近主的（四五）」！且其在襁褓及壯年中，都能與人言談，實屬諸純潔修正的」（四六）」。

「她道：「調養我的主！我從來未曾接近過男人；我焉能有子呢」？諭道：「其如是者，乃造物主造化其意之所要的！當伊決定一事時，惟曰「有」而即有矣（四七）。且伊授與他經典，及理智的判斷，及桃拉台引支勒爲以色列族一傳道欽使」（四八）」。

「我確是^以着顯跡自調養你們的主來至於你們，我試以泥，爲你們製一鳥的模型，而後

我吹之；憑造物主的默許，即能使之成鳥。又憑造物主的默許，使盲者明，使癩瘋者痊，使死者復活，我且能說明你們已食的，你們存於室中的，若是你們真是純誠于真的人呢？在這幾樣中，你們一定能得着天示^(四九)！且我能證實我以前的桃拉台，我能爲你們解放已被禁止的一部分，我是以着顯跡，自調養你們的主來至於你們的，你們要敬畏造物主，你們要順從我^(五〇)，造物是調養我的主，亦是調養你們的主，你們要事奉他，這就是中正的人道^(五一)」。(耶穌說)

當耶穌覺着他們中有味真者之時；乃道：「誰是傾向造物主相助我的呢」？其衆門徒答道：「我等乃是幫助造物主的，我們已經純誠信仰造物主啦，請你證明我們，是順服的人着^(五二)」。「調養我們的主！我們已純誠信仰你所降的啦，我們已跟隨傳道欽使啦；祈你將我等同於衆作證者記錄之^(五三)」。

「他們陰謀了，造物主亦計畫了；造物主是計畫至完善的^(五四)！彼時造物主諭道：「唉耶穌！我確是完全你的壽限的，使你高升至我的，在彼味真的人中致潔了你，使純真跟隨你的人，在公判的日子高出於味真者的！以後你們終歸至於我；我於爾等之間判斷你們以先的爭持^(五五)」。

「彼頑抗味真理的人，主在今生後世均懲之以嚴刑，他們是無有援助的^(五六)！若彼純

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呢？主一定要完全他們的酬勞，造物主一定不喜愛愚暗自負的人（五七），這是由天諭中述之於汝的最公斷的訓示（五八）。

『耶穌在造物主的闕下，確是與阿丹無異。他亦是由土造化的！他命之曰「有」而即有矣（五九）。這就是自調養你的主來的真理；你不可懷疑（六〇）！若是真知達至你以後，有於其中向你爭辯者；汝道：「你們來呀我們邀喚我們的一些子孫與你們的一些子孫；我們的一些婦人，與你們的一些婦人；我們的一些男人，與你們的一些男人；共同讀咒，求祈造物主置譴責於一些說謊言的人上（六一）」。這真是純真的記述！無有主，惟有造化的真主，造物主是有權威而公斷的（六二）。』

『然以後他們若仍是轉變呢？造物主是能知衆破壞作惡的人（六三）！汝再諭道：「唉讀誦經典的宗教家！你們來，咱們彼此共同遵守咱們雙方同一的諭語着，我們拜禱事奉惟有造化的真主，我們不是不純一信仰的！我們的一部分，亦不越過造物主以一部分為調養的主」，若他們仍是轉變呢，然後你們道：「若這麼，你們就證明我們是安順於主命的人了」（六四）。』

〔傳〕 此乃耶穌的小傳，與新約無大出入。總觀各書，耶穌教之得普遍於世也；由於耶穌生於巴勒斯坦猶太人耳；因無父而生，被排於本族；於是彼乃對於猶太人強烈愛族之心，悍然摧陷之。

彼謂「造物主非如市儈，天國之中並無選民；亦無愛幸；主宰者，萬物之慈父，普施恩惠如日光之普照」；取消猶太教種々煩雜儀式；解放猶太教種々禁食；將其本族的宗教精神，向外宣揚，變成了世界人類的宗教。其時羅馬帝國，統一天下，擬立全世界統一之主權。於是基督教乃應羅馬帝國之大急需矣。至其短處，是應用神術；醫盲，醫癲，復活死尸，等。此種術法在中國各地皆有，實不出奇。標幼時營口有一魏某，骨折之人，用術法一二日即復元，是余目覩，至如近來各地之道院，扶乩之神術，亦能維繫一部分之人心。然終是神術，久則邪魔作祟，人必爲之所欺。如：昔日江蘇督辦某々，常信扶乩，因其過信乩語，移其思想，乃見疑於長官，後因是被殺。在儒者向不重此，視爲巫術，不入大雅之堂。然或彼地以色列人神的觀念深，不如此不足以動之乎。

且耶穌不但對於猶太人強烈愛族之心悍然推陷之也；即對於忠愛家庭之觀念，亦欲以上帝普遍之愛，掃除之。馬太福音第十二章中記載：「耶穌方與衆講道，其母與其兄弟，立於外，欲與之言，有人告耶穌曰：『汝母與汝兄弟，立於外，欲與汝言』；耶穌語之曰：『孰爲吾母，孰爲吾之兄弟！』乃伸其手問門弟子曰：『汝與其視吾母與吾之兄弟！凡能行在天之父所欲者，皆吾母與吾之兄弟姊妹也』。按此說，似乎中國墨子之博愛。

至於此敘瑪利亞之事，先自爾穆蘭夫人敘起，中夾翟克嫩亞看護瑪利亞，及翟克嫩亞得賜耶哈亞之事；繼敘瑪利亞之得賜；耶穌其得宣諭似乎前後相同，至於其衆門徒之應答耶穌之辭，他們的陰謀，造物主的計畫，主完全你的壽限，昧真者在今生後世均懲之嚴刑，純誠的人完全付與酬勞等

句。頗可尋味。至於耶穌乎阿丹，均由土造化，益使後人對耶穌可以清楚矣。繼而一再出真理字，與章首對照，讀者不可輕々看過。

經 『唉讀誦經典宗教家！你們因亞卜拉罕爲什麼爭論呢？』桃拉台與引支勒舊新約，賦降於他以後，你們豈不了解嗎(六五)？你們這些人哪，你們明白的，你們爭論，爲什麼你們不明白的，你們亦要爭論呢？其事造物主知道，而你們不知道(六六)。

『亞卜拉罕不是猶太教，亦非基督教，他是中正順主的，不是貳主的(六七)！亞卜拉罕至近的人，是跟隨他的此聖，與諸純誠于真的人！造物主是純誠于真的人之至近的(六八)』。

〔傳〕

以耶穌之事實引出亞卜拉罕以亞卜拉罕不是二主者、暗責基督三位一體之非。

經 『讀誦經典的人中，有一部分人他們希望致你們於迷途，但他們除去自己本身而外，不能致他人於迷途，惜他們不能醒悟(六九)』。

『唉讀誦經典的人！爲什麼你們頑抗隱昧造物主的示諭呢？此乃是你們已作證過的(七〇)！唉讀誦經典的人！爲什麼你們以妄文蔽真道，隱匿真理呢？關於此你們何嘗不明白(七一)』。

〔傳〕

夫宗教之文化，原於阿拉伯。若詳考之均是亞卜拉罕之一系。但道久則亂。中國所謂五

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蓋無論那種文化、傳久則失宗，必有奉命之大聖出而整理之，則道不知所宗，猶太因日久失之於偏，過於自尊自貴。故基督教之博愛，強忍；耶穌會囑其門徒曰：「人打汝右臉，汝將左臉轉過來由他打」。未免矯枉過正，均非亞卜拉罕之中道，明矣。眞道出，在讀誦經典的人，無不知其是眞，然因私心之盛，則以人妄擬的蔽了眞道。隱昧眞理。欲人仍回於迷途。古今一理，不必猶太基督耳。

經 『彼時讀書念經的人中，有一部分人，令信仰回教的一部分人道：「爾等如歸信：降於純誠回教徒的那個呢？晝向而夕昧之可也」。他們是希望他們將來能再返回去（七二）

又道：「除非是跟隨了爾等之教門的那個人，爾等不可純誠的歸信哪」。彼時猶太基督教人多順回教故彼用此以惑之，汝道：「道是造物主的道，給與他人的，猶如給與爾等一樣」。』。

『抑或者在調養你們的主闕下他們與你們論辯呢？汝道：「一切恩典是造物主自己掌握，伊將賦與其意之所要賦與的，造物主是至寬的，能知的（七三）！伊將伊的慈惠，特賦與其意之所要賦與的，造物主是有偉大恩典的（七四）』。

『夫有經的宗教家，人品亦不是一樣；有的你寄存於彼多金，他能完全付於你的。亦有你雖寄存彼一金，非至於立逼索要，則不付於你的。且他道：「我們對於衆文盲，實無有法」！他們明明對着造物主說謊，他們豈是不明白的人嗎（七五）？誠然哪，凡是踐了

約的人，就是敬謹的，造物主確是喜愛敬謹的人^(七六)。

〔傳〕 教人陽奉陰違，惟知自私其教，自私其黨，自私其族；不管道之真否，其能得真道乎？然各宗教家品流不一，有心地公正者，亦有自欺欺人者，不特彼時之宗教如是，今日各宗教家何嘗不如是呢？試觀崇尊真理者有幾人呢？

且彼時賦有經典的宗教家，自恃能識古經，輕視穆聖，以爲是文盲可欺。豈知彼所能傳者法也；法猶筏也，不知法則不能入道。住於法者，則不能明道。道不能明，則法不敢變。法不能變，則道不能時中矣。

經 『彼以造物主的約，及他們的誓，易換少許代價的人，他們在後世是無份的；在公判的日子造物主不能與他們語，亦不睬他們，亦不致潔他們，他們必應受最痛的刑懲^(七七)』。

『且他們中尚有一部分以經繞舌，令你們意之爲經典；然那不是經典！且他們道：「那是造物主闕下的」。那豈是造物主闕下的呢？他們對着造物主說謊，他們不是不明白的人哪^(七八)』。

『絕無那樣的人，造物主賦與他經典，及理智的判斷，與聖品以後，他對人說：「爾等越過造物主拜事我着」。蓋他命人必道：「爾等要成：承受主命的學者，必先由於爾

等教授人經典；教授經典必先攻讀研究^(七九)！他絕不以天神與衆聖爲調養的真主命令你們，豈能於你們成爲順服主命的以後，再以隱昧真理的事命令你們呢^(八〇)。』。

〔傳〕 其所說者不是經，令人意之爲經；以希代價者；各教均有此種現象也。其奉造物主特選的聖賢，無論古今東西，其著述的言論，均是以天賦之真理救世；絕不能自矜自狂，以求時好者也。然時代轉移，文學家則因後人之崇拜聖賢也，更其經典原文，譽之過當，以求代價；反爲識者所笑矣。夫新約一書，其中叙耶穌示教各篇，不可厚非，且亦是聖賢口吻，所可惜者；不純之處頗多，且以人爲造物主之子；且假耶穌自言；此豈非譽之過當乎？但此乃是各宗教之通病，如佛以釋迦爲佛。猶以摩西與造物主交談如君臣。回之尙未失真者，因有可蘭是穆聖口授，當時之人能背誦者頗多，降及近世，西方能背能書者仍占多數；惟伊蘭等國因教派之不同，亦有譽之過當者。總之東西列聖之書，未經後人更易者爲數過少，在中國惟一部周易，尙屬原文；但其十傳，後人多謂非其全真，況其他者乎？

經 『古昔造物主示約衆聖賢：「余賦與你們經典及理智的判斷，以後有傳道的欽使臨至於你們，證實了你們所携同的；你們一定要誠信他，要輔助他！」諭道：「你們拿我的約定已經承認了嗎？」他們答道：「我們已承認了」。又諭道：「汝等互相作證着，余同汝等都是證明的^(八一)！其在那以後轉變的人，那即是破壞的人^(八二)。』。

「他們欲除去造物主的教而尋求嗎？夫在天地之中的，不論是因強迫，是其自願，都得順命於他！終必被歸之於他（八三）」。○

「汝道：『我們已純誠的信仰造物主，及降至於我們的，降至於亞卜拉罕以斯瑪爾以斯罕格雅爾格及彼等的後裔的；與自調養他們的主賦與摩西耶穌，及衆聖使的啦。我們在他們中間不另提出一位，我們是純順他的』（八四）」。○

「凡是在順主命的教之外，再尋他教者，必不被容納！其在後世一定是虧本的人（八五）造物主豈能默導：「彼已誠信，已證明，欽使是真，明鑑已臨至彼等，而復頑抗隱昧真理的民衆呢」？造物主絕不默導昏暗自負的人（八六）！此等人的報應，是永久在造物主能與天神及人類的譴責中（八七）。無法減輕其痛苦，不能被看顧（八八）！然在那以後，能復修正的人，亦或被恕，造物主是能恕的，能慈的（八九）」。○

「至於那些信真以後而復隱昧，且其隱昧加甚的人呢？他們雖悔復，終不能被邀允！類此之人就是迷路的人（九〇）！彼味真的人，味着真死了。雖憑着滿地的金子贖罪，一定其中無有一個人被允納的，此等人必應受最痛的刑懲，無有助援的（九一）」。○

「你們除非是施出你們所愛的，你們一定達不到真善！你們使費的物，無論什麼，造物主是能知他的（九二）」。○

〔傳〕 不知者不罪，理也。既知是真理，而復隱昧之者，罪豈能赦。可蘭在形式觀之，普通之書物而已。然研究者若詳爲深究，確有不可思議者存焉。居在今日不特人不敢隱昧，即神類亦不敢，新京道院乃滿洲唯一之道院，開幕時，壇神不敢自尊。若人先讀可蘭五日，可以想見矣。

按以上觀之破壞的人，味真的人，昏愚自負的人，迷路的人，無有多大分析。然破壞的人惡尙輕於味真，味真的人即是迷途的人，蓋夫迷途之人頑固不化，終無復之一日耳。

夫古聖猶今聖也。聖賢無論古今，其天賦同然。道久則歧，歧則亂，後聖奉天承命，非反前聖，乃指導人仍歸前聖之道也。凡是爲聖賢分辨品之高下者，非是聖賢，乃是一家之私言也。

四

經 『夫各種的食品，在以色列族無有不合法的；不過在桃拉台經賦降以前，以色列族他們有由自己禁止了的。汝諭道：「你們若以你們所說的是實言呢，你們取桃拉台讀着（九三）」。在那以後，對着造物主編擬僞文的人，那就是昏暗自負的人（九四）』。

〔傳〕 桃拉台未禁者是人編擬的僞文，然則可蘭未曾禁止；人亦是增加了種々，當作如何判斷呢。

食品之禁止，回耶猶三教以猶禁止的食物最多，然非真經所示，是彼等的風俗。至如佛教則完全

素食，將無人能守矣。夫教宜普通化，不是特殊人所守，佛之戒肉食，只可宜於熱帶，若遊牧社會將無以爲教矣。

夫飲食之守，有遺傳的風俗，最難改正。試觀在桃拉合賦降以前，以色列族有自禁的食品，桃拉台降後，本可解放，而人不肯解放，至引支勒又解放之，亦是不肯，至可蘭下降仍是不肯，本此一項，即可明白各教所守多半是人之積習，不是主之命令矣。且有時主禁止了的，人解放之；主命令解放的，人反禁止之；師生授受，牢不可破，且擬造出種種僞說令人遵守，人若不遵他，即以隱昧異端惡名相加，古今同慨。識道者不必計此，守主之真經可也。

經『汝再諭道：「造物主真正的諭誥是着你們跟隨亞卜拉罕中道的道，但他可不是信仰不純的（九五）。他是爲世人在麥加創建了第一座房屋，是吉慶的，是引導世人的（九六），在其中最顯着的顯跡，是亞卜拉罕的立處，進入的人無不得安寧等；故凡能於其路的人，對於造物主的表示，均宜負朝覲此房的義務；其隱昧的人，要知道，造物主是無求於世的（九七）』。

〔傳〕猶太基督二教，以亞卜拉罕爲祖先，口說是遵亞卜拉罕之道，然以耶露撒冷爲道之大源，人皆以朝耶露撒冷爲禮，可蘭正之。

夫世無亞卜拉罕，則認造物主之道不純，不純則雜，忽而天，忽而地，忽而神，忽而佛，等而下之崇拜動物，崇拜植物，失了人之爲人之道，專去求神賜福，以偷安一時矣。亞卜拉罕因純誠於造

物主·造物主乃賦于天才，創建麥加之房，樹立了人類認主事主之大本·朝之以求其所以然耳。耶露撒冷廟雖輝煌，是所羅門所建，豈可稱人類進化之源乎？

經 「汝再諭道：「唉念經的人！爲什麼你們隱昧造物主的顯示呢？造物主對於你們所爲的種々，都是能證明的^(九八)」再道：「唉念經的人！爲什麼你們對於純誠于造物主的道上的人阻止，專尋偏邪呢？夫此乃是你們已經證明了的，造物主豈能忽略你們的所爲嗎^(九九)」？」

「唉純誠于真的人！設若是你們服從那些被賦有經典的人之一部分了呢！他們就要令你們在純誠于真以後，復歸至於味真理的人^(一〇〇)。如何你們尙還要隱昧真理呢？在你們中他的傳道欽使，已然將造物主的示諭宣讀于你們了，凡依恃於造物主的人，他一定能被默導於中正的人道^(一〇一)！」

〔傳〕 以上所稱之念經人：是階基二教之法學家、文學家也；非法學家則不能設法行道，非文學家則不能因時境而解釋。然法之盛也，文之盛也，道反因以晦矣。真道晦，是非顛倒，強權主義。樂利主義，因以生矣。強權樂利興，真道益晦，天下雜亂，人至此時，痛苦已極。主派聖人降臨，復興真道，彼號稱法學家文學家之人，自以爲是宗教之繼承者，雖明知是真理，乃因權利名譽種種之私，及風習之久，絕不肯從人。此乃古今之通情，讀者要以此爲鑑，來研究東亞的回人漢人，自識道之所失矣。蓋夫法之立也，文之興也，均因時間空間而生效能，亦因時間空間而失效

能。當其失效之時，有以守舊爲道者焉，有以革新爲道者焉，有以效法異地爲道者焉，是均不知真道與時間空問者也。此種不明白世道人心之人，皆屬於彼時之學者，用飲食朝觀二者證明彼等之妄擬，證明彼等之尋偏邪也。

經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要以真實的敬畏，敬畏造物主；只要是未死，你們就得是順命的人（二〇二）；你們要團結的握住造物主的準繩；你們不可分黨！你們要紀念造物主，對於你們的恩惠。昔者你們原是仇敵，以後伊使你們心中融合，本其恩惠轉成了兄弟啦，夫你們已在火坑之邊；伊解脫了你們，造物主如是的爲你們辨明伊的示諭，是望你們能得獲正道（二〇三）。在你們中若有邀人於善，勸人以理，止人邪僻的人，那乃是得解脫而獲正果的人（二〇四）你們萬不可像那些得到顯明的證據以後，分黨立派，互相爭辯的人！類似那樣的人將來必受最重的刑懲（二〇五）。』

〔傳〕 既有此顯明的示諭，爲何回人不共同，以此天經爲準繩，必要分了若干的派別呢？居在今日回教愈盛的地方，派別愈多；你向他說可蘭，他偏要尋求曲解；每一談道，他不是以某法學家之經爲根據，就是以某文學家的註釋爲原則，必得使這明白的示諭，鑿之使深抗之使高，以成其私，是何故也？不特回教也，特出之士，居今之世，無不以團結同志爲首先之務，此世之所以亂也。主之諭是團結的握住主之準繩，人之心是各因一得之意旨，團結黨員以成其私，其初興也，持一二共同之利害之點爲號招，一旦利得害去團結解矣。若共同于主道之人，無所謂黨，無所謂派，平時則各

安其天，有侮則不約而聚，此是回教之真精神。若一分黨立派，則自私其黨，自私其黨，則擬說維護，真理乃爲之隱矣。試考穆聖死後，因何有一二人傳說不可靠之聖諭呢，豈不是因分黨之誤乎。

經 『彼日也有面現白亮的，有面現黑暗的，與面現黑暗的那些人道：「你們豈不是於誠信正道之後，而復昧真理了嗎？然則你們嚙々罪刑吧！這就是因爲你們以往隱昧真理之故（一〇六）」。至於面容白亮的人呢，是因他們永在造物主的慈惠之中（一〇七），這都是造物主的顯跡，以着真理示之於汝，造物主不是欲昏愚世人（一〇八）！天地之中，無一不是造物主的，所有之事物統歸之於造物主（一〇九）。』

〔傳〕 誠于中形於外，心廣體胖，是儒者之示教也。夫道果真得，心果得安，人望而敬之，小人感其心，得時則猗猗，不得時則頹敗，夫誰使之變也。

經 『你們既出乎普通人爲優秀的民族，則你們宜勸人以理，止人邪僻，純誠于造物主；設若彼賦有經書知識的人，亦純誠于真了呢，確是有濟於他們；蓋在他們中純誠于真的雖有，可是大多數是破壞的人（一一〇）。然於你們無傷，不過小有損失而已，若是他們攻擊你們呢，他們必轉以背向你們，他們是不能被援助的（一一一）。他們除非是本着造物主的法在人中有約的外，無論在何處被得着，均應着受賤辱的打擊，其他因造物主之怒而歸的，亦必着受困窮的打擊。這就是因爲他們隱昧造物主的示諭，無故傷害聖賢之

故，那個根因即是他們的忤逆與習成的過爲（二二二）。

『然彼讀誦經典的人中亦不一樣，亦有一部分中正的人，他們在夜間讀誦造物主的示諭，而且叩拜焉（二二三）；他們亦是純誠信仰造物主與後世之目的；他們且亦能勸人以理；止人邪僻；積極於善事等的，類是之人確亦是純潔自修的人（二二四），他們所作的善一定不被埋沒的。造物主是能知敬謹之士的（二二五）。』

『至於那些味真的人，他們的財產兒女，在造物主方面是無濟於絲毫，他們即是永久伴火的（二二六）。他們在這目前生活上，一切的使費，就猶如烈風吹於昏暗的人之禾稼似的，他們昏愚，他們自己傷了那個啦，造物主未虧負他們，可是他們自己虧了他們自己啦（二二七）。』

〔傳〕「你們之爲優秀民族，是由於勸人以理，止人邪僻，純誠信仰造物主；其他頑固自私，讀誦經典的人，着賤辱困窮之打擊，是由於其隱昧真道侮辱聖賢之故，然若誦經的人亦能純誠研究造物主的示諭，亦能純誠于造物主與後世，亦勸人以理，正人邪僻，積極爲善，則造物主亦能知其爲敬謹之士」。換而言之，你們若是頑固自私隱昧天諭，傷害聖賢，受賤辱亦是應當的，示教是何等正大！

一三節之讀誦經典之人，是彼時之猶基二教之教師，猶之乎今日在中國之儒道，耶、釋、之學者，若按諸回教徒之俗想，此等人不能與穆聖之徒並列，豈知可蘭示諭是造物主的，只其人能研究，能純誠于主，能勸人以理，正人邪僻，則其品格即等于穆聖之門徒。

經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不可外了你們的同道結交密友。彼等不懈於擾亂你們哪。彼等的心願是：你們受困苦，怒業已顯諸其口矣，至於彼等心中所隱藏的，較之尤甚。若你們是有覺悟的呢，我確已爲你們顯明了天諭啦（一一八）』。

『唉你們這些人！你們愛他們，可是他們不愛你們。夫你們純誠的信仰經典一總，若與他們相遇之時，他們道：「我們已信啦」。若就是他們自己時呢，因怒恨對於你們嚙指！汝宜道：「你們因怒而死吧，人心之真面目造物主能知之（一一九）」。且你們若得着福呢，他們反生憂愁，若你們遭遇着禍呢，他們則喜悅之；然你們若能堅忍，能敬謹呢，他們的奸計不能傷你們絲毫，造物主確是籠圍他們所爲的（一二〇）』。

〔傳〕 奸佞之黨，無時無之，此種情態，凡在君子得勢之時，反對之黨，陽奉陰違，多此種情態。雙月爲朋因共同得光明也，一明一味，因利害強相聯絡，你無論對他如何的忠誠，他終是希望你之真道被隱昧。

經 『當汝拂曉自家中出發，因爲作戰，令衆信真者到至於集合地點之時，造物主是能聽的能知的（一二一）。於斯時也，在你們中有兩部分人因爲畏怯而憂愁啦；造物主是他們的保護者：命衆純誠于真的人就是託靠於造物主吧（一二二）。夫你們原以爲宜受侮辱，然造物主乃於拜得雷陣場援助了你們啦，嗣後你們就是敬畏造物主吧。要你們知道感

恩 (1111) ?

『彼時汝嘗對衆純誠于真的人說：「調養你們的主，以下降的三千天神，援助你們，你們尤以爲不足嗎 (二二四)？若猶以爲不足呢，你們果然是堅忍的敬謹的呢，當敵倏然而至的時，調養你們的主，即時能以五千帶標記的天神，來援助你們哪 (二二五)」。然造物主未曾置那個，不過因之吉報於你們，使你們的心安定；所謂援助沒有別的，就是造物主闕下的權威與公斷 (二二六)。伊使彼味真者的群分解，使味真的人顛覆，繼而將他們轉成絕望的人而已 (二二七)。伊是復於他們呢，抑或伊罪刑他們呢，於汝無關絲毫，然他們終是昏暗自負的人 (二二八)』。

『在天地中所有的，全是造物的，他宥是其意所要宥的；刑亦是其意之所要刑的，造物主是能恕的能慈的 (二二九)』。

〔傳〕 有本的宗教家最不易棄己從人，彼雖一時與有真理之教徒聯絡，然心存破壞，言論既不能勝人則將用武力來消滅真道，然果係主道，只能堅忍，只能敬謹，必得主佑耳。

造物主是造化人的，心之勇怯是主所掌，助人之勝利豈需形式，時及今日，物質文明可謂極矣，然何以機械愈盛之民族，愈遭打擊，愈遭痛苦呢，蓋主之助人，欲其安則安，欲其苦則苦，苦樂人不能自主，亦不能主人耳。

對於昧真的人既不聽其邪說之誘，亦不與之交際，彼若壓力相加，則抵禦之，此可蘭之教也。

經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不可食取重々加倍的「雷八」！着你們敬畏造化的真主：是望你們得解脫（二三〇）。你們要小心那個火，那是爲彼味真者設備的（二三一）！着你們順服造物主，順服聖使，是希望你們成被慈惠的人（二三二）！你們要向調養你們的主之宥宥，及寬如天地之樂園努力吧，那是伊爲敬謹之士設備的（二三三）。此等人無論是喜時是憂時均能施濟，且能抑怒，能宥人，造物主是愛善者的（二三四）。他們就是偶作非禮，或昏愚了自己之時，則亦必紀念造物主，求宥恕彼等之罪惡，蓋除非是造物主，無有能宥人罪惡的。他們只要是明白，他們不是固執其所爲者的（二三五）。故此等人之賞賜，是調養他們的主之宥恕，與河流其下之樂園永于其中，美哉衆功修者之酬勞（二三六）。』

『此確是你們已往的前例，然則你們遊行地上，徧觀衆狂詐者之結果是如何的（二三七）。此乃是警告世人，引導訓誨衆敬謹之士的（二三八）。』

〔傳〕 重々之「雷八」，有的謂：即今日所謂高利貸者也，因資本家之高利貸，演成今日世界未有之共產主義，若果奉行此論，世界豈非樂園乎？然人非聖賢誰能無過，過而知求恕，知改正，不固執其私意，天園是歸處耳。人之最可惡者，是自是其過，自己無論如何的可恥，自己必要解說，必要文飾，堅持其惡習，不知改悔者也。

此處「雷八」似乎敵方之運動費，與此後下降的「雷八」使用希望增益財產，節約看，且彼時猶太教徒占經濟勢力，真教之人不與之交際則困難，交際則爲之誘惑。

經 『你們不要懈怠，不要憂愁，若你們真是純誠于真的人呢，你們就是高等的人（二三九）。你們所遭遇的傷，彼多數的人確已遭受過同樣的啦，主是將那個時景在人羣中輪流，爲是造物主明白純誠于真的人，他好由你們中取出證明來，造物主不是愛昏晦自負的（二四〇），造物主是藉資清出純誠于真者，消滅昧真者的（二四一）。』

『你們自以爲你們將進入樂園嗎？造物主尙未明白你們中的努力奮鬥者，與忍耐固守的呢（二四二），在遭遇戰爭以前，你們都是立志要犧牲，然後你們親眼見着那個啦，你們反成了觀望的啦（二四三）。』

『穆罕默德不過是傳道的欽使而已，衆傳道的欽使在他之前確已過去了，設若他死了，或被人殺了，則你們就要向後轉嗎？豈知轉向的人，於造物主不傷絲毫，造物主不久即將回賜知道感恩的人啦（二四四）。』

『夫生命非經造物主的許可，則不能死，確是有規定之期限，其凡欲今生回賜者，主乃由其中賦與他，其凡欲後世的回賜者，主亦由其中賦與他，主不久就要酬勞知道感恩的人（二四五）。』

「昔有多的聖者，携同許多的學者，因為造物主的道禦敵。彼等即或遭遇災危，他們既不懈怠，亦不示弱亦不屈服；造物主是愛助堅忍的人的（二四六）。他們不說別的，說則就是：「調養我們的主！請你宥恕我們的罪惡，及我們在事物中之妄為，請你堅定我們的脚步，援助我們對付昧真的民衆（二四七）」。於是真主賦以今生的賞賜，且亦賦與後世潔美的賞賜，造物主是愛衆善士的（二四八）」。

「唉純誠于真的人！假設你們服從昧真者啦呢，他們必使你們開倒車，若是你們轉了，則成了自虧其本的人了（二四九），若不轉呢，造化的真主是你們的保護者，伊乃是援助最優的（二五〇）。主不久則擲入昧真者心中，以「恐懼」，乃因他們：不因有甚麼降下來的證據，即為造化的真主設同等；他們的歸處不是別的，就是火！可悲哉！衆昏暗自負的人之居處（二五一）」。

〔傳〕 利則向前，害則退後，偷生怕死，爲人之僕，人尙棄之。況以此事主者乎。夫生死主之所掌，有一定之數。經過戰事，經過變亂的人，深知不能死之人，遇着應死，而不死，宜死之人，無論逃至何處，必死。然人之真假必因患難顯出，純誠忠義之士，只有當仁不讓，不知其他，故今生後世均獲賞賜。夫明知其味真理，故意服從之者，以其能占勝利耳。不知既得真，再從昧，則是自傷其本矣。昧真者之盛，不過一時，主終使心不安而失敗。

經 『造化的真主，確已對你們實踐其約啦。你們因伊之默許，乃能殺戮彼等，繼至示於你們見所愛之後；你們違逆了，你們因事互爭，便氣餒了，在你們中有貪今生的，有欲後世的。爲是試驗你們，着你們對於他們退却啦。然以後仍是赦宥你們啦，造物主對於純誠于真的人，是有殊恩的（二五二）』。

『當你們遠揚而不回顧一人時；是傳道的聖使，於你們的背後呼喚你們，乃因爲顧慮賜以你們重大的憂患，爲是不着你們對於所損失的，及所遭遇的上再憂慮啦；造物主，是盡知你們所爲的（二五三）！』

『繼而於憂愁之後，降安寧於你們，使你們中之一部分，藉之稍寐；其他之部分，是因其自己私心生出來的憂愁，他們不依真理推測造物主。他們的推測，是無知識的揣度。他們道：「此事於我們有何益？汝諭道：「凡事無不是造物主的」。且他們心中隱藏的，尙還有未向汝聲明的呢，他們將要道：「假設關於此事，真有濟於我們絲毫呢，我們在那就不能被殺啦」。你再諭道：「即教你們安居於你們的家中，被被預定被殺的人，主一定着他出現臥倒之處，造物主藉此試驗你們的心，藉此煅煉你們的心，造物主不是不能知人心中的本然的（二五四）』。

『在兩軍對抗之日，你們中轉背的那部分人，那是邪魔因他們所爲了的，誘他們失

足，可是造化的真主，確已寬宥了他們啦，造物真主是能恕的，能原諒的（一五五）。

「唉衆純誠于真的人！你們不可像那些昧真的人似的，他們常對於他們的同人說：「彼在地面上活動的，或作戰的，假設他們是在我們的左右呢，則他們就不能死，就不能被殺啦」。造物主一定將那個話，轉成了他們心中的悔恨哪。造物主是令生令死的，造物主，是能鑒你們所爲的（一五六）。若是你們在真主的道中，被殺，或死啦，一定得真主的恕宥與慈惠；較彼積聚者是優的（一五七）。若是你們死啦，或被殺啦，一定集合你們至於造物主之前哪（一五八）」。

〔傳〕 戰之勝也，以萬衆一心，遵令進退。其敗也，因貪於所愛，愛之目的，雖有今生，後世，名，利，之不同。然有所愛，則意見分歧，命令不能統一，其敗必也。但承命之聖使，終獲主佑，其忠誠者，因之得安。而神經過敏，疑二之徒，不特不安，且生出種種疑念。至於轉背之人，是被魔誘。其昧真之流，不知生死主之於主；妄言惑人，此乃是古今爲正義出征之一普通現象耳。

經 『汝因造物主的慈恤，要以溫和對待他們。假設汝若氣暴，心粗呢，他們一定就要從汝的左右散去了。嗣後汝要赦免他們，且爲他們求恕宥，關於事務要同他們會議。至若汝已決定之時，以後則就託靠造物主吧，惟造物主，是愛護，託靠的人的（一五九）。若是造物主，援助你們呢，則無有能勝過你們者，若是伊棄却你們呢，誰亦不能在伊之

外援助你們，令純誠于真的人，惟仰恃於造物主吧（二六〇）。

〔傳〕 令欽使在敗後「溫和」，「不暴」，「會議」，「終託恃於主」，是古今兵書不能談及的話，處此情況，是甚難處置；急之則散。緩之則慢。古今學者，因具有真知，則多「直而不溫」能處常而不能應變。宜常誦此以自儆。

經 『傳道的聖使，向不能以手舞弊；凡是以手舞弊的人，在公判的日子來：其以手所作之弊；人之所爲，終必完全付與之，不能被虧（二六一）。其順從造物主喜的人，豈能同那因主之怒，斥退而回，居處是地獄，終歸醜惡者一樣（二六二）？他們是在造物主的闕下，有地位的，真主是能鑒其所爲的（二六三）。』

『祇確造物主，已施恩於純誠于真者啦，伊於他們中，派他們同類的聖使，着他對於他們，宣讀伊之天諭，致潔他們，教授他們真經，與真中的判斷。他們於此之前，確是在明顯的迷途中（二六四）。』

『當災禍禍你們之時，其以前你們確已禍過他們那個同樣的啦，你們豈可說：「這是那兒來的呢」？汝諭道：「此乃是由於你們自己的私心哪，造化的真主，是在每一事物上大能的（二六五）。』」。

『夫在兩軍對抗之日，你們所遭遇的，乃是造物主的密令；藉之以知：誰爲純誠于真。

的(二六六)，誰爲僞信投機的。彼時或對他們說：「你們來呀，爲造物主的道出征，防禦！」他們答道：「假設我們能曉得軍事呢，則我們一定能跟隨你們哪」。當此時，昧真之念，較之純誠之德，是近於他們啦；他們口所說的，是他們心中所無的，造化的真主，是至知道他們心中所隱藏的(二六七)。且彼避役之流，向他們同族弟兄說：「假設他們聽從我們啦，則他們就不能被殺啦」，汝諭道：「設若你們說的是真話呢，則請你們對於你們自己的死避免吧(二六八)」。

「你們萬不可揣測，彼爲造物主的道，被殺者，是死的，在主的闕下，他們是活的，是被慈惠的(二六九)，他們是因真主所賦與的優遇，而快樂的，他們是喜歡：在他們之後，未趕上他們的人，是無懼無憂的(二七〇)。彼等之喜：是造物主的恩惠，與殊遇；造物主絕不湮沒純誠于真者的酬勞(二七一)」。

「其在被傷之後，仍是應承造物主，及其傳道欽使的人；是他們中至善的，敬謹的，必應受最大的酬勞(二七二)。倘有人對他們說：「衆人因對抗你們確已團結啦，你們注意他們吧」；他們不特不因此胆怯，反增加了他們的純誠之念；且答道：「有造物主之計畫足矣」，美哉！他們的管理者(二七三)。以後終因真主的殊恩，與優遇，他們未遭着災禍傷害，而得凱旋；他們順從了造物主的喜愛，造物主是有至大的殊恩的(二七四)。至於

邪魔他要恫嚇的：是與他相近的；你們若是純誠于真的呢，你們不可懼怕他們，要懼怕主（二七五）。

『彼積極於隱昧中的人，不能使你生憂，他們一定不能損傷造物主的道絲毫；造物主一定着他們在後世無份，他們必應受重大的罪刑（二七六）。先純誠于真，繼而易成昧真之徒，對於造物主之道，亦是不能有損絲毫的，亦是一定要應受最痛之刑懲的（二七七），萬不可揣測，彼昧真的人之在猶豫期間，是對於他們優遇，姑容他們，他們因之增加罪惡，將應受賤辱之刑懲啦（二七八）。』

『造物主，非等到辨清潔穢，他不置純誠于真的人，於你們所處之上，造物主的秘密，豈能使你們認識呢？造物主之選派欽使，是伊之意要選的！你們只是純誠于真主，與伊之傳道欽使吧，若是你們真是純誠于真，與敬謹啦呢，則你們必應受最大的酬勞（二七九）。』

〔傳〕 聖人之職，即是教人經典，與真中的判斷力。夫見危授命，當仁不讓，非有真知者，不能也。至於禍之臨人，約不出三，一由於自私之招，二由造物主之分別誠僞，三死期已至。凡誠於道之人，雖死無怨，且願步其後者，得生得安。

意堅於道者，不能因勢而移。僞信投機份子假辭避役，且從旁惑人，然終豈能免死。總之造化天地人神的真主，有一定之計算，昧真之流，邪魔之類，終無傷及主之絲毫。但造物主決不使潔穢相

混，决不使投機之徒幸得幸免。

經「萬不可意謂：造物主賦與恩典，自行嗇吝的人，於他們有益，不特無益，那確是於他們有損；在公判之日，他們的嗇吝，爲他們項圈，天地的物產，統是造物主的，造物主，是盡悉你們所爲的（二八〇）」。

「造物主確是聽着那些人說的言語啦：「造化的真主是窮的，我們是富的」：當即錄其狂言，及無故殺害衆聖的啦，主諭謂：「你們嚐嚐燃燒的罪刑吧（二八一），此乃是你們親手供獻的，造物主不是昏愚衆奴僕的（二八二）」。且彼等又說道：「造物主，業已約諭我們：非將獻祭之物，爲天火吞食了的，傳道聖使臨到我們，不准歸信」。汝諭道：「祇是在以前衆位傳道聖使已然以着明鑑，及你們所說的那個，臨至你們啦，若是你們從來就是說真話的君子呢，爲甚麼你們亦殺害他們呢（二八三）」？他們不特以汝爲僞，在汝以前之衆聖，以着明顯的顯跡及成文法典，與明朗的經卷，臨至之者，他們均已認爲是僞（二八四）」。

「蓋凡有生命者，無不嚐着死，乃於公判立起之日，完全付與你們的酬勞，其能離開火而得入樂園者，他那是真有所得的，至於現世之生活，不過是物質之迷惑而已（二八五）」。

〔傳〕 天地之物，何非造物主的。主賦與恩典。嗇吝施人，失其天職，災豈能免。夫主非必人

供獻，不過富人有施貧之義務而已，但吝嗇之徒，不特不聽，且假辭推却，古今一也。不知自古皆有死，在曲直得伸之日，自能分出善惡。目前物質之樂，不過暫時的。

經 『主一定在你們財產，與身體上，試驗你們；且你們已聽得：在你們以前，被賦與經卷知識的人，與貳主的人，他們許多的惡言啦。若是你們真能忍耐真能敬謹呢，則一切的事物，自然就堅決啦 (二八六)』。

〔傳〕 有德者必得其位，必享其壽，然德之養成，是人生最難。在此之前，必受種種的試驗，必被其他學者及認主不純一的人之譏諷。但主之佑助，必在能忍能畏之後。

經 『昔者造物主與被賦與經典的教師們約：「你們要將此解明於世人，萬不可隱瞞哪」。但他們棄那於他們的背後，且以之易了少許的代價，傷哉！彼等所易的 (二八七)』。

〔傳〕 爲教師熟讀此節，自能覺悟己身之責任重大矣。

經 『確不可以爲彼等快意其己爲，喜人頌其尙未曾爲的人，可以脫離痛苦，惟他們必應受最痛之罪刑 (二八八)』，天地之主權統是造物主的；造物主是在每一事物上大能的 (二八九)』。

『在天地的創造，及晝夜的循環中，惟在有真知的人能得到天示 (二九〇)』。彼等立，坐，側，臥着紀念造化的真主，且常參悟天地之造化道：「調養我們的主！你造化了的

這個，豈是假的嗎？讚你是純一無比，請你從火的痛苦上看護我們（一九二）；調養我們的主！凡你着入火的，你確然使其現醜了，彼昏暗自愚的人是無有相助的（一九三）；調養我們的主！祇是我們聽見宣諭者，因為信仰而諭道：「爾等要純誠于調養你們的主」，我們當即純誠的歸順啦，唉主！祈你恕宥我們的罪惡，包涵我們的過錯，完全我們的壽限，同與真善之士着（一九三）。祈你賦與我們：「你着諸傳道聖使許約我們的着」，在公判之日，請你不要着我們現醜，惟你確是不背約的（一九四）。

『嗣後調養他們的主應允了他們，諭謂：「我不能塗抹你們中男女工作者，工作了的，你們之一部分出自一部分，其遷來者，與自鄉被逐者，及在余之道被傷者，與作戰而被殺者，一定余包涵他們的過錯，使他們進入河流其下之樂園，」此是從造物主闕下的賞賜，造化的真主闕下的賞賜，是至美滿的（一九五）。』

『彼味真的人在各城市的活動不足以誘惑你（一九六），那不過是短期間的快樂而已，他們終歸是地獄，可痛哉！終歸之處（一九七）！』

『惟彼敬畏調養他們的主的人，乃能應享河流其下之樂園，於其中永久長存，此是真主闕下的招待處，真主闕下對於真善之士，是最優的（一九八）。』

其讀書念經的人中，真有純誠的信仰造化的真主；與真信仰賦降於你們的，及賦降於他們

的；且真是怕主，不以真主之天諭，易少許之代價者呢？他們在調養他們的主的闕下，必應守酬勞，真主確是神於清算的（一九九）！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要堅忍，要束裝而不解帶的堅忍，你們要敬畏真主，此是希望你們結得正果（二〇〇）！』

〔傳〕 時不論古今，地不論東西，道一也，理一也，經典之天諭一也。然古今各國之學者，多半不能容納其他派學者之言論何也？是因各有立場，各欲本其所學，易少許之代價而已。因是一點私心，雖有至理明言，亦要隱昧，但造物主是至公的。因果之報，是主之于造物主的。純誠之士終得善果。雖然，造物主之佑人，是有時限的，若不靜心忍之，則中必被惑矣。知其理真，靜待忍俟，即易所謂「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之義耳。

〔總傳〕 此是買地奈賦降第三章，彼時彼地猶太基督二教之教師，不是文學家，就是法禮家，因而將亞卜拉罕順命的中正之人道之真理隱昧，雖有經典，多失其本真，造物主賦降穆聖以真理之經，以順主之命爲教，經雖是真，然心偏之人必尋曲解，因是而昧矣。昧真之人，雖有一時之富貴，終必入地獄。蓋其工作即屬救世，亦非順主命之人故也。造物主造化人各有天職，能順其所賦與者工作，乃得主喜，此理至明，故曰「造物主闕下的宗教是順主命的」！彼人妄擬，好行小慧，豈是主之順奴乎？蓋夫貴賤主權乃主之賦與，人豈可自求。自求爲王，固非順，自求爲聖亦非順也。人生果不順其時遇，環境，天賦的進，則痛苦不知多少，一旦回去，因其逆命懲治之理也。

然自古昧真者，因魔之助，均具有物質之勢，好道之人，一時因勢之所迫，往々與之提携。豈知昧者一近，魔乃乘之；魔類附近終爲所害，終必被利用；故以耶穌之大聖，終以自稱爲主子陷之，以亞卜拉罕之教祖，且稱其是猶太基督，完全用人之妄擬，隱昧真理耳。時及穆聖，凡純誠之教生與之相近，則極力誘之叛教，且以經繞舌，令人意之爲經；教人貳主，昧真，可謂能矣，豈知天地之中不論因強迫，因其自願，都得順命于他。

以飲食朝覲二者，證其妄擬尋偏，可以想見矣。故鄭重命之順命。然純誠之教徒，有時亦分黨；豈知此分黨，即彼等過去昧真之由乎？但彼念經人中，亦有中正之人，不可一概而論，真正中正之人固可近之，其假言歸信者切宜小心。且彼等昧真之術先惑之以言論，繼則兵革相向矣。汝等若果堅忍若果敬謹，造物主必佑助之，夫力則不能勝，乃將用利誘矣。若果真得道之士，既不畏其勢力，亦不被其利誘，偶然有誤亦必復於真主！即或被傷亦是不改其堅誠。蓋主之于人亦用試驗，非經過試驗則誠僞純雜豈能分出乎？

戰爭時是誠僞的一大試驗，際其時，有畏者焉；有貪者焉；有信主而安者焉；有妄測而憂者焉；有被魔誘而敗者焉；有勸人避役者焉。既論純誠者不可聽妄；又論聖使不可直而不溫。受毀着謗，聖者不免；着受災禍是自私招來。非經過戰爭誰忠誰奸不能看出。然昧真者既不能傷主之道絲毫，先信後昧之人，豈能傷于主之道乎。對於昧真者之姑容，不過是增加其罪惡而已；一旦潔穢分開，善惡畢現矣。彼以經濟自雄，富而不仁之人；不過目前之快樂而已。純誠于教之人，雖一時因財產兒

女被試驗；言語被譏諷；若果堅忍，若果敬謹，則主自能解決矣。蓋人當入道之初；必經過主之試驗；魔之擾亂；際此時也，一行堅忍，一行敬謹，則主之慈惠到矣。一行游疑，災難無時得解。一行轉變則魔誘之偏向矣。本章極論堅忍敬謹，得道被慈之人自識之；疑二之人仍是日在痛苦中耳。全章夾叙夾議歸于真理，安于順命，堅忍守之，敬謹行之，真天諭也。

第四章 尼

撒 益

（婦女）

買地奈

在六十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之尊名始。』

『唉世人！你們要敬畏調養你們的主，伊乃由一個人造化了你們，且因彼造化了其伴侶，又由他二人孳生了多數的男女，你們敬畏造物主吧：你們依此及同胞的關係可以互相求助，造物主確是監察你們的（一）』。

『孤兒的財產，你們要完全付與之，既不可以良好的抵換虛劣的，亦不可併吞他們的財產，歸入你們的財產之中，倘有那樣的事，乃是大罪（二）』。

『若是你們恐對於孤兒將來未必公平呢，則你們可以娶你們愛慕的處女，或二或三或四均可，倘你們仍恐待遇不能平等呢？則一妻最好，或娶配你們掌管的奴婢亦可，這樣辦法，庶幾乎你們不能有偏（三）』。

『至於婦人的聘禮，你們照例贈與，但若是她們情願在那聘禮中濟於你們的品物呢。你們亦可安然享受^(四)』。

『且你們亦不可以造物主責成你們支配的財產，交與無知識的弱小，你們要由其中供給他們的衣食，對於他們講禮義的言語^(五)，你們考驗孤兒，待其達到婚配之期，鑒核他們確是健壯能自立了呢，則你們方可將他們的財產交付於他們，且你們萬不可因他們年將長成，急於濫用吞食那個，素富裕者則令之不過分，素貧窮者則令之按禮食用，以後若到付與他們財產之期，則你們對於他們宜請證人作證，噫！有造物主的計算就足矣^(六)』。

〔傳〕 按「你們恐於孤兒將來未必公平」句有數說，一說是當時人婚配有財產的孤女，希吞其財產，但就文研究，先述人類之關係，次即囑不准吞孤兒之財產，次即言付與婦人聘禮，次言不可以財產交與無知識之弱小，次即言還付其財產，顯係當時人與携帶孤兒之寡婦結婚後，自任保護孤兒之責，到其成年，將財產還付之諭命，至於後人規定妻制，亦本於此，但此對於妻制不是限定，且云：「若是不能公平時，仍以一妻爲當」有經有權，決非一定主張多妻，不過對於妻制因戰時平時社會個人種々關係，不加限制耳。

又一說，此是戰後因傷亡過多而頒降的，爲是看護遺族、保存婦人之貞潔，若不如是變通，有名守節而暗通者，有棄孤兒他去者，有因結婚而謀侵占者，試考諸今日此種規定，頗合時宜，但按後世法學經之規定，孤兒的保護者，先父系近者，次母系近者。兒童看護之責，其母若嫁，先母系之近

者、次父系之近者。若此規定，好像保護者與孤女結婚，然保護者與被保護者結婚，亦不爲合法。

經 『男子應承受父母近親的遺產，女子亦能承受父母近親的遺產，其份無論是多是少均是確定的分配法^(七)！當分配之時，若有親友及孤兒、貧、困者在場時，則你們宜自其中分潤於他們，且對於他們說合禮的言語爲是^(八)』。

『彼身後遺下弱嗣的人們，他們怕有虧於他們，他們願慮時，則令他們敬畏造物主着，令他們說端正的言語着^(九)，其凡吞併孤兒之財產的，即是昏愚自虧的人，彼等食於腹中的乃是火，不久則主就使他們入於烈火中啦^(一〇)』。

〔傳〕 分配遺產時，能於中分潤在場之近親，孤兒，貧困人，且與說合禮之言，是何等的大同。令臨終願慮弱嗣的人，敬畏主，說端正之言，是死者得安。繼明定吞併孤兒財產之罪，是生者不能被虧。

經 『造物主關於你們子女的諭誥：「一男應得兩女之份，設若女子超過兩個之數，則她們應共得遺產的三分之二，若只是一女呢，則應得其遺產之半數，若亡者是有子女的，彼之父母每人應得遺產的六分之一，若是無有子女的，則其父母應得繼承之，但其母應得三分之一，設若他尚有同胞呢，則其母應得六分之一，然一切分配，均須在了清其遺囑及債務之後，蓋夫你們的父子女，你們豈能知道誰是最近於你們，於你們有益的

呢？此乃是造物主的定律，造物主確是能知的公判的（二二）。

『你們應得妻的遺產之半數，但他們須是無子女的；若是她們有子女呢，則你們應得她們遺產的四分之一，然一切亦是在了清她們的遺囑，及債務之後處理，至於她們得你們的遺產，若是你們是無子女的，應當四分之一，若是有子女的，則應得八分之一，然一切亦須在了清遺囑，及債務之後處理，若是被繼承的男或女，他是上無父母之份所應得之份者，只有一個弟兄或姊妹的呢，則其每一人應當得六分之一，若昆仲姊妹多呢，則宜共同得三分之一，但一切亦須在遺囑及債務之後處理，造物主之後諭誥無有遺漏的，造物主是能知的是有諒解的（二三）』。

『此乃是造物主的天津，其凡是服從造物主及伊之傳道欽使的人，必使他進入河流其下之樂園，永於其中，這才是偉大之得獲呢（二四），其凡違背造物主，及伊之傳道欽使，犯伊之律例的人，則必着其進入火獄，亦是永於其中，應受賤辱之罪刑（二五）』。

〔傳〕 父子應得的遺產之份，若無父時祖父可繼代之。若無子時孫可繼代之，上無父母應得之份者，是上無直系之應得者，則弟兄姊妹有份矣。代承之法，亦是類推的，識乎此，不必詳計矣。

回教的經濟，於此可以知其概要，乃係個人之財產制度也。婦人之聘禮即其財產之一，不是妝奩，亦不是普通的禮品，故婦人亦有獨立之財產，若其死亡，不特子女，按份承受，即丈夫亦有承受之權，子女若死亡，父母亦有承受之權，世界近代之爭，資產問題是各國經濟學者一最大的問題，因

其傳統的資本、封建的資產、生出社會的種種問題，若能按此法支配，不特資產不能獨占，且於分產時，貧困者，親近者，孤兒，均得分潤，財產的階級，何由而生，豈不勝於強制的共產制度乎？對於有繼承之人，固然互相有扶養之義務，然關於施濟貧者困者，興揚真道，扶養孤兒，維持近親，亦是有資財的人之天職。承繼之人除其自用外，必設法代亡者完成此種天職，方不負亡者耳。其藉遺產恣情縱慾，不代之盡天職之人，享受未有久者也。

經 『你們的婦人，若有淫穢之聲現出時，你們宜尋出四個人對她們作證，設若他們真證明了，則可拘留她們在室中一直到死，亦或者由造物主爲她們另置一個出路（二五）。』

『若是你們中之二人，那事在當時現露出來呢，則你們可以擊傷他們兩個，若是他倆悔復而修正了呢，你們即可以放過之，造物主是能復的，是能慈的（二六）。』

『夫得復於造物主的人，是因無知作罪不遠而復，故造物主復真於他們，造物主是能知的公斷的（二七），其不得復於道的人：是他們作罪，一直等到臨死的時候，方才說道：「而今我確已悔復啦」，與彼昧真着而死的人哪，類此之人，主已爲他們準備下了最痛的罪刑啦（二八）。』

〔傳〕 罪惡雖大，能因無知速改，速復，亦可得赦罪。惡雖小，知過不改，不復，至死雖悔何用。往往見教中人，一時不至死，一時不舉行復禮「討白」，爲教長者，默而不教，習以爲風，是誰之罪也。

經 『唉純誠于真的人！勉強繼承婦人的財產，不是合法，除非是她們作出顯明的醜事來，你們不可：爲是要拿回已贈與的一部分，與她們故意爲難！且夫婦同居宜和，若是你們憎惡她們；抑或者於你們憎惡之事中，造物主寓有有益之處頗多（一九）。』

『你們如欲棄妻另配呢，你們已贈與彼等的多數財貨，既不可從中拿回一物，你們豈可誣良，且明顯着作罪，而取得嗎？（二〇）且你們如何忍的拿呢。你們業已互相曲就了，她們已取得你們的正重之約定了（二一）。』

〔傳〕 男女既能互相承繼，因是勉強設法者多。提出離婚，若在婦人，應回其聘金。因是其欲易妻者，設法與人爲難；或誣良爲姦者有之；種種陰謀在當時，在以後，均不少見。諭此以杜之。

經 『已往者不計，將來你們不可娶：你們的諸父已娶過的婦人，此確是醜事，且被怒惱的，惡哉其所行！（二二）夫對於你們禁止的婚配：是你們的諸母，你們的女兒，你們的姊妹，你們的姑母、你們的姨母，你們兄弟姊妹的女兒，你們的乳母，你們同乳的姊妹，你們妻的母，你們妻帶來寄居你們房中的女兒，設若你們尙未曾臨近她們，則於你們無傷；你們一系血統子孫的妻，及親姊妹同婚一夫，（除非是已往的）惟造物主確是能恕的能慈的。（二三）』

〔傳〕 同乳的關係有三，一生母所乳的女兒，二乳母所生的女兒，三乳母所乳的女兒，按此觀之，最重的是乳。實與中國古禮不同，然人與人血統過近，生子愚下，乃是近代公認，但若按中國

同姓不婚之例，對於同乳似無多大關係，抑不知乳是真正血的關係，此種規定乃是真正科學化耳。

五

經 『至於有夫之婦，除你們自己掌管的奴婢以外，均不可！此是造物主對於你們成文的規定，在此之外均屬合法，但須要以自己的財帛循禮求聘，不要涉及淫穢！定則的法律是：先交付她們的聘金，然後你們再與她們求歡，若是在聘金確定以後，你們是互相情願的呢？於你們尚亦無妨；造物主是能知的公斷的（二四）』。

『其在你們中財力不足，無能婚娶教內而有自由的女子之人呢？則可婚娶你們同人所掌管的本教之婢女，造物主至知你們都是具有純誠之德，且你們彼此亦是互出的！但要娶她們時，（一）須得她們主人的許可，（二）要贈給相當的聘禮，（三）她們須是真節不淫，無私戀的。其於結婚後作出醜事來的呢？則應受自由人所應受的半刑，此種變通辦法，是為你們中怕犯姦者設，若你們能忍耐情慾呢？則於你們為最優；造物主是能恕的能慈的娶婢女者一切（二五）的生活費減輕』。

『造物主意是明白訓示于你們，是導你們於先賢的軌道，伊復真於你們！造物主是能知的能斷的（二六）。造物主之意要復真於你們，可是恣情徇慾的人們，是意欲你們偏而且大

偏(二七)，然造物主仍是意欲給你們減輕；人之原造是懦弱的(二八)』。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取、人、之、財、物，惟、特、你、們、正、當、的、營、業，彼、此、情、願，不、可、互、以、不、正、當、的、手、段；自、己、害、自、己、呀，造、物、主、是、慈、惠、你、們、(二九)，其、凡、作、之、者，乃、是、昏、愚、的、侵、占，不、久、將、被、入、於、火、矣。此、事、在、造、物、主、上、是、易、易、的(三〇)，若、是、你、們、能、避、免、了、被、禁、的、大、罪、呢，對、於、你、們、的、過、錯，一、定、是、能、包、涵、的，使、你、們、能、進、入、尊、貴、的、所、在(三一)』。

『你、們、不、可、只、是、想、真、主、已、使、你、們、一、部、分、貴、過、了、一、部、分、啦。男、子、因、其、所、爲、而、得、其、應、得、，女、子、亦、因、其、所、爲、而、得、其、應、得、，均、是、求、自、造、物、主、的、恩、典！造、物、主、是、能、知、每、一、事、物、的(三二)』。

『父、母、近、親、的、遺、產，主、業、已、制、定、各、近、親、有、保、護、權、啦；然、你、們、親、手、結、約、的、人，你、們、亦、宜、付、於、他、們、應、得、之、份。造、物、主、是、能、鑒、察、每、一、事、物、的結婚約已規定聘金在未結婚死了亦應付與聘金(三三)』。

『夫、男、子、之、約、束、女、子，固、由、於、造、物、主、令、彼、貴、於、此，亦、因、她、們、須、使、費、他、們、的、財、物、之、故！夫、純、潔、能、盡、天、職，且、能、保、守、機、密、的、女、子，固、由、於、造、物、主、之、佳、護。至、於、那、些、可、怕、悖、逆、的、女、子，你、們、先、要、勸、誡、她、們，繼、而、從、臥、處、離、開、她、們，繼、而、責、斥、她、們，設、若、她、們、順、服、了、呢？你、們、對、於、她、們、不、可、再、尋、辦、法！造、物、主、確、是、大、量、的、玄、高、的(三四)。若、你、們、恐、怕、夫、婦、之、間、對、峙、而、不、相、下、啦、呢？則、應、由、雙、方、家、中、各、舉、一、評、判、者；設、若、二、人、真、欲、和、睦，則、造、物、主、必、使、雙、方、融、洽，蓋、造、物、主、是、能、知、的、詳、知、的(三五)』。

〔傳〕

婚姻之道，既不可外情，亦不可失禮，時及近年必須本此，方免淫穢，留心社會者，無不知之，至於聘金，法定似乎尚利，然若外此，豈非完全步入情戀之途乎？又恐男子自高，明定男女之責，以保男女真正平等之義，男子因對女子有相當之義務，故亦享相當之權利，不知者教之，固執者勸之，互出評判以公斷之，何等周密。

使費既任自男人，豈可因老病而棄之乎？豈可因陰謀財產而求婚乎？豈可既定聘金之數因死亡而不與乎？故又夾諭取財之道。

工人社會，男女平等，男無力養婦養子，男女忽因一時之情慾結合，無所謂室家，在一方觀之固是大公無有私戀矣，然不過一時的，豈能保此繼往開來之人道乎？較之此小家庭個人財產制能愈乎？

經 『你們（一）要專事造化的真主，不可雜以他主，（二）要孝敬父母，（三）要善遇近親孤兒，貧困者，近鄰，遠鄰，同比旅行的，及你們手所掌管的，造物主確不愛彼自矜欺詐而傲人的人（三六），彼等不特自己齋吝，且以齋吝教人，是隱昧真主所賦予的恩典；主已爲頑抗味真的人，設備了賤辱的罪刑啦（三七）。』

『至於使費財物，誇顯於人的人，他們亦不是純誠信真主與後世之目的，彼爲之者是邪魔的伴侶，可悲哉，他們的伴侶（三八），假設他們是純誠的歸信真主與後世之日，能自主惠賜之中使費，於他們有何傷呢？造物主對於他們的一切，均是能知的（三九）。造物主不能虧負塵星之微的，若其果善，則自伊之闕下加倍授與最大的賞賜（四〇）。』

『當主由每民族中取來證明者，使汝又在這些人上作證之時，景況是如何的（四一），斯時也，彼昧真違犯傳道欽使的人乃妄想：土地平了他們，然他們一語，亦不能瞞過造物主（四二）。』。

〔傳〕

夫孝敬父母，友於兄弟，施及貧困，善遇孤兒鄰里，大致無異於漢文化，而接濟旅客，優遇奴僕，在漢文化均歸之於仁人之責，在回教是人人之天職。吝固可惡，而施助顯示自矜，亦有魔行，示教何等中正。夫人道之始，首定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母，有父母然後有近親，有社會，應付雖各有其道，而以在惠賜中使費爲本，實得其要。蓋惠賜的多，使費的少，怨生於父母夫妻間矣。惠賜的少，使費的多，謂之奢侈，魔之行也。必在其惠賜之中分配之，乃得其中，於是乎主喜人無怨矣。

經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醉困的時候，務須等到你們明白自己所念的；你們污穢的時候，除非在路上，必須等到你們作了洗禮，你們不可作拜禱禮！然設若你們因病，因旅行，因自廁所便溺，因御婦，不得用水時，則你們可以奔向潔淨的高地，摩你們的面及手，造物主是能赦的能恕的（四三）。』。

〔四四〕 『汝豈未看見，彼被賦與念經權利的人們嗎？他們購易了迷途，且意欲你們亦入迷途，然造物主是深知你們的仇敵的！有造物主之爲保護者足矣，有造物主之爲援助者

足矣（四五）。

「彼猶太教中有更改原文者，且道：『我們聽見啦，可是我們不能遵，你聽吧，不是聽得明白的！請你看我們吧』。他們是以舌搗亂，在教中毀謗，假設他們能說：『我們已聽得啦，我們已順從啦，請你聽，請你看我們吧。』他們一定是善的，一定是最公平的！造物主因他們的隱昧真道，譴責了他們，他們的純誠之德是少許的（四六）！」

「唉被賦與經卷的人！你們要純誠于主所降的着，那能證明你們所携同的，你們要在塗抹面孔，轉於背後，猶如譴責安息日的人之前歸信！造物主的命令，是通行無阻的（四七）。」

「造物主決不恕宥認識不純一雜以他主的；伊之恕宥的是：在此等人之外，乃其意之所要恕宥的；其凡以人鬼神物貳主的人，他是妄爲的，他是具有最大之罪的！（四八）」

「汝豈未見彼自以爲潔其身心的人嗎？豈知造物主是潔其意之所要潔的，他們不能被虧絲毫（四九），汝觀看哪，他們如何於真主上妄擬僞文呢？此種明顯之罪惡，已足觀矣（五〇）。」

〔傳〕 純尙形式者猶太之習也，純尙意念者基督之改革也，可蘭之指導也，法可變不可廢，頑固於法式固不可通，完全棄法亦將守之不久矣，然因地因時法有不通，可以變通行之，以洗禮一

宗，可以類推矣。

嗚乎，各地之教，因爲水之不便，洗之不便，失其每日之拜禱禮矣。此乃昔日猶太教以念經爲業的人之迷途，他們非以水洗不拜禱，他們不知造物主是要人意潔，他們看見聖人用土致潔，暗中毀謗，以爲是新行，以爲是異端。何以近來回教各地之教長，亦染此惡習，不極力的宣傳，以土致潔之法呢。且在法學經，對於洗禮有許多的變通之法，何以你們不傳呢。何以必要人因爲洗的不便利，失去他每日對於造化天地人神的真主之拜禱禮呢。試想洗是拜禱禮中之一項，居然因此一項，而失去了全體可乎。

茲將法學經土淨的條件，抄錄於下以備參考。（一）本於以下的幾種理由，可以以土致潔。

（一）距離有水的地方，有一英哩之遠。（二）恐怕增病。（三）天氣寒冷。（四）因有仇敵。而不能用水。（五）若用之，則無飲的水了。在路上爲行人準備的飲水亦不可濫用。（六）勺桶器具之不便。（七）在二會日集合的拜禱禮，因無作淨禮的時間。（八）在殯禮時因淨禮不及，但主殯者，不在此例。

以土致潔的方法：

第一次摩面。第二次摩兩手至肘。其法是用左手的大指食指捏成一環，用中四，五指，及手心的一部，摩右手之背至肘，回來用大指，食指，摩右臂之裡面，至於指頭。左手亦如此摩法。若指縫間未摩着，再打第三次捏指可也。

經 『汝豈未見彼被賦與經卷的權利者嗎。他們亦是誠信占不提，圖烏提名且指着頑

抗味真的人道：「此等人較那些純誠于可蘭的人，是得導於中正之道的（五一）！類此之人，造物主已譴責他們啦，凡造物主譴責的人，實在是永得不着其他的援助（五二）他們如何能得到國土主權的權利呢。若果能得，他們決不與人絲毫（五三）」。〇

『夫他們豈可嫉妒真主賦與殊恩的人呢，昔主確已賦與經典，及理智的判斷，於亞卜拉罕的家族啦，且亦賦與若大之國土於他們啦（五四），彼人之中固有純誠於他者，然亦有反對他者，有燃燒之火獄足矣（五五）』。〇

『那些隱昧主之示諭的人，主不久就使他們進入火獄啦，當每次他們的皮熟時，主即給他換上其他的一張，以資他們觸覺着痛苦啊，蓋造物主是有權威的，至公斷的（五六），至於那些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主即使他們進入河流其下之樂園，於其中永久常存，享受潔美之女伴，常入於雲影罩蔽之下（五七）』。〇

〔傳〕 後世固不可知，然每見不安天命嫉妒成性之人，每日常在炎燒之中，一事稍解一事又來，忿忿之火，無不現於神經。純誠於真純潔工作的人，無時不安，無時不樂，無時不清快，此中神味閱歷深的人，自能得之。

時見賦有經典的人，因嫉妒真理，反對真人也，則對頑固不化昏愚昧真之流，極力讚頌，其心非不明白也。

按世界宗教史云：「以色列人在國王成立之後，定事耶惠爲國教，耶惠之崇拜，於宮中雖甚壯大，國王執行盛大之耶惠祭事於耶路撒冷，及基遍，然同時巴力之崇拜，伯特利，但別是巴諸地之祠廟勿論，全國聖地人民崇拜之者分毫無衰減，與耶惠之崇拜併行」按此觀之，彼時猶太人對於信仰不純，可以想見。

經 「造物主已命令你們，付還寄存物於其原主啦，若你們在人中判斷時，當依公平斷之，善哉！真主其訓誡你們的，真主是能聽的能觀的（五八）」。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服從造物主，服從傳道的欽使，及你們中有德位的！若是你們關於事物互爭持時，你們既是純誠于主，與末日的人，則宜完全歸之於造物主，及其傳道聖使，此是最善，最完全的解決（五九）」。

「汝豈未見，彼狂妄之流，既自稱純誠信仰賦降於汝的，與降於汝以前的，他們又意欲請判於人魔，那人魔確已經明令他們隱昧真的啦。此蓋邪魔欲誘引他們，迷於遙遠之迷途（六〇）！彼時有人對他們說：「你們來至於造物主降的着，來至于傳道欽使着」，汝即看出彼僞信者，對汝迴避，那個迴避的樣子（六一）」。

「爲什麼災殃會臨至於他們呢。是因他們親自招來的呀，以後他們又來至於汝，以主發誓道：「我們的志願是行好與接和（六二）」。此等人真主能知其心中的，汝放赦他們，

且勸誠他們着，汝對於他們說「關於他們的心中懇切言辭着（六三）」。主之派任何傳道欽使，都是使人因真主之命令服從他。假如他們昏愚了自己，趨向於汝，求真主恕宥時，欽使若能爲他們求恕宥，則他們必能得造物主的復與慈（六四）若不然，我以調養你的主爲誓，他們決不能純誠于真哪。他們非等到他們中，有爭持，請汝判斷，汝判斷以後，於他們心中，得不着孚窒時，他們才能表示真正的服從（六五）。

〔傳〕 據古經云：昔時有一猶太人與回教人爭訟，猶太人知穆聖公正不偏袒，欲請判於聖，回教人欲就亞士雷夫之子克爾卜裁判，克爾卜素受賄，以後結果，仍由穆聖判猶太人勝訴。試觀穆聖之成其大，豈是後人自私其教其黨所能及者乎。

僞信者一時因利害而變，是普通之情也，果能再來，仍令聖與言懇切，服之以德，是何等寬大，然若不如是寬大，睚眦必報，其足服人之心乎。

經 『設若對他們命令：你們殺滅自私着，你們離故鄉着，在他們之能實行者必少，然若他們對於勸告他們的那個能實行呢。一定於他們爲最善，此是堅而又確的（六六），若果實行，主定能賦與他們，在主闕下的大酬勞（六七）且默導他們於中正的人道（六八）凡順服造物主及傳道的欽使之人，是伴同真主已施恩之聖者，純誠者，犧牲者，及純潔功修者的；善哉此類人之伴侶（六九）此乃是造物主的殊恩，凡事憑造物主之能知足矣（七〇）』。

【傳】「殺自性」或譯「自殺」或譯「殺其身」此譯「殺自私」者，意人之大難是消滅自私，因其自私之深，則不能從善，則不能公平。無論接近若何的聖賢，亦不足近道。「離故鄉」，有去其故習之意，鄉風故習，亦是人不能近道之一大因，有去其私鄉之意，二者能去，公平對人，大同於世矣。

經「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要佩帶你們的防敵之具，或分頭前進，或團體出動吧(七二)。

然在你們中，必有故意延緩者；假設有災殃臨至於你們之時彼則道：「真主確施恩於我了，故我未同他們一樣的被犧牲(七二)！」然若是真主的殊恩臨至於你們呢。則其言語好像他們與你們之間，素無關係者所說的似的：「唉！若是我同着他們呢。一定得獲最大的所得啦(七三)」只令彼因後世而棄去今生者，在造物主之道禦敵吧，凡於造物主之道禦敵者，無論是被殺，是得勝，不久，主均賦與他，偉大的酬勞(七四)。」。

「你們如何不為造物主的道出征呢？彼懦弱的男女幼孩，已祈禱道：「唉調養我們的主，請你使我們出此居民昏暗的城市吧，請由你的闕下為我們派一保護者，由你的闕下，為我們派一援助者(七五)。」。

「夫純誠于真的人，他們是為造物主的道討伐！彼味真的人，是為邪魔的道出征！然則你們敵禦邪魔的同黨吧；魔黨的詭計，是懦弱的(七六)！」

「汝豈未見彼等之爲人嗎？或勸之道：『你們先停止你們的手，立站拜禱禮，呈獻天課吧。』意不可妄動
宜忍辱待命然後，真對於他們確定了出征之時呢。忽然他們中的一部分，懼怕

人，猶如懼怕造化的真主似的，或較之尤甚！他們且道：『唉調養我們的主！因何你對我們法定出征呢？爲什麼不使我們的壽延至壽限臨邇呢？』汝諭道：『今世物質之樂是微末的，後世對於敬謹的人，是最優！你們不能被虧絲毫(七七)！且你們無論是在何處，你們亦必得死；即便使你們居在極高之天宮，死亦必得趕上！』然他們每遇着福臨到時，則他們道：『這是由造物主闕下來的呀』，若是禍臨至他們呢。則他們道：『這是緣由于閣下呀』。汝諭道：『統是自造物主闕下來的呀』。但此等人他們似乎不通語言的(七八)。彼福之臨也，固由於造物主，禍之臨也，是由於自私啊，余之派汝也，是爲人類的傳道欽使，有造物主之佐證足矣(七九)』。

〔傳〕 怯敵之人，勝敗均有辭說，古今一也。且彼等在無事時則妄動誘敵，若真遇戰，反無勇矣。抑不知死不可避也。福是由主賜，禍是因己私，驟一聞之，似乎均由主定。然若將我人一生所遇，非因之來，固由前定。而有因之禍，無一不由於自私致之耳。

經 『其凡順從傳道的欽使者，祇確他是順從造物主啦。其轉變之者，要知主之派汝也，非爲看顧他們(八〇)。且他們嘗道：『我們順從啦』。然若他們自汝之前離去呢。則

他們中之一部分秘密謀畫，非其所言的那個；造物主已錄其秘密計畫的啦，汝放棄他們，託靠於造物主吧；有造物主之爲維護者足矣（八二）。他們如何不參悟參悟可蘭呢。假設那不是造物主闕下的呢，他們一定於其中能得到許多的矛盾之點哪（八三）。

〔傳〕 主之派聖賢，是爲引導能脫地獄之痛苦者，其自暴自棄之流，雖在至親，亦無着顧之責，信否任其自由，陽奉陰違之徒，不必注意也。

可蘭經，傳至今日，教之勢力已無，在異教希尋其中之矛盾而廢之，有甚於教之初興。然終不可得，且此乃出自一文盲聖人之口述，若非造物主何能有此。

經 『無論消息之安危，一行達至彼等，則彼等即妄泄之！爲何他們不歸報之於傳道聖使，或他們中之有德位者呢？在他們中深于那個的人，才能明白那個！若不是真主的殊恩，與慈惠，能及於你們呢？則你們除少數者外，必都跟隨邪魔啦（八四）』。

『汝爲造物主的道禦敵着，除汝之外，無有能負責的！且汝要督催純誠於真的人着，造物主或者止住那些昧真者之傷害！造物主之討伐是嚴的，懲治是嚴的（八四）』。

〔傳〕 消息有虛，有實，作戰時之判斷情報，關係最大。即平日因謠言之惑，而失敗者無數。教以歸報於聖使，及有德位者，實至當之教。

經 『其凡結善緣者，得其所應得，結惡緣者，亦得其所應得；造物主，對於每一事

物是大能的（八五）』。

『當人以慶賀之語來賀你們時，則你們應以較優者，或相仿者回賀之，造物主對於每一事物是清算的（八六）無可稱爲主者，惟有造物主他！他將你們集合於直理公判之日，是決無可疑的，誰尙能比真主的言語，較爲真實呢（八七）』。

〔傳〕 人以善來，我以善往，禮也。對友如是對敵亦如是耳。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經 『你們爲何，因爲投機僞信之徒，分成爲兩派呢。真主因其所爲，已顛倒之矣。你們豈欲引導造物主使之迷路的人嗎？凡造物主使之迷路的人，永得不着道（八八）彼時有一部分僞信之徒逃走教友等有說其

是已叛有說未叛』

『他們之意：是你們亦隱昧，如同他們隱昧了的一樣；故你們必須等到他們遷入於真主的道，方可與他們結交！以後他們若是轉變了之時，你們無論在何處得着他們，你們即拿住他們，殺了他們。你們確不可以他們爲保護者，與援助者（八九）』。

『惟有：那些加入於你們彼此有條約的群中的人，或是他們的心中無論是殺害你們，是同着你們殺他們的同族，都是心中踟躕不安的人，不可以敵遇之』。

『假設真主是要他們制服你們呢，則他們即能殺了你們啦，然他們至終是遠避了你

們，不與你們作戰，且要與你們議和啦，故造物主，爲你們不能再置對待他們的一個途徑^(九〇)』。

『且你們亦將看出：有其他之一部分人，他們既欲求安於你們，又欲求安於他們的同族的人，若有人令其復行搗亂之時，則他們將於中倒戈矣。所以他們，未曾遠避你們，竟與你們議和，不過暫停其手而已。嗣後你們無論在何處得着他們，即拿住他們，即殺了他們可也。對此之人，主已爲你們規定了顯明的支配權啦^(九二)』。

『純誠于真的人，除非是因誤，向無殺害純誠同教的事，其誤殺信教之人者：宜解放一信教的婢女，併付與其家族恤金，但若彼方恕免施與之者；不按法付給亦可；若其人原是你們的仇敵，可是他亦是純誠信教的人呢。則只是解放一信教的婢女可也。若是他是你們彼此中間有和約的民衆呢？則亦必付與其家族恤金，解放一信教的奴婢！其無能全此者，則須連齋二月，求復於造物主，造物主是能知的，公判的^(九二)，其故殺純誠于真者的報應；是永居於地獄之中。着真主之怒惱，與譴責，爲他設備了最大的罪刑啦^(九三)』。

〔傳〕 僞信投機之徒，既欲藉我勢而偷安，又欲暗通彼方以備萬一；古今之降軍，大皆如是。我若收之，不特無用，反有時被擾，至如那些誠心愛和平，不忍殺人的人，其投我也，非假勢也，

在形式不能助我殺人。然亦不能助人殺我也。

故殺，誤殺，對敵，對友，均有相當的罰例。藉機放奴，准人自由。實是文明之先導。在中國之回教因不詳解穆民，卡福雷字樣，乃視外教以敵對之。因而互相仇讐。豈知穆民是純誠于真之人，卡福雷是味真之人，不是世襲的民族稱呼。

經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爲真主的道打仗時，要詳細考核，不可對向你們言和平的說：「汝非是純誠于真的」！你們的意，是要求現世生活的財貨，豈知在真主的闕下，有大多數的戰利品呢。在以先造物主業已如是的施恩於你們啦，以後你們務須詳細審查；造物主一定是詳細你們所爲的（九四）』

〔傳〕 爲倡教而戰，只人能服從真道，則即以平等待之，不似今日爲經濟而戰。因侵略而戰耳。

經 『夫不因有任何困難，而退役的教徒，較彼以自己的財產及性命，在真主的道努力的，當然是不能相等的；真主一定着彼以自己的財產，及性命努力者，高出於衆退役者之上！真主已許約了，彼二者或以財或以命俊美的樂國啦。真主貴遇爲教犧牲者，在退役者之上，有最大的酬勞（九五），因伊的宥恕及慈恤而得地位；真主是多恕的，多慈的（九六）』。

「當天神結束那些昏愚自己的人時，乃向之道：「你們已成功的，是什麼呢」？他們答道：「我們在地上是懦弱無能的」。衆天神道：「造物主的地面，豈不是寬而且大的嗎？你們何不於其中遷移呢」？類此之人，其終歸之處，即是地獄！可傷哉！終歸之處（九七）。

「至如那些懦弱的男女幼孩，他們既不能設法遷移，又不知路途（九八），造化的真主對於這些人，或者赦免；造物主是能赦宥，能寬容的（九九）！其凡遷於造物主之道的人，則能得着富裕寬廣安全的地帶，其家中遷於造物主，及其傳道欽使的道，因而殞命的人，他就是遇着造物主的酬勞啦。造物主是能赦的能慈的啊（一〇〇）」。

〔傳〕 夫能爲造物主之道犧牲一切而抗，固上也。否則擇地而遷，主必佑之，若安於壓迫，甘心從逆，主豈能有之乎。

經 「當你們在各地活動時，若你們恐怕頑抗昧真者，擾亂你們呢。你們無妨縮短拜禱的禮。昧真的人，確是你們的明顯的仇敵（一〇一） 汝若在彼協同他們立站拜禱的禮時，則先令他們中之一隊，同汝踐禮，且令之佩帶兵器，叩了首之後，乃着其退後，再令其他一隊上來，隨汝踐禮，亦着他們佩帶防敵之具，及兵器；彼昧真的人，欲你們忽略你們的兵器，及軍需品，以便他們由側方對你們奇襲！然若你們因雨之困難，或你們有病啦呢，則無妨放下攻具，只是備好防具可也。造物主已爲昧真的人，設備了賤辱的

罪刑啦(1011)。

『若是你們完成拜禱禮之後，宜於立，坐，側，臥，常常紀念造物主；以後若是你們安靜啦呢，則你們仍照舊踐禮拜禱禮。拜禱的禮，是純誠于真的人，確定不可移的規定(1011)』。

『關於民間之搜索，你們不得懈怠。若以為你們是受痛苦，而他們受的痛苦，猶如你們受的痛苦一樣。但你們自造物主上有希望，而他們無希望，造物主是至知的，至公的(1012)』。

〔傳〕 對主拜禱之禮，每日是確定的規定，不可缺也。然因時因地有通權達變之法，既不因戰而失禮，亦不因禮而忽防。世界各宗教，決無此完善之道也。認主而不拜禱，祈示真中，久則失道，則入迷信之途矣。可不畏哉，故戰時亦要變通守此。

且臨敵必造物主臨機示中，方能致勝，若任己心之應付，凶咎悔吝隨之矣。

經 『祇是造物主依真理賦降經典於汝，以資汝依着造物主所顯示的，於人中判斷，但汝不可為欺詐人之辯護者(1015)！汝求造物主赦宥吧，造物主是能赦的，能慈的(1016)；汝不可代蒙蔽自私之徒辯護，造物主，確不喜愛蒙蔽作罪的人(1017)他們能瞞人，可是他們不能瞞造物主了。當他們秘密計畫：主所不喜之言語時，他已同之矣。』

造物主是深悉他們所爲的（一〇八）。

『噫！你們這些人！在今生你們爲他們辯護，在直理公判之日，誰能爲他們與造物主辯護呢。誰能爲他們的保護者呢（一〇九）。其凡作惡，或昏愚自己的人，以後若真能求造物主赦宥呢。他亦能得到造物主的赦與慈（一一〇）。』

『凡作惡的人，惡在其本身而已，真主是能知的，公判的（一一一）無論作的是小罪，或大惡，只要是誣毀無辜，他就負上了誣謗的明顯之罪惡啦（一二二）。』

『設若不是造物主的優遇，慈恤於汝呢，他們中的一部分，就致汝於迷誤一定遂其所欲矣，他們除自己本身外，不能致他人於迷誤，他們不能傷汝絲毫，真主已賦降經典與理智判斷於汝且授與汝前所不知的啦。造物主對於汝的優遇是偉大的（一二三）。』

『人除非是以着誠實，禮義教人，或在人間調解的人，雖多謀而無益！其凡是因尋造物主的喜，工作者，則主將賦他偉大的酬勞啊（一二四）。』

『其於中道的道辨明以後，再違逆傳道欽使的人，他是將要跟隨不是純誠于真者的道啦。主則使其向其所欲傾向，順之進入地獄矣，可悲！其終歸之處（一二五）。』

〔傳〕

穆民中有脫爾買者竊人汗衣，寄存於猶太教人窄得家中後爲失主搜出。窄得以實告。脫

爾買族因名譽，乃相率到穆聖前作證：是窄得所竊。穆聖當時有意罪歸窄得。繼而奉此諭，以判

之。穆聖如不是純潔無私，渾然真理者，雖有天諭，亦不能接受耳。

經「造化天地人神的主，決不赦以神鬼人物貳主的，他是赦此以外，其意所要赦的；其凡貳主的人，祇確是迷入於遙遠的迷途啦（二六）他們越過了伊，祈禱佛像。他們祈禱的，就是背逆的邪魔啊（二七）邪魔是已爲造物主斥逐啦。彼嘗誓道：「一定我由你的奴僕中；取其被確定之權利（二八），我一定誘他們於迷路，我一定使他們妄想，我一定命令他們，他們一定能割去牲畜之耳。阿人育乾生子五胎第五胎是公時則割其耳邪魔囚之禁人使用之，穆聖奉命禁此惡俗我一定教令他們，他們一定能更改造物主的原造」。凡是越過造物主，以邪魔爲保護者的人，祇確他明明的虧損了根本啦（二九）他應許他們，使他們妄想，邪魔無可許於他們的，不過欺哄而已（三〇）所以此等人的住所，就是火獄，決不能由彼得脫離呀（三一）』。

『至於那些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呢。主即使之進入河流其下的樂園，於其中永久常存，造物主的許約，是真實的呀！夫誰尙能較造物主之言爲確實呢（三二）？但此不是你所能理想的，亦不是念經的人能理想的，凡是作惡無不着報，越過造物主，絕不能得保護者，與援助者（三三）！』

『無論男女其凡純潔工作，且是純誠于真的人，以後他們一定要入於樂園的，他們不能被虧絲毫（三四）誰能較那身心全安於造物主的人之宗教，信仰真善美呢。他是真善之士，

他乃是跟隨亞卜拉罕中正之道的。造物主是與亞卜拉罕有密切關係的(二二五)，天地中所有的，統是造物主的，造物主是範圍每一事物的(二二六)。

〔傳〕 邪魔者，神之類，神魔假神鬼及無知之物，及偶像作祟，惑人，無知之人迷信之，以爲真能主持人之休咎，遂失聖賢之道，聖賢之道，無論古今東西，均以識主爲究竟。對人之言行，均有當然之則，所以然之理，以經典爲準繩，以教育爲聖職。不似迷信之信仰，只是以祈福免禍爲宗教者也。魔之此約，宜確實參悟，自識人間失道，入迷之由矣。

造物主之許約，是真實的；魔之許約，是欺哄的；然則造物主之許約，以何爲憑，豈非此經乎？何以晚近教長一切之許約，均不本真經之原文呢？均是本着以往文學家之著述爲本呢？

經 『他們關於婦人之件，請示於汝，汝道：「造物主關於她們，明示於你們者，已宣讀於經典之中，例如你們貪愛與他們結婚：關於孤女，及懦弱的男女小兒，你們萬不可不付與她們應得的規定！你們對於孤兒要履行公正！他們所作的善，造物主是能知那個的(二二七)』。

『若有婦人因畏其夫之鄙棄，或遠避者：他二人無妨共同研究和解的方法，蓋夫婦是以和睦爲美；人之心，均是傾於貪慾的，其若能趨向於善，能乾惕敬謹者呢，造物主確是詳細你們所爲的(二二八)』。

『設若你們已企望，在諸婦間行公平，仍是不可能時，但你們貪愛了的，亦不可十分的偏重，棄彼如被懸掛的物似的呀。若你們能和睦敬謹呢，造物主確是能赦的，大慈的（二二九）然若他二人想分離呢。造物主亦由其雨露中令每人充足，蓋造物主是至寬的，至公的（二三〇）。』

〔傳〕 夫婦和睦，乃人生之樂事。然妻妾一多，偏愛難免，一偏而禍亂生矣。但夫婦若真和，不能恢復時，莫如分離。但在中國文化，關於此種聖經賢傳甚少。抑不知夫婦是人道之始，夫婦失和，又無善法調濟其間，人生之痛苦無限，豈可忽乎。按此數節觀之女子有請求離婚之可能。

經 『天地間所有，統是造物主的，主確已囑咐你們與你們以前，被賦與經典的宗教家啦，你們敬畏造物主着，設若你們隱昧呢。祇確天地中所有的，統是造物主的；造物主是無求的，是被讚的（二三一）。天地間的所有，全是造物主的，有造物主之為經理者足矣（二三二）。』

『唉世人！造物主若要棄去你們，另代以其他的民衆呢，那是易能的（二三三）人但欲現世的賞賜，不知造物主闕下，是具有現世後世的賞賜的；造物主是能聽的，能觀的（二三四）。』

〔傳〕 造物主是造化天地人神的。人若隱昧，於造物主何傷。然在已若昧其天真，天真昧則天

賦不顯，天賦不顯，天職則不能盡，猶之乎造器具者，失其器之用。能不被棄乎？故自古及今，迷信無智之民衆，多被滅絕。昌明文化之民族，多受特慈。主之賞罰，因人之所爲，不是妄想的！

經「唉純誠於真的人！你們對着造物主作證人之時，即或不利於己方，不論是父母，是近親，亦要以着公正履行！至若將來他是富，或窮，有真主對於彼雙方經營之矣。你們不可因循私而不公，若是你們妄言，或迴避呢，造物主是詳細你們所爲的（一三五）。」

〔傳〕

爲證人是天職，是義務，循私，偏袒，固遭主怒。迴避亦是貽誤天職也。

經「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務要純誠于造物主，與伊的傳道聖使，與降於伊欽使的經典，及以前所降的經典！其凡隱昧造物主，與伊的天神，與伊的各經典，與伊的諸聖使，與後世日子的人，祇確他迷入於遙遠的迷途啦（一三六）那些於純誠于真之後，而復隱昧的人，以後又純誠于真，而後又隱昧之，且復增加其隱昧程度的人。真主決不赦宥他們，亦不默導他們於正途（一三七）。」

「汝通知僞信的人們吧，惟他們是應受最痛的刑懲的（一三八），彼等越過純誠于真者，與衆昧真者交友，他們是要在彼等的近前，尋覓尊貴嗎，不知尊貴統是屬諸造物主的呀（一三九），已於經典之中，降示於你們啦。若你們聽見造物主的天諭，有隱昧戲弄者啦，你們切不可與他們同坐，須等到他們潛入其他的言談中。倘然同之，則你們即與

他們一樣啦。真主是聚集衆僞信者，與衆昧真者，於火獄之中的（二四〇）。

『彼等對你們窺伺，若你們已得真主的開恩而勝啦，他們則道：「我們豈不是協同你們的嗎」若是昧真者，有所得獲呢，則他們道：「我們豈不能設法勝你們，不是我們在純誠信教者中，代你們維護啦嗎」。真主在直理公判之日，於你們中判斷，真主決不使衆昧真者，有以應付純誠于真者之途（二四一）！彼投機僞信的人，是欲欺瞞真主，然他們實爲他所瞞啦』。

『當他們立站拜禱禮時，他們的踐禮也懈怠，誇示於人而已。他們雖紀念真主亦是少許的（二四二）他們是於彼中徘徊，既不歸此，亦不歸彼，造物主使之迷路的一定不能得着路徑（二四三）』。

『唉純誠于真的人們！你們萬不可越過純誠于真者，與衆昧真者交友！你們是願欲築成一明顯的證據，給造物主嗎（二四四）彼衆投機僞信者，是在火獄的最低的層中，他們一定得不着援助者（二四五）除非是：那些能復，能修正，且堅誠向主，純誠於宗教的人。乃能與純誠于真者同品哪；不久造物主將賦與衆純誠于真者最大的酬勞啦（二四六）設若你們能感恩能純誠于真啦呢，則真主不施罪刑於你們哪。真主是能回賜的能明白的（二四七）』。

〔傳〕

投機僞信，利用宗教的份子，自古即是見利則趨，見害則避，信口反復，明雖對造化的

真主拜禱，實際是要誇示於人；忽彼，忽此，惟利是嗜；欺人尚且不能，況欺造化天地人神的真主乎。

六

經 『除非是被人虧的人外，造物主不喜歡：宣揚人之惡！真主是能聽的，能知的（一四八）。至於善，你們或彰，或隱均可。關於愚人之罪過，你們或者赦宥之，真主確是能赦的，大度的（一四九）。』

『彼隱昧造物主，與伊的傳道欽使的人，他們確欲：造物主，與衆傳道使者中間分離；且道：「我們是誠信一部分，不信一部分」，他們是欲由彼之中間，另闢一途徑（一五〇）！類此之人，確是頑抗昧真的，主已爲衆昧真者，設備了賤辱的刑懲啦（一五一）。』

『至若那些純誠于造物主，及諸傳道欽使的人；向不由他們中單提出一位，不久主將賦與他們酬勞啦。真主是寬容的，大慈的（一五二）。』

〔傳〕 隱惡揚善，諒解人之過錯，是人之美德也。且夫人不能全善，德到聖賢不免有過。昧真之流，專攻擊人短，同是傳道的欽使，在造物主視之，無大分析，不過因古今東西有異。時遇環境有所不同，決無高下之別耳。爲何各教的人，必要將自己跟隨的聖人，說的神乎其神，極力的貶其

他之聖賢呢？因其互高聖品之結果，真道反隱矣。

經 「彼賦與經典的人家，請汝自天。上降經典於彼等；彼等已以較此尤甚之件，昔日請求摩西啦。他們曾道：「請你顯于我們顯明的造物主着」。於是因他們的昏愚，以雷電懲治了他們；且他們於明白的示諭臨至以後，仍又事奉牛犢啦。主赦宥了那個；主已賦與摩西明顯的權威啦^(一五三)。懸土雷山於他們的頂上，與他們定約，諭之道：「你們要叩首着進此門」。又諭之道：「你們不可在安息日過爲呀」，主已在他們上立了重約啦^(一五四)」。

「嗣後他們背約，隱昧真主的天諭，無故殺害宣道使，且他們道：「我們的心已被蒙着呢」。誠然哪，真主因他們的頑固隱昧真理封蔽了他們的心啦，他們的純誠之德是少許^(一五五)。因他們的昧真；他們言在瑪利亞上的：是最大的毀謗^(一五六)；且他們曾道：「我們確已殺了造物主的傳道欽使瑪利亞的子買錫罕耶穌啦」。他們實未殺了他，亦未釘他於十字架上。雖然在他們上可是似是而非，其凡在對此爭辯的人，一定是在疑團之中，蓋他們是無知識的，不過循其揣想而已。實在，他們確未曾殺了他^(一五七)，真主確使其升高至伊矣，真主是有權威的公斷的^(一五八)，其持有經典的人，除非是於他死以前，確實純誠歸順於他的人；他不能在公判的日子爲他們作證明^(一五九)」。

〔傳〕 古代人迷信神話，意謂：「經典既稱是造物主的賦與，何以未見自天上下來呢？」抑不知，天真純明，自得造物主之賦與；不能者，而能；不知者，而知；猶之乎無綫電之收音機耳。且彼猶太人，在當時固已尊仰摩西，耶穌矣。然在摩西耶穌當時何嘗未被人叛，何嘗未被人誣，何嘗未被人殺害呢？

蓋追頌死者是古今人之常情，試觀東西聖哲，誰是在當時完竟其功的！穆聖在當時，外人尙知敬其道，而族人反對之，及其死後教興，而族人且因聖自尊起來，惜哉！

經 『祇因猶太人中有昏暗的人，多方阻碍造物主的道（二六〇），主對他們禁止了：已合法之潔美的啦。他們收取已明令禁止的利息，以不正當的方法，食用人的財貨；主爲他們中的味真者，設備了最痛的刑懲啦（二六一）。』

『然在他們中學識有根底的人，與純誠于真的人，統是純誠歸信降於汝的，與在汝以前所降的，且他們立站拜禱，呈獻天課，純誠于造物主，信有後世之日。若是之人，主不久即賦與他們最大的酬勞啦（二六二）。』

〔傳〕 合理的禁止，是益於人者也，不合理的禁止，是懲人之罪過！歷觀世人往往無須禁止之事，彼則拘泥不肯，自以爲潔，不知此是主因其過而懲之耳。至於妄貪無義之財，惡莫大焉。利息似乎於人生之交往無關，不知今日勞資階級之養成，純由於高利貸之遠因。若真有學識，真有信仰之人，果係真正經典，未有不純誠的信仰者也。

經 『主默示於汝，亦如默示於挪亞，及他以後之諸聖似的，主默示亞卜拉罕以斯瑪

爾來以斯罕格雅爾格及衆後裔，耶穌安猶卜猶努斯亞倫所羅門；主將宰布雷 詩賦與大

衛 (二六三)，諸傳道聖使，有明示於汝的，亦有尙未明示於汝的，真主確是諭告摩西天諭

啦 (二六四) 』。

『傳道的欽使，無一不是爲報喜與警告來的，以資使世人在諸傳道欽使之後，再不能對於造物主託故推諉啦；造物主是有權威，能公斷的 (二六五)；造物主能證明降於汝的，乃是以伊之全知降的，且衆天神亦皆證明之，有真主之爲證明者足矣 (二六六)；彼隱昧且阻碍真主之道的人，的確他們迷入於遙遠的迷途啦 (二六七) 』。

『味真及昏愚自負的人，造物主不能寬宥他們，亦不能默導他們於一個路途 (二六八)，他們的路途，無非是火獄，於其中永久常存；造物主對於那個是易能的 (二六九)。』

『唉世人！自調養你們的主，以着真理的傳道欽使，確已臨至於你們啦；要是你們純誠于真呢，則於你們有益；設若你們隱昧真道呢，要知天地中所有，統是造物主的。造物主是能知的，是公斷的 (二七〇) 』。

〔傳〕 自古及今，東西聖哲，無不因造物主之默示而得盡其教化之天職也。信者于己有益，昧者于己有虧。不過因時代不同，而默示亦不同，居今日不必論諸聖之高下。只可研究各經典之時代

價值，其凡能指導人生，合於時代者，遵之可也。聖是真聖，經典背時置之可也。穆聖之爲貴，是可蘭經合於近代社會耳。

經 『唉佩經的宗教家！你們不可在你們的宗教中過爲，你們不可對着造物真主不說真的！瑪利亞之子買錫罕耶穌確是造物主的傳道欽使，是因伊的諭，降彼的明命於瑪利亞，你們要純誠歸信真主及伊的諸傳道欽使！你們萬不可說三位！若你們能止住呢，是於你們爲最善，造物主確是獨一的主宰，純清哉！主也，伊豈有子嗣呢？天地中的所有，統是伊的，有造物主之爲經理者足矣（一七二）』。

『彼買錫罕與近主的一些天神，向不羞於給造物真主爲奴！其凡羞于給他爲奴，而且傲慢自負的，不久他即將他們完全集合至於伊（一七三）。至於那些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們，伊則完全賦與他們的酬勞，增加伊的殊恩於他們，若那些違逆傲慢者流，伊則以最痛的刑罰懲治他們哪，彼等在真主以外，不能得着保護者與援助者（一七三）』。

『唉世人！證明確由調養你們的主來至你們啦，純明的光亮，主亦降於你們啦（一七四），其凡純誠歸信造物主，且堅誠向伊者，即刻使他們入於伊的慈惠與殊恩中，且默導他們到至伊的中正的人道啊（一七五）』。

〔傳〕 三位一體之說，居在今日，已不用深辯，人是造物主造化的，如何可稱是子是女呢？所

以謂之奴者，是因其一切不能自主；生也，死也，成功也，均是主之要爲。純順之奴，因其主意而工作，逆命之奴，令之東，偏之西，人無論如何的貴，總是被造的，等於天地。天地之一部分，尚能被用於人，況造化天地人神之主，豈不能支配人乎？人也，神也，無論其肯與不肯爲奴，均是被支配於主者也。人之貴也，同爲動物，主能賦與人一部分權利，使其支配犬馬牛羊等之動物耳。

經 『他們要請判於汝，汝即答曰：「造物主關於無父母者已示法於你們啦，例有一人死了，其無有子嗣，只有一位姊妹，則她應得其遺產的半數，若她無有子嗣呢，則他兄弟能繼承她的所餘，設若他有兩位姊妹呢？則她倆應承受其遺產的三分之二，設若他們是昆仲姊妹多的呢？則一男得享二女之份；造物主解明於你們，因恐你們迷入歧途！造物主對於每一事物是全知的（二七六）。』。

〔傳〕 此是賈地奈下降第六章，以造物主之原造爲本，論人對於孤兒負責，是何等大同。因招待孤兒，叙及遺產之份，因夫婦有互相繼承之權利，則定淫穢之罰例，遏止假辭巧取之行爲，親近者對於遺產既有份，其結婚之血系自宜規定。結婚血系規定，其結婚之聘金法，亦因之而定。然財力不足，則又爲之設法變通。對於防姦，是何等之周密，對於杜止侵占，又行顧及。男女在造物主闕下，雖係平權，然女須男贍養，當然要有約束之權。此上叙夫婦之道也，有夫婦則有父子，兄弟，親戚，鄰里，同比，孤兒，貧困，僕人等之關係，應付此種種環境，以用財得道爲首要。又示諭使費之法，對人如是。對主之禮，則在乎拜禱，然拜禱必潔，又示以變通之道。夫以上所示，

均是法禮，法猶筏也，可變其形式，但不可廢也。法廢，則道不存矣。故無水則代以土，不作洗式，則不可也。頑於法者，猶之乎拜像，所拜雖非像，而法像印於心中矣，豈是中正之道乎？

社會有誠僞之不同，則訟事興矣。訟則利見大人，若見小人，則理不得伸矣。對於判者既諭之公正，又諭之包納，去其自私，去其故習，以完成公平。

訟之後有師，乃易之序也，師之興也，則內有忠奸，忠奸不分，取敗之道也。情報者，乃行軍之首要，一再諭之慎重。戰爭之後，有和平之請求，亦自然之序也；人以禮來，我以禮往，人以僞來，我以僞應，以實筆寫實情。不假用故事。夾叙故殺，誤殺之法。末叙收兵賞罰之道。言簡意周，真妙文也。

驟然占領之地區，彼未心服，拜禱時宜變通，搜索宜詳切。審判宜不偏私。注意邪魔之誘惑。純誠于主之道；是何等大中正之教。

夫婦人道之始，以和爲本，因不得已而多妻；可離不可偏。天地間都是主的，爲證人者可正不可偏。隱昧真理者不可友。玩笑天論者不可近。奸佞之徒不能得道。隱人之惡，揚人之善，均是應付環境之教也。

以往的聖賢均是奉主之命，應運而生者；我人不可妄加褒貶。爲何猶太人極力貶耶穌呢？無論古今各聖，其使命都是報喜與警告，人固不可因封建之禮責耶穌無父；亦不可因其無父妄擬三位一體之說；以遺人口實。

全章由個人叙家族，由家族叙社會，由社會生出訟與師，以財物之分配爲經；以使費法爲緯；辭明顯而意周密；實妙不可喻。

第五章 瑪 一 代（筵席）

買地奈在四十八章之後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要踐履已結定的約，於你們認爲合法者：是牛羊駝等類的動物，其他除要宣告於你們者外，即是在受戒之時不准獵牲，此乃是真主的意要判定的（一）。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不可解放造物主的一些個儀典的表示，不可犯禁月，不可傷犧牲物，及有項飾之牲，不可使趨向禁室尋造物主的殊恩，與喜愛的人不安！你們開了戒以後方可以獵牲；你們又不可因：彼人已往的阻止你們入禁寺的忿怒，使着你們妄爲，因而作罪。你們要互助於真善，與敬謹，你們不要因爲作罪與仇視互助，你們敬畏真主吧，造化的真主確是責罰嚴重的（二）。』

『禁止你們食的，是死物，血，豕肉，不奉造物主的名宰者，與其他縊死，擊死，跌死，舐死，猛獸食餘的，（然你們依法所宰的除外）及宰於石柱上的等等，昔者阿人之風在禁寺周圍之至如你們用籤尋分配的，那亦是大罪，時至今日，那些頑抗味真的人，對於你

們的宗教業已絕望啦，以後你們不必懼怕他們，你們懼怕主吧，現在主爲你們完成你們的宗教啦，主將他之恩惠完全施於你們啦，主喜愛你們是安天順命的宗教，然若有被迫於饑餓，不是心偏於犯罪者，造物主亦是寬容的大慈的〔三〕。

「他們又請問於汝，何者於他們爲合法的食物，汝答道：「一切潔美的食物，於你們均爲合法，但你們指揮鷹犬中的馴者，宜本之造物主授示於你們的，你們指揮之，訓練之，然後你們方能食用彼類之爲你們所留住者；且你們對之紀念造物主；你們敬畏造物主，造物主是速於清算的呀」〔四〕。

「夫一切潔美的，現在在你們上均爲合法，其他有經典的宗教家的食品，亦合於你們用；你們的食品，亦合於他們用，至若回教中的貞女，與在你們以前受有經典的宗教家的貞女，你們只要是非私戀，無苟且，依禮贈與她們聘金，即爲合法。其凡隱昧真誠者，祇確他的一些工作都已白廢了，在後世他乃是屬於虧本的人〔五〕」。

〔傳〕 此是在買地奈降的第二十六章，其教令合于紀元九年穆聖朝觀之時，是經典業已完全，與猶太基督二教雖通婚，雖通飲食，亦無妨；不特不能爲之通化，且因可蘭之真理，可以通化二教之人矣。

受戒時，禁止殺牲，以體普慈之意。准人肉食，乃享爲人之殊恩。縊死，擊死者之不能食，以其

性未盡也。宰於石柱，用籩分者之不食，以其失禮也。獵牲雖能食，然亦必合法。猶基二教禁食之法，大致相同，故可食用。已得造物主之特慈，不念舊惡，怨事希矣。

經 「唉純誠于真的人！若是你們立站拜禱禮時，要洗你們的面，及手，至於胳膊，摸你們的頭，洗兩腳，至於踝骨，然你們若是無洗禮的人呢？則你們要正重致潔，但因有病，或旅行，或由廁所歸來，或御婦，水不能呢？則趨向潔淨的高地，由彼摸你們的面，與手，造物主決不願意使你們艱難，造物主是意欲使你們真潔，完成伊的恩惠於你們。望你們知道感激^(六)」。

「你們要紀念造物主對於你們的恩惠，及伊與你們所結的約，彼時你們道：『我們聽着啦，我們亦服從啦』。你們敬畏造物主吧！造物主是能知人心之本體的^(七)」。

〔傳〕 對造物主作拜禱禮，內中寓教頗多，然既在主前申請，宜先致潔。因手能作罪惡，所以潔手；因足能行非禮，所以潔足；不要顏面，是無恥之徒，無事不可爲；頭腦不清，則思想不正；然若無水，以土致潔。主要人潔其意念，洗其罪惡，故名之曰真潔。若能便當，以水作潔，身心全淨，固是甚好。然若有故，因無器具，或怕病症，或沙漠行軍，則可藉土石沙以意致潔。惜哉！中國之教胞，因其重洗淨之禮，反失去每日之定時的拜禱禮。拜禱禮一失，教中之重要典禮無矣。風俗所偏，使無洗禮的人不敢說「慶祝辭」。然普通教友，因時間環境，洗的機會甚少，因其不

能洗也，失去了研究討論，接近學者之機會，不知多少。惜哉！

經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要因為造物主以着公平履行證人之責，萬不可因為一部分人的可惡，陷你們於不公平之罪！你們公平吧，那乃是至近乎敬謹的，你們敬畏造物主吧，造物主是深明你們所爲的』(八)。

『造物主許與那些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們啦，他們必應受寬宥，與偉大的酬勞』(九)，至如那些頑抗味真理的人，他們以主的天諭爲虛僞，是火獄的伴侶』(一〇)。

〔傳〕 證人之責，是對於某一事件，本照事實說真實，既不可因愛而偏袒，亦不可因惡而不公。人能爲證人，乃是光榮之事。今日歐洲，因宗教之感化，往々自首作證人。中國因自私之重，社會之不明朗，往々不肯爲證人。爲證人不公平，與逃避爲證人，在主之闕下，其罪等耳。

經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要紀念造物主對於你們的那個恩惠！試想彼夥民衆忽然要向你們伸手，是主使着他們對於你們止住了手啦。你們敬畏真主吧，令純誠于真的人，就是仰恃於造物主』(一一)。

〔傳〕 誠實君子被人攻擊之時，往往使攻擊者，不能按其預定之計畫施行者，均是造化的真主之默佑耳。

經 『造物真主，確已與以色列族約了；昔日主由他們中選派了十二名酋長。真主諭

之道：「余確是同着你們的，若你們已立站拜禱，已供獻天課，已純誠歸順余的諸傳道聖使，且輔助他們，且債於真主潔美的債啦呢？一定余包涵你們的差錯，使你們進入河流其下的樂園哪，在你們中自那以後，隱味真理的人，的確他失迷了中正的道啦（二二）」然以後呢，因為他們背了約；主譴責了他們，使他們的心成爲堅硬的，他們擅改原文，忘了訓誨他們的部分。汝能常常照見他們中，除少數者外，均是舞弊的，汝宥他們，不理他們吧，造物主確是喜愛善人的（二三）。

「主也曾與彼自稱基督教徒者約了，然後他們亦是忘了對於他們訓誨之部分啦，故主以仇怨忿怒生於他們中，一直到在直理公判的日子，不久真主即將他們所爲的，宣告於他們（二四）」。

「唉以讀經典爲業的各家！主的傳道欽使確臨至你們啦，他能爲你們闡明你們在經典中許多隱匿之點，且他已包涵了很多啦。誠哉！最光明最明白的經典，自造化的真主已臨達於你們啦（二五）！真主以之默導，跟隨伊之所喜者，於安定之途，並因伊之默許，使他們出黑暗入於光明，導之於中正的人道（二六）」。

「其凡說造化的真主就是瑪利亞之子買錫罕的人，那確是昧了真了，汝諭之道：「假設造化的真主意欲致死瑪利亞之子買錫罕，及其母，與地面上人民的一總時，是誰能主持

造物主的絲毫？天也，地也，及其中所有的主權，統是造物主的，伊之造化是因其意之所要造化的，造物主是在每一事物上大能的〔七〕。

『猶太與基督教徒嘗道：「我們乃是唯一真主的子孫，伊之最喜愛的」。汝諭之道：「爲什麼伊還懲罰你們的罪惡呢？不然吧！你們確亦是伊所造化的人類而已。伊之寬宥是其意之所要寬宥的，伊之懲罰是其意之所要懲罰的。天也，地也，與其中所有的主權，統屬之于造物主；終久都是歸至於他的〔二八〕』。

『唉以讀經爲業的各家！主的傳道欽使確在歷聖斷續的時代，爲你們辨別是非來啦。因爲你們要說：「報喜的與警告的，未曾臨至於我們哪，」現在吉凶的警告者，確已臨至於你們啦，造物主是無一事不能的〔一九〕』。

〔傳〕 猶太教人稱其經曰，舊約，基督教人稱其經典曰，新約，然道久失真，東西相同，穆罕默德聖是繼往開來，正定是非，辨別真僞，彼時二教之人，習久成風，沿其故習，頑固不化，忘其真訓；較之今日，口誦可蘭不知可蘭的意義，固守其風俗的人，有異乎？無異乎？所異者，彼等擅改誤解原文，舊新約大半出自後人之手著，現在世界文學家已証明了。可蘭尙是原本，但大多的人是斷章取義，不以原文，作全面的研究。演而爲神奇者有之。視之爲法典者有之，以之爲玄學者有之，惜哉！

彼二教之人，昔日因不遵主之約，遵人之訓，主怒之。試想今日回教，崇尚之事，盡是主約乎？是主約之外有所增減乎？要知，彼二教之人，在昔日亦不是盡棄主之原約者，亦是在主約之外加以增減之故，然自十字軍後，彼等雖仍讀舊新約，然因受可蘭之感化，事實所遷，多屬可蘭，非固守新舊約矣。反觀回教，反在可蘭之外有所增減，夫約而能增，豈原約乎？有志于主者，靜心思之，可也。

經 『昔日摩西對其民衆道：「衆同胞！你們紀念造物主，對於你們的恩惠，昔者伊於你們中設置了許多的聖人，且賦與你們以主權：向來未曾予世界中之一个人的，已予你們啦(110)。唉同胞！造化的真主爲你們已確定的清淨之地，你們進入之吧，你們切不可向後轉，若是向後轉回，則你們就成了虧本的人啦(111)」，他們答道：「摩西！在彼處確有強悍的族，我們不能進入於彼；必須等到他們，由那裡出去後，然後我們乃能進入之(112)」。在彼畏懼中有被主賜恩者二人道：「你們若是能衝上其門，你們自然能進入，你們一定是能戰勝的！你們若真是純誠于真的人呢，則你們就只是仰恃於造物主吧(113)」。他們又道：「摩西！只要是他們在那兒，我們永是不能進入之，請你同調養你的主前去吧，請你倆殺敵吧，我們一定是在此地坐候的(114)」。

『摩西禱之道：「我的主！我只能主持我自己與我的哥哥，以外的人，我無能，請你

將我們與不守法的人分開吧(二五)。諭道：「主禁錮他們四十年，他們昏迷於地面中，你不用憂慮這些個惡人」(二六)。

〔傳〕 試觀古今傳道的聖賢，無論那位，在當時都是被人反對的。以摩西之聖，被賦有那等的神術，能解救以色列族出埃及，尚不被信於本族的民衆。民衆仍不服從命令，況其他者乎？然不信聖諭的人，終着天譴。當時聖人知之，後世的聖人亦知之，可是普通人無從覺悟耳。

經

『汝將阿丹兩個子的故事，實說於他們：昔者，彼二人宰牲求獻近于主，他倆中之一，被允納了。其他之一人未被允納。彼道：「我一定殺你」！答道：「造物主許可的，是敬謹之士」(二七)，古說人祖阿丹之長子格比來不服從阿丹，關於婚配之命令而嫉妬其弟哈比來欲殺之二人宰牲獻祭一被火焚一未焚你若伸手來殺我，我

一定不伸手去殺你，我確是怕調養普世界的真主(二八)，我願欲將我的罪，與你的罪都歸於你，使你成了火獄的人；那火就是報應昏愚自負的人的(二九)。嗣後彼仍是順從了他的氣忿，殺了他的弟弟，因其殺，他乃轉成了虧本的人了(三〇)。嗣後真主遣烏鴉在地上刨挖，以資顯示於他，怎樣掩埋其弟之尸體，他恍然道：「唉！我如何不能照此烏鴉的樣子作呢？然則我亦掩埋我的弟弟吧」，於是乎他乃轉成了遺恨終身的人了(三一)，因此主對以色列族法定，其凡不因爲人命，不因爲其在地上作惡破壞，妄殺的人，他猶如殺害了普世之人。其救活一人的人，亦猶如救活了普世的人。主之諸傳道聖使，確以着明

鑒臨至他們啦，然而他們於那以後，大多數仍是在地上過爲呀（三二）。

『夫彼與造物主及其傳道的欽使爭勝的人，與積極在地上破壞中道的人，他們的報應是殺戮他們，或釘他們於十字架上，或相左着割去他們的手足，或是流徙於遠方，使之現醜於今世，受最大之痛刑於後世（三三），除非是，你們對他們判定之前，彼等能悔而復的人，尚可宥之，你們要知道，真主確是能寬宥的，慈恤的（三四）。』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敬畏造物主，你們對伊要尋求貢獻，努力於伊的道，這是希望你們得脫離，而獲得正果（三五）。』

『至於彼頑抗味真的人，假設他們能有地面上的一總，或同那相似的，用以在直理公判之日贖罪，亦不得允許，他們必應受最痛的刑罰（三六），他們雖設法由火中逃出，他們亦逃不出去；他們應受常久的痛刑（三七）。』

〔傳〕 最大的罪，就是無故殺人。最大的善，就是救人活命。然若是對於造物主，及諸傳道聖使爭勝的人，就是大逆不道；殺之可，釘之可。其凡着此刑者，都是不能畏主命，畏聖人的人，都是妄自尊尊的人。彼等小則犯上作亂，大則叛道稱尊，即使其勢力，大過地球，亦是日在炎々之中，及至死後其所受之罪，較之現世爲尤烈耳。

經 『偷盜的男女，你們割去彼等的手，以懲治彼等的行爲，此是造物主的儆戒；造

物主，是有權威，而至公的^(三六)。其凡於昏愚行虧之後，悔而能復，且修正的人，造物主亦將復真於他。造物主亦是能寬的能慈的^(三七)。你豈不知道嗎？天地的主管者統是造物主，伊要懲治則懲治之，伊要寬宥則寬宥之；造物主是在每一事物上大能的^(四〇)。』。

〔傳〕 此是一種立法的原则，各地對此規定懲治輕重不同。但凡在回教徒，都宜讀念可蘭，人若在幼小之時讀此，其偷盜之心，不敢稍萌，過邪于先，實亦一最善之訓誨耳。故西洋史學家韋爾斯謂回教可蘭經一出，與西洋政治社會上一秩序，實非過譽。

經 『唉傳道的欽使！汝不可因：彼口說誠信，心中實未誠信，且積極于味真的人，而覺憂慮，在猶太教徒中有欲聽僞文的人，他們是要聽：其他向未到至於汝，擅改原文的那些人，道：「若有以此文授於你們，則你們遵守之；若拿非此文則你們要加小心」。蓋真主欲其紊亂者，誰也不能爲之主持真主的絲毫，若彼之人，真主絕不欲潔他們的心，他們現醜於今世，應受最大的痛刑於後世^(四二)。』

古註猶太教徒中有貴族，男女二人有了姦情依舊約之定律應以石塊擊斃之，但他們因懼此刑擅改了原文，以後他們念之來至穆聖，並囑之曰：「他若能依此文裁判呢，你們即遵行之，否則便不可服從」！但穆聖終依天律令以石擊斃之。

『他們是喜聽僞論，喜食非法的。設若他們到至于汝時，汝於中判斷之，或不理之均可，即汝不受理他們，他們亦不能損汝絲毫，然汝若裁判呢，則於中要秉公裁判之。真主是喜愛公平的^(四二)。且夫他們何需請汝裁判呢？他們自己有桃拉台^(舊約) 其中有造物

主的天律，若他們自那以後轉變呢？他們這些人均不是純誠于真的人哪（四三）。

『祇是主降的桃拉台，在其中有中正之道，與明朗之光，那些純順的聖賢，以之而裁判猶太教徒。彼方的學者，及法師，因負遵守造物主的經典的使命，對之能為證明者。然則你們不可怕人，要怕主。你們切不可主的天諭，購換少許的代價。其凡不依真主所降者判斷的人，即是味真的人（四四）』。

『主於其中對他們法定的是：「以命償命，以眼償眼，以鼻償鼻，以耳償耳，以牙償牙，凡是傷害均宜抵償。然若被傷者赦宥之呢，則他能因之而自贖其愆尤」。其不本之造物主所降的經典裁判的人，確是昏愚自虧的人（四五）。』

『且主於他們之後，又派瑪利亞之子耶穌，為是證明其以前的桃拉台，主亦賦與他引支勒，約新其中亦是中道與光明，足可證實其以前的桃拉台，是指導訓誨敬謹者的（四六）。着彼佩引支勒的人，依其中造物主所降的判斷吧。其凡不本着真主所降的判斷的人，確是破壞中道的人（四七）。』

『主又以着真理降經典於汝，為是證明其以前的經典，且對之維護，汝若為他們中間裁判呢，宜本之造物主所降的，萬不可在真理達至汝以後，再順從他們的私心哪。且主為你們中每個民族都制定了法，與禮啦；設若真主要化成你們為一個民族呢則亦能。不

過藉伊所賦與你們的，試驗你們，然則你們以後保存好的吧，你們的一總，終歸至於真主，然後伊關於你們已往之爭持，顯示於你們（四八）。

『汝要裁判，宜本之造物主所降的裁判，萬不可順從他們的私意，汝且要小心他們，他們將要由真主所降於汝的一部分擾亂你，設若是他們不服從轉變啦呢，汝要知道，真主之意是以他們的一部分罪惡來禍他們哪，人間之多數都是妄爲的（四九），他們是要尋求愚暗時代的律法嗎？在堅誠信仰的民衆，是以造物主的律法爲至優的（五〇）。』

〔傳〕 此數節之降，有的謂：判猶太人通姦案，但按正文及四五節考之，又似因爲殺人者抵償而頒降，總之，主之律，千古不變，桃拉台引支勒可蘭一而已矣。然傳之久，則失其真矣。

萬惡淫爲首，實非虛言。試想作惡犯法之亂，因由於淫者，實占多數。故佛主滅慾，儒主制慾，然男女陰陽，是人生必需之事，豈能滅制乎？即有能滅能制之者，亦非普通入之道。可蘭示教，是大中至正之人道，順人之情，規定結婚離婚之法。嚴定法外淫亂之罪，至爲完善。至於傷害等罪。雖有抵償之例，然又示教被傷者赦宥可自贖其愆，既不過寬而廢法，又以不過苛而教人。已寓政法與宗教相輔之至意。留心社會學者，共注意此乎？

法律之立也，近來各國均取寬大主義，可蘭對於殺，妄，淫，盜，四者，明定重刑，似乎與時代不合，然若按各章全文研究探討，在每定刑之後，均有：若其能復，能修正，則亦可復真，亦可得

赦；意謂罪雖重，只其悔復，即可得宥。若明定輕刑，人將玩法矣；法若能玩，奸民漸興，純真被虧矣。然則各地偷盜之多，其因律輕乎？

經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萬不可以猶太基督教徒爲援助者，他們彼此是互相援助的，凡你們中傾向他們的人，彼就是屬於他們啦，造物主絕不默導昏愚自虧的人（五二）』

『汝看彼心中有病的人在他們中那樣的活動；他們且道：「我們是恐怕時勢的轉變，禍臨至於我們」！然造物主不久要以勝利，或其闕下的大命賦來時；他們在暗中所隱的，即時轉成了悔恨的啦（五三）。純誠于真的人道：「這些個人豈不是嘗以真主發重誓，情願犧牲，一定協助你們的嗎」？他們所有的工作，全無用了，他們轉成了虧本的人了（五三）』。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中甘心叛教的人，以後造物主即另遣喜主而亦被喜的民衆代之。他們對於純誠于真的人謙卑，對於味真的人示威，他們努力於真主的道，他們亦不怕毀謗的人毀謗，那就是真主的殊恩，伊賦與其意之所要的。真主是至寬的，至知的（五四）』。

『援助你們的是：造物主，與其欽使，與那些純誠于真立站拜禱，呈獻天課，鞠躬於主的人（五五）凡傾向於真主，與其傳道欽使，與衆純誠于真的人，確是造物主的黨，他們

終是能得勝利的（五六）。

〔傳〕 政教之興也，無論何時，均有忠奸，忠者，即純誠不二，不避毀，不畏艱。奸者居此勾彼，居彼勾此，忠奸之現象，天諭何等的真確。用以觀人，人焉度哉，人焉度哉。

試考在可蘭以前各國有立站鞠躬之禮者乎？即有之亦不爲重，時及今日以立站鞠躬爲禮之重儀是誰昌明之乎？

經 「唉純誠的君子！在你們以前被賦與經典的人，及頑抗味真的人，有拿你們的教，戲弄與嘲笑者，你們萬不可與之結交，若你們真是純誠于真者呢，則你們要敬畏造物主（五七），當你們宣諭拜禱禮時，他們拿之以爲戲弄與嘲笑！他們真是無知識的人（五八）。

「汝諭道：「唉念經典的人！你們爲什麼對我們怨恨呢？不過就是因爲我們純一信仰造化的真主，純誠的信仰賦降於我們的，及以前所賦降的各經吧，然則你們的大多數，真是妄爲的人」（五九）。

「汝再諭道：「我豈不能將在造物主闕下，最可怕的報應，宣佈於你們嗎？其凡造物主對之已譴責，與怒惱的人，伊轉成他們似猴，似豬，拜事神魔。若此之人，是地位最惡劣，是失迷了中道的人」（六〇）。

「當他們來到你們之時，則道：「我們已純誠的歸順啦！」但他們入教的時候，就不

是真信，他們出去的時候，更是頑固味真的！造物主是至知他們的隱匿〔六二〕。

〔傳〕

夫道久失真，真失則假，假久則以假爲真矣。真道再復，則人皆驚駭，意真爲假矣。最可恨者，是讀誦經典之人，與一群頑固不化之教徒，互相接合；對於真道之昌明，笑罵者有之，反對者有之，假意從真，投機利用者有之，可悲哉！他們將來的所着！

經 『汝將看見他們的大多數均奔馳於罪惡侵害，妄食非法之中，惡哉！彼等之所爲

呀〔六二〕，彼方的學者，與教師如何不禁止他們的言語之惡，吞食非法呢？惡哉！一定是他們養成的〔六三〕。

『猶太教徒嘗道：「造物主的手被拘住啦吧」，

其意是真主是齋吝而不施
的非是有形之手者也，

他們的手確是被

枷的了；因他們的妄言，被譴責之啦，不然，主之執掌豈不是隨意伸張的嗎？伊之施惠，豈不是由其意要施惠的嗎？在他們中的大多數一定因：調養你的主降於你的，反增加了他們的過爲，與頑抗味真啦，主已擲仇恨與忿怒於他們的心中，一直到在直理公判之日啦，他們爲作戰，雖然着了火，真主則熄之。

當他們意欲與穆聖顯了爭鬪與擾亂時則
真主即止住他們的歹，使他們自亂。

他們在

地面上的破壞，是無止息的，真主是不喜愛破壞正道的人〔六四〕。

『然設若是被佩經的人們，能純誠于真能敬謹啦呢，則真主亦一定能包涵他們所有的過失，一定能使他們進入純恩的樂園〔六五〕，假設他們能履行桃拉台與引支勒，與從調養

他們的主上所降於他們的呢。則他們由他們的頭上與脚下，已足食用啦，他們中固亦有純正的民衆，但其大多數是爲惡的^(六六)。』。

〔傳〕 胡言亂語，怨天尤人，是小人的常態。因人之得道他愈頑固，他愈妄爲，他愈不說真理；是主已擲仇恨忿怒在他們的心中，他們迷而不能返矣。

經 『唉欽使！命汝送達調養你的主，降於你的；設若汝尙未完全實行呢，則是汝尙未完成送達的命令，真主能在人中護佑汝；真主是不默導彼頑抗昧真的人^(六七)。』。

『汝諭道：「唉能念經典的人！你們除非是履行桃拉台與引支勒與從調養你們的主降於你們的外，無可論的事物」，然他們中之大多數，一定因調養你的主，降於你的反增加了，他們的過爲，與隱昧真理，但汝不必憂慮這些昧真的民衆^(六八)。』。

『無論是回教人，是猶太教人，是基督教及其他各教的人，其凡是能：純誠的信仰造物主，及後世的日子純潔工作的人，他們就是無憂無懼^(六九)。』。

『主確與以色列族定約：「已派遣多數的傳道欽使到在彼方」，然每當聖使到在他們，他們因爲私心之不喜的，則他們或以其一部分爲僞，或要殺害其一部分^(七〇)，他們自揣：雖則如此，災禍亦不能有，蓋他們是瞎的，是聾的，造物主雖然復於他們；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仍是若瞎若聾。真主是能觀他們所爲的^(七一)。』。

〔傳〕

穆聖之成功，以其無私也，真經之爲真，毫無門閥之限；凡是有經典之宗教家，只是能遵經典的真理，則造物主即能赦之。換言之即在回教奉有可蘭，但若不知可蘭所命者爲何，豈非等於不歸信經典者乎？穆聖之責，即是宣達。真經臨到，不知其真意，不從其命令者，是造物主已棄不默導者乎？且又云「無論何教，只要是純誠信仰造物主，及後世的日子，且能純潔工作的人，均屬諸無懼無憂」。正大無私，已見一斑。惜乎後人不識可蘭之大，演成宗教之戰爭數百年，私乎公乎？

私心乃古今所同，凡是以真理來臨的聖賢，只要於他私意不合，習慣不同，則即排之，且有時因私心之盛也，本知是經，本知是真理，因嫉其人，乃廢其言，故意妄爲者不知多少，然則災禍之來，豈不宜乎？有心宗教的人其注意已之私乎？

至于有純誠信仰的人，若不純潔工作，則犯禮違法之事有，故亦不能無憂無懼，然純潔工作之人，若無真正之信仰，則日夜亦是憂患恐懼耳。二條遵到，無論何時都能無憂無懼！無憂，無懼，豈非安樂者乎？然知難行易，非淺見者所能得耳。

經

「彼說真主就是瑪利亞的子買錫罕者，他們確是昧了真了，且買錫罕曾道：「唉伊

色列族！你們要敬事造化了的真主，調養我的主，亦是調養你們的主。其凡信仰不純，貳主的人，真主一定禁止他入於樂園中，他的居所是火獄；昏愚自負的人是無有援助

「其凡是說『造化的真主是三位之一者』，他們亦確是昧了真了。普世無主，惟獨一的真主。設若他們還未止住彼等所言的呢？一定最痛的刑罰將觸着那些昧真者啦（七三）。他們爲何尚不心復於真主，求伊寬宥呢？真主是能寬宥的，大慈的（七四）。」

『瑪利亞的子買錫罕不過是傳道的欽使而已，在他以前，諸多的傳道欽使，確已過去啦，他的母乃是純誠的人，彼二人都是食東西的，汝看哪！主是如何的對他們辨明天諭。然而汝再看，他們是被轉到那兒去啦（七五）。』

『汝諭道：「你們豈可越過造化的真主，拜禱事奉對於你們不能主張禍福的嗎？真主是能聽的，能知的（七六）。汝再諭道：「唉念經典的人！你們不可在你們的宗教中，真理以外過爲，你們亦不可順從一部分人的私心！從前他們確是迷路啦，他們且要使多數的人迷路。他們確是迷失了中正之道的人」（七七）。』

〔傳〕 誠于真者與昧真者，在阿文是對稱。各教之人無不自稱是誠于真者，貶外教人爲昧真者。然可蘭之誠者，等於儒者所稱渾然天理之士，蓋人果能誠信造化天地人神之真主，則自然有純誠之表現，自然的就心口無二，內外如一，若是一有人慾之私，因人推測之亂，雖是一樣的信仰，「不能覺察」，但心則不能平，明見造物主真理之顯，亦要昧之。故基督教徒若真能純誠於主，則

誰貶之爲昧。因其三位一體之說，故貶之爲昧。試想三位一體之說，以耶穌之大聖，瑪利亞之賢德，豈能妄言，蓋亦猶中國對於關羽之信仰爲聖帝君乎？關羽生時，何嘗有此思想。因三國演義鄉愚迷信，居然有了這些廟。且演出種種神奇。各地各教，均有此現象，不必基督也。

經 『彼以色列族中的昧真者，已被譴於大衛與瑪利亞的子耶穌之舌上矣；此乃是因他們的背逆與過爲之故^(七八)，但他們仍不對於他們已爲的罪惡互相禁止，彼等所爲者真是可悲^(七九)』。

『汝將看見他們中的大多數皆親向於昧真主的人啦。他們自己所趨向的，真是可悲！真主怒惱他們了，他們是永於刑罰之中的人^(八〇)。假設他們真是純誠信仰真主，與聖人，及降於他的呢，則他們就不以彼等爲可親的啦。他們中之大多數真是破壞妄爲的人^(八一)。』
『汝一定能看出最仇視純誠于真的人，乃是猶太教徒及認主不純，貳主的人。汝亦一定能看出對於純誠于真的人，最表示親近的人，是自稱基督教徒的，此蓋由於彼中的牧師與修道之士，他們不傲慢之故^(八二)』。

〔傳〕 可蘭經是以猶太爲對象的，猶太不倒，世界永久不能和平。必可蘭興，猶太倒，世界乃得和平。

經 「若是他們聽着賦降於傳道欽使的那個時，則汝將見他們的眼，因認識了真理而流淚，且道：「調養我們的主！我們已然純誠于真啦，請你記錄我們同着能證明的人吧(八三)！真理業已到在我們啦，爲什麼我們不純誠于造物主呢？我們豈不希望調養我們的主使我們同着純潔的民衆入嗎(八四)」？造物主因他們所說的：將河流其下方的樂園，賞賜於他們，他們得永於其中，此即是善者之報酬(八五)，至於那些昧真的人，以主的示諭爲虛僞，他們就是地獄的夥友(八六)』。

〔傳〕 猶基二教，在當時卽是同教同族，不過分新舊二派而已，猶太教因守種々之儀典，耶穌解除之，猶太教極力自私其族，耶穌力倡博愛，穆聖出，道歸大中至正，新者不頑固，故能皈依，舊者頑固自私，乃仇視之，此古今東西禮教變化之慣例也。且猶太自古卽以放款爲業，各國各地，無不被其害，可蘭力禁吃利息，納利息，尤爲彼等所不滿，然按諸西洋近代史考之，世界此二次大戰，豈不是均是亂于猶太人之銀行業者乎？世人若均純誠于可蘭，豈能被此禍乎？

經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不可自行禁止真主已許可你們准用的潔美之物，你們不可過爲，造物主是不喜愛過爲的(八七)。你們食用造物主惠賜於你們的潔美而合法的，你

們要敬畏：你們已純誠信仰的造物主(八八)。』。

〔傳〕 「你們不可自行禁止：真主已許可准用的潔美之物」。飲食乃習慣養成，彼時猶太有人回教者，因其素習，禁食種々食物；一旦開放，則胃不見容，故仍禁止之。試觀兎是可食之物，在甘肅人食之自然，在奉天回教，居然不肯食牠；且要禁止之，此一例也。夫飲食不遵天經，固是逆命，然若任意隨風習妄斷，豈是道乎？

經 『造化的真主不以你們無意中的誓；懲治你們；懲治者，是你們已堅決的誓：若是不能履行，贖之罰例是：依照你們自己的家，中等的飯食，飯貧十個人，否則給他們衣服，否則放赦一奴，若其均不能者呢，則齋戒三日；此乃是關於你們發誓時贖罪的罰例；故你們關於發誓須慎重。真主如是的對於你們辨明伊的天諭，是要你們知道感激(八九)。』。

〔傳〕 本教特殊的精神，即是誓辭。時至今日各國之政黨均皆舉行誓之儀式，但誓若在無純誠的信仰之人，等於不誓。在回教因其信仰純，不必論對人，就是在自己，一旦舉有若何之善願，不能履行時，最輕者亦得按以上之罰例辦。其遵法與否，無人監視；且其誓願他人亦未必知之，但在純誠的信徒，未有不遵者，以求見宥於主，不求知於人也。此非自矜也，深于研究者自能識之，不足奇也。但在中國能履行者可少數耳。

經 『唉純誠于真的人！飲酒，賭博，偶像，神籤等，確是邪魔工作的污穢，你們務須遠避之，望你們得脫離，而獲正果吧（九〇），魔之意，是藉酒與賭，他寓於你們中以仇恨及忌忿，阻礙你們紀念真主，與拜禱，你們如何尙不止住呢（九一）？你們純順于真主着，你們純順于欽使着，你們要謹慎哪，以後若是你們轉變啦呢，你們要明白，主的傳道欽使，惟負明白的宣達而已（九二），在彼純誠于真，且純潔工作的人，若是他們心存敬畏，且真是純誠于真，純潔工作者，以後仍是敬謹，純誠于真且永是敬謹力求美善之人呢，在食物中不能有罪！造物主是喜愛善士的（九三）』。

〔傳〕 因酒與賭、生出的仇恨，忿妒，不知多少。偶像神籤因物爲祟，迷惑是非。四者是邪魔誘人最好之工具。人不爲之所迷者，除非是純誠於造物主之人。其具有純誠信仰，修潔行爲，且能敬謹之人，心存敬畏決不肯故意穢污耳。至於酒與賭以前不是正式禁止，在此處確實的禁止，且較之飲食之宜禁者，其罪尤重，試觀今日社會，豈非均被此四種之害乎？人何不深思之。

經 『唉純誠于真的人！真主因着你們的手與鎗，獵獲的事，試驗你們，以資真主知道誰是本之不能覺察懼怕伊的，凡於那以後，再過爲者，必應受最痛的刑罰（九四）』。

『唉純誠于真的人！若你們是受戒的呢，你們不可殺野牲，你們中故意殺之者，其還報就是你們中兩個公正人，判與所殺者相似之牲畜，送至禁寺而作獻牲之禮。否則依飯

貧之罰例，否則作相等之齋戒，以資他觸着此事之痛苦；已往的真主赦宥了，然凡再返復之者，真主必要報復他，造化的真主是有權威的，能報復的(九五)。

『於你們爲合法的，是獵取於海，及其中的食物，你們可以取用，可利旅行。至於陸上之獵，其在戒的時候，是切禁的；你們要敬畏真主，你們終被集於伊呀(九六)』。

『造化的真主，置天房禁室爲世人立禮之處，又置禁月，祭祀牲，有項飾之牲等，藉此你們就能明白真主確是知天地中所有的，真主是能知每一事物的(九七)；你們要知道，祇是真主是有嚴刑的，亦是有能寬宥能慈惠的(九八)，在傳道欽使，不過負責宣達而已，真主是能知你們顯的，與你們隱的(九九)』。

『汝諭道：「污穢與潔美決不是一樣，縱然污穢的多，能使你們愛慕吧；你們要敬畏真主！唉有真識者，此是望你們得脫離而得好結果(100)』。

〔傳〕 天地之進化至人之立象而止，故人之貴以其立也。卡爾白是大陸之中心。人是陸上之至貴，站於大陸之中心，顯其貴也。然人類平等也。故朝覲時同着一樣的戒衣，無君臣、賢不肖、富貴、貧賤之分矣。

賦與宰家畜之權，以顯人能代造物主主持生死也。禁打野牲，野牲無主管之者，主管之者造物主也。妄傷之則設法表示賠償，以明非人之所能主掌者也。凡天地中無主之物，均主掌於調養的造物

主耳。人凡能得非人素所主掌之物，其宜向造物主表示歡意耳。

經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不可關於各種事物請問哪，設若那個顯示於你們呢，則使你們憂愁啦，若是你們當降可蘭時請問呢，則自能顯示於你們啦，真主對於那個已赦宥了，造化的真主真是能寬宥的，能原諒的(100)，祇確在你們以前的民衆關於那個會詢問啦，以後他們因之而轉成味真的人啦(101)』。

『造化的真主並未規定第五胎是公之母駝，因病而許願的駝，獻於佛的公羊，連生十胎之母駝，是衆昧真者，在真主上僞造謊言！在他們大多數是無知識的(102)，若有人對他們說：「你們來至於真主所降的着，來至傳道欽使着」。則他們答道：「我們自計得到我們的祖先所守的足矣」。然若是他們的祖先是不明白事物，是尙未得正道的人呢(103)？』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只能管你們自己，若是你們得了正道啦，其已迷途者，不能傷及你們哪，你們的歸處一總是向至於造化的真主，然後伊將你們所爲的宣佈於你們(104)』。

〔傳〕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乃求道之序；然問宜不出範圍，其越範圍之間；聖人不答。所可惡者，僞信的小人，以無所不知期待聖賢，隨意冒瀆；答之則非其素習，不答，則譏聖不博，

然聖者職在宣道，經之外不言，是主之命也。

世之亂也，真道已晦，人不知本末，不知輕重，以迷信末節爲重要；棄道本爲敝履；視父祖之因襲爲真道；看聖賢之真道爲異端；彼時如是，此時亦然。試觀各地回漢人所有之風俗習慣，類似阿地駝羊之迷信者，不知多少，此種無理的迷信，言不勝言，足爲真道之阻。且魔每假爲崇，人且誠信不敢違也。

經 『唉純誠于真的人！若你們中之一人臨危遺囑時，在你們中間爲證明者：是你們近親之中的兩個公正人，或你們近親以外的二人。若是你們在地面上旅行，死之災禍臨到你們呢，則你們在拜禱禮之後挽留二人；若你們有疑惑時呢，請彼對造物主發誓：「即或有近親的關係吧，我們亦不能以之而易貨價，我們亦不能隱蔽真主的證明，若是那樣時，我們一定是負罪的人了（一〇六）』。

『若以後發現出來他二人，確實有罪呢，則另請較前此的二人，認爲實在的，其他的二人；行其二人所宜行者，然後再請之對造物主發誓：「我們的作證明一定要較彼二人的證明爲真實，我們決不能妄爲，若是那樣呢，則我們一定是昏愚自虧的人（一〇七）』。

彼以良心上的證明，或是懼怕於發誓之後被退其誓的人，那乃是近道之爲，你們敬畏造物主，你們聽！造物主是不默導作惡的民的（一〇八）』。

〔傳〕 遺囑之法，在中國非有身分者不能行之，然觀古史，帝王往々因遺囑無證人失其真意，反資奸人於中作祟者矣；至於平民，父祖一死，因無明白之遺囑，子孫纏訟多至數十年者。在回教教徒，臨終遺囑，是一宗大禮，人人行之，惟行之久，亦失其邀請證人之手續矣。若按主諭，證人是一件要事，其具證人之資格，無論識與不識，即有任證人之義務，恐人不信，且自己對主明誓，蓋在教中，能可得證人之資格者，即是上等之人，等于俠義也。試觀入公共浴池，取消證人資格之法，意其羞恥之天真減輕，言語將不負責任矣，蓋人之爲人，有不可爲者也，若無羞恥之人，無事不可爲耳。

近察中國人之不如西方人者，不外此二條，西方人因受宗教之訓練，誓辭不敢違，遇事不避親疏自首干證，中國平常無宣誓之風，即令其宣誓，等于兒戲。在鄉愚容或因小說之薰陶而確守，在知識界則以爲愚。至於證人之自願担当，乃絕無之事，且其真爲證人，因教誼族誼各種關係，以不說公正話爲得意者有之，以不知答之者有之，然則此種社會，被人支配，豈不宜乎？

近來東方回教不特不能自首爲證人，且彼此均因私近之關係，以互相代爲隱瞞真情爲美，其去道之遠，可以想見矣。

經 『當造物主集合諸傳道欽使之時諭之道：「你們能被人歡迎嗎？」』
「我們不能知道，惟有你是洞悉不能顯的（二〇九）」。』

『彼時主諭道：「唉瑪利亞的子耶穌！你紀念余對於你與你的母的恩惠！昔者余助你

以純潔的明命，你在襁褓及成年均能與人談，且余又授于你經典，及理智的判斷，及桃拉台引支勒，你因余的默許，製泥似鳥之形，而後你因余的默許，吹之即成爲鳥矣。你又因余的默許，使失明者明；使長癩瘋者痊；使死亡者復出；且余昔爲你阻止以色列族的加害，彼時你將是非的明鑑臨至他們，而他們中的昧真者道：「此乃是顯明的邪術（1100）」。

「昔者主默示於衆信徒道：『你們純誠于余，及余的傳道的欽使着』，他們答道：『我們已純誠于真啦，請你證明我們是純順的吧（1100）』。

「彼時耶的信徒道：『唉瑪利亞的子耶穌！調養你的主，豈能將筵席自天上降於我們嗎？』」彼答道：「若你們是純誠于真的呢，則你們要敬畏造物主（1100）」！他們又道：「我們的意，是因食，堅定我們的心，以便我們知道你確是說實言的，我們對於那個，好當證明者（1100）」瑪利亞之子耶穌道：「調養我們的主！請你由天上降筵席於我們，作成我們前人後人的紀念日，這亦是屬於你的顯跡！請你惠賜我們吧，惟你乃是善於惠賜的（1100）」。真主道：「余降於你們，然若以後你們中再有昧真者呢，則余懲治他的刑，乃是未曾懲治過世界中之一人的（1100）」。

「彼時真主道：『唉瑪利亞的子耶穌！你豈對人說過：『你們越過造物的主以我與

我的母，爲兩位主嗎？」彼答道：「純清哉主！我不說不合理於我的，若是我已說了，你一定能夠知道，你是能知我心中的，我是不能知你本然的，你是洞悉一些秘密的呀（二一六），我對他們所說的，惟有你命令我的」，我令之道：「你們拜禱事奉造化的真主吧。他是調養我的主，亦是調養你們的主」。只要是我在他們中之時，我無時不爲他們舉證，若當你完全了我的壽限之時，你可以省察了他們，你確是在每一事物上，能證明的（二一七），若是你懲治他們呢？他們確是你的奴，若是你寬宥他們呢，你亦是有權威的，公判的（二一八）』。

『真主道：「此日也，因已往誠實了的濟益於誠實的人，他們享受河流其下的樂園，於其中永久常存哪，真主喜愛他們，他們亦喜愛他，此乃是最大的得獲（二一九）！造化的真主，是主持天與地，及其中的；伊是在每一事物上大能的（二二〇）』。

〔傳〕 因求賜筵故以名篇。假耶穌與主之交談，自明三位一體之非。以今日觀耶穌之一切，似乎魔術，然人文不開化之時，假神道以設教，亦仁人之用心。時至穆罕默德，世界進化已到相當程度，故可蘭經中向無半點神奇。其行文均是常人能明之真理。所可惜者，教興之時，仍是神權時代，後之學者，亦假借了多少神話來說真經，日對真道而不知道。惜哉！

〔總傳〕

此是買地奈下降的第二十六章，其名筵席，全章以約與惠賜爲綱，意謂造物主許約惠

賜的飲食，人反因風俗而禁止之。主禁止的污穢，人反習慣之。主賜其易取者，反不取，且妄想非分，求其不可得者。主准其致潔之道；有經有權，人反設法自求困難，使主之惠賜不能全得。主約於人者，人不能遵，人之誓願，是人對於主之約，證人之天職，是證明人與人之約者，二者亦有時不能履行。此豈是純誠於真者乎？

因人之不能純誠也，則背主之約，因其背主之約，妄殺人者有之，盜取財物者有之，妄改經典者有之，奸佞僞信者有之，喜聽妄斷者有之，因風俗之惡，人情之僞，雖有識真道得真理之賢者，矯風易俗，辨正是非，必爲昧真者，及以唸經爲業者所笑罵，此亦常情也。

夫風俗之薄，人情之詐，乃由於彼時掌教職者，明識真理之臨，因私心之嫉妒，與仇恨，增加了妄爲，與昧真。然聖賢之天職，乃是宣達真道，雖不見是，亦不悶也。

然世道之變也，是非顛倒，其頑固者，一由於知識不足；二由於利權之所在；則固守其舊，不辨是非。青年之士，因時代之進化，極欲棄其舊守。際茲時也，必有左右之爭，賦有真理之聖賢；一旦現其真理，守舊者，必反對；維新者，有的接受；有的因私心而不接受，此亦是慣例；不足奇耳。

第六章 愛 啞 爾 木

(牲畜)

麥

加

在十五章
之後降

經『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威讚真主，造化天地，變化明暗，彼昧真者流，確是要以調養他們的主求平等於物(一)！夫伊是因土造化的你們，然後再判定壽限，壽限之被定也，是在伊之闕下，你們仍是對此懷疑嗎(二)？伊確是天地中的真主！我知道你們的隱，與你們的顯，亦知道你們所爲的(三)！每遇調養他們的主的天諭中的一節臨至于他們時，則他們遠避之(四)，蓋當臨至他們之時，他們確已不信真理了，噫！不久他們以之爲戲弄的消息，反來至於他們本身啦(五)』。

『他們豈未見嗎？主在他們以前已殞滅了若干代啦，主賦與他們在地上的權力，是尙未曾賦你們呢：自天空降給調和的雨，置河渠流於其下；然後，主是因爲他們的罪惡，而殞滅之啦。乃於他們以後，又造化了另一代的人(六)』。

『假設在紙上降經典於汝，使他們以手能摩着呢，彼頑抗昧真者，一定亦要說：「此無有別的，明明的術法而已(七)」。且他們又道：「怎麼不降天神於他呢」，假設主降了天神，則事必終結，以後他們就再不能被姑容啦(八)！』

『設若是主使天神轉變爲人呢，一定着衣於他們，與他們所着的同(九)且在你以前之各位傳道欽使，的確已被耍戲啦，然後已往的耍戲之報應，是在他們中耍戲的人上實現啦(一〇)！汝諭道：「你們徧觀於地上，不信真理的人之結果，是如何的(一一)』』

〔傳〕 此是在麥加下降的第五十五章，極言可蘭之降也，非藉於紙上，非有天神來降，是真理，不是法術；迷信的人譏笑真理，必遭殞滅，民族之隆替，理已寓此，實至道也。

彼時天諭到於彼地，彼地之人，不信真理，而着種々之災禍。然則天諭來到中國，中國的回教知道是真，不知真理之所在，知道念他，不知他是何意義。且天諭極力示明，無有神奇，只是真理，此時中國的教友，一定要說他是有神奇，有天神來臨。然則此時此地之人，與彼時彼地之人，信神奇之心理，異乎？不異乎？

夫可蘭經人類之教令也，猶之乎一國之教令也，有一人，只知愛其國，尊其君，但對於其國之教令不知其意，不知所遵，雖爲其民，能不犯罪而被懲乎？有一人，雖口無表示，而行爲確是遵法，豈能被懲乎？此理不辯自明。

經 「汝再諭道：「天地中之所有是誰的呢」？道：「造物主的」！伊已欽定慈惠啦，一定伊集合你們於真理公判之日，是無可疑的；但其虧了自己的人，他們永久是不能純誠於真(11)！」

「在晝夜之中，完全歸伊預定了，伊是能聽的，能知的(12)。汝再諭道：「我豈可除去造物主，請其他的保護者嗎？伊造化了天地，伊是賜食的，不是被賜的」。汝再諭道：「祇是我的受命是；我爲首先的純順者，你們決不可以物貳主(14)！」汝再道：「假

設我違背了調養我的主，我是懼怕大日子的刑罰（二五）；凡於那日被免究者，的確他真是被慈恤啦。那才是真正的得獲呢（二六）』

『設若眞主使你遭殃，未有能爲解脫的；在伊以外未有能以福，福汝的，伊是在每一事物上大能的（二七），伊是在其奴僕上，有威嚴的，伊是精詳而公斷的（二八）』。

『汝道：「那樣事物是最大的證據呢」？道：「眞主是在我與你們中間的作證者；默示此可蘭於我，以資我藉之警誡你們，與其他宣教化的人；你們一定敢證明同着眞主還有別位主嗎」？汝道：「我不敢作證」！道：「惟伊是獨一的眞主，你們貳主的事，確是於我無干係（二九）』。

『彼等主曾賦與經典于他們，他們認識那個，如同認識他們的子似的；他們是虧損了他們自己了，他們是不能純誠于真的了（三〇）』。

『誰能比那造僞於眞主，以伊的天諭爲虛假的人，至昏愚自虧呢？祇確衆昏愚自虧者，不能得脫離而有好結果（三一）』。

『彼日主集合他們的一總，而後主對那些貳主者，道：「你們以先妄稱的那些個主，是在那裡呢（三二）」？夫以後他們若是無有禍亂，除非是他們說誓道：「造物主即是我們的主，我們不是以人神貳主的（三三）」。汝看哪！他們在他們本身上如何樣的說謊呢？他

們的妄造，已迷誤了自己啦(二四)』。

『且他們之中，有向汝竊聽者，他們意將辨別那個。然主已置像幃於他們的心中，且使他們的耳朵沈悶。他們若是看見了每一節之天諭呢？他們不特不歸信，且將來到汝前，與汝辯論矣。其頑抗味真者道：「此不過是前人的妄擬而已(二五)」。他們對之禁止，他們對之遠避。他們是自害其身，他們不醒悟(二六)』。

『假設你要見着他們立在火炎的時候呢？則他們將道：「呀！只希望令我們再回去，我們就不能不信調養我們的的主的天諭啦。我們就要純誠于真啦(二七)」。不然吧！他們以前所隱的均顯於他們啦，假設令他們再回去。一定他們回至禁止了他們的；他們確實是說謊的人(二八)！且他們必又道：「人除了目前之生活而外無別的。我們不能被復活(二九)』』。

『假設你見着他們立於調養他們的主之前時，伊諭之道：「這豈不是真的嗎」？他們誓道：「是真的，調養我們的主！」。諭道：「你們嘗試刑罰吧；乃由於你們已往的頑抗不信真理(三〇)』』。

『祇確彼以能晤真主爲僞的人，是虧了本了，若真等到時限條然來到他們的時候呢？則他們將道：「阿呀！我們對於那個確已怠慢了，我們真是可悔恨的！」！他們負罪擔於

他們的背上，噫！悲哉，他們所負的(三三)！』

『夫今生之活，不過是玩耍遊戲而已，後世的居宅一定對於敬謹者，是最優的！你們豈不了解嗎(三三)』。

〔傳〕 一則純，二則雜，一則忠，二則奸，世之亂也，亂於不一，人心思想有二，則絕不能純誠。不誠則偽，偽則無所謂人道矣。作人之道失，居家則家亂，在國則國亡。然人事至繁，患得患失，乃人之同情。求一之道，惟有本此經之指導，純一於造物主尙其庶乎。

人類若無信仰，無有能治理之法，昔者神權時代，則以神爲信仰的中心。今則民權時代，以國民，民族，團體，爲信仰之中心。然科學昌明，神之術窮矣。人人希望世界和平，團體不足以限人矣。當今之世，惟有造化天地人神的真主，能爲人類信仰之中心，理真事明，人神均無匹配之資，居在今日不辯自明。

經 『余確知他們所說的使汝憂愁，其實他們不能造謠於汝，他們不過是昏愚自虧，隱味真主的天諭(三三)！在汝以前的各位傳道欽使，確亦是被認爲僞的啦；然他們能對於彼等的造謠，與擾害上忍耐，一直等到主的援助來到啦；真主之諭誥未有能更換之者！諸欽使已往之軼聞，確已達至于你啦(三四)』。

『當他們拒絕不聽，在汝以爲困難時；使汝有能力，汝必尋在地的穴；上天的梯；將

異跡。拿至於他們哪；然若是真主的意決定了呢，自然的就能集合他們於中道的道啦；汝萬不可若無知無識的人哪^(三五)」。

「祇是那些能聽之人，則能響應；真主復活他們的死亡，被集至於伊呀^(三六)。他們道：「爲什麼從調養他的主上，不降異跡於他呢？」汝諭道：「祇是真主確能降異跡；但是他們的大多數，是無知的人^(三七)」。

「無論地上的走獸，與兩翅的飛鳥，都是像你們人似的，主於規定中，未嘗忽略一事物；以後他們終被集於調養他們的主^(三八)！彼不信主的天諭的人：是在種種黑暗中的聾啞！真主意要迷途的人迷途，將其意之所要者，轉於中正的人道^(三九)！汝諭道：「若你們真是誠實者呢，你們說：若是造物主的懲罰，或報應的時限，臨到你們之時，你們除去造物主尚有求宥的嗎^(四〇)？不然，則你們惟求祈伊吧；設若伊意欲呢，則能對於你們所求者解放之，此時你們將忘了你們所事的衆主啦^(四一)」！

〔傳〕 在上古之時，仁人君子，利用種種神跡，使人信仰人道。猶之乎中國假卜筮以說易也。

然不從者仍是不從。時及穆聖，極力闢神跡之非，以歸真理，而人仍是求異跡。不知造化主賦與聖人之異跡。處々皆是。惟人聾啞故不識之耳。以可蘭經觀之，賦降於文盲的人，豈非是一最大之異跡乎？然時至近世，都不以此爲最大之奇跡。且妄擬出種々神奇之事，載在聖人的小史。真假我

雖不敢言，但以神奇之記載證之可蘭，確有未合。不過普通人以為摩西耶穌均有神奇之記載，穆聖若無，豈不低了。抑不知穆聖之偉大，即因無此神奇記載故也。試取可蘭真經考之，對於列聖好像都述神奇的故事，惟對於穆聖本身一字不言有神奇的事跡，是何等的偉大！

經 『祇確主在汝以前，已派使至各民族啦，以後主又以困苦災禍懲治了他們，實望他們覺悔懇求^(四二)！然當主的懲治臨至他們時，他們為何不懇求呢？蓋因他們的心業已堅硬了，邪魔又從中助成其所為呀^(四三)。當他們忘了訓誡他們的那個之時，主對於他們反開了萬象的門，一直等到他們，因其所賦與的，只是歡樂之時。主乃猝然拘拿之啦。彼時，他們乃成爲無望的人啦^(四四)。於是斷絕了彼昏愚自負者的後裔，調養普世界造化的真主，真是可讚頌^(四五)！』

『汝道：「你們看哪！若是造化的真主，拿去了你們的聽力，與視力，且封蔽了你們的心，除去真主之外，那個主能將此再賦與你們呢？」汝看！主怎樣的變法示諭，他們以後仍是悖逆^(四六)！汝再道：「你們看！若是造化的真主的懲治，倏然明顯着臨至你們啦，除昏愚自負的民衆外，未有能被傷的^(四七)！』

『主派各位傳道的欽使，只是負吉凶的警告而已；其凡純誠于真，且純潔言行的人，他們是無懼無憂的^(四八)。至如那些不信主的天諭的人，他們着受痛苦，是因他們不守規

律，妄行之故(四九)」。

〔傳〕 人因妄爲，因昏愚迷信，造物主降災禍臨之。聖使因機導之。魔乘機助之。然聖人之道，順乎自然，人以其緩慢，從者殊少，魔之助邪，驟然成功；猝然失敗，敗後絕續。試觀自古時勢之英雄，豈不都是雄視全世界之後，猝然失敗者乎，宣道聖哲大皆是死後成功耳。然隨魔助之雄者，終不免於抱恨終身。從聖之徒，永是無懼無憂。

經 「汝道：『我不能對你們說：在我具有造物主的萬有庫，我亦不知道未現，我亦不能對你們說，我乃是天神，我不過跟隨默示於我的而已』。汝再道：『盲人與有眼者同嗎？你們豈可不參悟嗎(五〇)』。然則你警誠彼懼怕集合他們至調養他們的主的人吧，他們是越過真主以外，無所謂保護者，與情託者的，只是希望他們能敬謹吧(五一)」。

〔傳〕 普通的誠信：是穆聖具有造物主的萬有寶庫，知道未來的，故稱之曰「預言家」者有之。稱之曰「聖先知」，者有之。謂其「同天神往來者」，有之。按此節觀之，豈非人之臆想乎？夫穆聖之爲穆聖，是從造物主默示了的，發表於人而已。決不假神道以說教。亦不說玄理以惑人。凡可蘭所示，均是人生社會之真理，作人普通之常軌耳。換而言之，可蘭經之道，即是近代爲人的常識而已；試想居在現在的世代，無論在那一個國家的人民，必須具有法律，道德，理智的判斷，軍人的知識，然欲養成此類之常識，非讀此經不可，其他之書，繁難而不兼備，且不宜于普通人耳。

經 『汝不可驅逐在朝夕祈禱調養他們的主，希得喜，得面分的人！清算他們的事，

無關於汝，清算汝的事，亦無關於他們；汝若驅逐呢，則汝將成昏愚行虧的人啦(五二)。
彼時許多異族歸信，本族人輕視之，請穆聖從左右驅逐之， 此乃是主以一部分，試驗其他的一部分人，以便着他們道：

「這等人，是真主在我們中獨施恩於他們的嗎」？造物主豈不是詳知誰是感謝主的人嗎(五三)？若那些純誠于主的天諭者，來至于汝時，汝道：「安寧是在你們上，調養你們的主，已欽定了慈惠矣，你們中凡無知而作了惡，但從那以後，能悔復，且能自修者，造物主確是寬宥的，大慈的(五四)」。主如是的分析天諭者，爲是使妄言作惡的人之理路顯明(五五)」。

〔傳〕 嗚呼甚矣！道難興而易晦也。當其初興，頑抗不信者有之。欺僞假信者有之。及其已興，從之者因貧富而分階級。因國籍族系而有界限。因賢愚而分彼此。聖者稍一偏聽，則失天爵而重人爵矣。

經 『汝道：「祇確我已被禁止：事奉你們，在造化的真主以外，所求的那些個啦」。再道：「我不能順從你們的私意，若是順從呢？我就是迷了路了，我就不能得獲正道啦(五六)」。你道：「我確是在調養我的主明白的天諭之上，你們現以之爲僞呢，你們所求的急報，責非在我；裁判的權，是造物主的，伊能明示真理：伊是分辨的最優

的^(五七)！汝再道：「假設你們所求的急報，責是在我呢，我與你們中的事，一定早已解決啦。造化的眞主，是能詳知昏愚自負的^(五八)」。

「未現的鑰匙，是在伊之闕下，未有能知之者，惟有伊！伊能知陸海中所有的。伊能知樹葉之落下的，暗地中之籽粒勿論濕，勿論枯，無一不有明確之規定^(五九)！伊於夜間眠了你們，伊明白你們在晝間所爲的；而後伊再復醒你們，以便實行被確定之壽限；然後你們終歸至於伊，而後伊將你們所爲的，宣佈於你們哪^(六〇)」。

「伊是在其奴僕上，有威的，且派記錄者於你們；一直等到你們中有死者時，欽使結果了你們，他們是不能忽略的^(六一)！而後再使他們歸至於他們的眞宰，造化的眞主。唉你們知之！判決權統是伊的！伊是清算中至速的^(六二)」！

〔傳〕 神不能說無有，但不能爲人之主，此可蘭之教也。但彼時神教仍盛，穆聖雖極力宣

揚，人宜對於造化的眞主負責事奉，本天賦盡天職。人仍以神近而主遠，「且以爲不信主着懲罰，誰也未見着，用「請降懲罰以難聖」抑不知造物主對人喜惡，固均有報，然決非人之理想之報，况人至死方能結算，只要不死尚有復眞之希望，一旦復眞，即可完成他一點爲人之使命，亦造物主對人慈愛之一種表現也。蓋人在生時，着受了天譴，均是警戒琢磨，非正式之懲罰。及試驗其實不可用，則結果其性命，回去清算，理至明耳。

經 『汝道：「誰能從陸海的黑暗中解救你們呢？且你們彼時暗中哀懇求主：『若伊由此解救了我們，我們一定是感激的（六三）』。汝再道：『造化的真主從那憂患的一總，解救了你們啦，但以後你們仍是認識不純，雜以人神爲主（六四）』。』

『再諭道：「伊確能自你們的頭上，或你們的脚下，着刑於你們，或使異端擾亂你們，使你們彼此相傷」！汝看！主如何樣的變法示諭，希望他們能辨別（六五）！但此雖是真理，汝的民衆仍是不信，汝可說：「我不是管理你們的（六六）。各預言的實現，均有確定之時，不久你們就能知道啦（六七）」。』

〔傳〕 奇哉！當災禍之臨頭，束手無策時，無論何等的賢智，漢族人大多數是呼天、回教人是呼主。災禍一解，自恃智能者有之，妄求神佛庇護者有之。抑不知，主能解救你，亦能刑懲你，自頭至脚，無處不可發現災病。至於無用之論辯，無意義之爭殺，均是主之懲誡，人不參悟，非死不悟耳。宣道聖使不過負宣達之責任而已。

經 『嗣後汝見彼等穿鑿主的天諭時，汝宜遠避之。直等到他們潛入於其他的言談中。祇是邪魔使汝忘記！汝於此訓誨以後，確不可再與昏愚自虧的人民共同坐着啦（六八）。考核他們的事，無關於彼敬謹的人；訓誨即是希望他們亦能敬謹（六九）！』

『汝鄙棄彼以宗教爲嘲笑，爲無用的人吧，目前塵世的生活已騙了他們啦。汝訓告他

們：人因其所爲而被罪刑；在真主之外無有保護者，與說情者！設若彼時以相等的來求贖呢，亦是不被收納！類此之人，即是因其所爲而被刑的，他們應受炙飲痛刑，乃因他們頑抗隱昧真理之故(70)。

〔傳〕 「穿鑿」之字，有譯爲「深入」者、有譯爲「爭議」者，意經典之真理本是普通，彼等故意將他鑿之使深，使人向深處求，求之不得，則不求道矣。此豈非邪魔之暗助乎？聖若與之共同研究，聖亦能被邪魔誘導，忘了默示之真，涉及其他！噫！邪魔實屬可畏，有宣導責者，亦宜注意及此，萬不可自詡淵博，任私意妄言，以失其真耳。

至於彼被騙於塵世之生活的人，又過輕視宗教了，他們以爲宗教是無用的，譏笑之；嘲諷之；以爲腐化者有之；以爲迷信者有之；二者過猶不及，均有邪魔之運用耳。

經 「汝道：「我們豈能越過造物主，求彼不能福我，亦不能禍我的嗎？豈能於造物主默導之後開倒車，猶如爲邪魔之類誘惑的人，雖有友人邀之於我們的道，他仍是在地上憤憤的嗎！」汝再道：「造化的真主的道，是中正的道；我們已被命，着我們純順於全世界的主啦(71)。然則你們立站拜禱，敬畏他吧，他是將集合你們至於他的(72)。他是以純真造化天地的，在那日他曰『有』於是乎有矣。他的諭命是真理，在吹蘇雷之日，主權統是他的，他是能知未現與已現的，他是公判的詳明的(73)」。』。

蘇雷（角也）

〔傳〕 邪魔之類乃人中之人，誘人失去其中正之人道，惑人以塵世物質，亂人以高深之玄理，迷人以神鬼邪說，人入其術中將迷而不知返，憤憤徬徨，頑梗不化，無論你什麼樣的真理。他也是

不信，非至死不悟耳。

經 『昔日亞卜拉罕向其父阿在雷道：「你拿偶像爲主嗎？祇是我看您，同您的民衆，是在顯明的迷途中（七四）」！因是主將天地的支配權顯示於亞卜拉罕，以資他轉成了有堅定信仰的人（七五）」。

『彼當夜間黑暗之時，他看見星辰道：「這是我的主吧」，然當其沒了之時，則又道：「我不愛敬能沒了的（七六）」，嗣後當他看見月上升之時道：「這乃是我的主嗎？」然以後他又沒了之時，則又道：「若不是調養我的主默導我，我一定同於迷路之民衆（七七）」。以後當他又看見日上升之時，他又道：「這個最大的，許是調養我的主吧？」然以後他又沒了，則道：「唉人等！關於你們以神物爲主的事，實與我無關係（七八）！祇是我履行中正，而以我的身心，面向造化天地的；我不能同於以神以物爲主的（七九）」。

〔傳〕 社會學之研究者，謂「當未開化之時，人對於天地自然之變化，都認爲是神力，因而崇拜之，以爲星有星神，月有月神，日有日神，這即是宗教的發端」云。按此天諭已明示世界以神權維

持的宗教，不出乎此矣。然則可闡示教，同於此乎？不同於此乎？學者豈可一概目之耳。

經 『當時衆人和他爭辯，他道：「關於造物主你們要與我爭辯嗎？伊已默導我啦，除非是調養我的主有意要爲的事，我不怕你們以神物爲的主！調養我的主之知能，寬過了一總的事物，你們豈可不聽勸告嗎（八〇）？且你們不憑着有甚麼證據，降於你們，居然對着造物主，敢認神物爲主，你們尚不懼怕；我如何能怕你們，以神物爲的主呢？若你們真是有知識的呢，兩者相較，自識安於某爲最合理的啦（八一）。純誠于真的人，向未以昏昏自負，遮蔽了他們的真誠之德，他們自然能得安定，他們自然是在中道的（八二）。此乃主賦與亞卜拉罕對答其民衆之質證，主是升高其意之所要的人之地位的，調養你的主是至公的，至明的（八三）。』

〔傳〕 知至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蓋人之不能得，由於不能慮，不能慮，由於不能安；安靜定之不能，由於知之不至，知之不至，由於明德不明，明德不明，即是昏昏自負，遮蔽了他的真誠之本来矣。

經 『主又賜於他以斯罕格與雅爾格併默導之；在其以前主亦曾默導過挪亞，於其後裔，主又默導大衛所羅門安猶卜猶素福摩西亞倫，主的酬勞一切善士，大致如是（八四）！翟克嫩亞耶罕亞耶穌伊洛亞斯諸位都是純潔工作的（八五）。以斯瑪爾來耶賽爾盧圖主擢升

每位在衆社會以上（八六），是由他們的祖先中，及後裔中弟兄中選拔的，默導之於中正的人道（八七）！那是造物主的道，伊以之默導伊衆奴僕中其意之所要默導的，假設他們若貳主呢，他們所有的工作，一定亦是全廢了（八八）』。

『這些個人，是主已賦與他們經典，及理智的判斷與聖品的。然這些人若是隱昧那個呢，主一定委託其他不隱昧那個的民衆（八九）！這些個人，均是造物主已默導的，汝跟隨他們的中道吧，汝諭道：「我不是以這個求你們的酬勞金的，這不是別的，是全人類之教令（九〇）』。』。

〔傳〕 尙書曰「天德無親，惟德惟懷」。已往諸聖非因亞卜拉罕族系而爲聖，乃因遵經守道而爲聖，若不遵經守道，則代以他人，是造物主之大公。然則民族之隆替，是因其失真道者乎。可蘭經傳至今日，在一方視之似乎保存，然再詳考之，日日念他，能詳其中意義者，能有多少人乎？失乎未失。回教今日之衰微也，亦以先之成例乎？

且夫因要人之酬勞金，而宣揚道者，求其能說真理豈非難乎？試想既藉之爲生活，則必要順乎人情。若一說真理，報酬全無，故彼時讀誦經典的人，不是一定不明真理。然風俗如是，你若背之則生活將不安定矣。故歧則愈歧，反視真道爲迷歧矣。

經 『他們對於造物主的認識，無正確的認識力！彼時他們道：「造化的真主未曾降

絲毫於人哪」。汝道：「摩西拿來的經典，爲世人光明之中道者是誰降的呢？且你們已書之於紙上，但你們雖然是發表了那個，可是你們現在隱匿的甚多啦，此不特教授你們，向不知道的，且因以教授你們的祖先，向所未知的」。汝道：「造化的真主！以後請你棄他們於穿鑿嘲笑中吧（九二）」。』

「這是主降下的吉慶諭誥，證明其以前的經典，以資汝警誡首都，及其周圍的人民；那些誠信有後世的人，他們乃純誠信仰之，且他們是虔守他們的拜禱禮的（九二）」。』

「其至昏愚自虧的人，是：對着造化的真主上妄纂僞文的人，與「彼未得默示而自道：『我已默示』」的人，與彼妄道我能降諭與造物主所降的一樣的人」！

「設汝要看見昏愚自虧者，在死的痛苦中，天使伸張他們的手，取出你們的命之時，報你們以賤辱之刑，乃因你們以先對着造化的真主，不說真理，且你們對於伊的天諭傲慢之故（九三）」。』

〔傳〕 按此數節，是對於宗教嘲笑穿鑿之現象：意造物主不能賦降絲毫的，是穿鑿之流，必將

默示說的如何神秘；其嘲笑之流，彼意既云，「穆聖有默示，我亦有默示，可蘭既是人情事理，我說出來的人情事理，亦可說是主降的」。此種情形，無時無之，不必彼時也。夫主之默示，固然不必聖人，而能得默示者，亦必純潔不染塵垢之人，其住於法，相，病，情之人，猶之乎收音機已

有塵染，放逐雖到，但無能收得耳。至於可蘭之文，已爲古今學者所難，人不論賢愚，地無論東西，時無論古今，均有讀誦研究之能。均不能盡得其全體之妙，豈可侮哉。

詩歌之美者，初學無趣，熟而生厭，而可蘭不然，初學即感趣味，終身誦之，毫無所厭，可幼可老，雅俗均宜，豈非至文乎？

經 『你們一定是隻身來至主，猶如在當初造化了你們那樣！你們將主賦與你們的那個，完全棄之於背後啦，主看不見在你們中臆度的那些神主，同着你們來爲你們說情！他們確是與你們脫離關係了，此乃是你們的臆想迷誤了你們啦（九四）。』

『造化的真主，確是伸蒙籽粒果核者，使無生者，能生，使生者枯死，那方是造物主！然則你們如何能被移轉呢（九五）。』

『且伊使清晨開明，夜晚昏定，日月計數，這豈不都是剛而且明之前定嗎（九六）？且伊又爲你們置定星辰，以資在陸海的黑暗中，得獲指導，此是爲有知識的人，分辨的天諭（九七）。』

『且伊乃由一人，造化了你們，各個均有預定的生處，及寄居所在！有覺悟的人，於此確可得分辨的天諭（九八）。』

『且伊自天降雨，藉之生出種種植物，以後因之現出綠翠，繼而從他上取出層出不窮

之籽粒，若棗花之疎密，若葡萄之園，若橄欖石榴等。有相似的，有非相似的，你們觀其菓實，當其結果及成熟期，對於純誠于真的民衆確有天諭(九九)。

『然彼等以神爲造物主的伴侶，不知他們也是他造化的，且他們因無知識，又有爲主妄擬了子女；「純一無比哉主」！伊是高出於他們所述說的以上(一〇〇)！伊是造化天地的，伊如何能有子女呢？且伊向無女伴！伊造化了每一事物，即能盡悉每一事物的(一〇一)！造物主即是調養你們的主！惟有伊是獨一的，伊是造化每一事物的，你們要事奉伊！伊是經管每一事物的(一〇二)。』

〔傳〕 試觀可蘭之示教，不是不承認有神，但神則不能爲主。神亦是造物主所造化，彼能輔助人。然若是神魔則能破壞人，且他妄自尊，用一二小術惑人，使人認他爲主，事奉他；換而言之，事事聽從他，人若事事聽從他，則失人格矣。人格一失，無論何等的才幹，亦無用矣。故心無主，專事神的人，不失敗者未之有也。其奉造物主之命，輔助人成功之神，決不對人現出，以自矜功。其凡顯之於人之神，大多是魔之部下，向人邀功，使人供奉他，他好稱尊，惑人失了主宰，失掉人之人格。在人文未進化的地方，此神事最多，有時亦能導人於善，但事事託之於神，則退化矣。按第二章命神給阿丹叩首各節考之，則造物主，神，人，魔，之關係，自然能明。此非神話，東亞各地對於神的現象最多。若一定說他無有時，是未實地研究社會現象者也。余往往見青年有志

之學者，決對不迷信神鬼，以後在社會久，他因陽氣漸衰，又目覩扶乩巫術，他反迷信更深。所以此點不明，必被魔惑，一着魔惑，人格即失矣。

經 『你們衆目看着他，他能詳知衆目的；他是精詳而周知的（二〇三）。調養你們的主的明鏡確已來至你們了，其能看得見者，是濟於他自己，其盲然者，是有損於他自己，我非是看守你們的（二〇四）！主如是的變法伸說天諭，歸終他們說：「你是學習來的」。主是對於有真知的人，辨明那個（二〇五）！你遵從調養你的主默示於你的吧，惟伊是造化主，你迴避那些以人神物爲主的人吧（二〇六）。假設是真主意要的人，他們自然就不以人神物爲主啦，主非以你爲看守他們的，你亦非是管理他們的（二〇七）。』

『你們不可詬訾，彼在造物主以外所祈禱者，若然，則彼等無識，將詬訾造物主，而冒犯之啦；其所以如彼者，是主使各民族，各美其所行，但他們終歸之處，是向至調養他們的主，然後伊將他們所爲的宣佈於他們啦（二〇八）。』

『他們嘗以造物主發重誓：若是神跡來至他們，他們一定純誠的。汝宜道：「神跡是造物主闕下的」。但若果真來到時，他們仍是不能純誠信仰（二〇九）！這是你們能明白的；蓋主是：要轉變了他們的心，與他們的眼，猶如他們在首次就未歸信似的，主棄他們於妄爲之中，他們將昏迷不醒啦（二一〇）。』

八

經『主雖降天神於他們，使他們能同死人交談，集合種種的證據，於他們前，然在他們中除造物主重要的外，其餘的仍是不能純誠于真，蓋他們的大多數均是無知識的，(一一)其所以如是者，是主爲諸聖賢樹人魔神魔之敵對。他們的一部分，默示其他的一部分，巧言的惑人，然若是調養汝的主重要的呢。他們仍是無能，汝姑置不問，任其自選妄誕吧(一二)彼不誠信有後世人的心，傾向於那個，着他們喜那個吧，着他們遂行其作罪妄爲吧(一三)』。

〔傳〕 夫無純誠之德的人，無論你有如何的神跡，亦是不信。試觀古書記載，耶穌生時可以想見。但若是造物主，意已一定，則皇猷帝治，煥然一新，如虎之變，希革毛毯，文章彪炳，四海從風而靡，故穆聖薨後百二十五年回教遍於世界。然每位聖賢之來，必有人魔神魔爲之敵對。此是陰，陽，否，泰，君子，小人，自然之道，可避不可免也。避之道，惟在乎已德。已德純誠於主，凡事不只顧目前，只顧自私，只顧縱慾；日雖有魔首亦不能惑。否則，人魔神魔互來，不被惑者鮮矣。

「巧言」有譯「閃爍之言」者，蓋其意是用一種動人聽從的言語。所有因魔力能動人聽之言，全包在

經 『我豈能在造物主以外，尋求判斷呢？伊是降分辨是非的經典，於你們的，凡主賦與經典的人，他們都明白此確是自調養你的主，以着真理賦降的。汝等不可懷疑（二一四）。』『調養你們的主的諭語，真理圓滿，正義完全，其文無有能更改之者；伊是能聽的，能知的（二一五）。汝等若亦服從地上的多數，則他們將使你迷失了造物主的道啦。他們無有別的，不過是順從揣測，妄言亂語而已（二一六）。調養汝等的主，是最詳細；誰爲迷失伊的道的，亦最詳細，誰是得獲中道的（二一七）。』

〔傳〕 從多數，服衆議，在普通人上是應有的品德。若已得真道，已明真理，再從俗，從衆，則又迷道矣。夫世界之昌明，無論精神物質文化，均非發明於多數的人，均是一二人之獨得。試想昔日之宗教，今日之社會，均源自衆意乎，均是明之於一二人乎。若物質界之昌明，尤非動自多數的人，此是普通所知，不必深辨耳。然獨得之士，往往因牽於衆議，俯就輿論，失其真知，反同俗迷誤者，不知多少。衆人因俗，因私，因無真知。對於獨得之士，不特不服從。且反對之、攻擊之，視爲異端邪說者，不知凡幾。故每週紀念一復，安息靜定，保其真陽之來復耳。

經 『若你們真是純誠于伊的天諭的呢？你們食用對之讚念造物主的尊名的吧（二一八），除在被迫之例外，關於你們宜禁用的，實已對於你們分析明白了，你們爲什麼尚不食用

對之讚念造物主尊名的呢？惜人中之多數，因無知識，以他們的私心，誘人於迷途，然調養汝的主，是最詳細，誰是過爲的（一九）你們要屏除顯隱的罪惡，凡是作罪的，則必因其罪而報之（二一〇）。

『你們不可食用未對之讚念造物主的尊名的，此確是犯法！魔類，一定默示他們的友人藉之與你們爭辯，設若你們順從他們啦，則你們亦成爲貳主的啦（二二）』。

〔傳〕 彼時有問穆聖者，自死之羊誰使之死，答曰「造化的真主」，曰「可食乎」，曰「否」彼曰：「爾教自宰者爲合法可食，而真主令死者反不可食，不亦異乎？」當時教徒頓生疑惑。夫必經宰者。使其血出也，蓋宿菌寓於血，血出惡病惡性均盡，故可食。以造物主的名宰之，示不自專，以尊主也。若其自死，是病寓於肉中者，食之人，必染病。時至今日，不辯自明，彼時人大皆無知識，聞此問難，則不知所從矣。

人之生也，以飲食，飲食不潔，飲食不知禮，則妄食妄行矣。此各教寓教於飲食也。然有時因習慣，不本着真經之指導，過爲節止，亦非道也。

經 『彼已等於死了的人，主又使之生，且賦與光亮使之活動於人間的那些人，豈能與被陷於黑暗之中，不得出來的人同呢，彼等在黑暗中胡行的樣子，即是形容頑抗隱昧真理之人之所行（二三）！又例如主在各城市中將妄爲的人，轉成了大有權的首領，任他

們在其中惡謀欺詐；可是他們除其本身之外，不能欺詐他人，但他們自己不明白（二二二）！當天諭臨至他們時，則道：「必須賦與我們的，與賦與造物主的傳道欽使的一樣時，我們決不能誠信！」造物主之安放欽旨也，是至知的！不久因他們的陰謀計畫，造物主關下的鄙賤與嚴刑，將臨至矣（二二四）。

〔傳〕 古今的偉人，都是經過一度之危亡，死裏逃生，造物主再賦與真光，方足有爲。其頑抗昧真理的人，亦能得權位，亦能強盛，然因其盛大，反速其滅絕，古今多矣。然若有權有位之人，聽從真道，採納真理，不專以陰謀謀國，則亦能獲主佑耳。但大半均自恃其勢，不肯俯就聖哲者也。

經 『蓋凡造物主意要默導的，則啓發其心，接受安命順主的教；伊意要其迷誤的，則將其心轉成了十分的窄狹，難似登天。主是如是的置污穢于彼不純誠于真的人（二二五）！』此確是調養汝的主中正的人道，主確爲能受訓誨的人，分析了天諭啦（二二六）。彼等在調養他們的主之闕下，應受安寧的宅院，因他們所爲，伊是他們的保護者（二二七）。

〔傳〕 人心之狹隘，不淨，好像無關。（抑不知此是造物主對于人的一種懲罰。若純誠于真之人，胸襟洒落，光明豁達，在儒者非有真得不足臻此。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

他教勿論，即以回教言，其不了然可蘭之人愈近教門，則愈覺心窄，凡對於宗教有研究者，無不

如是說。及其詳明可爾後，則心曠神安，光明豁達，不可言喻矣。

經 「在集合他們一總之日，「噫！神之類！確是在人中你們求得的甚多啦」。彼人中的友道：「唉主啊！我們的一部分實已求滿意於一部分啦，我們已至你為我們預定的限期啦」。諭道：「除非是造物主意要之時外，火永是你們的居所！調養汝的主，是至公的，至知的(二二八)。此即因其所為，使昏愚自虧的一部分，友近其他的一部分(二二九)」。』。

「噫！神人的黨！你們中的諸傳道欽使豈未臨至你們，向你們述說主的天諭，警誡你們必遇見此日啦嗎？他們答道：「我們自己已證明啦」。是目前的。生活。惑。了。他。們。他。們。以。往。的。頑。抗。味。真，自己已能證明啦(二三〇)。調養汝的主，若不是因為民衆的愚暗昏憤，則不能殘毀城市(二三一)」。』。

「個人均因其言行工作而獲品位，調養汝的主決不能疏忽他們的言行工作(二三二)！調養汝的主，是無求的，是有慈惠的，設若伊意要伊能取去你們，在你們以後，另以其意之所要者代之，就猶如以先，自其他的民族的後裔，造化了你們似的(二三三)。警告你們的一定能來到；你們是無能於此的(二三四)！」』。

「汝道：唉民衆！你們在你們的可能範圍內工作吧，我亦是工作的，不久你們就知

道，誰能得獲此宮院的好結果啦，愚暗自虧者，決不能得脫離而有好結果（二三五）！

〔傳〕 試觀自有史以來，各地民衆之被殘毀者，那一個不是昧真理的呢，夫昏愚自負昧真理之民衆，亦或有一時興起，然未幾滅絕，小則個人，大則國家，不能逃此公例。所可惜者，昏愚自負之人，執迷不悟，時至今日，愈因利害立場之關係迷歧爲是，不知覺悟耳。

普通人，對於回教之認識；是回教棄現世，貪天園。抑不知，回教是本天賦，盡天職，本其言行工作，而得天爵的！試觀「調養汝的主，若不是因民之愚暗昏憤，則不能殘毀城市」汝的主決不疏忽他們的言行工作！「設若伊意要，伊能取去你們，在你們之後，另以其意之所要者，代替之」三節，則古今民族之興亡，城市之殘毀，原則已定。時至今日，此理益真。然則回教，近數百年之衰微，是外此原則乎。是守此原則乎。試觀回教今日，不特東亞，即在西方，好像亦因文學法學之盛，師生授受之習，可蘭真經亦是念的多，澈底研究者少耳。且其研究者，均不按可蘭解可蘭，均是斷章取義的解，猶之乎中國近代易經之註釋，愈解離本愈遠，此所謂文愈盛，而理愈晦矣。

經 「他們爲造物主支配造化了的田苗，及牲畜之份，妄言之道：「此是造物主的，此是我們的神的」，然屬於他們神主的，不能續入至造物主，屬於造物主者，能續入於他們的神主。可悲哉！彼等所斷的（三六）」。

「又例如以神爲的主，使其大多數事神的人，殺其子女爲美，以資傷他們，蒙蔽他們。

的宗教。但若造物主意要呢？他們亦可不爲！汝姑置他們，任他們妄擬吧（二二七）。

『他們且誑放而言道：「若此類之牲畜與田苗是禁止的，除我們意欲者外，無有能食的」。且禁止某種牲畜的脊背，且僞稱某種牲畜對之不用讚念造物主的尊名等，因他們的僞造，主不久必加懲責（二三八）』。

『他們又道：「若此類牲畜腹中的，純是宜於我們男子的，在我們的女件上，是宜禁的」。然若是死胎呢。則他們共之，主不久即能懲責其所言；主是至公，至明的（二三九）』。

『夫無知的愚人，妄殺子女，又對着造物主妄擬僞論，禁止造物主惠賜了的種種，這真虧了本啦。真是迷入歧途，不能得獲中正之道的啦（二四〇）』。

〔傳〕

按世界宗教史云：「以色列最大之神耶惠，亦求人身爲犧牲，如耶弗大之犧牲其女，撒

母耳之刺殺亞申而供神，皆其例也」。彼之認識耶惠雖是最大之神，但亦稱之爲主。可是決不似

可蘭所稱之造物主，其原因總是摩西以後信仰爲魔所惑。等於中國近來道院，承認臨壇之老祖，爲造物主似的。觀其網羅五教，久之豈不造出種種經典，惑人聽聞。況在人文未大開化之時乎，昔日以某某之英杰，尙誠信此而不疑。日日在家中說孔子子思子夏常臨壇與他談話。此乃近年之事實，誰不知道。設若由此傳下去，尙有能知孔子是何等人者乎？尙有知孔子向不言怪力亂神者乎。此乃是中道爲魔擾的一個真實現象。各宗教久之即被神擾，不止以色列一族。回教因有可蘭之保存，似

乎尙未亂，然在各地信仰不純者，亦不能全無。且亦有迷信上山修行，說某老人有時景；能知未見的。某某老人之故有靈驗的。雖一方不信神，一方也是希望成神仙的。至於道佛二教，離老子釋迦之真道好像更遠。道之難得易失，人豈可忽乎。

類如中國鵲報喜，鴉報凶，梟鳥無事不來等說，亦似阿地此種種神話。總之無真理迷信的神話，無地無有，迷信的種類雖異，而其迷信之意義實同耳。

經 『主已造化了能架不能架的園蔬，與棗樹禾稼，種種不同的菓品：若橄欖，石榴，有相似的，亦有不相似的，當其結果之時，你們食用其果品吧；當其收穫之日，你們要本之天職，出納捐助，但你們不可濫費，主是不喜愛濫費的人。』

『且又造化了能負物，能製舖的牲畜，你們食用造物主惠賜你們的，你們不可跟隨邪魔的胡行，他確是你們的顯明的仇敵。』

『且他們謂主禁止了八樣，其中有兩個綿羊，兩個山羊，汝道：「伊禁止了的是兩牡呢。是兩牝呢？或是兩牝的胎胞的呢。爾等之言果真，則以所知者示我。』。且其中駱駝一對，牛一對，汝道：「主禁止了的，是兩牡呢，是兩牝的胎胞之內的呢？然則造物主命令你們這個時，你們是當場證明的嗎」，夫誰能比：因無知識要誘人於迷途，乃僞擬於造物主上種々欺蒙之言者，至昏愚自虧呢？造化的真主，確是不能

默導昏愚自虧的民衆(二四四)』。

『汝再道：「關於飲食禁止的食品，默示於我的：只有死物，流出的血，豕肉是屬諸污穢的，對之不誦造物主的名而宰者，是屬於非禮的。然若因被迫不是故意叛道，未曾過爲的人，調養汝的主亦是能恕的，能慈的(二四五)』。

『在彼猶太教徒主已禁用了各種整蹄之物，及牛羊之脂油，但在牛羊之脊背的，附於腸的，參雜於骨的，則不在例，那是主因他們的叛逆而報之！主確是說實言的(二四六)』。設若他們以汝爲妄言呢。汝道：「調養你們的主慈惠是至寬的，可是對於妄爲作惡的民衆之懲治，無有能阻止的(二四七)』。

『彼以神鬼貳主者將要說：「假設是造物主有要爲呢，我們與我們的祖先，自然就不能貳主，自然不能禁用一物啦。」在他們以前，亦曾有如是的：不信真理的人，終至於他們着受了主的懲罰啦。汝諭：「在你們的跟前有什麼真知識，則均給我們現出來吧，你們不過就是循從揣測，不過就是妄言而已(二四八)』。

『汝再道：「在造物主有充分的證據，假設伊意要呢，一定能默導你們一總於中道的，(二四九)』，再諭：「你們邀來你們的作證者，他們是作證造物主禁止了此類咄嗎？若是他們真能作證明呢。汝亦不可與他們同證！汝萬不可隨從那些不信主的天諭者的私

意！彼等是不純誠信仰後世的日子，確是對調養他們的主設置平等的（二五〇）』

〔傳〕造物主造化的天地間之植物、動物，是令人因時因地取用，充其精神體力，以盡爲人之天職。猶太禁止整蹄之物，及牛羊之油脂，明諭是主之懲罰。然則能食而不肯食，是不能享受造物主之惠賜者乎。夫妄食污穢，妄用非禮，固爲無道之民。然變本加厲，無明文之禁止，自行妄加禁止者，是造物主因其妄，減其祿矣。夫純誠守道固爲上品，然因魔擾則時存畏懼。許食者不食。在明諭之外附加條項，且視彼知道之人，以爲犯禁。可悲哉！各宗教之現象！

經

『汝諭：「你們來！我宣讀調養你們的主對於你們所禁止的：你們（一）不可貳主，（二）要孝敬父母（三）不可因貧窮而殺害子女，主惠賜你們，也惠賜他們！（四）不可近明與暗的淫穢之事（五）除非依照真情你們不可妄殺造物主所禁殺的人等。此是主令你們的，望你們能解悟（二五一）』。

『你們不參與孤兒的財產則已，若是參與呢，必須本着善意，等他到至於雄壯之時，你們要以着公平的度量衡，全其約。但主亦不責人其所不能的，又即或有近親的關係呢。你們言判時，亦要公正！你們完全真主的約，這亦是主對於你們的命令，望你們聽訓誨（二五二）此乃是主的中正的人道，要你們從之，你們不可從其他之各道，若亂從呢，則使你們對於主的道分離啦。此是命令你們的，是希望你們能成敬謹之士（二五三）』。

〔傳〕

孝父母，愛子女，禁淫穢，不妄殺，遵守正義，主持公正，與漢文化無大異。對於孤兒似同實異；蓋彼無守節之禮，孤兒之財產，由負責保護者，負責故耳。惟對信仰主純一不雜之道，乃漢文化之所不注意者。抑不知此人心之本也。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國治，天下平矣。天下之不平，國之不治，家之不齊，由身不修，身之不修，由於心不正，心不正，由於意不誠，意不誠，由于信仰之不一，信仰之不一，由于知不至，知至在格物。格物者求知宇宙造化所以然之理，人與造物主之關係，人與神之關係，人與物之關係耳。

經

『主賦與摩西經典，完全其至善之教，分析每一宗之事物，是中道，是慈惠，是要他們確實的信仰能晤見調養他們的主（二五四）』。

『吉慶哉！主賦降此經典，要你們從之，要你們敬謹，庶幾你們能得慈惠（二五五）』如是免得你們說：「經典只是降於我們以前的兩部分人上啦，我們對於他們讀誦的經，確是茫然的（二五六）抑或者你們且說：「假設，經典降於我們了呢，我們一定比他們能得稜正道的」。現在分辨是非的明鑒確已自調養你們的主降下來了，確是中道，確是慈惠。然則誰能比以主的天諭為虛偽，且遠避的人為至昏愚自虧呢？主不久即要懲彼遠避主的天諭者以醜行，彼之着受痛苦是因他們轉背之故（二五七）』。

『為什麼必須等到親見着天神降臨，或調養汝的主降臨，或調養汝的主之一部分神跡

降。至於他們呢，但要是調養汝的主之一部分神跡，真是臨至之時；在以前其尙未純誠于真的人，與雖純誠于真而未曾作善功的人，他們雖有信念亦無濟於他，汝說：「你們靜觀吧！我們亦是靜觀究竟的人（二五八）」。

〔傳〕

彼時之桃拉台舊約支勒新約均是希伯來語，阿拉伯人聽之不明白，以爲正道之不得，是由於文字語言之不通，然可蘭經下降，彼等仍是以爲虛僞，且遠避之，其後着侮豈不宜哉！按此觀之方言不同，道則難得。造物主是因人，因時，因地，降經典，明是非者乎。只知念而不知義，只知聽而不解意，尙未如彼時阿拉伯昏愚之流乎。蓋夫摩西被賦之經，其理不異於穆聖被賦之經，然理雖同，而文字不同耳。人豈能因其文不同。妄謂道不同乎。

且彼時因迷信古說之僞，以爲得道之人，必有如何樣的神跡，天神降臨等，抑不知你若不誠於真；天神真降臨，你只有被懲而已。且人雖云「我信教矣，或自我父祖即信仰主，及聖，及天神矣」；然你在你信仰之內，無有善的貢獻，一旦目覩真跡，於你何濟。理論何等的正大。然則，你若作善的貢獻，不明真經之道，豈非盲人騎瞎馬者乎。

經

「彼等分了他們的宗教爲若干的派，此事是於你無關，他們的事終歸至於造物主，彼時主將他們所爲的，宣佈於他們哪（二五九）其以善行來者，則他應得十倍相同的，其以惡行來者，則惟報之以相似者而已，他們決不能被虧（二六〇）」。

「汝道：「調養我的主，已默導我於中正的人道啦，真人道的宗教，是亞卜拉罕的正大道，他非是貳主的（二六一）」！汝再道：「我的拜禱，我的貢獻，我的活，與我的死，統是因調養普世界的造物主（二六二），他確是無同等的！我的使命，就是爲第一個純順的人（二六三）」。

「汝再道：「我豈能在造物主以外尋其他的主呢。伊是所有事物之主，各人的所爲，均歸自己負擔，不能代負他人的重擔！以後你們的歸所是向至於調養你們的主；然後伊將你們以往所爭辯的，宣佈於你們哪（二六四）伊是置你們爲地上的代替者，伊升高了你們彼此的地位，以資在其所賦與之中考驗你們；調養汝的主，是懲罰神速的，伊亦是能寬能慈的（二六五）。

〔傳〕 道久分派，乃自然之趨勢，各說各是教祖之正宗，抑不知教祖乃中正之道，信仰純一者也。中失則偏，偏久則歧，歧則迷而不返矣。迷而不能返，則昏暗不明，失其在地上爲人之地位矣。人格地位一失，他族代之而興，興衰隆替，根由於道之存亡耳。雖然道之存亡，不可以形式觀，有的日對真道而行迷誤，有的形雖無道，實則己之所行均不外道者，各黨各派分辯爭論，各說各是得道，真是得道與否，主是至公的至知的！

〔總傳〕

以上各章，均是遷於買地奈後下降，此章是在麥加下降第五十五章，示諭本真理降

天論，毫無神跡，其不信真理，迷信神跡之人，必被殞滅，乃古今之成例，不足奇也。夫造物主之理雖真，然一由于二主之人信仰不純，二因各宗教之念經人、僧侶、牧師，立在社會一特殊的地位，因利害立場之關係，絕不肯純誠于真！可蘭高于各經，是教民凡百平等，毫無僧侶階級，乃爲歐美學者所欽。在中國因讀經人不能營他業，似乎有寺內寺外之分，但此乃特殊之情形，非可蘭所示也。

彼等不特不能信此真理，且造擬僞文，爲聖造謠，向聖辯難，然此亦是古今常例。聖賢者，只能忍耐，則援助到矣。萬不可因宣化之難也，希圖假借手段利用神術，要知主之派聖，是爲能聽納的人，其不能信天論之人，是黑暗中之聾啞，等于無知之奴隸，于聖無責也。

夫昧真之人之向例，是當聖使之來，先不信之，繼遭懲罰，有因懲而覺悟者，有懲亦不悟者，其不悟者，魔將乘機助之，魔之助邪，必有一次興起，未幾則身敗名裂矣。至於有心叛聖之人，往往又因首從之人，與己之民族貧富教派之不同，反不肯歸矣。歸則益其自己，豈可因無純誠之人，棄逐純誠者乎。

夫古今聖賢固然是吉凶之警告者，然報有早晚，主之在於造物主，然必有結算之日也，不辯自明，奇哉災禍臨頭，則一心一意祈主護佑，一旦解除，則自恃其能，由一而二，二三其主矣。在今日飛機爆炸之現象下，益能看出此等人耳。夫雖有如是之警告，人仍是因現世棄其認造物主之真道，自科學昌明以來，人尤以目前現世之生存爲急務，視宗教爲無用，反宗教的運動，在俄國有數次之多，試想此次之戰爭，豈非主之懲罰乎。

蓋人心唯危，道心唯微，認主之道往々因人文之盛也而中斷，聖之被降非革新也，乃復古也。然其受命也，必均如亞卜拉罕之得道也，是因推理而得認造物主，非有天神之降臨也。其說神跡者是術也，非真理也。主之默導衆聖，亦是如默導亞卜拉罕者也，若有神跡，則成二主者矣。彼等若不純一，則將委託其他之人矣。然人心總是迷信神跡，總是以此無神跡爲疑，始終是信仰僞文之神話，對於此人情至理之經，以爲是人人可說，人人可能也，豈知神亦是被造者乎！

且夫人之純誠于真否，乃主之重要，其不意要之人，即有種種神跡之顯，亦不能信真，此由於各聖下降，均有神魔人魔爲之敵對，互相結合，以反對之故耳。

造物主賦降的經，真理無論如何的圓滿，人之多數仍是疑惑，聖賢若從多數，則自己亦被迷惑矣。試以飲食觀之，此經所禁，本之真理，然守舊之猶太人必遵習慣，必設辯辯難，何也。

然主默導的，必啓發其心，使之接受。棄之迷誤的人，必使之心狹。默導之人，愈近道則心愈快，迷誤之人，愈守教，心愈狹，行愈難，心愈不淨耳。昏愚者多，昧真者多，則主乃棄之，以其他之民族代替，是古今之常例，能參悟者，自識此理之真耳。

造物主示知之道，絕非只是飲食，亦非儀禮次序，乃是信仰純一，孝敬父母，等等人道之大綱而已。而魔之擾人，偏重飲食。昔時因異地文字之經典意義不明，可以迷信教師之妄言，今日阿文，以之宣教於阿地之人，若再逃避，再迷信神跡，豈非被棄迷路者乎。

第七章 哎爾拉夫（高壁）

麥

加在三十八章
之後下降

經「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哎里夫，倆目，米目，要得（一）經典已賦於汝，以後在汝的心中即無所謂狹隘障礙，可因之以警誡訓誨純誠的君子（二）」！

「你們要聽從自調養你們的主賦降於你們的，你們不可在伊以外盲從護佑，然你們聽納此訓誨者仍是很少（三）」！

「多的城市主已殞滅了；主之罪刑之來也，或於夜間或於午睡之時（四）當主的懲罰臨到時，他們的祈禱無有別的，只就是說：「我們確是昏愚自虧之人而已（五）」。

「嗣後主一面審問傳道聖使到在的地方的民衆；一面審問衆傳道聖使（六）主雖以真知明示於他們，然主亦非不在的（七）在這個時候，天秤是真確的，其被衡量重的人，確是得脫離而有結果的（八）其被衡量輕的人，乃因他們對主的示諭昏愚之故，他們確是虧本的（九）」。

〔傳〕 此經即是訓誨純誠君子的，你若純誠君子即宜聽從此經之訓誨，你若盲從，即是昏愚被殞滅之人，但此經所示是中正之道，視之平庸，而淺見昏愚者，迷信妄誕，求神魔護佑，以爲主遠而神近，若中國鄉愚之求巫求仙扶乩是也。類此之事，乃魔藉之亂中正之道。及其甚也，文人

學士，亦成昏愚，雖有天命之使臨到，示以中正之道，世人仍視爲平庸，以爲老生長談，毫無奇跡，社會至此時混亂已極，人失天職，造物主視爲無用，故不能不有天譴解決之。然造物主之刑人，或明降水火，或隱降刀兵，自有史以來，此種現象多矣。有心人自能參悟。其昏愚迷於物慾，日禱神魔助其僞者，非至死不悟。夫衡者至中也，衡之重者得脫離，衡之輕者是自虧也，乃由於自愚也。

其凡不了然人之被造之人，往往妄求人神護佑，以爲主遠而人神近，抑不知不特神不能護人，即自恃以爲有勢力之人，有時亦不能護人。人當危急遇救，其救之者，決非平日恃以爲護者也。此種現象，凡有閱歷之人，無不知之。至於神之護人，是其使命，不能自由。其神魔之類，設法擾人，而又釋之，你若不與他近，他反不擾，即所謂燒香引鬼者也。然若詳加參悟，認主不真之人，無論其對人對神，均不外燒香引鬼，自取擾亂耳。

經 『祇確主已賦與你們，在地面上的能力；且亦在彼爲你們置有種種生活之道，可是你們知道感恩的很少(100)』。

『主造化了你們，而後形成了你們，而後主諭衆天神道：「你們向阿丹叩首着」。除以下里斯之外，他們都叩首了，蓋他是向不俯首的(110)。諭道：「當主命令你時，因爲什麼你不叩首呢」？他答道：「你由火上造化了我，你由泥上造化了他，我確較他爲

優(一〇)」。諭道：「你自此下去吧，此中不容你傲慢，你出去吧，你確是屬諸卑賤之流(一一)」。他道：「請你容緩我到至於他們復生之日吧(一二)」。諭道：「你確是被容緩的(一三)」他道：「你已令我墮落啦；我一定坐俟他們在你的中正的人道上(一四)，以後我一定在他們的前後左右接近他們；你得不着他們的大多數是感恩的啊(一五)」。諭道：「你由此中被貶被驅逐出去吧，凡他們中之盲從你的；主一定將你們的一總裝入了地獄(一六)」。

『唉阿丹！你同你的妻居住在樂園吧：你倆可以任意食用，但不可臨近此植物：若近之，則你們即成爲昏愚自虧的啦(一七)』。嗣後邪魔誘惑了他們倆，爲是使他們倆個。被隱的醜體現出來，乃道：「調養你倆的主，關於此植物禁止你倆，就是不叫你二人成天神，就是叫你倆不成爲永久的(一八)」。且對之發誓道：「我對於你二人確是忠告者(一九)」於是因被欺，而他二人墮落啦。當他倆嚼着此植物時，他倆的醜態畢現，他倆乃用園之植物葉，開始在他們上補綴。調養他的主諭之道：『余豈未對你倆禁止那個植物嗎？余豈未對你倆說，邪魔是你們的明顯的仇敵嗎？』(二〇)他倆道：「唉調養我們的主！我們昏愚了我們自己啦，設若你不恕宥我們，不慈恤我們呢。我們一定成爲虧本的人了(二一)」。

諭道：「你們彼此是仇敵，都下去吧，你們在地上有一定的時遇，境遇，與物質的享受，直至一定的期限(二二)」又道：「你們生於其上，死於其中，復由其中取出你們

來(五)』。

〔傳〕 夫人之原造是造物主形之爲人，與之生活之能，本可自給自足。其品本高出於天神。因天神中之輕視人者，被貶成魔，魔之惑人，故不自今日始也。魔之爲魔也，以其性傲，視人不如他，造物主尊貴了的人，而伊偏輕視之。然天爵已奪，居心不甘，故坐俟於中正之道，惑人使偏。日在我人之前後左右，盡其破壞鼓唆之能。人爲魔誘，從魔則入地獄，魔之忿泄矣。夫人祖蒙主賜已可自給自足，安樂無求矣。而魔因人情之希久，希神仙而誘之貪求妄食，假盡忠告，起誓發願，一行盲從，則失其天爵之尊容，醜態畢現，只恃木葉護體矣。此時天爵尊容已失，已被塵污，雖知自虧，雖知悔恨，雖求造物主之恕宥，已不能再居天園矣。魔已被下而人亦被下，故曰一部分是一部分之仇敵，人勝過魔，或因敵魔而死，則復升天園，人從魔則爲魔之類，而再入地獄矣。此種生死階段，有造物主之寓意存焉。

試觀魔之誘惑阿丹也，未曾不叫他認主，不過是誘他不守主之命令之一點而已，人因聽他勸告，失了體面矣。猶之乎我人日在正道日以安天順命爲守，一旦聽信小人之計畫，一行妄動，則有辱矣，其他驕傲自恃專以惑人從他爲能之人，是魔之類，終必着炎灼之痛苦耳。

經 唉阿丹的子孫！主確已賦降與你們遮醜之衣，華麗之服啦，然敬謹之衣，是至優的，此是造物主的天示，要你們聽訓誨(三六)』。

『唉阿丹的子孫！你們萬不可爲邪魔擾惑，猶若出你們的先祖於天園，去彼二人遮羞的真衣似的！祇是他與他的黨何時何地均能看見你們，而你們不能看見他們哪。主確是將魔類，轉成彼無純誠的人之護佑啦。』當他們妄爲污穢時，他們道：『我們看到我們的祖先是這樣的。造物主是以此命令我們的』，汝道：『造物主一定不命人以污穢；你們豈可在造物主上妄言你們所不知道的嗎？』再道：『我的主惟命人以公正，你們叩拜時，宜正定你們的面向，你們求祈伊，專誠於伊的教門，猶如你們返於原造似的。』

『伊已默導了一部分，而其餘之部分，實已迷誤啦。他們是越過造物主而以魔類爲保護者的，他們自揣他們是得獲正道的。』

〔傳〕 夫衣以遮羞也，華服所以自美也，然一被魔惑，恣情縱慾，妄爲淫穢，醜態畢現，衣雖美而行可恥也。故曰：「敬謹之衣，是至優者也」。然世有囚首垢面而談詩書者，有倡赤身露體以顯純真者，此亦是失中，被魔惑者也，彼純誠者，渾然天理，朝乾夕惕，精誠于造物主之道，既修其內，亦正其外，潔衣食，正衣冠，守其爲人之知恥，魔雖日窺於左右前後，然無隙可乘，伊亦無能爲矣。

衣食住乃人生之要素，得其中道，乃完成其人格，失其道者，則人格失矣，故每章示教先一其念，次示以衣食住之中，人豈可忽此乎。

經 「唉阿丹的子孫！你們無論在那個禮拜堂均可裝飾，你們食，你們飲，但不可奢侈；主是不喜愛奢侈的（三三）汝諭：「誰能禁止造物主爲其衆僕昌明出來的裝飾及潔美的食飲」？再道：「那是爲純誠君子在今生與後世獨享的」！如是的辨明天諭是因爲有知識的人（三二）」。

「汝再道：「調養我的主禁止的，只是顯隱之淫穢，顯隱的犯罪，無理的侵犯；與你們向不因有確實證明以神同列於造物主；及你們在造物主上說你們所不知道的（三三）」。夫每一個民族都有一定的限期，當其大限臨到時，他們既無法退後，亦不能向前（三四）」。

「唉阿丹的子孫！若是你們同類中的傳道欽使臨到你們，述說主的天諭，其凡能敬謹能修潔之者他們是無懼無憂的（三五）至於那些以主的天諭爲虛僞，且對之顯狂傲的人，乃是炎燒中永久的人啊（三六）」。

〔傳〕 着衣服遮羞體，食潔美，避污穢，此是造物主顯人之貴。試想動物之中，在人之外，有知着衣服擇食飲者乎。夫衣食奢侈，固爲非道，然若不知遮其羞體，不知選擇食品，豈不是失了人品，同於狐狸黃鼠等類乎。道之所禁是明暗的穢行，無故的侵略，識神爲主等而已。然妄言亂世之徒，一旦大限臨頭，方始覺悟。夫人生真樂，是無憂無懼；人生真苦是憂懼燒心。求得真樂，非真正聖使宣告之天諭，不足以明也。

經「誰能比給造物主妄擬僞論，及不信伊之天諭的人爲至昏愚呢，但此等人亦能達到他們應得之預定；也得等到主的使者來到，方結束了他們的命，且羞之道：「你們以先越過真主所拜祈的是在那裡呢？」他們答道：「他們已迷誤我們了」。他們此時自己已證明他們確是一些個昧真的人啦（三七）：論道：「你們同在你們以前過去的那些人神之各民族，進入火獄吧」每當一夥進入之時，則怨恨其他之庇友，一直到他們的一總互相續入於其中之時，其後入者，對於先入者道：「調養我的主！這些個已迷誤了我們啦，請你與以加倍的火刑着」。論道：「一總都應受加倍的，但你們不知（三八）！其先入者，對後入者道：「你們沒有高於我們，因你們以往的所爲，你們嘗受罪刑吧（三九）」。

〔傳〕 中國的俗話有曰：「善惡到頭終有報，若是不報，時尙不到」。夫昏暗自虧之人，既以天命爲僞、妄擬僞論，不是自主即是二主，不能即時着報者：其必須達到其預定所得之份乎？一旦結束而着報應，此時雖悟所爲之非亦晚矣。且夫小人之着報也，互相推諉，乃小人之情也。

神有天神、地神之分；此三八節之神，是地神。地神之大多數，是邪魔之類，能隱能顯。顯時現各種動物像，高者能使迷者看似人象，凡臨壇壇者，多爲地神之流。

其在鄉下附人爲祟，狐狸黃狼之類均屬之，但此類狐黃與普通獸類之狐黃不是同族，但伊等能支配普通獸類之狐黃耳。若人失了人格，他亦能支配。邪魔坐在中道誘人失道，能參悟的人，自得識

其現象。

經 「彼以主之天諭爲虛僞，且對之而顯傲慢的人；非等到駱駝能入於針的孔中，則天的各門，不能爲之開！他們豈能進入樂園呢？主之報應惡人，就是如是（四〇）且他們以火獄爲鋪，其上有黑幕，主報應昏愚自虧的人，乃如是（四一）」。

「至於那些純誠于真，且純潔工作者呢。主向不責其所不能者！他們是永居於樂園中的（四二），主掃除了他們心中的忿恨，諸河緩游於其下，他們道：「讚仰示中於此的造物主，假設造物主不默導我們，我們決不能得着中正的道，祇確我們的主之各位傳道欽使，以着真理來了」，曉諭他們的道：「此是因爲你們以先的所爲，得此樂園的繼承權（四三）」。

「在樂園者，呼在火獄的人道：「我們實得到我們的主許與我們的，是真的啦，你們亦得着你們的主，所約的，是真的嗎」？他們答道：「是」！宣諭使在他們中間宣諭道：「造物主譴責昏愚自虧者（四四）乃因彼等阻止造物主的中道，尋覓偏邪，不信有後世（四五）」。

「在彼兩夥中間有一壁幔，其上亦有許多的人，他們憑着踪跡能辨識各個，他們呼賀樂園的人道：「安寧哉你們！可是他們尙未進入，他們正是希望呢（四六）」！

「嗣後他們的眼轉向那火獄的人，自禱之道：「唉我們的主！祈你莫將我們轉成與昏愚自虧的人一樣（四七）！」壁幔上的人呼喚彼憑踪跡而認識的道：「你們的積蓄是無濟於你們的啦，你們原來不是傲慢的嗎（四八）」此等人不是你們以先發誓：「真主不以慈惠達至於他們的嗎？」繼而又向樂園的人道「請你們進入樂園吧，你們是無懼無憂的（四九）」。

「在火獄的人，呼求樂園的人道：「請你們將水或造物主賜於你們的，傾給我們點吧」。他們答道：「此乃是造物主確禁與味真的（五〇）乃因彼等以宗教為嘲笑，為兒戲，目前塵世的生活欺哄了他們啦」；主今日忘棄他們，就猶如他們以前忘了能遇見今日似的，他們是不信主的天諭的（五一）主確已將經典臨至了他們啦，主已以真知分析於他們啦，中道的慈惠只是濟於純誠于真的君子（五二）」。

「他們為什麼必須等到，見着最終的判辭呢？及最終的判辭來到之日，在以前忘者將道：「調養我們的主之傳道欽使，確以着真理來了，可是現在有為我們說情的嗎？若真有為我們說情的，或有令我們能歸回去者呢，則我們決不作以先所作的啦」。祇確他們是虧了本啦。他們以先所妄纂者，已迷了他們啦（五三）」。

〔傳〕 小人不信天命，妄恃己能，其得樂也，若駝入針孔之難，日在暗幕。日坐針氈，而純誠修潔之士，順天自逸，無所謂難，日在樂天之中耳。且人胸中最難掃除者，是怨恨。蒙造物主特慈，

衷。無。怨。尤。者，心。自。純。潔，道。乃。真。得，道。得。則。真。樂。得。矣。○。至此時乃識列聖非妄，不我欺也。

夫在善惡之中間，有所謂騎牆派者，善善而不能從；惡惡而不能遠。知道之爲美，不能勉強。然對於昏愚之行爲，亦不表同情。且識其自傲妄貪之非，而其結果也，亦是在兩者之間，理也。

至於彼以宗教爲玩戲，被目前生活所誤，不計將來者，一旦刼到，無有能濟之者耳。

經 『你們的主，就是造化天地人神的主，伊是在六日內造化了天地，而後支配之於爾雷世，使夜昏晝繼，不住的相尋，日月星辰，均是被伊之命令而支配的。你們要知道造化亦是他，命令亦是他，巍巍哉！調養普世界的造物主（五四）。爾雷士乃巖高之所在。

『你們暗中哀憐着祈求你們的主吧，伊確是不喜愛過爲的（五五）。你們於其修整以後，切不可在地面上破壞！你們本着懼怕希望，祈求伊吧！造物主的慈惠，是臨近衆善士的（五六）。』

『伊是在其雨露以前，先派喜信的風，然後起高密雲，再驅之於不毛之地，藉之降下了雨，因之現出各種的菓蔬；主使已死者，復現出來即是如是！你們聽從訓誨吧（五七）。潔地的產物，因主的默許而現出；穢地的物，雖出亦不多。主如是的，反復申述各種天示，是因爲能感激的人（五八）！』

〔傳〕

仰觀天地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如是的有規律能謂無造之者，無主之者乎？試以一生

未曾出屋門之人喻之，日在屋中，依其自己之推想，決不能謂此屋乃自然而成；向無造之者，主之者耳。故俗曰「不識廬山真面目，只因日在此山中」理本自然，且人與宇宙較，何止千百萬分之一，以如是之微小，其淺見之士，以按諸科學無法試驗，敢斷然謂無，豈非狂妄者乎？

經

「祇確真主已派挪亞

一譯努海
以下準此

至其民衆道：「唉諸君！你們要拜禱事奉造化天地人

神的真主，除伊以外無有能主宰你們的，我對於你們，確是懼怕大日子的懲罰（五九）」其民衆中的尊貴者道：「我們看你確是在顯明的迷途中（六〇）他又道：「唉諸君！我不是迷途者，我確是調養普世界真主的傳道欽使（六一）我被命送達調養我的主之欽旨於你們，我實告於你們，關於造物主，我知道的，你們不能知道（六二）你們以爲你們同類的人，負着調養你們的主之訓誥，臨至你們，藉資警告你們，使你們能敬謹，是奇異的嗎？此乃是希望你們得着慈惠（六三）」！然以後他們仍是不信他，於是主解救了他，與在舟中同他的人，淹斃了彼不信主之天諭的人，他們之不信他們確是因爲以先的盲從（六四）」

〔傳〕

此下數節，實以前殞滅若干代均是盲從的句。彼時人皆昏暗，偏於迷信，偏於自負，一

部分過信人之智識萬能，以強權妄爲爲能；一部分偏柔，以講慈善，信妄誕神話爲安；視挪亞爲迷誤，以天諭爲虛妄，盲從妄誕，已失被命爲人之使命。着洪水之殞滅，豈不宜乎。易所謂迷而不復曰「凶」曰「有災眚」亦此意也。

夫陽明聖者之臨。最爲真中大道之阻者；是有權，有勢，素有威望之門閥。或一黨，一派，之首領。彼自恃勢力大，智識高，抑不知昏久不明，以歧爲正。一旦大限臨頭，不遭天殃，必有人禍，古今一也。總而言之，一人迷，而不復，一人被凶災。一家迷而不復，一家被凶災。一國一族一教迷而不復，一國一族一教亦被凶災，不能逃也。

數見「你們因你們同類的人，負主的訓誥生奇異」。蓋人之常情，崇敬未見，尊敬不識，只要一熟識則滅其信仰，況諸聖均是本族本鄉者乎？不特諸聖，即穆聖亦被此病，所以道在麥加十年，徒招反對，遷買地奈，乃得大興，麥加族人，終是反對。然則其族出聖人，其族昏暗已極，是剝至上九，碩果不食之時乎？

經 「主又派爾得族中的胡得挪亞之第九代到至其族道：「唉諸君！你們拜事造化天地人神的真主着，除伊以外，無有能主宰你們的，你們豈可不敬畏嗎(六五)」。其民衆中頑抗味。真理的尊貴者道：「我們看你一定是無知識的，我們識出你一定是欺騙的(六六)」。他又道：「唉民衆！我不是無知識的！我確是調養普世界的主之傳道欽使(六七)我是送達於你們調養我的主之欽旨來的，我對你們，是誠實的，是忠告的(六八)！你們是因你們同類的人，負着調養你們的主之訓誥，臨至你們，警誡你們，是可奇異的嗎。你們紀念主，在昔時將你們轉成了挪亞民衆以後的替代者，在造化中增強你們的體力，你們要紀念造物

主之種種恩惠，此是望你們能得脫離而有好結果^(六九)」他們道：「你來至我們不是要我們敬事獨一的造物主，放棄我們的祖先所拜事的嗎。設若你真是說實言呢，你就拿來你威嚇我們的吧^(七〇)」。他道：「調養你們的主之懲罰，與怒譴，確是已遇在你們身上啦。你們關於你們與你們的祖先，不因造物主賦降任何證據，妄擬名辭的事，與我爭辯嗎？你們靜觀吧！我亦是同着你們靜觀的人^(七一)」嗣後主以着慈惠使他與跟隨他的得脫離，滅絕了彼以主的天諭爲虛僞者的後裔，乃因他們向不純誠信真之故^(七二)」。

【傳】

小說最足動人情感者，以其僞造；信史不足動人者，以其平淡；真正之事實，決無小說之奇危，然人之情緒，有喜，怒，哀，樂，愛，惡，欲，有時明知是僞文，因其動情而好之，因愛好之過也，則不計及真僞，因而神話小說成了宗教之原動力，社會小說成了政黨之宣傳品矣，統觀世人能脫此情緒者，方能識真僞之文，能識真僞之文，方能得真道，而純誠於真耳。

中國因一部封神演義小說，生出多少廟宇，迷人於魔途，失其爲人之道，習久不察，因遺傳風俗之潛移，雖有聖者以大中至正之道勸之，亦是不聽，古今人情同也。

夫爾得族代挪亞之民衆而興，因其祖先得道也。道久則爲魔惑，後人失其先人真中之道，聖人臨世反以爲異端，假久成真，自古然也。

「妄擬名辭」古今不同，有順人之貪心者，有順人之好奇心者，有順人之名利心者，有順人之冒

險僥倖心者，有順人之不平心者，有順人之好色心者，因順其所好，雖明知是僞，而亦信之，此人心之私，古今人不易逃出耳。

經 『主又派色木族的要利罕去其本族說道』：

「唉諸弟兄！你們事奉造化天地人神的真主着，除伊以外無有能主宰你們的，祇確調養你們的主明顯的顯跡已臨至你們啦。造物主的這個駝即可爲你們的顯跡，你們棄她於造物主的地上，着他自由食飲着，萬不可傷牠呀。若是你們傷着牠，則最痛的刑懲將拿住你們啦^(七三)。你們要紀念：彼時伊將你們轉成了爾得族後的代替者啦，伊使你們居於地上，你們能建築宮殿容易，你們能鑿山爲室，你們要紀念造物主之各樣的恩典，你們切不可在地面上，效惡人的破壞^(七四)。其民衆中傲慢的尊貴者，對其中懦弱的純誠于真者道：「你們真是知道要利罕是調養他的主派來的嗎？」他們答道：「我們純誠的信仰，確因他是被派的^(七五)」。那些自傲者道：「我們確是不信你們誠信的那個^(七六)」。以後他們乃傷了此駝，他們違犯了調養他們的主的命令，且道：「唉，要利罕！設若你真是傳道的欽使呢？請你將威嚇我們的拿來吧^(七七)」。嗣後一行震動，懲治了他們，他們在宅中轉成了伏地而死的啦^(七八)」。當他遠避他們之時，乃道：「唉民衆！的確我將調養我的主之欽旨已送達於你們了，我亦與你們行忠告了，但你們是不喜聽忠言的^(七九)」。

〔傳〕 此是人文漸進、能建設室屋，以蔽風雨，乃自特人能勝天之說。不承認有造物主，不聽具有天賦聖者之指導，暴虐之餘，傷在沙漠具有特能之駝，以為有室屋可避一切災殃，無需駝矣。然一旦震撼、飛沙走石，房倒穴沒，而人無能矣。試想科學至今，昌明已算可觀，然對於自然界之變化、若水風之災、若地震，雖有點小推測，然亦是無法避免，人能支配自然乎。自然支配人生乎。

駝能知風，在沙漠行路全恃駝。駝若伏地，是颶風將至，人畜若不隨之伏下。將為風所捲去矣。主賦駝與人，其在未開化之時，牠有測驗之能，這豈非真主之支配乎。設若無駝，沙漠之地，人不能存在，豈可不參悟乎。

經

主又派了盧圖

亞卜拉罕之侄

彼時他對其民衆道：「你們豈可為世上未曾有的淫穢呢？」

你們確是棄了女子，逞慾於男人啦，你們誠然是淫濫妄為的人。他的民衆無所答，惟道：「你們自你們的城中逐出他們吧，他們是求潔的人哪。」嗣後主解脫了他及他的同人，惟他的婦人是留止而被斃的。主將奇雨降於他們了。你試看！衆惡人的結局，是如何的。

〔傳〕

淫穢之盛也，雖有聖哲不特不聽，且將驅逐之。禍將臨頭，其能得脫離者，是具有純誠得造物主之默佑，非關乎關係之親疎遠近也，故近如妻室尚不得脫離，可知蒙之六三「見金夫，不

有躬」之語，非妄也。

經

「主又派了買德岩族的書爾卜盧圖之五代道：「唉諸位弟兄！你們拜禱事奉造化天地

人神的真主着，除伊以外無有能主宰你們的，調養你們的主之明鑑，已來至你們啦。你們付足度量衡着，萬不可減給人絲毫！在整理以後，你們不可再在地上破壞啦，若你們真是純誠于真者呢。那是於你們有好處（八五）！你們不可坐於各道威嚇阻碍人純誠於造物主的中道，你們亦不可自尋偏邪！你們要紀念彼時你們是少數的，而後主使你們繁殖啦，你們試看！作惡的人之結局是如何的（八六）！若是你們中有一部分能純誠信我是被派來的；其他一部分不信呢。你們要忍耐，一直等到造物主在我們彼此中間的公斷吧，伊是最善於公斷的（八七）」。

九

經

「他的民衆中，貴而自傲者道：「唉書爾卜！你與純誠歸順你的人，自我們的城中出去吧，不然呢？則你們必復歸於我們的主義指導」。他答道：「我們豈不是原來即厭惡這個嗎（八八）？且我們於造物主使我們得脫離以後，我們若再返於你們的主義指導之下時，我們確是在造物主上妄擬虛僞了；我們除非是調養我們的主要那樣呢？決不能復

歸於那！調養我們的主之知能，是包括一切事物的，我們只有仰恃於造物主而已。」
「調養我們的主！請你以着真理啓示：將我們與我們的民衆解開，你是最善於解脫的」(八九)。

「他的民衆中昧真的尊貴者道：『設若你們一定隨從書爾卜啦，你們確是虧了本啦(九〇)』。以後亦以震動懲之，他們在宅中轉成伏地而死的啦(九二)。夫彼不信書爾卜的人，猶如向未居住其中似的，彼不信書爾卜的，即真是一些虧本的人(九三)！當他遠避了他們之時他道：『唉民衆！的確我已將調養我們的主之欽旨，送達於你們啦，我亦與你們行忠告啦』，『我如何尙再顧慮彼昧真理的民衆呢』(九三)。」

〔傳〕 至此時，已有斗秤爲交易之器具矣。而人心欺貪，以大秤大斗買入，小秤小斗售出，且在各道約人以偏邪，阻碍造物主中道之進行，雖有歸順大中之道者，而其中之有權威的資本家，必不聽而驅逐之耳。然一旦變動，其以天命爲僞，而不聽聖言者，流離失所，已自虧其本矣。斯謂剝之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剝廬之時也。彼聖賢之天職，不過負送達天道大中之旨，人之從違聽之而已。

夫度量衡之不公平，卽着殞滅之禍。時及今日，此種不公平的交易，無論那教的人，亦是無數。然則亡國滅族，豈不宜乎？且在中國的回教，有時對外之交易，亦是不公平，遵經乎？自私乎？惜乎今日中國的回教，以飲食之稍有不潔，視爲大禁：以爲此人，已失回教人之資格；然對於營

業交易之不公平，以爲無關大體；是否已入昏暗之途？然則回教在東亞之墮落，被壓迫，豈宜乎？

經 『主若未曾派傳道的聖賢於某城市則已，若是已派時則必以着困苦災殃，懲治其地之居民；是望他們能哀懇哪（九五）。然後，主轉災區爲福地，及到安裕之時，而他們則道：「困苦災殃，確是我們的祖先各代已遭過的」。於是主又倏然懲治了他們，他們仍是不覺悟（九五）！設若各地的人民，純誠于真，且敬謹了呢，主一定爲他們開釋天地的吉慶，然他們仍是以真爲僞！以後主因其所爲乃又懲治了他們（九六）。』

〔傳〕 此種現象古今東西皆有，此時最甚，人何不覺悟？

經 『此城的人，豈能保主的殘毀災難，不在夜晚睡眠時，臨至他們嗎（九七）？此城的人，豈能保主之殘毀災難，不在午前，他們遊戲時，臨至他們嗎（九八）？他們尙有能安于造物主的策謀的嗎？除非已虧了本的民衆，未有能敢安于造物主的策謀的（九九）。』

『設若主要因他們的罪而懲治了的民衆，在其民之後，繼承其地的人，仍是未能得道呢？則主將封住他們的心，他們將不能聽啦（一〇〇）。』

『各城市已往的小史，主今示之於汝，諸傳道欽使確以着分辨的明鑑，臨至了他們啦，凡是以先以真爲僞，欺詐成性的人，終不能純誠于真哪。此就猶如造物主封住了頑』

抗味真者的心啦(101)。主得不着他們的大多數是全約的，主得着他們的大多數是作惡妄爲的(101)。

〔傳〕自古以來，凡是各地味真欺詐，人心虛僞之風一盛；則造物主必派天真純潔之使者，臨於其地，降天災人禍於其地，彼稍哀懇，然後再轉禍區爲福地。然人心險詐成性，福來不知感激造物之恩，且稍一得意，以爲災禍之來，是自然的演變，非造物之懲誡人耳，安而處之，不知覺悟。豈知古今災禍之臨也，不特無自然的規律，且均是突然之現象，其凡於突然而現之天災，人禍，不知參悟悔改前非，仍是執迷不悟者，則將被棄；有目不能視道；有耳不能聽道；有心不能悟道；永淪于憂愁恐懼災殃患難之中矣。

「此處照應第二章主封他們之心思耳目句」

試觀自挪亞以來民族之興替者屢矣。其興也均由於純誠從聖；其衰也，不由於迷信，即由於欺詐。時及今日，民族盛大，在一族之中良窳不齊，善惡均有，然統觀全數，計其善惡輕重亦可得其興亡之由。但代之而興者，若猶不得道，其亡其衰，有甚於前，其五胡之亂華者乎？

經 「自彼等以後，主又派摩西本之主的符命，臨至法老歐埃及古王之稱號及其地之貴族，但

他們昏暗虧負了那個啦。汝試看：妄爲之人的結果是如何的(103)！彼時摩西道：「唉法老歐！我確是調養普世界真主的傳道欽使(104)！憑着造化的真主，我不說則已，說則理應是真理！我確是以着調養你們主的明鑑來至你們了，請你勅派以色列族希伯來人隨同

我吧（二〇五）。」彼時以色列族被壓迫於埃及人摩西約求率回故鄉他答道：「若真是你拿來了符命，你真是說實言的

呢？請你表現出來。（二〇六）。」於是他擲了他的手杖，那個忽然變成一條明顯的巨

蛇（二〇七），他伸出了他的手，白光顯於觀衆（二〇八）。法老歐的民衆中之貴族道：「此確

是一有學問的術士（二〇九），他將要在你們的地方驅出你們去，你們有什麼主張呢（二一〇）？」

衆人道：「請你先姑容他們弟兄二人，然後你派人在各地招集（二一一），將各種有學識的

術士全招來（二一二）。衆術士均來至法老歐道：「若是我們真占了優勝，我們定得受

賞（二一三）。法老歐道：「是！的確你們是屬於近侍的（二一四）。衆術士道：「摩西！

是你先擲呢，還是我們先擲呢（二一五）？他答道：「請你們先擲吧！」當他們擲了時，眩

惑了衆人的目，且使之駭懼焉，他們確是拿來了大法術啦（二一六）。」

『主默示摩西：「你擲你的手杖」。於是倏然奪去了他們的幻術（二一七），真的顯了，

他們所爲的都失敗了（二一八），他們在此被制勝，他們轉成賤辱的啦（二一九）。衆術士驟伏

其首（二二〇）道：「我們純誠的歸順調養普世界的主啦（二二一）。即是摩西亞倫的主（二二二）！」

法老歐道：「你們歸順他以前，我許可啦嗎？這個一定是詭計，你們的計畫，是打算驅

逐在此城市的居民。不久你們就知道啦（二二三）。我一定相左着斷你們的手足，然後將你

們一總掛起來（二二四）。」衆術士道：「我們是終必歸於調養我們的主的人哪（二二五）。你

懲罰我們不過就是：因為我們的主的顯跡到在我們上之時，我們純誠的歸順啦。」調養我們的主！請將堅忍盡付與我們，請完成我們是順命的人吧(二二六)」。法老歐的民衆中之貴族道：「你豈可放棄摩西，及其民衆，任他們在地上妄爲，棄擲了你，及你的諸神嗎？」他答道：「我不久即要殺害他們的男子，留活他們的女人，我們確是在他們之上能制服的(二二七)」！摩西向其民衆道：「你們祈求造物主援助吧，你們忍耐吧，地面是造物主的，伊着其意要的奴僕繼承之，好結果是屬于敬謹的人的(二二八)」！他們道：「我們在你來之前，及來到以後，都是被害啦」。摩西道：「調養你們的主，或不久就消滅你們的仇敵，着你們在地面上代替，然後看看你們的工作是如何」(二二九)」。『主乃以荒年菓物的減少，懲罰法老歐的民族，是望他們容納訓誨(二三〇)！但若好來至他們時，他們道：「這是我們分所應得的」。若是凶災臨至他們啦，他們以爲是緣由於摩西及其同人！豈不知吉凶的緣由均係之於造物主，然他們大多數是不明白的(二三一)！且他們又道：「無論你拿什麼顯跡來，打算藉着那個迷惑我們，而我們終是不歸信你的」(二三二)』。

『嗣後主遣洪水，蝗蟲，蟲，蛤蟆，血水，種種可辨別的顯跡臨至他們，而他們仍是暴棄自傲，蓋他們是頑固作惡不能化的人(二三三)』。

「但每當罪刑遭遇他們時，他們則道：『唉摩西！請你爲我們求祈與你有約的主，若是你能解除了我們的災殃呢，我們一定歸信你，我們一定叫以色列族隨同你。』」
然每當主解救了他們的災殃，達至於一定期限時，他們即時反約啦。於是主懲報他們，淹沒之於海中，是因爲他們以主的顯跡爲虛僞啦，蓋他們對於此是昏憤的。」

「主已着弱小的民族承受了主降吉慶於其中的東西各地啦；調養你的主，福利的吉辭，在以色列族完全了，是因他們能堅忍的原故！法老歐與其民衆的工作，及其建築物，主已爲之毀壞啦。」

「然主着以色列族過了海以後，他們遇見一群虔誠於偶像的民衆，則他們道：『唉摩西！請你置我們的主，像他們的主着。』他答道：『你們確是一些無知識的人哪。』」
這些個人其中是被傷的，他們的工作是無用的。又道：『我豈可在造物主以外，爲你們再尋主宰嗎？惟伊是擢升你們在世界以上的！昔者法老歐族壓迫你們以峻刑，屠殺你們的男，留活你們的女，我已解救了你們啦。在那個之中，有調養你們的主之最大試驗哪。』」

「主示約摩西三十夜，復增十日以全之，調養他的主的約期，共是四十夜，在彼時摩西」

西曾向其兄亞倫道：「請你在民衆中代理我的職務，你要整理，你不可隨從妄爲的人所行的道〔四二〕！」
「當時摩西來誓約之時，調養他的主，諭誥於他，他道：「唉主！請你顯於我，以便我好瞻仰瞻仰你」。諭道：「你一定不看着我，你先試觀山着，若能在其位穩定呢，則你將能看見我矣」。當調養他的主顯現於山時，而山化成粉碎啦。摩西暈仆矣，繼而復甦道：「純清哉你！我復於你了，我確是純誠于真的第一名〔四三〕！」
諭道：「唉摩西！祇是主以欽旨，及諭誥，遴汝於衆人以上，汝要遵守主賦與了汝的，汝要成一個知道感激的人」〔四四〕」。

「關於那教誨分辨的各種事物，主已記之於牌啦，以後你要確實遵那個，並命令你的民衆，以着善念遵守那個！不久主將惡人的居處，示於你們啦〔四五〕。不久主將轉變：彼對於主的天諭，不本之真理，妄自在地面上驕傲的人。他們看見每樣顯跡時；他們必不誠信那個，他們看見正道，他們亦不以之爲道。但若他們看見邪道啦，他們確以之爲道。乃因他們以主的顯跡爲虛僞，他們原來就是對於那個昏憤的〔四六〕！彼不誠信主的顯跡，不信遇見後世的人，他們的工作，無論什麼，都是無用的！他們遭的報應，就是他們所爲的〔四七〕」。

「摩西的民衆，於其去後，以他們的首飾製成了能吼的牛像；彼等豈沒看見，此是不

能與他們言談的嗎？此是無法引導他們於正道的嗎？他們供奉那個，他們豈不就是昏愚自虧的人啦嗎（二四八）？如當時，他們能悔恨他們的手啦，他們是看見了他們確是迷誤啦，他們必說：「若不是調養我們的主慈憫我們，恕宥我們，我們一定成了虧本的人了」（二四九）。

『當摩西回至他的民衆時，又悲又怒的道：「惡哉！在我以後，你們所代行的！你們棄了調養你們的主的命令啦嗎」？於是他擲了諭牌，抓着他哥哥的髮，拉至於他，其兄道：「唉胞弟！民衆視我爲懦弱，他們幾乎要殺我，你豈可懲我，使敵人快意呢？你可以爲我同情於一些昏暗自虧的人（二五〇）」！摩西道：「唉調養我的主！請你恕宥我及我的弟兄，着我們進入你的慈惠中，你是能慈惠的」（二五一）』。

『彼供奉牛犢的人，爲時不久調養他們的主的怒惱，與今生的羞辱，就到在他們上啦；那即是主報應一些偽造的（二五二）。至於那些作了錯事，以後能悔復，能純誠于真的人們，調養你的主一定亦是能宥的，能慈的（二五三）』。

『當摩西怒息了時，他拾起了諭牌，在其上所寫的：是懼怕調養他們的主的人之中道及慈惠（二五四）』。

『摩西因爲踐約，選拔了其民衆中七十人，當震動威嚇了他們之時，摩西道：「調養

我的主！設若你先意要，你必已消滅他們與我啦，現在你要因為無知識人所爲的，消滅我們嗎？然則此不是別的，是你的試驗嗎？藉此使你意要迷誤的迷誤，使你意要得中道的得中道嗎？你是我們的保護者，請你恕宥我們，慈憫我們吧，惟你是恕宥的至尊的（一五五）。請你給我們規定今生後世的佳美，我們是歸復於你的！諭道：「主的罪刑以之懲治，主意要懲治的。主的慈惠在每宗事務上是寬的；即時將那個慈惠規定於一些敬謹，納天課，純誠歸順主天示的人（一五六），彼等是隨主欽賦的文盲聖人的，他們得識，他們是在他們的桃拉台，與引支勒中記錄的：他命人以理，止人爲非，他許可他們用潔美的，禁止他們用污穢的，他給他們解放了。在他們上的束縛與重負，其凡純誠歸順他的人，他們保護他，輔助他，跟隨同着他降下來的光亮，若此之人，他們方是得解脫而獲正果的（一五七）。」

『汝道：「唉世人！我是造物主爲你們全體差來的。伊是天地的主掌者，無有可稱爲主者，惟有伊，伊是令生，令死的，你們要純誠的歸順造物主與伊之欽賦的文盲聖使着，他是純誠於造物主及伊之命令的，要你們跟隨他，庶幾你們得獲中正的人道。」（一五八）。』

〔傳〕

夫法老歐族之壓迫以色列族，無論經過若何之天災亦是頑迷不誤，終遭天譴，豈非主之公道。而以色列人終得以安歸故鄉者，是以堅忍之故也。摩西乃天縱之聖，雖以手杖之變化，而求

民族之解脫；然導民之道，仍本之大中，決不以神奇惑人，決不自稱爲神，決不妄說神話，且曰：「調養你們的主或不久就消滅你們的仇敵，着你們在地面上代替，然後看看你們的工作是如何？」意在看你們是誠是僞，是公是私，是偏是正，是崇尚迷信，是遵從中道耳。然鄉愚終不可理喻，仍是迷信偶像，誠信魔崇；故於摩西行後拜事金製之牛，以其有聲認爲神靈，猶之乎中國鄉下之拜胡仙，祭乩壇者也。蓋摩西彼時雖帶之過紅海，然尚未得被賦中正大道，此四十夜正摩西得造物主默示中道之時。而民衆急欲作感謝主恩之表示，乃被魔利用，妄造牛像，認爲摩西之主以拜之。故摩西歸而大怒，夫動物本賤於人，造物主豈能藉之以指導人乎？真主藉之以指導人者是人中之聖人，而聖人之得全品者是文盲的聖人，何故也？蓋夫法像先入者爲主，有像於中，則有偏於中，有偏有像，天真則不純潔，天真不純潔，則心不能澄然；故天賦之承受也不完善，無論如何必外牽於俗，內係於私；必純潔無文之心，乃得盡顯造物之默示，此可蘭天經所以藉穆罕默德文盲聖人發表也。今人讀此，即可證明人之智能是因時代而得天賦，非若動物之千古不變也。夫可蘭之美善，世人知之；而穆罕默德是文盲，亦是人人知之；時時能參悟於此，則造物主與人之關係得矣。

夫摩西必要上山相約四十夜者，以明舊約上摩西在埃及時，與主往來如君臣之非實。以顯摩西之聖，是大中至正，不只是神術，蓋彼時之人若不假點神術以設教，則未有能從之者也。

經 『摩西的民衆中，亦有一派，本之真理。導人，本之真理。評判的（一五九）。主爲他們分成了十二個宗派，當其民衆向他乞飲時，主默示摩西：「你以你的手杖擊石着」。當

即從那裏流出了十二水泉，於是各派的民衆，均知他們各自的飲水之處啦。主又以浮雲陰蔽了他們，主又爲他們降下了嗎喲及飛鳥，命之道：「你們食飲主惠賜於你們的潔美品物吧，然則他們妄爲，豈能有虧於主，他們不過自虧其本身而已」(二六〇)。

『彼時命之道：「你們住此城着，你們在彼隨你們所欲食用吧，你們念求宥之辭，你們叩首着進門；主即恕宥你們過失，提高你們的善士(二六一)」！然以後，其中之陰暗自負的人，更換原來對他們命令的辭句啦；於是主派天災於他們，是因他們陰暗自負(二六二)』。

『汝問他們關於海的左近村庄的人：昔者他們曾在安息日過爲啦。然彼時魚物之來也，偏在他們的安息日浮水而顯，若非是他們休息之日時，則魚反不來，那即是：主的試驗，看看他們是犯禮的不(二六三)』。

『彼時在其中有一部分人道：「你們爲什麼要勸：真主必消滅的，或懲以嚴刑的民衆呢？」他們答道：「我們不過是向調養你們的主，爲自己求諒解，且希望他們將來或能敬謹哪(二六四)」嗣後當他們忘了訓誨他們的那個時，主則救出彼禁人犯法的那部分人，以嚴刑懲治了陰暗自負的人，乃因爲他們妄爲犯法(二六五)！當他們違犯了那個禁律的時候，主命之道：「你們轉成可羞恥的猴着(二六六)」。且調養汝的主彼時已聲明了，伊一定派

遣一部分人，以着痛苦，壓迫他們，直至末日。祇是調養汝的主確是懲罰神速的，然亦是能恕的，能慈的（二六七）。

『主在地上分他們的各族，在他們中有純粹潔誠者，有其較次者，主均試之以禍福，只是望他們都能歸回（二六八）！然他們以後惡劣的後輩代之繼承經典啦，他們取用此目前的賤貨，且說道：「我們求被恕宥吧」。然照那樣的財貨再來時，他們仍取之；他們豈沒在其中讀誦嗎？爲什麼不守住經典上的條約？在主上不可說別的，惟有真理呢？你們豈不知後世的宅院於敬謹的人上，一定是爲最優的嗎（二六九）？蓋彼若是堅守經典，履行拜禱的人呢，主決不能負純潔修正的人之酬勞（二七〇）。』

〔傳〕 夫大道之在天下，不得明也，均因人心自私無純潔之真理。若果有純潔之真理，自能以着公平純潔評判：「某種經典是合真理的，某種書籍是時中的，某種書籍是過去的，某種書籍是偏而不中的」矣。

然人之所以不潔誠，蓋因偏陰偏陽之性也。陽畫六，陰畫六，共爲十二。摩西擊泉現十二，已寓教人因水土有偏，而秉賦則有陰陽之偏，適天經聖諭是去其後天陰陽之偏，而得中和之性也。中得則真顯矣。不能適天經者，雖蒙造物主調養施惠，不特不知感謝，且妄談經文，違犯天律，勸之不聽，其着刑罰宜也。然造物主刑人，非若人之刑人也，有棄爲獸行者焉，有假之暴政壓迫者焉，至其中之清潔純誠者亦必設法解脫之，惜哉！彼繼承經典之士，只知藉着經典書籍妄言亂世，冀得少

許之賤貨，不知講演天人的真理；自迷迷人；豈不知後世之宅院，近於敬謹之人，是至優者乎？且造物主自云，不能虧負純潔修正之人矣，然你不研究真道，你隨着故習，自以爲是純潔修正，實已破壞安行矣。

經 『彼時主懸山於他們之上，儼然是一蔭棚，他們以爲這個必落其上，命之道：「你們以着堅誠遵守主所賦與你們的，你們要紀念其中所載的，是望你們將來成敬謹的人哪（一七〇）』。

『彼時調養你的主，拿出他們的子孫，是自阿丹的子孫他們的脊腰，伊業已取證於他們自己本身了，「余豈不是調養你們的主嗎」？他們已說：「是呀！我們已證明了」，如是你們豈可在大直公判之日，再說：「我們對於這個是昏慣的嗎（一七二）」？或者你們說：「祇是在以先我們的祖先以神貳主啦，我們是他們以後的子孫哪，你要因迷信人所爲；加罪於我們嗎（一七三）」？主如是的分辨天諭，是希望他們都是歸回的（一七四）』。

〔傳〕 普通的人，明知有真經，而不能純誠歸於造物主之道者，大多數由於父祖之遺風。自以爲誠信冥冥以安慰身心可也，何必再求真經呢？抑不知造物主之造化人也，有人之使命，人人不能達其使命，則世界將無變化，仍回其洪荒之狀態矣。且夫神話之教，在未開化之時，固可藉之爲教，若人類進化，已有理智，此時人之使命，乃不同於古昔，若因迷信神話不求是非，豈是造物主使人具有理智之意乎？

經『汝對於他們述說那個消息：「主賦天諭於他以後，他離之；故邪魔隨上了他，而他乃轉成迷誤的人了（二七五）」。然設若是主已要的呢？一定亦能使之升高！但彼等偏循已的私慾，偏趨向於地；比之如犬，驅逐之吐舌，留止之則亦吐舌，這即是以主的天諭爲僞的比喻！汝要述說這個古典於他們，是望他們參悟（二七六）！可悲哉！彼以主的天諭爲虛僞；自虧了他們自己的那些人的譬喻（二七七）』。

『凡得造物主默導之者，則他必得中正之道，凡伊棄之迷誤者，那都是一些虧了本的人哪（二七八）！祇確主爲彼多數的人，及神，造化了地獄。彼等有心而不能解悟，有眼而不能觀看，有耳而不能聽聞，這些個人猶如牲畜，或其迷誤加甚焉，類此之人則就是自稱不清楚昏憤之流（二七九）』。

『造物主的尊名是意義全美的，你們按着那個尊名呼籲他。彼對伊的名妄擬之者，你們遠避之，不久他們因其所爲，而遭報焉（二八〇）。在主的造化中，確有本着純潔的真理指導的，本着純潔的真理公斷的（二八一）！其以主的天諭爲虛僞的人，不久主將他們於不知不覺中墮落之（二八二）；主雖容緩他們一時，但主的計畫是堅強的（二八三）』。

『且他們豈不參悟嗎？他們的親友不是瘋狂！他確是純粹的警告者（二八四）！彼時穆聖之同宗多誹穆聖爲瘋狂者因穆聖破除迷信神鬼之故且他們豈沒在天地的主權，與真主造化的各物，及他們的壽期不久臨邇上

研究研究嗎？然則他們在他以外，尙能歸信甚麼樣的言論呢（二八五）？蓋真主棄之迷誤者，在他上無有能引導的，伊放棄他們於妄爲中，他們是徘徊於歧途的人哪（二八六）。

〔傳〕 夫人有聲色臭味觸之覺官，而禽獸亦有之；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天真之靈明，能因物改良變化天然也。若人塵像過重，徇情縱慾，則其天真之靈明被障，識天示爲妄誕而不參悟，豈能不被棄之乎？被棄之人有心而無真是真非之辨，有目不能識真道，有耳不能聽正言，昏憤之極，其去禽獸也幾何。然造物主之刑人也，有驟然而處之者，亦有由不知不覺之中，漸漸消滅之者，總之造物主之計算是有一定的！至於聖人之警醒人，是憑真理，然迷信之風盛，雖近在家族，亦謗聖爲瘋狂，其被棄，徘徊於歧途之中，豈非宜乎？

夫是非顛倒之世，反正最難，試觀近年以來，政界之黑暗，已不堪言，不肖每因不能舞弊營私，人視爲瘋狂，况彼時更改人之信仰乎？

經 『他們關於結算日的確期請問汝時，汝道：「知之者惟有調養我的主，除伊以外無有能宣明定時的！此乃是天地的重大，不來則已，來時就是倏然的」。他們請問汝，就像汝秘而不宣那個似的，汝再道：「惟有造物主闕下是至知那個的，雖然大多數的人都不明白（二八七）」！汝再道：「關於我本身的禍福，我沒有主張，惟定之於造物主而已，設若我能知道未現，一定我就能趨吉而避凶啦。我不過是警醒人與報喜信於一些純誠于真的人而已」（二八八）』。

〔傳〕 人心之不潔，根由雖多，普通大病，是逆計將來之命運，逆推將來之現象，夫按諸科學實之規律，推求將來之現象，是理智的，固有補於進化，若對於個人將來之命運，團體民族之興亡，其時限主之於主，聖賢不過按諸中正之道警告之，其得中則吉，過與不及，則凶咎悔吝隨之，然吉在何時，凶在何時，非聖者所能言，其必預言者，是星卜之流，妄言亂世，小人希利希名之徒，不足道也。

經 『伊自一個人造化了你們，又因之而造化女伴，室家定矣，當他臨近了她，孕了微孕，可負之往來，以後當其覺之重了，他們二人呼籲調養他們的造物主：「若是你賦與我們清廉的呢，我們一定是感恩的（二八九）」！然後主賦與了他二人清廉的啦，他們倆反以爲是神賜與他們的，共奉之爲主，抑不知造物主在他們所奉之神鬼偶像上是至玄高的（二九〇）！他們豈知他們事奉的神鬼偶像不能造化一物，彼亦是被造化的嗎（二九一）。彼既不能相助他們，但亦不能自助其身哪（二九二）。』

『若是你們邀他們向至於正道呢，他們不能順從你們。你們對之或勸誘，或默然均是一樣（二九三）！祇是你們在造物主以外，所求者是與你們一樣的被支配的奴僕！若依然你們承認你們所說的：是實言呢？請你們呼籲彼等，着他們應答你們吧（二九四）。夫他們有足，他們能以之行嗎？有手，他們能以之拿嗎？有眼，他們能以之看嗎？有耳，他們能

以之聽嗎？汝諭道：「你們呼籲你們的神鬼偶像極力的與我鬧。神魔鬼計吧，你們不必姑恤我（一九五）；我的保護者是賦降經典的造物主，伊能保護一些純潔修道的人（一九六）。你們在伊以外求祈之者，他們不能相助你們，且他們亦不能自助其身哪！（一九七）。」

『但若是你邀他們趨向於中道的道，他們不能聽，你看他們，他們看你，但是他們無視覺（一九八）！汝要寬和，命之以禮，遠了無知識的人着（一九九）。若是邪魔鼓惑誘導汝時，汝要求造物主護佑，他是能聽的能知的（二〇〇）。』

『祇是彼敬謹者當遭遇邪魔環繞時，他們紀念主，而他們倏然間能鑑別矣（二〇一），然他們的同比，在迷誤中，鼓動他們，仍是積極不停的（二〇二）！有時天諭尚未達到他們時，他們道：「爲什麼你不集句呢？」汝諭道：「祇是我惟跟隨調養我的主默賦與我的，此是調養你們的主的明鑑，是爲一些純誠于真的人的中道及慈惠（二〇三），故凡有人讀誦可蘭經時，則你們要對之靜聽默而不言，是望你們得慈惠（二〇四）。』

『你紀念調養你的主，宜在心中默會，惕求而哀懇，朝夕念之，不可過高，萬不可悻憤而不知意義（二〇五）！彼在真主闕下者，他們對於事奉伊，決不敢傲慢，他們讚頌伊，他們與之叩首（二〇六）。』

〔傳〕

天地物也，被造者也，人亦物也，鬼神亦物也，亦是被造者也，偶像是人造者也，崇拜

被造，與求祈人造，豈非至愚者乎？然魔之擾人也，人不知之，稍一不慎，則落其術中。惟有敬謹之士，時々紀念造物主，讀誦可蘭經，則天真常明，而能燭照其姦也。

蓋夫可蘭經之貴，非是如普通之書籍，勉強集句而成，每節每段必有造物主之默示，而穆聖不敢自擬耳。故讀誦可蘭，聽之者非靜默深思不能得慈惠，讀之者宜在心中神領意會，參想其意義之真諦，若從事聲音之高美，而不究其意義爲何者，乃屬諸悖憤之類者也。

中國每有喜喪則請人唸經，其源於此乎？然靜聽而不知意義。古人希道之不亡也，令子孫每於生死日紀念之唸經，使子孫靜聽，對於前人不足之點勉之，對於前人優長之處加意保守，庶幾養成純潔之士，因邀造物主恕宥前人之愆耳。

〔總傳〕

此是麥加下降第三十九章，可蘭經是爲世界普通人類之訓誨，人宜時々讀誦研究，不可盲從。盲從者在個人着羞辱，在社會團體被解決。盲從之因，一由於魔惑，二由於自傲，三由於希久希尊，四由於淫穢之甚，五由於二三其德，認識不純，六由於侵食權利等々，歷舉阿丹，挪亞，胡得，要利罕，盧圖，書爾卜，摩西等故事以證之。在阿丹故事中，示知魔之惑人，不是令人不爲慈善，不是令人不信宗教，不是令人不認造物主，是坐在中正之人道上，誘人使偏使過而已。換而言之，主所禁止者，他設法使人犯禁，主許可的，他設法令人自禁。衣食住乃民生之常，在主賦與人者已足自給自足，魔優人不是過儉，則過奢，因其一儉一奢也，失去人道之中，小者身家被困辱，大則世界紊亂，國破家亡矣。差之毫厘謬之千里，人不可因小過，於道而無關耳。試觀世

界未三十年有二次戰爭，我們靜心思之，爲甚麼有此人類之禍呢？各國出動之目的，豈不均本之爭食之經濟計畫乎？豈不是阿丹被魔忠告之現象乎？因此一妄，失其故居，現醜於世矣！

夫裝飾，飲食，是造物主因時代昌明於人間者，過求其奢固爲魔擾，主賦吝用，或妄行禁止，亦非正道？過猶不及均被主譴，主之懲人，有一定之時限，雖昏愚之人亦必達到其預定之份，一旦大限臨頭，身死名敗，國破家亡，乃識已往之妄，然已晚矣。

總之，不信主之訓誨，且自傲之人，無論如何的工作，亦不能進樂園，亦是日在炎灼中的！至於純誠于真純潔工作之人，主絕不能以其所不能者責之，故伊本其所賦日在樂園之中，無怨於天，無尤於人。在二者中間有一派人，識昏迷信之非，尙能毅然遠之，識得道之樂，然不肯毅然從之，故其結果也，亦在二者中間。

在挪亞故事中示諭，不從聖賢甘心盲從之因：一由於自居尊貴，二由於不信同類之人。在胡得事中示諭：不從聖賢之因：是自覺高明，識人無知，識人爲欺詐，因襲祖先之道，妄擬名辭，猶之乎古之擬神名，今之擬黨名者也。至要利罕之時，物質文化已能昌明，自恃人能勝天，因而不從善矣。盧圖之民衆因淫亂風之盛，獸慾橫行，至理被隱矣。書爾卜時，利己心盛，陰謀巧取，以商業謀人利益，毫無人類社會之思想矣。至於法老歐族，乃是自恃強大之民族，壓迫弱小民族之殷鑑，無論有如何的天災人禍，仍是不肯服真理，仍是迷信勢力，終遭滅頂之禍耳。

各聖雖皆因時遇而示教，而其一致之主張是純誠信一，純潔的對於造物主負爲人之使命。夫一則

純，二則雜，人果能真知是被造的，是各有使命的，則各本其天才盡其天職，試想如是世界尚能有戰爭乎？人類尚能有如是之災禍乎？今世之人，對於以神二主，雖有亦是偶然，而最大之迷信，是自特有計畫，能爲人之主者；因此一傲，鬧成世界未曾有之災禍，鬧成了世界的英雄，不特不能主人，且不能自主己之禍福矣。以往列聖時，各因其二宗之過爲，即着天災，時及今日，以往各民族所有之過惡，豈非全聚者乎？遭此未曾有之世界戰尙不宜乎？救正之道，惟有日念此經，研究探討，求人所以爲人之道，世界人類各本造化之使命，本天賦盡天職，尙其庶乎？然魔之擾人，人不知之，你趨於善，他以善誘偏你，你趨於名利，他以名利誘偏你，你研究宗教他用宗教，誘偏你，你研究可蘭他用註釋誘偏你。試觀阿丹在樂園無物不可食，只是一種植物是被禁的，一行犯之則被罪矣。然則我等今日豈可在主道之外，妄行禁例，妄行解放乎？妄行解放固是魔誘，妄行禁止，豈非魔惑乎？以是而觀，他教勿論，即以回教言之，日日命人者，禁人者，均是可蘭乎？均是可蘭以外有所增減乎？然則魔之惑人，豈不可畏乎？舉目世人，誰不是愛好慈善者，誰不是愛好名利者，那一教那一本書不是勸人行善，禁止作惡乎？然則那是澈底真理無缺的呢？稍一偏過，差之毫厘謬之千里，不得真中也。魔豈不可畏乎？

第八章 安 伐 來（戰利品）

買地 奈在第二章
之後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之尊名始』

「他們關於戰利品請示於汝，汝諭道：『戰利品主之於造物主及欽使。若你們真是純誠于真的人呢，則你們要敬畏造物主，要維持你們的時境，要服從造物主與伊的傳道欽使(一)。祇是所謂純誠于真的人，當人紀念造物主時他們的心中戰栗，對他們讀誦天諭時，即時增加他們的純誠之德，他們是惟有託靠於調養他們的主(二)，他們是立站拜禱禮，是自主之惠賜中使費(三)！類此之人，乃真是純誠于真的人，他們在調養他們的主之闕下，一定是有地位，被恕宥，享厚祿的(四)』。

『至如調養汝的主，使汝負着真理，自原地出發時，在教徒中確有一部分人不悅(五)，他們在真理辨明以後，猶向汝辯論，就好像他們親眼見着驅逐他們至死所似的(六)』。

「昔者造物主約汝等以雙方面的敵人，任擊其一，而汝等趨向無兵刃者，意有利于你們！造物主的意是以伊的命令實現真理，滅絕隱昧真理者的後輩(七)！作罪犯禮的人縱然不高興吧，亦必使真者現真，假者現假啊(八)』。

昔者穆聖出征時，遇有敵人糧秣輜重其後有護送者，回軍搶其糧秣因而大敗。

〔傳〕

夫軍人以絕對服從爲天職，其於命令到達後，而辯論之者，卽以不服從抗違命令論。至

如戰利品尤不可自私，其隱瞞戰利品，應受相當之處分，此數條乃今日東西各國軍奉爲圭臬者也。

至如兩軍對陣，一行貪愛敵方之物質，則未有不凶咎悔吝者耳，蓋夫戰乃所以爲是昌明真僞；穆民此次之戰，雖云失戰，而已方之真僞已明，是造物主之意旨已達矣。

經 「彼時你們呼救於調養你們的主。主答應了你們，助你們以一千天神接應^(九)。造物主之爲此，不過因之報喜及寧定你們的心而已。其實除非造物主自己，無有能援助的，造物主確是有權威的，能公斷的^(一〇)。彼時伊遮覆你們以假寐，藉之以安靜。又自天降雨於你們，使你們清潔，去了你們的邪魔污穢，此即是堅固你們的心志，穩定你們的脚步啊^(一一)。彼時調養汝的主默示天神：「主確是同着你們，你們使純誠于真者安定；主使恐懼注入昧真者的心啦」。然後令道：「你們擊他們的項，且擊他們的肢體着^(一二)」。此乃由於他們違逆造物主，及其傳道欽使之故！其凡違逆造物主，及其欽使的人，要知道造物主懲罰是嚴厲的^(一三)！你們嚐試那個人吧，火的罪刑，即是爲隱昧真理的人設的^(一四)」。

〔傳〕 夫古今勝敗之原因，雖關乎物質之多寡與計畫之周密；而仍以勇怯爲本，徒手者固不可作戰，而懦弱者臨敵亦必棄槍，此普通所知也。然在敗後反擊，若非預謀必有主助。主之助人，大半均假之氣候，以安其心，以定其志，以助其勇。然主助者，是「誠」；主誅者是「僞」；僞者，泯沒天真，理不直，氣不足，雖有一時之勝，一旦造物主爲之注入恐怖，則豈有不敗者乎？此種主助，古今戰史非爲昌明正道，防禦外侮者，不易得也。若預謀之反擊，乃本之「置之死地而後生」之原則，例如韓信之背水爲陣是也。

經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遇見隱昧真理的敵人衆多時，你們不准向後轉（二五）！在此時其向後轉者，除非是因有埋伏擊敵，或退歸於其他的部隊者外，則即是遭造物主之怒而歸的！他們的住處是地獄，傷哉！終歸之處（二六）』。

『不是你們殺了敵啦，乃是造物主殺了他們啦，彼時之擲砂，亦非汝所擲，亦是造物主擲的，藉此試驗純誠于真的，是一最好的試驗，造物主，確是能聽的，能知的（二七）。此即是造物主破了衆昧真者之計劃（二八）』。
彼時回軍大敗，穆聖擲砂於敵，而敵衆眼均爲之迷，因而反勝敵軍，收軍後衆將各自矜功，下此天命。

『如若你們求再勝呢，你們豈不是業已得過勝利啦嗎？若是你們即此停戰呢，是於你們爲最有利！若是你們要攻擊呢，我們亦反應之，你們的部隊雖多，或不濟事；要知道造物主確是同情於衆純誠于真者的（二九）』。（此乃呼喚敵之辭）

〔傳〕 夫作戰不論古今，非取攻勢者，不足占勝利。故守者無論何時，必有出擊之企圖與準備也。若遭遇大部分之敵人時，非百倍之勇氣，不足以抗之。若一向後轉乃自取滅亡者也。回教古今戰史，均是以少勝衆。至若因埋伏而誘敵，或有計畫之退却，是戰術之運用也。勝則爭功，敗則掩過，是古今所同，抑不知勝敗雖假手於人，實操之於造物主。曰「非你們殺，是造物主殺，非汝擲，是造物主擲」，造物主與人之關係已示，惜人不加參悟耳。

經 『唉純誠于真者！你們服從造物主與伊的欽使着，你們若真是聽命令的人呢，你

們當然不要背他（二〇），你們可不要像那口說：「我們聽從啦」，但他們實是未聽從的那些人哪（二一）。祇是真主闕下最可惡的動物，是聾啞不能了解的（二二）！設若造物主知道其中有好者呢，一定使他們能聽，至於他們即或使之能聽，他們仍是轉變！蓋他們原是反覆無常的人（二三）。

『唉純誠于真的人！當他喚醒你們時，你們要應答造物主與其欽使！你們要知道，惟有造物主是能通過人體中他的心的；你們確是被集於他的（三四）。』

〔傳〕 有耳不能聽聖賢之教誨，豈非禽獸乎？聽而反復，豈非昧真成性者乎？夫造物主是能轉換人之體與心中間的精神界者。故凡能順服聖賢之教誨的人，則能得中道耳。

經 『你們小心禍患，不是僅僅臨到你們中的昏暗自虧的人哪，你們要知道造物主，是刑罰嚴重的（三五）！你們要紀念；昔者你們在地上是弱小的，你們畏懼強人的搶掠，而後伊安居了你們，助你們以伊的援助，惠賜你們潔美的，是望你們能知感激呀（三六）。』

『唉純誠于真者！你們不要欺瞞造物主及傳道欽使！你們既是明白人，你們就不可隱匿寄託於你們的（三七），你們要知道，你們的財產，與兒女都是磨難！在造物主的闕下，方有最大的酬勞呢（三八）。唉純誠于真的人！若是你們敬畏造物主，伊與你們分辨力，伊遮覆你們的醜陋，伊恕宥你們；造物主是有最大殊恩的（三九）。』

〔傳〕

人生最大之幸福，是有分辨是非之理智。理智被擾亂，最大之原因：不外財產兒女。汝試思之，世界之不安，國與家之擾亂，豈非均由於理智之辨別不清乎？而理智之不清，豈非均由於財產兒女之愛戀乎？西洋今日社會，兒女之關係雖輕，而經濟之鬭爭頗劇，豈非即是財產之愛戀乎？天下之事有可料者，有不可料者。普通人均因時勢之驟變，人事之幸得，暴失，禍福之無常，動宗教之情感。然因其情感之動，往往坐俟天命，失其爲人之使命，以冀倖得倖免矣。抑不知造物主造人，是因人而昌明文化者也。故凡迷信神佛，妄冀福而免禍者謂之昏暗。其雖拜造物主，然不聽聖賢訓誨，不知經典，不能爲道犧牲，其心理是迷信的方式者，與彼昏愚自負者有何異乎？

經 「彼時頑抗味真的人，對汝的計劃：是想禁錮汝，殺汝，驅逐汝，但他們計劃時造物主亦計劃。終是造物主的計劃優勝的〔III〕。」

「當汝對他們宣讀主的天諭時，他們說道：『我們實在是聽見啦，設若我們願欲時，我們一定能照那樣的說出，這不過是前人的記錄而已〔II〕』。彼時他們且說：『唉主！設若這個在你的闕下是真的呢，請你自天上降雨石於我們，或施與我們以最痛的刑罰吧〔III〕』。造物主之尚未罪刑彼等者：是因汝在其間也，且彼等又將要求恕宥矣，故造物主不能即時加之罪刑〔III〕。」

「彼等焉能不被造物主懲罰！他們阻碍禁寺，他們豈是主人翁嗎？彼處除非是敬謹的人未有能堪稱主人翁的，雖然他們的大多數是不明白的〔IV〕。且他們近天房不祈禱，只

是呼哨拍掌而已，以後必被命道：「你們嚐試罪刑吧，此是因你們已往隱昧真道之故」〔三五〕。

「那些昧真的人，他們爲是阻碍造物主的道之進行也，使用他們的財產。噫！不久他們使費的，反成了他們的悔恨，他們終是被制勝於人的！向來昧真的人，終久必被集於地獄〔三六〕，不過必等到造物主將穢惡者，由純潔者分開以後，乃使穢惡者在地獄之中，一部分在一部上重疊壓迫，彼此都是虧了本的人哪〔三七〕。」

「汝諭彼昧真者：『若是他們能停戰，他們已往的可被恕宥，若是他們再回來呢？前車之鑑實已過去啦〔三八〕』。至於你們敵禦他們，必須等到擾亂全消以後方可止。教門的一總，都是主的，若是他們能停戰呢？造物主是能鑑視他們所爲的〔三九〕，若是他們轉變呢？你們要知道，造物主是你們的保護者，美哉！保護者，美哉！援助者啊〔四〇〕』。

〔傳〕 所謂昧真的人，即是彼時知認主，認神，不承認可蘭之人，彼等恐怕他們的教門爲穆聖破壞，乃極力的犧牲金錢，阻止可蘭之昌明。豈知此是真理之經，一時雖被隱昧，終必宣揚於世。在彼時不肯接受，使費金錢阻止教門之人，均變成悔恨矣。

夫人真叛逆真中之主道，未有着災殃之懲者。一時之不被懲，是因具有天爵之聖賢，或純潔之士，尙未與昧真穢惡者分開。一旦分開，則災殃至矣。此乃古今之常有的現象，非善於參悟者，不能見也。至於穢惡者，在地獄之中，一部分在一部上重疊壓迫，尤可尋味！

經 『你們要知道財物得獲於敵人者；若你們是純誠于造物主，誠信兩軍相會分辨真偽的日是：主降於其奴僕上的呢？則宜以五分之一，歸於造物主，及其傳道欽使，及近親及孤兒，及困窮者，旅行的人哪，要知道造物主，是在每一事物上大能的(四二)』。

『昔者你們臨近河沿，彼敵遠於河沿；彼方商隊是在你們的下方，設若你們是約定的會戰，對於此約：你們一定是自相爭辯啦。造物主此是施行伊。決。定。行。的。事。物，藉。此。消。滅：「對於明鑑消滅的人」，藉此生長：「對於明鑑覺醒的人」，造物主確是能聽的能知的(四二)』。

『彼時汝在夢中，造物主顯示他們的數甚少，設若顯示他們的數甚多啦；你們一定是膽怯的，關於命令一定是爭論的。此是造物主的安慰，伊確是能知人心胸中之本然的(四三)』。

『彼時你們遭遇着他們，在你們的眼中，仍是顯示甚少的數，在他們的眼中亦顯着你們甚少，這就是要遂行造物主已決定行的事；各樣的事物，終歸之於造物主(四四)』。

〔傳〕 彼時我軍兩面被敵，一面有水，其致敗之因是貪利，是主藉此消滅偽者，終能以少勝多者，非人之計劃所能勝算也。乃造物主之默佑耳。造物主之助戰，非以兵力物質，乃精神界之變換

耳。視多猶少，具有百倍之勇氣者，乃古今決勝於兩軍之間者之秘訣耳。

經 『唉純誠于真者！你們若遇見一部分敵時，（一）你們要穩定，要多紀念造物主；

庶幾你們可以致勝^{（四五）}，（二）你們要服從造物主，與伊的傳道欽使，（三）你們不可自相

爭論；若爭論，則你們將胆怯，將棄戈而逃啦，（四）你們要堅忍，造物主確是同着一些

堅忍的^{（四六）}。（五）你們不要像那樣人似的，他們自原地出發，即驕狂着顯示於人，欲阻

止造物主的中道。造物主是能詳細他們所行的^{（四七）}！在當時不過是邪魔美譽其所行，

道：「今日無有能勝過你們的；我確是你們的輔助者」。嗣後兩軍對向時，而他先旋踵

而歸了，且道：「我與你們是沒關係？我能看見你們所看不見的，我是懼怕造物主的，

造物主的刑罰，是嚴重的^{（四八）}。』。

〔傳〕 沉着堅忍，服從命令，致勝之因也，自相爭論，致敗之因也。其若出無名之師，恃衆驕

矜，迷信神鬼者，自古及今，未有不亡者耳。

經 『在彼時投機利用的人，及心中有病的人道：「這些個人是被他們的宗教欺騙了、

的」！凡是託靠於造物主者，造物主是有權威，而公斷的^{（四九）}！設若汝能看，則見着

天神結果彼昧理的人之時，他們擊打他們的臉，及背，且命之道：「你們嚐受燃燒的罪

刑吧^{（五〇）}。這就是因為你們親手所供獻的！造物主，決不虧損伊之奴僕啊^{（五一）}。此亦就猶

如法老歐的家族，及他們以先的人的惡習，隱昧造物主的天諭，而後造物主，因他們的罪惡懲治了他們似的。祇確造物主是有威力，而刑罰嚴重的(五二)。其所以如是者，因他們自己的心變了，造物主這才更變已施於人民的恩典，造物主是能聽的，能知的(五三)。

『法老歐的家族，及他們以前的人的惡習，是不信主的示諭，於是主因其罪惡而消滅之，淹沒了法老歐的家族，蓋他們一總都是昏暗自虧的(五四)！在造物主的闕下，動物的最惡者，是頑固昧真！他們是終久不能誠信真理的人哪(五五)』。

『他們雖與汝結了約，然後他們屢次背約，他們終是不能敬謹的人啊(五六)。故汝若在戰場得獲他們，則可因他們渙散了他們的後人，庶幾他們聽納勸告(五七)，汝若怕彼人中有陰謀呢，則汝可公然對於他們棄約，真主是不喜陰謀者的(五八)』。

〔傳〕 夫人之最可惡者，是陽奉陰違，對於熱心中道之士，不特不加獎勵，且譏諷之耳；若此之人，其着天災人禍必也，蓋主不虧人，乃人自虧耳。昧真成習，已無復真之望，惟有懲之以儆後人而已。至於陰私自利之徒，無論如何的盟約，終必背約，惟有公然棄之一道耳。

理智盛之人，多誠於真。感情盛之人，多私己。可蘭者崇尚理智之教也。然各國昔者均係封建之制度，均以感情示教，只是同好同惡則表同情，不論理之是否，此可蘭所以未得昌明耳。

經 『衆味真者不可自計：已操勝算矣。祇確他們是不能使主無能的(五九)。你們對他

們○的○防○備○，馬○不○解○鞍○着○盡○力○所○能○，藉○之○使○真○主○的○仇○敵○，與○你○們○的○仇○敵○，及○其○他○之○人○，生○畏○懼○心○，你○們○不○知○道○他○們○，真○主○是○知○道○他○們○！你○們○在○造○物○主○的○道○上○，無○論○使○費○了○什○麼○物○，將○來○主○必○賦○還○於○你○們○，你○們○不○能○被○虧○（六〇）。』

『然○若○是○他○們○偏○向○求○和○平○呢○，則○汝○亦○可○偏○向○那○個○，汝○託○靠○於○造○物○主○吧○。伊○確○是○能○聽○的○，能○知○的○（六一）。可○是○他○們○要○打○算○欺○騙○汝○呢○，則○造○物○主○必○使○汝○滿○足○，伊○是○以○伊○的○默○助○，及○衆○純○誠○于○真○者○，援○助○汝○！伊○已○團○結○了○他○們○的○心○啦○（六二），若○只○就○是○汝○，即○使○費○用○了○地○上○的○一○總○，亦○不○能○團○結○他○們○的○心○，蓋○除○非○是○真○主○，無○有○能○使○他○們○中○間○聯○合○的○，伊○確○是○有○權○威○的○，能○公○判○的○（六三）。』

〔傳〕 夫昧真者、固不能勝人、然我防敵之道、亦不可不嚴、防敵不嚴、徒恃天命、是迷信之教也。但若彼方求和、不可不應、是仁人普慈之道也。因求和平而被欺、主必佑之、主之默佑、由人心之團結可驗也。金錢物質固可結人之心、然不過一時、若我回教之團結、非有主之默佑、不可能也、有參悟者自能識出。

眞○正○的○回○教○教○友○是○具○有○理○智○的○，只○要○是○你○理○眞○意○誠○，他○不○論○是○友○是○仇○，他○就○擁○護○之○。若○是○非○理○，雖○平○日○的○密○友○家○族○，他○亦○反○對○之○。

經『唉傳道欽使！造物主，及隨從汝的純誠于真者，使汝滿足矣（六四）。唉欽使！昔汝

督飭純誠于真者禦敵，你們中二十個堅忍的，能勝二百個昧真的；你們一百個堅忍的，能勝一千個昧真的；蓋因他們是無理智的民衆(六五)！茲者真主減輕了你們的任務，伊知道你們中數已加倍啦，故若你們中有一百個堅忍的人，因真主的默佑，可勝二百，若你們中有一千個，可勝二千，真主是同着堅忍的(六六)！

『聖使若非在地面上立威後，則不應有俘擄！你們愛目前的財貨，造物主意在後來！造物主是有權威，而公斷的(六七)。設若不是造物主，有預先的規定呢，一定因為你們拿了的，而遭着最大之痛苦啦(六八)。你們食用你們獲來的潔美，而合法的吧，你們敬畏造物主吧！造物主確是能恕的，能慈的(六九)』。

〔傳〕 古今戰史，兵器戰術雖不同，而堅忍乃致勝之惟一精神。蓋夫彼此同等之戰鬥力，勝敗之數，惟在有忍耐之一方。且亦有以少數之能忍兵力，而勝大多數不能忍苦耐戰之兵者，亦常常見之。不特作戰以能忍爲第一之條件，凡古今有爲之聖賢英雄無不是抱定宗旨，因強忍而成功耳。

伯得雷戰，俘敵中有安巴西歐格來。穆聖同衆會議處置之法，戰卜拜克道：「是聖人家族，可以釋放」。奧瑪主張斬首，最後決議，科以罰金；因有此論，不收俘擄，此所謂大義滅親者乎。彼因不知真理故昧真，于此已示諭矣，因知真理所以能忍耐能致勝，已現出回教之真精神矣。不因聖人家族而不殺，棄感情尙理智已示于人矣。情者人心也，理者道心也，棄情尙道，真所謂潔淨精微之教。

耳。

經「唉傳道的聖人！汝向你們所獲得的俘擄說：『若是造物主知道你們心中純善呢？伊將賦還與你們，較你們被拿去者之尤好的，且恕宥你們哪。造物主是能恕的，能慈的。』」！設若他們要瞞蔽汝呢，祇確他們以先曾瞞蔽造物主，伊自其中已判決了；造物主是能知的，公斷的。」。

「純誠于真，隨聖遷來者；與以其財產性命在造物主的道犧牲者；與此方的招待援助的人；彼此乃是真正的同道！若彼尙未遷來的純誠于真者，非等到他們遷來以後，對於他們的事物，汝等不可維護之；但若是他們關於教門的事，求援於你們呢，除非對於你們彼此有條約的民衆外；你們均宜援助之；真主是能鑑視你們所爲的！」

此是聖聖遷往的奈有隨遷來者有未隨之遷來

者之命 彼昧真道的人，他們彼此是互相保護的，若是你們不爲那個呢；在地面上的擾亂，與大破壞即有了。彼純誠于真，已遷來犧牲於造物主的道者，與此方的招待且援助者，他們乃是純誠信仰真理的；他們應被恕宥，應享高貴的惠賜！在此以後，其凡純誠于真，亦遷來，且同你們犧牲者，亦是屬諸你們的同道；其凡有血統關係的人，在造物主的規定是：彼此爲近親哪。造物主是在每一事物上至知的。」

【傳】

同道乃精神之結合、宗族親戚乃血統之關係，有血統而非同道者，則無保護之責，有血

統且能同道、其較近於他人，亦真主所許也。

試觀彼時穆聖之出麥加被迫於敵，隨聖之人犧牲一切，買地奈地方之教友，歡迎援助，亦犧牲一切，甚至有分給財產女人者，是何等的親密，是何等的信仰，此回教之所以興也。設若彼此偏於族系之愛、安於物質之樂，有經濟之計劃，則從者不能從，招待者亦不能招待，教豈能興乎？然此種結合非是人力，若以普通理想推之，決無此事耳。時及今日，風雖不古，然教友彼此之愛，亦非他教可比，能因其善美之風而長之，亦不患不能復興也。

試以中國之具有衆望者，與東西洋之具有衆望者較，中國之具有衆望者，近數十年，全恃族誼，友誼、親誼，寅誼、種種之連絡。東西洋之大政治家，雖有同黨，而得衆望也恃其主義，合於一時之人心。因中國之尙感情也，故政府之黜陟不能澈底。此中國之衰因也乎？

〔總傳〕

此是買地奈下降第二章，示諭純誠於真的人軍事的常識。夫真道之興也，正義之立也，彼無知識之人，識此庸常之道，絕不信是造物主之賦與，因其迷妄之甚也；企圖禁錮，殺害，驅逐聖賢者，在所不免。在純誠于真之人，無能抗禦時，主必使之潔穢分開，然後降天災以懲之。若純誠之羣，已賦與實力時，則宜爲主之道禦敵，禦敵亦天職也。既有禦敵之天職，軍事豈可不知。

普通作戰之常情是志於利，故首諭戰利品宜主之於造物主，次示以純誠之人大義所在，是何等的正大。普通人情是畏死，令之戰則畏強趨利，乃示諭真者現真，假者現假之諭。普通用兵以少敵衆，一見小挫，則不能支持，乃諭反攻之道，在主之護佑，有氣象關係焉，有彼此勇怯關係焉，我

方若果能沉着，堅忍，服從命令，不互相爭辯，一可當十，十可當百，未有不勝者也。

但勝敵是主之佑，人不可爭功，勝一爭功，是昧恩者也。彼停我停，彼再來我再應之，彼只是擾亂不息，我不可厭戰，彼若求和我許之，彼背約，雖有主之維護，我亦不能懈於防守，既不可因親因利而廢法，亦不可對於俘虜而過刻。至於我方奸佞，尤爲可惡，彼之爲人，陽奉陰違，口說服從，心存欺詐，或公然譏笑純誠之人，宜特別加以懲治，以保純真而滅虛僞。易雖有師，實不如此諳明白確實也。

第九章 討 曰

買地奈

在第五章
之後下降

經「造物主與其傳道欽使，對於二主的人結了的約，已無關係啦。」。任你們在地上自由四個月吧。本教與以神爲主的教先訂約互不侵犯准回教人朝麥加以後彼方屢背約此四個月是禁月，你們要知道，你們不能使造物主無能！造物主一定使味真的人現醜。」。

「造物主及欽使的使者，在最大朝覲日，向民衆宣告：「造物主與其傳道欽使，確與二主的人無關係啦，若是你們回復於真呢？那是於你們爲最好，若是你們轉變呢？可是你們要知道，你們不能使造物主無能」！汝以最痛之痛苦，通告於味真者吧。」。但彼二主的人中，其有與汝等結約以後，向未負汝等絲毫，亦未援助其他敵對你們的人者，則你

們對於他們要完全約束，造物主確是喜愛敬謹的人(四)。

『嗣後當諸禁月已過之時，無論你們在何處遇着二主的人，則你們要攻擊之，捉獲之，拘留之，俟之於各巷口。若是他們能復真，能立站拜禱，能輸納天課呢，則你們要放棄對於他們的辦法，造物主確是大恕的大慈的(五)』。

『若彼二主的人中，有求汝保護者，則汝保護之，直迨其聽着造物主的諭誥後，則汝再送他至於安寧之地，蓋因他們是無知識的人(六)』。

『二主的人如何能於造物主闕下，伊之傳道欽使陛下，有約呢？僅僅亦就是在禁寺前，與你們結了約的那少數人^{克那奈二族}，他們對於你們尙能履行公正，然則你們對於他們履行公正吧，造物主確是愛敬之謹士的(七)』。

〔傳〕 此是在賈地奈下降的第二十七章，乃是穆聖辭世前一年，朝覲時下降，數年以來，屢與二主之人結約，彼等屢々背約，於是降此，乃與彼等解約。

夫我穆聖之奉命征伐也，以破除世界之迷信，導人類本天命盡天職，各安其天爲大旨，然對於迷信之徒，仍准其信仰自由。與我有約，其不負我。我決不負人。其能回復天真者，決以弟兄待之。其無能而求保護者，示之以道，不聽亦使之安寧，決不欺凌之耳。何等寬大，何等可欽！

禁月乃禁征殺之月，回曆七、十、十一、十二、四個月，有的說七、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正月。

經 『爲什麼他們若是能勝你們時，則他們將不看守在你們上的盟誓，及條約呢？他們是以口愛你們，而心尙未首肯，蓋他們之大多數是惡人（八）！他們是以造物主的示諭，易換了少數的代價，然後他們仍是阻止伊的中道，他們的所行真是可恨（九），他們確是不能守在純誠于真者的盟誓，及條約的，他們確是一些個妄爲違法的人（一〇），然若是他們能復真，能立站拜禱，輸納天課啦呢？則即是教門中的弟兄，主如是的分辨示諭，是爲有知識的人（一一）！若彼在他們的條約以後，壞了他們的盟誓，且在教門上誹謗者呢？則你們即可殺彼不守盟誓昧真道的衆首領，庶幾他們能止住（一二）。』

『爲什麼你們不討伐彼破壞盟誓者呢？他們計畫驅逐傳道的欽使，他們首先開釁，你們如何怕他們呢？你們若是真正純誠的順民，就應當怕造物主（一三）。你們去討伐他們着，以資造物主假着你們的手懲治他們，羞辱他們，他援助你們對待他們，他醫治純誠的人的心（一四），除其忿恚，造物主是復真於伊之所意要的，造物主是能知的至公的（一五）。』

『抑或者你們自以爲被棄啦嗎？造物主尙未明出你們中某某是犧牲者，某某是在造物主及其傳道欽使，及諸純誠的人以外，向未結交過密友的呢，造物主是能洞悉你們所爲的（一六）。』

〔傳〕 破條約壞盟誓，先自開釁，攻擊之豈非宜乎？然造物主之懲罪人，非是直接，乃是假手於人者耳。夫在正邪紛爭之際，最難識者，是騎牆左右傾之士，明向於中正，而因畏反對黨也，則暗中通之，此種偽而不純之士，造物主豈能宥之乎？豈能不棄之乎？然亦有純誠之人，識理不清，又有似慈善而味真，似與教實乃阻止真道者；又有真有親屬之關係，亦不能互相接近者；乃有以下十七至二十四之論，令其知誰爲真善，誰是味真，何者宜近，何者宜遠。

經 『信仰不純二主的人，重修造物主的拜殿，是自證其隱昧真道，他們的工作是無用的！他們永久是在火中的！』修造天房之事，只宜於彼純誠于造物主及後世，且立站拜禱，輸納天課，除真主外無所怕的人！他們這些人之所爲，是在中道的道中〔一八〕。

『你們豈可謂給朝覲的水飲，及修建禁寺的人，與純誠於造物主，及後世，及犧牲於造物主的道的人，是一樣嗎？在造物主的闕下，他們不是一樣！造物主決不默導昏愚不明的人。』若彼純誠于真，遷來從道，及彼能以財產性命，犧牲於造物主的道的人，他們在真主的闕下，方得最大的品級，他們方是有大收穫。調養他們的主以伊的慈惠，及喜愛，及樂園，示諭於他們，他們於其中應享優寵無極，且永居不遷，祇是近造物主的闕下，有最大的酬勞。

〔傳〕

一則純，二則雜，二主的人雖歸信造物主，雖有善舉，然因意念雜而不純，工修無用，亦

是終身憂愁恐懼，火炎其身耳。文中對於爲主道犧牲者極褒，對於修建天房給朝覲水飲的人極貶，頗可尋味。

惜乎穆聖死後，人以感情用事，不論其人信仰如何，只是住於麥加者，人即崇尊之，如覲聖賢。等而下之，住於清真寺者，即以學者目之。修建寺者，即以樂園自期。豈知此均非造物主示諭，一定可尊之人乎？造物主優寵者，是棄故從道之人！

彼時二主之人，不是不奉亞卜拉罕之教，不是不叩拜主，不是不修建禮拜堂，不是不出捨，不是不信穆聖宣佈之可蘭，是不立站拜禱，是不納天課。天課之用途，是濟貧困，彼之施捨是土木形式。觀以修建費爲天課不許可之條，可以想見矣。然則中國之回教，可不深思乎！

經 『唉純誠于真的人！若是你們的諸父諸兄，喜愛隱昧真理之情，勝過了信仰真理呢？你們不要以他們爲至近的！你們中凡傾向他們的人，都是一些昏愚不明的人（三三）！汝諭：「若是他們對於父，兄，妻子，親戚，朋友，及經營的財產，與恐怕營業的影響，及那所愛的宅院；較之造物主及其傳道欽使，與在其道犧牲者偏愛之時呢？則你們等着造物主的那個解決吧，造物主是不默導奸惡的民衆（三四）』。

〔傳〕 此二節，似乎與中國之俗不合，然禹反父之道，乃得治水，周公平管叔蔡叔之亂，而周鼎定。禹周公豈非中國之聖人乎？

經 『造物主確實在各陣地，及候乃尼日子，援助了你們吶，彼時你們雖以爲你們人多而高興；然終無濟於你們哪，地面雖寬，你們覺着窄了，終至於敗北而逃(二五)。其後仍是造物主降安定於伊的傳道欽使，及衆純誠于真的人；降你們不能看見的兵馬，懲罰彼昧真的人；此即是昧真道者的報應(二六)。在那以後，造物主仍復真於其意之所要的人，造物主真是能恕的，能慈的(二七)』。

〔傳〕 自畏寡不敵衆，可以致敗，自驕兵多，亦可致敗。此中分寸，非真主默導，難得真中。真主佑人，惟在戰時可以識出，參悟戰史，自識人謀往往無用耳。

經 『唉純誠于真的人！二主的人們，確是污穢，在此年以後，不准他們臨近禁寺！若是你們怕窮呢，只若是主要，不久造物主能以伊的恩典，使你們富，造物主確是至公的，至明的(二八)』。

〔傳〕 關心經濟，是古今人情所同；然自此千有餘年，以一無有生產之麥加，年年享受富有，亦未憂及水旱兵災之影響者，豈非造物主要爲乎？若以人之計算，彼貳主之人若不來朝覲，地面豈不是日見窮困乎？而事實大謬不然，豈可不因以參悟乎？

經 『你們攻擊彼賦有經典的人中之不純誠于造物主，及後世之日，不以造物主傳道欽使所禁止者爲禁止；不以真理之教爲教者。必須等到他們親納賦稅，表示服從乃

止(112)』。

〔傳〕 彼時之人，不是不知認主拜主，不是無經典，不過不遵可蘭示諭禁止者爲禁止，不尚真理而已。然則今日，在中國之回教，每日所禁止者，是可蘭所禁止乎？可是本之其他的經典所禁的呢？

此乃戰勝敵國以後的天諭，其服從可蘭，以大中正之人道爲教者，雖非洲黑人，亦是以平等待之、毫無歧視、不特不取給於彼、且有時協助之。若仍是頑固不化、迷信固習者，則令之納賦稅，其不納者，則殺之。這真是爲正義的聖戰，真是弔民伐罪耳。

經「彼猶太教徒說：「歐栽雷是主的子」基督教徒說：「買錫罕是主的子」那是以他們的口隨便說，就猶如以先味真的人所說的一樣，造物主已懲治了他們；他們如何仍是這樣的轉變呢(113)？」

「他們在造物主之外以他們的學者，道者，與瑪利亞之子買錫罕爲主；然他們的被命，只是事奉獨一的真主，此外無可稱爲主者，惟有伊！關於彼等貳主之事，讚伊純清無比(114)」。』

「他們打算用他們的口，消滅造物主的真光，造物主豈肯呢？縱然味真的人不高興吧，真主亦必全其光亮(115)。伊以中正的道，及真理的教，派傳道的欽使，即或貳主的人有

所不高興，主亦必使之勝過了各教(三三〇)。

〔傳〕

彼地之人，不是不認造物主，是在造物主之外，雜以天神，或雜以聖賢，故曰貳主。人心一有二念，則雜而不潔。雜而不潔，真主之光豈能直授於人乎？可蘭示諭，人一其念，自己純誠於造我之主，一切工作對於造我之主負責，完成其爲人之使命。此可蘭所以謂之真光也。夫人若無信仰，則精神毫無依託。若一二其主，則思想紊亂。此自然之情，不辯自明。

千餘年來，回教未曾有若何的宣傳，而可蘭之真光徧於世界。在他教極力作反宣傳固待言，而本教之人，亦因經濟之困難，不能日親可蘭，且定無小淨禮不可摩他的法，而可蘭之真光，時至今日，本教人不敢輕摩，外教人反要日摩日親，發揮真理之教矣。

經『唉純誠于真的人！彼自稱學者與道者中之大多數，確是以着妄文、謀食人民的財帛，阻碍造物主的中道，他們積儲金銀，絲毫不在造物主的道上使用，汝以最痛的刑罰通知他們吧(三四)。彼日地獄的火熱了那個金銀，以那個烙他們的額，及他們的肋，與背，對之道：「這就是你們爲自己所積儲了的，你們嚙令你們原來所積儲的吧(三五)』。

〔傳〕

彼時各宗教，以摩經爲業之人，大多數是設法使人佈施，求一本之經典的真理，指導人入於中正的，修身齊家治平之道者，殊鮮。至於現在的回教，無一不奉可蘭真經爲造主之訓誨，然大多數均本之後人的著述爲教誨。那是主的，那是人的，純誠的君子，於此確要反省覺悟！

以上論、賦有經典之宗教家，若不能得純一之真理、亦等於二主之人，可以攻擊之，不必尊敬之可也。

經 『祇是月的數，在造物主的闕下是十二個月，是創造天地的時候，造物主的規定此中有四個禁月；那是中正的教門！但你們在那數月中，確不要昏愚了自己，只要是彼等全體來攻擊你們時，你們即全體於其時，亦照樣的敵禦二主的人可也。你們要知道，造物主是同着一些敬謹的人的（三六）』。

『至於延期，不過增進味真的程度，因之而使彼味真的人迷路而已；彼等解放一年，禁忌一年，意在求合於造物主禁止了的數而已，然真主禁止了的，他們解放啦，他們自飾其惡行，造物主是不默導味真理的民衆！（三七）』

〔傳〕 回曆七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爲四個禁月。自古聖傳來，穆民確守在此數月中不准出征，而異教人故意更之，以乘其隙，故令防禦之。

禁月固宜守，然愚守于此而被欺，乃非時中之教也。惜乎東方回教，頑固自愚之事，不知多少。

經 『唉純誠于真的人！彼時有人對你們說，爲造物主的道禦敵，你們爲什麼偏重視地呢？爲什麼以着後世偏愛塵世的活呢？目前塵世的生，無所謂樂，較之後世是微末的（三八）！若你們真不去作戰啦，主將以最痛的痛苦懲治你們，且以其他之民衆調換之，

你們不能傷伊絲毫！造物主是在每一事物上大能的（三九）。

〔傳〕 夫人不得道之時，往々以人間之禍福爲禍福，地上物質之樂爲樂；不識在造物主的關下，自有真樂，古今聖賢，雖有飢餓困窮刑罰，而真樂未失者，是因其純誠於道也。

按以其他民族調換你們觀之，凡是純誠的君子，若不能爲道出征，是貽誤主命，主將以其他之民族代之，申明真道。今日各地回教，誰是爲真理出征者，既失天職，宜其衰弱耳。

經 『你們雖不輔助他，造物主確援助他啦。昔者昧真道的人，逐出他之時，他是二人之一，當他二人在洞中之時，他向他的同道說：「你不要憂愁，造物主確是同着我們的」！嗣後造物主降安寧於他，且以目所不能見的兵馬援助了他，主乃將味真者的言論轉成卑鄙無信的，造化的真主之諭誥，是至高無比的！造物主真是有權威而公斷的（四〇）。

〔傳〕 夫天命之聖，其成功豈人力所能助者乎？試想穆罕默德至聖在麥加十餘年，能隨者不過有數之幾人；且著親友家族異教之反對，終至於兵戈相向，逃出麥加之時，同之者只是一人，而味真者終不能獲之，至買地奈而教因以大興，此是人力乎？若以近代考之，歐洲第一次大戰，德之兵力已倍於法俄，而終敗於法俄者，亦豈人力所能計劃乎？

經 『命令你們出征，輕裝可，重載亦可；其凡以財產、性命、在造物主的道犧牲的人，若你們真明白：那是於你們爲最有益（四一）』。

「設若是有利而近，且便於行旅時，他們一定跟隨汝，但此行他們是覺着路遠而苦，台布開之役，故他們則以造物主發誓道：「設若我們有能力時，我們一定同着你出發」。他們

是自害其本身啦，造物主一定能明白，他們確是說謊的人（四二）！且汝亦未等到他們顯出是誠是僞之先，爲何遽然就准許他們退役啦呢？可是真主已恕宥你了（四三）」。

「其純誠于造物主，與後世日子的人，他們肯以財產生命犧牲者，決不請汝准此！造物主是能知一些敬謹的人的（四四）。惟有那些不純誠于主與後世日子，且在心中懷疑的人，他們才請汝准此呢，他們如常是在懷疑猶豫中（四五）」。

「設若他們真願意出發呢，他們一定准備了所應准備的啦。雖然造物主惡其出發，故默拘了他們。因而有人對之道：「你們與坐俟的人，一同坐俟吧（四六）」。

「設若他們真同着你們出發啦，他們增益於你們的，惟破壞而已；或在你們中，積極的對你們尋覓擾亂，或在你們中爲彼方窺聽，造物主是至知昏暗不明的人的（四七）！且在以前他們確已尋覓過擾亂啦，他們更轉了你的某些命令；一直等到真的來了造物主的命令顯明了，他們即時乃成了不高興的人啦（四八）」。

〔傳〕 夫爲正義出征，豈可權量一己之輕重乎？其權量者，是於正義已生疑二之念；則必假辭避役，假辭避役者，罪固在不赦；然兵凶器也，戰危事也，非具有內心情願之勇者，不足應敵。疑

二之徒，雖勉強令出，亦必居中擾亂耳。故今之文明國，未戰之先，則必先喚起國民之同情心，國民不同情，應徵非心願，出師而能勝者幸也。

經「且在他們中，或者道：『請你許可我，不以我爲擾亂份子』。豈知他們已陷入於擾亂之中啦。地獄一定是包圍了一些味真的人^(四九)！設若是福臨至於汝，而他們反覺憂懼，設若禍臨至於汝，而他們乃道：『我們的事以先，我們確已拿定主意了』。他們乃喜樂着而歸啦^(五〇)。汝諭道：『禍福之臨也，是造物主對於我們的前定，伊是我們的保護者，純誠的君子，惟有託靠於造物主而已^(五一)』。再諭道：『你們靜俟我們得其二善之一吧^{二善者一是爲主道犧牲一是勝敵}。我們靜俟你們就是：造物主以其闕下的罪刑，懲治你們，或假手於我們懲治你們哪，你們靜俟吧，我們亦是同着你們靜俟命令的人哪^(五二)』。

〔傳〕可蘭經可稱真僞的辯論法，試觀對於僞者之描寫，無一不盡，古今無心願爲正道犧牲，勉強之者，大概都是見人成功而生憂懼，見人失敗而喜悅，此是戰史之常。至於有心願者，本其人之使命盡天職，殺魔，與被殺於魔，均爲完全天職。可以歸矣。故曰二善之一。

夫所謂二善之一者，是誠于真者之作戰。人若是僞，死既無得，生亦是痛苦，彼所樂是一種不可親得之妄想而已。試觀今日不是世界全體戰者乎？然試觀各國所持之主義，均是國民之真情乎？勝敗與否，固難預料，而其結果，決是苦痛，可爲預言。反再觀昔日回教本身，若果對於可蘭能澈底者，

無論在如何的環境，他亦是無憂無懼，且是至樂的，真是自安安人之道，可惜人不能得其真耳。

經 『汝再說道：「命令你們使費了的，無論你們是欣然納吧，是不喜着的納吧，都是不能被主登錄的！就因為你們原來是作惡妄爲的人（五三）」！使着他們的一切使費，斥退登錄的原因，無有別的，不過就是因為他們不純誠於造物主，與伊的傳道欽使，臨拜禱而懈怠，不高興使費之故（五四）」。

『嗣後汝不可以他們的財產之多，兒女之多，爲奇異！祇是造物主要藉着那個，在今生懲治他們，他們命之出也乃困難，他們是頑抗味真道的人（五五）！且他們以着造物主發誓，自謂：他們確是屬於你們的，他們豈是屬於你們的人呢？他們不過是一些個胆怯的人而已（五六），設若他們能得着隱蔽之處，或山呢，或地穴呢，他們一定是急轉直趨至彼（五七）」。

〔傳〕 夫貪吝之徒，施助非其所願，普通人視其財產之多，兒女之多，以爲可欣可榮，然不知此乃是真主藉之使其痛苦，而不得脫離耳。試觀今日之多財產多兒女者，其心有一日得安者乎？

夫人若懦弱胆怯，似乎慈和，然善善不能遷，惡惡不能去，見聖賢不能勇於接近，日與味真者處不敢稍遠，雖云好道，亦等於零，問其根因，多由於吝惜，時至今日，此種人爲最多。

經 『且在他們中關於捐納之件，有誹謗汝者，然若是給他們呢？則就喜歡啦；若是不

給他們呢？即時他們就惱怒啦（五八）。設若他們真滿意造物主，與傳道欽使所賦與的呢？他們必道：「造化的真主，與其傳道欽使的殊恩，不久將賦與我們，使我們滿足矣，我們只是趨向於造化的真主而貪愛的（五九）」。

『夫捐納的財物，造物主的法定：是與窮者，困者，服其役者經理天課之人，或因融化他們的心當時有一部分人雖未信教而可利用金錢使其扶助教門，或是助奴贖身，或是負債的人，或是在造物主的道工作的人；或是旅客等，造物主是至明的，至公的（六〇）』。

〔傳〕 此捐納之件，按法除自家用的衣食住外，資財項下每年宜徵四十分之一，牧放的牛至三十，羊至四十，駝至五，均宜捐。田園房屋所獲宜什一，鑛窖所得抽其五一，此乃天課。凡是教民無敢隱者，以此分配於以上之八等人，非此八等人不宜受也。試想財富若按此分配，豈能有貧富勞資地主農奴之爭乎？如其主張救濟失業之困者，招待旅行者，助奴贖身者，同情於助我者，在造物主的道工作者，各項；是何等的大同，何等的大公無私呢？所可惜者，今日亦犯了昔日誹謗的毛病，他不自計能受不能受，只要是不給他，他就惱怒。

〔附註〕 例有資本百萬元，純餘項下二十萬元，共百二十萬元，宜納三萬元天課，至次年除日用外虧本二十萬元，餘八十萬元資本時，則宜納二萬元「天課」，餘此類推。但不足滿貫之數時則不納，且有接受的資格，在教中只有接受的資格，接受不爲貪。

經 「在他們中有毀謗聖者道：「他就是耳」

意穆聖好聽人言

汝諭道：「他在你們上是至好的耳！他信造物主，他信純誠于真的人，他慈憫你們中的純誠于真的人」。其凡毀謗真主的傳道欽使者，他們應受最痛的痛苦^(六〇)」。

〔傳〕 惟大聖人乃能集思廣益、聽信人言，決不似剛愎自用之狂士，一意孤行耳。

經 「他們以着造物主對你們發誓，表示愛你們，他們若是真正的純誠于真者呢？理應是愛造物主與伊的欽使^(六一)！他們豈不知道凡是冒犯造物主，與其欽使的，則必應受地獄的火，在其中永久嗎？那是最大的羞辱^(六二)」。

「投機利用奸僞的份子，其最怕的是天經的節文降下，揭揚了他們心中的！汝諭道：「你們戲謔吧，造物主確能表顯出你們所恐怕的^(六四)」！但若是責問他們呢，他們一定說：「我們不過是言入於玩笑而已」。汝諭道：「你們以着造物主，與其示諭，與其欽使戲謔嗎^(六五)？你們不要託辭說故啦，你們確是在純真得後昧了真啦。主能恕宥你們中的一部分，彼作惡的人，主必罪刑之^(六六)」。

「投機利用奸僞的男女，他們彼此是互相接近的，他們都是導人邪僻，阻人守禮，緊扣其手的！^(六七)」他們忘了造物主，而伊亦棄了他們啦。奸僞的人，等於作惡的人^(六七)」。

「造物主已預約了奸僞的男女，與昧真的人，是永於地獄的火中，那就使他們足啦，

造物主既已譴責了他們，他們即應受永久的痛苦（六八）！例如你們的先人，較你們豈不是有勢力，且財產多而子孫亦多嗎？他們是本之他們的定量享受了，你們亦本之你們的定量，如像你們的先人本其分量而享受的亦享受了；你們的言入於戲謔，亦像他們言入了的啦。凡是這樣的人，他們的工作在今生與後世，豈不是全被棄了嗎，他們就是虧本的人（六九）』。

〔傳〕 夫言爲心聲，心中敬重的人，則言談之間，不能輕藐，若譏笑正道之徒，其心決非純誠，故罪在不赦。

可蘭經對於真僞之辨，最爲詳明；試觀每一次正義之興，有忠誠之信徒，即有投機利用好僞份子，此類人藉機得利得勢，毫無誠意。可蘭經是真僞之辨，一聽天諭，則心爲之一驚，遂即受良心上之制裁，不特彼時，即在今日，無論那一團體的投機好僞的份子，亦不願聽可蘭之分辨！

經 『在他們以前挪亞的民衆，及爾得族色木族與亞卜拉罕的鄉人，買得岩的人，與被陷落的各城市之史跡，豈未達於他們嗎？他們的諸傳道欽使豈未以着種種明白的示諭，達於他們嗎？造物主未嘗虧負他們，可是他們自己虧負了自己啦（七〇）』。

〔傳〕 前車之鑑，後車之師，參悟已往，自知所趨。然自暴自棄之流，有眼不能視道，有心不能悟道，雖有種種之證明，亦不知所向耳。

經 「純誠于真的男，與純誠于真的女，宜彼此互相親近；他們都是命人以理，止人犯法，立站拜禱，輸納天課，順從造物主，及其欽使的人；造物主不久即要惠賜他們啦；造物主確是有權威，而公斷的(七二)！造物主已許約了純誠于真的男女，在河流其下的樂園中永久常存，在爾得尼的樂園有潔美的住處，然造物主的一點喜悅，豈不較那大的多呢，能得着那，才是最大的得獲呢(七三)」。

〔傳〕 能得造物主之喜悅，是人生最高之究竟，此點非真得道之士不知。樂園是其許約特慈是其喜者，不辨自明。

經 「唉欽使！汝討伐頑抗昧真理的人，與投機奸僞的份子吧，對於他們嚴厲着，他們的住處是地獄！可慘哉！他們的終歸之處(七三)。他們以造物主發誓，謂：「未曾說過」，但他們確實說過昧真的話啦。他們是在歸順以後，又昧真了，且他們企圖他們所達不到的目的，他們不是嫉惡別的，就是因為造物主與伊之欽使，自伊之殊恩上着他們富了，然若是他們能悔而復真呢？是於他們為最善，若是他們仍舊轉變呢，造物主將在今生後世，以最大的痛苦，懲治他們哪，他們在地上再得不着保護者，與援助者啦(七四)」。

〔傳〕 穆聖之奉命討伐也，是為「真誠」二字，討伐昧真者，討伐奸僞者，蓋古今未有出無名之師者，然所擬之名是誠是僞，是美人之聽聞，是藉口號以動人，則不可不知也。若果能名實相符之

師，即是真，真則天下平矣。

「買地奈先時貧困，自穆聖到後，地面繁榮，民多富有，在此時諭：清除的工作，對彼投機奸僞份子，加以警告。」

經 「且他們中有誓約於造物主者：『主果能賦與我們恩典呢，我們一定是廣施濟，一定是潔身自修啊（七五）』。然當主賦與恩典於他們以後，他們嗇吝了，且叛變。蓋他們是習于叛變的人（七六）！於是主乃以他們心中的僞，爲他們一切的结果，一直到在他們遇見伊之日，此乃因他們違背了造物主的約，其根因是他們素行虛僞之故（七七）！他們豈不知道造物主能知他們的隱密，與他們的私語嗎？造物主是詳知種々未現的（七八）！」

「且他們誹謗教友中的格外施濟者，他們狎侮教友中的貧無可得盡其所能者；造物主亦報之以侮，所以他們應受最痛的痛苦（七九）！汝爲他們求宥不求宥都是一樣！就是汝給他們求宥七十遍吧，亦是不能得造物主宥恕他們，那是因爲他們頑抗叛逆造物主及其欽使之故，造物主是不默導作惡的人的（八〇）！」

〔傳〕 可蘭者主之諭也，所謂頑抗叛逆造物主之人，即頑抗叛逆可蘭者也。所可惜者，東方教友，不明可蘭示諭爲何，平日自以爲順主順聖，然若規之於可蘭，且是逆矣。全恃念經求宥以了之。豈不可悲。

好行口惠，而實不至，在人尙爲招怨之道，况仰對造物主乎？然此種人在鄉愚中最常見之，在困窮時，立志發揚宗教；一旦寬裕，不特不作善事，且妄爲耳。然財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以僞而成者，以僞而終，亦是自然之規律耳。且此等人不特自己吝嗇，且對於在天課之外施濟者，則曰「沽名要譽」對於無力捐納，盡其所能捐助公益者，則曰「一星半點，無濟於用」，此種教徒，雖名爲穆民，實乃昧真者耳。

按此觀之，虛僞妄言之人，無論如何人給他求宥，他都是不能被恕宥，何以今日回教教友，偏要說謊，偏要欺人，一旦死丫，全恃請阿訇唸經，以爲可被恕宥呢？

經 『被准退役的人，他們喜在造物主的欽使後邊坐俟，他們惡以他們的財產性命在造物主的道犧牲，且他們說：「在熱天不可作戰哪」。他們若是有理解的人，汝諭道：「地獄的火是至熱（八二）」！然則着他們少笑多哭吧，他們以往所爲的報應，就是那個（八二）』。

『嗣後造物主，使汝凱旋，回至他們中的一部分時，則他們就要請求出征啦。汝諭道：「你們一定是不能同我出征的，你們一定是不能同我殺敵的，你們在上次，豈不是喜坐俟啦嗎？此後你們仍是同着退役的人坐俟吧（八三）』。

〔傳〕

今之文明國，均以納稅當兵爲國民之義務，我教民以財產性命，犧牲於造物主的道，爲至

上之美德。其迴避犧牲之徒，乃可棄可恥之輩，眞主與聖人均憎惡之耳，死亦不爲之祈禱！

經 『汝永不可爲他們中的死者祈禱，亦不可臨至其墳，他們是：悖逆造物主，與其
欽使，違犯作惡着死的人（八四）！你不要以他們的財產多，兒女多爲奇異！那是造物主藉
之在現世懲罰他們！他們命之出也，仍是頑抗味眞的人（八五）』。

『當天經的節文降下，令：「他們純誠于造物主，同伊的欽使犧牲」之時，他們中的有能
力者，曾邀求汝道：「請你放棄我們，使我們同着不能走，坐俟的人吧（八六）」。他們喜
歡同着退役的，是他們的心被障啦，他們永久不能有分辨是非的能力（八七）』。

『至若同着欽使那些純誠于眞的人，他們犧牲了財產性命。他們能應受種種的嘉美，
他們乃是得脫離，而獲正果的人哪（八八）。造物主爲他們，准備了河流其下之樂園，永於其
中，那才是最大的得穫呢（八九）！其鄉下人中之託故來請求邀准者，與不信造物主，及傳道
欽使的坐俟者，不久彼中的眞正逆命味眞的人，將遭最痛的懲誡（九〇）』！

『然若是那些對眞主的傳道欽使說實話的懦弱者，有疾病者，無有資用者，尙可無
罪；對於善人向無懲辦之理！造物主是能恕的，能慈的（九一）。又有彼因得不着資用，來請
求駝脚者，汝說「我亦得不到能負你們的駝脚」！他們眼中流淚着返回啦。他們是憂愁
無有資用的人，當然亦是無罪（九二）』。

〔傳〕 無故退後，除其教籍理也。志願犧牲得酬勞，亦理也。蓋權利與義務是相對的；人情如是，天理亦然。故今之各國，其未當過兵之國民，不得有被選舉權，不盡納稅當兵之義務者，不得為國民。然國家之徵役是法律，我教之徵兵是自願，且其費用尚須自備，非有純誠之信念者，不能應徵也。然主亦不强人之所難，若弱者病者無力者，亦不罪之耳。

十一

經 『然若是彼富足的人，因為愛退役，亦設法請求邀准時，造物主乃封了他們的心，以後他們將成無知識的人啦（九三）』。

〔傳〕 夫人天才之不得發展也，以己心中像障之蔽也。像障之最大者莫過於財色；富人既怕命之死也，又憂財色之失也，豈能純清而顯大才乎。雖曰主封，亦是自障，故愚富之流，年愈老而智識愈退化耳。

經 『當你們凱旋到至他們之時，他們向你們述說理由。汝諭道：「你們不用述說理由啦，我始終是不能信實你們，關於你們的消息，造物主確實的明示於我們啦，不過造物主與其欽使，要繼續再觀看你們的行爲，然後使你們歸至於知隱知顯的他，再將你們所行過的，顯示於你們（九四）』。

『當你們回到至他們之時，他們即時以着造物主對你們發誓，意在叫你們放赦了他們，然則你們放赦了他們吧，他們確是污穢者，他們的住處是地獄，那是他們所行的報應^(九五)』。『他們對你們發誓，亦有意叫你們愛他們，可是你們若 他們，則要知道造化的真主確實不愛一些作惡的人^(九六)』。

〔傳〕 不能急公好義勇於護教之流，見人之敗也，則竊笑之，見人之勝也，則以真主發誓，求人諒解，古今此類人多矣。

經 『鄉愚是至頑抗，至虛僞，至不明白造物主降於伊的傳道欽使之法律的，然造物主是至明而至公的^(九七)』在鄉愚中有以認捐爲損失者，他們靜俟你們的轉變，然惡的轉變終至於他們，造物主是能聽的能知的^(九八)』。

『然其中亦有純誠于造物主，及後世日子的人，他們以爲造物主闕下能接近的，欽使的至嘉賞的：是財的捐助。誠哉那確是對於他們能接近的，且不久造物主使之入於伊的慈惠中，造物主確是能恕的能慈的^(九九)』。

經 『首先遷來的人，與輔助的人，與彼以着善意隨從他們的人，造物主愛他們，他們愛造物主，伊爲他們準備了河流下游的天園，在其中永久常存，那才是最大的得獲呢^(一〇〇)』。

〔傳〕 無知識之人，以爲輸財用於造物主之道，爲本身之損失，審機觀變，故意延緩，以待時局之轉變，然其終也，惡結果轉及其身矣。

蓋夫財產性命相連之事，其純誠的以財產供獻於主之道者，未有不得慈惠者也。其首先從聖與首先援助的人，獲主喜得優遇，是義務權利當然之規律也。

經 『在你們周圍的鄉下固然是有奸僞之輩，然買地奈的居民中何嘗未有其心不化，常是奸僞的呢，汝不知道他們，主知道他們哪，不久主使他們受加倍的痛苦，最後使他們歸至于最大的痛苦（〇一）』。

〔傳〕 夫當殺身成仁之時，非純誠君子不足顯其至誠，在鄉下愚頑無識，不辨是非，對於以性命財產衛道之事，固有僞者，而在城市中智識份子，顧前瞻後，計算得失之徒，何嘗無僞信者乎？然則豈可以地域判人之真僞乎？

經 『其他有自知承認其罪過的人，他們是潔行與罪惡相間的，造物主亦或能復真於他們，造物主確是能恕的能慈的（〇二）汝可以用他們的財帛施濟，洗刷他們，以之增潔其品，汝可爲他們祈禱。祇是汝的祈禱，能使他們安定，造物主是能聽的，能知的（〇三）』。

『他們豈不知道造物主是能允許伊的奴僕的復真，與獻捐的嗎？造物主是能復的能慈

的（二〇四）。汝論道：「你們努力吧，造物主與其欽使，與衆純誠于真者，將再看你們的工作呢，然後着你們歸至於知隱知顯的他，然後顯示於你們已往所爲的（二〇五）。若其他的人，因主的命令尙須等候，將來或是懲罰他們，或是伊復於他們，造物主是至明的至公的（二〇六）。」

〔傳〕 罪惡之大者是泯沒天良，文過是非，辨護罪過，若能知罪而自悔，求復於主，主亦能復於彼，允其所求以觀其將來，似乎作罪自首，承認罰例者，按法宜減輕耳。

經 「彼建設禮拜寺也：意在作惡，意在昧真，意在分解純誠于真的人，意在等候以前與造物主及其欽使作敵對的人！且他們的誓辭謂：「我們沒有別的希望，不過就是要好」。然真主已經證實了他們確是欺詐（二〇七）。汝永久不要在其中踐禮。其開始即本之敬謹之道。建設的禮拜堂，汝在其中踐禮是最相宜的；在其中的人他們是愛純潔的，造物主是愛純潔的人的（二〇八）！其樹根基於敬謹及主的喜悅者好呢？可是其樹根基在傾頹的隄岸，隨之傾覆於地獄的火中好呢？造物主是不默導一些昏愚自虧的人的（二〇九）。他們建設了的建設，除非是他們的心使碎了，他們心中的疑二之念，是永久不變的，造物主是至明的至公的（二一〇）。」

〔傳〕 夫建設禮拜堂善舉也。然若其動機因致胞彼此意見稍有不合，因而分黨立派，建設之者，

不特不足振興伊斯蘭，且因是對於教道上無日不可生疑二之念，日在嫉惡仇恨中，伊斯蘭之傾覆也，以此，可不畏哉！

古註謂先在實地奈有基督教額布阿米爾者極稱穆聖之德，及穆聖到實地奈後，其教徒紛紛來歸，伊則轉恨穆聖，欲除之不得手。後集同志敵穆聖者在古巴寺前建設一禮拜堂，請穆聖禮拜。穆聖當時未去。後有此論。

經 『造物主以與他們樂園，易彼純誠于真者的生命財產；彼在真主的道作戰的人，不論他是殺人，是被殺，伊的約，都是真的，這是載在于桃拉台引支勒可蘭中的。誰能比造物主至能履約呢，令你們喜你們售了的那個吧。那才是最大的得獲呢（一一）』。

『至若彼悔而復真者，事奉真主者，讚頌真主者，齋戒者，向主鞠躬者，叩頭者，命人以禮者，止人犯法者，確守主的天律者，汝亦報喜於這些個純誠于真的人吧（一二）』。

〔傳〕 夫爲真主之道作戰固爲至德；若能悔而復，敬事真主等人，亦有相當之善報，不虧負之耳。

經 『聖使及純誠于真的人雖與彼貳主的人有親屬的關係。然在判明他們是地獄的犯人之後，則未曾爲他們求赦宥（一三）！至於亞卜拉罕爲他的父求赦宥，不是爲別的，就是因爲他與他有約了的口約。然當他判明了他，是真主的仇敵時，乃自斷念了。祇是亞卜拉罕確是常嘆息而能忍的（一四）』。

〔傳〕

罪有能赦者，有不能赦者，其昧經違道之徒，雖有聖子賢孫亦無濟於彼，天經國法理不

二也。

至於以上各節，是令聖爲生者求救，如彼知過能改，因求救真乃得復，其人格恢復矣。

經 『造物主默導了他們；必須等到他們明顯出來，他們不是敬謹者以後，主向不棄人于迷路。造物主確是在每一事物上至知的(二五) 造物主確是天地的主持者，伊令生，伊令死，你們在真主以外，無所謂保護者與援助者(二六)』。

〔傳〕 按此觀之，造化人者對於人之思想行爲，亦不是強迫的，是自由的，時及今日，政治，愈新之國家，對於人之思想行爲愈加束縛。且利用種々宣傳方法以維持之，究其實仍是以力爲主，若勢力一無，人心無可固結矣。

真主未嘗着人迷路，而人於默導以後，不能敬謹仍是妄爲，則將被棄而使之迷路矣。

經 『造物主他確已復真於聖使，及遷士輔士矣。彼輔士中的一部分：是在心幾乎偏了以後，從聖於患難之時的！伊復真於他們，伊確是慈愛他們的(二七)』

『其他落後的三人，必須等到地面雖寬，而他們無地可容，其心益蹙，自計除歸主外，再無護佑的時；然後伊乃復真於他們，以資着他們悔而能復，造物主確是能復的，能慈的(二八)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敬畏造物主着，你們要同誠實的君子一樣(二九)』。

〔傳〕 復者去而復返之意，在團體是君子被剝而復臨。在個人是人欲退而天理至之時也。復之爲道宜近不宜遠，如人當私心萌動之時，憬然自悟，格其偏心，造物主即時能賦與真理，是大善而

吉之道也。若陰柔者非因環境逼迫，自覺無地可容之時，不能覺醒，不知造物主之大能。然，真主不棄人，果其真心覺悟，亦必復之耳。

三人即克爾布，默拉頓希拉頓。

經 『買地奈的人，及其周圍鄉下人，其向未後于造物主的欽使，不因自私而愛其自身者；那是不能遭遇饑渴患難的！蓋在主的道，他們只是不步主怒味真者的步伍時，則不能遇着敵人的傷害！若是有時是已給他們規定的純潔的工作！造物主確是不湮沒善士的酬勞(二〇) 他們無論使費的是多，是少 即或通過山谷，亦是爲他們記錄了！造物主一定能酬勞他們已作的善功(二一) 』。

〔傳〕 政府因地方變亂派大員宣化，其凡輔助宣化者，乃亦政府職員，政府當然要與之薪金，加以保護，若世衰道微之世，造物主派聖賢宣導人民，其輔助聖賢者，當然亦是造物主之命員，主優遇保護之不待言矣。然人壽有定限，當政府委派服務期間，爲敵人殺害，政府之撫恤也，只能於其遺族，不能於其本身。若在造物主之道犧牲，造物主是主掌生死的，能使其死後安樂，識乎此，則自明封建時代不提倡家族制度，人不能爲君盡忠耳。若時至今日，人皆以本身之樂利爲主義，若非因被迫于法，誰肯爲公家犧牲乎？

主帥之命軍也，因不得已之情形有犧牲者，有保全者，有意其必敗者，被命者只有服從完達任務而已，利害不能計也；識乎此造化人者之命人一切一切，能不爲之預先規定乎？故福不可避，而災

不可免。此「必然規律」、古今之學者，無敢反對者也。

經 『出征時純誠的順民，向未全體出發！爲什麼其大部中之一部，不出發呢？爲是着他們在教門中研究，以資他們凱旋時，教誨他們的民衆，是望他們得警醒(二三)』

〔傳〕 夫戰功固可貴，然若全體出發，無有研究可蘭訓誨之人，不特後人失教，而返回之勇士，亦無警醒之者，此亦是危險之道也。故近代各國服務於教育者，猶之乎服務於軍事。國家有戰役亦不被徵兵耳。觀此豈非文明政治之先導乎？

經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要防禦你們左近的味真的人！在你們中着他們得識嚴厲！你們要知道造物主是同情於一些敬謹的人的(二三)』。

〔傳〕 夫當聖道已大昌明之時，味真者同類之小人一時畏勢而服從，然其心存嫉惡，爲君子者若能守其剛正之德，不惡而嚴尙其庶乎。所謂左近的味真之類，即是以下不純誠於可蘭訓誨的人。時及今日此類人益多。你若與他說神奇，他喜聽，要與他講可蘭他口雖不言，心不高興，蓋因其原來是污穢耳。

經 『當經的一章下降時，在其中的人道：「你們中的誰，是因此增加純誠的德的！」彼純誠于真者，是因此增加了他們的純誠的德，他們是慶幸的(二四)！若在彼心中有病者呢。因爲他們自己原來污穢，反增加了他們的雜念，他們至死亦是味真的人(二五)』。

『他們豈不看一看他們在每一年中被禍亂的事一次二次不止，爲什麼以後他們仍是不

能悔而復，仍不聽訓誨呢（二二六）且當天經的節文降下之時，他們彼此注視道：

「有人看見你們沒有？」以後他們自行退席轉向啦，造物主因他們這樣才轉變了他們的心，他們不能有理解力啦（二二七）。」

「你們同類的欽使確實臨至你們啦，他很關切你們的痛苦，他以純誠于真者盼望你們，他是仁慈的博愛的（二二八）。」

「若以後他們仍是背叛啦呢？則汝道：「主之佑助足矣，無有主者惟有他，我惟託靠於他，他是玄高最大的主（二二九）。」」

〔傳〕 誠則明，明則誠，純誠之人，其心不二，其念不雜，故能潔，能潔則明，聲入於心，能誠於一，故能悟其真理，若心有二人，則耳雖聽，心未全得，故增益雜念耳，其凡讀書急，寫字急，其意即非純，乃誠未養到之徵也，聽訓誨不能深得其道，亦誠不足之徵也。誠之道雖不易明，一止不二，已盡之矣，故可闡示教純于一真。

天經深奧，非有純潔之天真者，不能因之覺悟，若思想不純潔之徒，因閱天經反增了無限的妄想雜念，故不特不能因天經之覺悟而得安寧，且時時發生內亂，故若此等人，聽講天經，毫無興趣，一得空隙則自行退席，然造物主因其轉變而轉變其心，因而時遭內亂外患，困苦顛連；聖使仁慈，至為關心，仍是望其成一純誠的順民！

此是最後下降的天諭，教曰「真理之教」，德曰「純誠之德」蓋人必有純誠之德，方能容納真理

之教。其在文飾昇平，虛偽宣化之社會，欺詐成性，矜誇成習之人民，此種真理之教，決不見容納，亦或因勢所趨信之者亦無所得耳。

〔總傳〕 此是買地奈下降第二十七章，示諭爲道出征昧真者之多，首言對外，次示內奸。二主的人與我有約，彼確守我確守，彼犯約我攻擊之，然彼若復真，若立站拜禱，輸納大課，則以弟兄待之，彼若壞約則誅其罪魁。

然彼時二主之人，有修葺天房者，有招待水飲者，普通人以爲是慈善家，教生等以爲可近，乃又鄭重示諭真善所在。又有因親屬之關係而彼此親近者，乃又示諭不可從暗，其又有因財產營業之關係而不敢遠彼者，乃又示諭主之默導所在。乃又有因人數之多寡不肯作戰者，乃又示諭主之佑真。乃又有計及經濟概況者，則又示諭不可駭怕，主能佑助。乃又有以念經典的人不是二主是同道者，示諭若他不以造物主欽使所禁止者爲禁止，不以真理爲教，則亦攻擊之，且伊等雖不是拜神佛像，然信仰亦不純潔，是不以神二主，是以人二主者也。蓋所謂二主者，即是意不純一者也。彼時又有因禁月而不敢作戰者，乃又示諭不可爲之所愚，彼時又有因貪目前之享受而不肯犧牲者，示以易換之懲。

至於奸僞之輩，因被徵假託無能者有之，於中擾亂者有之，坐觀勝敗者有之，吝財胆怯者有之，設辭誹謗者有之，因分不得捐助者口出怨言者有之，譏聖聽信人言者有之，同人暗自接近以主諭聖躬爲戲謔者有之，穿鑿主諭者有之，若此奸僞之徒，令聖懲罰之。

又有一種人，無財無勢時極力誓願，一有得獲則吝財違道。又有一種人，笑人之施濟、譏侮人之無力。其他或託故：天之寒熱，或投機趨炎附勢、等等人情，殊爲可惡，雖名爲回教，實是昧真者，令聖誅之。

至於純誠之弱者，病者，無有資用者，不應徵役，當然可以無罪。若是富者退役，豈可得赦，夫地不在乎城鄉，無真知之人，未有肯輸捐者，然彼若事後果真是悔罪求宥，聖使亦可代爲求宥；但人之復真也宜不遠而復，若遠而復。則身受其痛矣。至於學者不任徵役，是主之命令也。

夫可蘭經是主之示諭，純誠于道，留心社會，經驗宏富的人，念之愈知造物主訓誨人者，是人大中至正之道；其他淺見之士，謂之偏者有之，謂之理不足者有之。此是因人之程度而不同，求其普通實不可能也。可蘭經是一部誠僞之辨，讀此章善者可勉爲誠，僞者亦自知檢束，道之所寓豈在斯乎。夫誠則明明則誠，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然求其反復訓練誠明之書，在此之外實不可多見耳。

第十章 猶 努

斯聖名

麥

加在十七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哎里夫，倆目，啦，此乃是具有公平評判的經典之顯跡。』世人是因：主默示彼

人中之，着其警告世人；報喜於純誠于真的人，在調養他們的主闕下應受堅固的地

位，爲奇異嗎？彼頑固味真的人道：

「此確是明顯的詐術〔C〕」。

『調養你們的主確是造物的真主，就是那六天造化了天地，以後伊向至於最高所在，支配一切的事物的主！除伊默許者外，無一能爲人求解脫的，那才是真主，才是調養你們的主，你們要事奉他，你們豈可不聽此訓誨嗎〔三〕？你們終久盡歸之於他，造物主的約會是真的！祇是他是開始造化，而又復使成之，以資伊本着公平酬勞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使彼昧真的人，應受炎灼的飲料，彼等之遭最痛的痛苦，乃因他們素日的頑抗隱昧真理之故〔四〕』。

『且伊置光明的日，明亮的月，規定了確定的宮分，以便你們明白計算年的數。造物主造化了的那個，毫無間雜，純粹是真！伊分析種々の顯跡，是爲有知識的人〔五〕』。

『在日月的循環，及天地中造物主造化的種々の真正敬謹的人，乃知是主之示諭〔六〕』
『其他不希望遇主，愛目前生活，苟且偷安的人則忽視主的示象！〔七〕因爲他們的素行，他們的居處是火啊〔八〕』。

『若彼純誠于真且工作純潔者呢。調養他們的主，因爲他們的純誠之德，而默導之。他們是在河流其下慈惠的樂園中〔九〕他們在其中的祈禱是：

「唉主！讚你清淨無比」！在其中他們的互祝是「安寧」他們祈禱的尾句是：

「感讚調養普世的造物主」(10)】

〔傳〕 此是在麥加下降的第五十一章，辨明天地日月是造物主之顯跡，此經亦是造物主之顯跡，人能參悟造物主之顯跡，仰觀俯察，自得真道矣。

自哲學昌明以來，有偏主唯心者，有偏主唯物者。以唯心之主張，精神支配物質界也，因而神鬼之教被承認。以唯物之主張，物質支配精神也，因而共產主義以興。可蘭經之示教也，是在心物之上有造之者，支配之者焉。試以天地日月四者而論，豈不是一部最完善的機器乎。然人因汽機之運動也，能追想創造者之瓦特，對於此宇宙的大機器豈可率然即斷之曰無造之者乎，至於地上無雨則不生，雨多則害苗，人之繁殖，物之生產，有自然之配給。古之人口少，而物生產亦少，今之人口多，而生產亦繁，豈非造物主居於最高，施以調劑乎。然造物主之調養世界也，有因自然界而調劑者，有因人力而調劑者，且賤如蛇蜈蚣蝎蝎虎等毒蟲亦有相尅相生之調劑，况其大者乎。

然有此顯跡，人不注意，偏忽視者，是因目前之生活苟安誤了求本，失了作人之意義，隨魔所驅，以偽爲能，以誠爲愚，着受火炎，豈非宜乎？

「安寧」之字，在英文本譯爲「和平」，蓋不和平則不安寧，安寧即是和平的結果，二義均可。然世界今日豈不是人人希望安寧，人人渴望和平之時乎，然終不得安寧，終不得和平者何也，仍是擾於爾我彼此之私也，不識造物主造化天地人神之公也。試想造物主賦與人的尙有不足者乎，其感受

不足之痛苦是否由於人類之自擾乎，設若人人以造物主爲主，人人本其天賦以盡天職，各盡所能以與神魔人魔戰，驅逐神魔人魔在地球之外，則豈不即時可見和平安寧之景象乎，爲何日被神魔人魔誘惑，日日人類與人類爲仇讐呢？

易經曰「天顯象見吉凶」，可蘭每諭是聖人本之顯跡報喜與警告，辭不同而意義實同。然時至今日，漢人以易變成術法；彼時人皆視聖人講道是欺人詐術，此卽所謂道心唯微，人心唯危也。且講可蘭在彼時人視爲術；時至今日，無論喜喪，必邀人念經，念者聽者，均不明其訓誨所在，豈非按術法看乎，以訓誨目之者，有幾人乎。

經 『設若造物主急於人的惡果，猶他們急於求福呢，則對於他們的壽限一定解決啦。然主是棄彼不望遇主的人，於彷徨迷誤中啦（一）』

〔傳〕 普通往往以惡人之惡報不急爲辭；不知不急結果其壽限，棄之於妄爲中，是即使之痛苦之耳。蓋人之苦樂不關乎生死，乃由於真道之得否，惡人雖貴如桀紂，享壽百年，外觀雖美，而中心之痛苦，不可喻也。

經 『人當遇着患難的時候，無論其在坐臥立站均求祈主；然主若一旦解除了他們的患難，過去就好像在遭遇患難時，向未求祈過主似的！此即是形容狂妄的人所行（二）』
『主確在你們以前已殞滅了若干代了，都是因爲他們昏○暗○不○明○。當他們的傳道欽使，

以着顯明的示諭，臨至於他們，而他們終是不能誠信之故！那就是主報應作惡的人的前例（二三）然自他們以後，在地上主以你們代之，以便看一看：你們工作的如何（二四）。

〔傳〕 夫人在患難中求祈真主護佑，是人情之常，然自科學昌明以來，凡百事物均有計劃，解決之能；好像不似愚昧時代之迷信妄求矣。然考前次之歐洲戰，及此次世界戰，各國均出其預定之計劃者何也，不特現代，即縱覽古今東西戰史，無有一人始終立在不敗之地者，無有一人能有萬全之計劃者，故凡大軍事家無一敢自恃者，無不知勝敗非常者，無一不承認天機者；然則近來各國為將者多誠信宗教其以此乎。至於彼在患難中求祈，難解而忘之者，乃鄉愚之流不足論也。

試觀此，已明示在地上代興之民族，是遵聖賢顯明的示諭的，不是迷信昏愚的。夫聖賢明顯的示諭，雖不可知，但亦是宜其時地的。凡是強盛之民族考其歷史均是有明君賢相奉天承命，得其民族純誠信仰以興；及其衰也，均是綱紀淪亡，失其主掌地面之能力者耳。然則失其支配地上萬物之資，不能遵天命順自然而進化，只知求安逸冀福利，忘其被造之所以然者，其失其固有之勢力，被支配於人，豈不宜乎。但居支配人之位者，若昏愚自負，自私自利，專以侵略掠奪為能，不知有造我之主，亦不旋踵而滅絕，亦非宜乎。

試觀今日之世界戰，豈非有史以來所未見者乎。然再反觀全人類之昏愚，亦是前古所未有，古時人之迷妄也，是以神為主，失其人格，此時人之昏愚，是以己為主，強人從己，逼人說假話，無論何等的真理亦不准你自由，居然將世界變成全偽，僕之偽，主人棄之，人若偽，造化人者能不棄之

乎，然則人類之災，豈能已乎？

經 「當對他們講誦此明顯的主諭時，彼不希望遇主者道：『請你拿此可蘭以外者來，或另行更易之』。汝諭道：『我私自不能改易他！我不過跟隨默示於我者而已，設若我違犯了調養我的主，我確是怕大日子的罪刑（二五）！』」再道：『設若造物主要那樣呢，我就不讀誦於你們啦，亦不令爾等知之啦，且我在此以前確是在你們中業已延緩了數十年了，你們豈不覺悟嗎（二六）』。

〔傳〕 試觀彼時聖人宣化只是此一部可蘭、不敢稍涉其他、讀此已明。爲何回教在今日偏不以此傳教，偏用其他之書講演。

夫穆聖之貴，是因其渾然天理、純誠不疑，受之造物、毫不夾雜一點己意，毫不曲就人情，故可蘭乃得保存至今耳。

學者有大病二、剛者好自用，決不容納人之理論，往々一時錯誤無人補救。柔者能容納人之理論，然有時自己獨得之點，因曲從于人也，爲人所移。

經 「夫誰能比那：造僞於造物主，及不誠信示諭的人，爲至昏愚呢，祇是那作惡的人，決不能得脫離而獲正果（二七）！且他們在真主以外事奉那個無益於他們，無損於他們的，而他們且道：『這些個是在造物主闕下爲我們求情的』。汝諭道：『你們豈可向造

物主表說在天地中伊都不知道的嗎？」「讚伊清淨無比！伊確是高出於他們以神鬼比配的（二八）」。

〔傳〕 觀此可知二主之人，不是不承認有造物主，是希彼所事奉的神或人，向主求情，類如基督教之求耶穌也。即此一念，差之毫厘謬之千里，失去了人與主之直接關係，但此種情形是世人普通的心理，在各宗教都有此種現象，蓋魔利用人心之私而誘之耳。

經 『夫人無異，原是一個民族，以後彼此分爭了，若不是調養你的主有天諭在前呢，關於他們分爭的事，一定於其中早已判決了（二九）且他們道：「調養他的主之示諭爲什麼尚未降在他上呢」。汝諭道：「未現的事確是屬於造物主的，你們靜俟吧，我是同着你們靜俟的人哪（三〇）」。在彼等遭患難之後，余嘗試人以慈惠時，則他們乃在主的示諭中陰謀。汝諭道：「造物主的密謀，是至速的」。祇是主的天使隨時記錄他們的陰謀（三一）』。

『伊嘗使你們在陸海中行，迨你們乘舟因和風而輕駛，娛快之時，颶風驟至，波濤四起，彼等逆料已被沒矣。此時他們呼籲造物主，他們似乎純潔於教門者。意謂：「若能在此解救了我們，我們一定是感恩圖報的（三二）」！然當解救了他們之時，他們忽然除去真理，在地上妄爲。唉世人！你們的妄爲，害是着在你們的自己身上，此不過目前的快

樂而已，以後你們終歸至於主，將你們的素行，顯示於你們哪(三三)。

『祇是今生的譬喻，就好像自天上降雨，以之滋潤人畜所食地上的植物，及其生出綠翠，加以修飾，其主人意爲此是一定能有把握的，然主命令之來也，或日或夜，則彼即時轉成收割的了。猶如昨天沒有似的。主如是的分辨象示，是爲一些有參悟的人(三四)』。

〔傳〕 夫人天良之發現也。多在患難之時。一旦患難解除，則味其天良，仍是任用計謀，自古及今此類人多矣。故其喻如渡洋，科學雖如是之昌明，亦不能免除危險。又喻如植物已熟之果，偶着虫風而變凶年矣；近年農學雖發達，然小災可救，大災則無法，且有時因豐收而生產過賸，穀賤傷農，因而求向國外推銷，因而引起戰爭者矣。此豈非專任人謀，失去了造物主調養之微乎。

〔顯跡〕在阿文爲「阿也台」因漢文之運用有時譯爲「天示」有時譯爲「象示」亦有時譯爲「顯示」有時譯爲「示諭」

經 『造物主着其所願者於安寧之處，默導之於中正的人道(三五)，善者付之以善，且增加之；顏面不能蒙受昏暗與羞辱；他們乃是永居樂園中的(三六)！若彼作惡的人，則如其惡而報之，羞辱着之，在造物主闕下無有能任護佑他的，瞻其面如蒙一塊昏黑之夜，此乃是永居於火獄中的客(三七)』。

〔傳〕 夫人之與人，雖有少異，而大體同也。然人中有一見而即令人尊之者，有一見而即令人卑之者，何也。或曰，因其身份學問技能之故也。然路遇一人未嘗知其身份其學問，其技能，何以

亦動尊卑之念呢。蓋誠於中，形於外，可賤可卑乃非一朝一夕之養也。且小人之徒，日常憂戚，雖因一時之得意，現其虛華之氣，不久則謝，面若蒙塵，形現可辱，此乃常見之事實，靜觀者自能得也。

經 「彼日主集合他們的一總，然後主對以神鬼人物爲主者道：「你們同你們的神主，各歸本位吧。繼而主分開了他們，他們所舉之神主道：「你們未拜事我們哪（二八）。」我們與你們的中間有造物主作證明足矣，我們對於你們的拜禱事奉，是不清楚的（二九）。」各人在此地，乃得考驗了他們所行的啦，然後再使他們歸至於真正主管他們的造物主，他們是因爲他們的妄擬迷惑了他們自己啦（三〇）。」

「汝道：誰自天地惠賜於你們哪，誰能主持一切的聽聞哪，是誰能自無生機而現出生機又由生而現死像呢？是誰能支配一切的事物呢？」則他們將答道：「造物主」。而汝再道：「然則你們爲什麼不敬畏呢（三一）？夫那才是調養你們的真正的造物主呢，凡是在這裏的以外，都是迷信的，然則如何你們尙能被移動呢（三二）？」調養汝的主的諭語，在過惡的人上，如是的切實了，而他們仍是尙未誠信（三三）汝道：「你們以神鬼人物爲的主，是誰能創造，然後復成之」再道：「開始造化而後復成之，豈惟造物主乎？然則如何你們尙被轉變呢（三四）」？汝再道：「你們的神鬼人物的主，其有能導人於真理的嗎？」再道：

「蓋惟有造物主能導人於真理」。「其導人於真理者，是人至應當順從之呢。是未得正道，惟彼尙需指導者，應被人順從呢？然則，你們將如何的判斷呢(三五)」？蓋他們大多數的跟隨，惟有揣測而已。揣測無濟於真理絲毫！祇是造物主已知他們的所行(三六)。

〔傳〕

夫在愚昧時代，因自然界之變化，及禍福之無常，人因患得患失之心，自行揣測，妄擬種々神鬼之宗教，神魔因之作祟以惑之，人藉迷信鬼神而安慰身心，然迷信一深，而真理被昧，人失其所以爲人也。及時代進化，科學昌明以來，神鬼能支配人生之說，處々可證出其爲迷妄，因而神鬼之教被淘汰矣。然變本加厲，人自認爲萬能，以爲科學可以支配自然。近來因打破環境，則又倡「人無意志之自由」之說矣。總之自由之推測妄想，能得真理者殊鮮。夫昔之亂也，以物配主，今之亂也，以物爲主。中無所主，昨是而今非，宜其無真理之得也。

造物主世人莫不承認之，所可惜者，昔日因神魔之誘妄擬神爲主，失其人格，今日因魔之誘，不是擬已爲主，就是強迫人認他妄擬者爲主，因是一妄，着此世界未曾有之奇禍，豈不可悲。

經

「此可蘭天經在造物主以外未曾有妄擬之文，他是證明以前的，分析經典的，賦自調養普世界的眞主，在其中確無可疑(三七)！抑或者他們說：「此是妄擬的吧」！汝道：「若是你們認爲你們的言語果真呢？則你們就在造物主以外請你們的能者，照樣擬來一章着(三八)若其不然，他們以之爲僞，則是因他們尙未完全明白此經，他的解釋尙未

能了。然於他們；即猶如在他們以先的那些專以欺僞度人的人似的！然則你看昏暗不明的人的結果是如何的吧（三九）但在他們中亦有誠信的，亦有不誠信的，調養你的主能知妄爲的人哪（四〇）』。

『至若他們若仍是不信你呢？則你道：「我的工作利於我，你們的工作宜於你們，你們無干於我的工作，我亦無干於你們的工作（四一）」』

『在他們中似有聽于汝者，然你豈能使聾子能聽呢？即或他們聽了，他們亦不能理解（四二）在其中亦有觀於汝者，然你豈能示道於盲者嗎？設使他們觀了，他們亦不能辨識（四三）。蓋造物主不昏愚人絲毫！人是自己昏愚了自己啦（四四）』。

〔傳〕 阿拉伯乃文化古地，然自穆聖千三百年以來，無有能仿照可蘭經擬出一章出其右者，是造物主之直賦豈可疑乎？然對之未曾明白，或未深究者，不能識其文之真美，仍以爲是一種普通的著述者有之；但無論各國，凡真能研究者，久之自識，難能可貴耳。

以小人之心而度君子，無地無之，你無論如何的純誠，他總是以你是欺僞，是手段，是有利用的用意。

不憤不啓，列聖無不如是，瞎聾之人，近世更多，你若勉強，不特無益，徒招惡感而已。惟有各好其好。若主果要，真理自有顯明之日。試觀回教自穆聖以來，即是信教自由，然時至今日，順其

自然，而有四億之多。再反觀他教，政治一旦不加援助，能存在者尚有多少乎？

夫真道之顯也，是主之要爲，雖不宜傳久而必彰。魔術之盛也，因人心之私，竭力宣傳，至其終也，假者自滅，真者久存，參想往史，俯察目前，事無鉅細，莫不皆然。

經 『彼日集合他們，好像以先沒有多大的延長也，不過就是日間的片刻而已。他們彼此尚能相識！然彼以遇主爲妄談的人，是虧了本了，蓋他們來是未得着正當指導的人哪（四五）』。

『祇是主一定能叫汝看得見警嚇他們的一部分，然亦或叫汝先壽終，但他們終必歸至於主，以後造物主再證明他們的所行（四六）！蓋每一部分民衆都有傳道的欽使，當他們的傳道欽使臨至他們之後，以着公正判決其間，他們不能被虧（四七）！但他們將道：「若是你們說的是實言呢，這個約會是在甚麼時候呢（四八）」？汝答道：「我無能主持本身的利害，惟特造物主所要的而已每一部分民衆都有一定的限期，當他們的限期來到時，既不能求退後片刻，然亦不能求提前片刻（四九）」』。

『汝諭道：「你們說：若是痛苦或夜或日豈不都能降及于你們嗎？爲什麼彼作惡的人尚且求急呢（五〇）」。是以後等那個現了的時候，你們才因之歸信呢？是現在呢？你們確是求急着懲的人（五一）」！及其時或對彼陰暗不明的人道：「你們嚐試永久的罪刑吧，這個

報應不是別的，就是因為你們已往的素行^(五二)。他們請你表示那個是真的嗎？汝答道：「是！且我指調養我的主爲誓：『那確是真的，你們在那個上無能^(五三)。』」。

「設若陰暗自虧的人能有地面中的一切，他亦必以之自贖，當他看見了那個罪刑時，則他們竊自懊悔啦，但此時是公正判決其間，他們是不能被虧的^(五四)！你們要知道天與地中的，都是真主的。你們要知道，造物主的約會是真的，可惜他們的大多數是不明白^(五五)！伊是能命生命死的，你們終被歸之於伊^(五六)。』」。

〔傳〕

此以遇主公判爲警告，在普通人聞之，頗爲奇異。然若試考我人之知能所及，偶觀及科學之昌明，好似進化已可盡知宇宙矣。然我身與人類較，乃十七萬々人之一；人類與地球較，人乃地球中動物中之一種動物而已。地球與日球較，地球小於日一百二十五萬倍。日之外大空之中，誰敢定其如何呢。且以一身求周知人類全體尙不可能，況其高而大者乎？日、地球、人、物也，物豈能說無造之者乎？能造豈不能歸之乎？豈不能判之乎？此乃理之自然，不必疑也。

至于每部分人都有傳道的欽使，每部分人都有一定之期限，不能提前不能退後等辭，是已示隨時隨地的結算，絕不類基督教所談，必須等到世界末日，是何等的真理，何等的正大！且自云不能主持本身之禍福，是何等的光明！

經 『唉世人！調養你們的主的訓諭，確已來至你們啦，是醫治你們心中的，是中道，

是純誠于真者的慈惠呀（五七）汝諭之道：「人藉着造物主的大恩，與伊的慈惠而快樂，實較他們所集聚者，為佳美呀（五八）」再道：「你們說一說造物主為你們降下了的飲食，為甚麼你們在其中自行任意的禁止與解放呢？」汝再道：「然則造物主已許可了你們啞嗎？抑或者是你們在主上妄擬僞文呢（五九）」，彼在主上妄擬僞文的人，是如何樣的推測罪刑，推測公判的日呢。祇是造物主在人上確是有大恩的！可是他們大多數是不知感激的（六〇）。』。

〔傳〕 人心危而不安，憂患，恐懼，怒惡，忿怨，時々發現，醫此之書，最完善者首推可蘭，其次則易理，其他乃是偏的，一時的而已。飲食乃是主之恩典，猶太人自行妄禁，乃有此諭。

經 『在時遇環境中，無論你們是讀誦可蘭吧，是工作善行吧，不為則已，只要是傾向其中時，則主對你們必加以鑒照！蓋在天地間塵星之重者，亦不能遠調養汝的主，且比其較小較大者不有則已，有則必在明確的記錄中（六一）。你們要知道，祇是造物主愛護了的，他們無憂無懼（六二）！彼純誠于真者，與敬謹者（六三），他們在今生與後世均獲吉報，真主的示諭是不能更變的，那才是最大的得獲呢（六四）。』。

〔傳〕 人心危而不安也，必藉造物主之真正訓諭乃得醫治，然人心仍是私也，目覩可蘭真經必守可蘭以外之禁止者，命令者，因而自亂其心，以失其被造之全，因而不能全其使命也。或曰被造

既有使命，是命已前定，意志不能自由也。意志既不能自由，善惡豈有責任。蓋宇宙舞台也，裝飾萬物也，戲之每齣歷史也，角色之忠奸善惡預效之於先也，演者之被稱也，以其能忘己而傳真也，若其念在己而忘戲者，在前台必焦灼，回後台必被懲罰也。故教人以安其時遇環境，潔其天真，顯其天才，以盡其天職，歸真復命，爲究竟，不以婦人之仁爲至善耳。以純誠純順敬謹爲至高，以昧真自私妄求爲至下耳。自由前定說甚難解，作此喻，但讀者不可泥也。

且你若果純誠于真，本天賦盡天職，世界上無論如何變亂，環境無論如何的惡劣，均是造物主爲你安排的，使你因之成功。你若是欺僞昧真，終歸是無結果，是爲人作前驅，作地步的。你參悟往史，考查目前，自能了然耳。

經 『他們的言語不足使你憂愁，尊貴的一總均是屬諸造物主的，伊是能聽的能知的^{（六五）}。你們要知道，天地中所有的都屬於造物主的，彼越過真主求祈神鬼人物的人，他們無所謂跟隨，他們的跟隨亦不過揣測而已，他們就是妄言欺人的人^{（六六）}。』

『伊爲你們置晝的明朗，又置夜以資在其中寧定；在那日夜中確有能聽從教誨的人的示諭^{（六七）}。』

『他們說道：「造物主已立子嗣矣」。「讚主純清無比！伊是無求的，在天地中的所有，全都是伊的！然則在你們的近前，關於此種證據有嗎？抑或者你們說在造物主上的

你們全不知道吧（六八）。汝諭道：「祇是彼對於真主妄擬僞論的人，他們不能得解脫而獲正果（六九）。目前雖樂，以後終歸至於主，主使之嚐試嚴刑，乃因他們味真的原故（七〇）。」

〔傳〕 時及今日，回教人貳主固無，然你若爲他講可蘭的真道，他因與他的風俗習慣不合，他必要造出種々謠言。權威既主之于造物主，聽之可也。

經 〔汝述於他們，挪亞的故事着。彼時他對他的民衆說：「唉人等！若是你們覺着我在以此为主的示諭勸誡你們爲困難呢，則我惟有託靠于造物主而已。請你們與你們的諸神人會議你們的事情吧，以後你們的事情，你們不必隱諱啦，請你們對我施行吧，你們亦不必顧惜（七一）！以後你們隨便轉變吧，我不向你們要報酬！我的報酬是在造物主，我不過被命是純順者之一而已（七二）。但是他們仍是不肯信他！於是主拯救他與同着他在船中的，並着他們代行天職，主隨即淹沒了彼以天示爲僞的人。汝試觀彼被警告者的結果，是如何的（七三）！」

〔在他以後，主又派了許多的欽使，到在他們各羣人中，然他們以着主的明白示諭，來到他們以後，其凡是在那以前以真爲僞的人，他們仍是不能誠信哪。因如此主才要封住妄爲者的心（七四）。』

〔傳〕 造物主之造化人類也，意在代天行化。於第二章已有明文。然人因氣質之秉賦，私心日

盛，昧其天真，因而天才不顯，天職不盡，而魔者因而誘之，妄言亂世。古時神權盛也，而惑之以神鬼，使人昧其天真不得展其天才。近代民權日盛也，倡自由者，而與平等說生矛盾；倡個人者與社會主義生矛盾；倡社會主義者，與國家主義生矛盾；因其思想之矛盾也。而人類生出種々衝突。雖有持大中至正，本天賦盡天職之真理者，必視爲平庸，而被隱昧。故一次着戰禍，再次遭兵災，豈非因人失天職，主將棄之之徵乎？雖非挪亞之洪水，而其災難亦屬前古未有，惜人不加參悟，仍是妄任己能，而忘造之者也。蓋人心之偏也，始以天賦之聖哲爲僞也。繼而真主因其私而封其心，愈私愈昧，愈以己之冥想爲真理，且結黨妄爲以亂世耳。人失天職天命不能全顯，着劫受懲乃理之自然，以次代演，亦理之自然。然自古及今民族之代興，亦是時復，時叛，故興亡不久也。此後人類進化若果能各本天賦以盡天職，除去爾我之限，循自然之生活，以着純真打破魔惑，則人類之和平，自能實現，亦是塵世之樂園耳。

經

「自從他們以後，主又派摩西與亞倫以着主之示諭臨至於法老歐，及其衆首領

啦。然他們自傲藐視之。蓋因他們素日是妄爲作惡的人^(七五)！當主之真理，到在他們之

時他們道：「這確是很明顯的幻術^(六七)」！摩西道：「真理來到你們上，你們豈可說這

是幻術呢？作術法的人，豈能得解脫而獲正果呢？^(七七)」他們道：「你之來也，是打

算更變我們得之於祖先的嗎。你們二人的意思，是要在地上稱尊嗎？我們是不能歸信

的（七八）。且法老歐令道：「將各種高明的幻術家給我招集來（七九）。及衆幻術家到來之時，摩西對之道：「你們擲你們能擲的吧（八〇）。」當他們擲了之後，摩西道：「無論你們拿來的什麼幻術，造物主確亦能破他呀，祇是造物主是不能成全妄爲作惡者的工作的啊（八一）。縱使作惡妄爲的人憎惡吧，造物主亦必以其論語證實真理呀（八二）。然除其本族中的子孫外，未有純誠歸信摩西的，他們大多數，是恐怕法老歐及他們的貴族擾亂他們哪。法老歐確是在地上有強權者，確是放僻妄爲的人（八三）。摩西道：「唉民衆！若是你們純誠的歸順造物主了，你們真是純順的呢，則你們宜完全託靠於造物主啊（八四）。於是彼順者道：「調養我們的主！我們惟仰恃於你，請你不要把我們安置在昏暗行虧的人的擾亂中（八五），請以着你的慈憫自昧真理的民衆中，救出我們哪（八六）。」。

『主默示摩西及其弟兄，爲他們的民衆於密素雷開今之羅擇居房舍，且命令他們道：「你們在你們的房舍置朝向，你們立站拜禱，你報喜於純誠于真者着（八七）。」摩西道：「調養我們的主！你確已賦與法老歐及其衆首領，在今生的裝飾，與財產啦。調養我們的主！是叫他們指導人迷誤你的道嗎？」調養我們的主！請你消滅他們的財產，請你固封他們的心靈吧，他們非等到他們看見最痛之痛刑，他們不能誠信哪（八八）。」論道：「你們倆的求祈確已准許啦，然你們二人要履中着，萬不可跟隨彼無知識的人之道啊（八九）。」。

『主着以色列族渡過了海，法老歐與其衆兵士因嫉惡與仇恨的原故，隨後追之，等到他遇見淹的時候啦，乃道：「我誠信啦：普世無主，惟有以色列族誠信的造物主，我亦是服從者呀（九〇）」。這才明白嗎？但你以先是十分的背逆，你確是妄爲的人哪（九一）。今天拯出你的身，藉之作在你以後的人的顯跡，然世人的大多數，關於主的顯跡，他是忽視的（九二）』。

〔傳〕 夫善不積，不足成名。惡不積，不足以傷身。法老歐之着沒頂也，乃由于伊之恃勢自驕，壓迫弱小民族，不聽從真理耳。夫財多勢大，乃是助成昧真之由。然真理之在天下也，終必致勝；一時雖隱昧，雖被壓迫，終必顯出。昧真者，雖有一時之得勢，亦必覆亡，乃剝極而復之自然也。

歷代各民族爲一盛則誠不顯，無誠之人，事之來物之至，不能誠心研究其理之是否，只是一意的。因利是嗜，以僞應物，你無論如何的真理，他看目前之利，他即不信，陰暗虛僞之風已成，挽救實難，故遭殞滅。然則近數十年世風如何，有參悟之人，自知之耳。

經 『主確已着以色列族居於安寧的居所，主惠賜他們潔美的飲食，然知識賦與了他們以後，而他們分派啦，調養你的主，關於他們的分黨立派，在公判的日子必判決之（九三）』。

『若關於主賦降於你的，在其中有疑惑時，則問在你以前讀誦經典的那些人吧；調養你的主的真理，確是賦與你啦，你萬不可與懷疑的人一樣（九四）！你萬不可同情於以真主的天諭爲僞的人而成虧本的人哪（九五）』。

『祇是調養你的主的諭誥，對於彼等確實了以後，彼等尙不誠信的人（九六）。就是各種的異跡都來到他們亦必須等到目覩最痛的苦刑（九七）！爲什麼無有純誠于真的城市，因其純誠之德而獲益的呢？但此除非是猶努斯的民衆不能！當彼等純誠于真了後，主爲他解除了在今生羞辱的痛苦，並使他們安樂至于終期（九八）雖然，設若調養你的主一定要呢在地面上的一總一定亦都能誠信哪，然則，汝何必強人必得他們誠信呢（九九）蓋人不得真主的默許，未有能純誠于真的！且伊將置污穢於彼無覺悟的人上啦（一〇〇）』。

〔傳〕 夫以色列族之被造物主佑，而得解除壓迫也。以其純誠隨從摩西。其被裁判也，因其智識被賦以後，而互相爭辯，各宣己能，意見紛歧，分黨立派之故耳。不特以色列人也，及我穆聖本主命達真理於我教胞，時及今日亦有一二任用私智之流，分黨立派，所爭之點，無一真經。均由於各人之曲解，然則豈能不被裁判乎。夫可蘭示教是真理，其生疑惑故意穿鑿附會者，是以天命爲虛僞之徒，故名之曰虧本之人也。此種人，非目覩見至大的痛若，如法老歐則不覺悟耳。

且人之復真宜不遠而復，不待目覩痛苦，即能覺悟，方能解去今生之羞辱，且得幸福焉。若至惡

極，大劫臨頭，即偶然覺悟，亦無濟於己矣。此章以猶努斯名篇，意伊之民衆不遠而復者乎。

夫既云主要，是合於科學「必然法則」人無意志之說。然則善惡人尙有責任乎？此中哲理非詳究可蘭全部不得其所以然，乃非一二語所能解耳。

經 『汝諭道：「你們看一看天地間都是什麼，什麼顯跡與警告也不濟益於無誠的人（二〇一）」爲什麼他們必得等着在他們以先過去的那些人時景的樣子呢？汝道：「那麼你們等着吧！我亦是同着你們等着的（二〇二）」！以後主自然要解救主的欽使及純誠于真的人的，解救純誠于真的人，那是主當然的責任哪（二〇三）」。

〔傳〕 夫參往史，證之目前，頑固昧真理的人，着受之災禍。純誠于真的人得獲主之佑助，處處可徵，奈人之不覺醒何。夫民族之不同，時境之不同，而天命之使，其道自古不二，其凡從真者，主必佑之，昧真者主必罪之。

經 『汝諭道：「唉世人！若是你們在我的宗教已有疑惑呢。可是我決不能拜禱事奉你們在造物主以外所拜禱事奉的，我事奉的：是能結果你們壽限的那個造物主！我是受命爲純誠于真的（二〇四）」。且我之被命是：「你的心身全向中正的教門踐履；你萬不可貳主（二〇五），你不要在造物主以外求祈那無益於你，無損於你的！設若你妄行了，則你一定將成昏愚自虧的人啦（二〇六） 真主若是以禍着汝，除伊以外，誰能解救之呢？若是伊要福

汝，誰能阻止伊的恩典呢？伊的衆僕中，禍福之遭也。是其意之所要的！伊是多宥的多慈的 (107) 」。』。

〔傳〕 按近代學說觀之，視以神鬼人物爲主之教，好像與伊斯蘭之認造化的真主之教無大分析，意謂：不過都是假神道設教而已，而可蘭經對於此點，是最注意的，在回教中其除造物主外，拜事任何一神者均屬昧真之徒，其故何也。蓋世界進化與退化之原因，即在此點，人若能循真理之信仰，自能識出人之使命、人之天職，盡其天才，而貢獻世界之文化，以完成造化人之企圖，若一迷信神鬼，輕則失其人職，重則逃避社會。世界豈能依造化主之預定，而進化乎。且彼神鬼豈能福人禍人，乃是魔者利用時機，誘之使失人心自主之能，因恐懼之情，患得患失之心理，迷人失真耳。

經 〔汝論道：「唉世人！真理自調養你們的主確是到在你們上啦，其凡得道者，他的得道是濟於他自己，其凡迷誤者，他的迷誤是損了他自身，我對於你們無能保護 (108) ！且我之被命是：汝順從默示於汝者，汝要堅忍着等待造物主的公判吧！伊是最善于公判的 (109) 」。』。

〔傳〕 時及今日宗教有存在之必要乎。無存在必要呢，若完全主張時髦社會，如梁啓超說：「頂時髦的社會主義，結果亦不過是搶麵包喫而已」。這就不必研究宗教與哲學啦。若人類再想有

高深的理想、諸聖哲亦成過去，新的雖有，正在試驗之中，最好是將各教的經典、各國的哲學、徹底的比較：那是合於近代社會的真理，那是過去，那是神話，以着純潔的公評求得一真理，共同守之，人類乃有和平之望；萬不可以現在回教各地之風俗來輕視可蘭，萬不可以舊新約之經典來比擬可蘭。今日漢文學者之大病，都是不識可蘭之內容，無論那位的講演，都是看可蘭指導的宗教，同於舊新約指導的宗教。且或其意尚有輕視之概。抑不知因其鄙乃視人爲鄙。不肖雖不敏，對於儒書尚有拉雜之易理中正論，昔者亦有此俗想，自研究可蘭後，知中國之漢文學者，均未識可蘭之絲毫耳。

〔總傳〕

此章是麥加下降，示諭此經屬於造物主顯跡之一，夫天地之偉大，日月之循環，亦是造物主之各種顯跡，聲光電化等學科，亦屬諸造物主之顯跡，但此種各顯跡非有知識能參悟的人不能識出是造物主之顯跡。其他醉生偷安，狂妄忘恩，昏愚迷信之徒，雖與之講述亦不能明白，猶之乎只知乘坐汽車汽船之人，不求知創造汽車汽船之常識者也。此類人之知識，只是能聽取妄擬之神話小說，以定其所守而已，絕無高求治人治物學問之可能明矣。故你要與他講此治人之真經，他不欲聽，豈知聖人之宣諭是本之默示之真理，他人聽否概不計及也。彼小說家，是按照人物妄擬揣想演義造物主之環境，類乎中國俗說之玉皇武帝等書，乃是隨便云云，豈是大聖人所宜出。

且夫治人之書難于治物之書，高深者能說理不宜於通俗，中國之易理是。通俗者近於神話小說之類，已落實象，則爲學者不取。惟此可蘭具有真理不落空無，通俗寫實不落有象，詳究之自知其難

能可貴。不過在彼時之人，多偏于迷信，僥倖貪得，欺偽成風，等於現在。加以種種神話小說風行于社會，對於可蘭之中庸平淡不能了解者多，其根本智識不足，訓誨之無用，爲聖者只有各道其道而已。蓋夫可蘭是有知識且有純誠之德者接受的，不是昏愚迷妄的人能聽明白的，世界愈進化，愈能接受可蘭耳。

昏愚昧真之人，是因自己之昏愚而被殞滅，自古興亡已有定數，不必深辯。例如法老歐之被滅，由于自恃強大，壓迫弱小，不識真主對人類之真理。以色列族之昧真，是由于得知知識後自私分黨。各種昧真之原因雖不同，不能誠心于真道同耳。

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身修，家齊，國治，此大學教誠之道也。易主中正，正字一止，一止乃純誠也。全書應用卦象，示人知誠之吉，不誠之凶咎悔吝。金剛經教人心不住，心無所住是去一切妄念，則潔矣，潔則誠矣，道德經教人無爲，任自然，是安于造物之自然者也。能安于自然，當然不用人爲，無人爲，則純誠矣。儒釋道三家之書不能說是不得道，然道得矣，不能普通，不能大衆化，已無可諱言。此經用通俗的語體，教誨誠則明，明則誠之至理，每章反復辨析，雖愚夫愚婦亦得而明；其終歸之至德，是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然誠者不過至道，只能說其結果，不能表示其現象；故每章均從對象着筆，將昧真者之種種現象寫出，使我人知真回之所在：是具有純誠之德，（以媽尼）即所謂純誠于真之人是也。既要當真回，則宜不敢爲昧真者之言行也。昧真是一個概括名辭，因人情之僞也，其種種欺心欺人的行爲已言不勝言，非此經不足以詳明耳。

第十一章 胡

得聖名 麥

加在第十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哎里夫，倆目，啦。此經典是他的顯跡的評判，自至公至明的闕下分析是非的(一)你們除造物主以外不可拜禱事奉其他！我確是本之此經警告與吉報你們哪(二)然則你們求調養你們的主恕宥吧，你們復於伊吧，伊能致你們美滿的生活，直至於一定的期間哪；伊的恩典，伊賦與各個應得恩典者；若是你們轉變啦呢。我確是為你們駭怕那大日子的痛苦(三)！』

『你們終歸于造物主，他是在每一事物上大能的(四)你們要知道，彼心要偏傾的人，他們為是自其中求隱瞞！豈知他們以服蒙蔽之時，伊是能知他們的隱與他們的顯哪，祇是主，是能知人心的本然的(五)』。

〔傳〕 製電機者電機師也，電機雖複雜精細，而電機師亦必深知其所製之機也。宇宙一機器也，人亦一機器也，人與宇宙有造之者也，其惟真主乎。然則真主豈不是深悉人者乎。

十二

經「在地面上無論是某種動物，都是在造物主的慈惠上，主一定能知他們的環境與時境，個個均是在明確的規定中(六)。且主在六天造化了天與地，他的最高超乎水元之上，爲是考驗你們，誰是工作最善的」。

「但若是汝說：「你們在死後必被復活」的話呢？彼昧真者必道：「這明々は迷惑人的法(七)」！若是主容緩他們的刑懲，到至于已確定的期間呢？他們將又道：「爲什麼他要止住那個呢」？豈不知彼日真臨到他們啦，他們就不能被撥轉啦。他們真是爲譏笑戲謔包圍了的人(八)！若是主使其人先嚐試慈惠，而後奪之呢？則彼一定要絕望而背恩啦(九)。若是主在他們遭災難以後，再與之以恩典呢？則他們一定又將道：「災難離了我啦」，隨即現出狂喜而自矜的態度(一〇)！惟有那些能忍耐，能純潔工作的人，他們才能被恕宥，應受最大的酬勞呢(一一)」。

〔傳〕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好譏笑戲謔者是不穩重之表示。因其不重則學不能深究，以一知半解普通常識，觀察高深之道，道豈可知乎？故曰下士聞道，大笑之耳。彼因其不識道也，恩來不感，禍及絕望。因一絕望挺而走險犯法着擒矣。甫脫患難而即驕狂，自以爲能，此類小人終

無善果。若彼君子能忍於患難之中，能純潔無私，能本天賦，盡天職豈能不被恕宥，而得酬勞乎？

經 『他們的希望是汝放棄了默示於汝的一部分，以資汝心胸不能開展，則他們好說：「爲什麼寶庫不降在他上，爲什麼天使不同着他來呢？」汝不過是一個木鐸而已，造物主是在每一事物上主管的(二)！抑或他們說那是僞擬的！汝道：「若是你們認爲你們說的是實言呢？在造物主以外，請你們中的能文者，照這樣僞文十章擬來着(三)」。若是他們不能應答你們呢？則你們要知道，這確是以着造物主的真知而賦與的！世無可稱爲主者，惟有伊而已，然則你們爲何尚不純誠的服從呢(四)？』

〔傳〕 按此節觀之，我穆罕默德至聖是本之默示的理智，不是藉神道以設教者可比也。在普通人的希望，是有什麼樣的神通法寶，若摩西之手杖然；是有甚麼樣天神隨着他，若巫魔之術然；而穆聖之憑證不過就是主賦的可蘭經，無人能仿擬耳。試觀十字軍以前，西洋豈不尚在以神權壓迫理智之時乎，自與回教國交戰以後，乃識真理所在，上帝造人之意義，因而崇尚理智，日日進化，以有今日耳。反觀回教各國乃因小說之多也，文學之盛也，法學之昌明也，道因而亂矣。近數百年，其不進化，職是之故耳。敢望世人按諸信史考之自識可蘭於世界之關係矣。

經 『其凡喜歡塵世生活的虛榮者，主因其所爲而完全付與之，決不能爲之減少(五)！但這些個人在後世，除火之外，將無所得，他們建設的是壞了。他們的工作，是無代價

的(一六)。他們豈與：確守調養他的主，分辨是非的天諭，能服膺他，能從中作證，且能由其以前具有慈惠而引領人的摩西經典作證者比呢？這才是純誠于真的人哪。若其群中有隱昧真道的呢，則火是其預約之處！你不要在那個經典上有疑惑！他確是調養汝的主的真理，可是大多數的人，尙不能純誠的歸順哪(一七)。

『誰能比那妄擬僞文於造物主的，爲至昏愚自虧呢？此等人，若將之呈獻於調養他們的主時彼作證者將道：「這就是造僞於調養他們的主的」！噫！造物主的譴責，是在昏愚自虧的人上了(一八)。他們阻碍造物主的道，他們尋找偏邪的理由，他們不信後世(一九)。這些個人他們在地面上不能使着造物主無能！在造物主以外，他們不能得着保護的！他們將倍加痛苦，他們不能聽，不能見哪(二〇)！此等人，他們的虧本，是由于他們的擬造迷誤了自己啦(二一)。他們在後世一定是一些個至虧本的人(二二)』。

『至若彼純誠于真，純潔工作，安於調養他們的主的人呢？是永居於樂園之中的(二三)！這兩等人的樣子，就猶如瞎子聾子與能聽能觀者似的，試問此二者能一樣嗎？然則你們爲什麼尙不受教誨呢(二四)？』

〔傳〕

夫真正之文化，乃由於造物主之賦與，非是人之傳導；然其顯也，有全顯其真者，有雜以人欲者；穆聖乃渾然天理之聖，故得因可蘭而全顯其真，毫無人事之僞。若雜人事之僞時，必因

時間空間而被限制矣。試觀千三百年以來，不受時代地域之影響，非純真豈能乎？然在普通人之知識則以爲僞，非出之于真，蓋由於彼慾障過重，有耳不能聞道，有眼不能視道之故耳。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純誠于真，純潔工作者，是能定而安矣。

經 「主確已派挪亞蒞至於其民衆道：「我確是你們的：分辨是非的警告者(二五)！你們

除了造物主以外，萬不可妄行拜禱事奉！祇是我爲你們怕苦痛日子的罪刑(二六)！」在其民衆中味真理的貴族遂即答道：「我們看你與我們沒有兩樣，亦不過是人而已。我們看跟

隨了你的人，亦不過是我們中下層階級，冒昧者流而已；我們也沒看見你比我們有什麼貴重；不特不貴且我們揣測你們，是設法詐欺的(二七)！」他道：「唉民衆！你們豈沒看見嗎？因我已確守調養我的主明白的天諭，伊闕下的慈惠，已賦與我啦嗎？若是那個尙不足使你們看得見呢？或你們對於那個尙憎惡之呢？我豈能勉強你們必守那個嗎(二八)？」

「唉民衆！我關於那個不向你們索要工資！酬報我的，惟有造物主！我豈能驅逐彼純誠于真的人嗎？他們確是將遇調養他們的主者。我看你們是一些無知識的人哪(二九)。」

「唉衆人！若是我驅逐了他們，誰能在真主的方面援助我呢？然則你們豈能被教

誨嗎？」(三〇)

〔傳〕 當此時人不受訓誨之因，一由於挪亞是普通人，一由於首先歸順者多下等社會。其在貴

階級者自重，不肯爲伍，因是一念而失真道。但聖使視人不因人之貧富階級而分遠近，以人之從道與否，論人之高下。故彼時挪亞無論被如何之鼓惑，亦不能驅逐首從之順者耳。

經 『且我不能對你們說我有主的寶庫，我亦不知道未現的，我也不能說我是天神，我也不能說你們目所藐視者，造物主不能賦與他們福利！造物主是確知他們的心的，如果我作出那樣的事，我也是昏愚自虧的人啦(三三)』。他們道：「挨挪亞！你確實與我們強辯了，且你用種種的理由，來與我們強辯。但若是你說的是實話呢？請將你說的「憫嚇」，來在我們上吧(三三)」。答道：「若是造物主意已定時，必以之臨至你們啦，你們無法更變人所不能的(三三)！如若是造物主要使你們迷誤呢？我雖願意向你們純誠的勸告，我的勸告亦是無濟於你們哪！調養你們的主是伊，你們終歸至于伊(三四)』。

『抑或者他們說：那都是「妄造謊言」！則汝可道：「那若是我造的謊言呢？則我宜負罪，但你們作的罪實無關於我(三五)」！於是默示挪亞：「你的民衆除已誠信者外，再沒有信你的啦，你不必再憂慮他們的行爲啦(三六)」。你因着我的默示藉着目以建造船着，你不可再爲彼昏暗自虧的人向余呼籲啦。他們確是被淹的(三七)』。

『當他建造船的時候，適值他的民衆中的貴族，從他的旁邊過而嘲笑之。他道：「你嘲笑我，我亦要嘲笑你們，像你們嘲笑我似的(三八)！不久你們就要知道，痛苦臨到

誰，誰就是可羞辱的。噫！永久的痛苦已無時能解脫啦（三九）。繼而主之命令到來時，火爐流熄。主命之道：「你將每類牝牡一對，及你的眷屬，及純誠于真者載之於舟中，其他擬被懲者除外」。於是除最少數純誠于真者外，未有同着他的（四〇）！挪亞命衆人道：「你們乘彼，以造物主的尊名開船停泊着，調養我的主一定是多恕的多慈的（四一）」。

『舟載他們航行於如山的狂瀾中。挪亞呼喚其在遠方的小兒子道：「唉我的小兒！你快來同着我們乘舟，你不可同着頑抗昧真的人（四二）！」他答道：「我將倚恃於高山，彼地能使我在水中安全哪。」挪亞道：「今日在造物主的命令中，無有能使人安全的，除非是伊的特慈」。倏然波浪分開了他們爺兒倆，而他乃成被淹的了（四三）。繼而諭：「唉地！你瀉下你的水，唉天！你停止了雨」水已減少了，大命已實施了。停泊於竹丁矣地名。或者道：「昏○暗○自○虧○的人○們○已○悠○遠○矣○（四四）」。挪亞呼籲調養他的主道：「調養我的主！我的小子，確亦是我的眷屬，你的許約不是真的嗎？你不是公斷中至公斷的嗎（四五）？」諭道：「唉挪亞！祇是他雖係你的子，不算你的眷屬，他的行爲不是純潔修正的！以後你不深知的事，你不要質問余，余教誡你，不要像無知識的人一樣（四六）」！挪亞道：「調養我的主！關於我不深知的事請問你，請你原諒我吧！若是不恕宥我，你不慈憫我，我將屬於虧了本的人了（四七）」。諭道：「唉挪亞！你下去吧，余使安寧與吉慶是

在你，與同着你的民衆！若其他的民衆，余將先使之快樂一時，然後叫他們着遇余的最痛之痛苦（四八）。

『那是未曾發表的消息，余今默示於汝，汝與汝的民衆在此以前，均不能明白那個！然則汝堅忍着吧，敬謹的人，確是有好結果的（四九）。』

〔傳〕 挪亞乃值人類大多數隱昧真理之時，奉天承命，藉道渡人。際茲時也，人皆昧真理，各逞己能，互相欺詐，互相爭競，唯利是視，雖有聖哲，人視爲庸愚。不特不聽，且譏笑之，聖賢雖費盡苦心，人之聽從也仍是以爲無用，雖近如子侄亦不能化；故純誠從之者，實屬少數；人既失爲人之職，各爲麵包而爭奪。雖形爲人，實似禽獸。只知食色，不識其他。人之使命已失，造物主豈能不棄之乎？猶之乎人養犬爲守夜，若犬只知食而不守夜，則主人也將棄而易以他犬矣。此理至明，知乎此，歷代之災禍，雖非洪水亦似洪水耳。

夫當特殊災禍之前，必有聖哲之來；跟隨者受特慈，追波逐浪者若天災。蓋因天災普遍，人類將絕，造物主爲特慈純誠之士得出普通之災難，則不能不派聖哲以導之耳。考之往史，亂世生聖人，聖人非能止天災者，聖人乃是引導純真之士，脫難者。聖使之時遇，不同，而使命也不同耳。

或曰：「時至今日，天災人禍，各地均有，何以未見有如挪亞者降臨呢？」曰：「自穆聖以後，治人治心之道，各地已有適當之示諭，可蘭對於近代之社會無地不合。得中正之道之人，各地皆有，故當天災人禍之際，蒙特慈者，亦各地皆有耳。」

經

「且又派爾得族的弟兄胡得臨至於彼道：『唉衆弟兄！你們要拜事造物主！除伊

以外你們無可事爲主者，你們素所尊者是你們妄擬的（五〇）！諸君！我之如是，不是要向

你們索要酬勞！除非造化我者，無有能堪任酬勞我的！你們豈不了解嗎（五一）？且又道：

『唉諸君！你們求調養你們的主恕宥着，你們復真於他吧，他自天空降於你們調和的

雨，增加你們的力量，到在你們的能力上，你們萬不可轉成罪惡的人哪（五二）。』他們答

道：『唉胡得！你不論拿了什麼明顯的示諭來，因爲你的話我們不能棄掉了我們的諸神

主啊，我們是不能信你啊（五三）。我們不言則已，若是言我們諸主的一部分，將以着災禍

臨至於你啦。』胡得道：『我確是證明有造物主的，請你們證明我：對於你們貳主的事，

與我無關哪（五四）。在主以外請你們一總對我策劃吧，且你們亦不必姑息我（五五）！祇是我

就是託庇調養我的主與調養你們的主啦，凡在動物中，惟有伊能操縱其神經的，調養我

的主，確是在中正之道上（五六）！若是你們背此不信呢，在我確已將對於你們的使命送達

於你們了。調養我的主，亦必在你們以外，再以其他的民衆代之；你們不能損他絲毫！祇

調養我的主，是在每一事物上監察的（五七）。當主結束的命令到來時，主以他的慈憫解

救了胡得與同着他的純誠于真的人，主是從最痛的痛苦上，解救了他們啦（五八）。』

『這就是爾得民族他們不承認調養他們的主的象示，他們違抗聖賢，他們服從衆剛惡

強暴者的概略(五九)！在今生與後世均隨之以譴責。你們要知道，就是因為爾得民族隱昧調養他們的主啦。噫！胡得的民衆爾得族遠於道矣(六〇)。

〔傳〕 以是觀之，民族之亡也，豈非由於迷信，二主，隱昧真道，不能代天行化，盡其爲人之天職乎？聖賢者流，職在宣導而已，從違自由，然一旦大劫臨頭，悔之晚矣。

聖賢值亂世蒙造物主特降，均以不索報酬爲辭，以是觀之，彼之當時教誨人，彼非有專責，若有專責則有報酬，明矣。凡職在教誨而宣育者，則不能不取報酬于人，明矣。因取報酬於人也，則不能不附從風俗習慣，明矣。求其超出物外，獨識迷歧之所在，真道之所在者，實不易得。即或有之，因生活環境，亦不能不曲就耳。古者雖不可考，穆聖文盲，少而經商，其非僧，非道，非主教育者，明矣。因其素無教人之職，乃識社會之惡，乃能不取報于人，乃能獨立特行耳。

經 『主又派色木族的弟兄耍利罕，臨至其本族說道：「唉同胞們！你們要專事造物主，除伊以外你們無可事爲主者，伊是由土地造化了你們，使你們生活其中，你們應當求伊的恕宥，你們復真於伊！調養我的主確是至近的，是能准人求祈的(六一)！」他們答道：「唉耍利罕！在此以前，你確是我們中最有希望的！然而現在你禁止我們事奉我們祖先所事奉的嗎？你約我們趨向疑二，我們確是在疑團中(六二)！」他道：「唉同胞們！你們豈沒看見嗎？因我確守調養我的主明白的示諭，伊已賦與了我：伊的慈惠，若是我

違背了伊，是誰能在造物主的闕下再援助我呢？你們對於我無所謂增益；不過使我虧本而已（六三）。繼而又道：「這是造物主的命駝，爲你們的異跡；你們要放牠在主的地面隨便吃，你們不可傷着牠，若是傷牠，最近的痛苦將要懲治你們啦（六四）。」然他們終致死了那個駝，要利罕道：「你們在你們的宅子暫且喜歡三天吧，那個約會決不是假的（六五）。」繼而主當判決的命令來到的時候。先本着他的慈惠自彼日的羞辱中解救了要利罕，與彼同着他純誠于真的；祇是調養你的主確是具有大力，具有權威的（六六）！大喊一聲拘拿了彼昏暗的人，他們在自宅中次早均轉成了伏屍啦（六七）！其中就好像以先就沒有人居住似的！你們要知道，祇是色木族隱昧了調養他們的主啦，且你們又要知道，色木族是遠於主啦（六八）。」

〔傳〕 聖賢未得道之先，均是一普通純誠的人，人則因其慈和而愛之；至其得道以後，則將移風易俗正定是非；然人因習久：其祖先之遺風，以偏爲正，以僞行爲慈仁，以懦弱爲退讓，此時對於聖賢反成仇視，然得道者之天職，是將道因機送達于人，若一曲就人情是私也，故曰虧本。

聖賢之被慈惠被解救，乃由於伊能確守造物主明白的示諭耳。際茲時也，聽者殊鮮，雖有神跡亦不足化之，非着滅絕，再代以他族不可。泰極而否，物久生變，乃自然之規律。若某物然，初植之時不能結果，及數年後少結果，十年後果物大盛，至數十年之後果物漸減，至最後則不結果矣。民

族之隆替亦猶是也、由微而大、由大而盛、當其盛也；人人均有君子風；當其衰也、聖賢之家亦生不肖子孫；聖賢不過是一不食之碩果、藉之以啓代興之民族而已。

〔古註云〕

要利罕勸民不聽，隻身逃走，遇一人在水上行，問之乃知全船昧真而被沒，伊因識道而得脫，乃悟我們信之。後石果成駝，衆不特不信且致死命駝，末世人心之不復可想見矣。

經

『主的衆神使以着喜信臨至於亞卜拉罕賀道：「安寧哉」！答道：「安寧哉」！

未幾拿來烤熟的牛犢(六九)。然當他看見他們的手不接那個時，他了解，因而對於他們

心懷恐懼啦。衆神使乃道：「你不要害怕，我們乃是對於盧圖的民衆奉派來的(七〇)」。

盧圖的民衆
淫惡無人道

適其妻立於旁，啞然而笑，他們繼又道：「我們以着以斯罕格亞卜拉罕之子與以斯罕

格的後嗣雅爾格爲你們報喜(七一)」。婦人道：「呀！好奇怪！我是老婦，與這樣老者的

丈夫，能生子嗎？這不是可奇怪的事嗎(七二)？他們道：「貴宅主人！真主的命令你可奇

異嗎？造物主的慈惠，與伊的吉慶，是在你們上啦。伊確是被讚的，是偉大的(七三)」。

當亞卜拉罕的驚去喜來了之時，而他又關於盧圖的民衆要向我们求護(七四)。亞卜拉罕確

是度量寬宏，能哀矜，能復於主的(七五)」。

『亞卜拉罕！關於此你要迴避，那確是調養你的主的命令！臨至於他們的是不可避

免的痛苦(七六)』。

『當主的衆神使臨至盧圖時，他不明白他是神使他因他們的來，憂愁了，胸中窄隘了。自道：

「這真是困難的日子（七七）！」神使化裝爲美男子，此地人性淫惡無人道，繼而他的民衆急集於他，恐民衆知客之來而行無禮，故憂故焦灼。

彼等向來是作淫惡非禮的！盧圖道：「唉諸位！我的這些女兒，她們是純潔宜於你們的，你們要怕造物主，你們萬不可辱及我的客呀；然則你們連一個正人都沒有嗎（七八）」？

他們說：「你一定能夠知道你的一些女兒，不是我們真正願欲的，你也能知道我們所欲的（七九）」。他自道：「設若使我有力量，或倚恃於堅壘呢，或者能保全哪（八〇）」。衆

使道：「我們確是調養你的主的使者，他們一定不能接近你！你的眷屬，除你的妻以外，你携同他們在夜間逃走吧，你們中不准有一人有所願戀，但你的妻，是應遭遇他們所遭遇的災！至於他們的定限，是在清晨」！夫清晨豈不是近啦嗎（八一）？主的命令即時到了。使其上下顛覆倒置，降下了連接不斷的焦土泥石（八二）。此即調養你的主闕下的印跡，凡是昏暗自虧的人，無一能遠了那個（八三）」。

【傳】 電者不能見聞觸接之物，非假機器不足以顯電之能。無電而機不能自能耳。造物主之造

人也，假人以變化地上所有者也。人之使命本天賦，以盡天職耳。故男女婚配意在育人，非縱慾也。降及末世人不知天職之重，有倡獨身者焉；有倡縱慾者焉；有以食色爲人生之目的者焉；有以戀愛爲神聖者焉；總而言之，任己之肉慾而已。試想目的既在肉慾，同性之戀與異性之戀，又有何

異。此乃棄陰陽育人之天職，專以縱肉慾爲目的之殷鑒。其着奇災豈非宜乎？慈心聖賢無論如何的勸導，犧牲一己。奈衰世之淫風何。且近如妻室亦不聽從，況其他乎？蓋神使之來，意在拯出盧圖急出天災耳。以是觀之，肉慾橫流，人似禽獸之時，昔者以天災，今則假人禍，一城全滅，一市全絕，不足奇也。且焦土泥石能自上而下，猶之今日飛機之爆炸也乎？然則今世之人，豈可不參悟乎？

附抄桃拉台第十八章二十七節至三十三節

「主說我若在所多瑪城裏見有五十個善人，我就因這五十個善人饒恕那地方的一切人(二七)。亞卜拉罕說我雖然是灰塵敢求我主(二八)。若是五十個人短了五個人，就因爲短了五個人滅絕全城嗎。主說我在那裏若見有四十五個人也必不滅絕(二九)。亞伯拉罕又對主說若在那裏有四十個人怎樣呢？說因四十個人我也不作這事(三〇)。亞伯拉罕說求主不要動怒我說若在那裏有三十個人怎樣呢？說我在那裏若遇三十個人我也不作這事(三一)。亞伯拉罕說敢問我主若在那裏有二十個善人何如呢？說，因二十善人我也不滅絕(三二)。亞伯拉罕說求主不要動怒，我再說一句話若在那裏有十個人何如呢？主說因十個人我亦不滅絕(三三)。主和亞伯拉罕說話已畢就去了，亞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

桃拉台即舊約，讀者常將二書對較自識可蘭之價值矣。

經 『派買得岩的弟兄書爾卜臨至於買得岩族道：「唉同胞們！你們拜禱事奉造物主

着，除伊之外在你們上無可尊爲主者，你們不可減少斗秤的斤量！祇是我看你們現在雖僥倖，可是我怕你們將來日在痛苦中（八四）！」唉同胞們！你們以着公平付人斗秤的量，你們不要少給人家的東西！你們不可在地面上破壞妄爲（八五）！若是你們真是純誠的君子呢？按造物主的道所餘存的，是于你們爲最優！但我可不是監視你們的啊（八六）。他們答道：「唉書爾卜！是你的拜禱命令你：叫我們棄我們祖先所拜禱事奉的；對於我們的財產，不叫依我們所要爲的支配嗎？祇是你，確是一個柔儒的道德先生而已（八七）。」書爾卜道：「唉民衆！你們豈沒看見嗎？因我確守調養我的主分辨是非明白的天諭，則自彼將最優的恩典惠賜於我啦嗎？我不是安心要反對你們，才關於那個來禁止你們哪。竊意不過就是以我的可能來整理而已，在我無所謂成功，惟承命于造物主而已。我是託靠于伊的，是歸復于伊的（八八）。」且又道：「唉同胞們！你們萬不可抗我作罪，致你們遭遇挪亞的民衆所遭遇的，或胡得的民衆所遭遇的，或要利罕的民衆所遭遇的樣子！盧圖的民衆，豈是離你們遠拉嗎（八九）？你們求調養你們的主恕宥，你們復真於他！調養我的主，是多慈的，是仁愛的（九〇）。」彼等道：「唉書爾卜！你說的雖多，奈我們不能了解何，我們已看明白，你是懦弱無能的人，設若不是有你的同族，我們一定以石擊你，你不是我們應當敬重的（九一）。」書爾卜道：「唉人等！我的同族，你們以爲比造物主還貴

重嗎？你們置伊於你們的背後啦嗎？調養我的主確是能包圍你們所爲的(九二)」。繼而道：「唉衆人！你們任着你們的能力作吧，我是作我的，不久你們就知道，痛苦臨至於誰，就使誰羞辱啦，誰就是欺詐的啦；你們注視吧！我確也同着你們注視的人(九三)」。當主判決的命令到來時，先以主的慈惠解救了書爾卜，與同着他純誠于真的人，一響，拘拿了彼昏暗自虧的人啦。於是他們在宅中均轉成臥倒而死的啦(九四)。就好像以先那沒人居住似的，你們要知道買得岩人的遠于道，豈不亦似乎色木族的遠於道嗎(九五)？

〔傳〕

昔者中國賤商，命商曰「奸商」，何故也？蓋四民雖均能詐；然除商以外不能時售其奸。蓋商人公買公賣，純誠不欺者，實少。自古以來均是利用言辭以圖利息。同曰斗也，秤也，而買賣之分量不同。雖知有造物主，而特機智以獲益己。雖未公然昧主，而欺詐成性，不能現真矣；此其所以爲賤也，此其所以爲奸也。中國在民國以前，仕宦之家不准營商，降及民元以後，奉天各地軍政大員，無不以兼營商業，多得資財爲美，及奉天事變，一聲砲響，大多數覆亡，其以是乎？近來各國經濟進化，消費生產均加統制，以杜私人商業之欺蒙壟斷。斗秤已有國立的度量衡製造所以化一之，尙其庶乎？

回之所以爲回，因其有伊媽尼：伊媽尼，純誠之德也；言語欺詐，其誠何在？誠既無有，其信教之動機，乃本之乎祈福免禍、自私自利，已失被造之意義矣。

經

『主確派摩西以着主的天諭與明顯的證據（九六），臨至法老歐埃及王，及其衆首領。然他們偏服從法老歐的命令。法老歐的命令，無所謂正道（九七）！他率領其民衆在公判之日，導至於火。可悲哉！導者與被導者（九八）！在今世與末日均隨之以譴責，可悲哉！給與彼等者之給與（九九）』。埃及古王史前已詳述此處略之數段以結上文而已

『那是各城市的歷史，主述示於汝，在其中有尙存立者，有已刈絕者（一〇〇）。主向未昏愚他們哪，可是他們自己昏愚了自己啦。當調養汝的主的判決來到時，他們在造物主以外呼籲的那些主，無濟於他們絲毫！他們無所增加，不過損傷而已（一〇一）。凡是昏暗不明的城市的懲治也，調養汝的主都是如是的懲治！伊之懲治，確是至痛的，至烈的（一〇二）』。

〔傳〕

夫歷代各城市之被滅也，乃因其陰闇不明何也？蓋陰闇不明之人，因聲、色、臭、觸之覺官之好，而不顯天真之靈明。試想禽獸何嘗無聲、色，臭，觸之覺官呢？故昏闇之人即有善念，亦是爲覺官，不是爲盡天職，達成爲人之使命也，已成一無用之物；造之者豈不棄之乎？棄之道，或假天災，或假人力，各時各地，雖不同其遭也。然其被棄之因。大概同也。

按前後各論，除摩西之外，均是聖賢示教於民衆，因民衆之從違以定吉凶；此乃是與漢文各經史不同之點。漢文之各經，大皆示教于君臣。對於民衆只要有賢君良相，自能渙然從風。民之從

遠，則不計及。實是一封建專制政體之教也。故時及民主共和，古經已失效能，若求一對於大眾示教之書；除時代文獻中之枝々節々者外，實找不着一本有體有用完全合于時宜之書。然則中國數十年之無軌道，豈不宜乎？

經 『在此中確是有畏懼後世痛苦的人的天示！彼日世人被聚起來，那是被證實的日子(二〇三)！主不是要延緩那個，不過因有定數的限期而已(二〇四)。彼日到來，除因伊的許可外，人均不能發言！在其中有着懲的，有吉慶的(二〇五)。被懲者是在火中呼喊號叫(二〇六)。除非調養汝的主有意要者外，他們是永于其中與天地常存，調養汝的主確是要為其所欲爲的(二〇七)！若那些吉慶者呢，他們在樂園中，也是與天地永久常存哪；除非調養汝的主意要者外，賦與是不能間斷的(二〇八)』。

『汝且不要因爲這些個人所拜事的那個生疑惑！他們所拜事的，不過就是昔者他們祖先所拜事的！主無論誰都必須完全他們分所應得的；他們不能被減少(二〇九)』。

『主確已賦與摩西經典啦，然以後有人在其中爭辯者，設若不是調養汝的主有諭在先呢？他們一定是被判決啦，他們確是在經中疑惑不定的(二一〇)。祇是每一派，他們的工作，調養汝的主，一定完全付與之，伊確是能盡知他們所爲的(二一一)。可是汝要確守中正，如像已命令了汝的那樣，其凡同情於汝者，他是復了。你們不可過，亦不可不

及；祇是伊是能監視你們所爲的(一一三)。你們萬不可稍偏於彼陰暗自虧的人哪，若是稍偏呢，火一定及於你們啦。在造物主以外，你們沒有保護者，以後你們是永不能被援助啦(一一三)。

『汝踐禮拜禱在晝的邊，夜中的始着，祇是那些個善功能使一些個犯罪的事離去。此是能受訓誨的人之訓諭(一二四)。汝要堅忍着，造物主確是不能辜負作善者的酬勞(一二五)』

『在你們以前各代如何沒有餘下的好人，能禁止人在地上作惡的呢？但也不過少數，主已自其中解救了他們啦。彼昏暗自負的人，他們向來是循從物慾的；向來是作惡妄爲的(一二六)！調養汝的主對於居民修正的城市向不按照昏暗毀滅之(一二七)！設若調養汝的主意要：世界的民衆一定能統一！但除非是調養汝的主慈惠者外，他們如常是紛爭的(一二八)！爲是那個才造化了他們，主一定由人神的一總中裝滿了地獄，以完成調養汝的主的諭命(一二九)！』

『余將每位欽使的史跡述示於汝，以之安定汝的心。真理已來至於汝，可爲純誠者的訓諭與警告(一二〇)。汝諭彼無誠的人：「你們在你們的可能範圍內胡爲吧，我是爲我所能者(一二一)。你們靜俟吧，我亦是靜俟的人哪(一二二)」。天地的未現，統是造物主的執掌，事物的一總終歸至于伊，汝專事伊着，汝託靠于伊吧，調養汝的主不能忽視你們的

所行 (1111) 。

〔傳〕 善也，惡也，真也，僞也，自有判明之日。然時間有長短，是數定也。數之所在，猶之乎春夏秋冬必然之氣運而已。得道之士，不曲從私黨之爭辯，不計及得失利害，純誠行其中正之道而已。踐禮拜禱以修潔其純誠。日禮數時復天真以求默導真中。昏愚者流專循物質之好，不識精神之樂；雖不遭天災而亦不免人禍。至於潔身自好之人，自古未嘗着毀滅之禍耳。能熟讀此篇，自能得定，定而後自能靜矣。靜而能安矣，安而後能慮，慮而後有真得矣。

「被懲者永于火中，與天地長久。吉慶者，在樂園中，亦與天地長存」。有的主張不是此天地者，有的主張是此天地者，有的主張是文章之比擬者，又如「設若調養汝的主意要：世界的民衆一定能統一！但除非是調養汝的主慈惠者外，他們如常是紛爭的，爲是那個才造化了他們，主一定由人神的一總裝滿了地獄，以完成汝的主之諭命」！此二節對照頗有哲理，非普通註釋者、理想所及。

〔總傳〕

此是麥加下降第五十二章，評判歷代各民族興亡之原因結果，乃示諭歷史之知識也。

小則一家，大則一國，一時代之人類，其興也是由于有奉主承運之聖賢，昌明純誠于一時中之道，從之者奉之爲君爲相，守其典禮，遵其訓誨，各安其天賦，以盡天職，此卽一陽來復，進而爲臨爲泰矣。但陽明君子之道，久則陰魔生矣，陰魔之士順人之七情，遮覆人之理智，不是迷人以神鬼之道，卽是惑人以物質之慾，人生其中，日在憂愁恐懼之中，雖知有造化人之主，亦不肯純誠于

被造之使命矣。即有聖賢來臨，因有魔道之誘惑也，只顧目前，不計結果者有之。迷信神術，不信真理者有之。且其信仰過去之聖賢也。亦非按諸真理，不是說聖人能同天使往來，即是說聖人具有萬有之寶庫，無所不知，無所不曉，造出種々神話故事，惑人聽聞。且各代歷史之著，均是因當時之主義而編擬，絕無純真者。試以時事新聞觀之，中國因甲之主張而宣傳，乙國因乙方主張而宣傳，誘人隨其主義而已。其主義若是聖賢，則以真理爲歸。然說真理者，絕不虛僞宣傳。古今時代雖不同，魔之亂世仍不出以神以物之二術也。

際茲陰魔已盛，否剝之時，雖有聖賢，無人聽從，然聖賢之職，宣達而已，於聖賢何損。

蓋夫麥加人信穆聖之情況，與挪亞時代人之不信挪亞，爾得族之不信胡得，色木族之不信要利等耳。且陰剝之極也，在挪亞時代，子尙不能從父。蓋聖者之被從，是由其道高德重，從之者乃主之特慈，能識其道之真而從之，不是因與人有特殊之關係，利害之關係也。

至於盧圖民衆之被殞滅也，是由於肉慾之非禮，已失人道也。書爾卜時，買得岩人，是由於欺詐成風，不信主之所賦也。從法老歐之民，亦著入火之懲，蓋因彼等不能棄暗投明也。夫人之最高，是明道之真而從之。其不能明道之所在，與明道之所在而不能率然從之等，故法老歐之民衆，雖明摩西之聖而不從，亦終歸于火獄之痛耳。摩西確被賦有經典，然因其後師生授受，分教派，而道亦亂。夫分派是道亂之本因，不只摩西也。而穆聖死後，亦因分派而真道被晦，蓋一有派，則要互矜已長，互飾已短，僞生矣；魔動矣。僞魔互助，真理被遮覆矣。此即所謂陰闇昧真之時矣。愈歧愈

遠、愈遠愈歧，不遭滅絕不止耳。此即歷代隆替之概略，東亞民族興亡之理由亦不外此，然則此時代之人心是合于興乎？是合于亡乎？人豈可不因以參悟乎？

第十二章 猶 素 福 聖名

麥 加
在十一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哎里夫，倆目，啦，此顯跡即是此明白的經典(一)。主之降阿文的可蘭，是希望你們能解悟(二)！藉着默示於汝此冊可蘭，主好示於汝史跡中最有價值的，你以前不十分清楚的(三)』。

〔傳〕 以先雖有經乃非阿文，阿人不解悟，此希阿人解悟也，乃降阿文的可蘭。將希伯來文之故事，變成阿文，但在桃拉台中觀此猶素福故事，於此不無出入，讀者互相比較，自識真理所在矣。

經 『昔者猶素福(即約瑟)向其父親道：「父！我確夢見十一個星辰，及日月，他們向我叩頭(四)」。其父道：「兒！你的夢你萬不可述說於你的衆弟兄，若是說了，則他們將對於你陰謀策劃啦。惡魔確是人類的顯明的仇敵(五)！其所以如是者，是調養你的主要選拔你，伊將授於你語言的解釋，在雅爾格的家屬上，伊將完全伊的恩典歸至于

你，就好像昔者完全賦與你二代祖父亞卜拉罕以斯罕格似的，調養你的主是至公的至明的^(六)」。

「關於猶素福及其衆弟兄，確已顯示於請詢的人們啦^(七)。彼時其衆弟兄談道：「猶素福與其胞弟在我們弟兄中，我們的父已顯出最愛的啦；然我們都是有能力的，我們的父這真是在明顯的誤謬中^(八)」。然則你們殺了猶素福，或者棄他於荒野，則你們的父的面，豈不是就獨向于你們啦嗎？以後你們亦就成了最可愛的人啦嗎^(九)？在他們中之一人道：「你們不要殺猶素福，若是你們一定要辦呢，最好是你們棄他於舊井之底，叫一部分商旅拾去了他^(一〇)」。於是他們向他們的父道：「父！關於猶素福怎麼對於我們不放心呢？我們一定是忠誠於他的^(一一)。然則明天請您派他同着我們野餐，玩玩去吧。我們一定是看護他^(一二)」！其父道：「我憂慮你們帶他出去，是恐怕你們對之疏忽，狠吃了他^(一三)」！他們答道：「我們都是有武力的，若叫狠吃了他，我們豈不就成了虧本的人啦嗎^(一四)」？於是他們帶他出去啦，而他們議決將他置於舊井的底了，但主默示於猶素福：「將來你一定能夠將他們的這種事表示於他們，可是他們是不能明白的人哪^(一五)」。他們在晚夕哭着來至他們的父前^(一六)說道：「父！祇是我們去了以後，我們要競取，留猶素福在我們的食飲地方，不意狠吃了他啦」。然則你不信實我們嗎？

我們確是說的實言哪(二七)。繼而拿出以偽血所塗的大衣來；其父道：「不然吧，你們是爲你們自己的事掩飾！然我仍以忍耐爲好！關於你們所述說的，惟求造物主佑助吧(二八)！」嗣後衆旅客臨到了，他們派担水的人取水，適值水桶上來之時，乃道：「吉哉！這個童子」！他們以之爲奇貨而隱藏起來了，然而造物主是至知他們將來所作的(二九)！繼而他們以着廉價有數的幾個銀錢賣了他。蓋因他們後來不貪愛他啦(三〇)。在埃及買的人對他的妻道：「妳要尊重其食其宿啊，抑或他能有濟於我們，亦或我們將來以之爲子」！如是的經過，主是要使猶素福在表面上站有地位，以資主授於他言語的分析，蓋造化的真主是要使伊的事情勝過一切的！可是大多數的人是不能知道的(三一)。故當他年及少壯，主賦與他判斷的真知，與各種學識。善士的酬勞都是如是(三二)！他的主婦誘動他的情慾，是在房中關上了門道：「你快來」！他道：「造物主護佑！祇是我的主人，已優遇我啦。昏暗的人，確是未有得脫離而獲正果的(三三)！」她確是有意於他啦，而他也不能說是無意於她，設若不是他能悟見調養他的主的純正呢？則……關於那等的淫穢罪惡，主是如是的撥轉者；蓋因他是屬於主選定的忠僕(三四)！當彼二人皆奔於門，婦自其後裂其大衣，適其主人得見之於門，婦人道：「其凡要對於你的眷屬無禮者，懲罰之道就是下獄或重刑(三五)」！猶素福道：「她是誘我來的」！在其族中作

證的人證明之道：「若是大衣裂之於前呢？則她是實的，而他是屬於假的（二六）。若是大衣裂之於後呢？則她是假的，而他是屬於實的（二七）。當其夫驗其衣裂之於後時，乃道：「這確是妳們的陰謀！妳們的陰謀真很哪（二八）」！「猶素福！你暫且迴避吧！」

「你尚不因為妳的罪求寬宥嗎？妳確是屬於罪人啦（二九）」！此城之中的衆婦人譏之道：「尊貴的婦人勾引其少僕啦，愛確是動了她的心了，我們看她，確是誤謬的很哪（三〇）」！嗣後她聽見她們的流言蜚語，她乃為她們預備座位，派人約請諸婦人，每位與之以小刀，她乃命猶素福道：「你出去對着她們」當彼時衆婦人看見了他，她們偉大了他，而她們失了手了。她們道：「清淨哉造物主！這確是人嗎？這豈不是尊貴的天神嗎（三一）」？

她道：「這就是因為他；你們譏笑我的那個人哪！我確是因情勾引了他，然而他求解脫了。但若是將來我命令他，他若仍是不應允呢？一定着他下獄，他一定轉成了卑賤的啦（三二）」！猶素福默禱道：「調養我的主！監獄較她們邀我者是為我所愛的！關於她們的陰謀，若是不撥轉呢？我一偏於她們，則我就成了無知識的人了（三三）」。調養他的主於是乎默許了他，關於她們的陰謀撥轉了他啦，伊確是能聽的能知的（三四）！繼而彼男人看見異跡了；於是乎彼の計劃變了。乃將他寄押於獄中，至相當的期限（三五）！同他入獄的，亦有兩個少年，其一個說：「我夢見榨酒」，其他一個人說：「我夢見將麵包負

之於頭上，有鳥啄之，「請你將意義表示於我們，我們看你確是一位仁人君子(三六)」。他答道：「每遇有人供給你們的食品於來到以先，我能以言語說與你們呢？此乃是受知於調養我的主！我是棄掉不信仰造物主，不信仰有後世，昧真的一些人之道的(三七)。我是跟隨我的諸父，亞卜拉罕以斯罕格以掃雅爾格的道的！我們向未曾以一物來比伴於造物的真主！那是造物主對於我們，與世人的殊恩，但是人的大多數是不感謝的(三八)！」

「唉同獄的二友！分散的多主好呢？抑或者是具有權威獨一的造物主好呢(三九)？你們除伊以外，所奉事的，不過是你們與你們的祖先所命的名而已。造物主對他沒降下什麼證據！除造物主以外，無所謂裁判；伊之命令就是：「除伊以外你們不可妄行拜禱事奉！」那才是作人的教門呢？可是大多數的人都不明白(四〇)！」

「唉同獄的二友！按兆推之，你們二人中之一，有爲其主人斟酒的希望，其他一人有被掛，鳥啄其頭的凶兆。你們所詢的事解決了(四一)」。彼語其意能被釋者道：「請你在你主人的面前提念提念我」然後呢，魔使之忘了：對他的主人宜提念的啦。故他在獄中又延緩了好幾年(四二)！」

皇王道：「我確夢見七頭瘦牛，吃了七頭肥牛；七顆綠穗，以外有七顆枯穗。諸公你們若是能圓夢呢？請你們將寡人的夢解釋解釋吧(四三)！」

他們答道：「此是幻想之雜亂！我們不是能分析幻夢的人哪(四四)！」

在衆人之後，彼二人中之被釋者，乃想起來道：「僕能奏知

爲公等能解釋夢者，請派僕去可否（四五）？」

『唉誠實的猶素福！請你關於七頭瘦牛吃了七頭肥牛，七顆綠穗以外有七顆枯穗的夢，解明於我，以便我回報於衆人，好叫他們明白（四六）。』猶素福答道：「你們按普通的習慣法，耕種七年，每年你們收穫了的，除你們食用的少數者外。均要棄蓄之於穗中（四七），自那以後有七個凶年，繼續來到，彼時除你們爲保存籽種的少數者外。將你們爲那凶年所預貯的均要食完了（四八）。在此後之年，人民得救，方可因之製酒（四九）。」王道：「着他來見我吧！」嗣後當使臣到至了猶素福之時，猶素福道：「請你回奏你的主人，請審問彼手失措的那些婦人的理由，是甚麼？」道：「我的主人對於她們的計謀是能明白的（五〇）！」王道：「昔者妳們有勾引猶素福的那宗事情嗎？」衆婦人答道：「清淨哉造物主！他，我們不知道他有什麼惡！」彼貴人的婦答道：「現在真理顯明了，我確是勾引他啦；他確是個誠實的君子（五一）。」必如是，以便使他知道我與她向無暗昧的事！造物主決不默導一些蒙蔽者的陰謀（五二）。」

〔傳〕

按此章觀之一切轉機均假之于夢，夢之示兆，考之東西歷史，列聖均不以迷信視之。時

及近代，科學昌明，謂係幻想。但無論何人，亦不能免此睡中的景象。至於示兆之驗否，暫又不論，夢之事實，頗可藉之表示可闡示教後世之賞罰也。

夫人今生猶醒也，睡眠猶死也，死後之賞罰固不可知，然睡時夢中所遇之環境，亦動喜、樂、憂、恐之情也。能動喜、樂、憂、恐之環境，豈非賞罰之喻乎？且人醒時虧心昧良之事，亦往往真情畢露於夢。人只能常常參悟夢境，即可了然後世之賞罰耳。

夫如猶素福之夢，同獄人之夢，王之夢，是因夢表示前世之預言也。若醒時之工作，在夢時復現，其時境或因以憂喜者，乃是後世之表演也。所可惜者清夢真夢殊少，普通均是幻想之雜夢也。

十三

經 「且我不能自謂無情，但要不是調養我的主，慈愛呢，情確是能命人作惡！調養我的主，確是能恕的大慈的^(五三)」。王道：「你們着他來見我，我要爲我求賢才」。

當其彼此談論時，王道：「今日擬委汝在寡人左右一相當的位職^(五四)」對道：「命臣負擔地的倉庫，臣尙能知看守之責^(五五)」。主必如是，乃能使猶素福在地上具有能力，在

彼國站有地位，隨其所欲！主意要已定的人，必以主的慈惠遇之，主不能泯沒善者之酬報^(五六)！對於純于真的，及敬謹的人，後世的報酬一定是優^(五七)。〔註〕當約瑟在埃及掌政時，埃及豐收，其故鄉迦南

地方大荒，其父雅爾格派其兄弟十人來埃及籴糧，留其同母之弟在家

「當衆弟兄來到猶素福時，他們拜見他，他能認識他們，可是他們不認識他^(五八)！當

他爲他們備妥了應需的糧時。猶素福道：「我要你們的同父的弟帶來，證實你們，你們豈沒看見嗎？我確已完全了你們的斗量，我是招待的至優的(五九)；若是你們不帶他來呢？以後我就不量于你們啦。你們就不必再近我啦(六〇)。」此時約瑟尚未冒認諸兄，恐伊等害弟故以間諜待諸兄以資騙同母的弟來！

他們道：「關於他，我們必須設法哄他的父，我們一定要作得到(六一)。」猶素福密向其衆僕道：「你們將他的買價暗置於他們的行裝中，這是希望他們回到家去，能認識那個，希望他們再回來(六二)。」

「當他們回到他們的父親那裏時他們說道：「父！若是以後你不派我們的弟弟，同着我們去糴糧呢？人家就要止住我們的糴糧啦。我們一定保護他的(六三)」。其父道：「關於他我不是不信用你們哪！不過是不能再像以前他的弟兄那樣的信你們啦。雖然仍是得託靠造物主，伊是看護最優的，伊是慈中的至慈的(六四)！」當他們打開貨物時，他們見着：他們的貨價還付與他們啦。他們道：「父！我們尙復何求，這豈不是貨價，仍還與我們啦嗎？我們再爲家運糧，能保護着我們的弟弟同去，我們求增加駝的量，那也是易易的(六五)！」其父道：「必須你們對着造物主宣誓於我：「若是你們不被困，必將他帶回來。則我是不能派他同你們去！」繼而他們與他宣了誓，他乃道：「造物主是鑑我們之言者(六六)！」繼囑道：「唉，兒們！你們不可從一個門進入，你們宜從各門分

入，雖然一切的決定，仍是造物主的主持！我也不能夠避免主的一事！我就是託靠於造物主啦。凡是求倚靠的人，叫他們就是倚靠於主吧〔六七〕。』。

『嗣後他們雖本之父命進了門，也不過是因之解決了雅爾格心中的懸念而已。不能避免造物主的一事！他雖有知，主亦有未授與者，然世人的大多數對此是不明白〔六八〕』。

『當他們拜訪了猶素福之時，他着其胞弟依近於他。密語之道：「我確是你的同胞弟兄！關於他們從前所作的那事你不要憂愁啦〔六九〕」。際他們所需要的爲他們備妥以後時，暗置蓋於其弟的行李中，隨後宣告的人宣佈道：「唉客商！你們大概是竊取的人吧〔七〇〕」。他們隨即轉向他們答道：「你們丟了什麼啦〔七一〕」，宣告的人道：「我們丟了王的計器，其能拿來者，則贈之以駝馱，我是能擔保那個的〔七二〕」。他們指主發誓道：「你們一定能知道：我們不是爲在地上作惡來的！我們確不是偷盜的人〔七三〕」！宣告者道：「若你們是欺蒙者，則應當如何的懲罰呢〔七四〕」？他們答道：「那個懲罰：就是得之於誰的行李中，誰就抵他爲奴；這就是我們懲辦昏暗不明的辦法〔七五〕」！於是在驗其胞弟的東西之前，先驗他們的東西；然後在其弟的東西中，找出來了那個。主的如是計劃，是使猶素福除非有造物主的意要外，不置其弟於王的法律中，主是要提高地位於主所已定的！智者之上，有大智存焉〔七六〕」。

偷盜罪按埃及王之法是答，雅爾格地之法是徒刑一年，

「他們道：『或者是他偷的，因在先他的胞兒確曾偷過東西！但猶素福聞此言藏之於心中，對他們仍是顯不出來；且道：『然在你們的地位是很有嫌疑的！眞主是至知你們述說的(七七)』！他們道：『唉貴人！他家有年邁的老父，請你拿我們的一個代替他，我們看明公確是一個慈善的人哪(七八)』！猶素福道：『求真主的護佑！我們若是拘拿，就是在他身邊搜得我們的物者；如果照你們所說的作，我們就是昏暗行虧的人(七九)』！」

「嗣後當他們關於那個邀求無望，純粹自家會議時；他們的長兄道：『你們豈尚不明白嗎？父親因以先你們關於猶素福的事情忽略，確已拿了你們對主發的誓啦；那麼我非等到我的父親許可了我；或者造物主判斷了我，我不能離開此地！造化的眞主是判斷至優的(八〇)！你們回去見父親，你們宜說：『我們的父！你的子確是偷東西啦；我們雖不能作證；但我們也不詳細，對於隱密的事，我們照顧不到(八一)！請你詢問與我們同往那個城的商隊，自知我們確是說實言的人啦(八二)』。」

一、彼等到家本其長兄之言報告他們的父

其父道：「不然吧！你們不過爲你們自己掩飾你們的事情而已；然

我仍以忍之爲善。抑或者造物主將他們三人一總將賦與我也未可知。惟有伊是至明的至公的(八三)！」繼而他轉過臉來乃道：「唉！我是懸念猶素福！」彼因憂愁而兩眼轉白了，他真是抑制怒的(八四)！」他們指主爲誓道：「你天天想念猶素福，非等到你得了重

病，或者你被了重傷不止嗎(八五)？」他道：「祇是我伸訴我的苦惱，與我的憂愁於造物主。在造物主的，我能知道，你們不能知道(八六)」。

「唉兒等！你們去訪察訪察猶素福與他的兄弟着，你們不要在主的慈憫上絕望！除非是味真的人，未有在主的慈惠中絕望的(八七)」。

「以後當他們再入彼城時，他們呼道：「唉貴人！我們與我們的家眷，確已遭遇了饑饉之災啦。此次仍以不良的貨幣來了，仍欲請你完全付與我們的斗量，請你救濟於我們吧！造物主確是酬勞一些個救濟人的人(八八)」！他道：「你們知道嗎？你們當年對於猶素福及他的弟弟所作的那個，你們是沒有知識(八九)」！他們恍然大悟道：「然則你……大概你就是猶素福吧」！他道：「我就是猶素福，這是我的兄弟！造物主確是施恩於我們了，蓋凡敬謹與忍耐者，其後造物主一定不能忽略一些善士的酬勞(九〇)」！衆弟兄道：「指造物主爲誓！造物主確在我們中選拔了你啦，我們確是一些個作了罪的人哪(九一)」！他道：「現在你們不要介意那個啦！求造物主恕宥你們吧！伊是慈憫中的至慈的(九二)！請你們拿我這件衣服去，放置於父的面上，視覺就能恢復啦。然後將你們家眷的全體，遷來此地吧(九三)」。

「當商隊離去之時，他們的父在家中道：「我確是得着猶素福的氣味啦，或者你們不

能以我是糊塗妄想吧（九四）！衆家人道：「指主爲誓！您確是在舊日的迷誤中（九五）！」
際喜報來到後，置衣於其面上時，則其視覺恢復啦！乃道「我豈沒對你們說過嗎？我是
能够知道造物主之一點的，可是你們不能知道（九六）」！衆子道：「我們的父！請你爲我
們求祈恕宥我們的罪吧！我們確是作了罪啦（九七）」！他道：「這就爲你們求調養我的主
恕宥你們，伊確是多恕的多慈的（九八）」。

『當他們與猶素福相逢時，他的父母依近於他。猶素福道：「若是造物主意要呢，請
你們諸位平安着入密素雷城^{開羅}吧（九九）」（以後入宅）他請他的父母升在高位，他們大家對他伏身

叩首。他乃道：「父！這大概就是我先夢的解釋吧！調養我的主，確是實現了那個
啦。試想我與諸弟兄中間，被邪魔誘惑以後，主使我自獄中出來，使你們自沙漠來在此
地，這確是伊福了我了。祇是調養我的主關於伊意已定的，能妥爲安排！伊是至明的至
公的（一〇〇）」。

『「唉調養我的主！你確已賦與我權勢啦，你已授與我言語的解釋啦，你是造化天地
者，你是我今生後世的保護者，請你着我順命着終，請你續我于衆純潔者（一〇一）」。
『此乃是密史，茲默示於汝。試想昔者他們陰謀會議，他們的事情時，你豈不是沒在
他們的旁邊嗎（一〇二）？』

〔傳〕

夫埃及爲文化古國，以色列人雖有真理之得，若無文化，亦不足昌明。故猶素福之遷埃及，有默導存焉。試觀夫猶素福無夢兆之現，其父不現偏愛之情，其兄等不被魔惑，而生忌心。猶素福不被害，則不能賣於埃及貴人矣。貴人不囑其妻，妥爲招待，則主婦無緣誘之矣。誘而不亂，已具有正人君子之風。且甘心求入獄，以避污染，其品益可嘉尙。豈普通人所可及者乎？然若不入獄則無緣面君，而得權位。迦南不荒而父子兄弟亦無緣晤面。以色列人亦無機遷埃及耳。總觀全編因果互伏，本無緣也，藉夢以爲緣。此夢與人事機遇發生之關係也。若彼星卜之流，日以圓夢而卜休咎，妄想吉凶假猶素福爲先例者不足言道耳。

又試觀其對同獄之二人之問夢也；先示以大中正理智之道，除其對之有神奇之意測。然後本其個人罪之輕重，與王關係之如何，依理斷之。非若盲者之卜筮耳。至於其言王者之夢，乃靈明所顯，其斷也，亦不離乎理，惜乎降及末世，因腦之幻想，魔之亂神，以圓夢爲正經，而卜休咎。誘人於妄想迷信之途，而人不知也。

夫夢有示兆，亦甚明顯，且其人必具有相當的品格。萬無惡人，主也示之兆者。愚暗無德之人，或有示兆，是魔誘之迷信，使其一信而再信，久則失其自主之能。然後將墜落之矣。與迷信神壇所着之失敗相等。凡非純誠敬謹之士，卽或有夢兆之驗，亦不可爲訓也。

猶素福的故事，在中國回教傳說最盛，然其演義與此真經不合者多。且十分的離奇，漢文對於歷史亦有演義，然不能過於出入，而猶素福小說與此真經相距太遠。一般人多不加評，且用那本說

部，將這真傳隱昧，其識可以知矣。

經 『世人之大多數就是汝渴望他們；他們亦是不誠信（二〇三）！汝不可因此求報於他們，此乃是全人類的一種訓誨（二〇四）！夫天地中的顯跡非常的多，彼等無一不是慢然而過，對之遠避（二〇五）！彼等的大多數，除以神鬼人物爲主外，不能純誠信仰惟一的真主（二〇六）！然則他們豈自信真主的痛苦的遮覆，不能到在他們上，審判的時景，不能倏然而來嗎？他們真是無知覺的人（二〇七）！汝論道：「我邀人向至於造物主，這是我的道，我與跟隨我的人是在這個明鑑上；清淨無比的造物主！我是與貳主的人無關（二〇八）」。

『主在汝以前亦無特別的派遣，不過是對於各城市居住的人中，有主默示者而已。且他們豈沒在地面上遊行嗎？他們不是亦看見了嗎？在他們以前的那些人的結果，是如何樣的！後世的宅院對於敬謹的人一定是優的，你們豈可不覺悟嗎（二〇九）？』

『每到諸傳道欽使絕望時，他們自揣他們無人信實了，則主的援助到了。於是主解救了主意的，關於作罪的人們是無有能阻止主的罪刑的（二一〇）！在他們已往的軼事，確爲有理智者所理解，不是妄擬的言語，且能證實已往的，能分析各事的。能爲人的大中正之道，能慈憫一些純誠于真的人（二一一）。』

〔傳〕 歷代聖使之來至其民族也；大多數均值其民族迷於岐途，昏暗不明，以迷信爲慈善，以虛僞爲精明，以中正爲平庸，以偏邪爲學問，將被殞滅之時，聖使本其仁慈之心導之；導之無

望，則造物主之援助與懲罰到矣。助其跟隨聖使之真理者，懲其甘心自暴自棄昏暗不明者，惜乎人不參悟也。

「在汝以前亦無特別派遣，不過是對於各城市居住的人中有主默示者而已」。是已將以往各聖之神話抹消矣。然人爲何偏迷信神術呢，近來迷信神鬼在青年之社會學者，覺着排除的甚多矣。然神鬼之信念取消，自私物質之信念好像加甚。觀其言行動作，一切一切完全在供奉他一己之私，充其物質之慾。換而言之，即以其體殼爲主矣。順其所思所想，有時慈善之念尙不及以神鬼爲主的人。然則連年遭的天災人禍，世界未曾有之戰爭，豈不宜乎？

〔總傳〕 此是麥加下降第五十二章，示諭因希望阿拉伯人明白，乃將希伯來文之故事賦與穆聖，用本方國語出之。此故事乃與希伯來原文稍有不同，是默示之真理也。前後中再三表明默示之情況，使後人了然默示之景況如何，打倒一切神話，使人知聖者之爲聖是默示，不是直接對答。試取舊約記載二者比較，即知某是真理，某是神話，（觀創世紀第四十五章神在別是巴勸雅格節）某合於近代之文化，某是神權時代之文化矣。

至於民族之興衰，聖使之成就，必經過種々之歷史，因其種々環境時遇陶冶煅煉，方克有成。此乃東西各民族諸聖賢普通之情形也。我人讀猶素福小傳，乃識造物主之降大任於是人也，必使之經過魔擾，遇災遇難，方克有成。夫災難魔擾，是造物主賦與之環境時遇，以訓練之耳。試想我人要培植一人，尙亦必設法誘導，設法考驗，方識其擔當。造物主特選之僕，雖有預定，若不與以種々

之機遇，豈能有種々之所得，若非使其有實地經驗，豈能信理之真，知道之所在，自信而化人乎？夫一家有一家之聖，一族有一族之聖，一國有一國之聖，天下有天下之聖，聖之所化雖不同，而其道同也。然時有古今，地有中外，聖人之道雖同，因時間空間之限，彼被賦之經書效能失，此不可諱言者也。可蘭之爲貴是合于各時代的，是具有真理的，與中國之易理爲表裏，不受時間空間之限制耳。但易只是哲理，不宜于普通化，此則可幼可老，可愚可賢，能深于研究者，自知其真耳。所可惜者，晚近以來，淺膚之士，不知潔誠修養以求道而安己，只是崇尚藝術而誦人，與之高深者他不談，與之淺近者他不注意，日日想悅人之術，不求悅己之道，真是可悲。

蓋夫人無論是求治人之道，是昌明物理，只要是純誠，久則必得主佑，助其成功也，時遇環境絕非其自己之思想所及，素有經驗閱歷成功之士，均識此言非妄。青年之士，不可因邪說之誘惑，自己之妄計，一知半解，以爲可以憑之計畫天下萬世矣。真有閱歷人，不特對於民族之興亡不敢自居，即一己學問之得否，亦有主賦之時遇環境，若永居蒙之六四，則永是困蒙之吝耳。

第十三章 唻 爾 代（雷）

買地奈

在四十七章之後下降

經『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哎里夫，倆目，米目，啦，此是經典的象示，是自調養汝的主賦與汝的真理。可惜

大多數的人他們不能純誠的信仰(一)。

〔傳〕 「天示象，見吉凶」，其種類無數之多，此經典亦示象之一，彼時之人，信仰其他之示象，不信此。

經 『你們試觀造物主起高了天，不以柱。伊在伊最高的所在；支配了日月，各循定期而運行。處理一切的命令，分示一切的形象，是要你們堅信能悟見調養你們的主(二)。』
『伊展寬了地，於其中置群山與諸河，在每類的藥品中均置有雌雄之蕊。且又使晝夜交替。在此中對於能參悟的人，一定能得着種々の象示(三)。』

『大地各區銜接，在其中有葡萄之園，有穀禾田苗，有分枝與不分枝的棗樹。同是一樣的雨水灌溉之，主能使其食味，一部分高出於一部分！在此中確有有覺悟的人的形象(四)。』

『奇異莫奇異於他們的言語：「若是我們以後變成了土啦呢？我們還能在新的造化中嗎」？若此之人，是隱昧調養他們的主啦，枷是在他們的項上，他們是永久在火中的人哪(五)。』

『他們將在福之前，急向汝求禍嗎？在他們以前的樣子，確已過去啦。調養汝的主對於世人在其昏暗時，確是有恕宥的，確亦是刑罰嚴重的(六)。』

『彼味真的人將又要說：「爲什麼調養他的主的不降神跡，於他呢？」「祇是汝確是警告者，爲各民族的指導者（七）。』』

『造物主能知道各個婦人所孕的，其子宮的，不能有什麼增減！近伊的玄高，每種事物都是有定量的（八）。』

『伊是知隱知顯尊大而巍巍的（九）！在你們中其言語發表者，與其秘而不宣的，是一個樣。其求隱於夜與公行之於日者，亦是一樣（一〇）！在其左右前後有本之造物主的命令，循環無端的看守者！造物主非等到他們自己的心變更了後，則伊不能變更人的待遇！若是造物主打算以禍加於人呢？無有能阻之者，在伊以外他們不能得着保護者（一一）。』

『他爲是示威，他顯與你們電光，他爲是示恩他，造化重雲（一二）。故雷與衆天神在恐懼之中，以着他的讚々他純清，他派電火着其意所要的，乃因他們關於造物主的道爭辯！他才是計畫嚴重的呢（一三）！』

『夫人合理的求祈，就是向至造物主！若在他以外求祈的人，他們不能得着絲毫的答應！他們猶如伸出兩手，意向於水井，希其自來於口似的水乃無知之物，彼豈能自來嗎？味真者的求祈，確是在迷途中（一四）。』

『在天地間的無論順逆，其影都是在朝夕爲造物主叩首(二五)』。

『汝試問：「誰是調養天地的主」？當然是說道：「造物主」！再說：「你們豈可在
他以外，拿彼自己都不能主持自己的利害者爲保護者嗎」？再說：「瞎子與有眼的能一
樣嗎？光明與黑暗能一樣嗎」？抑或者他們以神鬼人物比擬于造物主，意：「他們造化如
像他造化的嗎？蓋造化的事在他們上似是而實非」！汝再說：「造物主是造化每一個事物
的，他是獨一的，是有權威的(二六)」』

『他自天降下了雨，川谷各以其量而流，流水漂浮渣滓與浮塵。爲求製裝飾品，或其
他之物品，在火中燒煉時，亦有同樣的渣滓現出；造物主的分析真假即猶是！渣滓自然是
被棄去的，有益於人生的當然是能留存於地上的，這就是造物主表示出來的譬喻(二七)』。

〔傳〕 人保存有用之物品，棄其渣滓。造物主造化人類，對於不能本其明命盡其天職之人，豈
能不棄之乎？此理至明，惜乎人不參悟，自私其體殼，不求本身明命之所在，甘心被棄耳。

經 『其求得調養他們的主答應的人，乃是應享幸福的；其未求得他的應答的人，即
或以類似地上的一總，或倍之，求贖其罪，則他們仍應受清算之災！他們的住處是地
獄，悲哉臥處(二八)』。

〔傳〕 造物主之應答可求乎？曰可，順其主賦之能，安其使命，不迷入歧途淪爲被棄，只是誠

者，無人不得，且因自安其天也。人生之幸福無限。若彼昧真及迷歧之流，在主方已被棄矣，且要妄想非分，其日坐苦痛顛連焚燒之中，無人能爲之解！至于死後之結算，應按諸生前完成使命與否分別賞罰，亦理之自然耳。

今日回教到是純誠求主，無他雜想，然普通所求之目的，不是爲完成自己的使命，是求進入天園，仍是爲己不爲主。只是爲己不爲主，對人服役尙不能邀主人之允，况造化之者乎？

經 「其凡明白自調養你的主降於你的是真理的那個人，豈能與彼瞎子一樣嗎？然非有理智的人，不能聽訓誨（一九）！他們是全主的約的，是不背誓命的（二〇），他們是繼承造物主命令繼承的那個！他們是怕調養他們的主，是恐懼罪惡的清算（二一）！他們爲尋求調養他們主的喜悅，堅忍一切，他們立站拜禱禮，他們明着暗着使費主惠賜於他們的，他們以善而避惡，故他們得獲安宅的結果（二二），他們得進爾得尼的樂園，在他們諸父諸女伴諸子孫中的純潔者亦同入之，衆天神從各門進入拜見他們道（二三）：「安寧哉公等！此乃是公等堅忍的結果！吉慶哉居處之善哪（二四）」。

「若彼在誓命以後違背造物主的約者，他們要中斷造物主命令繼續的那個，且他們在地上任意破壞，若此等人應受譴責，他們應居險惡的居處（二五）」。

〔傳〕 造物主之造化人類祖先也，意在代替行化於世，已述於一本矣。人之誓約，不外繼承人祖，求世界之進化，以復主命耳。蓋世界之進化雖顯之於人，實本之於造物，故同爲人，因時異，

因人異。同學畫也，人各不同其顯跡。若在禽獸千古不易其技能，此人之妙也。人若棄其妙用，日祈神佛，以求非分之來，或自暴自棄以圖一己之安逸，不求繼承人之使命者，將陷於坎坎而不能出矣。

歷觀世人晚年多遭困者，蓋均由於自私其體殼所致，夫人能直接受命於造物，昌明文化，代主宣道，固無論矣，否則盡其所能，繼承先人，保存後代，維繫此不絕之世道，小則爲家，大則爲族，爲國，亦能得造物主之佑耳。

經 『造物主他能伸展惠賜於他意之所要者，他亦能限定惠賜於他意之所要者，他們偏喜歡目前的生活，抑不知在後世中目前的生活無所謂，不過就是一時之樂而已』。

『然那些個味真者將要說：『調養他的主爲什麼不降異跡於他呢？』汝諭道：「祇是造物主使他意之所要迷誤的迷誤，他默導者，是他已復真的(二七)！他們是純誠于真的，因造物主的訓誨，他們的思想得安定！你們要知道，惟有本之造物主的訓誨，思想才能安定(二八)！賀彼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居處優美(二九)』。

『主之派汝在民衆中，確似在那以前過去的諸民衆，就是叫你讀於他們：主之默示於你的！但他們終是隱昧特慈的主！你再道：「他是我的主，世無可稱爲主者，惟有他，我就是託靠於他復於他(三〇)』。

「假設以着可、蘭、經、能、叫、山、行，能、叫、地、裂，能、叫、亡、人、說、話，你、們、以、爲、是、異、跡、嗎？不、必、如、是！凡、所、有、的、事、物、一、總、主、之、於、造、物、主！若、是、造、物、主、要、爲、呢，一、定、能、默、導、世、人、的、一、總！純、誠、於、真、的、人，豈、可、絕、望、呢，且、彼、昧、真、的、人、豈、不、是、因、其、所、作，時、常、着、打、擊、啦、嗎！他、們、的、居、處、左、近，豈、不、是、時、常、降、下、災、殃、啦、嗎！若、這、等：非、到、造、物、主、的、約、期、到，無、時、或、止！祇、是、造、物、主、是、不、背、所、約、的（三二）」。

『且、在、你、以、前、諸、聖、使、確、已、被、人、譏、笑、嘲、諷、啦，然、我、是、先、姑、容、了、彼、頑、抗、隱、昧、真、理、的、人，然、後、再、拘、拿、之，試、觀、我、已、往、的、懲、罰、是、如、何、的（三三）』。

〔傳〕 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知止在格物」。所謂格物是求天地萬物所以然之理，知其所以然之理，則識神鬼人物非人之主。能主宰人者，惟有造物主。求造物主與人生之關係，則爲人之究竟得也。人能自識爲人之究竟，豈能不定者乎？故人之入道與否，雖導之於聖，仍主之於造物。即使可蘭經能移山裂地，歸者自歸，違者自違。至於昧真者之譏笑聖賢也，乃古今之常，其遭受顛連之打擊也，亦是昧真者之常也。

純誠于真的人，彼時因昧真者之請求異跡，亦有請求穆聖顯異跡，以資昧真者能信的。抑不知此是人道之真理，決不似魔術，造物主真要人都歸信呢，世人都統一信仰真理，不過時尚未到，信者不可因此絕望！

在上章各聖均云：你們未見因我純誠于造物主已獲慈惠云云，此章又云，昧真的人因其所作常着打

擊。此種隨時的懲罰，在素有閱歷之人，都能看出，然昏愚人因不識道之所在，往往因教之分別，命以味真之名，豈知自己也不知何爲味，何爲不味，名不正道所以不行也。

經 「他們爲造物主置了好些個夥伴，然則到是誰是監視每個人所行的呢？汝宜道：「你們給他們命的名，主或者尙亦不知道，你們在地上所表示的！抑或者爲是文辭的形容嗎？否則，就是助長味真者的詭計，阻止他們於中道」！蓋凡造物主使之迷誤者；再無有能爲之指導的（三三）！他們在今生應受痛苦，然後世的痛苦是尤甚哪！在主的方面，確無有能維護他們的（三四）」。

『至如彼河渠下游，食品蔭影無間，許於敬謹者的那個樂園，那乃是那些能敬謹的人的結果！至如火呢？乃味真者的結果（三五）』。

〔傳〕 西洋諸神之名，造之於希臘埃及等地之神話。中國諸神之名，大半造之於封神演義西遊記等之小說。此乃文辭之運用，魔者假之，阻碍大中至正之道，味真者利用之，以爲飾辭，其能無炎炎之災乎？

經 「主賦與經典的那些宗教家，他們到是能喜歡，降於你的那個，但在其黨中不承認其中的一部分。則汝宜道：「祇是我被命是事奉造物主不是以人神二主的！我是邀人至於他，我就是歸復於他（三六）」！」

『主如是這樣賦降了阿拉伯文的天津，若是你在真知達至以後，再隨從他們的私心呢？在主方沒有能援助你維護你的（三七）』。

『主確在你以前曾派遣諸聖使啦；已爲他們配了妻室，滋生子孫啦；無論那位欽使不得造物主的默許，無有能以天示來臨者，且在每一個時代均有經典（三八）；造物主消滅他要消滅的，他保存他要保存的；經典的根本是在他之闕下（三九）』。

『主警告他們的，主或者將來顯於你一部分，或先完全你的壽限，在你不過是送達而已，清算的權是在於我（四〇）』。
不服從眞理警告的報應有在穆聖生前顯之者有在無常以後報之者

『且他們豈沒看見嗎？我的命令來在地上他們的邊界日滅嗎？眞主他要判斷無有能阻止其判斷的，他是清算神速的（四一）！在他們以前的人，確已計畫了，然計畫的全體主之於造物主！他知道每一個人所作的，昧真者不久就要知道安宅的結果是屬於誰的（四二）！昧真者或道：「你不是被差的聖使」。你道：「有造物主在你們與我中間作證足矣，經典的知識是他闕下的誰呢（四三）」？』

〔傳〕

彼時基督教、猶太教携有新舊約聖經之人。亦有承認可蘭經者。亦有不信其中之一部分者。蓋一謬於耶穌主子無妻室之說，二謬於新舊約是古今不可變易之天經。抑不知耶穌之無妻是其尙未及婚配，而先已殞命。至於穆聖之九宮，是垂法於封建時代之帝王公侯伯子男貴族者也。穆聖

人中之至尊、天命九宮、普通人自帝王以下不准逾過四妻，試考自穆聖以後，世界各回教國之帝王未有敢超過四宮者，以現在觀之，一妻制似乎公認者多。然去此千餘年來各國帝王能守一妻之制乎？且在彼時阿拉伯一平民富者，也有數十妻，且以女人爲遺產。穆聖乃提高女權者；考之當時歷史自知耳。

至於經典書籍因時因地被賦于造物主者也。其中真理千古不變，而其運用隨時隨地大同小異。有因時代之變遷，不能不被廢止者；試觀周禮禮記之書在中國古時居何等地位，近代人視之如何呢？統觀古今東西之書籍，不受時代之影響有幾呢？可蘭經不能說絕對不受時代地界之影響，然按諸近代世界各國之社會研究，則可蘭經確是尚在時中之時代，主張大同平等而能保持個人之自由。除對於迷信神鬼者不能相容外，與任何之政治主義不生衝突，實適宜于未來世界之一正大宗教耳。

且謂「我的命令來在地上，他們的邊界日減」試想新疆印度乃佛教最盛之地，現均信仰可蘭，敘利亞耶路撒冷是耶猶二教的根據地，現均信仰可蘭。此乃預言乎？試想若無真理，人豈改宗乎？

〔總傳〕 此是買地奈下降第十一章，使人知此經是表示造物主意思的，天地日月亦是表示造物主意思的，天地日月猶之乎工程師之建築物也，此經猶之乎工程師之著作物也，工程師之著作必藉之筆，故穆聖有名之爲大筆者。

人類既是被造之一，其最大之職責即是繼往開來，是此書所示，否則稍爲魔擾，則將演成被棄之渣滓。然人因私己之盛也，時々以祈福免禍爲懷，神魔利用此點以誘惑之，豈知造物主是主張一切

的；若不能求得主應、無論求誰都是無用，然主德無親惟德惟懷，必其人純潔事主，方能允其所求耳。然彼迷信之流，不知造物主對於世人有必然之規律，不是妄求于神，即是妄求于人，豈知人神自己都不能主持自己的禍福。

然各宗教因魔之擾，習成迷信，不信真理，以穆聖之聖德，在當時且以其無異跡之降臨，無天神之伴同，被人譏笑嘲諷，然於聖人何傷，不過自己之日遭打擊而已。

念經的宗教家，亦有明白此者，亦有不肯完全接受者，蓋人程度之不同，古今一理，但此阿文的經典，極力辨正歷代聖賢是普通的人，每時代都有經典，此經典是本諸真理，不曲就人情的。人在主的真理之外，無論你如何的計劃，如何的宣傳，如何的策謀，亦不過一時，最後必爲此經勝過。試觀穆聖死後回教傳播之速，已可知矣。由此而後，此可蘭實有普及世界之可能。敢望有理智的人，靜心研究，自知此言非妄也。

第十四章 亞卜拉罕（聖名）

麥加

在七十一章
之後下降

經『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哎里夫，倆目，拉，此經主賦降於汝，以資汝本之調養他們的主的默許，出人於黑暗，趨向於光明，以至於尊貴被讚造物主的那個道（一）。在天地間不論什麼都是造物主

他的！傷哉，彼在深切痛苦中的那些味真的人（二）！他們愛現世目前的生，重於後世以上，他們阻碍造物主的中道，專尋找偏邪，他們確是在悠遠的迷途中（三）！

『我不派傳道聖使則已，若派時必合其民衆的方言，以便着他解明於他們哪；然造物主要棄之迷誤者他仍是迷誤，要默導之者他乃得道。他是具有權威而公斷的（四）。』

〔傳〕 世之最阻主之中道之人，是只顧研究目前生活現況，不參悟以往及將來之人，於是乎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出現矣。左右派之主義雖不同，但各具一偏之理論，人生其中，亦就是麵包問題而已。愈迷愈遠，愈遠愈迷，隨聲附和，天地黑暗已極，乃築成前古未有之奇禍，可不悲哉。

彼時猶太基督教徒有議論可蘭者，意謂穆聖既是本亞卜拉罕之道，崇尊摩西基督諸聖，分辨古時經典之真偽，證實古時之真理，何以可蘭之被賦也，不用希伯來方言，而用阿拉伯文呢？不知穆聖生於麥加，左右均是阿拉伯人，真理可通於天下，闡揚方法可以因時因地而求適中，然則各國翻譯工作豈可少乎？

經 『主確以主之天示派摩西道：「你出你的民衆於黑暗趨向光明，你教訓他們：常紀念造物主的那些日以往各代的報應之日。在其中，能有知感者，忍耐者的示諭（五）！」彼時摩西

對其民衆道：「你們紀念造物主對於你們的恩惠！昔者主自法老歐族壓迫你們：「慘殺你們的男孩，留活你們的女孩」，可惡的痛苦上解救了你們；在此中有調養你們的主最

大的試驗（六）！調養你們的主，彼時曾宣諭過：「若是你們知道感激呢。我一定能增益你們。若是你們昧真呢，我的刑罰是至嚴的（七）。」摩西繼道：「若是你們地上的全體都昧真了呢？造物主仍然是無求的，被讚的（八）！在你們以前挪亞的民衆爾得族色木族等的故事，豈沒達至於你們嗎？生在他們之後的那些人，除非是造物主誰能知他們呢？當他們的聖使以着分辨、是非、明顯的天諭臨到他們時，而他們以手掩口此乃形容譏笑之態度，且道：「我們絕對不信你們是被派遣的，因為你們約我們的，實是可疑的，故我們是在疑惑之中（九）！」他們的諸聖使道：「關於造化了天地的造物主，尙有懷疑嗎？他警告你們，爲是他要恕宥你們的罪過，他容緩你們至一定的期限！」他們答道：「你們不過同我們都是一樣的人，你們硬要阻止我們事；父祖所事的嗎？然則你們拿明確的證據來吧（一〇）。」他們的諸聖對他們道：「我們確與你們是一樣的人哪！雖然如是可是造物主是垂恩於他要垂恩的那個僕人！除非是造物主的默許我們不能拿什麼證據于你們；叫純誠於真的人們就是託靠于造物主吧（一一）！且我們爲什麼不託靠于造物主呢？他確已默導我們於中道上啦，我們一定能忍耐你們擾害了的等々，叫求託靠的人們就是託靠于造物主吧（一二）。」那些頑抗昧真理的人向他們的衆聖使道：「我們一定驅逐你們出我們的地方，否則你們再回歸於我們的教門」。嗣後調養他們的主默示於他們：「我一定傷了昏暗不明的人（一三）！在

他們以後我叫你們居於地上，此就是恩遇懼怕立在我前；懼怕警告（二四）；求祈啓迪的人！其他所有的叛逆強暴之徒，不特無份（二五），且火獄隨之於後矣。迎飲之以膿水（二六），迫他飲，他幾乎不能嚥下。各部位均現死的現象，然他不能死；隨之於後，尙有最痛的痛苦呢（二七）』。

『那些隱昧調養他們的主的人，他們工作的譬喻就猶如風颳了的灰塵似的，在暴風的天；他們對於他們所作了的，是絲毫無能力的！他們那真是在悠遠的迷途中（二八）』。

『且你們豈沒看見造物主是依據純真造化了天與地啦嗎？若是他要棄了你們，以從新造化的來代替（二九），那在造物主上不是難事（三〇）』。

〔傳〕 造物主之造人，賦以智能，然人必知是被造，是有使命，其人方能不失作人之軌道，然道久魔亂。人失人道，造物主不降以天災，則假他族以壓迫之，于茲時也，必有先知先覺之士，起而警告，使知造物主之道，其能聽從訓誨，知感主之恩者，則主使之代興。其頑不可化者，則棄之；此是以往之歷史，但聖使之臨因無特別證據均不肯信，總是迷信故有的風俗，此古今之常情，不獨昔日爲然也。

「夫隱昧造物主之人有強者，有弱者，強者大平均是暴虐無道，不服聖化，不聽教導，任性胡爲，心不安氣不平，勉強食飲，化成痰膿，身體各部多現死而不活之現象；不能卽死，其痛苦極

矣；非有道者豈能識此。至於弱者、易動恐懼憂患之情，因此情緒迷信祈禱、慈善施濟以企免禍而得福、不求造物主造人之所以然；失其爲人之使命，故其工修雖善而亦無益耳。夫強梁慈柔二者雖不同、然均失去造物主造人之意義者也。人造物品若失去其物品之效能時、則棄其物。人失爲人之用時、造物主豈能不棄而另以其他民族代替之乎？此古今東西民族興亡隆替之根因也。

經 「他們全體對造物主顯出時，柔弱者乃向驕狂者道：「我們確已隨從你們啦，然則你們關於造物主的罪刑，如何爲我們避免絲毫呢？」他們答道「設若是以先造物主默導我們了，我們一定也就指導你們啦，我們怨懟吧！我們忍受吧！都是一樣，反正我們不能逃出去。」」。

「當諸事判決的時候魔乃道：「祇是造物主約了你們的，是真的約定，我約了你們的，是背負你們了。然我對於你們向來不是用強權的！不過我就是邀誘你們，而你們因我之誘，答應了我啦；然則你們不必怨我，你們怨自己吧！我是不能夠解救你們啦，可是你們亦無能解救我呀！你們以先以我爲造物主的夥伴，我確是昧了真了」，祇是昏暗不明的人，確應受最痛的痛苦。」。

「彼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他們本之調養他們主的命令進入了河渠下游的樂園，且永於其中！他們在其中互祝安寧。」。

〔傳〕 平日驕狂之英雄，用言論之誘，強勢之迫，使人從己，隨行其偶得之主義；一旦失敗，惟有共同怨懟，共同忍受而已。至於魔之誘人，是許以妄想的幸福，至其終也，幸福未得而禍已及身。試觀在社會上好詐之活動家，豈非均是魔之類乎？

神魔之誘引人入於邪穢迷信之途，若不得人之默許，則未有強之者，此是實在。綜余之一生不知被人魔、神魔在醒中夢中誘惑了多少次；但均因意念堅定，而得不移。俗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蓋人一行近道，則魔必利用種種之方法，來擾惑之，己心堅定則誘惑汝之環境之有關係者；人若能對於環境之有關係者如夫妻、父母、子女、兄弟、明友、敵體，明確判斷不移其心時，則道得矣，天真明矣。造物主之慈惠顯矣。

神魔的事，好像近代各國科學進化，已無關係；抑不知各國之宗教無一不被魔首混入。不特宗教，若詳加分析，無論唯心、唯物，都有點迷信；不過古人迷信是藉偶像表現；今人迷信是因種種物質表現。試想今日世界豈不是因缺乏物質而築成世界未曾有之大戰爭？又試想物質真缺乏乎？是被魔惑乎？且戰前之物質與戰後之物質，那是缺乏那是不缺乏呢？昔者以神爲主，今者以己爲主，以神爲主者被支配于神。以己爲主者，被支配于己私。各私其私天下亂矣。

經 『你豈沒看見造物主是如何樣的取譬喻嗎？純潔的言論猶如純潔的樹根，是堅實的，稍在空中（二四），每一個時節本之調養他的默許，結成了果實！造物主爲世人拿出種

種譬喻，是望他們聽受訓誨（二五）！偏邪的學說，猶之乎腐朽之木，根拔自地不能站得住（二六）！造物主以堅確的言論，在今生與後世使純誠于真的人們，堅定。造物主使昏暗不明的人迷歧，造物主是爲其所要爲的（二七）。

〔傳〕 試以中國之書觀之，易是純潔的，在秦皇焚書時，易獨能保存，再以其他之書物觀之，因時代而興，因時代而亡，自有史以來，不知被焚被棄了多少矣。

誠者明，明則益誠；愚者昏，昏則益愚。使昏暗者迷歧，是造物主之要爲！如歷代聖使奉天承命均本之造物主所要爲者，而盡天職，昌明大道。若昏暗者不入歧途，從聖之人，將雜而不純矣。大道之昌明也，將因昏愚者而再傳，再傳昏愚而道晦矣。故道之初興思想純潔者多，而道之傳也真而且久。思想疑二昏暗不明者多，則道之傳也暫而晦。爲道之行也不能不使昏暗者遠之耳。

經 「你豈沒看見嗎？彼以隱昧真理更易造物主的恩惠，陷落他們的民衆於險阱（二八）。進入他們于地獄之中的嗎？可悲哉，他們的住處（二九）！他們爲造物主置同等的，爲是叫人迷失了他的中正之道，你諭道：「你們快樂吧！你們的歸處就是火呀（三〇）！」你諭我的純誠衆僕他們是在那不准交易，不准人情的日子以先，公判之日立站拜禱，明着暗着，使費我賜給的（三一）」。

「造物主是造化了天地的那個主，他自天空降雨，然後因之生出菓物，爲你們的食

品。他使你們能調轉船舶以其命定，在海中航行，他使你們能治調河水(三三)，他爲你們支配日月，永久不懈，又爲你們使日夜循環(三三)，他賦與你們各種的所求，故若是你們數一數造物主的恩典數不盡！人確是昏暗味真的(三四)！」

〔傳〕 造物主之與人也有物質之惠賜焉，有知能之惠賜焉，純誠者立站拜禱，祈主示中，惠賜甲乙所得雖同，因主之示中與否，享受之程度有異，有參悟的人，乃能知之。

經 『昔者亞卜拉罕曾道：「調養我的主！請你令此地安寧着，請着我與我的子孫遠離拜偶像的着(三五)；我的主！祇是他們確迷惑了多數的人啦！其凡跟隨我者，他確是屬于我啦；其凡背叛我者，你是能恕的，能慈的(三六)！」調養我們的主！我令我的一部分子孫，已卜居於你的禁室左右山谷不毛之地，爲是叫他們踐禮拜禱，請你叫世人心傾向他們，請自菓品中惠賜他們，是要希望他們能成知道感恩的人哪(三七)！」調養我們的主！惟你是知道我們的隱與我們的顯的，在天地間無論何物，未有能隱瞞造物主的(三八)！我感讚那個造物主！以斯瑪爾來以斯罕格在我年邁時賜於我，調養我的主確是能聽取求祈的(三九)！」調養我的主！你着我與我的子孫永久能立站拜禱着，我們的主！你准我的求祈着(四〇)，我們的主！請在清算成立的日子恕宥我與我父母，與衆純誠于真的人(四一)』。

【傳】 偶像之教，在未開化時代，各地皆然。不特回教耶穌諸聖打倒之；而儒佛之孔子釋迦亦何曾拜過偶像呢？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釋謂「凡是有象，皆是虛妄」，蓋因其物住象於心，心爲物障矣。心爲物障，憂患恐懼無時不生，因此情緒一生，日祈無知之偶像，而安慰身心；將忘其所以爲人之道矣。故東西聖哲無一藉此爲教者也。時及今日不辯自明。至於麥加禁室左右至今仍屬不毛之地，禁室就是一四面牆之一祭壇而已。既無天然之出產，又無人工之建設。自亞卜拉罕以來四五千年，人皆朝覲之，傾向之，豈非造物主答應了亞卜拉罕祈求之實證乎？

經 你不要以爲造物主對於昏、暗、不、明、的、人、所、作、的、事、忽、略、啦；此確是他要延緩他們到在他們倉皇四顧^{（四二）}，仰着頭東奔西馳不能合眼，心虛無絲毫把握之時^{（四三）}！你警告世人，若是痛苦之日來到他們之時，則昏、暗、自、虧、的、人、將、禱、道：「調養我們的主！請你在最短的期間，再延緩我們，我們要遵你的喚導，要隨從衆欽聖啦」。

『那麼以先你們不是發過誓嗎？爲什麼你們沒更改呢^{（四四）}？你們仍就是居於彼昏、暗、自、虧、的、人、之、地、位、呢？不是已爲你們表示過了，我對於他們是如何的對待；對你們拿出來多少個比做啦嗎^{（四五）}？』

『他們確是開了詭計，然近主的玄高，他們的詭計就是能移山撥海吧！也是無用^{（四六）}。且你們亦不要思想造物主背了他的欽使的約了，造物主確是有權威而能報復的^{（四七）}。』

『時至彼日，地不是此地，天亦不是此天，獨顯造物主獨一的制裁(四八)！試看那些作罪惡的人，在今天連繫於桎梏中(四九)，他們的衣服是油污的，他們的臉是蒙着火的(五〇)，造物主乃報應他們每一個人所行的，的確造物主是清算神速的(五一)』。

『以此宜達世人，警告他們。那個，着他們知道：惟有他是獨一的真主。但此非有知識的人不能得着訓誨(五二)』。

〔傳〕 聖賢有過，即時着報，即時能復。若昏暗不明之人，妄爲作罪，延緩之以到相當之期限，乃天道之寬，然當其未報，剛者驕狂，柔者淫穢，一旦着報，則張皇四顧，東奔西馳，恐懼之象形容不盡，呼天呼主，悔之已晚；形穢意慚無時得釋矣。

生時着懲乃造物主隨時之警告也，其能因懲覺悟，能悔能改復其天真者，只要不死，尚有完成其使命之一二。其着天災人禍毫不覺悟之民，最後終結一到，雖覺悟亦無用矣。若非主要則將久於罪刑中矣。

〔總傳〕 此是麥加下降第七十二章，言此經是出人于黑暗，入於光明，各傳道之聖使，都是合於其民衆的方言而降臨，言文雖不同而訓誨之道同。不過各地均有味真之流，專尋偏邪而亂之；人持其偏邪之文以爲聖道不同；此各教所以分也。試觀摩西訓誨之道，何嘗有神話，亦是明白的天諭而已。

蓋無論何時均有邪說之亂正道，持邪說者自己驕狂；魔又助勢；虛偽宣傳，誘人聽從；然偏邪之說終是腐根之樹，一時虛榮而已。所可惜者，從之者同着痛苦。夫人能直受主諭固是特選；否則從聖從賢，雖是後覺亦得主佑。蓋聖賢固能爲人求祈，但必從其道者，否則求亦無用。如亞卜拉罕豈不是爲其父母求祈乎？何以在他章云亞卜拉罕因其父不被恕宥乃常嘆息也。

人之最可悲者，即是目覩真道而不從，因醉心於利祿，專去聽虛偽之宣傳，失其自主之能力，一旦劫到，悔之晚矣。純誠于真的人，本惠賜以使費，即是本天賦盡天職也。立站拜禱，即是祈主示中也。人果能此，人格亦就完全矣。但時至今日，雜而不純，穢而不潔，誠僞相間，尙形式，忘意義，故主之賞罰亦相間耳。

十四

第十五章 罕 支 曙（巖谷）

麥 加

在十二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艾里夫，倆目，啦，此是經典的顯跡，明確的可關（二）。彼味真的人亦有願欲爲純順之時（三），指望將來乃貽誤了他們啦，你任他們貪得縱慾吧！不久他們亦就能知

道^(三)，我不殞滅一個村莊則已，若是殞滅時在那兒必有明顯的記載^(四)！其民族的期限既不能提前，亦不能後延^(五)。

『他們說道：「唉被賦與諭誥的人！你真是瘋子^(六)！若是你說的是實言呢？爲什麼沒有天神同着你來呢^(七)」？要知不下降天神則已，若是降，必以着真，彼時他們就不能被姑容啦^(八)』。

『主確是降了諭誥啦，主一定佑護之^(九)！且主在你以前各地的民衆中已曾派過聖使^(一〇)！但聖使不臨到則已，每一臨到時，他們必要譏笑嘲諷之^(一一)！因其如是，主使嘲諷深入於罪人的心中^(一二)，故他們不能純誠于真！這確是已往過去的成例^(一三)，即使主給他們開々天的門，他們能因而上升吧^(一四)，他們亦必要說：「我們的視覺是眩惑啦吧！不然我們或是被邪術迷惑了吧^(一五)」。

〔傳〕 此又是一種昧真的人，明知真經願欲純順，然貪心不已，慾性過盛，不能不隱昧其不合於己者。今日不善，而期來日，今年不善，而期來年，終至於罪大惡極，而不可赦矣。故村莊之被殞滅也，均非偶然，其由來漸矣。

天地日月自然之現象，固爲造物主之示象也，此可蘭經亦是造物主之示象也。昧真者假辭無天神之伴同也。識爲平庸、隱昧之。然若是真能使之升天，則彼又將以爲是邪術矣。天良已昧之人，無

論如何，反是不信，根由於慾障已深，魔乘機擾之，不可復真矣。其民族不能不着殞滅耳。

經 『我確置諸星宮於空中，以裝飾觀瞻（二六），且藉之監視被驅逐的惡魔（二七），其凡竊聽之者，則隨之以顯明的流星（二八），我展覽了地，置諸山於其中，滋生各種有定量的物（二九），我着你們在其中生活，你們不是惠賜於人的（三〇）！蓋無一事一物不屬諸主的寶庫，主降的那個都有明確的規定（三一）。』

『我遣祥風載雲，自空中降雨，着你們飲之，你們豈是貯藏他者嗎（三二）？我確是叫生的，叫死的，繼續不斷的（三三），我確實知道你們中之努力前進者，我亦知道你們中之消極退後的（三四），調養你的主將來聚起他們來，他確是至公的至明的（三五）。』

〔傳〕 夫造物主之於天地，不特物質寓於各處均有定量，均合於其地之人生；即學者研究學問，其學業之所得，有學樂學詩而不能，不學易而易理通，有學英文學日文而不能，不學阿文而阿文通者。且主賦與人之學問，有幼壯不賦與，老大賦與之者。無事在主方不有明確之規定耳。然此中神味，非真得道者不知也。

經 我確自黑臭的塵土造化了人（三六），在其以前自風火造化了神（三七），彼時調養你的主向衆天神道：「我確自黑臭的塵土造化了人（三八），及其各部平均時，賦之明命，你們對之伏身叩首着（三九）！」天神的全體皆叩首了（四〇），惟有以下里斯（魔首）他不肯同衆叩

首(三二)！真主責之道：「唉以下里斯！你爲什麼不同衆叩首呢(三三)？」答道：「我決不能給黑臭塵土造化了的人叩首(三四)！」主怒道：「你出去吧！你一定是被驅逐的(三五)」，你確是被譴責，一直到清算之日的(三六)」！他道：「調養我的主！你容緩我到在他們復生的日(三七)」！諭道：「你確是能被容緩的(三八)」，能到在明確規定的時日(三九)」。

『他又道：「調養我的主！你既着我墮落，我爲他們在地面上裝飾，除非你特選的虔誠奴僕外(四〇)」，我一定着他們全體皆墮落(四一)」！主道：「這個道是大中至正的(四二)」，你對於我的奴僕無一定的把握，凡是跟隨了你的，均是屬於墮落之人哪(四三)」！地獄是他們全體的許約之處(四四)」，在彼有七門，他們中之各個，因其份而得其應得之份(四五)」，至於彼敬謹者呢？是在有泉的樂園中(四六)」，着以安寧進入那裏，他們是一些得獲安寧的人哪(四七)」！我釋去了他們胸中的嫉妬忿怨，如兄如弟，彼此對向着，位於沙發椅上(四八)」，在彼既不能遭受痛苦，亦不能被驅出(四九)」！你宣告於我的衆僕着，我確是能恕的能慈的(五〇)」，我的懲罰亦是最痛苦的(五一)」。

〔傳〕 人因土而成形，造物主賦之以明命，天神雖屬諸氣化，然無支配地上之能力，變化地上之自然現象，而成繁榮之景象。造物主非假人則無有能者，猶之乎人非假用發電機則不能利用電耳。此人之貴也。神魔者火也，火性炎上，故驕狂妒忿，魔之性也。人隨魔性，無時不在痛苦之

中。苦雖有輕重之別，而根於火，故輕曰焦灼，重則發炎。易經離火，亦曰焚如死，如棄如是也。若果敬謹君子，造物主必爲釋去胸中之嫉妒，忿怨。蓋世界之不能和平，家國之不得安寧，均是神魔利用此數字惑人妄言妄行耳。地獄有七門，人亦有七情，情之所偏，地獄隨之。

夫人之隱昧真道，均由於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一時之偏，魔乘機再加誘動，則牢不可破，感情一盛，理智不顯，故無論若何之真理，亦被隱昧，昏暗已極，不被滅絕不止耳。

經

「你關於亞卜拉罕的客，宣布於他們（五二）：他們謁見他之時，他們對於他說「安

寧之辭」，亞卜拉罕道：「我們對於你們確是駭怕（五三）！」他們道：「你不要駭怕，我

們確是以着聰明的小孩，來給你報喜的（五三）！」他答道：「你們給我報喜嗎？我已及年

邁啦，本着什麼你們來此報喜呢（五四）？」他們答道：「我們本着「真」給你報喜，你萬

不可絕望（五五）！」他答道：「除非是迷入歧途的人，誰能在調養他的主的慈惠上絕望

呢（五六）？」繼道：「唉衆欽使！你們尙還有什麼事情呢（五七）？」他們答道：「我們的被

派是去惡人的群（五八），解救盧圖的家眷的（五九）！但其妻是已判定遺留被傷的（六〇）」。

「嗣後衆神使蒞至於盧圖的家宅時（六一）。盧圖道：「你們諸位確是無人認識的（六二）！」

他們答道：「誠然，我們之來至于你，彼等當然是懷疑（六三）！然我們之來也本之于

「真」。茲純誠的說與你（六四）！」請你在夜間携同你的家眷秘密逃走吧。你在他們的後

邊跟着；你們中不准有一個人後顧，遵着命令經過爲要（六五）。我們的事情對他們實施以後，這些個後人在清晨絕滅了（六六）。繼而此城的人狂喜着來了（六七），盧圖對之道：「這幾位確是我的客，你們不可使我現醜（六八）！你們要怕造物主！你們不可辱我（六九）！」他們答道：「關於異地的人；我們豈不是禁止你勿留啦嗎（七〇）」？盧圖道：「若是你們定要妄爲呢，這現有我幾個姑娘（七一）」。

『指你的壽限爲誓，他們確是在醉夢的悻憤中呢（七二）』。

『乃於日升的時候倏然一聲擊了他們啦（七三），主使他們上下倒置，主降於他們泥雜以石（七四）。此確可爲考據的人之天示（七五）！那是位於大道上的（七六），亦可爲純誠于真者的

天示（七七）！』至於彼在森林的昏暗不明的人呢（七八）此乃書爾卜之民衆，我亦報應他們了。他們這

兩處可爲前車之鑒（七九）！若彼石穴中的人呢要利罕之民衆色末族？他們蓋以諸聖使爲僞啦（八〇），

我的顯跡臨至於他們，而他們避棄之（八一），他們鑿山爲室以爲安寧啦（八二），然在清晨倏然一聲亦拘拏了他們（八三），他們的工作是無濟於他們哪（八四）』。

『我不造化天地及其中所有的則己，要造化時必以着真，時限一定是來的，你和柔的姑容他們吧（八五）！祇是調養你的主，他是造化一總的，他是至知的（八六）』。

『我確已賦與你屢々誦讀的七段，及尊貴的可蘭（八七），你的眼不要注意彼色色人等我

使之取樂者，你不要顧慮他們，你要垂青於純誠於真者（八八）！你宜道：「我確是明確的警告者而已（八九）」。

「至於余降於你的，亦猶如降於彼分派的人的（九〇）！彼等置可蘭為枝枝節々（九二），以後調養你的主誓必審問他們（九三）：關於他們一總的所為（九三）」。

「你要宣佈命令你的！你要遠避彼二主的人（九四），祇是主是完全援助你！彼嘲笑的人（九五），他們安置好些個主同於造物主，不久他們就知道啦（九六）」。

「余確是知道，因他們所說的，你的心中窄而不快（九七）！然你要純清着讚念調養你的主，且叩首着（九八）！你事奉調養你的主，直至於能達到具有定見不動心的景況（九九）」。

〔總傳〕 此是麥加下降第五十四章，示諭可蘭是完全的、不可斷章取義。彼時之人、選其近於己者遵之。其不合於己之風俗習慣者，不合於自己利用者，則隱昧之。先言可蘭為天示之一種，次言味真者亦有時欲完全順命，然因貪得之念，恣慾之情，不肯毅然決然，且藉無天神來臨之辭，以譏笑之。次言造物主之大能，次言魔人之造化，魔之根性。至終引證歷代殞滅各城之實證。蓋造物主無所不能；在道旁者能遭災報，在石穴者亦能著災報。篇名石穴者，石穴之人，在昔日自恃人能穿穴於山，以為是最安全保險之計畫，然一旦災到，亦變粉碎矣。試觀今日科學昌明，攻擊之器愈利，而防禦之式愈巧，防禦之勢愈堅，而攻擊之術益能。問之世人，誰能萬全操其必勝呢？其唯本

天賦盡天職者乎？因心之潔穢也不同，而天賦之顯也有深淺，此所以勝敗也。若味真虛僞，中存嫉妒，忿怨迷信，妄想，自私自利之民族，居今之世，未有不著滅亡者。一。在昔日人文未進化，造物主不能不假自然殞滅之，在今日假民族制壓民族，滅亡民族，可耳。

然際於中道已失，真理已晦，神魔藉妖術邪法卜巫種種亂人之精神信仰。人魔因物質之變化，亂人之思想之時代；獨得真理之君子，未有不招庸俗之譏笑者也。視爲愚，視爲狂，視爲無用，視爲瘋顛者，有之。君子之士稍一游移，稍一曲從，稍一附勢，稍一心有所偏，魔誘之墮落矣。能定而安，不動心者，爲最難。修此不動心之法，各教之經典雖多，然求如此書之純真無隱，能合於時代之中者，尙不可多得。人果能安心研究，久之自識天人之理，心自不動矣。有志者，其效之乎？

第十六章 乃 罕 利 (蜜蜂)

麥 加
在十八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造物主的命令快來到了，你們不必再着急啦」彼時二主的人不信主之罪刑請聖顯出懲惡的現象，純一無比的主！

彼等貳主啦，他是玄高無比的 (二)！他着天神以他的命令中之一點明命，賦降於他的奴僕中：他意之所在的！你們要警醒！普世無主惟有我，你們要敬畏我 (二)」。

「他以着真造化了天地，他是無比的，高出去他們神鬼人物的羣主 (三)！他自精蟲造

化了人，然後人成了他的明顯的仇敵（四）。他造化了牛羊駝，你們可食，可用，可假之以溫暖（五），放牧時，收場時，可爲你們的壯觀（六），凡你們須身歷艱難達到的城市，則駝爲你們負重而至，祇是調養你們的主，一定是憐恤的，是慈憫的（七）！他造化了馬，騾，驢，及你們尙未曉得的種種，以資你們乘騎裝飾（八）。夫道之示中是在乎造物主！然其中有偏傾者；若是造物主他要默導呢？你們的全體一定亦都能得着正道（九）！他自天降雨，以資你們飲水。水生草木，以資你們牧放（一〇），且因之爲你們生出種種的穀禾，椰子，棗，葡萄，及各種的菓品。有參悟之人，於此即可得着天示（一一）。

『爲你們支配晝夜，日月，本其命令而諸星運行，具有理解之人，在這個上一定亦能得着天示（一二）！在地上爲你們造的種種，他的顏色是不同的，能聽訓誨之人，因此亦能得着天示（一三）』。

『他爲你們支配了海，以便你們自其中食用新鮮的肉類，以便你們取出裝飾品佩帶之，試觀船舶航行其中，你們自由的尋找他的恩典，要你們知道感激（一四）。』他在地球上置山水及道路，携之你們動，是願你們得獲正道（一五）！置種種的標記，與憑星辰而得指導（一六）！然則造化者豈能與不能造化者一樣嗎？你們尙且還不聽教誨嗎（一七）？夫你們若是數一數造物主的恩典，是數不盡的！造物主確是多恕的多慈的（一八）！造物主，他知

道你們的隱，亦知道你們的顯哪（一九）！彼在造物主之外所呼籲之者，他們是不能造化一物，他們是被造化的（二〇）！他們是生之外須死的，他們不知道什麼時候再復生的（二一），你們的主確是獨一的真主，其凡是不歸信後世者，他們的心是認識不清的，他們是驕傲自暴的（二二）！造物主確是能知道他們的隱，與他們的顯，他確是不喜歡一些驕傲自暴的人（二三）。

〔傳〕 動植各物，乃造物主造化者，雖一草一木各具各味，各具各色，均能順自然而開花結果。即一葉之微，人亦不能造之。動物、馬、騾，等速度，雖不如飛機電車，然能獨立生活動作，機車非假人則不爲用，且亦無滋生之能。總之主之能者，人不能之，天神亦不能之。夫人本之天賦所能者，是無生機無性命之物，且近及自己本身，生理之所以然亦不十分詳細。生，死，病，老，科學無論如何的昌明，亦不能避免，況其遠者乎？

我教之認識造物主之能，是人在任何時代均不能者，非人理想所及者，對造物主之外，再雜以神佛人物，是大禁的。蓋人只可修其純潔之天真，顯造物主直接賦與之使命，盡其爲人之天職而已。二主之人認識不純，是根于患得患失之心，祈福免禍者也。既未得而患得，既得而患失，祈福免禍亂于衷，心不純潔，不純潔則障矣，障則天真不純明矣。不純明則主賦之命不顯矣。

夫信仰宗教，日事祈禱，無論其意念是在今世祈福免禍，是在後世祈福免禍，均屬于認主不純之

類。此可蘭之天諭也。時及今日，唯物哲學以爲祈福免禍是無用之妄求，近乎迷信，因而對於各宗教均在打倒之例，立意不可厚非。然求其人生觀，亦是希得未來之幸福爲目的，因而築成此未有之世界人禍。若詳其衷心，固無所謂神之迷信，然權利之迷信，又加甚焉。國與國以利權爲主，而動干戈，民與民因利權爲主，而動交涉。物質有限，貪心無已，雖有強權嚴法，亦不過維持一時，其危亂其能已乎？

經 『有時人向他們說：「調養你們的主降下什麼來啦」？他們答道：「前人的記載而已（三四）」。因是他們在公判的日完全擔負了自己的罪擔，與因無識被他們迷惑者的罪擔！你要知道，他們所擔負者好苦（三五）！在他們以前的那些人也是妄行毀謗啦，但造物主拿去他們的建築也，先自其根基；然後屋頂自其上落至於他們，苦刑之臨至於他們也，由於他們知所不及之處（二六）』。

〔傳〕 自暴自傲者流，視可蘭亦不過是前人之記載，爲何自云是主降呢？以譏笑之。夫可蘭之史話固不能離古書之記載，然章々示教，中而不偏，真而無隱，寫實處不着像，說理處不落空無，雅俗共賞，老幼皆宜，若非主授，豈能自能？不特此創作也，卽以不肖之譯此之經過，今日思之亦知非是勉強可能。憶余幼也，曾從先父學阿文，未一年而病，且亦不入。其後二十九歲，又從師兄張子文研究可蘭之選本。念一章，經多日，仍是不識字。至三十五歲時，在南京譯可蘭之選本，與李虞辰研究，能聽他講而譯，不知字之所在。乃於四十三歲，土耳其人歐斯曼來北京，住余宅，聞

談中二日乃識阿文之要。於是開始。未二十日、文法與可蘭乃通、因而有此工作之成。夫此乃知主之授人亦有其時，人不可以爲學可能耳，亦不可謂生而有知耳。

經「嗣後到公判的日，主就要羞辱他們啦。他必將說：『你們以先在他們^人中爭持的那些個神物的主都在那兒呢？』賦有真知者道：『今天確是要羞辱刑責一些昧真者啦^(二七)！』當天使結果他們的壽限時，他們仍是昏暗自虧者呢！繼而他們和平的投降道：『我們向沒有作什麼惡事！』「否！造物主確是知道你們以往所爲的^(二八)！你們進入地獄的門，永於其中吧」。可悲哉！驕傲自暴者的住處^(二九)」。

「或有向彼敬謹的人們問道：『調養你們的主降什麼啦』。他們答道：『至善之道』！善士在今世既享幸福，後世的宅院尤爲優美！佳美哉！敬謹的人的宅院哪^(三〇)。他們是將入河渠下游爾得尼樂園的，在其中享受他們意之所欲者，造物主酬勞敬謹之士乃如是^(三一)！當衆天使完全他們的壽限時，他們心是純潔的，衆天使道：『安哉！你們，請你們進入樂園吧！此乃是由於你們以往的工作^(三二)』」。

〔傳〕 譏笑正道的人古今同也，在他自己以爲無虧於心，每日所作不是興教，就是募捐。然對於道之正歧不分，視歧途爲正經，視真道爲庸常，以歧亂正，以妄文亂真經。自己迷妄，且誘人迷妄。無論你用什麼真理示之，他是自信其妄。且曰：不過都是善道而已，或曰：不過都是爲教門而已，各盡其力吧！此類味道之人，其罪比之普通加重，故曰其負擔者好^(三三)！

經 「他們爲什麼必得等到親眼看見衆天神臨到他們，或者是調養他們的主的命令臨到他們，就像他們以前的那些人作過的樣子呢？造物主未曾昏患了他們，可是他們自己昏患了自己啦(三三)！故其所遭的禍是所作的惡，拘困了他們的是他們已往的譏笑(三四)。」

「彼貳主的人說道：「設若是造物主要怎樣就怎樣呢？我們與我們的祖先自然在他之外就不能事奉其他，自然在他之外就不能有禁止的事物啦！」此確像他們先人作過的樣子似的，然在諸欽使所負的責任，不過就是明白的宣達而已(三五)。」

「在過去的每一個民族，主確已派欽使宣導啦：「你們拜事造物主，你們遠了魔像着！」但在其中有造物主默導的人，亦有頑固不化迷誤的人！你們遍遊於地上，看一看彼不信真道的人之結果是如何的(三六)！你若偏愛引導他們呢？可是造物主是不能默導彼已決定迷誤的人哪！他們是不能得着援助者(三七)。」

「且他們以着造物主宣誓，再三的正重其誓辭：「造物主絕不復活死者」。抑不知約會在他上是確實的，可是大多數的人是不知(三八)！那就是要爲他們辨明白他們在其中的爭持，那就是要使昧真的人們明白：他們已往的所行是一些個欺僞(三九)！夫每一種事物主要其有時，則命之曰「有」，於是乎有矣(四〇)。」

〔傳〕

在彼等之意，既稱主降，則宜有天神來，若是主能降命令於人，爲何不直接降於我們

呢？既無天神來臨，又是古史之記載，自稱主降，豈不可笑。此是無知識人普通的心理。若在中國之儒者尚不以此爲奇，如孔子因魯史作春秋，誰不曰是天縱之聖呢？

純潔之僕，每日一切均在主之支配中。潔穢相間之人，是由聖賢本之真經引導。虧本不堪造就之人，是主已棄，被犧牲之徒。識乎此，造物主之要爲得矣。造物主之普慈特慈得矣。特選之僕毫無自由，無一不在支配中耳。

經 『其被昏愚後而能遷移於造物主的道之人；主一定使他們在今世居處善美；在後世的酬勞是更大！設若是他們真明白了（四二）。則他們自然亦就堅忍了，他們亦就完全託靠調養他們的主啦（四三）。』

『我在你以先所派者，亦不過都是人，默示於他們而已，若是你們不知道呢，則你們請問彼名學家（四三）。我以分辨是非明白的示諭與冊籍及教令賦降於你，爲是叫你爲世人顯明主賦與他們者，是望他們能參悟（四四）！』

『彼惡謀詭計的人，安保造物主不陷落他們所依的地，或臨之不意的罪刑呢（四五）？安保不在他們能權變中拘拏他們，他們無法避免呢（四六）？安保不因其漸次陵夷而拘拏之呢？祇是調養他們的主他真是憐憫的，多慈的（四七）。且他們豈沒看見造物主造化了了的各物，其蔭影向左右擺動，表示對於造物主伏首順服嗎（四八）？豈未見在天地間的動物，亦是

對於造物主俯首的嗎？且衆天神他們亦不敢驕狂（四九）！他們亦是駭怕在他們上的調養他們主！他們是本於命令他們的，他們工作（五〇）。

『造物主道：「你們不要妄立貳主！主是獨一的！你們惟我是懼（五一）」，天地間所有的是主之於他的！永久不可更移的清算是掌之於他的！你們豈可敬畏造物主以外其他的（五二）？』

『凡你們的恩典都是自造物主上來的！當你們遇見災難禍患之時，你們亦是向他哀求（五三）！然當他爲你們解除了災難禍患以後呢？而你們中的一部分人忽然以神鬼人物貳主啦（五四），他們隱昧賦與他們的。然則令他們道：你們歡樂吧！不久你們就可以知道啦（五五）』。

〔傳〕 人之謀畫有可及者有不可及者。天災固有人之所不能料者；而人禍，亦有時出其計畫之外者。且其自以爲簡易無關者，有時亦生非常之變。人實不能自全哪！然人當災禍臨頭之際，則只是一意的求祈造物主，（西呼安拉，中國呼天）然一旦災消難解，而忘惟一的造化人之主，自恃者有之，妄求者有之，實令人莫解耳。

經 『且他們以我惠賜了他們的，他們爲彼無知者置份，造物主誓必以他們的妄擬而審問他們哪（五六）！且他們以所有的女子均屬諸造物主，「讚主清淨」！他們是以所欲望

者，屬於他們哪（五七）！人有以「女子」報喜於他們時，他們的臉驟然轉成怒而不好看的（五八）。因此種消息是他們憎惡的，彼正要對衆人企圖隱瞞之：「是忍辱保留呢？可是掩埋之於土中呢？」你們要知道，他們自己的判斷，那是至可悲的（五九）！舉例之最可惡者莫過於彼不誠信後世的人所舉的例子！要知造物主的比擬是至玄高的；他是有權威而能公斷的（六〇）！設若是造物主因他們的昏暗而擊他們呢？在那兒將無動物的殘留啦。然而他必要容緩他們，到在一定的期限，但若是一旦大限臨到，他們既不能延緩，亦不能提前（六一）！他們將他們所憎惡者，歸於造物主，他們滿口胡說：「他們應享受幸福」，抑不知火是不能離他們的，是他當前之物（六二）！」

『誓道：「在你以前，我確已派遣聖使到在各民族矣。然邪魔爲他們文飾他們的行爲，彼時他給他們當保護者，故他們遭受最痛苦（六三）！我賦降經典於你，就是叫你在他們中間明顯出來他們爭持的是非，引導慈惠一些純誠于真的人而已（六四）』。』

〔傳〕 生男喜、生女憂、封建時代、各地之風俗大致相同。然造物主之造化人也「陰陽平等」絕無男女之差等、此人性之惡也。

因「私」而「偏」，各族皆然，聖使之被派也、正其「偏」，救其「邪」制其「過」勉其「不及」，分辨「真是」「真非」、以歸於「大中至正」之道。然邪魔恐其得中道也，乃利用種種「魔術」，

助其偏僻、飾其「過惡」、陷於困苦顛連中耳。猶耶二教、各持一說，以爭持。降可爾自能顯出，誰是誰非。

經 『造物主自天空降下了雨，然後在地上枯者方能復生！能聽訓誨的人，在那個之中一定是能得着天示（六五）！不特此也，牛，羊，駝上，亦有使你們可以「遷善的訓誨」！例如「使你們飲的，是自他們的腹中，糞血中間提出來的清潔易嚙之乳（六六）」！自棗及葡萄的菓品上，你們能取菓子露，與潔美的食品，有理解力的人在那個之中，自然亦能得着天示（六七）』。「調養你的主曾默示於蜜蜂：「爾其營房於諸山，諸樹，諸高架着（六八）。爾等取食菓品，遵着調養爾等的主之道順行着」；自其腹中出來種種顏色不同的飲料，醫治世人。有參悟的人，在那個之中，一定亦能得着天示（六九）』。

〔傳〕 夫蜂既有默示之「天職」釀蜜。高等動物之「人」，能無默示之天職乎？不過人之天職，各個不同，蜂之天職，類同能同，古今無大異耳。

經 『造物主造化了你們，然後再使着你們死亡，在你們中他有令壽返幼稚者，好叫他在有知識以後不知一物。造物主確是至知的至能的（七〇）』。

〔傳〕 人果「得道」也，愈老而智識愈高，愈有真得，如：「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是也。若陰暗不明，昧真者流，愈老愈糊塗，且智識落伍，反不如中年者；此乃由於

失其「爲人之道」。魔障過甚故耳，試以三四歲之小兒觀之，有時其言語頗合真理，然若再三追問則亂矣，此中頗可研究人之知能。

經 『造物主在惠賜中，使你們一部分貴過了一部分，已貴的人，無法能以他的惠賜，給與他所掌管的人；使他們在其中互相平等，然則造物主的恩典，他們豈可不承認嗎(七二)？』

『造物主自你們的同類中，爲你們造化了匹配，自你們的匹配中，爲你們造化了子孫，且他惠賜你們潔美的，他們豈可誠信妄擬的，隱昧造物的恩典呢(七三)？他們豈可在造物主之外事奉不能主張他們的，無能自天地惠賜他們一物的呢(七三)？你們爲真主不必多方比擬啦，造物主確是至知的，可是你們不知道(七四)』。

〔傳〕 世人無論如何求平等，亦不過「物質」上享受而已。換而言之，「衣食住」之分配，勉強一樣而已。至於「地位」之尊卑，高下，「知識學問」之優劣，支配人者，與被支配者，指導者，與被指導者，無論在任何「主義」之下，亦無法使之平等。支配者，即欲將其權位利益授與被支配者，不特不得安寧，反因是而紊亂矣。此普通可知者也。人與人既不能求絕對之平等，「被造者」豈可與「造化者」求平等乎？

經 『造物主曾喻：「被管轄無主持一事的奴，與能明暗使費主惠賜中優美的人，平

等嗎」？感讚造物主！可惜他們的大多數是不知道（七五）。造物主又喻：「二人之一，是啞而不能一事，無時不仰賴於保護者，無論着其趨向何處，均無好結果的人；與彼以公道命事，在中正道上的人，是一樣的嗎（七六）」？天與地的未現，統是屬於造物主的，時間之判也，不過轉瞬而已，或較之尤短。造物主確是在每一個事情上萬能的（七七）。

『造物主出你們於你們母之腹，你們是無所知者，他爲你們置聽覺，視覺，與心思，是要你們知道感激（七八）！他們豈沒看見隸屬於天空中的鳥嗎？除非造物主，沒有能留止之者的！純誠的人在那個之中即能得着天示（七九）』。

『造物主居你們于你們的帳房，爲你們製帳房自牛羊駝等的皮，起止輕快；又自綿羊山羊，駝的毛，爲你們製器皿，及物品，享受至于終期（八〇）』。

『造物主又因其所造化了的，爲你們置蔭蔽；又爲你們自諸山上置洞穴。又爲你們製諸衣服，以便你們蔽熱，與禦傷。如此的對你們全美了他的恩惠，是望你們順命（八一）』。

『但若是他們仍然是轉背而不聽呢？在你只盡其明白宣達的責任而已（八二）』。

〔傳〕

房舍，衣服，器具，本造之於人，而經曰「造物主爲你們造者」何也，意人非自能，乃

造物主假人以變化物質界耳，猶之乎人造機器，機器代人製造物品，此物品之成也，謂之人造也可，謂之機器造之也可。人是造物主造化的最高之一種動物，非因人不能變化自然界之形式。人

因各不同其天才，故各不同其天職。只能順天命賦與之技能，未有不能盡天職完命歸真者耳。

經 『彼等確是能認造物主的恩典，但他們不承認那個，蓋他們的大多數是味真的（八三）！彼日主在每個民族中選派證人，彼味真的人無被諒解者，他們不能被安慰（八四）！

彼時昏暗不明的人，看見了罪刑，既不能被減輕，亦不能被姑容啦（八五）！彼時以神鬼人物貳主的人，他們亦看見了他們的神鬼人物的主啦。他們呼道：「調養我的主！這些個就是我們的羣主！在你以外拜事的」！彼神等驟向彼么喝一句道：「你們確是說謊言的人哪（八六）」！此日他們方才順服了造物主，然他們妄擬的那個，已迷誤了他們啦（八七），彼味真的人們阻碍造物主的道之進展，因為他們的破壞，余在痛苦之上增加了他們的痛苦（八八）』。

『彼日我在每一個民族中選派他們同類的證人，證明他們。且叫你來證明了這些個證人，蓋因我降於你的經典，對於每樣事物上是分析清楚的，吉報於一些個順命的人，此是中道與慈惠（八九）』。

〔傳〕 社會上必有「精神」上之指導得「真」，「物質」上之分配得「當」。方能實現和平。「物質之分配」，古時雖有學說，實不如近代「經濟學」之完善。精神上之指導，雖自古有各宗教之「經典」，實莫如可蘭經之能得「時中」，合乎「近代」。故穆聖創回教僅二十三年，即能傳播

於三大洲。時及今日，占世界全人數四分之一，人乎，天乎？真理乎宣傳乎？心服之乎？力服之乎？明眼人自能了解！故各民族，雖均不能無聖使作證，然其終也，必歸證之於穆聖。時及今日，以世界之演變推之，亦可證明八九矣。

經 『祇是造物主以着公平，從善，贈與近親等，教誨人。淫亂，穢行，非法，妄爲禁止人。訓誡你們。要你們聽納訓誨^{（九〇）}！』

〔傳〕 世之亂也，亂於自私，自私則不能擇善而從。因而真理不得伸於天下也；真理被晦，世界所以亂也。同是救世之主張也，而必各尊其所祖，各私其所祖，雖有「最時中具有真理」之道；因非屬於己族，己國，己教，己黨也，則必昧天良，而排斥之。然造物主雖教人公平，從善，而又教人贈與近親者何也，蓋人乃喜羣之動物，不能消其遠近之關係，近者不可「私」而可「與」；保「人情」而不廢「公理」，實至中之道也

經 『你們履行你們結約時，以着造物主結了的約；你們在訂那個以後；萬不可違反那個誓約！你們確是以着造物主爲你們的中證人啦；造物主確是能知道你們的行爲^{（九一）}！你們萬不可像繩燃之後，破之，而成散的樣！你們的意，是要一派強於一派，假你們的誓約居中陰謀破壞嗎？抑不知造物主確藉此以考驗你們，在公判的日一定將你

們以往主張的違拗者，示諭於你們哪（九二）！造物主若是將你們統成一派的民衆，亦無不能，但他是使其所要迷誤者迷誤，默導其所要者得道！你們以往的工作一定是被審訓的（九三）！你們萬不可假藉着誓約居中陰謀！若是那樣呢，就是在穩定以後失了脚啦。因為你們阻止了造物主的正道；則你們將嚐試惡刑啦，一定是應受最痛的痛苦的（九四）。你們萬不可以着主結的約騙換少許代價！若是你們真明白呢，惟有近主的闕下你們能應受最優的（九五），在你們的跟前無論什麼都是易盡的。近在主的闕下無論什麼都是有餘的！我一定酬勞一些個堅忍的人，因為他們的所爲，我以至俊美的酬勞他們哪（九六）凡是純潔工作的男女，他確是純誠于真者呢，我一定叫他生存，且是個潔美快樂的生存哪，我一定酬勞他們，因他們的工作，我以較優者酬勞他們哪（九七）。

（此是與貳主之人立約之後之諭）

〔傳〕

「履行條約」乃文明國人之美德。時及今日，法律完善，書面之約，尙無不履行者，口頭之約，往往中生變化。唯我教中之「純誠順命」之教友，對於「口約」之事，無論鉅細，必要履行。或有時特別困難，臨終之時，亦必與所約者晤面，請其許可當面解約云。不特對於同教也，對於外教，外族，外國，亦如是也。惜哉！道久失迷，因其愛族愛國愛教之私也。往往假藉和約以企破壞人者有之。結約之後，背約者，有之。此乃可蘭之大禁，凡我教友，既知天訓，對於本族本教固不可違約，對於異族，異教，亦要守約踐言，保其純誠君子之人格！萬不可因愛教私己之心假

約以求勝人！

經 『當汝讀誦可蘭經時，汝宜求造物主從被驅逐的邪魔上護佑（九八）！彼邪魔對於純誠于真的人，及託靠調養他們的主的人，確無支配權哪（九九）！他的支配權惟在於傾向他的，與彼貳主的人（一〇〇）』。

〔傳〕 因此諭，在讀可蘭之先必念此九八節，蓋邪魔之被驅逐者，指以下里斯而言。他能誘人偏邪，失中，自暴、自棄、妄想、貪愛、懷疑、嫉妒、忿怨、淫穢、過爲、失約等。一行偏傾，一行二主，則憂愁、恐懼、怨憤、怒惡、無時或釋，築成了終身痛苦，不得解脫也。

魔之誘人以順爲能，你要愛教愛族，他順你之意，使你過愛失道矣。你念可蘭，他一誘，則解釋失中矣。因爲你愛教他誘你利用手段，阻止造物主的正道，故此節在此下降，蓋凡純善之道，一經魔亂仁人君子即失其純真矣。

經 『主以天諭的一節，有時易換天諭的一節，造物主是至知他所賦降的，但是他們說道：「你乃是妄擬的人哪」！不！但是他們的大多數是不知道（一一〇）！汝諭道：「降那個是純潔的明命，自調養你的主以着真理降的，爲是堅定純誠於真者，爲是指導中正之道，爲是報喜於一些個順命的人（一一一）』。

『我確是明白他們的議論說：「此乃是某人教授於他的呀」。但他們指出來的那個人的

語言，是外國土語，此經乃是明々の阿拉伯語(二〇三)。夫彼不誠信造物主之示諭的人，造物主一定不默導他們，他們一定應受最痛的痛苦(二〇四)！彼等妄擬造謠，不信仰造物主的示諭，他們確是虛偽成性的人(二〇五)。

〔傳〕 因穆聖是文盲，當時之基督教猶太教徒，對於可蘭之道無人可及，以爲必有人傳授，且妄指是不通阿拉伯文的二宗教學者授之。不知造物主將此千古絕美之文辭賦與文盲聖人，正是要顯人能承受天命之徵，要顯穆罕默德是主命之聖人也。

至於隨時易句，亦是顯是主授，不是自能。此種景況可驗出，如先生授，學生錄，錄後不能全記。提筆著作，筆下有萬言，停筆自己亦不能記憶。此種景況與筆錄有異乎？無異乎？

經 『其凡因被壓迫在信真以後隱昧了造物主的人，他的心仍宜定於信仰主！若是彼因爲昧真而胸中不在乎者呢？造物主的怒惱一定到在他們上，他們應受最痛的痛苦(二〇六)！他們是重塵世的生於後世之上；昧真的人，主是不能默導啦(二〇七)，造物主封了他們的心，思，耳，目，他們成了悻悻的人了(二〇八)。在後世他們決定是虧本的人哪(二〇九)』。

〔傳〕 教友住往因環境之逼迫也，而犯禁，只其心之信仰不移，且非甘心於犯禁者，造物主亦不怒之。其甘心隱昧真道者，主將封其心，思，耳，目，愈老愈悻，將失其爲人之資格矣。

按此數節觀之，教在此時尚未發展，其被迫出走可以想見矣。

經 『嗣後調養你的主對於被擾亂以後遷來；且能努力，且能堅忍者，造物主在那以後，一定是能恕的能慈的（二一〇）！彼日每人來爲他自己辯護，每人完全得他的工作，他們不能被虧（二一一）。』

『造物主示喻：「某一城平安，而且寧定，從各方來的惠賜是寬裕的，然他們隱昧了造物主的恩典，故造物主因其所行，使之被遭饑饉恐懼的罪刑（二一二），蓋他們同類的欽使確是已臨到他們啦，而他們不信他，故痛苦着之，他們真是昏愚自虧的人（二一三）。』

〔傳〕 試考古今東西着饑饉恐懼之地，其以先均是平安富厚之土，一旦被怒則全城無完全者矣。

經 『你們食用造物主惠賜你們的潔美，且合法的！若是你們惟獨是敬事他者呢？則你們宜感激造物主的恩典（二一四）！對於你們禁食的，就是：自死的及血與豬肉，及不以着造物主的名宰者；然若有迫不得已，不是妄爲，不是過爲者呢？則造物主確是能恕的能慈的呀（二一五）。你們不要用你們的舌頭妄言：「這個是合法的，這個是不合法的」，因是造僞於真主！妄造僞言於造物主的人，他們是不能得脫離而獲正果（二一六）。雖有幸福亦不過少許，他們終必應受最痛的痛苦（二一七）！在猶太人應禁止的，在以先已述說於你了。主沒虧他們，可是他們自己虧了他們自己啦（二一八）。然調養你的主對於彼因無知

作了罪的人，以後若是他們復於主，且能自修呢？調養你的主在那以後，確是能恕的能慈的（二一九）。

〔傳〕 人因不識經典，往往妄斷合法，與不合法。其因無知作罪者，只能悔改自新，主不罪之。若自是其過，故意妄擬真主之戒令者，是屬諸自虧，必遭無限的痛苦耳。

經 『亞卜拉罕確是順主命守中道的人，他向未貳主（二二〇）。他是感激造物主恩的，

主選拔了他，導他至於中正的人道（二二一），賦與他今世的幸福，在後世他確是屬於純潔的（二二二）！以後呢，主又默示於你，跟隨亞卜拉罕中正的道，但他向不是信仰多數主的（二二三）。因為轉換安息日，他們確是對之有種種的爭辯，調養你的主在公判的日，一定是評判他們在其中所爭辯的（二二四）。』

『你以着公理，及佳美的訓誨，喚人到在調養你的主中道，你以着善意對他們辯論，調養你的主，他確是詳細迷失他的中道的，他亦詳細能得正道的（二二五）。』

『若是你們要報復呢，則宜照人：對於你們的那樣報復之，但若是你們忍受啦呢，能忍的人是至優的（二二六）。你堅忍吧，且你亦無所謂忍，不過是依恃於造物主而已。你不必憂愁他們，關於他們的陰謀你亦不必掛懷呀（二二七），造物主確是同着敬謹的人的，確是同着善士的（二二八）。』

〔傳〕 穆聖是跟隨亞卜拉罕中正之道者，不是出奇立異者；是以公理嘉言善意勸人者，不是固持已見強人從己者；是依恃於造物主，能忍耐而不求報復者。然則市井傳說之穆聖，是推想乎？是妄擬乎？識者宜詳之。

〔總傳〕 此是麥加下降第七十章，因各章下降之文多半先聖之史話，於是，此類之昧真者現矣。此類之人知識不足，以迷信爲宗教，彼觀可蘭各章多半是述而不作，故不信真主賦降的，彼之意，真主賦降宜有天神，或類似中國之扶乩，既云主能直接賦降於人，何以他人無有此類之賦降呢？此類人亦知認主，亦作種種慈善，但不信真理之能默示於聖人，因風俗迷信神話以爲是道，故以默示於蜜蜂各篇；證明人果不爲魔障，默示可得。但普通之人無一不有魔之爲障，頃刻之間，一動之內，不知有多少思想之雜，順之，愈思愈遠。無論何人，果能去其私情，出其風俗，超其素學，脫出種種之範圍，未有不能直接受其應受之明命者。因人之清濁不同也，人之等級不同。純潔已貴之人，無法使其下之人與之平等，自然之理也。孔子曰，可與學也未可與立也，可與立也未可與權也。亦此意也。蓋大聖人直接受命於造化者，伊能直傳主命，故曰欽使，普通之人唯有從之而已。牛羊駝動物也，人亦動物也，人能宰割牛羊駝，且因其皮毛而製器用，主之能若不授於人，人豈能乎？人偏不思造物主之恩典，但去妄求於像，妄求於神，自己以爲是善，豈知已失人格矣。

夫迷信二主之人固爲可恨，然純誠信道之人，絕不可因私其教，對彼二主之人，有破約之行爲。中國回漢雜居，同爲國民，益不可有欺詐之行，若有之，是自私也。

試觀此經何等正大，不過彼時魔黨過盛，觀其述古而譏笑之，觀其易句以爲是「妄擬」，觀其理論正大則妄，指是「某人之教授」；且憑口妄言某是合法的，某是不合法的，毫無真理；只任風習之古說，對於亞卜拉罕之中正人道去之已遠。穆聖無論如何之辯論，然迷信已深之人，挽救實難。若反觀在中國之回教，今日若持可蘭之正大示之，在知識份子當然承認，普通之教師恐心尙不肯；蓋因神話故事深入已久矣。至於漢族之真儒，不特承認，且能因是而復真矣。

十五

第十七章 伊 斯 拉 以（以色列族名）

麥

加在二十八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純清無比的主，着其僕夜行，自禁寺去其降福於其周圍的遠寺；以資主顯示主的天示；主確是能聽的，能觀的（一）。』

此遠寺有說是耶露撒冷者有說是買的奈者然耶露撒冷在穆聖時是異教所居歐瑪時代方征服之

『昔者主確已賦與摩西經典啦，以那個指導以色列族，你們萬不可在我以外，再找保護者（二）！凡是主同挪亞渡出的子孫，那確都是能感恩的奴僕（三）。』

『在經典中主已判決以色列族矣：「你們在地面中，妄爲作惡二次，你們確是自尊自

傲的」(四)！」

「當第一次的警報到來時：主對於你們派嚴厲好殺的衆僕，搜索於宅院中；警告一定是必行的(五)！以後我着你們又轉勝於他們，以財產子孫助力你們，使你們人口衆多啦(六)。你們作善是爲你們本身作善哪！你們作惡亦是爲你們本身作惡。」

「繼而末一次的警報又到啦，他們使着你們面現憂容啦。他們進入寺院，就好像第一次進入似的；他們破壞他們所能破壞的(七)。」

「嗣後調養你們的主，亦或憐憫你們！但若是你們反復呢，主亦就反復啦。主置地獄，是以之拘拿昧真的人的(八)。」
二次被侵
有史可查

「此可蘭天經，確是引導至於大中至正；報喜於純潔工作，純誠于真者，應受最大的酬勞的(九)！彼不誠信後世的人，我爲他們準備下最痛的痛苦啦(一〇)，人本是求禍也，以爲是求福；人向來是欲速的(一一)。」

〔傳〕書經伊訓曰「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蓋造物主之視人類各

族，無親疏遠近。以色列族文化雖古，聞道雖先；然若驕傲自暴，自尊，自大，亦必着殺戮之禍，

清淨寺耶露撒冷
聖地雖貴，因其地之民衆不道德，亦必着擾亂破壞。古今東西各民族之興也，以其得道

而作善。各民族之衰也，以其失道而妄爲。蓋人之善惡均是爲己耳。故夫民族之盛大不可恃也，祖

宗之聖賢不可恃也，聖地之尊貴，不可恃也，所可恃者，是民心之歸於大中至正之道也。故穆聖以主降福于其地之賈地奈而興。

此是在麥加下降的第五十章耶露撒冷聖地被侵於人，乃由於以色列族妄爲作惡二次，古註云：「二次是違背經典，殺害束爾雅聖人；二次是殺害耶哈雅翟克嫩雅二聖；主裁決之，已諷麥加人對聖侵害，將着警告矣」。主之所愛者，是聖不是地，聖去其地，其地將遭災，乃歷史之成例也！」

經 『主晝晝夜兩個天示，使夜的示象黑暗，使晝的示象光明，以便叫你們尋找調養你們的主的恩典；以便你們明白計算曆數，主分析每樣事物是確實的分析(二二)』。

『每一個人的所行，不離其項；主使之在直理公判的日子發表！已錄的展開，他能看得見哪(二三)！彼時命之道：「你讀你的記錄吧！今天你自己核算自己亦就可以啦(二四)！」凡是得道者，他的得道，是濟益他自己；迷誤的人，是迷誤了自己！自負其責，不負他人之責。主向來必須等到派遣傳道欽使以後，方能加以種々の痛苦(二五)！故主要禍臨一個地方時，主必先教令了彼地的尊貴者；若是他們仍是在其地爲惡呢？則此論在其地一定實現啦。於是主乃懲之以種種的破壞(二六)！試看挪亞以後，主已懲治了若干代啦，有調養你的主詳細考核他的奴僕之罪也就够啦(二七)』。

『其急求目前者，我在其中，因我的所要爲，速與我所欲的；然後呢，我仍使他進

入地獄，仍是被貶而被驅的（二八）！凡意欲後世的那個積極工作，是因爲那個積極工作了，他且是純誠于真的人時，他們的工作是被獎勵的（二九）！這些人與那些人，調養你的主之賦與，在他們每夥人上，都是繼續不斷的；調養你的主之賦與是不被阻止的（三〇）！你試看怎麼樣的使他們一部分貴過一部分，然後世的地位，是至高的，至貴的（三一）。

〔傳〕 有形之物，一鐘一錶之記時也；尙有造之者，尙有使用之者。日夜之變化，今日公認爲日，地球，月之運動，然此部大機器能謂無造之者乎？無主之者乎？造之者精於此物之計算；豈不詳於推測之者乎？然人地上之一物也，其一生是非善惡統計，豈能無乎？自己良心發現時，亦能了然；然造物主之於人也，亦不能不教而殺，古今東西傳道欽使降臨之後，若仍不知悔而復者，其着災禍必也。故穆聖遷麥加遭兵災。在中國孔子降臨於春秋之世，其後乃有戰國之離亂，是其例也。試考每有一部純潔的宣道工作，出現於某地，某地若不能純誠接受者，某地不有天災，則有人禍，有參悟者，自能知之。

經 「你們不要同着造物主置另外的主！若是那樣呢？則你將落於被貶被棄啦（三二）。調養你的主法定是：「你們除去他不准拜事別的，你們對於父母行孝，若是在你們跟前他們老倆，或一位，已達至年邁之時；你們不要對他說輕慢的口氣，也不要有嚴厲的態度，對他們宜和言悅色（三三）；垂下慈愛的馴翼」，且爲之求祈道：「調養我的主！請你

慈憫他們二位，就像他們撫育幼小的我似的」(二四)。

〔傳〕 人之思想，一則純，二則雜。疑二之人，魔障居中，情魔相間，無日可以得道矣。書曰：「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執厥中」，是也。

回教財產雖屬諸各個人。然也有時，父母子女同居；同居時不特子女宜盡贍養之責，且宜善體親心，和言悅色，竭力善事，父母之前一現輕慢之語氣，一有嚴威之態度，非孝也。

經 『調養你們的主是至知你們心中的！若是你們將來能成純潔者呢？他確是能恕宥一些悔過復新的人(二五)』。

〔傳〕 聖賢不免有過，過而能改，不爲過矣。所怕是口說改過，而心中尚仍以過爲是；然主知人心中，果心中改悔自新，未有不得宥恕者也。回教近來，最大之病，是自不肯承認有過，明明違背天經，也要設法文說；耶教最好是主前求恕，自述已過；回教人其勉之乎！

經 『爾曹付予近親，貧困，旅行者的應給的着，但不可市惠濫用(二六)！祇是妄與市惠的人，是羣魔的弟兄，魔是隱昧調養他們的主的(二七)！若是你無能力顧及他們，自己尙需求祈你的主，慈惠你所指望的呢？則你對他們宜說溫和的言語(二八)；既不可縮手於項，吝而不施與人，亦不可完全伸出，妄與不節。若是那樣呢？不招瞞怨，則落後悔咎(二九)』。

〔傳〕 夫社會之安寧在乎財物之分配適宜。人有必需，不論其遠近，宜設法維持。若無必需，而妄與人，是結私黨也；故同於魔。己力有不能，宜用好言安慰，實乃仁道也。蓋人之用財也，既

不可吝、而招怨、亦不可吝、而落悔也。此章乃責猶太之無道、彼仍將此儉奢不中之品、置于穆聖身上、且造出種種無稽之故事、其形容穆聖、顯然是一無知識人耳。

經 『祇是調養你的主因其意之所要，寬其惠賜，限制惠賜，對其衆僕是詳而且明的(三〇)！你們不可因為怕窮，殺害子女。主能惠賜他們亦能惠賜你們，若是你們殺了他們，你們就是作了大罪啦(三一)』。

〔傳〕 非人則世界不進化，故造物主之予人也，各個人有各個人之應得；所以人之育子女有天職存焉。為何近年來西洋爲物資之分配也，要節制生產呢？節制生產亦是一種經濟學的主張

經 『你們萬不可臨近姦淫哪！那確是穢行可惡的事(三二)』。

〔傳〕 誠哉萬惡之源，起於姦淫，各國各教無不禁止。然男女之情，本於生理之必需；豈能強制之乎？佛主滅慾，儒主制慾，數千年之教訓，終演成今日之戀愛公開矣。戀愛公開，似乎由僞而顯真矣；然因是仍爲一切穢惡之源；社會人心豈能安寧乎？惟有我教對於此有最完全之解決方法。惜乎世人未注意耳；我教之法：一，男女出幼卽爲婚期，卽可自主，故青春無有情戀者。二，男女不合卽可離婚，故無有因男女感情不洽，而外遇者。三，女子因體質及其他之關係，及社會之情形戰爭之關係，准男娶二妻三妻，因是減去男女種種暗昧之事實；然女子若不同情於男子之附娶呢，離婚亦屬可能。有此種之法，再加以禁姦之律，故法乃得實行，人不飾行；文乃不空耳。

經 『你們除非本着真實理由不准殺人，此是真主的禁止！其凡被殺含冤者，主確實予他近人以權利啦。然關於殺的事，若是不苛求呢？那確是能被佑助的呀^(三三)』。

〔傳〕 殺人抵償，與尸主以權，且加以佑助，乃造物主之公平。然不可苛求，若一苛求則自坐罪矣。經 『你們不可臨近孤兒的財產！若是臨近呢，必要本諸最善的意念，能繼續達到他的壯年方可』。

〔傳〕 經理孤兒的財產，善念一時，不能永其善念者，不可經理也。

經 『你們履行約會！約會確是被質問的^(三四)』。

〔傳〕 約而不踐，天命國法均不見容。

經 『當你們量時，要完全其斗量！你們秤時，要以着公正的天秤！那是最優的，那個結果是最善的^(三五)』。

〔傳〕 近年最普通的遭天災人禍之原因，莫過於度量衡之不公平，人之無信用耳。

經 『你們不可行你們所不知者；祇是眼耳心都是因為那個被質問的^(三六)』。

〔傳〕 不知而行，等於瞎子。然世人對於自己所行所言所主張，徹底乎未徹底乎？本不知道，且裝知道，且順其不知而妄行，惜哉！試觀教中一切典禮已成習慣，力行者實不乏人，然知其所以然者，有幾人乎？

經「你們不可在地上驕狂的行。蓋你們無論如何，是不能劈開地的，是不能高過於山的。」^(三七)。

〔傳〕 驕狂之流，不特主惡之，而人也惡之耳。

經「以上所有的惡行，在調養你的主之闕下，都是憎惡的^(三八)！此乃是調養你的主默示於你們的公理。你們不可同着造物主另置其他的主！若那樣呢？則你們就被棄在地獄中，是招怨的是被逐的啦^(三九)」。

〔傳〕 以上乃人道概要，均屬不移之真理，即是可蘭示教之大中至正之道也。其不聽訓誨，妄爲弛禁，妄求賜福免禍者，未有不遭同地獄之苦者耳。彼時彼地之人，因有此，乃反對穆聖，聖走屢遭兵災，然此時此地之人，有此以上之罪惡乎？宜各自反省，自識警告之有無耳。

經「調養你們的主豈能以男子獨予你們；他自取女充諸天仙嗎？你們所說的言語確是關乎重大^(四〇)！在此可蘭中余確已反復的申述，爲是叫他們聽受訓誨，然他們反是越發的逃避啦^(四一)！汝諭道：「設若是像他們所說的，同着真主尙有好些個主呢？則他們一定要設法求得至高所在啦^(四二)」。「讚主純清無比」！他是高出去他們所說的無限的高^(四三)！七天與地及其中所有，無不表示讚他清淨！蓋凡無一事則已，有時必以着他的讚，讚他，但是你們不能了解他們讚的表示！他確是能原諒的能恕宥的^(四四)」。

天地間一切無不顯造物主之讚，但自己不知道是讚的幔幃^(四五)；我使他們的心中關於解釋那個，心中有象障，耳中有沉！所以當你在可蘭

經中紀念調養你的主，是獨一時，他們則轉背而逃避^(四六)。有時他們也要向着你聽，可是我知道他們是本着什麼意思來聽的！且彼昏暗不明的人，暗中密語道：「若是你們跟隨呢？你們就是跟隨被邪術迷惑的人了^(四七)」，「你看！他們爲你拿的比擬，他們實在是在迷誤了。他們終久是不能得着道的了」^(四八)。

〔傳〕 西方神話故事，假名女神，以描寫人事，習用之久，人以爲真有其神；不特信仰之，且崇拜之。可蘭經無論如何的解釋，他們仍是不聽。豈知，家不一，則家亂；國不一，則國亂；世界不一，則世界亂；造物若有多神爲主，則天地恐亦亂矣。試觀天地自然界之表示，無一不能顯出造化之真象，無一不是表示有造物主，無一不是直接被選用於真主者；然人不參悟之，雖親聆可蘭經，因其心中有印象之幃也；則不能解悟，猶之乎未聽也。卽或注意的聽，其意亦是在求空隙而攻擊之，駁斥之，耍戲之耳。故他們終於迷途而不能反於道矣。中國近年之劫，亦由于明清以來小說流行于世，在社會中，有城隍之信仰，有土地之信仰，有玉皇大帝，有娘娘，種種理想之神，不知多少；近又有道院扶乩之迷惑，使普通之人民，迷于神鬼之中，以爲是宗教。近又因物質之文化波及，青年醉心物慾，因是養成一部分是腐化消極的，一部分是徇情縱慾的，以如是之人民，能不爲造化者所棄乎？

經 「他們說道：「若是我們已成了粉碎的朽骨時，豈能够再叫我們成一個新鮮的造化嗎（四九）？」你答他們道：「就是使你們轉成石和鐵（五〇），或你們的心中想出造化的尤難者呢……」他們隨即又說道：「誰其復造我們哪？」答道：「第一次造化了你們的！」他們聞之搖他們的頭，且說道：「那在何時？」答道：「抑或者是不遠啦吧（五一）！彼日也，他喚醒你們，你們以着他的讚辭應答他，你們自己揣想不過片時的止留而已（五二）」。

「你諭我的衆僕，叫他們說善言哪！邪魔確是在他們間鼓惑呢！邪魔確是人類明顯的仇敵（五三）。調養你們的主，是至知你們的，若是他要慈惠你們，他即能慈惠你們哪；若是他要懲治你們，他也即能懲治你們哪！主派你對於他們，不是看護者（五四）」。

〔傳〕 造機械者能變化機器，造化人者豈不能變化人者乎？且造物主之於人，何時均可惠賜，何時均可懲治，邪魔惑人，人將妄言不信真理矣。

經 「調養你的主是至知天地之中的。我確是使傳道的欽使一部分貴過了一部分啦，我確是賦與大衛宰布雷經典啦（五五）」詩篇

「你諭道：「你們在真主以外呼籲你們揣度的那些個吧！關於你們的禍，他們是不能主張解除，及設法移動（五六）」！且他們這些個也是求祈要尋求至於調養他們的主的介

紹，誰是至近的。他們亦是指望主的慈惠他們，亦是怕主的痛刑，調養你的主的痛刑，真是值得注意^(五七)』。

『城市的一部在公判的日以前，除非主不能毀滅之，除非主不能懲之以最痛的痛苦，此乃是記錄於經典中的^(五八)。主之派遣示象不是不能，不過昔日以真爲僞的人，仍是不行那個！如昔者主賦與色木族明顯的駝，而他們昏愚虧負了那個啦，蓋主不派遣示象則已，若是派時，就是爲的警告^(五九)』。

『昔者我曾諭汝，調養你的主確是範圍了人類的，我顯於你的那個夢，不是爲別的，就是要試驗試驗人而已！在可蘭經中，被譴責的植物亦此意，我是要使着他們駭怕，反增了他們驕傲過爲啦^(六〇)』。
表說猶思福的夢。被譴責的植物，有二說：一、阿丹所食之植物，二、地獄所生之植物。

〔傳〕 大衛雖貴，其子孫若迷妄，亦遭罪懲，是照應前幾段，極責以色列族之不遵經，日入迷信之途。

常人不是不知有造物主，意在求神佛、聖賢、英雄介紹於造物主，賜福免禍耳。抑不知主是包圍於人類的，主不遠人，而人自遠哪！聖賢固然是一部分、貴過一部分、然凡其能遵被賦之經典者，即可直達天聽矣。若棄其經書，崇拜其人物則謬矣。總之，人類一失大中至正之道，必有是非被判之日。當其公判之前，愚暗昧、真之城市，必着破壞災難困苦，意先小懲庶其覺醒耳。然則，近年各地兵

災，天災，若不覺醒，其將現公判者乎？

經 「昔者主向衆天神道：『你們向阿丹叩頭』。於是他們都叩頭了，惟有以下里斯他說^(六二)：『我豈能向你用泥造成了的叩頭嗎？』繼又說道：『你豈未看見嗎？這就是你看他貴過我的那個嗎？請你容緩我，到在公判之日，他的子孫除少數者外，我一定能誘之使下^(六二)！』諭道：『你下去吧！在他們中凡跟隨你的人，以後地獄確是爲你們最適宜的報應^(六三)！你以你的聲音動他們中之能動者，你以你的馬步兵，對他們呼喊威嚇，你與他們夥居在財產子女中，你許約他們吧』。邪魔豈有許約之能，不過就是欺騙而已^(六四)。

「我的誠僕，你對他們沒有支配的權能！」「有調養你的主，經理一切，事々無可顧慮^(六五)」。

〔傳〕

音樂中有鄭聲、雅樂之分；鄭聲者，導人邪淫、悲哀之聲也。雅樂者，平和開展之聲

也，鄭聲、乃魔之聲也。魔誘人之術，有時利用淫聲，媚語；有時利用軍兵之呼喊；一柔一剛，使人動心；二者不動，則因人之貪資財、愛兒女之念而動之；其真正純誠、順主者，則不被動於聲象、財產兒女，不動而魔亦不擾矣。數者主動於神魔，顯現之於人魔；故普通人不陷溺於柔，則必畏於威。財產是人所戀，此關最難打破；兒女至近之人、最足移人之志向，動人之思想，標也不敏，經

數十年之奮鬥、日與魔戰、時及四十二歲、研究可蘭後方得安定、雖然、修潔求道在人、若無造物主之佑助、自己雖定、環境時遇、亦恐不容、此境最難、可以默會、不可言傳也。

經 『調養你們的主爲你們驅駛海中的船，以便你們尋找他的恩典去，他確是對你們有大慈的(六六)！若是你們在海中遭遇災難時呢？除造物主而外，凡你們要呼籲者的神，他亦迷誤啦。然若是主解救了你們到在岸上的時候呢？則你們又逃避啦。人類的大多數是味真的(六七)！你們安保他不陷落你們所在的地區；不遣風沙於你們；你們得不着救護你們的呢(六八)？你們安保他日使你們復駛於其中，因你們已往的味真，他對你們派遣颶風，要淹沒你們，彼時你們得不到追救你們的呢(六九)？』

『我確使阿丹的子孫類人尊貴了，使陸海載負他們；我惠賜他們以潔美的食品；我使得他們貴過了我造化的大多數(七〇)。到在那一天，我因其首領呼喚每群人；然後記錄交於他們的右手，他們能讀他們的記錄，他們不能被虧絲毫(七一)！凡在現在是瞎子的人，他在後世亦是瞎子，那才是至迷路的人呢(七二)』。

〔傳〕 學者恃智、以爲人能計畫、則事能萬全矣。愚者恃神、以爲神有靈驗、可以保佑矣。一旦遇有奇災、如船行大洋之中、而遇颶風、人謀無用、神靈無驗矣。此時惟有造化天地人物之真主能化險爲夷、而人不知、惜哉！人本貴也、而自賤之、本有路也、而不識之、豈非瞎子乎？目視真

經不知眞道所在，口念可蘭不知示意爲何，瞎乎不瞎乎？不辯自明。

經 『關於我默示於你的，他們幾乎要擾亂了你啦，爲是叫你除去那個造僞於我，如果你要那樣呢？他們就要與你秘密的結合啦(七三)。設若不是我使你能定，你幾乎就要稍微的傾向於他們啦(七四)。如果你要稍微傾向於他們呢，一定我着你在生時，在死時嚐試加倍的刑懲！以後你永得不着我的援助啦(七五)』。

『他們在此地麥加鼓惑你，爲是着你從那兒出去；如果你若是出去呢？他們在你以後亦沒有多少的延遲(七六)！穆聖出麥加麥加不久就遭兵災。在你以前，我派的諸傳道欽使有例在先，你未嘗

變更我的常例(七七)』。

〔傳〕 穆聖在麥加宣道之時，邪魔從中擾惑。有時用善言交涉，有時用武力威嚇；意在使穆聖變更默示之眞道。穆聖因種々之關係，幾乎爲之所動；然穆聖終因眞主之默佑，堅持益烈。彼方仇之益深。乃有買地奈之夜行。惟信徒有因財產兒女被魔惑而留下者，亦有隨聖遷來者，然爲時未久，麥加遭兵災矣。此乃是有史以來，各聖教化不行，遂即遭災之常例也。「常例」阿文爲損乃台，今人只知紀念日常洗禮之損乃台，不知紀念古昔歷代各聖人之損乃台，道乎？非道乎？

經 『你自日昃踐禮拜禱，直至於昏夜着，你在晨曉讀誦研究可蘭經着；祇是在晨曉讀誦研究可蘭經是能證明的(七八)！在夜中若是不睡，因之亦讀誦那個時呢？在你上是副

功，因為調養你的主，着你立在被讚的地位（七九）！你說：「調養我的主，請你使我入『是誠』的入，請你使我出『是誠』的出，請以你闕下的權威助我着（八〇）」，再說：「真理來了，妄文無用了，妄文向是不久的啊（八一）」！主在可蘭經中賦降醫治慈惠於純誠于真的人；對於昏暗自負的人不過益增其損失而已（八二）。若是我施了恩於人，他轉向棄而之他的呢，當他遭遇着禍難之時，他就絕了望啦（八三）！你說：「每一個人工作其性之所近，調養你們的主是能知道，誰是在中正之道的」（八四）」：

「他們關於性命的事，請問於你，你說：「性命是屬諸調養我的主之命令，賦與你們的知，是很少的（八五）」！若是主要拿去默示於你的，一定能拿去；除非調養你的主慈憫你；再不能得着其他的維護者（八六）！祇是他特慈於你的，是至大的（八七）」。

「你說：「即使人神相聚，他們彼此互相援助，意欲出此樣的可蘭經呢？他們亦拿不出來（八八）」。

〔傳〕 性命是屬於主之命令，業已明言，又言默示能拿去，又言人對此知有不足云云。宜乎孔子不言性與天道，蓋因其難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似乎近之。

朝禮定則拜只是二拜者，意在當此純潔清醒之時，讀誦研究可蘭天經也。可蘭經能醫人之心病，

能解除人之憂愁恐懼者也。人人均宜在此時研究，在此時研究，乃能明白。若在聖人夜中不睡，亦有研究之可能，普通人非當然也。午後精神不清，奧理難解，拜禱之次數較多於此也。夫可蘭乃造物主之慈惠，若人棄而之他，遇有災難禍患將無所措矣。普通之書，均偏一方，均偏一時，均無至中完善近人之理，惟可蘭經研究久自得人生之究竟，日常之所守，時之是吉而無咎無悔者也。故人神相合亦不能製此，實千古不滅之天經也。深究者自知其益於人者之如何耳。

「晨曉讀誦研究可蘭經」句，是本字，可是英文本譯爲「曉時的拜禱禮」，但按各段前後考之，仍是以本字本義之譯爲妥。譯可蘭最大之毛病，是失其本字，以他字附會，不止此處耳。

經

「主確是在可蘭經中，爲人反復申述種種的譬喻；然人的大多數是不承認；是隱昧真理的(八九)！且他們說道：「我們不能誠信你。必須等到你能爲我們從地中湧出泉

水來(九〇)，或者，你有葡萄棗樹之園，你能使河水湧流其間，永流不斷(九一)；或者你使

天：如以先你對我們妄言的分塊落下來，或者造物主與天神能來，使能當面看見(九二)，或

者你能築成金的房子；或者你升在天上，然必須等到你在天上：對於我們降下經典，我們

能念；我們不能信你的真升」！你說：「讚調養我的主純清無比！我如何能！我不過就是

人類的傳道使而已(九三)」。大概中正之道，臨至於他們之時，阻止人誠信之因，乃由於

他們說：「造物主豈派人類的傳道使嗎(九四)」？你說：「設若在地面上是天神行止的

呢，主一定自天上降於他們天神類的宣道使(九五)」；你再說：「有造物主在我與你們中間作證也就可以啦。祇是他是詳細觀察他的衆奴僕的(九六)」！凡是造物主默導的人，他才能得着正道；凡是他棄之迷誤的人，在他以外他們永得不着保護者！在公判之日，主集合他們，他們的本然是瞎子，啞子，聾子，他們的住處是地獄，當其熱度退時，我再增加他們的炎(九七)！那就是因爲他們隱昧了主的天示：他們的報應！且他們曾說道：「若是我們已成了粉碎的朽骨時，豈能够再叫我們成一個新鮮的造化嗎(九八)」？他們豈沒看見造物主造化了天地啦嗎？他豈不能造化他們的那個樣嗎？他爲他們制定了的期限，在其中是無可疑惑的！不過昏暗自負的人，他們是不承認，昧其天良而已吧(九九)。『你說：「設若是你們主持調養我的主慈惠的寶庫呢？你們一定是怕使費而扣留啦」；蓋人之性就是貪吝的(一〇〇)。』

〔傳〕 今人無論是歷史學，是社會學，是哲學，是法律學，只要一談及宗教；則必曰是神奇，是神話，是假神道以設教；試觀此數節，回教同於他教乎？穆聖是人類不是天神，既不能裂地，亦不能升天明矣。惜乎迷信風盛，魔道大顯，真道漸晦，雖有可蘭之降世，而人不加研究；迷誤失道如瞎，如聾，心焚體炎尙未悟耳。

經 『我確實賦與摩西九種顯明的天示，你問一問以色列族去，當那個臨至他們時；

法老歐對他說道：「唉摩西！我想你是被迷惑了啦吧（二〇一）！」摩西答道：「你確是
能知道，除非了調養天地的主，沒有能降這些光明的。唉法老歐！我想你是被昏蒙
的（二〇二）！」於是他要自該地將他們驅出去，所以主淹了他，及同着他的一總（二〇三）。
自那以後，主諭：以色列族你們安居地上着，至末世的約會到來時，我將你們一齊
拏來（二〇四）』。

〔傳〕造物主因時，因地，降聖人引導人，均有天示之賦。然人因昏愚自暴，自棄，終着滅
亡；埃及古王其前例也。考之中國，紂遇文王而不化，亦猶是也。縱觀古今東西，每值陰闇已極，
陽剝將盡之時，必有繼往開來，時中之道來復。際此之時，君子得興，小人剝廬，是造物主之命
也。故以色列人得安然於地上耳。

經『主是以着真理降了的他，他是本着真理下降的，主之派你也，不爲別的，就是
報喜與警告而已（二〇五）。可蘭經主分開降他，爲是叫你：徐徐的讀誦於人哪！那確是主
降的（二〇六）。你說：「你們歸信那個嗎？可是你們不歸信呢？」祇是在已先已被賦有真
知的人，他們聽見念那個之時，必要俯身叩首（二〇七）！且他們口裡說道：「讚調養我們
的主清淨，調養我們的主的約會一定是實現的（二〇八）！」他們且稽首，且泣感，蓋因那
個增加了他們的敬謹啦（二〇九）』。

〔傳〕 眞道何傳，非經典則不得傳。然經典雖同爲造物主降，有因時地之不同者；有年久失眞者，可蘭之貴，貴自穆聖以來，註釋雖多，而原文毫無更變，且是純粹眞理，毫無神話。舊新約等經，近代文學家已知其非摩西耶穌之手傳；均是文學家之手筆耳。故具有眞知的人，聽得可蘭，未有不動感者耳。

經 『你說：「你們呼造物主，或者呼大慈的主，你們不論呼什麼吧！但是對於他宜稱其最全的名！你之拜禱也，聲既不可高，亦不可低，你要尋那個中道（二〇）！」你再說：「感讚那個造物主，他不用立子嗣！在他的主權中，他亦不用輔弼！因爲恐怕卑視，亦用不着維護者。你讚他尊大着他是至尊大的」（二二）。』

〔總傳〕 此是麥加賦降的第五十章，此時以色列族自稱是主之選民，對於摩西耶穌敬仰之如天神，然對於摩西之示諭不求其眞，只是依從後人附會的註釋，迷信，不知修己之言行，一意崇尊清淨寺之貴而已。此諭：人若妄爲聖地亦因之遭災；主之加禍於某地，是因其地之貴者不遵奉命傳道，欽使之訓誨也。

道久被魔誘成迷信，各地皆然。際茲時也，則不能再有傳道者降臨，本其先聖之教，因時因地而傳之。書雖有不同，根本之道不外此可蘭所示，認主獨一，孝順父母，改過自新，付與近親貧困旅客等之應給，不可濫與，不必勉強，禁殺子女，禁止姦淫，禁妄殺人，善遇孤兒，守約踐言，

公平、斗秤、不行、不知、不可、驕狂、等々訓誨，乃百世不移之理，世界通行之道，但人因魔惑，心不純潔，夫心不純潔之人，無論講述若何之經典，他是不能深得，即與他看，他亦像瞎子。不必彼時，即以今人觀之，雖不信多神，然他心中主義太多，無論若何的聖經賢傳，他能讀之，他能利用以騙人，他可不能體身力行。今人看一切都是文學，東西聖人之道乃成了老生長談矣。

普通人信仰宗教之念，不是因災難，即是有憂患，祈福免禍而已。意在祈神或祈死去的聖賢，給他求宥免禍。他對於聖賢之經典毫不思遵行，只知修建寺院廟宇，不知求真經之道。如釋知拜釋迦，不知釋迦示教爲何。回教自雄。是不拜穆聖，是拜造物的真主，然對於真主示諭的訓誨，誰也不注意。每日所傳者，亦不過可蘭中之末節而已。至於何者是昧，何者是純，亦不能盡量知之，況其他者乎？

夫魔之誘人不外聲音與威力，許約人財產兒女而已。夫魔豈能許約？欺哄之而已。驅魔之道惟有朝念可蘭，午後常作拜禱之法。雖然可蘭是醫治慈惠純誠于真的人的，對於昏愚自負的人乃益增其損失。蓋彼總以此中庸大道爲平常，必欲聽怪力亂神之語，且妄擬先聖先賢之小傳以神奇之事，對於摩西九種顯明的天示不言，專言其手杖變化。對於穆聖小傳亦不本之可蘭述作，妄擬出與可蘭不合之事實；豈知主道：「他是本着真理下降的」「主之派你也，不爲別的，就是報喜與警告而已」。然自古及今非有真正知識的人，對於可蘭所示之道，不能首肯。其專欲聽怪力亂神之語者，無論回漢，皆不與焉。

第十八章 克和夫（山穴）

麥

加在八十八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感讚造物主，賦降經典於他的奴僕，是無過無不及（一），大中至正的，警告在他的闕下有嚴刑，吉報於純潔工作，純誠于真的人，應受最優的酬勞（二），是永久繼續的（三）。』

『你警告說：造物主立子嗣的那些人（四），從他們的口說出那樣大有關係的話來，他們沒有知識，他們的祖先亦沒有知識，他們的話那真是欺詐（五）！然若是他們不信這個言語呢？在那以後你豈可因憂愁傷你自己（六）？祇是我在地上設置了裝飾品，爲是試驗他們誰是工作至善的（七）；祇是我亦能將他轉成了不毛之地（八）！』

〔傳〕 開章卽曰此經是大中至正，無過無不及，遵者吉無咎悔亡，不遵者凶咎悔吝隨之。繼引妄言之無識、實合於易理之示教也。然學易不得道則雜而不純，此則純真於一純潔工作，實非易可比也。

基督教最大之誤謬，就是說耶穌是造物主之子，三位一體之說。昔者人文未大開化，無論穆聖如何的解釋，仍是固執。近來西洋的文學哲學的著作，已知其非矣。蓋惟造物主能使生，能使死，亦

能使屍身不腐，亦能化地爲冰洋，亦能繁榮地面耳。地上設置裝飾因之以試驗人，在此次世界大戰足可證出，味真道之地，裝飾雖多，物質文化雖美，一旦成了焦土，惜哉！

經

「你以爲洞穴的人及來根名犬是主的顯示中最可奇異的嗎（九）？昔者有數君子隱於

山穴，他們曾說道：「調養我們的主！請由你的闕下賦與我們慈惠，關於我們的事情，請你支配我們於正道（一〇）！」因是在洞中主封住了他們的耳若干年（一一），以後主又復活了他們，主是知道彼二部分人誰是能計算他們留止的確數的（一二）。彼二部分人，一是猶太，二是基督，

「主茲對於你述示他們確實的記載：「他們是純誠歸信調養他們的主的君子，主已贈與了他們的正道（一三），堅定了他們的心，彼時他們站起來自相說道：「我們的主就是調養天地的主，在他以外我們絕不呼籲別的主，如果我們要呼籲呢？我們確是說了非法（一四）！我們這些個民衆！他們在他以外又樹立了好些個主，他們在那些上如何能拿來明顯的證據呢！誰尙能比妄造謠言於造物主者至昏愚自虧呢（一五）？他們若不專事造物主，你們遠了他們，仍退隱於穴中吧；調養你們的主將爲你們寬其慈惠，關於你們的事他爲你們預備相宜的（一六）」。

「你看太陽當其上升時，則光傾向洞穴的右方，當其下落時，則經過彼等，光傾向穴之左方，他們是在一寬濶孔中，那就是造物主的示諭！凡造物主默導之者，他才能得着正

道，其已棄之迷誤者，是永得不着指導者，與保護者(二七)。

雖在深山亦能得日光
主教導之者不分地域

「你以為他們是醒着呢，他們實在是睡着呢，不過主使他們左右反側！他們的犬，在洞口伸其兩蹠，若是你看見了他們，你必轉背而逃；一定因之而飽受驚恐(二八)。」

「如是者久，主又復活了他們，為是叫他們彼此之間，互相詢問哪！他們中的一人道：「你們留此多少時了」？他們答道：「我們留此大概不是一日，就是半日吧」。又一部分道：「調養你們的主，是至知你們留止的。最好你們派一個人拿着你們的錢，去此地的城市，叫他看一看：那種食品是最潔的，將其中的能食的，買來與你們；叫他精細點，萬不可叫一個人知覺你們哪(二九)！若是他們_{本地之人}明白了你們，他們就將要驅逐你們或者叫你們歸入他們的道啦，若是那麼樣，你們將永久不能得超脫而獲正果啦(三〇)。」

「他們雖如此的計劃，可是主仍是使人辨識了他們；為是叫人知道造物主的約會，是純真的，時限是無疑的。」

「彼時彼地的人關於他們的事情會議，有的說：「你們對於他們要修建相當的建築，調養他們的主，一定是詳知他們的」。關於其事，主持有力者道：「我們對於他們一定樹立一座禮拜寺」(三一)。

只知紀念神奇建築寺
院不知求道無益耳

「現在他們有人說：「三個人第四個是犬的」，又有一部分說：「五個人，第六個是

犬的」，又有人說：他們是七個人，第八個是犬」。這不過都是推卜未見的！你訓諭他們說：「調養我的主，是至知他們的數的，知道他們者是很少」。

「嗣後你在他們中，除非是明顯的理論而外，你不可辯論之。在他們中不必請他們有所斷定(三三)！對於事物，你萬不可驟然說道：「明天我一定作那個」的話(三三)；必須先說：「若是造物主意要那樣呢」？之語句，若是關於事物你忘了之時呢，你紀念調養你的主着你說：「抑或者調養我的主默導我比這個道尙近者(三四)」！或謂他們在洞中留止了三百零九年(三五)，你答他們說：「造物主是詳細他們留止的！天地間的未見是他知道的！他是無所不觀，無所不聽的；在他之外，無所謂保護他們的，在他的判斷中，沒有一個能參加的(三六)」。

〔傳〕 在昔者關於七人一狗的故事，傳說甚盛，議論紛紜，乃請詢於穆聖。蓋其事在當時人，只驚其神奇，建寺院以紀念之。然不求其得道之所以然，在後世只考據其無用的人數、年數，而不知造物主如何顯此。且人之得默導也，無地域之限，如雖在幽穴亦能得日光也。穆聖之爲聖，在傳治世治人之大經大法。關於天地中之未見的，及一切瑣小故事，非其所宜。自二十二節以後天示已詳，信未見是屬於造物主的，不敢用冥想揣測，妄言之。

七人一狗墳，友人謂在新疆吐魯番，有此紀念，彼地有一禮拜堂，學生等以織布爲業。

經『你要念調養你的主，默示於你的經典，那個言語不能被變更！在他以外，你不能得着其他的倚賴（二七）！你忍着你的性，同着：彼朝夕呼籲調養他們的主，意求得他的喜歡的人；你不可因願欲現今生活的裝飾，你的眼不睬他們哪！你不要順從彼對於主的訓誨，心中不清楚，專循自私的人！他們主張的事情是過爲的（二八）』。

『你說：「自調養你們的主來的是真理。誠信乎？隱昧乎？准人之自由。主確已爲昏愚自負的人，准備下了火的幔帳，包圍了他們，若是他們求救呢，則解救以類似五金的溶液，烤其面；痛苦哉！他的飲料！苦痛哉他的住處」（二九）』。

『至於彼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主一定不能湮沒善功的酬勞（三〇）；他們是應當享受河流其下爾得尼的樂園；在其中飾以金釧，衣以綠色的粗細錦衣，靠坐在沙發上，美哉賞賜，優哉地位（三一）』。

〔傳〕穆聖所遵的是被默示的可蘭而已，教徒以純潔與否分遠近，不因富貴貧賤分階級。其昏暗自暴自棄之人，火炎其身；純潔盡天職者，享受河流其下之樂園。試觀用刑，每以火，施恩每以水。惜乎今人恣情縱慾，火已行包圍而不可解矣。則又吸煙火以自助之。

經『你爲他們舉一個譬喻：「有兩個人主使他們中的一個人經營兩個葡萄園，護之以棗樹，間之以矮田（三二）。兩個園均已收穫，向未歉收一物；主且使河水湧流其園的中

間^(三三)，他且積有果實。他向他的友伴隨便談話的說道：「我的資財比你那多，我的家人比你那精明^(三四)」。他們談論着進入他的園中，他越發着昏愚了他自己的說道：「我想這個，永久是不能壞的^(三五)！我想後世的時限，未必能有。即或叫我歸在調養我的主呢？我一定得着比這個還好的所在^(三六)」！他的友伴，亦隨便的談着道：「你豈可不承認自土上造化了你，然後由精虫完成人體的那個造化者嗎^(三七)？在我以為調養我的主是造物主，我不能以[○]任何一個思想雜于[○]調養我的主^(三八)！當你進入你的園子時，為什麼不說：「這是造物主所意要成全的！人除非本着造物主自己沒有什麼能力」！你看我的資財，兒女固然是比你少^(三九)，然後，或者調養我的主將賦與我，比你的園子還好的，亦未可知。對於此園他或者派遣天災，使之轉成了光滑的地^(四〇)，亦或者將水源轉深，使你尋不着水，亦未可預料^(四一)」！為時不久，他的果實全被傷了，他的架設也都倒塌啦，他所費用的轉成了兩手空拳啦，他乃說道：「唉！我最好早先不以[○]任何一個思想雜于[○]調養我的主^(四二)」！彼時在造物主以外，既無有影友能援助了他，他亦不能自助啦^(四三)；在這個時候主權純粹是造物主的，他是回賜最優的，是果報最善的^(四四)」。

〔傳〕

此乃是以資本雄厚、輔助得人、為事業興衰之主體者。雖不是以神鬼貳主、然亦不是盡為人之道、事奉獨一之造物主者；猶之今日之國家、以為經濟充足、人才衆多、自恃無恐矣。然一

且災禍降臨、將亦有覆亡之禍耳。蓋人之經營也、不能不盡其所能、而其得其失、其興衰、非人計畫之所必能也。

人之一切、在表面看是爲己、在一方面看是爲主。人之一切不能自主，盡其被造爲奴之天賦而已。人若事事爲己，是以己爲主、自私自利、失其爲人之使命矣。

經 『你爲他們舉一個例子：「現世的生活的樣子：好像主自天上降雨，因之滋生地上的植物；忽遭凶風，轉成枯萎似的。造物主無一事不是大能的^(四五)！財產吧，兒女吧，目前生活上的裝飾而已，能常久純潔的工作，在調養你的主闕下，方得最優的回賜，方有最好的希望^(四六)。』

『到在那天，我使着群山震動；你看見地是平坦的，我集合他們，他們中無一個被遺漏的^(四七)，成班着獻于調養你的主，你們之來於我也，確是像第一次造化了你們的那樣；不然，你們揣想是：約會，對於你們不能實現的^(四八)。』

『給了那個記錄以後，你看作罪的人因之而駭怕，他們說道：「唉！可惜我們！這個記錄怎麼大事小事都沒有遺漏，記的這麼樣詳細呢？」他們見得他們所作的，都在目前，調養你的主，沒有一點虧負他們哪^(四九)。』

〔傳〕 普通人因財產兒女誤了一生，造物主賜之真樂，非純潔工作者不足得之。然潔而不能久

者，亦不能得也。一旦數盡，潔穢畢現，豈所謂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者乎？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業，其永久純潔者乎？

經 昔者主命衆天神道：「你們向阿丹叩首着」。除以下里斯以外，他們都叩首了。

他即是屬於神之類；他即是違抗調養他的主之命令者！你們豈可在主以外，拿他及他的子孫爲保護者嗎？他們確是你們的仇敵！可痛哉昏愚不明的人易換的（五〇）。

『我造化天地，沒使着他們在場！我造化他們自己，亦沒使他們在場！我未曾以着迷惑人的爲輔助者（五一）』。

『到在那一天主將命之道：「你們呼籲給我妄擬的那些個神鬼人物的夥伴吧！」然他們呼救於他們，他們是無能答應他們的。於是主將傷害置於他們中間（五二），罪惡的人看見火之後，以爲這真是遇見了，可是他們再得不着轉圜（五三）』。

〔傳〕 人與神，天仙，都是造物主造化的；都是事奉造物主的。因神輕視人不聽主命，故在時間時常的誘人失其爲人之道；導人爲神之奴，失其爲造物主奴之資格。人也不知，視仇爲友，迷信神鬼；竟謂人有皇王，皇王以下有若干的輔佐使臣，共理；造物主是唯一之神，其外有多少神，仙輔助支配，下至於狐狸，黃鼠，亦均有支配人之能力，人都供奉之，噫！亦愚矣。

經 『主在可蘭經中爲人反覆申述，各種的譬喻了；可是人類是物的最富爭鬥性

的^(五四)；當中正的道臨至他們之時，惟彼要蹈前人的覆轍，必要親受着罪刑的人：仍是阻止人歸信，阻止人求祈調養他們的主恕宥^(五五)』。

『我不派傳道的聖使則已，若派就是着他們擔任報喜與警告。但是那些昧真的人，他們總以着偏邪的理由，來爭辯；爲是藉着那個破壞真理！他們以着我的天示，他們既不警告，反拿着爲兒戲^(五六)』。

『誰能比那些個人，至昏愚呢？以着調養他們的主的天示，勸誨他們，他們卻遠避之，他們是忘了他們親手所作的啦！祇是我亦因他們，轉成了他們的心中有障，耳中有沉，故他們不能解悟！若是你邀他們至於中正的道呢，他們不能得着正道；而且永久亦得不着^(五七)！調養你的主，是多恕的，是有慈惠的！設若是因爲他們所作的，拏問他們呢，他們應受的痛苦，一定是不能遲緩的！但是他們上有一定的限期！到在那時，他們在他以外，找不到託庇之處^(五八)！那類的城鎮，當他們昏愚自負時，我毀滅了他們，因爲毀滅他們，我預定了約期^(五九)』。

〔傳〕 歷代各地聖賢之天職，均是指導人趨吉避凶者也。以人之富于鬥性，不肯服善也。往往利用種種奇怪的言論、神鬼的臆說、惑人聽聞、以隱昧真理；俗人亦因智識不足，亦好聽神話，不信真理；愈障愈深，雖再聞真理，不能聽矣！蓋造物主亦不欲昧真者多聞多知以亂世也，故昧真之

流、愈老愈腐化耳。

經 「昔者摩西對其從人說道：『若不是達到兩海的聚處；或者走過了常久的期限，我不能變更主義（六〇）。』以後當他們到在兩海的聚處啦，他們忘了他們倆的魚，魚得了他的道在海中行啦（六一）。當他們越過了那個地方的時候，他向他的從人說道：『拿來我的早飯。在此旅行中，我們確是遇見困難了（六二）。』他答道：『你看！當我們在那個石頭上止住時，我忽然間，將魚忘啦，這個應當惦記的事情，使之忘掉了，豈不是魔的擾亂嗎？且魚在海中復得行走，豈不是奇聞嗎（六三）。』他說道：『那就是我們尋找的！』於是他二人順着腳踪返回（六四），隨即得遇見主的奴僕中的一僕，那是主賦與主的慈惠的，授與主的真知的（六五）。摩西乃對之說道：『學生意要跟隨你，請授予學生你所得的健全的知識如何（六六）。』他答道：『恐怕你同着我不能忍耐吧（六七）。！你關於一切一切的，尚不能十分的清楚，你豈能忍耐嗎（六八）。』摩西道：『若是造物主意要呢，你一定能得到我是個忍耐的，不是違犯你的命令的（六九）。』他答道：『若是你跟隨我，你不要對於每一事，都來問我，必須等到相當的時期，我將那個訓誨述說於你方可（七〇）。』於是他們二人同行，等到他們二人上了船。他在船中穿破了那個船，摩西道：『你穿破了那個船，爲是要淹沒了那個船上的人嗎？你作的事情，實在是奇怪的很哪（七一）。！』他答

道：「我以先豈沒對你說過，你同着我你不能忍耐的話嗎(七三)？」摩西道：「因為我忘了，此事請你不要責問我。請你不要難爲我(七三)」。於是乎二人又同向前行。繼而遇見一個小孩，他又將那個小孩殺了。摩西道：「你豈不是不因爲抵命殺了純潔的人啦嗎？你作的事情，實在令人不明白」(七四)」。。

十六

「他答道：『我以先豈沒對你說過，同着我你不能忍耐的話嗎(七五)』？」摩西道：「在此以後，關於事物，我要再問你的時候，則你就不必携着我啦。關照我的情，你也就完全達到啦(七六)」。於是二人又往前行，到在一城，他們向彼城的人乞食物，彼地的人不肯招待；適見有一座牆，將要倒塌；他又將那個扶正了。摩西道：「設若你要辦那個，你應當先拿了他們的工價(七七)」！他答道：「這是我們彼此作別的時候啦，我這就要將你不能忍耐的那個理由，解釋於你(七八)」。那個船，是幾個貧窮人，在海裡工作的，我之把他損傷的理由：是因在他們的前頭，有一皇王，他要強行徵發所有的船隻之故(七九)！至於那個小孩呢？他的父母都是純誠于真者，我們怕他陷入他們倆於過爲，及昧真之中(八〇)！我們希望調養他們的主，給他們易換一個較優而純潔，且最孝順

的（八二）。至於那座牆呢？是這個城中兩個孤兒的，在其下有他們倆個的貯藏，他們倆的父是清廉的，調養你的主，意要等到他們達到壯年，他們好本着調養你的主的慈惠，自己掘出他們的貯藏來。我之所爲，不是出自吾自己的私意！這就是你所不能忍耐的幾個理由（八二）』。

【傳】 古今東西聖人之天職，不外導人於人道，使人知如何是中而得吉報；如何是過，是偏，而得凶果。不特不能參與造物主之一切事，且未見未聞者，亦不知其所以然。至於默示者所得，不過是：「是非分辨，真中所在」而已。試觀以摩西之大聖尚有所不知，然則舊約每謂摩西見其主，就好像人事之君臣奏議者，豈非後世文人之臆造乎？夫造物主之所能，非被造者人神等所能參與，理至明顯，無須深辯也。

普通人因其知識不足，往往奇異賢者之所爲；因其不能忍耐，生出種種的怨憤；道因以晦，事因以敗，此古今同慨。然摩西之爲大聖，因其能忍耐從人者乎？子路聞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總之東西聖哲，未有不從人爲善者，惜乎後人坐井觀天，少見多怪，希道之得，豈非難乎？

經 『他們關於祖洛蓋雷的故事，請問於你，你答道：「我這就對你們述說那個記載

（八三） 主確已與他地球上的地位，且賦與他各種事物的因緣（八四）。他循其因緣旅行（八五），一直到在太陽沒的時候，看着好像沒在黑水海中的那個地方，他看見那個地方有一群民

衆；主曾諭之道：「唉祖洛蓋雷！你在他們中要懲罰什麼樣的，友愛什麼樣的呢（八六）？」他道：「凡是昏暗自負者，我要懲罰他，然後着他歸至調養他的主，再由他懲罰他們：以未曾經見過的痛苦（八七）！至於彼純誠于真，且純潔工作者呢？則我對之以最優的酬勞，命之最容易的事情（八八）」。

『然後他又順着他的因緣旅行（八九）。一直到在日頭上升的地方，他看見日頭照在人的頂上，在他以外，沒有給他們遮覆的（九〇）；那個是主以知識範圍了的（九一）。』。

『以後他又順着他的因緣旅行（九二），一直在二牆之間，他看見在那近旁的人，他們似乎不能了解語言（九三）。但他們呼道：「唉祖洛蓋雷！耶哦朱買哦朱確是在地面上破壞的人，你若能在我們與他們中間，設置一道藩籬，我們好獻貢於你（九四）！」他答道：「只若是調養我的主使我能呢？那是最好！請你們助我力，我爲你們與他們中間置一堅壁（九五）」，「你們給我運來大塊的鐵着」。等到兩牆之間砌平時；他說道：「你們以火吹之」，等到那個轉成火的啦；他又說道「你們在那個上，將銅汁倒下着（九六）。以後他們既不能够設法勝過那個藩籬，他們亦不能夠使他有空隙啦（九七）。他說道：「這個是自調養我的主的慈惠！然後若是調養我的主的約期到了之時呢，那個藩籬將轉成了粉碎的啦。調養我的主之約期一定是實現的（九八）！到在那個時候，主棄了他們的一部分，在

一部分中動而不能定；號令一吹，主集合了他們的一總（九九）。那日主爲味真的人現出地獄來（一〇〇），蓋他們那些人以先關於主的訓誨，他們是眼中有障，耳亦不能聽的（一〇一）。

〔傳〕 太陽者造物主之天示也，經典者亦造物主之天示也，人中有無絲毫之障蔽，直受真光者。有因純潔工作而獲真光者。有昏暗自負暴棄真光者。至於愚而無知，雖有天經目不識丁，且在左右有偏邪惡魔之鼓惑；此等人惟恃聖賢立禮法爲藩籬，以限制之。一旦禮法破壞，是非顛倒，在甲方以爲賢者，在乙方視爲不肖，是非不能公定，善惡不能公判，此中之人動而不知所止，將無所措矣。造物主之公判到矣。

經 「那些昧真的人們打算在我以外，拿着我的衆奴僕爲保護者嗎？祇是我已爲味真的人們，准備下了地獄，爲招待所啦（一〇二）！你說：「我可以將那些舍本求末的人那些工作，示諭於你們嗎（一〇三）？他們的奔忙迷誤在目前的生活中了，他們自己以爲他們的工作，是善修者的建設（一〇四）；其實這些人是隱昧了調養他們的主的天示，及遇見他的！他們的工作是無用的了，在公判之日，不能爲他們立秤（一〇五）。那蓋因他們昧真了他們拿我的天示與我的傳道諸使爲兒戲，他們的報應是地獄（一〇六）！至於那些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啡雷刀斯的樂園是爲他們的招待處（一〇七）！他們永居于其中，不再別尋遷移（一〇八）」。

「你說：「假設以海水爲調養我的主語句的墨汁，一定在調養我的主語句將完以先，而海水就盡了。然則我們即或再助之像那樣的呢？亦是不够（٢٠٩）！」你再說：「我確是同你們一樣的人，默示於我的就是：「你們無可稱爲主者，惟有獨一的眞主，凡是希望悟見調養他的主的人，叫他純潔工作着；萬不可以他的奴僕之一，能參與主之所主（٢١٠）」。」

〔傳〕誰能說天地人物無造之者呢？造之者必有意義，被造者決不能爲被造者之護佑明矣。人之迷誤也，均是因人世生活狀況之推測，以爲人希望子之代父，而造物主亦立子嗣以代其父；以爲人須人輔佐，而造物主亦希望用人輔佐耳。因一己之迷信妄想，拜事人神以爲善功，不知自己失其天職成爲人奴神奴，一切功修反成無用矣。觀「我確是同你們一樣的人」之句，與新舊約較；何等之偉大乎？

時及今日，看着教友日日在教門上奔忙，可是對於主降的天示毫不研究；自以爲是善修者不知多少，惜哉！

〔總傳〕此是麥加下降的第六十九章，分辨思想不純，二主者之概略。言主有子固爲二主，妄言七人一狗之故事者，亦是思想不純。夫時尚未至，理尙未通，事尙未完，其成與否尙未可必，若用人之思想推其必如何者，亦是二主。然則今人動曰時局一定將有如何樣解決之語，豈可乎？至於園之主人是自恃太甚，迷信己之財產兒女可恃，與迷信神魔亦無異耳。然則今人不是迷信乩壇

神巫，即是自任己能，遭怒被譴豈不宜乎？

夫可蘭雖反復申述，人總是不充分的信仰，且以偏僻的理由來爭辯者，一由於人富於爭辯性，二由於少見多怪。蓋人接近造物主之程度不一，因而所得之知能亦不一。主之光猶日之光也，日光依舊，得者因地域而不同；故以摩西之聖尙有疑師之故事，等而下之，居於兩山附近，只恃禮法防其過惡者，其如何能窺大道所在乎？此易所以有童觀闕觀，與觀國之光用賓於王者不同也。夫人之所以二主者，均是以目前之生活爲原則，祈福免禍者也。卽有知後世之人，亦是不出求福免禍的意旨。不知造物主之造化人也，是爲造物主，人是因盡其使命與否而被賞罰，不是因其本人只知苦求而與賞罰者耳。可蘭所示不同於他教者，即是令人盡其爲奴之天職，盡其爲奴之禮，本義務而享權利者也。他教謂之迷信者，是因其以求福免禍爲目的，且其意天堂亦因求而得，地獄亦因求而免。試想因行賄無義務之得，在人事亦是私己之授受，況造物主是至公至明者乎？

節十九章

嗎

利

亞

麥

加

在三十五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卡夫哈，亞爾尼，要得（一）此是紀念調養你的主慈憫他的奴僕，翟克嫩亞（二）！昔者他暗中呼籲調養他的主道（三）：「調養我的主！我的骨已衰弱了，我的頭禿了，

髮白了，但是我對於求祈調養我的主你，向未絕望^(四)！我確是憂愁繼我之後的一些個經理教務的人！雖然我的妻已年及絕產，我仍要請你的闕下賜一管理教務的人^(五)；他能繼承我，他能繼承雅爾格的家族，調養我的主！請你轉成他是個被喜悅的人哪^(六)。』

「唉翟克嫩亞！我們^{天神也，已明于二章}以着童子，名叫耶哈亞者，給你報喜。在他之前，我們向沒有命這個名者^(七)。」翟克嫩亞說道：「我的主！我的妻業已年及絕產，我亦是年及老邁，精血枯乾的，我能有小孩嗎^(八)？」有答者道：「雖然如此，調養你的主曾論過：『那個在我上是很容易的！在以先我曾造化了你，你原來不是一物^(九)！』」翟克嫩亞：「請你將天示示於我着」；答道：「主給你的天示，就是不因什麼病，三晝夜不能與人交言^(一〇)」。繼而他自內殿出來，到至於他的民衆，他對於他們，只能夠默示：「你們早晚讚頌真主^(一一)」。

〔傳〕 按此觀之，主之與人，只有默示決不似人與人之言談耳。如翟克嫩亞口舌無病，但不能用口說話，只能用默示命令民衆讚主，以表示默示之概況；人能識此，造物主之默導暗示可以明矣。至於經典中，每稱「主說」，不可意爲類似人之談話耳。

真主「默示」於聖哲，與「默示」於蜜蜂，及翟克嫩亞默示于民衆，其「默示」字在阿文是一個字。後人因將默示之字看得過神妙，所以天示不易得耳。

經 「「唉耶哈亞！你努力確守經典着」。在幼童時主即賦與他以真中的判斷力（二二），及主闕下的慈惠與廉潔，完成了他的敬謹（二三），且他孝順他的父母，他向無強暴冒犯的行爲（二四）！他生的日子，死的日子，復生的日子，都是安寧的（二五）」。

〔傳〕 既是奉天承命之聖，自能純潔、自然、在生、在死、無時不獲護佑，而得安寧耳。若其生而不潔，死恐未必得安，古今東西聖賢，未有不獲造物主特慈之者，其因魔之誘亂，殺身成仁捨生取義，亦是層見不鮮，然是非後有公論，其仁其義未有湮滅者也。

經 「你在經典中紀念瑪利亞着：昔者她自她的家中遠避到在東方（二六）。她與他們間置一障壁，於是主着主的明命，似像一端莊的人的樣子，到至於她（二七）。瑪利亞說道：「就是你是敬謹之士呢？我亦得求大慈的主護佑我（二八）」！答道：「我確是調養你的主派來的，爲是賜於你一個純潔的小孩（二九）」！瑪利亞道：「我如何能有小孩呢？我向來沒接近過男人，亦未失過貞節（三〇）」。答道：「雖然那樣，調養你的主曾論過：「那個在我上是很容易的，我爲是置他爲世人的顯跡，乃是我的慈惠」！事已經決定了（三一）。以後她懷了孕，避之於遠方（三二），及至於臨產困難之時；來至於棗樹幹下；乃說道：「唉！我在此以前爲什麼不死呢？或者我原來就是不被人注意的人呢（三三）」。繼而在其下有叫之者道：「這件事情你不必憂愁，調養你的主，在你的下邊既置有小河（三四），你又可搖

動棗樹，熟而未落的鮮棗亦可落下(二五)。你吃，你飲，你安寧着，嗣後你無論見着任何的
一人，則要說道：「我已向大慈的主許願，戒言啦。所以我今天不能與人交談(二六)」
「以後她携抱小兒臨近了她本族的人，他們說道：「唉瑪利亞！你確是發現奇怪的事
了(二七)」。

「唉亞倫的妹！你的父不是惡人哪！你的母亦未曾失貞哪(二八)」瑪利亞順手指着問
小兒，他們說道：「我們豈能與搖籃中的兒童說話嗎(二九)？耶穌答道：「我確是造物主
的奴僕，已賦與我經典，已使我爲傳道的聖使(三〇)。不論在什麼地方，他轉成了我是得
吉慶的，他命囑我以拜禱及天課；永久的生活(三一)；善遇我的母親；不能使我轉成了強
暴與違逆(三二)；在我生的日子，死的日子，復生的日子，都是安寧的(三三)」！這就是
瑪利亞的子耶穌的真話，他們在其中懷疑的那個(三四)」。

「讚主是純清無比的！主向無須納子嗣！若是他施行一宗事物時，只就是命令「有」
則即有啦(三五)。造物主確是調養我的主，亦是調養你們的主，你們要事奉他。這才是中
正的人道呢(三六)，但是在他們中有好些個黨派，互相分爭，可惜！那些味真的人在偉大
的日子才能證明出來(三七)！那一天他們來到主前，他們亦就什麼都看得見，什麼都聽見
了；在這個時候，昏暗自負的人，是在明顯的迷誤中啦(三八)」。

「你以『後悔的日子』警告他們吧；那個時候諸事亦都被解決了；然他們仍是在憤憤中，他們仍是不純誠（三九）！夫地面之所有是屬於主者，其凡在地上者終被歸至於主（四〇）』。

〔傳〕 世人近來最懷疑的事，就是耶穌的小傳、天地人物既造之於主，歷代聖人既派之於主，凡是聖人莫不被特慈者，不特聖人被特慈也；即從聖之道者亦莫不被特慈，如降洪水先着挪亞造船、若盧圖要利罕等過去的歷史，是其常例也。至於中國古聖亦謂：「大德者必得其位，必享其祿，必有其壽」。惟耶穌教徒稱耶穌爲主子，但生時因無父而着種々不安、壽既不永、死是被害，至於四福音的一部份，近世歐美學者之批評多謂爲荒唐之說，附會湊成。然耶穌生性慈愛，一變猶太「惟我爲天之選民」之說，實不可過誣也；惟以後人之過譽失實也，紛爭三位一體之說，竟致四分五裂，時及今日有耳目者無不明瞭：是真是僞。至於昏暗自是者，亦能自知迷誤，悔之晚矣。無論那位聖人均以救世爲懷，業已過去不必深究，後人所憑之以爲法者，經典而已。經典若因時代失其信仰，非人力所能強也，然則此後世界無宗教則已，若有時，豈不是都要被歸於可蘭指導之下乎？試觀「都被歸于主」之句，是已有天命之預定矣。

故自可蘭昌明以後，其在敘利亞東羅馬等地之基督漸々均皈信可蘭，佛教之西域印度等地，亦皈信可蘭，時至今日，物質科學如是的昌明，而皈信可蘭之人，仍是有增無己耳。

經 『在經典中你紀念亞卜拉罕着：他確是一個純誠的傳道聖使（四一）！昔者他向他的

父親說道：「父！您爲什麼拜事不能聽，不能觀，無濟於你絲毫的呢（四二）？」父！真知確是達於我啦，他尙還未賦與你呢，然則請您從我吧！我能導您於中道（四三）！」父！您不要拜事神魔！神魔確是違逆了大慈的主啦（四四）！」父！我確是恐怕您遭着大慈的主的罪刑！若是那樣時，您就要成了神魔的近友啦（四五）！」他的父親說道：「唉亞卜拉罕！你要背叛我的衆神主嗎？若是你不再不住呢？我一定以石擊你，你永久遠了我着（四六）」他道：「安寧哉您！我求調養我的主恕宥您，他確是慈愛我的（四七）！」「我就要遠了你們，與你們在造物主以外，所求祈的等々啦，我只是祈調養我的主；因爲求祈我的主，抑或者我不致於絕望吧（四八）」。

「當他離開了他們，及他們在造物主以外拜事的等々以後；主賜與他以斯罕格子，雅爾格孫，主將他們都轉成了傳道的聖人（四九）；賜與他們主的慈惠，主使他們言語純誠，品格高潔（五〇）」。

「你在經典中紀念摩西着。他是被選的，他是特派的傳道聖人哪（五一）。我自土雷山的右側，默諭於他，我叫他臨近默會（五二），自我的慈惠，將他的弟兄聖使亞倫賜與他（五三）」。

「你在經典中紀念以斯瑪爾來着；他確是一位踐約誠實者，他亦是特派的傳道聖人

哪(五四)。他曾以拜禱及天課命令他的眷屬。在調養他的主的闕下，他是被喜的(五五)。

『你在經典中紀念以得雷斯着；他亦是一位純誠的傳道聖人哪(五六)。我升他於高貴的地位啦(五七)。這些個人，都是造物主施恩的聖人，有阿丹的子孫，有我載之同於挪亞者，有亞卜拉罕的子孫；有以色列人哪；蓋凡是我默導之者，都是我選定了的；若是對他們宣念大慈的主的示諭時，他們一定伏身叩首泣下(五八)』。

〔傳〕 試觀諸位聖人，時遇環境雖不同，均是純誠的，無一敢自矜的，亞卜拉罕是本之自己一點純誠的真知，進諫於父親，父親本族不聽，被驅之異地，能光大其統系者也。以斯瑪爾來是能在無生草木之沙漠中，立族者也。摩西以一外族平民與埃及古王抗，卒能率本族出埃及者也。蓋造物主對於特派的聖使，無一不類似挪亞在普遍的洪水災下，而得安寧者也。然則耶穌幼時自稱是聖人，何以被害於本族呢，蓋耶穌之主張博愛，忍耐，天國，等說，固爲一時救偏之論。然亦由於其本人出身時遇所影響出來的。惜乎同情之者尊之過當，變本加厲，且崇之爲上帝之子嗣矣。在彼猶太人之自尊自貴，以爲造物主特慈於以色列人，世人皆不能與其同列也；有似乎近年資本家之惟我獨尊。耶穌倡博愛以左傾之。然左右一偏終非造物主之道，世界終不能藉之以安寧，人終不能因之達人之使命，故必有大中至正之可蘭經以善其後耳。

經 『然在他們以後呢？不良的後人繼續了他們，廢棄了拜禱禮，他們徇情縱慾，不久他們就要遇見惡果啦(五九)。除非那已復真者，仍是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他們能

進入樂園，他們不能被昏愚絲毫^(六〇)！那個爾得尼的樂園，雖然未見，然大慈的主已許約了他的衆奴僕啦。祇是他約會了的，能實現^(六一)！他們在那裡，不能聽見什麼無用的妄言只是平安之報而已；他們在其中早晚都是享受惠賜^(六二)；類乎那樣的樂園，是着主的奴僕中敬謹者承繼的^(六三)。』。

『我們不降則已，若降時必憑着調養你的主之命令！在我們的前後那個的中間，都是主之於他的；調養你的主，無有忘的^(六四)。他是調養天地與其二者中間的主！你要事奉他着，爲是事奉他你要堅忍着，你怎樣能知道在他上尚有同名者呢^(六五)？』？

【傳】「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儒教之所以興也。禮壞樂崩，徒尙文辭，至漢佛教乃得侵入中國矣。是故聖人創教，有文必有禮，有禮必有文。亞卜拉罕之教興於摩西制禮定制。亂於後人之尙空談，輕禮法，簡無所守。時及穆聖乃得文禮併重，得以保傳至今。蓋夫至高之哲理，回與儒是大同而小異。惟禮儀因地因時而不同。然儒之禮宜於封建宗法時代，不宜於近代。且其禮節煩瑣，非今人之所能。佛之出家，宜于遁世之人，不宜于普通之士。惟回教拜禱之禮，約而不簡，故時無論古今，地無論歐、美、非、亞，人無論貴賤，老少，無人不宜，無人不合。是故自穆聖以後；印度西域人以佛教國而歸信回教；埃及、阿拉伯等地以基督教，猶太教，而歸信回教；其信仰回教後，不能再行改宗者；以回教之禮，宜於普通，人易於遵守故耳。至於人生之樂，雖在希望物質之

享受，而真正之樂，在安寧。故樂園中以得平安之報爲首要；然惟有守法踐禮者能得之耳。

「無用妄言」試觀人事往來應酬，真正有益有用之話，每日能聽得幾許益于身心的，所聽的不特無益，且時時所聽得者，均是恐懼憂患耳。

此數節結論以上「不久即遇見惡果」之句，頗可尋味。

經 「有的人要說：『若是我已經死了的時候，將來還能使我再生出嗎（六六）』？然則這個人豈能不想一想，在以先主造化了他，他原就是一個物嗎（六七）』？」

『以調養你的主爲誓：將來主一定將他們與邪魔共同聚起來，然後叫他們集合跪於地獄的周圍（六八）；繼由每一夥中牽出他們誰是違背大慈的主最力者（六九）！然則我們一定能知道他們誰是最應當進入那裡的（七〇）』。

〔傳〕 此處之「跪」字拿出，是對照彼廢棄立站拜禱禮專以跪爲禮之人說的。

經 「至於屬於你們中的呢，在調養你的主判定是亦不能不到那（七一）！不過然後主拯救出一些敬謹的人，棄那些個昏暗不明的人，在那裡頭跪着（七二）」。

『然若是有人對他們宣讀明顯的天諭時呢？那些味真的人對於那些純誠於真的人說道：「兩方面的人倒是那一方面的人地位最好，會場最優呢（七三）」？試想我在他們以先毀滅了多少代，建設最美外觀最好的啦（七四）？你說：「凡是在迷途中的人，大慈的主

對於他們，是暫且延緩的！他們是非等已經看見了被警告的痛苦，或時限時，他們不知道誰是地位最惡的，誰是兵力最弱的（七七五）！得了道的人，造物主方能益以中道，永久的純潔工作，在調養你的主闕下回賜是至優的，歸處是至美的（七七六）」。

「你豈沒看見那個隱昧主的天示的人說嗎？「財產兒女一定要賦與我的（七七七）！然則他是看見主的秘密啦嗎？或者他是與大慈的主闕下結了約啦呢（七七八）？大概都沒有吧！且主於其將說之際，則即錄之，主延長了他的痛苦是那樣的延長（七七九）。終久主是收管他所說的那些個財產兒女，他將來仍是隻身來見主（八〇）！」

〔傳〕 經過此次世界戰，自然能識出誠者昧者之地位矣，數十年來，小而一身，大而一國，均是昧真的人興盛，地位好，會場優，物資之享受也無所不盡，必經此種大劫，不能使昧者無能耳。昧真之人，總是以一時的財產多，地位優，子孫繁，驕人；然一旦時限來到，國破家亡，子孫離散，棄爲餓俘者，舉目皆是。若其永久純誠潔身自好之者，雖經任何之事變，亦是泰然自若；惜人不知參悟耳。蓋財產兒女是人生之文飾品，有質誠者，附之，因之爲美爲樂；無質誠者附之，反生出種種痛苦；惜人之不知覺醒耳。若云永久的純潔工作者，在主的闕下回賜是至優的，歸處是至美的呢，則又非一知半解，不恆欲速得者，所能領悟耳。

不說立站，說集合跪於地獄的周圍，「你們亦須經過那個，然後拯出敬謹之士，棄昏暗不明的人

於那裡頭跪著」。「兩方面倒是那一方面地位最好，會場最優呢」？各節，頗有深味，不可輕輕看過。

經 「他們那些人在造物主以外，舉出了好些個主，爲是使他們尊貴（八二）！但不知，不久他們就要不承認他們的拜事，就要對於他們反對啦（八三）。」

「你豈沒看見我已派了好些個魔類到在味真的人上鼓動他們鼎沸嗎（八三）？你對於他們，不必忙；我對於他們，確是有一定的核算哪（八四），到在那一天集合敬謹的人，朝見大慈的主（八五），驅逐作惡犯法的人，迫之於地獄（八六）。當此時除非是在大慈的主闕下，結了約的人，沒有能主張說情求宥的（八七）。」

「他們說：「大慈的主納了子嗣啦（八八）」。」

「你們確是說出奇怪來了（八九），天幾乎崩，地幾乎裂，山幾乎粉碎（九〇）。就是因爲你們呼籲大慈的主有子（九一）！納子嗣的事情，確是不合乎大慈的主（九二）！在天地間的不論什麼，都得來給大慈的主爲奴工作（九三）！他確是能詳核他們，能計算他們哪（九四）！他們個個在公判的日，都是隻身來見他（九五）。至於那些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他們應受大慈的主的喜愛（九六）。」

「祇是我使可蘭在你的舌上說出來容易，以便你本之報喜於一些敬謹的人，警告一些

頑固之輩^(九七)！在他們以先，我已毀了若干代啦；你尙能覺出他們中的一個人嗎？或者你還能聽見有一點聲息嗎^(九八)？

〔傳〕 基督教既不承認多神，然何以妄言大慈的主要納子呢？主與人既有父子之關係，在其閣下豈非有若干的夥伴乎？然則此說，是否因耶穌無父作此曲解耳，否則有什麼證據呢？我願世人取新約讀之，以最公正良心評判評判，是真理之記載乎？是神話小說之演義乎？時及今日，世界進化，世人均宜放棄宗教之門閥，立在旁觀的地位，擇善而從，方是文明景象，方能顯出真理來，真理顯出，天災人禍應時而止，不必祈禱和平，自能和平矣。

魔動之鼎沸，言動而不能靜之景象也。夫教之寂寞靜修逃避現世希神希仙，固爲失人道，被魔惑耳；然若奔忙不休，不順天運，不特神爲之亂，而體亦爲之炎矣；是亦魔助之耳。蓋人乃秉天地之中而生，純誠者渾然天理，不勉而中，動靜得當，順乎自然，舉止安閑，乃得展其天才耳。

〔總傳〕 此是麥加下降第四十四章，示諭造物主與之德者，必與其位，亦必應其運。其與時位者，亦與其德。此自挪亞亞卜拉罕以來，各地聖賢不易之成例也。仁慈救世固美德也，然若不得其道必爲魔誘，必被魔助。魔之助勢，必有一時之盛大。試考耶穌之爲人，豈能有異於古今東西之列聖乎？卽其生前有時自稱主之子，亦不過表示是主之所愛而已，豈能如後人之過譽，他即可代主之一切乎？夫人同爲主造，人在主前因潔穢分近遠，因使命之不同分爾我，無論任何的純潔至高之聖品，只能負一時一事之使命，絕不能負造物主之全能，理至明也。

夫補弊救偏固是聖賢之職，然若矯枉過正，則又由右偏而左傾矣。右左偏傾，豈不失造物主之真乎？在基督教以博愛正猶太之自尊特慈；廢棄拜禱，正猶太之儀典繁重，解放一切飲食，正猶太之無意義的禁食；亦猶之乎馬克斯以共產主義救資本家之獨占。所可惜者，矯枉過正，失了造物主之真，夫專以侵占爲能者，固爲自私其利，本未賦其德妄以救世爲職，且應用小惠以收人心者，亦是自私其名者也。夫自古及今，唯有純誠自然之道，既不貽誤天職，亦不設法勉強之人，能永久，能安樂。其左右偏傾之道，均能興盛一時，然未幾則必失敗。試觀「我在他們以先毀滅了多少建設最美，外觀最好的啦」之句，可以曉矣。

然人何以不自安其天，必要左右偏傾，失其造化陰陽中正之道，以自勞而無功呢？蓋在已有情焉，在暗中有神魔人魔焉；魔誘人情，情動魔助；道失其中，不是過，即是不及矣。當其初也，差之毫厘；及其終也，謬之千里。後人習久成風，自以爲是，際茲時，有特出之士以移風易俗爲志；然因其熱心過分，不能忍心待時。熱心志士，固爲人人所尊，然其不能執中者，亦由於魔之誘也。魔誘其失敗，不竟其業，隨之者偏傾，以失人道之中，造成互相對抗紛爭不已之局，自古及今，無出此例。故可蘭得在以色列人左右偏傾，爭戰最劇時興也。穆聖旣得大德，亦適其時，亦得其位，二十三年乃成此指導世界之大業耳。

千年來物質文化興，資本主義盛，共產主義以左傾之，然變本加厲，欲掃精神文化屬伏於物質文化下；因物之爭也演成經濟之戰，築成世界未曾有之大戰，然則可蘭之道又將興乎？

第二十章 塔哈阿

麥加 在十九章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塔哈阿(一)主賦降可蘭於你不是着你苦惱(二)，只是着你教誨有敬畏的人(三)！那是自造化了地球，造化了高天(四)，大慈的主 至尊所在，賦降的(五)！在天之中的一切所有；地之中的一切所有；在天地中間的一切所有；在黃泉之下的一切所有；都主之於他(六)；你們以言語顯出來的，他能知道，可是隱藏與秘密的，他亦知道(七)；無可稱爲主者，惟有造物主他，對於他有一些個美善的稱呼(八)』。

〔傳〕大而無外、細而無內、造物主無不知之。可蘭之降也、穆聖以其純誠、負明白的宣達之責而已。對於人之聽否，不加勉強，此所謂順天命也。若強人之從己，或自任訓練，必人之聽從，是自尋苦惱、非穆聖之所宜。然則後世謂穆聖以武力壓迫傳教之說、當然是失實矣。

經 『摩西的詳細，豈不是尙未達至於你呢嗎(九)？昔者摩西看見了火光，他向他的家眷說：「你們暫且靜候，我確實看見了光亮啦。我希望將那光亮的一部分，賦與你們，我因此光亮而得中正之道(一〇)」！當他們到那兒時，宣諭了他：「唉摩西(一一)！我是你的主，你脫去你的兩鞋着，你確是在純潔的圖哇山谷中矣(一二)。我業已選拔了你，

你聽默示着（二二）：「祇是我，我確是造物主，無可稱爲主者，惟有我！你要事奉我着，你因爲紀念我，立站拜禱禮着（二四）。不久我隱了的那個時限，一定是來的，爲是報應每一個人的奔忙（二五）！你萬不可被彼不誠信那個，循其私心的人，阻止了你。若因他們阻止了你，你就被傷啦（二六）」。

「唉摩西！你的右手是什麼（二七）」？摩西答道：「那是我的手杖，我倚仗于於他，我用他打樹葉，給我的羊，在其中尚有其他的用處（二八）」。諭道：「唉摩西！你擲那個着（二九）。當他擲了那個，忽然間變成了一頭巨蛇奔走（三〇）。諭道：「你不要害怕，你拿了他，我叫他復其原形（三一）。你縮你的手，到你的脇，及其出來時，則晶白無疵矣。這是另一個顯跡（三二）。此是主顯於你顯跡的最大者（三三）。你到法老歐那兒去，他確是過爲者（三四）」！摩西道：「調養我的主！請你展開我的胸（三五）。請你將我的事叫容易（三六），請你解開我舌的結（三七），以便他們能了解我的言語（三八）。請你將我的家兒亞倫，置爲我的（三九）輔佐（四〇），藉之助力我（四一），共同理事（四二）。庶幾我們多讚你（四三），多紀念你（四四），惟你是能觀我們的（四五）」！諭道：「唉摩西！你的所求，確已被允了（四六）。且主在早已曾施恩於你啦（四七）。昔者主默示你的母（四八）：「你安置他於匣子之中，然後妳置匣子於河中」。即尼羅河因此河水將他漂至於岸，以便使主的仇敵，與他的仇敵拾去了他（埃及古王之妻見而拾之）。

時其姊隨之看誰拾去

。主將屬於主的愛，附於你，以資人因主的觀，要撫育你^(三九)。彼時你的姊，

隨行，且向拾者道：「我可以給你們介紹一個看護他的嗎？」

拾者允之彼乃介紹她的母為乳母拾者不知其來源也

嗣後

主使你仍歸至於你的母，以便叫她止泣不憂！以後你殺了人，主從憂患中解救了你，以後主以種々の磨難試驗你，因而你留住於買得甸家中數年哪。

「唉摩西！嗣後你就來到預定了^(四〇)，主爲他自己選拔了你^(四一)你同你的哥哥本着

主的天示前去吧！你們倆，不要怠於紀念主^(四二)。你們去法老處，他確是一個妄爲

的^(四三)！但是你們對他要說柔和的言語；是希望他能納勸諫，或懼怕^(四四)！他二人道：

「調養我們的主！我們確是恐怕他，對於我們不容先說，或者他過爲^(四五)」！諭道：

「你們不要害怕！我確是同着你們的，我是能聽的，能觀的^(四六)，若是你們到至於他的

時候要說：「我們確是調養你的主派來的，請你解放以色列族隨同我們吧；你不要再苦

他們啦，我們本之調養你的主的天示，來至你，我們確是被默示的！安寧是在跟隨中正

之道的人^(四七)。痛苦是在虛僞偏傾的人哪^(四八)」

以後他二人本此論說於埃及王了

誰是調養你們倆的主^(四九)」？答道：「調養我們的主是給了每一物的造化之後，則默導

之^(五〇)」。埃及王道：「以前的各代是怎麼樣啦^(五一)」？答道：「知道那個是在調養我

的主闕下經典中，調養我的主不能使人迷誤，他亦不能忘^(五二)！他爲你們置地爲鋪，且

在其中有路，使你們行。自天空降雨，主因之使出種種陰陽性的植物來（五三），以便你們食用，及牧放牛、羊、駝、在那個之中，有有知識人的天示（五四）！主自那兒造化了你們，在那兒使你們歸回，他一次主又自那兒取出你們來（五五）』。

『主確是顯示於他 埃及王，主的種々天示，而他仍以爲是虛僞，不肯誠信哪（五六）！』且道：「唉摩西！你到在我們這裡，是要用你的法術，驅逐我們出我們的地面嗎（五七）？我們一定能將像那樣的法術，拿於你，我們彼此之間，定一約期；雙方都不准背約，彼此立在公平的地位如何（五八）」？「他答道：『與你們的約期，是在盛會的那天』」埃及人聚會的目子，在午前聚起人來（五九）』。

『於是法老歐遂即轉向衆會議；決定他們的計畫。嗣後他們都臨到場時（六〇）。摩西乃對他們說道：「可惜！你們如何能在造物主上妄行詐術呢？如果那樣，他就要以着罪刑傷你們啦，僞造的人確是無希望的（六一）』」。

『他們關於他們的事情，紛紛議論，他們暗中密議的說道（六二）：「大概這兩個個人，一定是兩個術士！是打算用他們的術法，驅逐你們出你們的地面，行你們的尊貴的道路（六三）！』」繼而決議道：「你們集合你們的計謀，然後你們列隊而來，今日凡是能勝者，一定有好結果（六四）！」他們喊道：「唉摩西！是你擲！是我們先擲呢（六五）」？摩西答道：

「然而你們先擲吧」。於是他們的繩，他們的棍，因他們的法術，使他幻想，確是急奔前來的動物^(六六)！摩西亦心懷恐懼啦^(六七)。主諭道：「你不要駭怕，你確是比他們高的^(六八)。你擲你右手中的，自能侵奪了他們所作的；他們的所作，不過是術法的詐謀，術法到在什麼時候，亦是不能有好結果的^(六九)」。

「摩西擲後，諸術士伏身叩首着：「我們純誠的歸信了摩西亞倫的主啦^(七〇)」。埃及王道：「在我未許可你們以前，你們歸信了他，他一定是你們的最大的頭目；是他教授你們的法術！我一定相左着割斷你們的手脚，將你們掛在棗樹的枝幹上，你們就知道誰是刑罰嚴厲的，誰是永存的啦^(七一)」！他們答道：「我們不能：在知道造化我們的，與真正的證明來到以後，再跟隨你啦。請你判決你要執行的吧！你的判決，亦不過就是這個現世的生而已^(七二)。我們確是純誠的歸信了調養我們的主啦。以便請他恕宥我們的一些個罪過，及你強迫我們作的那些個術法！造物主是至善的是永久的^(七三)。凡是作罪的人來至調養他的主時，他的應受就是地獄，他們在其中不死亦不活^(七四)！凡是純誠于真的人，確是純潔工作的，來至他時，他們應受高等的地位^(七五)。他們在那河流其下的爾得尼樂園中，永久常存，那就是酬勞潔身自好的^(七六)」。

「主確是默示了摩西：「你帶着我的衆僕，昏夜逃走，你在海中爲他們打開一條乾

道，你不要怕他們趕上，你不必駭怕什麼哪（七七）！當時法老歐率其軍兵追趕他們，他自海中遮覆了他們是那等的遮覆（七八）！法老歐已迷誤了他的民衆，他不知道如何樣的指導（七九）。

『以色列族！主確是自你們的仇人解救了你，主約了你們在土雷山的右邊，主對於你們降下甘露，與異鳥（八〇）。命你們自主惠賜於你們的潔美物品食用，你們在其中豈可再妄想嗎？若是再妄想；主的怒惱，就要到在你們上啦。凡着造物主的怒惱的人，確是墮落啦（八一）！主確是恕宥那個能悔而復，純誠于真，純潔工作，常守正道的人（八二）』摩西率其民衆到在沙漠中無飲無食主降甘露與鳥爲之食用其中有妄想者——欲求其他食物故下此諭

『摩西！你在你的民衆前爲什麼那樣的忙呢（八三）？』摩西自言道：「他們這些人都是在我的後邊，我積極的趨向於主，爲是調養我的主喜我（八四）！」諭道：「祇是主在你去後確是考驗了你的民衆，撒米嫩迷誤了他們啦（八五）」。』

『當摩西歸到他的民衆時，又是怒又是憂的道：「唉民衆！調養你們的主豈沒以最好的約會約了你們嗎？對於你們約的期限，並不遠哪！然則你們是願意調養你們的主的怒惱，到在你們上嗎？爲什麼你們違背了我的約會呢（八六）？」』他們答道：「違背你的約會，不是我們的主意，乃因有人使着我們扔棄民衆中裝飾品的相當重量；照那樣施行以

後，撒米嫩以着法術一擲^(八七)，於是乎給他們現出來一個牛的形體，且牠還能出牛聲。繼而他們道：「這就是你們的主，亦是摩西的主，然他忘啦^(八八)」。

「他們豈沒看見嗎？那個不能回答他們的言語！那個亦不能主持他們的禍福^(八九)！在這以前亞倫曾對他們說：「唉民衆！那確是惑亂你們哪！調養你們的主，只是大慈的主！你們跟隨我着，你們順從我的命令着^(九〇)」。他們答道：「我們永久不離，常守着牠，一直等到摩西回來再說吧^(九一)」(摩西回來)

「摩西抓住亞倫說道：「唉亞倫！當你看見他們迷誤時，是誰使你不跟隨我^(九二)，違背了我的命令啦呢^(九三)」？亞倫道：「唉母的子！你暫且不要抓住我的鬍子，與我的頭髮，我是恐怕你說：「你爲什麼將以色列族分裂啦呢？你爲什麼不確守我的言語呢^(九四)」摩西臨行時囑亞倫設法團結民衆？摩西又對撒米嫩說道：「唉撒米嫩！你作的好事^(九五)」！他答

道：「我能看見了的，他們看不見，我自使者之跡抓了一把，然後扔之，則即成了那個啦！那是因爲我的私心，助成了那個^(九六)」。摩西道：「你去吧！在生的時候，你應受的就是說：「無有親近者啦」！在你上確是有不能違背的約期^{摩西處之以流刑放之于郊外}！你看，你平常崇拜的神，我一定將牠燒了，然後將那碎塊撒之於河中^(九七)。你們的主確是造物主，無可稱爲主者，惟有他，他是周知萬物的^(九八)」。

『以往的消息主示之於你，是這個樣的，在主闕下的訓誨確是賦與你啦（九九）。凡是轉背迴避那個的，他在公判之日一定擔負重擔（一〇〇），永久不離！可痛哉！他們在公判日擔負的（一〇一）』。

『彼日也號令一吹，集合了犯法的人，此日他們的色是可憎的（一〇二）。他們彼此密語：「你們也不過是留住了十天吧（一〇三）！」主是至知他們要說的什麼……」。他們中道高者說道：「你們也不過留住一天而已（一〇四）』。

〔傳〕可蘭經之爲貴，是分辨古經之是非真僞也。蓋道久則變，附會穿鑿各地不免，中國古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孔子亦曰，「必也正名乎」。世界宗教文化，原于阿拉伯、阿拉伯之文化本之於亞卜拉罕大中至正認主之教，繼之以雅爾格摩西大衛基督穆聖，猶之乎東方伏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一系。阿拉伯宗教古經不外舊新約等書，但舊新約因後人之附會神奇也，已失聖人之真。此節乃記摩西的史蹟，摩西史蹟載于舊約，但取舊約讀之，亞倫好像封神演義上的一位神通廣大的術士。若按此節考之，是因造物主之默示，得真光，壓服術士者也。茲將舊約上之原文附錄於後，請讀者自行比較其價值可也。

至於以色列族，素性迷信神鬼，雖有摩西之指導，亦是信仰不純。其對於耶和華之認識也，在一方觀之，是獨一的造物主，在一方觀之又似最高之神。按宗教史考之，其事他神之風俗，在摩西死

後尙存。研究宗教者、此點不可不知也。

抄舊約第三十二章一節至六節

百姓見摩西遲延不下山，紛紛聚在亞倫面前，對他說你起來爲我們作神可以引導我們，因爲領我們出埃及的那摩西、我們不知道他遇見什麼了，亞倫對他們說、你們去摘下你們妻和女兒耳上的金環，拿來給我，衆民就摘下他們耳上的金環拿了來給亞倫，亞倫從他們手裏接過來用這金子鑄成一牛犢，用鑿修成形像，民就彼此說以色列人阿，這就是領你們出埃及的神，亞倫看見就在牛犢面前築一祭臺、宣告說、明日是主的節筵、次日晨民早起來獻火焚祭和平安祭坐下喫喝起來嬉戲。

第三十二章十九節至二十八節

摩西回來營前看見牛犢，又見衆民跳舞，便大怒、將手中二板拋擲山下拆碎了，將他們所造的牛犢用火焚燒，又搗爲粉碎撒在水面上，使以色列人喝，摩西對亞倫說、這民向你作了什麼你竟使他們陷在大罪裏，亞倫說求我主不要動怒，這民專於作惡，是你知道的。他們對我說、爲他們作神可以引導我們，因爲領我們出埃及的那摩西，我們不知道他遇見什麼了。我便對他們說凡有金首飾的可以摘下來，他們都給了我，我將這金子拋在火中，這牛犢就出來了。摩西見民衆放肆都是亞倫縱容他們，使他們爲仇敵所恥辱。摩西便站在營門中說、凡歸主的都須到我這裏來，於是一切利未子孫都聚集在摩西那裏，摩西對他們說、主以色列的神如此吩咐你們、各人都將刀跨在腰間，在營中往來，從這門到那門無論是弟兄是朋友是鄰里都將他殺死。利未人就遵着摩西的話行，那日民中約有三千人被殺。

附 觀摩西之得光也，入西乃山也是一人，主是默示他的術法，不是直接談話明矣。此即是寫實處不落像，蓋彼時是術法最盛的時代，亦猶之乎穆聖是當文學最盛之時而生者也，術法最盛必得造物主默示之術，不能制勝于人，亦猶之乎文學盛之時，不是默示之文亦不能制勝于人也。

經 『他們關於山嶽請問於你，你答道：「調養我的主將粉碎了他成爲碎沫（二〇五），變成鬆軟的空地（二〇六）。你在其中看不見偏斜，與特出（二〇七）！在此日他們是跟隨呼喚者，不能再偏向了，他們對於大慈的主的聲音是順服的，不能聽見別的，只是謙和而已（二〇八）。在此日除非是大慈的主，默許的喜愛的人，他的言語的說情，是無用的（二〇九）。』

「主是知他們以前的，與他們以後的，但他們的知識不能詳細那個（二一〇）！彼等的面對於主張永生的主，已表示服從啦！凡是甘心自負昏暗的人確是絕望的啦（二一一）！凡是純潔工作純誠于真的人，自然不怕虧負與減少（二一二）。』

真主之於人有善不減，有惡不增，。

〔傳〕 有形之障礙是山，無形之障礙是人間組織。時至今日山因開鑛、修道，用石等々已漸入粉碎平坦之景象矣。人事界之組織，雖有宗教國家，種族之分，而其界限不像以先之甚。是已入大同之景象矣。故各國學者具有公平的批評，均不似以先之私已，如近年來歐洲之學者，對於舊新約及可蘭之批評，已足證明。

經 『主賦降了，阿拉伯文可蘭經，在其中反復的警告，是希望他們能敬謹的；或者

他們因之明白對於他們的訓誨（二二）：真正的有主權者是造物主，他是至高的！在可蘭經未完全默示你以前，你不可躁急！你宜說：「調養我的主！請你增加知識於我。」（一四）】。

【傳】 夫中國的五經四書，是何等的偉大，無可諱言。可惜者是宜於高等知識，士人的讀誦；不宜於普通人民。四書中以論孟爲最易讀；然其示教，孟子多半偏於諸侯王；論語亦在士大夫以上。可蘭經則不然，宣於上中下三等階級，在西曆十七八世紀間被譯成拉丁文與法文，在一六四九年又由法文譯成英文；德文譯本尤有多種。時至今日，世界學者無不知其爲平易近人之書也。

經 『在以先主確與阿丹約了，以後他且忘了，主尙沒得着對那個能堅定的呢（二五）！』
早先主向衆天神說：「你們向阿丹叩首」。「除以下里斯不肯外，他們皆叩首了（二六），於是主諭道：「唉阿丹！這就是你們夫婦的仇敵！以後要小心，以免他使你們倆出樂園，遭苦難（二七）！你們在那裡既不能饑餓，亦不能露體（二八），既不怕渴，亦不着日晒（二九）！但以後神魔對他倆暗誘的說：「唉阿丹！我指引與你長生的果物樹，與永久不朽的國，怎麼樣呢（三〇）？」繼而他們二人吃了那個了，隨即現出可恥的現象來啦。他們二人開始連綴樂園的樹葉，以蔽其體，這乃是阿丹違背調養他的主，墮落的經過（三一）！以後呢調養他的主，仍是選用他，復於他，默導他（三二）！且命令他們道：

「你們雙方都自那兒下去吧！你們彼此是仇敵！以後我的中道一定賦與你們，凡跟隨我的道的人，他是不能迷誤，亦沒有痛苦（二三）！其凡關於我的訓誨逃避的人，他的生活必感受困難，主在公判日聚起他來，他是瞎的（三四）。且他呼道：「調養我的主！我原來是能視的，聚起我來爲什麼是瞎的啦呢（三五）」？論道：「這是因爲主賦與了你各樣的天示，你忘了，今天你亦是照樣的被忘（三六）」！這就是主報應那些個妄爲，不誠信調養他的主示諭的樣子；後世的痛苦一定是嚴而且久的（三七）。

「豈未曾指導過他們嗎？在他們以前主毀滅了多少代了，現在他們正在他們所居的地行走着呢」；然有知識的人，對此一定能識出示諭（三八）。

〔傳〕 人本其天賦以盡天職，天祿自永，無事外求。若一被惑，妄貪非分，則羞恥至矣。小而一身，大而一國，其失敗之因無不由于被惑妄貪耳，以秦始皇之雄貪求萬世，尙末及二世；拿破倫之雄，身敗名裂；況其他者乎？然人魔敵對，種因已遠，安天最難。果能安其天，天祿永終矣。倘被魔惑，永無解脫矣。人豈可不慎乎？

經 「設若不是調養你的主以先有諭誥呢！他們早已着罪刑啦，蓋在他們上，有預定的期限哪（二九）嗣後你關於他們的說話，忍耐着吧！你要在日出以前日落以前，及夜間晝間感激調養你的主讚頌吧！是望你樂觀哪（三〇）」。

〔傳〕 際茲陰暗之世，驟見真理之顯，毀謗在所不免，奉命聖使只有朝乾夕惕，讀念拜禱，不見是無悶，遷世亦無悶而已。至於善惡之報，乃有定時，宣道聖使惟有愛道自慰而已。

一說此是每日五時拜禱禮之根據。

經 『你的眼不要注○意○：主○着○他○們○中○的○男○女○享○受○的○塵○世○生○活○的○榮○華○呀○！那是主因着那個碌磨他們，調養你的主的惠賜，是至優的，至永的（二三）』。

〔傳〕 人在憂患貧窮中易見道。及得富貴榮華乃失之矣。道失雖日在富貴中，日見其心身不安；我不見其能樂也，故曰琢磨。有參悟的人自知。

經 『你命令你的所屬，堅忍于拜禱禮着，主不是求你們的供獻，主是惠賜你們的，好結果是在敬謹的人上（二三）』。

〔傳〕 拜禱之禮，是人與主接近之禮，無禮爲奴，等於禽獸。且人只知盡人之使命，不知有主，則將自私妄爲，被魔誘作亂矣。彼時以色列人猶之乎中國昔日祭天之禮，用種々之物品；好像主等于人，豈非誤謬乎？

經 『他們說道：「他爲什麼沒自調養他的主拿來奇跡與我們呢？在以前的冊本中，豈不是給他們明白的辯證啦嗎（二三）？若是在他以前；主以着罪刑毀滅了他們呢，他們復生時一定要說：「調養我們的主！你爲什麼不給我們派一位傳道的聖使呢？庶幾我們在

受賤辱以前，得跟隨你的天諭（一三四）！你說：「各個都是等候的，然則你們等候吧！不久你們就知道誰是中道的人，誰是得正道的啦（一三五）」。

【傳】 道之隆替，自有其時，聖者向不勉強，惟有靜候天命而已。

無論何時，在被嚴懲或被絕滅之先，必有傳道聖使臨世，一方導不被剝落之碩果，藉資代興。一方使被殞滅之民衆，結算時無可藉詞。以顯造物主之至慈也。

【總傳】 此是麥加下降第四十五章，示諭摩西之所得，亦是造物主之默示，不是神授，亦不是

有一唯一之神同着他。夫奇才異能特出的聖賢，物質文化的發明家，無一不是被主默示而成功。不過世界是進化的，各時代有各時代的文化現象，當其時，因人情之僞，神魔之亂，人道失矣。聖者奉承主命，繼往開來，導人就於大中至正之道而已。然必有所憑藉，或其武力超群，或其藝術出衆，但其所得亦是時尚，若時尚文，雖有超群之武勇，亦不能藉之行道。當時尚武，雖有特出之文學，亦不能藉之行道明矣。蓋摩西當術法全盛時代，惟伊之所得是被默示，故可制勝于人。夫制勝之道，可恃其絕技，行道之方，化民之政，則必恃諸經典。故再入山以求十誠。其必入山者，因彼時之人迷信過深，不如是不足以取信耳。然人道平庸，人心好奇，好貪得，好僥倖，又有神魔從旁誘之，故未幾即失。試觀摩西行後之以色列人，及阿丹之被魔惑，人之通性可以想見矣。因人有是之通性也。聖人在日尙能保守，聖人一死，大道日微，人因人心之私，因魔之誘導，神話興矣。此舊新約之書所以亂也。

然陰陽消長，亦是自然之理，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但一陽初來，其勢尙微，易之所謂潛龍勿用之時也。聖人際此時，只有朝夕讚主，不見是無悶，容忍待時而已。至於注意目前之榮譽，乃是得道後因而失道之大因。故再三鄭重囑諭，由穆聖而下得道者，均因目前之榮譽，而希假借法術者有之，棄道妄談者亦有之，後人於此，更不可不注意耳。

十七

第二十一章 安 比 雅（衆聖）

麥

加在第十四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清算已近世人了，可是他們仍舊是在違背的昏憤中（二）！每遇有調養他們的主新的訓誨賦與他們的時候，他們就是聽，他們亦是譏笑（三）！他們的心亦是懈怠的！』

『且彼昏暗自負的人秘密的會議：「這個沒有什麼，他亦不過是同你們一樣的人而已；你們豈可睜着眼睛就甘心容納他的幻術呢（四）」？或答道：「調養我的主是知道天地間的言語的，他是能聽的能知的（四）」。

『抑或者他們說：「這是幻想作夢！否則是僞擬的！抑或者他是詩家！然則叫他給我們拿來一個異跡，就好像以先派來的傳道聖使似的吧（五）」。在他們以前主毀滅了的那

些城鎮亦都沒歸信！他們豈能歸信呢（六）。

〔傳〕 此是麥加下降第七十三章，彼時因襲舊的習慣過深，一旦遇有新的訓誨到來，則生種種狐疑，述以往各聖之小史，證明真道所在，各聖因時遇環境不同，主賦與之德亦不同，然其認主獨一導人於中正之道，千古無異，且都是人，都是被默示耳。

經 『主在你以前派遣的亦不過都是被默示的人而已。若是你們不知道呢，可以問一問紀載的人（七）。主向未曾將他們轉成了不吃東西，長生永久的軀體（八）！且以後主都實現了他們的約會啦。彼時主解救了他們，與伊意之所要解救的；毀滅了一些昏愚妄爲的人啦（九）。』

『主確是對於你們降下了經典，在那裡頭有你們的訓誨！然則你們是尙未了解嗎（一〇）？主已粉碎大多數的昏愚自負的城市啦，主在那以後又使生出其他的民衆來啦（一一）！當他們覺得痛苦時，他們乃在那兒急求脫離（一二）。』

『你們不必東奔西馳啦，你們仍歸你們享受幸福的居處吧，你們是要被審問的（一三）！』
『他們道：「可惜我們哪！我們真是昏愚不明的人哪（一四）！」他們如是呼籲，一直達到主將他們轉成了被刈滅的草（一五）。』

『主之造化天地，及其中的等々，豈是兒戲嗎（一六）？若是主要拿之爲玩耍呢？一定能

自主的闕下拿他，早已實行啦(二七)！確實不是這個意思！主置眞於僞之上壓倒之，以後那個自然就消滅啦！你們述說的，實是可惜(二八)』。

〔傳〕 先知先覺傳人道的聖使，降臨之時，人觀其示教，出乎風俗，異乎普通，則以爲是瘋狂說夢；觀其無法術，無詐僞，則以爲是普通人。蓋每際世道之亂也，人皆迷信神奇，不信大中至正之道；如漢之歿也，有黃巾；清之亡也，有義和團；一旦災禍臨頭，其稍覺悟者，亦或求導於聖賢，以希解脫；然儕輩因素居尊貴，豈肯下人，甘心自暴自棄，行其迷信神鬼之昏愚，故終至於着被刈滅絕之耳。

按此觀之，神仙的異跡，是可蘭所禁、且不止此一處天示；何以各書有臥黎旌實之說，彼謂臥黎能破常路；如遙程轉近，食飲物本無而有，步水能行，與頑啞談話，卻來禍，空手防敵等；設若臥黎能，聖豈不能，聖若能，何以真經常示斥此種異跡呢？且著此書者，亦引前古之故事，然不知在穆聖時，對此是嚴禁的！其凡能安心研究可蘭真經者，自能詳穆聖之所以爲穆聖，絕非神話故事之傳說耳。抑或此書之著，是因彼地，彼時神說過盛；因地示教之寓意乎？夫因地因時設辭示教，不可厚非，亦有功於眞道者耳。如天方典禮著於封建盛時，不那樣的著，教將不保，雖非回教本眞，然在中國，教能保持至今者，與有功焉；彼書之著，之流傳，亦有主之要爲焉。

經 『在天地間的，誰都是主之於他！近於主的闕下的，都是事奉他的，他們不敢驕傲，亦不敢疲乏(二九)，晝夜不息的純潔的讚他(三〇)！他們豈可拿着地面上一些個被造的

爲主嗎(二一)？若是在天地間，除了造物主之外，再有多數的主呢？一定就要壞啦。關於他們的亂說，讚調養至高的造物主純清無比(二二)。關於主之所爲的，無有問的資格者，可是他們那些個都是被審問的(二三)！」

「抑或者他們仍是在真主以外樹立好些主呢？汝道：「你們給我拿證據來着，這個經是隨同我的人的訓誨，亦是我先人的誨訓。但他們大多數不明白真理，故他們仍是轉向(二四)！」主在你以前不派傳道的聖使則已，若是派時，主必默示於他：「無所爲主，惟有我，你們拜事我着」(二五)。」

「他們說道：「大慈的主拿了子嗣啦！」他是純清的！」他們所說的不對！那不過是尊貴的奴僕而已(二六)，他們不能先於主發言，他們的工作是本着主的命令的(二七)。主是知道他們以前以後的，他們除非對於主喜的不能講情，他們是怕主而戰慄的(二八)！他們若有說：「我確是在造物之外的另一個主」的話者呢？主將要報之以地獄！昏、愚、迷、信、的、人、主、都、是、如、是、報、之、(二九)。」

〔傳〕 世界各國之人，好像無有不承認有造物主者；然道之亂也，是因魔之迷惑，順人情之推想，在造物主以外，安置了好多的分任的主，代理的主，如中國財有財神，喜有喜神，山有山神，地有土地，神魔假之以爲祟等是也。抑不知被造者均是奴，人神一樣，均是被支配的，無有絲毫之主

張！不過因潔穢清濁分奴之等級而已，其妄稱爲主，或自云「能代主，主吉凶者」，與迷信之者，均必着懲！昔清張文端公曰：「人事之變遷，雖人主尙不能主持，況其他者乎？余常在帝側，往往看陛下欲升進之人，反因事而被貶；陛下不欲之人，有時因事而升遷」。等語。實可謂識道之語耳。

經 『彼味真的那些人們，豈沒看見嗎？天地是相連的，主能使他們兩分開；自水上轉成了各種活物，他們還不純誠的歸信嗎(三〇)？』

『主置大山于地中，且能同着他們運動；在其上，又置了種々的大路小路，是望他們得正道(三一)！又置天爲永久的屋頂，然他們關於那些個顯跡，仍然是轉背(三二)！他造化那個晝夜日月各依一定的軌道運行(三三)』。

『主在你以前未曾使人有長生的！若是你死了，他們豈能長久嗎(三四)？死的事是各個人都應當嚐着的！主以着禍患困難試驗你們，又以着種々可喜可愛的事，琢磨你們，終久是歸至於主(三五)』。

〔傳〕 自古以來，無論那一國的聖賢英雄，非經過禍患困難的折磨而不倒，富貴男女之愛戀而不溺，方能顯其天真，而有爲也。其一生平平，主未與之煅煉琢磨者，是無大用之徵也。然此種禍福難關，人魔相間，非過來人不能神其味，實非淺見無大經驗者所能明也。

經 『當彼味真的那些人們，看見你的時候，他們拿着你當笑話說：「這個人就是妄

談你們的主那個人嗎？」他們是對於大慈的主之訓誨，甘心隱昧的人（三六）！人之造化也真是屬於急的！「不久真主就要顯於你們主的天示啦。你們何必急求于我（三七）！」他們說道：「若是你們說的是實話呢？這個警告是在什麼時候呢（三八）？」彼味真的人如何能明白：真到彼時，既無法能躲避，他們的面與背的火，又無有援助者（三九）！果然那個若是倏然來到呢？則他們就要目瞪口呆神昏，既無法求避免，亦不能被姑容（四〇）！在你以前諸傳道欽使，確已均被戲侮嘲笑啦，以後因他們的戲侮，圍繞了那些戲侮的人啦（四一）！你說：「在大慈的分內，是誰在晝夜保護你們呢？」既無有保護者，他們關於調養他們的主的訓誨，爲什麼仍是轉向呢（四二）？」

「抑或者在他們上的諸神主，能越過了真主維護他們嗎？他們自己不能自助其身，他們在真主的分內，豈有輔助其友的呢（四三）！不然他們又以爲：真主已使他們這些個人，及他們的祖先享受幸福至於永久嗎？他們豈沒看見我們來在地面，真主使那個的勢力範圍日減一日，他們豈是勝啦嗎（四四）？」

〔傳〕

世衰道微，昏暗已極，既不可理喻，又不畏天威。以穆罕默德之聖，尙被譏諷、况後世乎？一旦災禍臨頭，目瞪口呆神昏，不知所措矣。但造物主之賞善懲惡，亦有一定的時限；昏愚之人看迷妄者不即着懲，以爲同是假神道以設教，必均受天佑也。然再試考自穆聖以來，千有餘年，造物主

的真道，有增無減，神教之勢力，有減無增，誰勝誰敗，自可判明矣。

經「你說：『我確是本着默示警告你們哪！但是警告的時候，聾子是聽不見警告的什麼哪^(四五)』。若是叫他們遭着調養你的主刑罰的輕微的呢？則他們一定要說：『可惜我們哪！我們真是愚魯無知的人哪^(四六)』！主在公判的日子，一定設最公平的秤，不能虧人絲毫！就是芥子粒那麼重吧，主必使之現出來，遵着主的計算，也就可以啦^(四七)」。

〔傳〕 嗚呼自暴自棄自簡自傲之流，無論你如何的警告他，仍是不聽，非着天譴不覺其愚，造物主至明，時及公判，無虧絲毫耳。

經「主確是賦與摩西與亞倫分辨是非明鑑的，以爲敬謹的人之光明，及訓誨^(四八)！彼敬謹的人，是本着不能覺察敬畏調養他們的主，是在時限中乾惕的^(四九)！這亦是主降的最尊貴的訓諭，你們豈可不承認呢^(五〇)」？

〔傳〕 讀舊約觀摩西亞倫與主，就好像人間的君臣主僕請示吩咐一樣，後人演之而成神奇，以爲藉水土而成之人，真可見主矣。抑不知此是文章的虛構，不是實有其事！摩西被賦者，是最光明能分辨是非的真理。在當時敬謹之士，是本之真理，認有造物主不必目見哪！時及穆聖之時，附會神話者愈多，故不能不辨，蓋穆聖之被降，非是創教者，是本之亞卜拉罕大中至正之道，分辨其傳說之誤謬者也。

經 「在以先主確與亞卜拉罕正道啦，主原就知道他（五二）！昔者他對他的父親與他的

民衆說：「你們爲什麼天天向這些個偶像祈禱呢（五三）？」他們答道：「我們看見我們的

祖先，都是事奉他們的（五三）！」亞卜拉罕道：「你們與你們的祖先，真是在顯明的迷誤

中（五四）！」他們說道：「你說的是真的嗎，或者你是說着玩呢（五五）？」亞卜拉罕道：

「不是說笑話，調養你們的主，是調養天地的主，他是造化了那個的，我能爲你們作證

明（五六）！」繼而以造物主默誓：「在你們退轉以後，我一定設計破壞你們的神像（五七）！」

於是除了大的而外，他將那些個都轉成了碎的啦，意他們必歸詢於他（五八）。

「他們說道：「是誰對於我們的這些個神，作出來這個事」！那真是昏暗不明的人

哪（五九）！」一部分人說道：「我們聽說有一個少年，人稱他爲亞卜拉罕者，他曾妄論過

他們（六〇）」。他們道：「你們當衆人的眼前將他拿來，好叫他們作證（六一）」。他們道：

「唉亞卜拉罕！對於我們供奉了的，是你作出來的這個事嗎（六二）？」答道：「不是我作

的，是他們中的大的作的這個事，請你們問他們吧！他們或者能說（六三）」。於是他們乃

歸向他們自己的人說道：「你們確是一些愚暗不明的人哪（六四）！」繼而他們低頭默思：

……你這個青年，確是知道他們不能言語的（六五）！」亞卜拉罕道：「你們豈可越過了造

物主，拜事不能福你們禍你們絲毫的嗎（六六）？嘿！你們哪！越過了造物主，你們所拜事

的，你們還不覺悟嗎^(六七)」？他們的一部分道：「若是你們主張一定那樣作呢？則你們應當燒他，助力你們的神主才是^(六八)」！他們架火燒亞卜拉罕，主諭之道：「唉火！你成涼的，安全亞

卜拉罕着^(六九)」。他們意藉此遂其計畫，而主將他們轉成了至虧本的人了^(七〇)」。

『因為世界主解救了亞卜拉罕與盧圖，到在那主賦與吉慶的地方^(七一)。主賜與他以斯罕格，又增之以雅爾格，主確將他們均轉成了純潔的啦^(七二)。主確將他們均轉成了衆領袖，本着主的天命，他們指導！主默示於他們種々の嘉言善行，及踐禮拜禱，出納天課，他們都是敬事主的奴僕^(七三)』。

〔傳〕 火既不能燒亞卜拉罕，豈不是顯明的證據，然人心愚迷已極，仍是頑固風俗、不聽聖賢之指導。以是而觀，頑固迷誤者，古今同耳。

經 『主賦與盧圖評判力與學識；自風行污穢的鎮市，解脫了他。那個城市的人，確是一些個作惡破壞的人哪^(七四)！主使他來在主的惠賜中，因為他確是屬諸純潔的人哪^(七五)』。

『昔者挪亞呼籲的時候，主亦答應了他啦，於是主在最大的患難中，解救了他，及他的所屬啦^(七六)。自那些以主的天示爲僞的人中，主相助了他；那些個人確是作惡的人哪！所以主淹沒了他們的全體^(七七)』。

『昔者大衛與所羅門他們裁判在田禾中，夜間收放羊的案，主是能鑒證他們的裁判的(七八)；以後是主使所羅門解悟！主確亦賦與他們倆判斷力與學識啦，主確運用山與鳥同着大衛讚頌啦；那原來就是主作的(七九)！主教他爲你們製鎧甲，爲是防禦你們被傷；然則你們還不感謝嗎(八〇)？』
羊食了禾大衛判將羊與禾家，所羅門方十餘歲，判曰：宜將羊所生之乳及毛等與禾家，及到禾再生出後，再回其羊于羊主人。

『主支配了大風，本着所羅門的旨行駛，到在主降福於其中之地。所羅門造風船使人泛海詣向阿斐取命載諸歷史每樣事物主是至知的(八一)！在神魔中有爲所羅門入水取物者，有爲他工作別的工作者，但主對之都加以監督(八二)。』
舊約謂所羅門年邁衆妃惑其心崇信神魔非也

『昔者安猶卜呼籲調養他的主道：「我確是遭遇着災難啦，你是慈憫中的至慈的(八三)！」主應允了他，乃解除了他的災難，且主再賦與他的所屬是加倍的多；這即是主闕下的慈惠！此亦是對於敬事主的人一宗訓誨(八四)。』

『以斯瑪爾來以德雷斯載洛克夫他們都是忍耐的人(八五)，他們確都是純潔者，所以主叫他們都來到主的特慈中(八六)。』

『昔者贊農猶奴斯之別名忿然出走的時候，在他自以爲主不能限定他，然後他到在黑暗中他呼籲道：「普世無主，惟有你，讚你純清，我確是昏愚的啦(八七)！」嗣後主應允了他，爲他解除了憂愁，主之解救純誠於真的人，均是這樣(八八)！』

「昔者翟克嫩亞呼籲調養他的主道：「調養我的主！請你不要棄我爲孤身者，惟你是能使人繼續善道的（八九）」！嗣後主亦應允了他，賜與他耶罕亞，且爲他修正其妻，他們確是積極作善的，他們本着愛與怕呼籲主，他們乃是對於主敬畏的人哪（九〇）」

「那個看守廉恥的女，自主的明命之一點，吹於其中，主將她及其子轉爲世人的一个示諭（九一）」。

「這都是你們一個族的人，我是調養你們的主，以後你們要事奉我（九二）！他們自己雖將他們的教分派了，然一總終是歸至於主（九三）！其凡是純潔工作純誠于真的人呢？則他的勞苦不能被抹滅；主一定給他們記錄下來（九四）」。

「在主毀滅了的鎮市，是禁止的；他們是不能歸的（九五）！必須等到耶哦朱買哦朱開放之時，他們自各高邱匆匆而下（九六）」。

〔傳〕 主對於列聖是應其邀求：解除其危險困難，轉成純潔，賦與嘉言善行，良知良能，判斷的學識，防敵的知識，建設的能力，利用自然，使用邪魔等；其能忍耐者，必得特慈，其一時不忍，必着懲罰。然若能復，亦得慈惠耳。聖人千古如一，凡能純潔工作，純誠于真的人，終皆歸主，若其昏暗自負，已着毀滅的各鎮市的人，必與左右傾作惡的分子相合！

耶哦朱買哦朱解放之時，是藩籬盡壞，綱紀淪亡，此二部分人下來，完全破壞之時；際茲時也，彼

被滅之各族，亦自高邱下，來互相爭殺不已矣。

經 『真的約會業已臨近了，彼昧真的人們的眼，才看得明白：「可惜我們哪！我們確是關於這個是忽略的啦，不然我們原來就是昏暗不明的人哪」（九七）』。

『祇是你們與你們，在造物主以外拜事的那些，都是地獄的燃料！你們應當進入那個（九八）！設若這些個真是主呢，就不能進入那裏啦，然他們全體在其中都是永久的（九九）！他們只是在其中呻吟嘆氣而已，他們不能聽（一〇〇）』。

『至於那些主預定賜福的人，他們對於那個是遠的（一〇一），他們聽不見一點聲息！他們是永遠在他們自己的所希望之中（一〇二）。最大的驚恐亦不能使他們憂愁！天神歡迎他們道：「今天就是許約給你們的那天哪」（一〇三）』。

『彼日主收起了天，就好像收起來記錄的冊本似的，主恢復那個，就好像主第一次開始造化了似的。約會之在主者，主確是能施行了的（一〇四），確是在訓誨以外，主使之記錄於宰卜雷詩篇啦，意謂：「我的純潔奴僕，是繼承地面者（一〇五）」。在這個裏頭對於誠心事主的人們，一定能達到目的（一〇六）』。

『主派你不爲別的，就是爲施慈於衆世界（一〇七）！你要說：「默示於我的是：「你們的主是獨一的主。你們爲什麼不純誠順命呢（一〇八）」？以後若是他們轉向了，則你說：

「我雖警醒你們，但亦是一樣！我豈知道警告你們的那個，是近是遠呢（二〇九）？主，他確是知道言語的顯，與隱的（二一〇）！我豈知道，他是試驗你們，他是使你們享受至相當的期限（二一一）！你再說：「調養我的主！請你以着真理判斷着，調養我們的主，在你們所述說的是大慈的，是被求助的」（二一二）」。

〔傳〕 試想今日以神爲主權之所在者，已無其人，以人爲主權之所在，是此世紀的普通思想。主權所在，無論大小，意在爲其所屬謀幸福，解除苦痛，亦是普通之言論。然若靜心觀之，居司命之任者，莫不有苦痛，莫不在呻吟中。自己苦痛未解，尙能爲人解除苦痛乎？至於純誠之士，木天賦盡天職，毫不假借，居在此數十年中，亦是未聽見有憂懼之聲，可以想見矣。

第二十二章 罕

志（朝觀）

買的

奈在二十四章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唉世人！你們敬畏調養你們的主！時限的動確是最大的事（二一）！到在那一天，你們看見每一個乳母，不能顧及其所乳者；每一個負胎的女人，將放下她的胎，你看世人好像醉啦；但是他們沒有醉。蓋造物主的懲罰，是至嚴的（二二）』。

『人中有關於造物主的事，沒有真知，且要辯論他之一切，完全跟隨抗命的邪魔之類』。

的(三)。對於他們已規定了：凡是近於他們的，他們使他迷誤。他們導他至於炎炎的痛苦(四)」。。

「唉世人！關於復生，你們仍是在疑惑中！要知：主確是由土上造化了你們，以後再由精，精而後變血，血而後成肉塊，顯示於你們：有成形者，有未成形者；在子宮中本之主的意要，而確定了他，以達至一定的期限，再生出嬰兒來，嗣後漸漸的叫你們達至於壯年，在你們中有死者，有老而反童，不知事物者」。

「你再看地上是枯乾的，主降下了雨，活動了他、各樣的新鮮植物因之滋生長成(五)。這都是造物主的真的，他豈不能將死的叫活呢；他是在每一事物上大能的(六)」。。

「夫時限之來，確無疑。造物主復活他是在墳中(七)！人中關於造物主的事，因無知識而爭辯的人，既無正道，又無光明的經典(八)；硬着脖子使人迷誤造物主的道，他在今生應受羞辱，在公判的日子應受燒的痛苦(九)；那就是因爲你自己親手作出來的！造物主是不能虧他的奴僕(一〇)」。。

〔傳〕 一旦大限臨頭，母且不能顧其子，況他人乎？死而復生、人雖不能目視，然因其順逆，造之者必有賞罰，亦理之自然。

「復生是在墳中」，或曰「有死而無墳者，有死于水火者，將如何呢」？曰「此乃文辭之運用」，

總之人死後，即時即可清算其終身矣。

經 『人有拜事造物主敷衍表面者；若是遇見好的時候，則因之安定啦。若遇見磨難的時候，則他就轉了他的趨向啦，他是在今生後世都虧本了，他確是顯然的一個虧本的人哪(二)！他在主以外，呼籲無損亦無益於他的；那真是在悠遠的迷途中(三)！且他呼籲有損於他，較有益於他爲近者，可痛哉，他的保護者！可痛哉他的黨派(三)』。

『祇是造物主着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進入河流其下的樂園，造物主確是作他願欲的那個(四)！或有自揣今生後世，造物主均不能相助他的，則叫他設法懸之於高空，繼而叫他割斷了，然後叫他看他的計畫：關於他所怒恨的那個，他自能取消嗎(五)？主如是的降明顯的天示，是造物主默導他所願欲的那個人哪(六)』。

〔傳〕 夫人對於任何事物，必實心踏地堅忍耐之，久方得益。若敷衍了事，見利則前，見害則避，一生未有能成功者；況敬事造物主乎？敬之工夫，半屬於踐禮拜禱，拜禱不確實，當時即有羞辱，若真能實々在在，身心均得其養，久之自得造物主之默導耳。事之工夫是本天賦，盡天職，人果能本其天才，不見異思遷，不慕俗好，不擾私慾，則未有無結果者，至於彼因積怒，自尋短見之流，其積怒豈能因死而解乎？

經 『祇是那些回教的人，與那些猶太教人，偏教的人，基督教的人，拜火教的人，

與那些以神鬼人物貳主的人，造物主在公判的日子，爲他們中間分析。造物主確是在每一事物上能證明的(一七)。

『你豈沒看見嗎？在天地中的日月星辰，山樹動物，及人的多數，都是俯首下心順服主的。亦有多數，痛苦在他們上實現了的！蓋凡造物主卑賤的，沒有再能使之貴者，祇是造物主行其所要行的(一八)』。

『但此二教互相敵視，是各因其主互相仇視！然已爲隱昧真理的人們栽下了火衣，自他們的頭上傾沸湯(一九)，火燒了他們的腹及他們的皮(二〇)，着之以鐵鞭(二一)！每當他們要出那個憂愁的時候，則再使之歸入憂愁中：「你們永久嚐受焦灼的痛苦吧(二二)』。

『祇是造物主叫那些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進入河流、其下的樂園，他們在其中的裝飾，是類如金珠的手釧，他們的衣服是綾錦細軟(二三)！被導至於潔美的語言，被讚頌的』。

〔傳〕 教雖不同，宜均以真理爲歸，其因私教隱昧真理，妄談神奇，誘人迷信之流。日日焦灼不安，今生後世等耳。若純誠于真理，純潔盡其爲人之使命者，無時不得安樂，無處不是樂園，今生後世均有榮焉。

經 『那些個味真的人，他們阻止主的道路，與禁寺！那個禁寺主已將他轉成了世人

的啦，本地人與異地人都是一樣！其凡在其中要過爲，要昏愚自負的，主則使之嚐試，最痛苦的痛苦(二五)。」

『昔者主着亞卜拉罕蒞止於潔殿：

『你萬不可以人神物貳主！你要爲一些巡遊的人，立站的人，鞠躬叩頭的人，清潔主的殿宇(二六)！你邀人朝覲着！以後他們有徒步來的，亦有自遠方山路乘瘦駝來的(二七)，你令他們證明了他們享受的利益：令他們對着惠賜於他們的牛羊駝，在被確定的幾日內，紀念造物主的名；然後再令他們吃那個；併令他們給困難的人貧窮人吃那個(二八)。繼而再叫他們潔其塵垢，全其誓願，巡遊古房(二九)；其凡遵守造物主的禁令者，則在調養他的主闕下，是至優的！』

『牛羊駝於你們都爲合法！對於你們示告的，是遠了物像的污穢，遠了欺詐的言語(三〇)。純粹的爲造物主，不以人神物像貳主！凡是爲造物主擬同等的比伴者，就好像自半空中掉下來了，不是爲飛鳥掠了去，則就爲風颳至於遠方(三一)！其凡遵守造物主規律的人，那是本之於他心中的敬謹哪(三二)！在此家畜中，你們在定限內可享受種々の利益(剪毛可，飲乳可，然後再到至古房犧牲之(三三))。』

『主使每一個民族，都有祀禮，爲是叫他們於惠賜於他們的牛羊駝上，紀念造物主的

名！你們的主，是獨一的主，你們順命於他着（三四）。

『你報喜於那些謙和的人着！他們當紀念主的時候，心中是敬畏的，對於他們所遭受的，他們是忍耐的，他們是立站拜禱禮的，是自主惠賜於他們之中使費的（三五）。』

『主將祭牲，轉成了造物主對於你們的規律，在其中仍是有好處於你們哪！當那些牲物站立時，你們對之紀念造物主的名，及其脇側地後，則你們可以吃牠啦。你們還可以贈與知足無求的貧窮教友！主如是降服了那些個，使順從你們，是要你們能知感激（三六）！牠們的肉，牠們的血，一定是不能達至於造物主！達至於造物主的，不過是你們的敬謹之念而已；爲你們如是降服了牠們，是叫你們在默導你們的上讚造物主尊大！你報喜於一些善人吧（三七）。』

【傳】朝禮宰牲、意義甚多，一則紀念造物主對人之貴，賦之制服各種動物之能力。二則感謝造物主對人之惠賜，表示犧牲。愚昧時代不識禮法之真諦，以爲血肉真能達至於主，凡宰牲能得天火燒了的，以爲是被主收去；其未燒者，以爲是未收納。以後則自燒之，着其煙氣達於天闕，亦有供饗神靈數日，然後再行分肉者，抑不知人之對主，惟有一點誠念而已，茲選錄各說於下，以資參考。

附抄舊約利未記第八章祭禮的概要。

摩西使亞倫衆子就近前來，與他們穿上袍子，繫上帶子，戴上冠，都是遵着主所吩咐摩西的，又牽了贖罪祭的公羊犢來，亞倫和他衆子按手在作贖罪祭牛犢的頭上宰了牛犢，摩西用指蘸血抹在祭臺的四角上，使祭臺潔淨，其餘的血傾在祭臺底上，分別祭臺爲聖可以在祭臺上獻贖罪祭，取所有蓋臟的脂油，和肝片兩個腰子，並其上的脂油，將這些都焚在祭臺上，將全牛犢連皮帶肉並糞，都用火燒在營外，都是遵着主所吩咐摩西的命令，又牽了火焚祭的公羊來，亞倫和他衆子按手在羊的頭上宰了羊，摩西將血洒在祭臺的周圍，將羊分切爲塊，摩西將頭和肉塊並脂油，都焚燒在祭臺上，用水洗淨臟和腿，摩西將全羊都燒在祭臺上，爲馨香的火焚祭，爲火祭獻於主是遵着主吩咐摩西的，又牽了第二隻公羊來，就是行分派禮用的公羊，亞倫和他衆子，按手在羊的頭上宰了羊，摩西用羊的血塗在亞倫的右耳垂上，又塗在右手和右腳的大指上，摩西又使亞倫衆子就近前來，用血塗在他們的右耳垂上，又塗在他們右手和右腳的大指上，將血洒在祭臺的周圍，又取脂油和尾和臟上的脂油肝片兩個腰子和其上的脂油，並右腿又從主面前，盛無酵餅的筐內，取出一個無酵餅，一個和油的餅，一個薄餅，都放在脂油和右腿上，將這一切放在亞倫和他衆子的手上，在主面前搖一搖，摩西又從他們手上拿下來，燒在祭臺上的火焚祭上爲分派祭爲獻於主馨香的火祭。

按中國普通對於祭廟祭祖先，亦用宰的全牛全羊，但必擺設上供，意求神靈饗之，有似乎昔日阿拉伯人之祭禮。

自可蘭降後，回教對於家畜以爲與人同爲動物，同有性命，人獨能奴隸彼，役使彼，且能宰割彼，

豈非造物主之特慈于人乎？然命乃主賦，宰宜奉造物主之名而宰。且不可獨享，宜分饗於貧困人，以表示在真主闕下人類大同平等，物質的享受不可分階級之意義。

令人宰物是因人能繼阿丹人祖之有知識，能復真，若人昏愚無識，頑固不復真，等於牛羊，將被他人奴隸宰割支配矣。此種宰牲禮，在各地每年於此日亦行之。然因文與法之亂，對於天諭之意義已失，且雜以人的論說，決不似此諭之潔淨精微也。

經 『祇是造物主對於一些純誠于真的人護庇之，造物主確是不愛護舞弊營私，隱昧真理的人哪』！造物主默許援助被虧而要遭傷害的那些人啦！造物主援助他們，確是至能的。

『他們之在家鄉被逐出也，沒有別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說：「調養我們的主，就是造物主」！若不是造物主的護庇，以着一部分對待一部分人呢，則一定要將道堂，基督教堂，猶太教堂，及在其中多紀念造物主的名的回教堂搗毀了；造物主一定是能援助：援助他的人！祇是造物主一定是具有大力具有權威的』。

『這些個被主援助的人，主在地面上將與以地位，他們是踐禮拜禱，出納天課，以禮教人，止人於非法的！一切事的結果，都是屬於主的』。

『他們或者是不能信你，但在他們以前挪亞的民衆，及爾得族，色木族，亦都是以真

爲僞了(四二)。至於亞卜拉罕的民衆，與盧圖的民衆(四三)，及買得岩的人，書爾卜的民衆亦都是以真爲僞啦。且彼人亦是以摩西爲僞的！然主對於味真的人雖一時姑容了，可是以後都拘拿了，然則主的刑罰是如何的(四四)』。

『已往的許多城市都被主滅了，就是因爲他們昏、暗、不、明、哪！屋頂倒塌了，井泉廢棄了，建築毀壞了(四五)，然則他們豈沒徧觀世上嗎？他們有心，他們爲何不解悟那個呢？他們有耳，他們爲何不聽那個呢？蓋他們的眼沒有瞎！是在他們胸中的心瞎了(四六)，』他們有向你急求現懲罰者，在造物主是不能背他的約會！不過在調養你的主闕下的一日，就好像你們歷數的千年(四七)。許多的城市因爲彼地昏暗，都是先行姑容了，而後拘擊之，終歸主結束(四八)！你說：「我對於你們不過是明白警告者而已(四九)。其凡是純誠於真，純潔工作者，他一定能被恕宥，能享受良美的惠賜(五〇)！那些在主的天示積極難人

之所能者，就是火獄的人哪」(五一)。

〔傳〕 此是在買地奈下降的第十七章，在此數節已示在麥加被驅來買地奈矣。一方示知朝禮之意義，在此決不是古說之誤。一方示知麥加必爲買地奈之純誠于真的人占領，時雖有早晚，誠者必能復興也，僞者必被滅絕也。聖地不足恃也，真德獲主佑也。

列國七雄統一於秦始皇，建築阿房宮於咸陽，輝煌壯麗，古今無比。然因政治黑暗，行愚民之政

策，以爲子孫長保，可萬世矣。不意揭竿一起，未二世而滅，咸陽爲墟，豈非顯明的殷鑑乎？總之古今東西凡隱昧真理者、昏暗自負者、黑暗不光明的政治、其城市未有不被殞滅者耳。

經 『在你以前主不派聖賢則已，若派時，在他的意念中神魔必乘機參入其意見；造物主必清除神魔所參入的之後，造物主的天示才能顯出公正！造物主是至知的，至哲的(五二)』。

『以邪魔參入了的，試驗一些個心有弱病的，與心強硬的！昏暗中的人，確是在悠遠的歧途中(五三)；賦有真知的人，明白這個是調養你的主的真理，他們因之純誠的歸信，他們的心對於那個是安定的！祇是造物主一定默導純誠于真的人於中正之道(五四)！但彼味真的人們，對於這個常常是疑惑的，非等到卒然間的時候到了，或者是絕望的日子之刑罰到了，方不再疑啦(五五)！然此目的主權是造物主的；他公斷他們哪！於茲時也，純誠於真，純潔工作的人，是在賜恩的樂園中(五六)。隱昧真理以主的示諭爲虛僞的人，是應受賤辱的痛刑(五七)』。

『遷移於造物主的中道後，被殺或自死的人，造物主一定賜於他們最優美的惠賜，造物主他乃是惠賜中的至優的(五八)。他一定使他們進入他們所喜的地方，造物主是能知的，能原諒的(五九)』。

〔傳〕 人之昧真理，乃因魔以目前之利惑之，只顧目前，不計將來，故有時隱昧真情以圖快一時，

然未幾着慘敗，乃自然之理。若純誠之士，純于一真，生則安樂，死則安身。然思想純潔，是人生最難，而思想之所以不純潔，乃因魔之參雜也。如當人在思想發達之時，妄想之病，在所不免，因其妄想，廢寢食者有之。故讀可蘭首念驅魔之文，聖賢之流能定能靜能安者，一方是由於自修，一方是由於主佑，然後識真理所在，即所謂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也。

經 『夫被虧的人照樣報復之後；而又被虧了的，造物主一定能援助他！造物主固是能恕的，能宥的（六〇）。然造物主使夜入晝，使晝入夜，造物主亦是能聽的，能知的（六一）！造物主是真的，在他以外，他們呼籲的那些個都是假的！造物主是至高的，至大的（六二）。』。

『你豈沒看見造物主自空中降雨，大地即轉成綠萃的嗎？祇是造物主是精確而深知的（六三）！在天地間的所有，都是屬於他的，他是無求的，是被讚的（六四）！你豈沒看見造物主爲你們制服了地面上一切所有，船本着他的意旨，能在海中行走。他操縱空中的，除非憑着他的許可，沒有落地的。造物主對於人類確是憐憫的，慈惠的（六五）！惟他能使你們生，然後再叫你們死，然後復活了你們，人確是隱昧真理的（六六）。』。

『主使每一個民族，都有適當的典禮，他們是遵守那個的，關於此事，他們不能與你

辯論哪！你只求祈調養你的主吧！你確是在中正的人道的(六七)！他們若是與你爭辯時，你說：「造物主是深知你們所爲的(六八)，將來公判的日子，造物主關於你們的爭辯，他一定要判斷的」(六九)』。

『你豈不知道，造物主是能明白天地間所有的；那些個確都是在記錄中，那是在造物主上是很容易的(七〇)！他們在造物主以外，拜事的，向未給他們降什麼證據！他們對於他們，亦是不明白！然則昏暗自負的人，是不能得着援助的(七一)』。

『當對他們宣讀分辨是非的主諭時，在一些味真的面上，已顯出不願意啦；他們幾乎要攻擊對他們宣讀主諭的那些人。你說：「你們是要我說於你們甚於那個可憎惡的嗎？火，造物主確是約會了味真的人啦，惡哉結果」(七二)』。

『唉世人！茲舉一喻，你們聽着：「你們在造物主以外拜禱事奉的那些個，就是叫他們全體聚起來，他們亦不能造化一個蒼蠅；若是蒼蠅奪去他們的一點物，他們亦無法追回！懦弱哉！求祈者與被求祈者(七三)』。

『他們雖亦能知有造物主，但認識的不真確！造物主確是具有大力，具有權威的(七四)！造物主自天神中選拔特使，在人中亦選拔特使，他確是能聽的，能觀的(七五)！他知道他們以前的，他們以後的，凡事一總都歸至於造物主(七六)』。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鞠躬着，你們叩首着，你們盡力事奉調養你們的主着，你們工作善事着，此是希望你们得脫離而獲正果（七七）！你們在造物主的道犧牲！那個犧牲才是真合理的！他選拔了你們，在教門中他未給你們任何的困難！就是你們祖先亞卜拉罕的道！在以先你們亦稱爲穆斯林哪，乃是回教信者的名，有純誠順命之意義在這兒亦稱你們爲穆斯林！爲是叫欽使對於你們作證，叫你們爲世人作證，你們立站拜禱禮着，你們出納天課着，你們倚恃於造物主着，他是你們的保護者，優哉，保護者！美哉，援助者（七八）』。

〔傳〕 人對於造物主，歷聖傳來，各地各時不同其禮儀。人與人失禮則疎，人之對主亦然；各聖祀造物主之禮，因時因地失者頗多。惟我教拜禱之禮，動靜合中，教友守之不移，至於出納天課，關乎社會經濟之分配，是人道之首要。二者均無煩難，夫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我教禮之得保存也，以簡易。後世教門略有陵替者，以師心授受，日增瑣文耳。

世界學者，最難研究其究竟之事，是可蘭真經。可蘭真經之發表也，時值阿拉伯詩歌文學至盛之時代。文之全美已可想見。然發表之者，非是文學家，非是詩歌家，是一文盲之穆罕默德。且其議論非合乎風俗，非順乎人情，值神說最盛之時代，破除迷信。至穆聖歿後數十年內亂興，可蘭因以保存之者，非是穆聖直系子孫，是昔日信神佛反對可蘭、穆聖仇人之子孫穆爾威雅。時及近代，可蘭之讀者已遍及世界，因世界文化之邁進，得異教異族學者之重視；不特不能因時代而束諸高閣，且因時代而發揚矣。人要時時參悟此種顯跡，則自識人與造化人者之關係矣。

十八

第三十三章 穆

民 衆純誠
歸真者

麥

加

在二十一
章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純誠於真的人確是得了脫離有好結果的（一）！他們在拜禱中是敬畏的（二），關於無益的言，是迴避的（三）；對於天課，是遵納的（四），關於他們的羞體，是看守的（五）；在他們的妻室，或他們婢妾以外的人，是不因此被責斥的（六）；其凡是尋求那個範圍以外的人，那就是妄爲（七）！且他們對於委託的事物，與條約，是履行的（八）；他們是確守他們的拜禱禮的（九）；所以這些個人，才能繼承啡囉的樂園（一〇），在其中是永久的（一一）。』

〔傳〕 以上所論，言之匪艱，行之維艱。其最難者是迴避無益之言。試觀我人，日常一切言談，均是益於己之身心乎？均是損於己之身心乎？

經 『主確是因土的精華造化的人（一二），然後將那個精蟲，轉置於子宮（一三），後再將精蟲變成了血，將血變成了塊，將塊變成骨，然後再附骨上以肉，如是的主又完成了另一個人。巍哉！造物主是造化的最完善的（一四）！你們在那被造化以後呢，仍是得

死(二五)！然後在公判的日子到來，又着你們復生(二六)。主確是在你們以上造化了七層輪道。主關於一切的造化，向不是忽略的(二七)。

〔傳〕 政府派一員，辦一事，尚須有善後之賞罰，蓋其派也，是有意義之派也，然則造化主如是的造化人，能謂之無意義乎？

經 『主自空中按之定量降了雨，使之留在地中，若是主叫那個雨行而不留，那亦是能够的(二八)！主因那個雨爲你們造化了棗樹葡萄園，以便你們在其中食用大多數的鮮菓品哪(二九)！又在土雷色拿 山西奈 生出了樹，那個樹能生油，爲是食的人作調味(三〇)。

『且你們在牛羊駝中，亦能得着勸解！你們既可飲他們腹中的，又可濟益於你們種々，且你們又可食牠們(三一)，又可乘負之，猶之乎乘船似的(三二)』。

『主確是派挪亞到至他的民衆說：「唉民衆！你們專事造物主！你們除他以外，沒有主！你們還不敬畏嗎(三三)？」在其民衆中一些昧真的首領道：「他也不過是同你們一樣的人而已；他是想要貴過了你們，設若真是造物主的意思，一定就降天神了，況在以先我們祖先的時候，也沒聽見過這個話(三四)！他不是別的，確是一個瘋狂的人哪！你們等着他到在相當的期間吧(三五)！」挪亞道：「調養我的主！他們既不信我了，請你援助我吧(三六)！」於是主默示挪亞道：「你本着我的視，與我的默示，造船着！及我的命令到

來時，爐火均皆滾沸！你將每一種雌雄物，放置於其中；你的所屬除主預定被懲者外，亦均能入於其中！你不要為昏愚自負的人呼籲我啦；他們一定是被淹的（二七）！以後當你與同你的人上在船上的時候，宜道：「感讚自昏愚自負的民衆中，解救我們的那個造物主（二八）！」你再說：「調養我的主！請你使我們落在吉慶的所在，惟你是區處的最優的（二九）！」在這個裏頭確是有種種的示諭，主因之試驗人（三〇）。

『主在那以後，又造化了另一個時代（三一），將他們同類的傳道聖使派在他們中：「你們給造物主為奴着！除他以外，你們無所謂主，你們豈可不敬畏嗎（三二）？」那些味真的首領，與不信遇有後世的人，與主賦有現時的幸福的人，都說道：「這也不過是同你們一樣的人，他吃你們所吃的，他飲你們所飲的（三三），若你們順服了你們一樣的人，則你們確是虧了本了（三四），他豈不是約會你們死了化成土骨以後，再將你們驅逐出來嗎（三五）？好遠哪！好遠哪！許約了你們的（三六）！我們在今世的生沒有別的，不過就是死與活而已，我們死以後，不能再復生啦（三七）！他亦不過就是一個人，僞擬妄造於造物主而已，我們不能誠信他（三八）！』。

『聖者道：「調養我的主！請你相助我吧！他們以我為虛僞啦（三九）！」主答應了：「不久他們一定要轉成了懊悔的啦（四〇）！」未幾以真的一聲喊，將他們拘拿了，主將他

們轉成了漂沸的廢沫，自是昏暗自負的人遠了(四二)。

〔傳〕 試觀古今興衰之歷史，無論時之長短，事之大小，總是真敗假亡，假者擾亂雖久，一旦真復則亡矣。

經 『在他們以後，主又造化了另一個時代的人(四三)。無論那一個民族。莫有能提前其期限的，亦沒有能够延緩其期限的(四三)』。

『以後主仍是續派他的傳道欽使！但每當傳道的聖使到在他們民衆的時候，他們的民衆亦是以他們是欺僞的！故主亦叫他們一部分隨着一部分的樣，將他們轉成了故典；於是不誠於真主的人自此遠了(四四)』。

『以後主派摩西及他的弟兄亞倫以着主的天示及明顯的證據(四五)，到在法老歐及彼國的衆首領前。他們驕傲了，因為他們原是貴族(四六)繼而說道：「我們豈能信跟我們一樣的兩個人嗎？且他們的民族，向來是給我們爲奴的(四七)！」因為他們不信服他倆個，他們轉成了被傷的啦(四八)！主確是賦與摩西經典啦，是希望他們得正道(四九)』。

『主置瑪利亞母子的顯跡，是主使着他們依恃於高地，能得着安定與水泉哪(五〇)』。

〔傳〕 先定純誠于真的人之原則，次叙造化人之妙，賦與人之妙，使人以動物而能支配動物之貴，人豈可不自思爲人之使命何在？因其不能自思也，乃派聖哲宣導之，聖哲若非人類豈能爲人之模

範，宣化于人乎？然昏愚者，本於患得患失之心；憂懼之情；迷信神鬼，以聖賢是人，不是神，故遭天災人禍耳。時至今日，文化雖如是的進步，人仍是對於明白的天經地義則不注意，對於神奇則迷信之。宗教家雖多，本於真理者，實屬甚少耳。你靜觀自得。

瑪利亞的母子不活，豈能有反猶太之教者乎？在那個時境下能活，豈非主之要爲乎？

世界上人類最不平等的的事，就是中古的奴隸制度，人既因被擄被賣爲人奴之後，則一切的自由均失，處々以順主人爲本分矣。歷聖下來均是說「人是造物主的奴，除造物主之外無主之者」的話，時到穆聖乃得宣諭於普世，故世界今日均無奴隸制度矣。昔日我教傳來中國，因在專制政權以人爲奴之勢力下，此字不敢直譯，往々譯之爲拜，因此一移，真義有失，人不知所以爲人之道矣。

埃及希臘均是文化古國，但均是多神教，歷摩西耶穌穆聖之後，乃均歸信阿拉伯文化惟一的造物主矣。蓋文化以真理爲歸，一時因自尊因風習不肯信人，久之自識妄擬多神之非道矣。

然人若雖知拜唯一的主，亦識造物主是造化天地人神的；但其意念是「祈福免禍」、不知從聖遵經，則是不純潔盡其爲奴之天職者也；雖未信仰多神，亦等於昏暗不明之人耳。回教之高於信神之教者；一由於純誠于造物主，亦由於確守可蘭經之指導耳。若雖日讀可蘭真經，得不到可蘭真經之指導，只是以簡單的信仰精神；試想穆聖死百二十五年之後，豈能心服天下乎？試再平心觀之，簡單的信仰精神，匹夫愚婦豈不甚於有智識之人乎？

經 『衆傳道欽使！你們食用潔美的物；你們工作純潔；主是能知你們所行的（五）！』

你們的民族都是一個民族！我是調養你們的主，你們要敬畏我（五二）！然後他們將他們的教令在中間分成了若干派，每一教派都是喜愛自己的（五三），然則你棄他們在沉淪中，至一定的期限吧（五四）』。

〔傳〕 人果能食潔美，各本主賦，純潔事主，世界自可無民族之隔閡，漸入大同景象矣；其分派之因：乃是各地之人，因習慣不能食潔美，因教化不能各本天賦去盡天職耳。

經 『他們自以為是主助長他們的財產與兒女（五五），是在幸福中積極叫他們享受嗎？惜他們是不明白（五六）！惟我那些乾惕敬畏的人，他們怕調養他們的主（五七）；誠信調養他們的主的天示（五八）；他們不以神物雜於調養他們的主（五九）；他們出納應納的；他們的心是畏怕的，意在歸至於調養他們的主（六〇）！這些人才是在積極幸福中的人，他們享受那個是占先的人哪（六一）』。

『主不責人之所不能者，近主的闕下之經典，是說真理的，他們不能被昏愚（六二）！可是他們的心對於此仍是在蒙昧中！他們在那以外工作他們要工作的（六三），須等到主以着痛苦拘拏了他們的富貴之時，他們這才呼籲（六四）』。

『今天你們不要呼籲了！主對於你們是不能佑助的啦（六五）！主的示諭確對於你們宣讀過啦，而你們仍然是退避返回（六六），確因之驕傲，且在夜間妄加批評（六七）』。

〔傳〕

財產兒女、道者得之是幸福、無道之人當之是痛苦、非歷經世故的人不得深其味。爲宗教不遵經的工作，雖工作，其幸福不多見。至於純誠于真的人，心純不二、應納不吝，幸福之享受也無盡。但積極於富貴中的人，目覩真理而不信，且對於經典妄加批評，此類人多矣，不必其時！但一旦劫數臨到，財產兒女全成無有，則呼主呼天矣。

經『他們豈沒參悟這個言語嗎？豈不是未到在他們祖先上的，到他們上了嗎(六八)？

抑或者他們是不認識他們的欽使，所以他們不承認他嗎(六九)？或者他們要說他是瘋狂嗎？抑不知他是以着真理臨至於他們，他們的大多數是憎惡真理的(七〇)！然若是真理真順從他們的私意呢？則天地及其間所有的一定要紊亂啦！蓋主賦與他們訓誨，他們對於他們的訓誨是逃避的(七一)。

『抑或者他們以爲你是向他們求報酬嗎？抑不知調養你的主的報酬是至優的，他是惠賜至善的(七二)！你確是邀他們到在中正之道的(七三)。蓋彼不信有後世的人，對於道一定是偏的(七四)！設若是主特慈了他們，解除了他們的困難，他們將益頑固於妄爲，徘徊於歧途啦(七五)！且主已着痛苦懲治了他們啦，然他們對於調養他們的主未嘗屈服，亦未曾哀憐(七六)！非等到主給他們開々了嚴烈刑罰的各門，他們在其中這才絕望(七七)』。

〔傳〕

以小人之心而度君子，視聖賢爲瘋狂，憎惡真理，好聽虛偽，以爲聖賢之誨人也，不是

希利即是希名，只顧目前之利，不計後世之果，雖日着痛苦之懲而不覺者，乃古今昧者之常情，不必彼時也。

試想今日的回教，日對着可蘭真經，不知其意義；既不知其意義，則真理與不真理豈能看得出？然若有人給他講，他且遠之，自己循其私心之好，安其故習，以爲是道，道豈能得乎？你若說他不是回教，他不願意，但你着他遵守可蘭之本文，他雖是教長，他也不願意。他無論如何是要確守他的習慣法，他遵守人的著述，絕勝過主的示諭，研究可蘭的人，靜心的研究，自得。

經 「他爲你們造化了聽覺視覺，及思想的能力，你們能感激者是很少（七八）！他散播你們於地上，你們終歸至於他（七九），他能令生令死，主掌晝夜的循環，你們豈可不解悟嗎（八〇）？蓋他們所說的，亦就像以先的人所說的一樣（八一）。」

「他們說：「我們死了之後，豈不是變成了土骨啦嗎？我們尙能復活嗎（八二）？在以先這個說法確亦約會過我們的祖先啦，這不過是前人的一種記錄而已（八三）」你說：「你們真能知道地及其上之所有是主之於誰嗎（八四）」？他們必答道：「主之於造物主」！你說：「然則你們爲甚麼不聽訓誨呢（八五）」？」

「你再說：「是誰調養天空的七數，與最高的所在呢（八六）」？他們亦必答道：「是造物主」！你說：「然則你們豈可不敬畏嗎（八七）」？」

「你再說：「你們明白，誰是主掌每樣事物的，是解救者不是被解救的呢（八八）？」他們必要答道：「是造物主」！你說「然則你們爲什麼被眩惑呢（八九）」？然則是主賦與了他們的真理，他們確是以真爲僞了（九〇）」。

「造化的真主向來未立過子嗣！沒有能同着他作主的！設若他果有子，或者同着他有主掌者呢？則他造化了的一定是分擔於衆主啦，一部分將勝過一部分啦，關於他們所說的：我讚造物主是純潔獨一的（九二），惟他是知道未現與明顯的，在他們所舉的人神物像上他是至高的（九三）」。

「你說：「調養我的主！請將警告他們的顯示於我（九三），請你不要將我置之於昏愚自負的羣中（九四）」。

「主警告他們的能顯示於你（九五），但你暫要以和柔的態度防備他們的惡意！主是能知他們所述說的（九六）」。

「你說：「調養我的主！在魔類的鼓惑上，請你護佑我（九七）！調養我的主！關於他們的臨近，請你護佑我（九八）」。

「他們是非等到他們死的臨頭他才能說：「調養我的主！請你叫我再回去吧（九九）！庶幾我放棄了的那個，再行純潔的工作」！「不必啦，說如此的話亦是無用」！蓋在他們

的前後都有幔幃，一直到在復生的日（二〇〇）。

『到在那號令一吹的時候，在他們中間無所謂系統啦，那個時候亦不能互相請詢啦（二〇一），分量重的人，他們才能得脫離而獲正果呢（二〇二）！分量輕的人，那是他們自己虧了自己的本啦，將永於地獄之中（二〇三）；火炎其面，蹙額皺眉（二〇四）』。

『我的天豈沒宣告於你們嗎？你們爲什麼以那真理爲假的呢（二〇五）？他們答道：

「調養我們的主！我們的不幸已甚啦，我們確是一些迷路的人哪（二〇六）！調養我們的主！請你從此處取出我們；若是我們再叛呢？我們就是昏愚自負的啦（二〇七）」。

論道：「你們在裏頭謹言吧，你們不要向我亂說（二〇八）！昔者主的奴僕中的一部分曾說道：

「調養我們的主！我們確是純誠信真啦，請你恕宥我們，慈憫我們着，你確是慈憫的至優的（二〇九）」！但是你們拿着他們譏笑，因之使你們忘了主的訓誨，你們是在他們中譏笑的人哪（二一〇）！主因他們忍耐了，今天酬勞他們，使他們得獲最好的結果（二一一）！又和他們道：「你們在地上住了若干年了（二一二）？他們答道：「不是一日就是半日吧！」「請你問令計算者吧（二一三）」。有答之者者：「設若你們原來是明白人呢？這亦不過是住了很少的時間（二一四）」。

『你們豈以爲主無意義的造化了你們，你們用不着被歸至於主嗎（二一五）？巍哉，具有

真正主權的造物主！無所爲主惟有他，他是尊貴玄高的主（二一六）。其凡不本着有什麼證明，同着造物主再呼籲別一個主的人，在調養他們的主闕下是能清算他的！他確是不能得脫離味真的人哪（二一七）！你說：「調養我的主！請你恕宥我，請你慈憫我，你是慈憫中至優的（二一八）」。

〔傳〕 此種信仰不純，在漢族最可以看出。漢族的人，無人不信有天命，無人不信天生物，無人不信陰世，無人不知天道，然求其純誠事天者，萬無一人。每觀日常之風俗，不是財神，就是喜神，下而愚者，狐黃蛇亦供奉之。昔日政治之不良，亦可想見矣。

蓋在未大開化的各地，因爲知識幼稚，鬼神作祟，本於祈福免禍之動機，信仰神鬼的思想因而發現，神話的書籍，好像世界各地無處無之；爲政者亦要因此神話作成行政的指導，各地皆同。但西洋自宗教傳到後，崇遵唯一之神，然究其信仰之所以，亦不外祈福而免禍，趨吉而避凶，自私其己而已。時及近代科學昌明以後謂：人類本從下等動物蛻變而來，那裏有什麼創造？宇宙的現象不過物質和他的運動，那裡有什麼靈魂？更有什麼天國？昔者哲學說心與物，今則根據實驗。心理學硬說人類精神，也不過一種物質，一樣受「必然法則」所支配。因爲物質有「必然法則」，意志就不能自由啦。意志既不能自由，善惡還有什麼責任。於是科學占勝了宗教與哲學，要立支配世界的大原則。然科學是漸進的，就是小原理亦是日新月異，因而這支配世界的大原理，始終未能立得住。

舊的權威既無，新的原理無有；於是樂利主義，強權主義，愈發得勢；因而造成了前後兩次世界大戰。然若就科學昌明之「必然法則」觀之，確是合於可蘭造物主是有意義的造化。試想若無意義的造化，豈能有「必然之法則」乎？若無法則的規律，天地日月星辰豈能若是長久不變乎？因其必然之法一定之規律觀之，宇宙間無論任何事物，決非無意義而造化者，明矣。

然則造化人之意義何在？人宜致潔身心，本其天賦以盡天職，明矣。昔者因祈福免禍，亂於神擾於心；與今日自私自利，自爲主，喪心身於其慾好者等耳。蓋人身心不潔，猶之乎收音機着塵垢，雖有天示而心不悟，目不視，失其被造爲人之質矣。人之眞質既失，無論其地位高下，人爵如何，總是被役於人，被支配於魔，自己不覺耳。統觀可蘭一切指示，無論是身、心、業、境、時，均是當時求解脫毫無私繫者也。

〔總傳〕 此是麥加下降第七十八章，示諭何爲純誠于眞之人，純誠于眞之所守：不外「專一事主，拜中敬畏，遠了無益之言，遵納天課，不淫人之妻女，履約踐言，確守拜禱」而已。歷聖所傳卽此道也。歷代大多數之人，因其道庸常，因其人無奇無神，不肯聽從，乃遭殞滅也。

諸聖使因所遇之時間，空間不同，有時典禮稍異；然道則古今東西一也；乃因後人師心授受分了若干教，因各愛其本教也，則眞理隱矣。眞理一隱，各自工作其欲工作者：自己以爲是道，其實道爲彼所昧矣。試觀近來號稱道德家者，不論他在那一教，他就是自恃他有一時之富貴，不求眞理所在：妄自建廟建寺，一唱百和，眞道爲之被昧，魔道因之大興。你若以中庸大道向他說，他視爲老

生長談。且試觀近年以來，在社會上辦慈善事業者，誰是自修的？誰是不嫖不賭的？用手段辦慈善，說假話來勸捐，視為當然。惜哉！

在回教莫不知有主，在漢人莫不知有天，在回教均是信有後世，在漢人亦信有陰曹，在回教求一純粹事主，毫不夾雜祈福免禍之念者，實不可多得。在漢人求一完全事天，不以己以神以人為主者，更不易得。人既不能完全其被造之使命，造物主棄之豈不宜乎？

今人對於天賦，無論任何的人亦不否認。既有天賦才能，則賦有使命明矣。既本於使命而來，福豈可求，禍豈可避。故信仰祈福免禍之宗教者，愚矣。既有使命，豈能無隨時之賞罰，最後之結束乎？此理易明者也。故可蘭每曰求宥，不曰求福。

第二十四章 努

勒（光明）

賈地奈

在五十九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主降這一章是主確定的天律，在其中主降下明白的示諭，希望你們能得訓誨（一）』。
『淫婦姦夫，你們鞭打他們每一個人一百鞭子，你們若是純誠信仰真主，信仰後世日子的人呢？在主的教律中對於他們二人不可姑息；宜眼同衆純誠于真的人行刑（二）』。

「姦夫只可娶淫婦，或貳主的女人。淫婦亦不可嫁別人，只好是姦夫，或貳主的男人。在純誠于真的人，對於淫婦姦夫是禁止的(三)。」

「其未得四個證明人，誣毀貞節的女子者，則應鞭之以八十鞭子，永久不許其爲證人；類此等人確是一些個作惡的人(四)！可是他們在那以後能悔復，能自修啦呢？造物主也是能恕的，能慈的(五)。」

「若那些告發其妻通姦的人，除他本身之外，沒有其他作證的時候，則令他對造物主發誓四次，道：「這個確是屬於實在的(六)」在第五次說：「若是妄言一定遭造物主的譴責(七)」！在女方若不承認用刑時，亦令其對造物主發誓四次：「這確是屬於欺妄的(八)」在第五次則說：「若真是真的：造物主的怒惱，一定是在女子上」！雙方都能如是，則暫緩其刑可也(九)。若不是造物主對於你們施了殊恩與慈惠，則……。造物主確是能復的，能公的(十)。」

「你們中的大多數若以謗言相加呢，你們不要以爲是於你們有損，不特無損，那却是於你們有益！他們中每一個人負擔各人所作的罪，且在他們中有對於那個負完全責任者，他應受最大的罪刑(十一)。」

「當聽見那個的時候，純誠的男女爲什麼不揣想自己同類，是好的，而說道：「這

明明的是毀謗人(二二)！爲什麼對於那個未請來四個證人呢？彼時既未請來證人，這些人在主的闕下就是欺詐的人哪(二三)！若不是造物主，在今生後世對於你們有殊恩，與大慈呢，一定當你們參加那裡的時候，就遭着最大的痛苦啦(二四)。

「彼時你們且以着舌歡迎那個，你們口說：你們對於那個不詳細，你們以爲那話沒有關係，但近造物主的闕下關係很大(二五)！當你們聽見那個的時候，爲什麼你們不說：「關於這類的話，我們不應當說，你要純潔！這乃是最大的毀謗(二六)」。」

「造物主警醒你們，若你們是純誠于真的人呢，你們以後不能再返其故習(二七)！造物主對於你們明示了天諭，造物主是至知的，至公的(二八)！那些喜好在純誠于真的人中，散布淫穢事情的人，他們在今生與後世應受最大的痛苦！造物主知道，可是你們不知道(二九)！若不是造物主對於你們的殊恩與慈惠，則……造物主確是憐憫的，特慈的(三〇)。」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萬不可跟隨魔類的步伍！凡是跟隨魔類步伍的人，則邪魔一定以着淫穢與非法教令他，設若不是造物主對於你們有殊恩與慈惠呢？則你們中永無一個有純潔的，雖然造物主是：致潔他所要致潔的，造物主是能聽的能知的(三一)。」

「你們中富裕的與被賦殊恩的，不可發誓謂：「決不救濟有近親關係者貧困者，爲主

的道遷移者」！叫他們恕宥人，叫他們彼此解怨哪！你們豈不喜造物主恕宥你們嗎？造物主是能恕的，特慈的(二二)』。

『至於那些誣毀不加注意的貞潔純誠的女子之人，在今生後世一定要遭譴責，他們應受最大的痛刑(二三)！到在那天，對於他們所作的，以他們的舌及手脚證明之(二四)；那天造物主將他們真正的報應，完全於他們，他們這才知道造物主是顯然的純真(二五)』。

『穢女婚配者必是穢男，穢男婚配者必是穢女；潔女婚配者必是潔男，潔男婚配者必是潔女；他們無論說什麼，均無關係！潔者仍是應受恕宥，應享尊貴惠賜的(二六)』。

『唉純誠于真的人！不是你們自己的房子外，不准隨便進入！若求進時，須等到聽見其聲色；爲其主人道安寧後方可！這是於你們最爲合禮，要你們聽從訓誨(二七)！若室中無人時，非等到有人許可你們，則不准進去！若有人對你們說「請退回」的話，則你們即時退回，那是於你們爲最潔，造物主是至知你們所行的(二八)。若是無人住的房，移入享受之尙可無罪。造物主是至知你們顯的，與你們隱的(二九)』。

『你對一些純誠于真的人說：叫他們看之中有不可看的，他們務要看守自己的羞體！那是致潔他們哪！造物主是至知他們所行的(三〇)。你對一些純誠于真的女人說：叫她們看之中有不可看的，她們亦要看守她們自己的羞體！除了明顯的裝飾而外，不可宣耀她

們的艷裝，叫她們垂蒙頭布於她們的衣領上勿使露其髮與項，除非對於她們的丈夫，或她們的父

親，或她們丈夫的父親，或她們的子，或她們丈夫的子，或她們的弟兄，或她們弟兄的子，或她們姊妹的子，或她們同樣的女人，或她們所管轄的女人，或隨從她們沒有性慾的男人，或不明白女子羞體的童子，不能顯現其艷裝！且叫她們不可亂動其脚，使人明白她們所隱藏的艷裝，唉一些純誠于真的人！你們一總向至造物主悔復吧；是望你們得脫離而有好結果(三二)。

『你們爲你們中獨身的男女婚配着，你們爲你們僕婢中清廉而獨身者婚配着，若是他們窮呢，自造物主的恩賞，或能使他們富，造物主是至寬的，至知的(三三)！然對於不得婚配之資者，須叫他們暫且安分，必須等到自造物主的殊恩，使他寬裕後方可，「至於你們所管轄的男女僕婢，若有尋求規定贖身的人，若你們已明白在他們中有好處時，則你們爲他們規定，賦予他們造物主所予你們的資產着』。

『你們爲是尋求今生的供獻，若是女奴欲守貞節時，你們不可迫之濫淫哪！其凡被辱者，造物主在她們被辱以後，也能恕宥她們，也能慈憫她們(三四)。「主確對於你們下降了分辨是非明白的示諭啦；在你們以前過去了，好些個軼事啦；是爲勸解一些個敬謹的人的(三五)』。

〔傳〕

人本誠也，因姦淫而變僞；事本真也，因姦淫而變假。於是制慾之說，滅慾之說興。然食色性也，終非可制可滅，於是乎有公開賣淫者焉，有自由戀愛者焉，在一方觀之，是人情禮法之大禁；在一方觀之，是無關緊要。此種男女之關係，考之東西，皆十分注意；約之均不徹底。以西方近代觀之，一妻制，男子均在二十七八歲以上方能結婚，試想人自出幼到在二十七八歲，中間乃是情慾最盛之時期。若令其無淫亂能乎？若按諸淫亂治罪能乎？故姦淫之事，各地均有，而不能言之於法。既無合姦之罪，淫亂豈能免乎？唯可蘭能明定者，可蘭示教；人到成年即有自由結婚之權利，他人有助之義務；然後則明定姦淫之條，誣良反坐之罪，盡情盡理，無出其善者。

至於示教聽毀，而不作疑信之態；輕說淫穢，爲大罪；防艷裝外現，以杜淫；釋怨，助困，扶危，援助爲造物主之道遷移者；未上堂，聲必揚；不入無人之室，必邀許可，不冒入；不妄視，助濟奴僕，不强婢女淫亂等，言切義盡，真人道至善之教也。

至於示教純誠信真的人，對於「淫婦姦夫禁止婚娶」。「造謗毀人之不得恕宥」。若與「飲食之天示」相較；好像此重於彼；然東方的回回，對於飲食看的非常的重大，對於此種天命，好像無人注意。豈非由於不徹底可蘭之示教乎？

經

「造物主是天地的光，他的光的樣子好像水晶罩的燈，在壁龕中，其水晶燈就好像光耀的星辰，燃之非東非西，至尊貴樹的油；那個油雖接觸不着火，幾乎就能自己發

光；原來光再增之以光，造物主是默導其所要光亮的那個人於光亮！造物主爲世人拿出種種的譬喻，造物主是在每一事物上至知的〔三五〕。

〔傳〕 光寓油中，油寓木中，真光着之乃顯其光，然若真光着木，本不能發光；卽有煙火，豈能朗照隱微乎？識乎此，人必清其濁乃得真光反射，故道以致潔純清得真爲本。

經 『造物主已許可了在其中紀念他的尊名的那個房子是高的！彼人也，在那裡頭朝夕純潔的讚他〔三六〕，不因爲業務買賣貽誤了造物主的訓誨踐禮拜禱，出納天課，他們是怕心與眼轉變的那天〔三七〕！因爲是造物主能酬勞他們的善工，能增加他的殊恩於他們！造物主惠賜他要惠賜的，是無有限量〔三八〕。』

『那些個味真的人，他們的種種工作就好像看沙地的映影。饑渴的人意之爲水，及等到來至那裡時，毫無所得似的！所得的不過是造物主闕下的完全裁判而已，造物主是速於計算的〔三九〕！又或像在深海中浪上有浪，浪上有雲，層層的昏黑，伸手不見掌的黑暗，遮住了他們似的，蓋造物主不轉之光亮者，他不能得着光亮〔四〇〕。』

『你豈沒看見嗎？在天地間的所有及展翼的飛鳥，都能純潔讚主！每一類他確知道他們的拜禱，與讚念哪！造物主是深知他們所行的〔四一〕，天地的主權統是造物主的，終久的歸處是造物主〔四二〕。』

「你豈沒看見嗎？造物主驅雲集團轉成了堆壘，繼而你見自其中降下雨點，亦有時自空中降下山中的冰雹，主着他遭他所要遭的；轉變他所要避免的；他的電光幾乎能奪去了人之視力^(四三)，彼是能更替晝夜的造物主！在這裡頭，確是有有心眼人的勸誡^(四四)。』

「造物主因水造化每類的動物，在其中有以腹行者，有以兩足行者，有以四蹄行者，造物主造化他所要造化的，造物主是在每一事物上大能的^(四五)。』

「主確是降下了分辨是非顯明的示諭啦！造物主示中他所要默導的於作人的道^(四六)！彼等道：「我們純誠的信仰造物主，順從宣道的欽使啦！」可是在那以後他們中的一部分轉變啦，蓋這些個人不是純誠的人哪^(四七)。』

「當邀他們來在造物主及其欽使前，給他們雙方評判之時，他們的一部分猝然逃避啦^(四八)；蓋他們若是具有真理呢，他們自然就順服的來至於他啦^(四九)。他們心中不是有病，即是懷疑，抑或者他們怕造物主及他的欽使，對於他們屈抑嗎？不然，這些個人真是一些昏暗不明的人哪^(五〇)。』

「設若是邀純誠于真者來至造物主，及其欽使，為他們中判斷之時呢，則他們將說道：「我們聽見啦，我們服從啦」；這才是一些得脫離而獲正果的人呢^(五一)！其凡順從造物主及他的傳道欽使者，他們是怕造物主的，是敬畏他的，這些個人方是有好結果的呢^(五二)。』

他們以着造物主發了重誓：「若是你命令我們，我們一定出征」！你說：「你們不要發誓，發誓是表面的順服！造物主能詳細你們所行的(五三)。」

「你諭：『你們順造物主！你們順傳道的欽使！若是你們轉變啦呢，在他上有他應負的責任，在你們上有你們應負的責任，可是你們若順服了他呢，你們亦就得了中正之道啦！在傳道聖使所負沒有別的，不過是明白的宣達而已(五四)』。」

造物主許約了你們中的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在地面上代替，就好像着他們以前的那些人代替似的，一定着他們享受權位，擔任他所愛了的宗教，在他們恐怖以後，易之以安寧！他們事奉主，他們不能以物貳主！在那以後，凡是昧了真的，都是一些作惡破壞的人哪(五五)。」

『令你們立站拜禱，出納天課，順從傳道欽使，是望你們得着慈惠(五六)！你們不要意思：那些昧真的人在地面上使人沒法！他們的歸處是火！可痛哉！他們的境遇(五七)』。

〔傳〕 夫人人有救社會之主義，則人人強人從己，因而強者抑其弱者，弱者圖反抗，社會因以亂矣。強權因以興矣。因其救社會之思想；築成千古未有之戰爭矣，私乎，公乎？大我乎？小我乎？河瀾經之示教也，從否因其各人之自由；聖者盡其宣達之責任而已。識乎此世界方能實現和平，人類方能享真正之幸福。蓋我理果真，我道果正，果是造物主的示中，自有從之者。若以救世

爲號招，利用種種魔術，誘人來歸，雖本於仁人之用心，終非造物主之順命安天之士耳。可蘭雖有時亦教戰，然其興兵也，是防禦昧真理者之滅真道。決非強人必從已道耳。嗚呼！自穆聖歿，大道已晦，人觀回教武功之盛也，謗者謂穆聖是以力傳教，豈知有穆聖所負明白宣達之天諭乎？設若今世之人，無論關於政治，社會，哲學，宗教，未得真道者，能修其潔誠以求真知爲務；其已得真知者，以宣達爲天職。任人之辯真，不強人之從已；果是真理，世界未有不能和平者。所可惜者均以一時一國一部分之利害爲前題定爲原則，其用意雖爲和平，雖爲救世，至其終也，不特世不能救；而已則已坐安迷途，不能得真矣。

純誠於真純潔工作的人，主已許約爲世界代位者矣，你試考之，自古及今，歷史上成功之人，失敗之人，自得其要矣。

經

『唉純誠于真的人！令隸屬於你們的人及你們中未達成年的人，叫他們每日在三個時間必須求許可方准入見，一在每日清晨的禮拜之前，二正午脫衣裳的時候，三夜間禮拜之後。蓋此三個時間：是你們的赤身私處的時間！在那以外，你們彼此均無罪，因爲他們是你們周圍的人哪！造物主如是的爲你們分辨天示，造物主是能知的，能判的（五八）！若是你們中的童子已達至成年時，叫他們請許可亦猶如他們以前的成年人求許可似的，造物主如是的爲你們分辨天示，造物主是能知的能判的（五九）』。

『彼願意守節無結婚希望老年的婦人，雖然脫下外衣，未曾表示出她們有裝飾者，尚
可無罪；但若是能安於禮者，在她們上亦是最好！造物主是能聽的，能知的（六〇）。』

〔傳〕

教以修潔誠。得主示中，顯天才，盡爲人之使命爲教。因其生理之必須，與人以種種自由。然人乃有情之物，不見則不動情，動則心障矣。然男女之體態無大差異，女子之動人情感之因，一由於心不安於室，二由於裝飾之美感，因杜淫亂也，我教有用衣覆裝飾之律。然若其人老無裝飾不希望與人結婚者，有時脫下大衣，固亦可無罪耳。

彼乃熱帶，每日無論何人，在此三時，必要赤身私處，爲保持禮儀，雖左右之人，及自己的童子，亦必請求許可方准入內。乃防嫌之道也。

經

『在你們自己是瞎的，是跛的，是病的，你們無妨食用於你們自己的家，亦無妨食於你們的父的家，母的家，弟兄的家，姊妹的家，叔伯父的家，舅父的家，姨母的家，姑母的家，你們掌管鑰匙的家，好施捨的朋友之家，你們聚餐，你們分食，在你們上都沒罪！若是你們進入各家時，則宜對於你們的同人道：安寧，說「近造物主的闕下吉慶佳美的賀辭」。造物主如是的爲你們分辨天示，是希望你們解悟！（六一）。』

〔傳〕

人宜自立營生，雖在父母之家，亦不可終年素餐。但在災難病患之時，則不妨食於骨肉近親之家。然若就食，主者雖有與食之義務，但不必拘禮，客者對主人宜有所表示，禮亦盡善。

經 『祇是純誠于真的那些人，他們是純誠於造物主，及他的宣道欽使的！當他們同着他使開會時，在未得他的許可之先，他們不能離去！那些請求你許可的人，才是純誠於造物主，及他的宣道聖使的人哪！即有時，他們爲自己的事情一部分來請求你許可，則你要允許他們中應允許的，你且爲他們求造物主的恕宥，造物主確是能恕的，能慈的(六二)。你們不要以爲傳道聖使的招集，像你們一部分招集一部分似的！造物主確是知道你們中的那些隱身偷席的人！叫彼違背他的命令的那些人小心遭遇災難及最大的痛苦吧(六三)！你們要知道，在天地間所有的都是造物主的；他確知道你們已往對於他的！待到他們歸至於主的日子，他表示於他們所作過的，造物主是能知每一種事物的(六四)。』。

〔傳〕 此乃是開會時一種天命，時至今日文明各地無不遵守。總觀此章人文之禮節最多，實可選爲普通之讀本。

世界之亂也，由於人失軌道，個個在其中亂喊亂叫。道之得也，必用眼視。眼雖能視，若行於黑暗之中，亦不能得道。雖有日月之光，若是瞎子，亦不得道。於今之世，目視可蘭，不知其指導社會之點，豈非盲者乎？不得真道，日在一知半解，無完全真理之主義下指導，豈非等於在黑暗中偶得電光之指導乎？

〔總傳〕 此乃買地奈下降第十六章、規定通姦之刑、誣告反坐之律、謗言之罪、男女宣誓之法、又爲之示諭爲僕婢結婚、非禮勿視、非禮勿現、非禮勿動、非禮勿入、僕婢進退之道。防之以禮、禁之以法、意謂萬惡淫爲首；社會上果無淫濫之事實、則人對味真之事可去十之八九矣。夫人若不味真情、均以誠相見、無論家庭社會國家天下未有不明者、乃理之自然。反之、家庭社會一有淫亂之事實發現、雖欲以誠相見、事實決不可能、明矣。

試觀近數十年之社會豈非欺詐虛僞成風乎？然你試考之、味真的人之工作至終有所得乎？反再觀在社會國家天下成功之人、豈不均是有誠念者乎？蓋其誠於一事者、一事成功；誠於一科者、一科成功、誠於一時者、一時成功；純於真道者、代主世界、亦理之自然耳。

至於招待殘疾之教；開會退席之禮；尤爲近代文明所重視。我人果能悉心參悟、實是維持社會安寧一最善之教。有志於政者、果能力行、社會之明朗可計日而待也。

第二十五章 富 雷 爾 尼（分辨）

麥 加
在三十二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巍哉巍哉！分辨是非真僞的經典，降在他的奴僕上啦，爲是叫他警告全世界。』
〔傳〕 此是在麥加下降第四十二章。世之亂也先由於是非顛倒、此是辨是非明真僞的。

經 「他是主掌天地的，他向未納子嗣！在他的主權中，也沒有同比！他造化每樣事物，預定都是他自己的計定(二)。」

「那些個人在他以外樹立了好些個，不能造化一物的主。那些都是被造的，是不能主持自己本身禍福的是不能主持生死復活的(三)。」

「彼頑抗味真的人說道：「這個經是虛偽造謠他人助之成功！」他們確實顯出來是昏暗的，是妄言的啦(四)且他們說道：「他將前人的虛構抄錄下來之後，朝夕讀誦之(五)！」

你說：「降這個的他知道天地間的秘密的，然他是能恕的，能慈的(六)！」他們道：「爲什麼這個傳道聖使，亦吃食物呢？也在街市上行走呢？爲什麼沒派來天神協同他勸化呢(七)？爲什麼亦未擲於他寶貝呢？爲什麼他也沒有掌管的樂園，自其中食用呢？」因而昏暗自負的人對着從聖的人說：「你們跟隨了被迷惑的人了(八)」你試看：他們怎麼樣的對你舉譬喻！他們真是迷誤了，他們是不能得着中道的了(九)。」

「巍大哉主！若是他意要將頂好的河流其下的樂園，及宮殿置之於你，豈不能嗎(一〇)？不過他們仍是以時限報應爲妄言！主業已爲彼以時限的報，爲妄的人，準備下了火獄啦(一一)！那個自遙遠的地方，顯現於他們之時，他們就聽見了那兒有怒號與呼喊的聲音(一二)。當他們被扔在窄隘被拘的地方時他們在那兒是只求一死(一三)！」今天你們只求

一死不行啦，你們時時的求速死吧（二四）！你說：「是這樣的好！還是許約給敬謹的那個樂園好呢？樂園是敬謹人的報酬，與歸宿（二五）！他們在其中永久享他們願欲的那個，調養你的主，是許約的，是被申請的（二六）。」

「那天主若是聚起他們，與他們在造物主以外所拜事的；則主將道：「是你們迷誤了我的這些個奴僕了嗎？抑或者他們是自己迷失了道啦呢（二七）？」他們答道：「我們是讚你純清的！在你以外，結納維護是不合于我們的！雖然因你使他們，與他們的父祖享受物質之樂，因而他們忘了訓誨啦！蓋他們是一些作惡的人哪（二八）。」

「然則他們對於你們所說的，確是以爲欺騙啦！你們固然不能爲撥轉者，亦不能爲援助者，但你們中昏愚自負的人，主一定叫他嚐着最大的痛苦（二九）。」

「主在你以前所派的一些傳道聖使，他們確都是吃東西的，步行於街市的！主是使你們一部分擾亂一部分，你們堅忍着吧！調養你的主是能觀的（三〇）。」

〔傳〕 聖者之爲聖，以其純誠於主，渾然天真，無所謂逆擬，無所謂預謀，順命安行；其言不思人之喜惡，惟本其所得之於主者耳。食飲行動，雖不外乎人，其純誠，純安，純潔工作，實非人之所及耳。

奇矣，今日那一教都是崇拜神仙的行爲，好道者自詡其高，隱於高山，不行於街市；或吃素，或

忍饑、迴避一切人事，此是自愚乎？是愚人乎？可蘭雖有此諭，在各地往往仍有稱老人家者，上山修道，我不知其知可蘭乎？知穆聖之歷史乎？

普通人之仰望，不是神之異跡，即是物質之勢力。然聖者若真有宮殿之壯麗，園囿之廣大，昏愚之人，對於果報，亦未必純信。蓋昏愚之人，非行到窄隘萬難之際，則不覺悟！至於造物主許與敬謹者之樂園，是因其地，因其時，與之以無限之樂。例如顏回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樂也。舜富有天下，貴爲天子，亦樂也。舜與顏回，易地皆然，非真得道，不知其神味也。

十九

經 「彼不希望見主者道：「爲什麼主不給我們降天神，或者使我們看見調養我們的主呢？」他們的心，確是驕傲啦，他們的背逆是最大的背逆(二二)！到在那天，他們真要看見天神啦，妄爲作惡的人，此時可就沒有喜信啦。他們將道：「止住吧，別見啦(二三)！」主顯現他們工作了的工作，轉成了被揚的灰塵(二四)，這個時候，樂園的人居處是至優，休息是至美(二五)。」

「到在那天，雲彩裂開了天空，天神降下來(二六)。這一天真正的主權就是大慈的主！味真的人們的困難的日子到了(二七)，到那天昏暗自負的人，咬住自己的手指道：「咳爲什

麼。早。先。我。不。同。着。傳。道。的。聖。使。在。一。條。道。呢（二七）？咳！可惜我呀！爲什麼拿着那個人爲密友呢（二八）？當訓誨來到我時，確是他叫我迷誤啦！邪魔確是棄人的（二九）。』。

『傳道的欽使道：「調養我的主！我的民衆確是拿着這個可蘭經爲可棄的啦（三〇）。』。

「向來是主以妄爲的人爲聖使的仇敵！然有調養你的主默導與援助足矣（三一）。」「彼昧真者道：「可蘭經爲什麼不一次降下來呢」？如是者是叫你的心安定，徐徐的念那個，坦然自得（三二）。他們不拿譬擬來則已，若拿來時，主則以真理賦與你解釋的最優的（三三）。集聚他們的面，趨向于地獄的那些人，他們的地位，是最惡的，他們是至迷路的（三四）。』。

『主確是賦與摩西經典，且着他的弟兄亞倫協同他，爲他的輔佐（三五）。主命之道：「你們去到以主的天示爲虛僞的那些人的地方着」！以後主傷了他們應傷的啦（三六）！挪亞的民衆當他們不信實傳道聖使時，主淹了他們，以他們爲世人的象示！主爲一些昏暗自負的人，預備下了最痛的刑罰啦（三七）！如爾得族色木族蘭斯的人，並其中的若干代的人（三八），均是先爲他們舉了成例；然後毀滅其應當毀滅的（三九）！且他們確到過降惡雨的城市！曠圖民衆的城市。他們豈沒看見那個嗎？不然他們都是不希望復生的人吧（四〇）。』。

當他們看見你的時候，他們拿着你當笑話：「這就是造物主派來的傳道欽使嗎（四一）？設若不是我們能够堅持於那兒呢，則幾乎叫他惑了我們，對於我們的衆主迷誤啦！不

久他們親眼看見罪刑時，他們自然知道，誰是最迷路的啦(四二)』。

『你試看彼專以着私意來樹立主的人，你對於他能管理嗎(四三)？抑或者，你以為他們大多數是能聽能悟的嗎？要知他們就是像畜類似的，他們是至迷路的(四四)』。

『你沒看見調養你的主置太陽指導了影，如何的伸長(四五)，然後漸々的使他縮小；設若主要他定，一定能轉他是定的(四六)！他爲你們置夜的蒙覆，以資睡覺休息。他爲你們置白晝，以便你們四出活動(四七)。在他的惠賜以前必派報喜的風，主自天上降下潔淨的雨水(四八)，爲是使着死地生苗，使造化的多數動物與人類飲用(四九)，意要他們受訓誨，業已爲他們反復的述說啦！但他們的大多數不聽，仍是味真(五〇)！設若是主要呢？主一定在每一個城市派一次警告(五一)』。

『你不要服從一些味真的人哪！你要本此與他們爭戰，且大事撻伐(五二)！他是任這個很甜的海，與這個很鹹的海，自然的氾濫者，他爲他倆中間置隔，彼此不能相侵(五三)！他自水造化人，然後他使他們轉成了宗族，與姻親，調養你的主是大能的(五四)！他們在造物主以外，爲那個無益於他們，無損於他們的當奴僕，味真的人對於調養他們的主是求勝的(五五)！我派你不爲別的，就是爲報喜與警告(五六)』。

『你說：「我向你們請求沒有別的報酬，就是願欲你們向至調養的主取中道而已(五七)」。』

你仰恃於長生不死的主，你依着他的讚辭，純潔的讚他；有他盡悉他的衆奴僕的罪足矣^(五八)。他是在六日造化了天地，及其間所有的，以後他在最高的所在支配一切的！那即是來哈嗎努！你要問詳細他的人着^(五九)」。

「有時或對他們道：『你們向來哈嗎努叩首着』。他們說：『什麼是來哈嗎努？我們豈可給你命令我們的那個叩首嗎？』反增加了他們的逃避^(六〇)。『巍巍哉！他置了天空中的星位，他置了天宮中的光亮，他置了光明的月亮^(六一)，他置了晝夜的往還，這都是爲彼願欲受教誨者，與彼願欲感謝者的憑據^(六二)』。

「來哈嗎努的衆僕，行在地上是謙和的，當無知識的人來請詢他們時，他們先向之問安^(六三)。他們是在夜中對於調養他們的主立站叩首的^(六四)。且他們說道：『調養我們的主！請你關於地獄的痛苦爲我們調開；那個痛苦確是綿延的^(六五)！那個確是可悲傷的時遇環境^(六六)！』當他們使費的時候，既不過奢，也不過吝，他們是中行的^(六七)！他們不能同着造物主呼籲別的主，除非因正義，他們不能殺害造物主禁止了的那個生命，他們也不姦淫。其凡妄爲之者，必遇見罪的報懲^(六八)，在公判的日，對於他的痛苦是加倍的，永是在其中受賤辱^(六九)！除非是那個悔而復，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造物主以善易他的惡，造物主是能恕的，能慈的^(七〇)！其凡悔而復，且純潔工作者，他的復一定是復於

造物主(七二)。他們是不能爲假的作證明的，他們臨近無益的事物時，是保持着尊嚴過去的(七二)。人要以調養他們的的主的天示，訓誨他們時，他們不是像聾瞎之伏地叩首者(七三)！且他們道：「調養我們的主！請你對於我們的伴侶，及我們的子孫相處中，使我們眼目清涼着！你將我們轉成一些敬謹人的首領着(七四)」！若此等人因爲他們的堅忍得着高位的報酬，他們在其中所接受的，就是慶賀與問安(七五)，他們永居其中，美哉！他們的時遇善哉！他們的境遇，(七六)』。

『你說：「無論你們呼籲不呼籲，調養我的主亦不用注意及之。只要你們確以真理爲虛僞啦呢，則不久亦就離不開痛苦啦」(七七)』。

〔傳〕 修養潔誠，對人謙和，哀矜昏愚，其使用精神物質執中而行，既不吝亦不奢，純一認主，不安殺，不姦淫等，均是爲人之要道。既屬天示，人宜遵守。試觀日讀日聽可蘭之人，明白者有幾人，遵守者有幾人，大多數都是共同爲假的作證明，爲教門談假話，爲無益費光陰，聽真道之訓誨則聾瞎叩首而已。其日着妻子之擾亂，急的兩眼冒火，尙不宜乎。

爲昏愚爲昧真者之首領，等於受罪。故求爲敬謹者之領袖也。

按此乃麥加下降的四十二章，名此經曰「福雷爾尼」，意分辨是非真僞也。彼時之人，不是不知有造物主，不過用人之理想，給主配了多數的神，對於普通真理的宣道不信，與現在的社會，較之大同而

小異。所異者是此時知識階級，對於神跡已視爲迷信矣。然因歐西各政黨之興也，各黨因其時遇環境樹立主義，邀人信仰，宣傳日久，似乎迷信。因而在此主義下，無論有如何之真理，亦要隱昧。彼之主義，即或失其時間空間之效能，他因利害的關係，亦要維持。彼此相效，彼此以似是而非之道理互相攻擊，演成此世界未曾有之大戰耳。

至於普通宗教社會，其迷信態度，與昔日無大差異，你若將此大中至正之作人的真理示之，他認爲平庸，且他的意何教亦是勸人幹好，萬善同歸，且其視可爾示教之人道，是人人共曉，有何真僞高下？他總是願意聽從怪力亂神之說，以爲無有神話的說法，就不是宗教了！豈知此中庸大道，言之匪艱，行之維艱。例如對於無知識人之謙和，夜中拜禱，使費不吝不吝，純誠于一真，富而不姦淫，有權而不亂殺，能悔復，不因偏袒妄作證明，不接近無益之言行，人人均知爲美德，其能身體力行者有幾。在各宗教的社會，有幾人不是瞎叩頭者呢？在某主義下指導之黨員，誰是重此自修的呢？今之有知識人最大的病，即是求治國治社會之道，不求治己之道。無知識人最大的病，即是一意迷信，祈福免禍，不求被造爲人之道。道心唯微，人心唯危，差之毫釐，謬之千里，留心社會者，其注意及之。

第二十六章 庶爾拉（衆詩家）

麥

加在五十六章
之後下降

經『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土阿，西尼，米目(一)。這是最明白的經典之顯跡(二)！只恐是因爲他們不能純誠的信仰，要傷了你自己(三)！若是主要呢？一定能自天空降顯跡於他們，他們的脖項亦能轉成謙和的(四)』。

『來哈媽努的訓誨。沒有新的到來則已，只若是一到來，他們就是逃避(五)！他們確是以那個爲虛僞啦，不幾時，他們譏諷的消息，亦就到在他們上啦(六)』。

『他們豈沒看見地上嗎？主着其中生長了多少尊貴的種類(七)！在那個之中，確是就有顯跡！可是他們的大多數，亦是不誠信(八)！然調養你的主，仍是具有權威而大慈的(九)』。

〔傳〕 時代是進化的，造物主之訓示，亦是隨時的。真理千古不變，而其典禮儀式因地因時而不同。穆聖之爲貴也，是近代的，可蘭之爲貴也，是適宜現代的，故曰「新的訓誨到來」。夫古經不論其是否，及穆聖時已覺陳腐，好像中國今日之看禮記也。

但習慣久則添上種々之不合真理者，聖者非更新，不過復真而已。而普通人則以新目之。即以回教論，中國近來所行，大多不是可蘭所教，可是有人以可蘭教人，人則以爲是新的，試想何嘗新耳。

經 『昔者調養你的主曾諭摩西：「你到至於昏暗自負的人們(一〇)，法老歐的民衆着，他們豈敢不敬畏嗎(一一)？」摩西道：「調養我的主！我確是怕他們以我爲欺騙哪(一二)！我的心胸不開展，我的舌不能言，請你派亞倫吧(一三)！且我已獲罪於他們，摩西昔者因殺了人而外逃」』

我是怕他們殺我呀(二四)！」諭道：「不可，你們二人以主的示諭去吧！主能同着你們。見一切(二五)！你二人到至法老歐要說：「我們確是調養全世界的主派來的(二六)請你着以色列族同我們着(二七)！」

他二人來至法老前就依主所命令的述說之法老歐道：「你在小兒的時候，不是我們撫養你在我們這兒啦嗎？你在我們這兒，住了多少年啦(二八)，以後你居然作了那個事，你確是昧恩的人哪(二九)！」摩西道：「以先我所作的那個，確是我的錯誤(三〇)，以後我因為怕你們，就逃遁啦。調養我的主賜於我判斷力，將我轉成了傳道的聖使啦(三一)！你那個施惠於我，是打算奴隸以色列族(三二)！」法老歐道：「什麼是調養普世界的主(三三)？」摩西道：「若是你們信呢，就是：「調養天地及其中所有的主(三四)」法老歐顧其左右的人道：「你們豈沒聽見嗎(三五)？」摩西繼而道：「調養你們的主，也是調養你們祖先的主(三六)！」法老歐道：「派遣你們的那個使命，一定是瘋話(三七)！」摩西道：「若你們真是有解悟的人呢？他是調養東西及其中所有的主(三八)！」法老歐道：「你若在我以外再樹立主呢，則我一定將你置在監獄中(三九)！」摩西道：「我為你拿出明顯的證據來，可以嗎(四〇)？」法老歐道：「你若是真的，請你拿來吧(四一)！」於是他扔起他的手杖，那個忽然成了明顯的巨蛇(四二)他出他的手，在觀者以為是精白無比(四三)！法老歐向其周圍的衆領袖道：「這確是一個有學識的術士(四四)！他將要用他的法術，逐出你們，出你們

的地方；然則你們有什麼辦法呢^(三五)」？他們道：「請你先行姑容他，及他的弟兄，然後請在各城派遣招募的人員着^(三六)！着他們將各種有學識的術士集至於你^(三七)」。於是確定的日子，同時聚起衆術士來^(三八)。或謂衆人道：「你們集議啦嗎^(三九)？若是他們真能戰勝了。我們亦要跟隨衆術士^(四〇)」！當衆術士來到之後，他們向法老歐道：「若是我們真能戰勝了，你能一定給我們賞賜嗎^(四一)」？他答道：「是啊！若是你們果然能戰勝，你們一定是屬於御前近衛的^(四二)」。摩西對他們說：「你們擲你們打算擲的那個吧^(四三)」。於是他們擲了他們的繩，與杖，且他們以法老歐的尊貴爲誓道：「我們一定能戰勝啊^(四四)」！繼而摩西擲了他的杖，於是驟然奪去其幻^(四五)。衆術士忙跪下叩首道^(四六)：「我們純誠的歸信調養普世界的主啦^(四七)！歸信調養摩西與亞倫的主啦^(四八)！法老歐道：「你們在我沒許可以先，你們就歸信了他；他一定是你們的大頭，是他授於你們的法術！然不久你們就要明白，我一定相左着割去你們的手脚，將你們全體都掛起來^(四九)」！他們答道：「沒有關係！我們終久必返歸至於調養我們的主^(五〇)！我們的希望，就是調養我們的主，恕宥我們已往的罪過，使我們成了首先純誠于真的人^(五一)」！

『以後主默示摩西：「你帶着我的衆僕夜行着！你們一定是被追的^(五二)」！法老歐即時派人到各城市集合^(五三)：「這是很小的一部分人^(五四)，他們使着我們怒惱^(五五)，我們

一定要聚集民衆，防備他們才是（五六）！然後主自樂園泉源（五七）寶庫，尊貴的所在上拿出了他們（五八）。以以色列族繼承之（五九）。當日出的時候，他們追上了他們（六〇），及到兩夥相遇的時候，摩西的同伴道：「我們一定是被趕上了（六一）」。摩西道：「不要如此想，調養我們的主，確是同着我們！不久他就要默導我啦（六二）！」主默示摩西：「你以杖擊海着！」於是分開了。每分開的部分，好像大山（六三）。主令其他的人續近那兒時（六四），解救了摩西與同着他的全體（六五）。淹沒了其他的人（六六）。在這個之中，豈不是一個異跡嗎？但大多數的人，亦是不誠信哪（六七）！調養你的主是具有權威而慈愛的（六八）！」（注意此文宜與士阿哈章共同研究）

〔傳〕 愚暗不明的人，不特可蘭經明白的異跡不誠信，即是摩西那樣神術的異跡，他亦是不誠信。昏暗自負的民衆，恃其一時之勢力，終必像法老之民族失其樂園尊貴之所在；由其他弱小得道之人，代之而興耳。

在實際看來，摩西似乎忘恩的人，然法老歐撫育之，寓意即是奴隸人。摩西奉天承命，是爲民族爭平等，爲世界昌明正道，初非有敵視法老之意也。而法老歐專制成性，不容人稍有自由，造物主至公，以昏愚自負之民族，壓迫得正道之民族，終必着報應耳。至於昏愚自負之人，若被人支配，是理之當然耳。昏愚人之本字是昏暗之夜。夜中識道，以月光爲最大，故教旗爲月。

經「你宣讀於他們亞卜拉罕的軼事着(六九)！昔者，他向他的父親與他的民衆說：「你們拜事什麼呢(七〇)？」他們答道：「我們拜事的是偶像，我們日常虔守於此(七一)！」亞卜拉罕道：「他們能聽得見你們的祈求嗎(七二)？他們能有濟於你們，能有損於你們嗎(七三)？」他們答道：「損益未必能有，但我們看見我們的祖先，都是如是而行(七四)！」亞卜拉罕道：「你們看見，你們拜事的(七五)，你們父祖供奉的嗎(七六)？既非調養普世界的主，那都是我們的仇敵(七七)！惟有調養普世界的那個真主，他是造化我們的，他是默導我們的(七八)，他是予我們食飲的(七九)，我們病的時候，他能醫治我們哪(八〇)！他能令我們死，能令我們生(八一)，我希望在清算的日子，他恕宥我的罪過(八二)。」

「調養我的主！請你賜於我們判斷力；請將我續入於純潔的人；(八三)請將我在後人的口中轉成了純誠的君子(八四)；請置我繼承樂園的恩典(八五)；請你恕宥我的父，他確是屬於迷路的人哪(八六)！在復生的那天，請你不要叫我蒙羞(八七)！到在那一天，財帛兒女是無濟的(八八)，惟有心安者，得達於造物主(八九)。」

「敬謹的人，臨近了樂園(九〇)。迷路的人，看見了地獄之時(九一)。或對他們道：「你們所拜事的主在那兒呢(九二)？在造物主以外，誰能援助你們，且他們豈能自助其身嗎(九三)？」於是他們及迷路的人(九四)，與以下里斯的軍隊一總倒擲其中(九五)，他們在其

中互相爭辯道(九六)：「指造物主爲誓，我們以先，確是在明顯的迷路中(九七)！昔者我們拿着調養普世界的主，與你們平列啦(九八)！使我們迷路的，就是作惡的(九九)！此時對於我們，既沒有講情的(一〇〇)，亦沒有熱心的朋友啦(一〇一)！設若是再着我們回去呢，我們一定要成一個純誠于真的啦(一〇二)！」在那個之中，確是有示諭！可是大多數的人，仍是不信仰(一〇三)。調養你的主，確是具有權威而普慈的(一〇四)。」

『挪亞的民衆，以前也是不信傳道的聖使(一〇五)，他們的弟兄挪亞對他們道：「你們怎麼不敬畏呢(一〇六)？我對於你們，確是一個純誠的傳道的使者(一〇七)！你們敬畏造物主！你們聽從我(一〇八)！我不向你們請求報酬！我的報酬是在調養普世界的主(一〇九)！你們敬畏造物主！你們順從我(一一〇)！」！他們說道：「一些個貧賤的人，都跟隨了你(一一一)，我們豈可誠信你呢？」挪亞道：「我不知道他們的行爲(一一二)，除非是調養我的主沒有能清算他們的。設若你們能明白(一一三)，我當然不能驅逐純誠于真的人哪(一一四)！我不過是一個明白的警告者而已(一一五)」。他們說道：「唉挪亞！若是不停止，我們一定以石頭子打你(一一六)」。 挪亞道：「調養我的主！我的民衆，確是不信我啦(一一七)，請你將我與他們中間分開吧！請你解救我，及同我的一些純誠于真的人吧(一一八)！」！於是主解救了他與同着他的，滿載之於舟中(一一九)。主將那餘下的都淹沒了(一二〇)，在那個之中，確也

有示諭！可是大多數的人，仍是不能信仰（二二）！調養你的主，確是有權威，而普慈的（THE）。

『爾得族亦是不信實傳道聖使啦（二三）！彼時他們的弟兄胡得向他們說道：「你們怎麼不敬謹呢（二四）！我確是爲你們被派來的忠誠的傳道使者（二五）！你們要敬畏造物主！你們要順從我（二六）！我不向你們請求酬報，酬勞我的，惟有調養普世界的真主（二七）！你們以爲修建各種高的顯跡可以遊玩（二八）○拿着這種人工作物，希望永久嗎（二九）？當你們用力時，確是強烈的努力了（三〇）○但你們須要知敬畏：造物主，聽從我（三一）！你們敬畏：因着你們的所知，援助你們的那個主（三二）！因着你們的牲畜及子孫（三三），泉園，援助你們的那個主（三四）！我確是怕大日子到來，在你們上的痛苦（三五）！他們答道：「你勸誡我們，與不勸誡我們，在我們上都是一樣（三六）！這也不過是先人的擬造而已（三七）○我們絕對不能遭受痛苦（三八）！』因爲他們不信他，故主傷了他們，在這個中也有好些個示諭，可是大多數的人也是不誠信的（三九）！調養你的主，確是具有權威，而普慈的（四〇）』。

『色木族也是不信實一些傳道的聖使（四一）！昔者他們的弟兄耍利罕對他們說：「你們豈可不敬畏嗎（四二）？我確是因爲你們，被派來的忠誠的傳道使者（四三）！你們敬畏造

物主着！你們聽從我着（二四四）。我不向你們請求什麼樣的報酬！除非是調養普世界的主，無有能酬勞我的（二四五）！你們豈可甘心被棄（二四六）於這個泉園（二四七）田苗棗樹喜悅的觀瞻中嗎（二四八）？你們豈可以爲自山鑿室是至精細嗎（二四九）？你們要懼怕造物主！你們要聽從我（二五〇）！你們不要聽從一些妄爲的人之命令（二五一）！他們是在地上作惡破壞的，他們不是純潔自修的（二五二）！他們答道：「你確是一個被迷惑的人哪（二五三）！你不過是同一我們一樣的人而已，你若說的是實言呢，你拿一個異跡來着（二五四）」。要利罕道：「這個駝應受的飲料，與你們應受的飲料，都有確定的日限（二五五），你們不可使牠遭着傷！若使牠遭着傷時，大日子的刑罰就要懲治了你們啦（二五六）！然他們以後，仍是致死了牠，而他們轉成懊喪的人了（二五七）」，痛刑確已懲治了他們啦！在這個之中，亦有好些示諭，可是他們大多數是不誠信的（二五八）！調養你的主，確是有權威而普慈的（二五九）』。

『盧圖的民衆，亦是不信實一些傳道聖使（二六〇），昔者他們的弟兄盧圖對他們說：「你們豈可不敬畏嗎（二六一）？我確是爲你們被派來的忠誠的傳道使者（二六二）！你們敬畏造物主，你們聽從我（二六三）？我不能向你們請求什麼報酬！除非是調養普世界的主，無有能酬勞我者（二六四），你們豈可因愛臨近世間的美男（二六五），遺棄了主爲你們造化的一些個匹配嗎？誠然，你們是一些個妄爲的人哪（二六六）！」他們道：「唉盧圖！你若是再不止住

呢？我們一定驅逐你（二六七）！盧圖道：「我確是對於你們的所行有言責的（二六八）！」「調養我的主！請你因他們的所行，解救我，及我的家眷吧（二六九）」。於是乎，除遺下的老嫗外（二七〇），主解救了他，及他家眷的全體（二七一）。主傷了其餘的人（二七二）。主對他們降下了雨，可痛哉被警告者，所遭的雨（二七三）！在這個之中，亦有好些個示諭，可是大多數的人，仍是不誠信哪（二七四）！調養你的主確是有權威，而普慈的（二七五）。

『山林的人，確亦是不信實傳道的聖使（二七六）！書爾卜曾對他們說道：「你們豈可不敬畏嗎（二七七）？我確是爲你們，被派來的忠誠的傳道使者（二七八）！你們敬畏造物主，你們聽從我（二七九）！我不能向你們請求什麼報酬！除非是調養普世界的主，無有能酬勞我者（二八〇）。你們完全斗量着；你們不可虧人哪（二八一）！你們以着真中的天秤，來稱量（二八二）！你們不要對人減少他們一物！你們不要在地面上作惡破壞（二八三）！你們敬畏造化你們與造化古昔的那個主（二八四）！他們道：「你確是被迷惑的人哪（二八五）！你不過亦就是同我們一樣的人而已。以我們揣測你一定是欺騙哪（二八六）！若是你說的真是實言呢，請你將天空的一塊墜落於我們的眼前着（二八七）』書爾卜道：「調養我的主是至知你們所行的（二八八）！因爲他們不信實他，陰天的痛刑拘拿了他們，那確是非常日子的痛苦（二八九）！在這個之中，亦有好些個天示，可是大多數的人，仍是不歸信哪（二九〇）！調養你的主，是具有權威而

普慈的「一九一〇」。

〔傳〕 試觀各傳道聖使之道同。其不取給於人，責其報於主亦同。然各民衆，其不能聽從之原因，因時，因人，因地，而不同。法老歐之不聽也，自恃乃強大民族，摩西乃其奴隸之弱小民族中被其撫養之一小兒。弱小民族受强大政權之壓迫，弱小民族無論出何等的聖賢，强大政權，無論若何之天災，恃强恃貴之人，决不從賢，必至於滅亡而後已。若果法老歐族以平等待以色列族；則將無摩西率族逃走之事；彼不能率族逃走，豈能着軍隊滅亡之禍乎？亞卜拉罕族之不聽從也，以其所信是父祖傳來，保其父祖所信，亦孝之一道。此種情形，各地各時皆有，雖其崇拜者不是偶像，然因習之風俗，久則失真，青年學子一行改正，必遭父老之反對，今日的中國各教，均坐此病，不只回教也。至於挪亞時不能從道之原因固多，而因自居尊貴，不肯與貧賤之人爲伍，亦一大因也。猶之乎今日可蘭之道，無論如何的高，漢族的富貴人明知其高，亦未必從道，其意回教多貧困之人，不欲爲伍也。爾得族色木族，亦是沉淪物質建設，迷信人能勝天之說者。虛圖的民衆，是恣情縱慾者也。山林的人是醉心貨利以欺詐爲能者也。時及今日道之真理，各教各道所持之書，較之可蘭尙有優者乎？然可蘭之真道，在內因種種之故習，不得大事發揚；在外因民族衰弱，物質文化過盛，習慣是恣情縱慾也，不見容納。悲哉。

經

「這個河蘭確是調養世界的主降的（一九二）！因真誠的明命降他於你的心中（一九三）。用

明確的阿拉伯語使你成一個警告者（二九四）（二九五）！但此亦是會載在古來典籍中的（二九六）。以色列族的學者若能認清那個，豈不就是對於他們的一個顯跡嗎（二九七）？設若主降這個是外國語言（二九八）宣讀於他們，他們是應當不信仰（二九九）！其所以如此的降，是主使這個穿過惡人的心中（三〇〇）！但他們非等到親眼看見最大的痛刑，他們不能純誠的信仰這個（三〇一）！

『然當那個驟然而至的時候，他們仍是不能覺悟（三〇二）！且說道：「我們得如何方能再被容緩呢（三〇三）？」然他們以先不是急求我的罪刑啦嗎（三〇四）？你想設若是主使他們快樂幾年（三〇五），繼而以警告他們的，臨至於他們（三〇六），則其已享受的於他們有何濟益呢（三〇七）』。

〔傳〕 古典雖有可蘭之道，但係希伯來文；阿拉伯人以爲是外國語，不欲信仰；及以可蘭之道降阿拉伯語，彼地人因風俗習慣迷信之深，仍是不信。然則可蘭之道，昔無漢文，今若譯成漢文，漢人，亦猶昔日之阿人乎？

經 『主不災害城市則已，若有災害時，必先對他們警告與訓誨（三〇八）；主不能虧人哪（三〇九）！去降這個的不是神魔（三一〇）！在他們上無有卓絕的事，且他們亦不能（三一〇）！他們確是因爲竊聽而被斥革的（三一三），你同着造物主不要呼籲別的主，若是那樣，你就

成了被痛刑的了（二二二）。你只是警告你的夥伴與你的親近的人吧（二二四）！你只是為跟隨你的那些純誠于真的人垂翼吧（二二五）！若是他們違背了你，你說：「我與你們所作的事不發生關係（二二六）」！「你託靠具有權威，特慈的主吧（二二七）。當你立站拜禱時他能看見你（二二八）！在叩頭中的轉變，他也能看見你（二二九）！他確是能聽的，能知的（三〇〇）！主顯示於你們，神魔下降的是什麼樣的人吧（三〇一）？神魔是降於各類欺詐作罪的人（三〇二）！他們確實的聽他，蓋他們的大多數，都是欺妄的人哪」（三〇三）。

『詩文家只是迷誤人跟隨他們哪（三〇四），你沒看見他們在山谷中散步嗎（三〇五）？他們不說則已，若是說就是作不到的（三〇六）。惟有純誠于真，純潔工作，多紀念主的人，是在被昏愚之後，被佑助！然昏愚自負的人也是知道，他們終歸之處，是在那兒呀（三〇七）。』

〔傳〕 彼特神話盛。有謂可蘭是神來授之者；此乃極力辯正，說是明命直覺之於心，非有神之往來。若是人神往來，是魔者之運用，魔無此高卓之能，不過竊聽的一知半解而已。試觀古今各地，亦有神魔宣化之教，考之不過因其一二之偏善，絕無得大中至正之全者。且明諭列聖之軼事，已載古籍，然古籍是希伯來文，此乃是用阿拉伯文，說明示教於阿拉伯人而已。總之其地若無明白之示諭，是其地進化尙未完善，或民風淳厚，無警告之必要。若明白的示諭，業已降臨，則災害將隨之而至矣。傳道聖使只能負訓誨警告之責，聽否不强。決不能利用魔術誘人；且與造物主亦無間隔，

立站時能見，叩首時亦能見之耳。

然彼時詩文最盛，可蘭下降後，人因其文之美，均欲讀誦，有謂之詩者，抑不知詩是一種虛構之文，決不適宜於實踐。此乃人生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實踐之中道，豈可以詩文目之乎？試觀道院之扶乩，豈非神之降諭乎？魔屬神類已示于可蘭矣。

〔按〕此乃麥加下降四十七章，明此經雖是新的訓誨，然亦載在古時典籍；不過昔是希伯來文，不宜於阿拉伯人。此是阿拉伯文，宜於阿人讀誦研究者耳。然人因其難能也，以為有神魔授與，不知此是主之明命直覺於心中者也。人以其辭美也，以為是詩辭，不知此是因純潔顯其主賦之自然耳。

夫世道不剝，則聖人不降，聖者乃剝之碩果，轉而一陽來復者也。試觀各聖之來臨，雖不索報酬，亦是着當時之人反對，當時之多數人必被殞滅者，亦理之自然，此即易所謂「小人不到剝廬其不止」耳。

時及今日世界進化，萬國交通，此章之情形，在各宗教團體中，尚仍是如是；可是普通社會是喜新好奇的，是聽從偉人指導的，是不尚神魔的，不以辭為重的。但因是，東西歷聖傳來之天人道，亦被隱昧矣。蓋歷聖所傳不過庸言庸行，東方如是，西方亦如是。既非新奇，今人則視為陳腐明矣。當時所謂偉人者，必其能操住大眾心理，立言求合於輿論者也。試想大眾心理豈有真理乎？同時能得大多數同情之人，必是能利用感情的人明矣。情盛則理隱，亦是自然之道也。然則居在今日，社會情形如是複雜，真道得復，非主默佑，尚有望乎？世界遭此未有之大戰，是主將因之而顯道之光明乎？

第二十七章 乃 木 立（螞蟻）

麥

加在二十六章
之後下降

經「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土阿西尼」。這個可蘭的異跡，是很容易明白的經典哪（二）！是指導與報喜於踐禮拜禱，出納天課，確信有後世的（三）純誠于真的人的（三）！至於彼不信有後世的人，主亦使他們自美其種種的工作。他們是迷而不能返的（四）像這些個人，他們是應受過惡的痛苦的，他們到在後世又是虧本的（五）！你確是自至公至明的闕下，承接可蘭真經的（六）此處只是說不信後世，暗示以色列經濟主張可以想見矣。

「昔者摩西向他的眷屬說：『我確是看見火光啦，即將自那兒取來指示於你們，或者以燃着的火，予你們。庶幾你們能得着溫暖哪（七）！』當他來到那兒的時候，有宣諭之者，道：『在火中的與火之周圍的人吉慶！讚造物主純清！他是調養普世界的主（八）』。」

「唉摩西！我確是造物主！具有大力而公斷的（九）！你扔你的手杖着！當他看見那個活動好像巨蛇似的時，他退着轉去，不敢再回頭！」「唉摩西！你不要害怕！近我的闕下諸欽使，沒有害怕的（一〇），只有彼昏愚自負者害怕！然彼在作惡以後，復改爲善者呢，我亦是多恕的，大慈的（一一）！你入你的手在你的襟領，然後你拿出來則晶白無疵矣。以

九個異跡，對付法老及他的民衆。他們確是一些作惡的人哪」(二二)。

『當我的明顯的異跡，來到他們時，他們說道：「這明明是法術」！」「他們雖隱昧那個，但他們的心確是明白那個，蓋因他們是昏愚自負，自驕自暴的人哪！然你看作惡的人的結果，終是如何的」(二四)』。

『我確是賦與大衛與所羅門真知啦，他二人說道：「我們感讚使我們貴過了多數純誠奴僕的那個造物主」(二五)』所羅門乃繼承大衛嘗說道：「唉衆人！我們確是被授予鳥語啦，確被賦與各種事物啦！這豈不是顯著的殊恩嗎」(二六)？

『因為所羅門集合了人神鳥的兵馬以後，他們被諭前進」(二七)，直至他們來至了螞蟻的窪地，有一個螞蟻說道：「唉衆螞蟻！你們進入你們的穴着，以免得所羅門與他的兵馬，不知不覺的傷了你們」(二八)。所羅門乃因其言。微哂而笑道：「唉調養我的主！請你默諭我，能感激你對於我的恩典，及對於我父的恩典，純潔工作你所喜的那個着。請因着你的慈惠，使我加入你的純潔奴僕中着」(二九)。繼而檢閱鳥類，乃說道：「爲什麼我不見水鷄呢？莫非牠是不在嗎」(三〇)？我一定要嚴重的懲罰牠，或者是宰了牠，不然牠必定給我拿來顯着的證據」(三一)。以後沒有多大的時候，水鷄回來了。說道：「我能洞悉你不能洞悉的那個。我將以塞白」(地名)的確實消息報告於你」(三二)！我確是看見了一個婦人，

爲彼方人之君主，萬物供獻於她，她據有最輝煌的寶座^(三三)。且我又看見她與她的民衆。捨造物主而拜太陽，神魔助成他們的種種工作。阻止他們的中道。他們是迷路的^(三四)，他們是不拜發表天地間的秘密，知道隱顯的造物主的^(三五)。他們不知道：無可稱爲主者，惟有造物主他！他是調養最高最大的^(三六)！所羅門道：「我這就要考驗你是實！是虛^(三七)！你拿這個信去擲於他們。然後再遠避了他們，靜觀他們如何的答復」^(三八)。

『女王道：「唉諸位王公大臣！我確是得着一份尊貴的國書^(三九)！是來自所羅門，確係本之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者^(四〇)。意謂：「你們對於我不要自傲自暴，你們要順服的來至於我^(四一)」！女王道：「唉諸位卿相！關於我的事，請你們各發表意見，非等你們共同議定，我不能解決^(四二)」！他們答道：「我們確是有實力有勇武；一切事權統歸於你，請你自行斟酌着，下命令吧^(四三)」！女王道：「諸王每入城則破壞之，轉其貴者爲賤，今則他們亦要如斯^(四四)！茲我派使供獻於他們，然後再看被派的使者之回文吧」^(四五)』。

『當彼來到所羅門的時候，所羅門道：「你們以金銀方物助我們嗎？，豈知造物主賦與我們的，是優於賦與你們的！蓋你們是喜歡你們的聘禮的^(四六)！你回復他們，我一定以大軍臨之驅之，辱之，他們是微弱無能對抗的^(四七)」！隨轉向諸卿道：「是誰能在來

降服我以前，將她的寶座致之於我呢^(三八)」？神類中的精明者答道：「我能在你原地不動一站之間，將那個致之於你，我有此力，我能自信^(三九)」！具有經典的真知者答道：「我能在你一瞬目之間，致之於你」。

『當所羅門看見寶座在其御前放定時，則道：「這是調養我的主的殊恩！爲是試驗我是感恩的呢，是昧恩的呢？凡是感恩者，他的感恩是有益於他自己的！其凡昧真者，調養我的主確是無求的，慈惠的^(四〇)」！所羅門又道：「你們將她的寶座，給略改變，藉之以觀：她是得道者呢，是不得道呢^(四一)」？當她來到了，有人對她說：「這個像你的寶座嗎？」她答道：「好像那個似的」。在她以前，我們已經被賦與真知，我們真是順主命的^(四二)！她是因在造物主之外事奉的那個，阻止了她啦！她確是屬於味真的人哪^(四三)」！

「或對她道：「請你入宮吧」！當她看見那個，她以爲是水湖而赤其脛。所羅門道：「此乃是敷水品的宮殿哪」！女王道：「調養我的主！我是昏愚了我自己啦。而今我同着所羅門，順服了調養普世界的造物主啦^(四四)」。

所羅門有一宮殿內敷水晶下置水魚女王入之以爲眞水故赤其脛。

〔傳〕

夫人神同爲造物主在地上之奴。人之貴者，造物主與以役神之品。所羅門是也。而神之黠

者，惑人失其人道，廢其天職，爲神之奴。人也無知，以爲神即造化之主，求之可以免禍得福耳。

本章首言「主使他們自美其種々工作，他們迷而不返哪」！次言摩西看見火，有諭之道「在火中

的，與火之周圍吉慶緊接「讚造物主純清，他是調養普世界的主」。火在可蘭普通示諭是痛苦，在此忽見此一句，蓋彼時途中是希望火者，連上文觀之，自明火雖爲一時之用，亦不能爲世界之吉慶，緊接讚主純清調養普世之句正之。至於所羅門改變女王寶座，以瞻其得道與否，女王未能完全識出，蓋因人要每日安事，則意不純潔，不純潔之人決無真知。人欲得真正的辨別力，必養純潔，欲養純潔，必純誠無二，所謂誠則明也。欲養純誠，必識事奉造物之道，否則一行味真，二三其意，具有真知者未之有也。所羅門爲女王略飾寶座，設水晶地，猶之乎道是摩西的舊道，略爲變成阿文，以色列族反不承認矣。是有真知乎？是無真知乎？

經

「昔者主確派色木族的弟兄，要利罕，命令他們拜事造物主。而他們乃分成兩派

互相鬭爭^{（四五）}。要利罕道：「唉民衆！爲什麼你們未等到作善，先積極作惡呢？你們爲

什麼，不求造物主的恕宥，希望你們得慈惠呢^{（四六）}？」他們答道：「因爲你及你的同

黨，使我們遭受了種種的凶災！」要利罕道：「你們的吉凶，是主之於造物主！蓋你們衆人

是宜被試驗的^{（四七）}！」彼時在城中有九個人，都是在地上作惡而不能潔身自修者^{（四八）}。

他們以造物主互相發誓道：「我們一定夜襲他，及他的家屬！但以後我們對他們的親友

要說：他的家眷被害，我們沒在場！我們彼此都要純誠^{（四九）}！」他們陰謀了，主亦報之

以陰謀，可是他們不知覺^{（五〇）}！你試看他們陰謀的結果，是如何的！主滅了他們民衆的全

體啦(五一)！因爲他們的昏愚自負，他們的建築物都傾圮啦，在這個中有有智識人的天示(五二)！彼時主曾解救了那些純誠于真，與敬謹之士啦(五三)。

(傳) 色木族的弟兄要利罕，本着真知警告宗族，不因風俗人情而被限；亦猶之乎穆聖本之真理宣諭宗族，親戚，着宗族親戚反對者也。夫真道難得，得矣，因家族，親戚，隣里，朋友之不同情，不敢特立獨行者，不知凡幾；因政治之限制，強權之壓迫，輿論之不普通，不能昌明者，又不知凡幾。嗚呼一陽來復，屯之初九，宜盤桓，宜建候，宜利貞者乎。

經 『昔者盧圖曾對他的民衆說道：「你們豈可睜着眼作淫穢的事嗎(五四)？你們豈可因爲性慾，放棄女子而求男童嗎？你們這就是無知識的人哪(五五)。」

二十

經 『他的民衆沒有什麼答對，不過就是說：「叫盧圖的家眷，自你們的城中移出去吧！他們確是一些個純潔的人哪(五六)！」於是主解救了他與他的眷屬，惟有他的妻，是預定被罪刑的(五七)！主對於他們降下了雨，可悲哉！被警告的人的雨(五八)！汝諭道：「咸讚造物主！安寧是在選拔的衆僕上。造物主豈不是至優於他們以爲神鬼人物爲的主嗎(五九)？」

「是誰造化了天地，爲你們自天空降下了雨水，滋生新鮮的園圃呢？你們豈能自
已使那兒草木生長嗎？然則尙能有同着造物主的主嗎？但他們那些人仍是求比擬平等
的〔六〇〕！」

「是誰使地之安穩完固，置江河於其間，置山嶽於其上，置壁障於兩海的中間呢？然
則同着造物主尙能有主嗎？可是大多數的人，是不明白〔六一〕！」

「被逼迫的人，當他求祈的時候，是誰能答應了他的求祈呢？是誰能解救其憂愁禍患
呢？是他以你們爲地上的代興者！然則同着造物主尙能有主嗎？你們爲什麼不稍受訓
誨呢〔六二〕！」

「是誰默導你們在陸海的黑暗中呢？是誰在他的慈惠之前，派遣吉報風信呢？然則同
着造物主尙能有主嗎？造物主確是高出於他們以神鬼人物爲的主〔六三〕。」

「是誰創造生物，而又復成之呢？是誰自天地惠賜你們呢？然則同着造物主尙能有主
嗎？」

「你說：「若你們說的是實言呢，你們將你們的證據拿來着〔六四〕！」你說：「沒有能
知道天地間未現的，除非是造物主。」

「他們不能明白什麼時候復生他們〔六五〕，他們的知識，豈能達到後世呢？蓋他們對於

那個是疑惑的，他們對於那個是盲然的(六六)！故那些味真的人說道：「若是我們與我們的祖先，變成了土的時候，我們豈能再被逐出來嗎(六七)在以先確是有警告我們與我們祖先的啦，這也不過是一種前人的擬造而已」(六八)你諭道：「你們旅行地上看一看作惡人的結果是如何的(六九)」！你對於他們不必憂愁，關於他們的陰謀你不必戚戚(七〇)！他們說道：「你若說的是實言呢，這個警告是在什麼時候呢(七一)？汝道：「抑或者你們所急求得的一部分，要跟上你們啦(七二)」。祇是調養你的主，對於世人是有慈憫的！可是他們的大多數，是不知感激(七三)！調養你的主，確是知道他們胸中的隱，與他們發表的那個(七四)！天地中無論什麼樣的隱密，未現，無一不在明確的規定中(七五)』。

『這個可蘭經，確是明說以色列人在其中有許多的爭辯之處(七六)；但此乃是默導，慈惠於純誠于真的人的(七七)！調養你的主，終以他的公判解決於其中，他是具權威，而至明的(七八)！你就是託靠於造物主吧！你確是在純明的真理上(七九)』。

『設若他們是自行退後的人呢，你確是不能使死者能聽，你亦不能使聾者聽見呼喚哪(八〇)！你亦不能引導瞎子他的迷路。能聽信你的，除非是誠信主的天示的，他們一些個順服主的人(八一)』。

『諭告對他們實現的時候，是主自地中現出一動物對他們交言！蓋這些個人無論如何

是不確信主的天示的(八二)！在是日，主自各個民族集合不信主的天示的群，着他們分類排起(八三)，一直等到問他們道：「你們的知識既不詳細那個，爲什麼你們不信實主的天示呢？你們以先所作的，都是什麼呢(八四)」？因爲他們已往的昏愚自負，對於他們的諭告實現以後，他們不能辯啦(八五)。」

「且他們豈沒看見嗎？主置夜爲他們休息，且置光明的白晝！在這個裡頭一定有純誠于真的人的天示(八六)！到在吹號令的那天，在天地間除非是造物主意定的那個人外，無一不是恐懼的！各個都是無所措手腳來至於他們的(八七)。」

「你看山嶽，你以爲是凝固的啦，但他的經過有雲的過程，各種事物的完成，統是造物主的工作！所以他是能詳細你們所行的(八八)。」

〔註〕雲乃氣體也，由氣體化而成液體、液體變而爲固體、山者固體也，凡物無不有此過程，是科學不移之定律也。

經 「凡是拿來善的，他的應受比那還好，他們在這恐懼之日中是安寧的(八九)。凡是

拿來惡的，則他們的頭面倒置於火中，「你們的還報沒有別的，就是已往的所行(九〇)。」

「我所受的命令，就是事奉拜禱調養這個禁地主掌萬事的主，命我成一個安天順命的(九一)！命我誦讀可蘭經！其凡是聽指導的，他所得的道，確是濟益於他自己的！其凡迷誤之者，則你諭之道：「我不過是一個警告的人而已(九二)」你道：「咸讚造物主，即時

他顯他的天示於你們，你們要認識那個！造物主關於你們的所行，不是忽略的（九三）。

〔傳〕 此乃麥加下降第七十章，示諭可蘭是濟益純誠于真的人的，對於信仰摩西假神道設教之說者不必憂慮，明言摩西之遇火有宣諭之者；蓋彼時摩西不能說無有神術，但此非道也。摩西之道是其十誠，亦猶之乎所羅門之使用神也。各種禽獸之支配也，恃乎首領，其首領即神也。人中有主授與神語者，即可支配此種之神。在中國各地均有此類之人。以余所知者，營口有魏某，北京德勝門有一人，能調用蛇及鼠，此種神術之使用，不只摩西所羅門明矣。不過摩西所羅門雖使用神術，仍是純誠于造物主。觀摩西之對法老歐之口吻，及所羅門之每遇所言；可以知矣。可蘭經對摩西所羅門決不貶，且尊貴之者，是因其假術以傳道也。術也法也文也，是因時因地的，以色列族神話盛，神術多，不如是不能宣道也。道是列聖所同得也，可蘭是明道之純也。人不特不宜雜神以認造物主，即認造物主，不聽聖賢時中之指導，如色木族之分黨，亦必遭殞滅，其建築亦必傾圮。或知認造物主然非禮縱慾，亦必遭盧圖民衆之所遭，可蘭示教是辨道之真，教人純誠事奉造化天地人神之主，成一個安天順命之人，用拜禱正心修身，以務本以立己，用天課以立人達人，凡事無過無不及，以守其中耳。

〔總傳〕 世人均知文化發祥於希伯來，豈知希伯來文化之弊乎？可蘭降於希伯來文化最盛之時乃極力排斥以色列人之積弊，與以色列人以覺悟，此猶太所以有今日之盛也。然則我回教民族，此數百年間，積弊已深，試取可蘭經考之，若能因以自悟，尚有復興之望；否則自是其私，我不敢望其復

興。且恐可蘭之眞道，他族將取而代興矣。

「不憤，不啓」「童蒙求我，非我求童蒙」。此儒者教人之道也。觀「命我讀可蘭，其凡得中道的，道是濟益於他自己，其迷誤之者，我不過一警告者而已」。似同於儒。蓋東西眞道所在，決不事宣傳，強人聽從，強人從己，則必利用種種手段。道本眞也，反因僞術魔法而昧其眞矣。且聖是安天順命的，強人聽從，雖本之仁愛，未免有私。雖曰爲善，亦希人之譽己，人之德己，已得善報，得人之同情，究之無一非私。且人人如是，社會亂眞矣，眞失人道無矣。

第二十八章 改

甩 穌（故典）

麥

加

在螞蟻篇
之後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土阿，西尼，米一目（一），這個顯跡，是明顯的經典哪（二）！因爲一些個純誠于眞的人，將法老歐與摩西往史的一部分，依着眞理述之於你（三）』。

『法老歐確是在地上自驕的！他將彼地的居民，轉成了不平等的數部分，他消弱其中的一部分，他殺害他們的男孩，留活他們的女孩，他眞是作惡的人哪（四）！然主偏要施恩於在地上被消弱的人。主爲他們設置了多數的領導者，使他們繼承代興（五）！主使他們在地上得着地位，主顯示於法老歐哈瑪及他們的兵馬，明白他們是應當注意的（六）』。

『主默示於摩西的母親：「妳乳哺他吧！若是你因為他害怕呢，則棄於淹末尼羅江中，你不要害怕，不要憂愁，我一定還於你，一定將他轉成傳道的聖使^(七)」！以後他爲法老歐的家族捨去了，乃成了他們將來的仇敵，與憂愁，蓋法老歐與哈瑪及他們的軍兵，確都是作罪的人哪^(八)』。

『法老歐的妻曾說道：「這是我我眼前的快樂，你不可殺他！他將來，亦或有益於我們，我們或者拿他爲子嗣」！蓋他們都是無深識的人哪^(九)！於是摩西母親的心，轉成安慰的啦，但若不是因爲她是純誠于真的人，主乃安定了她的心呢，她必將顯露出來那個事啦^(一〇)』。

『彼時他的母向他的姐姐說：「妳潛踪他着」她自旁邊看見他們捨了他，可是他們不知覺^(一一)！先是主禁止他用別人的乳，以後他的姐姐對他們說：「我可以不可以給你們介紹一家，能爲你們看護此子，且能盡忠於你們的呢^(一二)」？因是主將他歸至他的母，好叫她眼前歡喜，她不憂愁！爲是叫她明白主的約會是真的！雖然，大多數的人，是不明白的^(一三)』。

『當他體壯達至成丁時，主授於他判斷力，與知識，主之賞賜善士都是如是的^(一四)！當城市的人，昏睡的時候，摩西進了城，他見到倆個人爭鬥，其中之一是他的同族，那一

是仇視他們族的人。他的同族求救於他，對付仇人。於是摩西一拳結果了那個仇人。摩西乃說道：「這乃是邪魔的工作！他明明是誘人迷誤的仇敵（二五）！」他呼道：「調養我的主！我確是昏愚了我自己啦，請你恕宥我！」因而主恕宥了他，主確是能恕的，大慈的（二六）。摩西又道：「調養我的主，既然慈憫了我，我以後永不援助作惡的人啦（二七）」

「及第二天早晨，彼正在城中徬徨四顧恐怖之時，適昨天求他援助的那個人，又行呼救於他。摩西對他說：「你確真是一個過爲者（二八）」。當他用力拉開他們雙方的敵對之時。那個人道：「唉摩西！你是要殺我，就像昨天殺了的那個人似的嗎？若如此你就是在

地上要當狂暴的人啦，你不願在地上成一個純潔自修的人啦（二九）。

因不助彼
忿而言此

自城市的

遠方忽來一人，說道：「唉摩西！衆大臣因爲你會議呢，要殺了你。請你快逃吧！我對於你，確是說的實話（三〇）！」於是他自那兒逃走了，徬徨四顧的道：「調養我的主！請你自昏愚自負的人上，解救我（三一）！」當他向米甸方面行時道：「抑或者調養我的主，能默導我在中正之道上（三二）」

「當他到在米甸的地方，看見一夥人以水飲他們的羊，又看見在他們以外有兩個女子，只是看守其羊，摩西道：「你們二人的來意是什麼呢？」她二人答道：「我們非等到衆牧人歸回後，我們不能飲羊！我們的父，是年高有德的（三三）！」於是他爲她倆

個人飲羊。然後轉休息於蔭影下，默自呼道：「調養我的主！請你降於我需要的優美的（二四）！」繼而二女之一，頷羞走來說道：「家父邀你，爲是答謝你爲我們飲羊的酬勞！」他遂即來到她們的父前，述說了他一切的往事。他道：「你不要害怕，你自陰惡昏愚的人上已經得脫離啦（二五）」！二女中的一個，說道：「父！請您僱傭他吧！您僱傭的最好的條件，不即是誠實與有力量嗎（二六）」？她們的父道：「我打算以這兩個姑娘之一，婚配與你，可是必得你在此傭工八年！若是你願意在此住滿了十年呢，那是你的自由，我亦不能強迫你！若是造物主意要如是呢？你能得知我是屬於純誠修潔的（二七）」！摩西答道：「我們二人中間的兩個期限，不論那個必能完全其一，我是沒有過求的！造物主是在我們的言語上保證的（二八）」。

『嗣後摩西完成了約期，他携同他的家眷行走的時候，於土雷山側見有火光，乃向其家屬道：「請你們等等我，我確是見着火光啦。我希望自那裡拿來引導於你們，或者自那兒拿來一部分火，以便你們得着溫暖（二九）」。當他來到了那兒，乃自川窪的右邊，吉慶的區域樹的中道：「唉摩西！我是造物主，是調養普世界的主（三〇）。你擲你的手杖着！」當他擲了後，他看見那個活動好像一條巨蟒，他轉背而逃，不敢回頭』。

「唉摩西！你面向那個，你不要害怕，你確是安寧的（三一）！再將你的手伸入你的襟

領。及其拿出來時，則晶白無疵矣。在恐懼中你聚你的手於你的脇，那個是自調養你的主，對於法老歐及他的衆官吏兩個異徵！他們確是一些個作惡破壞的人哪（三二）。摩西道：「調養我的主！我確是殺了他們中的人啦，我怕他們殺我（三三）！我的兄亞倫他比我的舌能言。請你派他同着我；以資證明我，是實言的。我確是怕他們不信實我（三四）！」

主道：「我是以你的兄爲你的臂助！我將賦與你們二人權勢，他們不能與你們相等，你們二人與跟隨你們的，本着主的顯跡是能致勝的（三五）」！

「當摩西以着主的顯明的天示，臨至他們時。他們道：「這不過是擬造的騙術而已，我們未曾聽見昔者我們的祖先說過這個（三六）」！摩西道：「調養我的主，是至知誰是近他的闕下以中道來者，誰是享受安宅的結果者，昏暗自負的人，確是不能得解脫（三七）」！

法老歐說道：「唉衆卿！我不明白你們除了我以外，尙且有主！唉哈瑪！你爲我燒泥作磚着，你爲我建築高宮着，以便我能看見摩西的主。在我揣想他一定是虛僞的（三八）」。

「蓋他與他的軍隊，在地上都是不依據真理而驕暴的，他們的揣想，是他們終不能被歸至於主（三九）！主懲治了他，與他的軍隊，棄之於淹末水中！你試看昏暗自負的人的結果是如何的（四〇）」。

「我使他們爲領袖，而他們邀人至於火，他們在公判的日，是不得援助的（四一）」！主使他

們在現世，無時無地不隨之以譴責，在公判的日子，他們是被羞辱的（四二）！在主殞滅了以先的各代以後，確是賦與了摩西經典，明示于人是正道，是慈惠希望他們聽納勸誨（四三）！

『昔者主對摩西施行命令時候，你未嘗在西方，你不是證明的（四四）！且以後主造化了若干代，他們的年代又是悠遠！你亦未嘗在米甸地方住過，然你能對他們宣讀主的顯跡，乃因諸傳道的聖使都是主派的（四五）！在主宣諭的時候，你亦未嘗在土雷山的一邊！蓋此乃是調養你的主的慈惠；使你以之警告，在你以前未曾受過警告的人；是希望他們能聽納訓誨（四六）』。

『設若是因他們親手供獻了的，使他們遭受禍患時，他們道：「調養我們的主！爲什麼你不爲我們派傳道的聖使；好叫我們服從你的天示，我們成一個純誠于真的人呢（四七）？」但自主的闕下，真理臨至於他們的時候，他們又道：「爲什麼賦與他的不像賦與摩西的呢？」然以先賦與摩西的，他們豈沒隱昧嗎？他們說：「他們前後兩個術士，互相援助！」又說：「我們都是不信的（四八）！」你諭道：「若你們說的是實言呢？請你們拿來造物闕下的真經，較那二者尤得正道的，我一定跟隨他（四九）！」他們若對你找不着答復啦，你要知道，他們確是順從了他們的私意啦！誰能比那不從造物主的中道，跟隨他自己私意的人，至迷路呢？造物主是不默導一些個昏暗自負的人的（五〇）！主確是爲他們分析明

白了諭誥，是希望他們能覺悟（五二）。

〔傳〕 看法老歐之口吻，好似今日之唯物物的社會革命主義者，一時雖有權勢，終必着殞滅，乃自然之理耳。

開章即云「這個顯跡是明顯的經典」以明與摩西之顯跡是不同，純誠于真的人能因此而得真道。對於摩西之小傳，雖云屢々引證，而其示教各章不同。此章示教是強大之民族壓迫弱小之民族，弱小民族終生聖雄。奇莫奇於法老歐正在殺害以色列男孩時，而摩西得法老歐撫養之，且仍歸其生母乳哺。若非主之默佑，能有此之奇乎？且摩西若不因魔之誘惑，豈能殺人，不殺人豈能逃去得道乎？猶之乎猶素福弟兄，若不因魔之惑，豈能棄之井中，不棄豈能到埃及乎？試想聖不經魔惑，則不遭禍患，不遭禍患，則無得道得佑之機。魔能乎？主能乎？故凡被選之聖，魔之誘惑，不特不足敗事，且反因以成功耳。

夫法老歐特建築，恃武力，不承認真理。蹂躪弱小民族，終歸失敗。在今日評曰，以爲彼時法老歐雖恃人力勝天，然物質文明未大昌明，終爲摩西之神術戰敗。抑不知，彼時有彼時之敗因，此時有此時之敗因，總之真理不能被滅！頑抗隱昧真理，自恃智力，壓迫人者，試取古今東西歷史觀之，誰能永存乎？時及今日，物質之昌明已達極點，人之智力已進化到相當程度，世界各國互相爭雄，必勝之券誰敢自信，善後之策豈能預想，在迷信科學萬能之人，反迷信神話矣。數十年之後，認造物主之道若不興，則世界或反被神魔誘於神道矣。然人智已開，魔雖能，魔道復興，亦是甚難。必

將因此而識造物主造化人之意義，盡其被賦之天才，完成其爲人之道矣。

中國學者，每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源夫文以載道，辭久則亂，讀者反因文亂道矣。數百年必有特出之士，本其天賦，發揮真理。聖者之時地雖不同，而其理不能有異。真有學識者無不悟此。

至於歷史之記載，信史固有，而後人擬造者亦屬不少。摩西之小傳，固無從證明，而穆聖之至聖實錄，確是與可蘭天經有許多出入。然則古人之歷史尙可信乎？不特至聖實錄也，即以我人日常所經之事，其異地之傳說，往々與實地不合。凡有經驗之人，無不知之，況古人乎？試考中國近代之書，元之興也，文物典章一變。明之盛也，所有書物一加整理。至清之盛也，所有之歷史，又一篡改。至近年來因政治之改革，文人學士，正從事於反封建之各種言論，推測古史，引爲今用矣。各宗教之興衰，亦不外此，故各聖人之聖史，往往因當時之環境，文人擬造之，以爲宣道之工具耳。

經

「在以先主賦與經典的那些人，他們亦有能因着這個純誠于真的(五三)。對於他們

宣讀的時候他們說道：「我們純誠的信真啦，那確是調養我們主的真理！我們在那以先，即是順主命的人哪(五三)！」這些個人因爲他們的堅忍，能得着兩次的酬勞，他們是以善防惡的，他們是因着主惠賜了他們的於中使費的人哪(五四)！他們若是聽見妄誕無益時，則遠避之道：「我們宜我們的工作，你們宜你們的工作，你們安心吧！我們不能請詢於沒知識的人哪(五五)！」你確是不能引導你所愛的。可是造物主他默導他要默導的，

他是至知誰是得中道的（五六）」。

〔傳〕 此是麥加下降的第四十九章、評判摩西記載之真偽，令人遠無意義之傳述，純誠於真理之研究。

「昔日阿拉伯之猶太教人，讀桃拉台有的以之爲營業，以讀誦希伯來之古經自豪，亦有欲穆聖讀誦此分辨之真理的，彼等聽見講妄誕的書籍，是遠避的。彼以讀誦爲業之人，專以談妄誕說神話爲事，迷信已深，頑固不化，穆聖雖欲以真理導之而不能耳。

經 他們說道：「我們若同着你跟隨了中道呢，我們將自我們的故土被驅逐啦！」然則主豈不是叫他們住在禁止禍患的安全地帶啦嗎？豈沒積有主闕下惠賜中的各種菓物嗎？他們大多數的人，真是不明白（五七）！主已殞滅了多少生活欺詐的城市啦！他們的那些個住宅，在他們以後除少數者外，沒有居住的！我們就是這個繼承者（五八）。

『調養你的主，非等到在各地的首都，派遣傳道的聖使，對於他們宣講主的顯跡後，不能毀滅各城！主毀滅的各城，就是因爲他們那兒的人陰暗自負（五九）！物之賦與你們者，是享受目前的生活，與目前的裝飾而已；近於造物主的，是至優的，至永存的！然則你們爲什麼尙不解悟呢（六〇）？』

〔傳〕 試觀「殞滅了多少生活欺詐的城市」！「主的殞滅就是因那兒的人陰暗自負」！然則近年

各地之天災人禍，豈非必有之現象乎？但尙有待而未大懲者，是各首都尙未派傳道聖使宣讀天諭乎？然列聖之真道，已在人間，人因私好，時尙，不取而研究；雖派聖使亦莫能顯耳。昔日聖者之臨，尙有反對派；今日求反對者，尙不可得。今日之人，以權利爲爭之目的，你說真理，他亦明白，但他不從。他也無暇反對耳。

經 「我們以善約約了的那個人，以後他晤了他，豈能像在現世的生活上，我們着他

徒享物質的快樂，在公判的日子被判者一樣嗎(六二)？到在那一天，他將宣諭於他們道：

〔註〕譯我們因天神降于穆聖之心故稱我「你們以先爲主妄擬的那些個伴侶是在那兒呢(六二)」？判辭

在他們上實了的那些個道：「調養我們的主！這些個人是被我們迷惑了的嗎？我們若迷

惑了他們，豈不等於迷惑了自己。此刻我們向你聲明，於我們無干，他們沒事奉我們

哪(六三)！或者說道：「你們呼籲以神鬼人物爲的主吧」！然他們呼籲他們，他們不能

答復，他們只是眼見着罪刑而已。但他們以先自以爲是得了正道的啦(六四)！彼日他宣諭

他們道：「你們怎樣的答復了衆傳道聖使啦(六五)」在今天關於往史，他們是盲然的，他

們亦無法互相詢問哪(六六)。惟有那已復于真，信仰純誠，純潔工作的人，他們或能得脫離

而獲正果(六七)！「調養你的主，他造化他所要造化的，他選擇他要選擇的，他們向不

能自由！造物主是純一無比的，他實在高出去他們以神鬼人物爲的主(六八)！調養你的

主，是知道他們胸中隱藏的，及顯明的^(六九)！他是造物主，主掌天地人神者惟有他，古往今後始終之讚，統歸於他，真正的公判，是屬於他，你們終久亦必歸於他^(七〇)。』

『汝諭道：「你們試想？若是造物主，對於你們使着黑夜永久，一直到在公判的日子，是誰能在造物主以外，主掌賦與你們光亮呢？你們聽見啾嗎^(七一)」？你再說：「你們再試想？若是造物主對於你們使着白日常久，一直到在公判的日子時呢？是誰能够在造物主以外，主掌賦與你們黑夜，叫你們在其中休息呢？你們豈不觀察觀察嗎^(七二)？他自其慈惠爲你們轉變了晝夜，爲是叫你們在其中休息，叫你們尋求他的恩典，是要你們知道感激^(七三)。』

『彼日他宣諭他們道：「你們以先給主擬造的那些夥伴，是在那兒呢^(七四)」？彼時我們自每個民族，取出一個證明的人道：「你們拿來，你們的憑據着」。於是他們明白了真的，是屬諸造物主的。他們已往的妄擬，迷誤了他們啦^(七五)。』

〔傳〕 世人有以天神地神爲主者，不特信仰之，供奉之，且在已之一切工作對之負責；因之失其真理之主張者有之。人又有以死去的鬼魂爲主者，對於過去英雄，或自己的祖先，不特崇拜紀念，且事事求其默佑，希圖獲福免禍者，豈非迷信乎？人又有以人爲主者，意爲有權貴的人，能使人富貴，忘其自己應負之責，應守之道，專以趨炎附勢，冀其施惠，抑不知己若無品，無才，父不

能貴子，況他人乎？前清張文端公曰「余嘗在皇帝旁，觀陛下欲貴之人，不知因何而被貶，皇帝欲賤之人，不知藉何而反升進，夫以專制帝王，尚不能貴賤由己，況等而下之乎？」時及今日，人以物質爲主，所謂拜金主義，尙物主義，以爲有金錢、有物質，可以無求，可享幸福矣。抑不知經濟無萬善之全策，長於彼，短於此也。然以神鬼人物爲主之人，在生世已着失敗，亦理之自然耳。

經

「卡倫是摩西民衆中的一個人而已，但他對於他們大家驕傲。乃由於主賦與了他

多數的寶庫，那個寶庫的鑰匙，令多數有力的人拾之，都以爲重！彼日那些民衆對他說：「你不要驕奢淫逸！造物主確是不喜驕奢淫逸的人哪（七六）！你要因造物主賦與你的，尋求後世的宅院，你不可忘了你在今生有一定的份量！你要爲慈善，就好像造物主對於你的慈善似的，你不要在地上專尋妄爲作罪！造物主確是不喜愛破壞作罪的人哪（七七）！」他答道：「我之被賦也，是因我有知識！」他豈知道造物主在他以前，確是殞滅了比他有勢力，比他積聚最多的，有多少代啦。作惡的人的罪惡，能不被審問嗎（七八）？」

「當卡倫以他的豪華的裝飾，顯於他的國人時，那些希望目前生活快樂的人說道：「我們怎麼不能像卡倫被賦與的呢？他真是有大福氣呀（七九）！」那些有學識的人道：「唉你們這些人哪！造物主酬勞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是更優的！但除非是有堅忍

的人不能遇着那個（八〇）！繼而主陷沒了他，及他地上的宅院，在造物主以外沒有能援助他的夥（八一），他亦不能自救（八二）！於第二天的早晨，在昨天盲想羨慕卡倫地位的人說道：「唉！就好像造物主在他奴僕中的惠賜，他要寬裕就寬裕，他要限定就限定似的！若不是造物主對於我們施恩呢，我們一定也是陷沒了。唉！真是味真的人，不能得脫離而獲正果（八二）！那個後世的安宅，主是為那些個在地上不驕傲，不想破壞的人備的！敬謹之士，確是得善果的（八三）！其凡作善者，則宜享受較那尤善的，其凡作惡者，他們的報應沒有別的，就是他們的素行之惡（八四）」。

〔傳〕 觀卡倫的言行，亦屬諸貳主之類，似乎近代之軍閥、資本家，自恃智識，以為可以支配社會矣。明為建設，實是破壞。然豪華未久，轉瞬失敗。

經 『祇是對於你確定了可蘭的那個主，一定叫你歸至於應歸之地，你說：「調養我的主，是至知誰是以中道來臨的，誰是在明明迷途中的（八五）」』。

『你向來未希望過經典能降於你，此豈不是調養你的主的慈惠嗎？然你以後豈可再幫助味真的人呢（八六）』。

『主的天示已賦降於你了，以後他們一定無法阻碍進行！你就是向至調養你的主呼籲吧！你萬不可同於以神鬼人物為主的人哪（八七）！你萬不可同着造物主，呼籲別的主！普

世無主惟有他！除他的本然外，萬事萬物都是消滅的，真正的公判，是屬諸於他，你們終久必歸於他^(八八)。

〔傳〕 昔者穆聖以文盲，豈敢望絕世之文章降於他乎？因其無望則無私，無私乃得純顯耳。可爾非普通著述可比也。此理證之於不肖，亦然，不肖四十以前，未嘗知阿文，居然在此二年中，能直譯千古未有之真經，不肖昔日豈有希望乎？以是觀之，可爾之爲可爾，實非普通理論可求者，明矣。且不特不肖，凡能潔誠求之者，無不自能之耳。然有獨得之士，不能自信，再去附人，則道將不興矣。穆聖因信之真，識之切，不惜犧牲財產，性命，道乃得昌明于天下耳。

此章首出真理，極力辨明聖使之來，是被賦與真理的判斷的；不是貳主者可比；然道久失真，貳主者因時著述，致失聖使之真；各教皆然，不只猶太也。

〔按〕 此乃麥加下降第四十九章，示諭小說，故事，記事不當，亦能亂道云。說部自新文學運動以來，完全占了文藝的重要部分，胡適等因西洋文之介紹，極力提倡短篇小說，意：小說可以普通化。然考諸西洋文學，舊新約亦占相當之地位，但舊新約之紀事，不特對於上帝落像，且每章示教處，一時亦看不出。今按此篇觀之，大約記三件事，一摩西，二公判之日，三卡倫。其對摩西之記載也，先叙法老歐之暴，次言摩西母認主之純，主之默佑；摩西之勇而有禮；到米甸地方之見義勇爲；得道後之自謙；法老歐之自稱爲主，以人勝天之態度等等。幾乎每節均有示教之寓意，使人讀之簡約而得教。至於寫公判日；寫卡倫之故事，均是語語寓教，耗無費言。不特西洋文學不可及之，即舊

新約之文，亦遠不能及。有志於語體文者，其注意及之乎？

第二十九章 爾 克 卜 提（蜘蛛）

麥

加在羅馬章
之後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哎里夫，倆目，米目（二）普通的人，自以為他們若是說了：「我們純誠于真」的話，他們就被放棄而不被試驗磨難啦嗎（三）？然主確是以禍驗過在他們以前的那些人啦！以資造物主明白那是誠實的，那是虛偽的（三）』。

『工作惡事的那些人，他們自以為占先啦嗎？可痛哉，他們的判斷哪（四）！其凡希望晤見造物主的人，以後主的限期一定能到的！他是能聽的能知的（五）！其凡為真道戰爭者，他的爭戰是濟益於他自己！造物主確是無求於世人的（六）！那些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主一定是要包涵了他們的惡，主一定酬勞他們工作了的那個善哪（七）』。

〔傳〕

普通人以為我純誠於真矣。何以仍着災難禍患呢？抑不知此災難禍患是造物主之試驗，必其人真正純誠、毫無躊躇後、主之慈惠方能臨到 邪魔方能遠避。類如中國回教以為我有「以媽尼」意即純誠於真矣，然口雖如是，但其言行一切，無一不以偽出之。夫既云純誠于主，偽則何用。人之用偽、意在利己，若真信有主者，則不計及己之利害耳。總之人之被擾、被主試驗，均由於意。

念雜二，若養到純一之時，自獲慈惠耳。

夫純誠於真者，則中無物，既不患得患失，中無預計，物于何有？故潔而應物，平心靜氣，以求達適中之應付，此所以多吉也；若私己一動，則先行預謀，繼而追究，失其時中之應，此所以多悔者也；養此之道，在乎讀可蘭求真意。

經 『主命世人孝敬父母，但若是他二人因為知識不如你，要強你：以神鬼人物貳主呢，則你不可順從他們倆，你們終歸至於主！然後主將你們以往的工作，宣示於你們哪』那些純誠于真純潔工作者，主一定使他們進入於清廉的群中(九)。

『人中的說：「我們純誠的歸信造物主啦」。但若是因歸信造物主，而被傷害的時候呢？則他們以為人的擾亂，就好像造物主罪刑他們似的。但若是自調養你的主相助來到啦，則他們又說：「我們是同着你們一樣的」！造物主豈不知道世人心中的嗎(二〇)？造物主一定能知那些真純誠的，他亦能知道那些偽信的(二一)』。

『彼昧真的人，向那些純誠于真的人說道：「你們服從我們的道吧！你們有什麼罪過均歸我們擔負」！他們豈能對於他們的罪惡負絲毫之責嗎？他們確是欺詐的人哪(二二)！他一定着他們擔負他們的罪擔，且同着他們的罪擔重加以罪擔！到在公判之日，關於他們的妄擬，一定是被審詢的(二三)』。

〔傳〕 教以從道爲高，對父母宜孝敬，然父母命以非道，則可不順，此與以順爲孝者不同。然在儒者雖以孝爲至尙之德。若遇父母有過，亦宜諫之，諫而不從，又敬不違。舜大孝者也。然舜決非從瞽瞍之道者，若舜從瞽瞍之道，則不能稱之爲聖也。

此是在麥加下降的第八十五章，示諭信者必純後，乃能得慈。孝父母，與從道遷善之分。歷述各聖時之純者得救，僞者疑二者，昧者之遭懲。誠者必研究可蘭，其誠乃得純；必時時拜禱，其誠乃得不移。

經 『昔者主確是派挪亞到在他的國人，他在他們中住了九百五十年，然後懲罰他們以洪水！蓋因他們都是昏愚自負的人哪（二四）！主解救了他，及他同舟的人，主使那個成了世人的天示（二五）！』

『昔者亞卜拉罕會對他的國人道：「你們拜事造物主！你們敬畏他！若你們是明白人呢？那是於你們爲最好（二六）！你們在造物主以外，拜事的偶像，那確是你們造作的虛構！你們在造物主以外，拜事的那些個，對於你們的惠賜，是沒有主權哪！你們尋求造物主闕下的惠賜！你們拜事他！你們感激他！你們終久是被歸於他（二七）！若是你們以真道爲欺騙呢，在你們以前的各民族，確亦是以真爲僞啦！在傳道聖使所負者，不過就是明白的送達而已（二八）』。

「他們豈沒看見造物主開始造化，而又復成之嗎？造物主對於那個，確是容易的（一九）。你說：「你們遍遊地上，看一看造物主是如何的創造，以後生的時候，他又復成之呢？造物主確是在每一個事物上大能的（二〇）！他懲罰他要懲罰者，他慈憫他要慈憫者，你們終被轉於他（二一）！你們在天地間，豈能使主無能嗎？你們在造物主以外，沒有保護者，與援助者（二二）！彼隱昧造物主的顯跡，不信能悟見他的人，他們是在主的慈惠中無望的，是應受最大的痛刑的（二三）！」

「彼時他的國人，沒有什麼答復，不過就是說：「你們殺了他，或你們燒了他」於是主乃自火中解救了他，在那個之中，確是有純誠于真的人的象示（二四）！亞卜拉罕道：「你們在造物主以外，樹立諸像，不過就是在今生爲你們中間聯絡感情而已，以後若到在公判的日，你們的一部分就要隱昧一部分啦，你們一部分就要誹議一部分啦，你們的歸處是火！沒有佑助你們的（二五）」。

【傳】 試觀今日之道院，及萬字會等，參加之者，雖有由於本心爲善，然亦有爲是互相聯絡感情，而參加之者。至於中國各地之廟，雖是示教，多用爲會商集貨之所。時及今日工業繁興，教育普及，經濟上取配給制，則廟會自然走入無用之途矣。且近年因教育普及，上廟燒香者多半是村婦，稍有智識的人，即引以爲恥。再觀僧侶，亦無以先之愚誠，按諸社會種種象示研究，舊社會之廟

字偶像，將來是恐不能存在矣，或曰：易爲祈禱造物主之地，尙其庶乎。曰不然，祈禱造物主無地不宜，回教寺院，乃集會之所，在中國，教育不普及，人皆視寺院爲拜主專地，是其真諦略失矣。

經 「嗣後就是盧圖純誠歸信了他，說道：「我確是遷於調養我的主的道啦。他是至有權威至公斷的(二六)」！主賜於他以斯罕格雅爾格。主將他的子孫轉成了傳道的聖使，且賦與他們經典，在今生既酬勞之，在後世他亦是純潔的人(二七)。

「彼時盧圖向他的國人說：「你們所作的污穢，在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再較此爲甚的啦(二八)，你們爲什麼要臨污男人，斷絕人道，在會議場作非法呢？他的國人，無以爲答就是說：「你若是說的是實言呢，請你拿來造物主的罪刑懲治我們吧(二九)」！他呼道：「調養我的主！請你援助我，對待作惡的人(三〇)」。

「當主的衆使，以着吉報臨到亞卜拉罕時，他們說道：「我們一定要毀滅這個鎮市的居民，此地的人，都是一些昏愚自負的人哪(三一)」！亞卜拉罕道：「盧圖在那兒呢？」他們答道：「我們是詳細都是誰在那兒呢，除了他的妻是判定被判刑者外，其餘，他與他的家眷，我們一定都是能解救(三二)」。

「當主的衆使者到至盧圖時，他因爲他們十分的憂愁了，心窄了，衆使者道：「你不要駭怕，不要憂愁啊，除了你的妻，是被懲者外，你與你其餘的眷屬，我們都能解救(三三)」！

我們因為他們是作惡的人，故自天空降災於此城的居民哪^(三四)！在那兒確是給有覺悟的人，遺留下明確的象示^(三五)」。

抄舊約創世記第十八章一節至五節

耶和華在幔利橡樹那裡，向亞卜拉罕顯現出來，那時正熱，亞卜拉罕坐在帳棚門口，舉目觀看，^(二)見有三個人在對面站着，他一見就從帳棚門口跑去迎接他們，俯伏在地說，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離開僕人往前去，容我拿點水來，你們洗洗脚，在樹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點餅來，^(五)你們可以加添心力，然後往前去，你們既到僕人這裏來，理當如此。

按此形容耶和華，似與造物主之體用不合，豈是亞不拉罕所宜，抄此以備研究者，知猶耶二教之信仰，耶合華之概要。

經『主曾派買得岩族的弟兄書爾卜，到在他們那兒說道：「唉衆人！你們拜造物主！你們希望後世的日子！你們不要在地上作惡破壞^(三六)」！然而他們不信他，於是地動拘拿了他們，故他們在第二天早晨，都在家中伏地而亡^(三七)」。

『爾得族色木族他們的居處；不是顯示于你們^(三八)嗎？彼等蓋因邪魔粉飾了他們的工作，則阻止了他們的中道！他們原來豈不亦是能觀察的嗎^(三八)』。

『我確是着摩西本着顯明的顯跡，臨至卡倫法老歐哈瑪^(三九)，然他們仍是在地上自驕自

傲！他們向不能出去前定^{（三九）}！我因他們的罪懲治了他們的一總，在他們中有對之派颶風者，有因聲喊而被拘拿者，有因地震者，有因水淹者，然造物主未嘗虧負了他們，是因爲他們自己陰暗自負^{（四〇）}』。

『彼在造物主以外，事奉其他保護者的樣子，就好像蜘蛛羅網似的，若你們原來是明白人呢，自然就知道房室的最不堅固的，莫過於蜘蛛網^{（四一）}！造物主確能知道他們在他們以外呼籲的那些事物！他是具有權威而公斷的^{（四二）}！主雖給世人拿來這些個比例，然除非有學識者，亦是不能解悟^{（四三）}！造物主以着真實造化了天地，在那個之中有純誠于真的人的象示^{（四四）}』。

〔傳〕 試觀造物主示人之比例，均是因道來臨，人民昏愚不肯從賢；不幾時而遭颶風，大聲，地震，水火之災。然則造物主之懲罰，豈非均在目前乎，即以各個人家，各個民族而論，豈非是隨時隨地均有賞罰乎？何以人不知覺悟呢？且有覺悟者，亦是迷信的覺悟，日求祈福免禍，不知求真道，不知尋聖哲，行婦人之慈，市小惠而已。低者燒香拜廟迷信鬼神。求一研究真道所在者，實不易得，余在昔日不識道，意念不純，亦不知所從。主之慈惠固亦頒下，而余之環境頗不純誠，多虛偽之人，致擾余之神，亂余之心，自年來得識人道之真，純誠事主，不特精神體力大強於昔，且環境頗純於前，豈非主之特慈乎？反而觀諸世人，際茲亂世，好像大多數都是憂懼其心，雖藉物質一

時安慰，未幾亦是恐懼憂愁者耳。

成功的人，是其中無一物，無專意，故其見人接物也，能有真中的判斷，能平其氣，和其意。失敗的人，是事未來先預謀，事已過追悔研究，雖有造物主之默示，奈中有物障，不能接受何。

養其純潔之道，惟在乎拜禱，然只恃修淨，而不修學，則簡而傲矣。故拜禱禮以站念爲要，站念是：面主背述可蘭，不純自純，不潔自潔矣。

只能純潔，則中無物。無物，則不能簡而傲矣。簡而傲之中不是無物，是有一二簡單之理由，自以爲得耳。進學之道，先求多憶前言往行，天經地義，博學審問之後，再盡掃其餘，獨留天真之本然，庶乎無物矣。

二十一

經 『你誦讀默示於你的經典，你立站拜禱；拜禱確是能抑止污穢與非法！紀念造物主確是最重要的，造物主他是能知你們所爲的（四五）』。

〔傳〕 爲什麼回教重視每日拜禱的禮？有的謂是爲人的必有的工作；有的謂爲人對主之禮節；二者之言，不能全是，亦不能全非。抑不知人情險詐也，社會污穢也，心雖一時正，身雖一時修，未幾則因名利，因情慾陷於污穢非法中矣。必須朝乾夕惕，時時晤主，乃能純潔耳。潔，乃得本

天才以盡其爲人之使命。上焉者已立立人，出人水火。下焉者求道從賢，以圖自立，庶幾不失其爲人之資格耳。否則，日禮五時，好像工人之敷衍工作，有何意義乎？

經 「你們若與懷有經典的人辯論時，要以着善意，但他們中的昏愚自負者，不在此例；你們說：「我們誠信降於我們的那個，及降於你們的那個，你們的主與我們的主是一個，我們對於他，是順命的啊（四六）」。這即是我降於你的經典，凡是主賦與經典於他們的。那些。人，都是純誠的歸信那個，在這些人中凡純誠歸信那個的，他們不能隱昧主的示諭，凡是隱昧示諭者，就是昧真的人哪（四七）」。

「你在這個經典之先，未曾讀過任何的經典，亦沒用手錄過經典哪，如果你念過寫過呢，破壞的人一定是要懷疑的啦（四八）。蓋那即是被賦有真知的人胸中的一些明確的示諭！凡是不承認主的示諭的人，就是昏暗自負的人哪（四九）」。

「且他們說：「爲什麼不自調養他的主降特別的顯跡於他呢？」你說：「一切特別顯跡是主顯下的，我不過就是一個明白的警告者而已（五〇）」主降經典於你宣讀於他們，他們這還覺着不足嗎？在那個中，確是對純誠于真者有慈惠與訓誨（五一）！你再說：「我與你們中間有造物主作證足矣，他是知道天地間的，其凡誠信虛妄，隱昧真主的人，都是虧了本的啦（五二）」。

〔傳〕 凡是信仰經典之人，即能誠信主的示諭。造物主之天示雖多，可以無能意測之一語概之，如天災，人禍，奇遇，倖得，不學而能，不學而知，均其示諭也。穆聖未讀過經，未寫過經，而能以經示教於人，豈非一最顯著之象示乎，頑抗昧真者，雖目覩真理亦不知覺悟，是其昏暗已極耳。

經 『他們向你急求罪刑，設若不是有預定的期限呢，則罪刑一定到在他們上啦。但其來也是當他們不知不覺中猝然而至（五三）。』他們既急求罪刑，地獄一定是要包圍了味真的人啦（五四）到在那一天，罪刑自其上及其脚下，遮覆了他們，且對他們說：「你們噲一噲你們已往所作的吧（五五）。」

〔傳〕 中國有句俗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若是未報，時尙未到。似乎與此預定期間相合，蓋味真之人，一旦時到，則不能得寬宥耳。時若未到果能求復，尙或能邀赦！

經 『唉我的純誠于真的衆僕！我的地面是寬的，嗣後你們要唯我事奉（五六）！人都得死，然後人都得被歸於我（五七）惟有那些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我才叫他們居住樂園的高宮，水流其下永居其中，美哉，他們工作的代價（五八）；蓋因爲他們是一些個堅忍的人，只知託靠調養他們的主（五九）！』

『動物中多有不能自營其飲食者，然造物主惠賜你們，且亦惠賜於牠們；他是能聽

的能知的（六〇）！』

『你若是問他們：「是誰造化了天地，是誰支配日月？則他們一定答道：「是造物主。」然則他們如何，又被轉變啦呢（六一）？』

『造物主對於他的奴僕，意要他的惠賜寬裕，就寬裕。意要限定就限定；造物主確是在每一個事物上至知的（六二）。若是你問他們：「是誰自天空降水，因之死地，而能生呢？」他們一定說：「是造物主」。你說：「祇確是應當感讚造物主。」可是他們的大多數是不能了悟（六三）！在今生的生活，也不過就是玩耍戲劇而已。若是他們能明白呢，後世的宅院，一定是常生的（六四）』

『試觀當他們在船上時，他們呼籲造物主，他們舉意對於教門虔誠；等到主解救了他們到在陸地的時候，他們就要雜亂其信仰啦（六五）。叫他們隱昧我賦與他們的吧，叫他們享受物質的快樂吧，不久他們亦就明白啦！（六六）』。

〔傳〕 人在患難時，其呼造物主是純一的，及其患難解除，則信仰雜亂，是普通的現象。所謂信仰雜亂者，信仰己智，信仰金錢，信仰物質，信仰人力，信仰神力，總之此時信仰純真的甚少。且在漢人每談天地之造化，風雨之時至，亦莫不承認是造物主之大能。所可惜者，無指導之經典，其思想雜亂，致失其人與造物主之關係，因而日日不能脫離其紊亂，不能純潔耳。至於周漢純儒之

書，不能謂之不善，無奈宜於賢者以上，不宜於普通化耳。

經 『他們豈沒看見嗎？主將他們置在禁止災患，安寧的地方。在他們周圍的人，不都是被搶掠啦嗎？他們爲什麼，要誠信虛妄，隱昧主的恩典呢（六七）？』

『誰能比在造物主上僞擬妄造的人，與真理到了，而猶以爲虛僞的那些人，至昏暗呢？在地獄中爲昧真的人，豈沒有住處嗎？（六八）彼爲我犧牲的那些人，我一定默導他們在我們的道路上。造物主確是同情於衆善士的（六九）！』

〔傳〕 觀「主將他們置在禁止災禍安寧的地方，在他們周圍之人，不都是被搶掠啦嗎？」之天示。人要能參悟此種現象，各地各時均有，求其施惠之因：或因內有真道之士，或因其地之人誠謹，若賢者已去，民風欺詐，淫亂，際茲之時，未有不著災者耳。且夫遭災之地，若內果有真善可風之士，必獲特慈。在中國之德育寶鑑上，數不勝數耳。

第三十章 羅

馬

麥

加

在四十八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哎里夫倆目，米目（二）在此附近地方，羅馬被人勝啦（三），是在他們勝人之後！然不久幾年他們亦能勝人哪（三）！那事的前後，都是造物主的命令！到在那天，純誠于

真的人因主的佑助而喜歡啦^(四)。他是佑助他要佑助的；他是具有權威而普慈的^(五)，此是造物主的約會，造物主向不是爽約的，可是人的大多數是不明白的^(六)！

『他們就知道目前現世生活的表面，他們對於後世是茫然的^(七)。在他們的心中，豈不參悟參悟嗎？造物主本着真理造化了天地，及其中所有。且判定了一切的限期；可是大多數的人是隱昧悟見調養他們的主的^(八)！』

『他們豈沒遍遊地上，曠觀在他們以前，那些人的結果，是如何的嗎？他們的勢力，是比他們強，他們闢地以居，比他們占的地，豈不還多嗎？諸傳道欽使以着顯明的天示豈不亦至於他們啦嗎？然則造物主沒昏愚他們，可是他們自己昏愚了自己啦^(九)。』

『以後作惡人的結果，是至惡的，他們不信造物主的天示，且加以嘲笑戲弄^(一〇)；造化萬物的主開始造化了，嗣後他復完成之，最後你們終被歸於他^(一一)！』

『彼日時限到來，作惡的人是失望的^(一二)，他們以神鬼人物爲的主，是不能爲他們說情的；且他們對於他們的貳主之事是隱昧的^(一三)。』

『彼日時限到來，他們兩方面自然就分開啦^(一四)，其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他們是在花園中快樂的^(一五)，至於那些昧真的人，他們不信主的天示，不信遇見後世，是被困於痛苦中的^(一六)！』

〔傳〕

勝也敗也、主之命令也。然最後之成功，歸于純誠于真者。此章有譯爲「羅馬」者，有譯「希臘」者，然按其下降之次序考之，是穆聖出麥加之最末二章。以羅馬命名，是預言回教將來能占羅馬所占之地，代之而興。然在麥加必有一次失敗，敗後再勝，則純誠于真之人，乃能得喜歡耳。極言昧真之人，雖具有實力，不足恃也。純誠于真的人果能堅忍，最後一定成功也。此時羅馬與穆聖死未久，羅馬所有之埃及敘利亞均爲回教征服，波斯亦被征服矣。

經

〔嗣後你們朝夕晝夜讚主，宜道：「造化天地人神的主是純清無比的（二七）。在天地間無一不感讚他（二八）。他使已死的生，使生的死。他既能使那土地死後復生，則你們之被現出也亦如是（二九）！』

〔試觀自土造化了你們，以後你們居然成了散佈的人類，那亦是他的顯跡（三〇），他造化你們同類的伴侶，使你們彼此相安，使你們彼此發生愛情，這亦是他的顯跡，在此中有參悟的人能得象示（三一）！』

〔彼造化了天地，使你們的言語皮色不同，此亦是他的的一種顯跡，然非有學問者不能識此種象示（三二）』。

〔又如如夜間你們能得睡眠，在白天你們能尋求他的恩典，亦是屬於他的示象，但在這個中，是爲能聽勸的人的象示（三三）！』

「他爲你們顯了閃電，自空中降雨，因之土地死閉以後，而能生長，一時恐懼與希望交加，那亦是屬於他的天示，但在那個之中，是爲有覺悟的人的象示(二四)！」

「夫以他的命令確立了天地，既屬他的顯跡，以後若自地中叫你們一聲，你們彼時豈能不出來嗎(二五)？」

〔傳〕 此數節示教意在「死後復生」之一句，對於此理，不特今日；即在彼時，亦是不十分誠信，乃用演繹類比的推想法出之，決不用神話、魔術、迷惑人之信仰。既非玄妙，又非神話，實可稱理智之教也。

經 「在天地間無論誰都是主之於他的，都是服從於他的(二六)，他開始造化了，然後他又復行完成之。這個在他上是很容易的，他比之天地間的什麼都十分的高，他是有權威，而公斷的(二七)！」

「爲你們自你們本身作一個譬喻吧，關於主惠賜於你們的財產等々，你們能與你們手下掌管的可共同嗎？你們在其中能够彼此同等嗎？你們怕他們，能像怕你們同等的人一樣嗎？主對有解悟的人，就是如是的分辨天示(二八)！蓋那些昏愚自負的人，因爲沒有知識，乃循從他們的私見；噫！主棄之迷誤者，誰能引導之呢？在他們上終沒有援助者(二九)！」

「你正你的面於中正的教，造化天地人神的主，那個造化，是按着這個教，造化了人，

造物主之造化，沒有更改；那才是中正的教呢，可是大多數的人是不解悟（三〇）。』。

『你們要敦復於他，着你們敬畏他，着你們立站拜禱禮，你們不可以神鬼人物或主（三一），他們那些人自他們的教門分了好些黨派，每一黨都是喜愛自己的（三二）。』。

『若禍患遭到人時，他們呼籲調養他們的主，敦復於他啦。以後若叫他們嗜着主的慈惠時呢，他們中的一部分，忽然為調養他們的主拿出神鬼人物為同比（三三），為是隱昧主，賦與他們的，他們好食物質之樂；然不久你們亦就知道啦（三四）。主豈將明證降於他們啦嗎？那上是說以神鬼人物為主啦嗎（三五）？』

『主若叫人得着慈惠的時候，則他們因之喜歡啦；若是因為他們親手所作的，遭着禍患的時候，則他們彼時絕望啦（三六）。他們豈沒看見嗎？造物主寬裕惠賜，是由於他意要寬裕的，他限定惠賜，亦是由於他意要限定的，在那個中確是有純誠于真的人的天示（三七）。』。

〔傳〕 此是用譬喻推理示教，被造的神鬼人物，決不能與造化者同等。人因食物之心不肯對造人者完全負責，意求神鬼維護他之私心所愛者耳，人若肯對造化主為奴，則宜盡其精神物質供獻於主之道，無私蓄，無私與耳。故下文緊接事主之天職是甚麼。

經 『你對於近親，及因窮者，與旅客，盡天職着，此是希望造物主喜的人，最善的

事！若此之人他們才能得脫離而獲正果呢（三八）。

窮者，困者，有求於我，我應以我之能誠對之不可假辭推諉。

『你們納出「雷八」是要人的財產生長吧，但在造物主的闕下，他是不能生長的，若是你們希望造物主的喜悅，你們宜納天課，納天課的人，才能得着加倍的呢（三九）』。

『造物主造化了你們，然後又賜於你們的用度，叫你們生，叫你們死。你們以神鬼人物爲的主，是那一個能作那個絲毫呢？』讚造物主他是純清無比，比於他們的神鬼人物的主，是至高的（四〇）』。

〔傳〕 此乃示望造物主的喜盡天職最要的：是接濟近親，及困窮者，及旅客；不是出點「雷八」小費，希望財產生長！所謂「雷八」其意內包甚多，似乎借款者出利息，凡是希望自己的財產增長，獲福免禍，無論對人對神納出之費用，概皆屬之。此種納利息式的施捨，在造物主闕下無份！

社會學者謂一切社會歷史，都是階級鬭爭。近代階級是資本家勞工。換而言之貧富也。然在我教以接濟維持困窮者是天職，豈能有階級乎，且各國資本家之成立，均是剝奪勞工之賸餘，等於昔日之高利貸之剝奪利息也。在可蘭，一方禁食「雷八」。一方禁用「雷八」式之精神物質。故共產主義能在耶穌教最盛之國家，握有政權。不能在衰弱之回教社會宣傳。此豈非可蘭之示教完善無隙可乘之鐵證乎？

經 『因爲人手所造了的，已在陸海上顯出破壞來啦，爲是叫他們嗜着他們工作的一

部分哪。是希望他們能回呀^{（四二）}，你說：「你們遍遊地上，你們看一看以前那些人的結果是如何的，他們的大多數都是以神鬼人物爲主的」^{（四二）}。

〔傳〕 陸海間的破壞，似乎今日之戰爭。嘗試工作的一部分，亦似乎今日世人所遭受。近代雖打倒迷信，不信神佛。然因專恃人之計劃，是以人以物爲主；以爲人可變更造化主之預定，故有此遭受也。

經 「你在那無有阻止造物主罪刑的日子到來以先，正你的面，向於中正之道著，到在那一天，他們亦就分開啦；^{（四三）} 凡是昧了真的，他的昧真傷了他，凡是工作純潔的，他們是爲他們自己修安榻^{（四四）}。造物主是自他的惠賜中酬勞一些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他確是不喜愛昧真的人^{（四五）}！」

「主的象示，是他派祥風，爲是使你們知道：要得着他的慈惠是本之他的命定，行駛船舶；尋找他的恩典；要你們能知道感謝呀^{（四六）}。」

「主在你以前確是派了諸傳道聖使，本着明白的天示，來至他們的國人，夫責報作惡的人，援助純誠于真的人，是主的責任哪^{（四七）}。」

「造物主派風颳起了雲，因其所欲在空中分佈，置他成塊，以後你看雨點自其中下來，着他所要着的奴僕上；在那時他們倏然喜歡啦^{（四八）}。但在對他們降下來以前，他們是無

希望的(四九)！

「你試觀造物主慈惠的踪跡，在地上死閉以後如何樣的叫他能生，那確是他能將死的叫活；他是在每一事物上大能的(五〇)！」

「但若是主派了旱風，以後他們看見苗黃啦，他們在那以後，一定要轉成味真的啦(五一)。總而言之，他們若是退後轉變呢，你不能使心死者，與耳聾者聽着呼喚(五二)你不能引導盲者出迷路，能聽你的訓誨的，惟有純誠歸信主的顯跡的人，他們是順命的(五三)！」

〔傳〕 君子所歸者理，小人所喻者利。見利則喜，失利則無所不爲。此種心死，耳聾，惟利是視之小人，主諭穆聖已棄。然若方之今後，能不因目前之利益得失，而動者，尙有幾人。

經 「造化人神的主初造爾等是懦弱的，在懦弱以後，繼而將你們轉成了壯而有力的。在那壯而有力以後，又將你們轉成懦弱白髮的，他的造化要怎麼樣就怎麼樣，他是至明的至有力的(五四)！」

「到在時限確立的那天，作惡的人誓道：「再不能延緩一時啦，其所以如是者，蓋因他們以往被轉於虛妄之故(五五)！有知識者及有純誠之德者說道：「你們在造物主的經典中，確是延遲到在復生的日子啦，這是復生的日子，但是可惜你們早先不明白啊(五六)」。到在這一天，昏愚自負的人求恕的理由，是無用的，歡樂是無有的啦(五七)。」

『主在這可蘭經中，確是已列出種種的比例啦，但若是你拿來天示於他們呢，彼味真的人一定要說：「這不過是一些個俗語而已（五八）」其所以如是者，是造物主封閉了一些無知識人的心啦（五九）你要堅忍着，造化天地人神的真主之約會一定是真的，決不容彼無堅信的人輕視你（六〇）。』

〔傳〕 自古無學問無智識的人，喜聽怪力亂神，可蘭未昌明之時，則極力求道。一旦昌明，以爲是普通俗語。抑不知真理所在，即是中庸。子思子曰，白刃可蹈也，爵祿可辭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之道，非具真知之人不能得耳。

〔總傳〕 此是麥加下降第八十四章已將遷買地奈矣。諭時限必來，純誠於真者必得主佑，造物主之外無有能主者。人之賄賂，神之供奉，是無用的，人之創造終必破壞，主之調養是悠遠的。

第三十一章 盧 格 曼

麥

加

在第三十七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哎里夫，倆目，米目（一）這個顯跡是具有理智判斷的書籍，（二）爲善人君子的中道，及慈惠（三）他們那些善人是立站拜禱禮的，是出納天課的，是堅信有後世的（四）這些個人方是在調養他們的主之中道上，他們才是得脫離而獲正果的呢（五）。』

『人中有售無用的文辭，使人失去其真知，迷誤造物的道者，他且以真道爲無用可嘲的人，他們即是應受羞辱的痛苦的人（六）！有時對於他們宣讀造物主的天示，他們反到驕傲，似乎他們耳沉，聽不着似的，你以最痛的痛苦報於他們吧（七）』

『至於那些純誠于真，純潔工作者呢，他們是應享純恩的樂園（八），在其中永久！造物主的約會是真的，他是至有權威，至公斷的（九）』。

『他造化了天，你們看不見有柱，他擲了山嶽於地中，那個是同着你們動；他分播了各種動物於地上，他自空中降了雨，他使其中生長了各色美好的花菓（一〇）；這是造物主的造化。請將在造物主以外，那些神人造化了的是什麼，顯示於我着；若是不能呢，昏暗自負的人，確是在明確的迷途中（一一）』。

〔傳〕 試觀古今東西之書物，益於人者固有，而損於人者亦多，談淫、說怪，是小說之常，彼之意：是教人去其憂患恐懼者也。然因其文內成分雜而不純，則反誘到感情之中矣，試求石頭記、西遊記讀之，著作之意，均是要人知色是空，空是色，然讀者反因是而墮於色矣，至於回教昔者因種種之關係，人不持可蘭宣道，亦用天方夜談等長短篇的小說來講演。時及今日，再示此真中理智之可蘭，好像人因迷妄過深，視爲平庸者有之。視爲未得奧理者有之。然則回教徒在社會不能占地位，豈由於此乎。

經 『主確是賦與了盧格曼真中理智的判斷力啦，「你感謝造化天地人神的主着，凡是感謝的人，他的感謝是有益於他自己的；凡是昧了真的人，造物主是無求的，是被讚的（一一）』。

『昔者盧格曼勸其子說：「我的子！你萬不可以物貳主！貳主的人確是最大的昏暗中（一二）』。

「因為父母，主曾諭人謂：「人的母親困難懦弱着懷了他，生後在二年內不能離其乳；故你們應當感謝我，且亦應當感謝雙親哪；但是你們終歸至於我（一三）！若是雙親因為知識不如你，強你為主舉同等呢，你不可順從，你在現世侍奉他們以禮，可是你要跟隨派遣趨向主道的！最後你們終歸至於主，到彼時主將你們已往所作的，顯示於你們哪（一四）』。

「唉我的子！就是你作芥子粒那麼重的吧，以後使之藏在石頭中，或天空中，或地之中，造物主亦能拿出來，造物主確是精細的，明哲的（一五）』。

「唉我的子！你立站拜禱禮，以禮法教人，禁人作罪，忍耐于災難着，此都是宜堅決確守的事（一六）對於人你不要偏你的臉，你在地上行走不要驕狂，造化人神的主，確是不喜一些驕傲自矜的人哪（一七）。你的行動要適中，你的聲音要謙和，最可憎惡的聲音，就

是驢的聲音哪（一九）。

『你們豈沒看見嗎？造物主爲你們支配了天地間所有的；他對於你們完全了他的表裡之恩典啦嗎？然人中有因沒有知識不得正道，不憑光明正大的經典，因爲造物主爭辯者（二〇）若有人對他們說：「你們跟隨造物主降了的吧，」他們答道：「否！我們隨從得之於我們的祖先的」。然則是邪魔已邀他們至於炎燒的痛苦中啦嗎（二一）』。

『凡安其意念於造物主，且能善修的人，他確是握住了堅固的繩索啦，凡所有事情的結果，都歸於造物主（二二）！昧了真的人對於他的昧真，你不必憂愁，他們終久亦得歸於主，然後主將他們所行的顯示於他們哪；造化人神的主，確是知道人胸中的內幕（二三）！主任他們享受少許的快樂，然後再迫他們於最痛的痛苦（二四）！』

『你若問他們：「誰造化了天地啦」他們一定要答道：「是造物主！」則你宜隨即讚道：「咸讚造化天地人神的真主」！可是他們的大多數是不明白呀（二五）；在天地間所有的都是造物主的，造物主他是至富無求的，他是被讚的（二六）』。

『假設在地上的樹株都作成了筆，海都成了墨水，或以外再有那樣的七個海，亦不能寫盡了造物主的諭語；造物主是至有權威，至公斷的（二七）！造化你們復活你們，亦不過就是像一個人似的，造物主確是能聽的能觀的（二八）！』

〔傳〕

此諭爲父母之道也，父母之恩必報，是造物主之命令，然若得道之父母，子女不特宜孝且宜順從。若父母無知識，以事貳教子，使子失其爲人之資格者，則子只可事之以禮，不可順其道也；蓋人乃造物主所造，非父母之必生，亦非父母之必不生也。人之能生，生後有何使命，自己不知，父母不知，造化者當然知之。爲子最大之孝，是諫父母誠於真道。父母最大之慈，是教子女安於造物主之命，示之拜禱，命人以禮，止人犯法，堅忍於真，不驕不狂，不矜不暴，言行謙和，遵守爲人之道等。其只以遵守祖先之法，不問道之是否，爲教者，是陰暗之教也。時及今日中國之回教徒，是遵守可蘭之真道者乎，是均守祖先之遺規者乎，逆父母之人，是因道乎，是因慾乎？

經 『你豈沒看見嗎？造物主使晝夜交替，支配日月各循其一定的期限，造物主確是知道你們工作的（三二）按着這樣造化萬物的主，那才是真理；在他以外他們所求祈的，都是妄擬的，仍造物主是玄高而尊大的（三三）！』

『你豈沒看見嗎？船舶因着造物主的慈惠在海中行駛；亦是顯示於你們他的象示，在那個中，確是有一些堅忍與感激人的天示（三四）！當那陰雲的浪遮蔽了他們之時，他們呼籲造物主，對他的教門表示虔誠；當主解救了他們，到在陸地以後，在他們中固有中行者，然那些欺詐味真的人，是否認我的天示的（三五）』。

『唉世人！你們敬畏調養你們的主，你們要懼怕那父不能代子，子不能替父絲毫的日子着，主的約會確是真的，你們不要爲現世的生活騙了，不可叫善騙人的藉着造物主騙了。』

你們（三三）。惟造物主闕下是知道時限的，他是能降雨的，他是能知子宮所存的，可是人不知道明日作什麼？亦不知道自己死在什麼地方？造物主確是至知的至詳的（三四）！

〔傳〕 此乃麥加下降五十七章，示諭：書物有是理智的判斷者；有神話小說之類；讀者一不注意則被誘於迷途矣。父母之指導訓誨有正當的；有非正當的；果是真知之訓誨；如盧格曼者，則宜遵之；否則若無知之父母，可孝不可順也。可蘭之崇尙理智，於斯可見一斑。

造物主不可以方向形式認，按天地萬物之顯跡認；本之真中理智具有判斷的經典認。因經典之指導人得理智，能本天賦盡天職；步入進化之途，顯出造物主造化之妙，方是造物主之道。否則如神話，等書，藉造物主誘人迷失真理，雖日日祈禱拜主，而不知主之真道何在；雖非迷信神佛，然其不求作人之真理；不知人之使命，不知人道爲何；日日以祈福免禍求上天國爲事。其崇認者雖亦名爲造物主，其拜事者雖惟一而不二，則是藉造物主騙人者，豈可不注意乎。

夫回教人若不能念可蘭得其真理；只恃普通宣傳的法，禮，風俗，誠謹者愈守愈有困難，侈放者愈無所範圍；二者均有痛苦。其若安心研究可蘭，後世暫不必論；卽在今生其樂非可言喻耳。然則可蘭之得傳，其由于人愛之好之乎，惜乎中國之教友，得其趣者少耳。

第三十二章 賽 志 得（叩首）

麥 加

在二十三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哎里夫，倆目，米目（二）這個經典的賦降，確是自調養普世界的主，在其中決無可疑（三）！他們不是說：是僞擬的嗎？否！那確是自調養你的主的真理，爲是叫你警告以先未得到警告的人，是望他們得中正之道（三）！」

「那個主是在六日造化了天地，及其中所有的，然後在最高所在，調整的造物主；在他以外，對於你們沒有保護者，沒有說情者，然則，你們還不聽納訓誨嗎（四）？」

「他自天至地，妥治一切，其後在一日中那些又升至于他，那個限度依着你們來算，就是一千年哪（五）那真是知道未現，與顯明，具有權威而普慈的（六）！」

「他造化每一類的事物，都是盡善盡美的，他造人開始是自泥上造化的（七），以後他使他自卑賤的水之精華上生育（八）；等到平均發育的時候，乃自他的明命賦與其中，於是乎他們乃轉成了能聽能觀有思想的啦。你們知道感謝的是很少（九）！」

〔傳〕 按此章言人在成形後，主賦與他之明命，人方有知覺思想。在前已曾言過。聖人是因明命而得天示的。前後參考，聖人與人無異矣。然常人終不如聖人者，是因塵濁之體殼，蒙蔽其天真之明命，道心微而不顯，聖人是修潔致其誠，渾然天真，得顯所賦之大用耳。

此是麥加下降第七十五章，言經確是真理，無可懷疑者。

經

「他們說道：『若是我們迷誤於地中呢，我們豈能再得着從新造化嗎？』他們誠

然是隱昧悟見調養他們的主的（二〇）；你說道：「管理你們無常的那個天神，若是結果了你們以後，就將你們歸至於調養你們的主啦（二一）設若彼時你能看，作罪人的人低下他們的頭，在調養他們的主闕下將道：「調養我們的主！我們已經看見了，已經聽見了，請放回我們去，我們一定要作清廉的，我們一定是堅信的啦（二二）」。設若主意要一定，能賦與各個人的中道！可是主的諭「一定自人神中的一總，裝滿了地獄」的話，早已決定了（二三）你們既然忘了遇見今日，主亦忘了你們啦；你們瞻瞻吧，因你們已往所作的，你們永受痛苦吧（二四）」。

『祇是那些純誠信仰主的天示的人，他們得了訓誨伏身叩首，感激調養他們的主，讚主純一無比，他們是不驕傲的（二五）他們是不常側身於臥榻的，是因為恐怕與希望，呼籲調養他們的主的，是自主惠賜中使費的（二六）人豈能知道因為他們的工作給他們隱藏着眼睛的快樂呢（二七）純誠于真的人，與犯禮妄為的人，當然是不一樣（二八）；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因為他們已往所作的，樂園是招待他們的地方（二九）至於妄為不敬謹之人，火是他們的居所，每當他們將要自其中出來時，則又使他們回於其中。對之說：

「你們瞻一瞻因為你們已往欺詐成性，以真為偽，火的罪刑吧（三〇）」；主一定叫他們在最大的痛刑以外，先嘗試近期的痛苦，是望他們能回心轉意（三一）誰能比那誨之以調養他

們的主之天示，他們逃避的那些人至昏愚呢？我是必然報復作惡的人的(二二)！

〔傳〕 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主爲隱藏着種種精神上的安慰。具有真道經驗的人，自能知之，欺詐成性以真爲僞的人，在最大痛刑之外，先嘗試近期的痛苦。富有閱歷的人，亦能看出耳。

經 『我確是賦與摩西經典啦，在他的所遇中你不要疑惑，是我將他轉成了引導以色列族的(二三)因爲他們堅忍了；我在他們中設置了多數的首領，他們本着我的命令指導。他們是堅信我的天示的人哪(二四)！調養你的主，在公判的日，在他們中間判明他們已往的爭辯哪(二五)』。

『在他們以前主殞滅了多少代啦，他們步其所居之地，那不是等於告訴了他們啦嗎？在那個中確是有種種的天示(二六)，然則他們還不聽從嗎？他們豈沒看見主驅水於不毛之地，因而生出田苗來，他們與他們的家畜從之食用，然則他們豈沒看見嗎(二七)？且他們說道：「若你說的是實言呢，這個明朗化是在何時呢(二八)？」，你說道：「明朗的日子，味真的人的信念是無濟於他們的，他們是不被看顧的(二九)！」你遠避他們吧，你靜等待吧，他們就是一些等待痛刑的人哪(三〇)』。

〔傳〕 此乃麥加下降第七十五章，言此經確是造物主之真理，其論人也以中正之道。先述造人賦以明命。因此明命乃能聽、能觀、能思想、人宜本此聽觀思想去工作。純誠于真之人，聽此訓誨

讚主純一，不驕不狂的讚頌，本主賜與的體力，智力，財力去使費，毫不敢懈怠。主則因為他們的工作，爲之暗藏眼前快樂。彼妄爲之人，不信人生有公判，任性妄爲。因而無時不在焦灼之中矣。彼時以色列人一意迷信，不識經典，不知盡爲人之職者有之。任意妄爲，不信公判者有之，以此正之。所可惜者可蘭傳久，各國之回教亦有昔日以色列族之習染矣，如近人每謂伊蘭國因信仰回教人皆習成惰民，全國以乞丐爲生者不知多少，此乃道久失中之流弊，非道之不真也。道之真，是教人因其所賜之體力，智力，財力而使費，盡其被造爲人之天職耳。夫窮困固有接受人施與之權力，然若非病殘之人，不用其體力智力於社會，亦非道也。或曰若失業則將如何，失業之人若有體力智力，因爲研究學問求得真道，被人供給，施者受者均屬正當，若因失業甘心以被人援助爲當者，是自喪其天賦之本者也。其舉意以乞求爲業者，更不足論矣。其被人供給，每日所事無益於己無益於人，假道騙人金錢以爲生者更屬自虧者也。

第三十三章 叻 罕 雜 卜 (聯軍)

買地奈

在第三章後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唉傳道的聖使！你敬畏造化的真主，你萬不可依從味真的人與投機僞信的人哪，造物主確是能知的公判的 (一)；你順從自調養你的主默示於你的，造物主確是詳知你們所行的 (二)！你就是託靠於造物主，有造物主的保護足矣 (三)』

「造物主未曾置人腹中兩個心，你們指妻爲母，主不能將你們的妻，轉成了你們的母。阿人之俗出其妻不能爲他人之妻者，主亦不能將你們的養子，轉成了子，那都是你們口說的，造物主他諭的是真理。他是默導人於中正的道的^(四)。因他們父的名你們呼喚他們，那近於造物主的闕下是至公的。若是你們不知道他們的父呢，則就是在教門中你們的弟兄，你們的友好！你們已往所作的錯，若是你們心未曾決意，可以無罪，主是能恕的大慈

的^(五)！

〔已養之子令其歸宗，姓其父姓無者是同教弟兄。〕

〔傳〕

此是買地奈下降第四章彼時阿地有二種僞風，一出妻，妻不他適，則指之爲母，以斷交

合。二養人子爲子及過嗣等，此諭後穆聖之養子宰德歸宗。但此養子之風，在中國今日仍是盛行，意在己身無子可以接續宗祧且因之養老。抑不知造物主造化人類，各有使命，各賦以恩祿，得道之人纔道統者，是其哲嗣，血統斷否無關。只若是不獲主怒，無論有子無子，未有老而無祿者。蓋此乃封建時一種遺說，傳留至今，無子者因望子生出種種醜態。有子者因私其子，生出種種貪求。養子者演出種種之罪惡。爲社會計，爲達人之使命計，爲各人得脫離計，莫如提倡養老院。因其捐助之多寡待遇之。人及老邁，既可安心於道之宣傳。爲子孫者亦可安心已業。無子者亦無孤苦之憂。此亦遵經改進之一法也。

經

「聖人愛護純誠于真的人，甚於他們自己，況且他們的妻，他們的母呢！夫有血統的人，一部分對於一部分，固然是比同信仰爲教遷來的人親近，載在造物主的經典啦；

但若是你們同道的朋友間，能作勸善規過的事呢。較之彼又近啦。那亦是載之於經典中的記錄（六）！

〔傳〕 常人之愛人以血統之關係，聖人之愛人也，以道之能同。孔子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此是因道同而生出之真樂。天倫之愛，因出於真情。然有時衝突不免。若道之得同，愛是真愛。故曰莫逆。但友有義友，利友，戲友，之分。以德相勸，過失相規，以道相礪，乃賢人君子之義友；實近於血統之近親耳。若施桃而望報李，是因利而友者也。賭博冶遊，是因戲而友者也。不特不可近，且宜棄之耳。

經 『昔者主自諸傳道聖使中取得誓約，自你亦取得誓約，自挪亞亞卜拉罕摩西瑪利亞的子耶穌亦取得重大的誓約（七）爲是「他詢問一些誠實者，關於他們的「誠」。他對於味真的人，准備下了最痛的痛刑啦（八）！』

〔傳〕 誠則明明則誠，因其潔誠之程度如何，顯其天賦能盡天職之程度如何。至賢者渾然純誠顯其大用者也。

經 『唉衆純誠于真的人！你們紀念造物主，對於你們的恩典着，昔者敵軍到至你們時，主對於他們派了風，及你們看不見的兵馬。造物主是能觀你們所行的（九）』。

『彼時他們自上下來至你們，你們的眼眩了，你們的心浮氣躁了，你們揣測造物主胡

思亂想的揣測啦。這是試驗純誠于真的人，震動中最烈的震動(二)，在那個時候，僞信的人與心中有病的人要說：「造物主與他的傳道欽使許約了我們的，就是欺騙而已(三)」他們中的一部分說：「唉耶斯勒卜買的那地方之名的居民！你們沒有立足之地了，你們快回去吧；」在他們另一部分就要向聖人請求許可說：「我們的家空虛啦；」實在那兒沒有空虛，不過他們是要逃跑而已。(四)設若有敵自各方面包圍他們時，繼而請他們叛亂呢。他們一定歸之，不能延誤，惟有率然而已(五)然他們以先對造物主，豈不確已約定他們不能退後啦嗎？夫與造物主約定的，豈能不被質問嗎(六)？」你說：「若是你們因為怕死，因為被殺逃啦。逃亦無濟於你們哪，那亦不過是暫時的快樂而已(七)」。你再說：「若是造物主要懲罰你們，或者要慈憫你們，是誰能阻止呢？他們在造物主以外，得不着保護者與援助者(八)！」

『造物主，他確知道你們中有故意延遲軍役者，且對他們的弟兄說「你們來同着我們吧，故參加戰役者，人數甚少，對於你們都是不肯出力的(九)！若是可恐怖的事到來之時，你看見他們是眼不轉睛的望着你，就好像死蒙住了他們似的；及恐怖已離開後，因其意在貪不正當的利，用惡言加之于你們；這些人豈能有純誠信仰呢，然造物主要註銷了他們的工作，造物主尚有何難呢(十)若是他們自意聯軍尙未能離去，或意聯軍再來呢，他們的

希望是素居于沙漠地四郊無禦敵只是探詢你們消息的人！即或使他們參於你們中，亦不過是略微應敵而已（二〇）之責。

『造物主的傳道欽使，即是：你們中希望造物主，與後世的日子，多紀念造物主的，那個人之優美榜樣，（二一）當那些純誠于真的人，看見了聯軍的時候，他們說道：「這是造物主與他的傳道聖使約會了我們的，造物主與他的傳道聖使，其論實了」。除非增加了他們的純誠信念，與服從主命而外，沒增了他們別的（二二）在純誠于真中的人實踐了造物主對於他們的那個約會，故他們中有殺身成仁的，有尙須等待的，但他們自己不能移動更改（二三），造物主因着他們的真實，酬勞之以真實。至如投機僞信之徒，因其所要而罪刑之，因其所要而復之，造物主確是多宥的多慈的（二四）』。

『造物主因他們的可怒，斥逐昧真的人哪，他們得不着幸福！純誠于真的人的戰征，有造物主足矣，造物主是至有力，至有權威的（二五）；「念經的宗教家中，有援助他們的人，但他們自城壘跳下時，已將驚恐丟在他們的心中。因為你們能殺戮一部分，能俘擄一部分（二六）！使你們繼承了他們的土地宅院，及財產：是你們未曾走過的地方，造物主對於每一事物，是大能的（二七）！』

〔傳〕

古今英雄能制勝一時者，在善運、群眾心理、應合時機、取得輿論同情耳，如昔之拿破倫

是也；其或有獨伸正義，背乎輿情者，若在封建時代，得明君賢相，亦或稍有成就，然收全功亦庶乎其難；王安石是也。夫既不得乎君上，又不同乎俗情，居子孫之位，反祖先之道，由言論之爭演成干戈之動，家族攻之，同人非之，謂其能成功，誰其信之。然穆聖以一懦弱無武的文盲，在此情形之下，居然立百世之業，不有造物主之默佑，何克致此。至於臨危授命，當仁不讓，乃賢者所難況在教之初興，無利有損，人且不肯，況參加戰乎，其真參加戰者，亦屬非普通之士，若責其無必死之心，則尤爲難矣。以此；內多觀望心存奸貪之徒；外應强悍之大敵；終能致勝者，非造物主之默佑，亦不足以成功也，明矣。主之佑戰乃風之轉向也。夫風不特在古，即在今日，科學如是昌明，器械如是精良，無論海空陸，風向於戰爭之關係仍是最大耳。我人讀此，對於彼時之投機僞信之人，不可過責，宜反躬自問，時及今日真道業已爲世界公認，信者已有四億之人，倘若爲可蘭正道出征，能否仍有彼時之現象；蓋誠者不能全無，而僞者或多於前，亦未可知耳。

經 『唉傳道的聖使！你向你的衆妻說：』若是你們願欲現世的生活，與那個現世的榮華呢？則你們來着，我給你們物質的快樂，我以合法解放了你們（二八）若是你們願欲造化的真主與他的傳道聖使，與後世的宅院呢？則造物主對於你們中良好的，準備下了最大的賞賜呀（二九）。

『唉聖使的諸宮！若是妳們中真有作可恥的事者，加倍她的痛苦至兩倍，那在造物主上是至容易的（三〇）！』

二十二

經 『妳們中之確實服從造物主，及他的傳道聖使，工作純潔的人，主賦與她兩次的賞賜，主爲她準備下尊貴的惠賜(三二)』。

『唉聖使的諸宮！妳們不可跟普通的婦女一樣！若是你們能敬謹呢，則你們的言語不要敷衍柔弱，若是言語柔弱，則心中有病的人，將生希冀啦。你們要說光明正大合禮的話着(三三)。你們安於室着。你們不要仍是以前無知的時候顯露艷裝！你們立站拜禱禮，貢獻天課，順從造物主，及他的欽使！祇是造物主，要完成室家主婦之道，去了你們的污穢，致潔你們，以成真潔(三四)。你們要紀念在你們房中已讀誦的造物主的天示，與律例！造物主確是精細的詳知的(三五)』。

『祇是順命的男女，純誠于真的男女，盡天職的男女，誠實的男女，堅忍的男女，謙遜的男女，施濟的男女，齋戒的男女，知恥的男女，多紀念造物主的男女，造物主已爲他們預備下寬恕與最大的賞賜啦(三五)』。

『當造化的真主與他的傳道欽使解決一件命令時；凡是純誠于真的男女，在他們的命令中，不能自由選擇！凡是違犯造物主與傳道聖使的人，他確是迷誤矣(三六)』。

『日前你向造物主「施過恩於他」，「你施過恩於他」的，那個人說：「你留住你的妻，你敬畏造物主着」。你將造物主顯了的那個，隱於你的心中吧。你要怕人着。然造物主，豈不是更可怕嗎？但以後宰得終實行了他的思想。主叫你婚配了她。以便使純誠于真的人，對於他們的養子的妻，實行離異後，若他們願欲亦可無罪！造物主的命令是普通人都能行的（三七）。』

『在造物主爲聖人規定了的那個上，不能有罪！是在早先過去的人中造物主的成例！造物主命令了的，是前定而被確定的（三八）！那些送達造物主使命的人，就是怕他！除了造物主以外，他們不怕任何的一個！憑着主的清算，就可以啦（三九）穆罕默德不是你們中一個人的父。他是造物主的一個傳道聖使！是諸傳道聖使的簽押畫行者！造物主對於每種事情，是至知的（四〇）。』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要更多的紀念造物主（四一）！你們要早晚讚他「純清無比（四二）」！他與他的天神慈慰你們，使你們自黑暗中出至於光明。他是慈愛純誠于真的（四三）！他們悟見了主的那天，他們的祝賀就是「安寧」！主爲他們准備了尊貴的賞賜啦（四四）。』

『唉傳道的聖人！主是派你作憑證，報喜，與警告（四五）！本着他的命令：邀人於造物

主，爲一個光明的燈^(四六)！你以着造物主尊大的殊恩，報喜於一些純誠于真的人吧^(四七)！你不要順從一些個昧真理的人，投機僞信的人！你任他們毀謗吧！你就是託靠於造化的真主，有造物主的維護，亦就足可以啦^(四八)』。

『唉純誠于真的人！若你們與同教的女子定了婚，其在合房以前，即離了婚的時候，你們對於她們不必計算期限，你們賦與她們安慰品，放她們要以善意解放之^(四九)』。

『唉聖人哪！你賦與聘禮的那些妻室，與造物主歸你掌管的婢女，在你上都爲合法。凡是同着你遷來，你的伯叔父的女兒，你姑母的女兒，你舅父姨母的女兒，在你上亦爲合法。至如純誠于真的女子，若是願欲無聘禮的許身於聖，聖人若是願欲時，婚配她亦可。但關於此條在普通的教友上是例外！主確是知道對於他們規定的婚配，與他們所掌管的！以便在你上沒有困難！造物主是多恕的，多慈的^(五〇)！在她們中你要延緩的，就延緩。你要她們來的，就叫她們來。你若尋她們中已棄了的，於你亦無傷，那是近於她們有快樂而無憂愁的。她們的各個都是喜愛你臨近她們！造物主是至知你們心中的！造物主是至知的，是能原諒的^(五一)』。

『在此以後，一切婦人於你都不爲合法，即或有貌美使你愛慕的吧！除了你所掌管的奴婢以外，亦不可更換諸宮！造物主是在每一事物上監察的^(五二)』。

『唉純誠于真的人！除非是聖人賜宴於你們，你們不可入聖人的內宅；但雖賜宴，亦不可在未熟之前，先去等候。若是邀請你們時，你們再入。你們用完了飯，即行散去。不可藉着言語聯絡。若是你們那樣，就於聖人有傷啦。聖人對於你們不好意思，可是造化的真主，是不恥於說真的！若是你們向諸宮請求物品時，則你們應在幃外求之。那是於你們的心中，與她們的心中最潔的！你們不可侵犯造物主的欽使，在他以後，他的諸宮，你們永不可婚娶，那都是近造物主的闕下最大的事^(五三)！你們顯出來的事，你們隱藏的事，造物主是無所不知的^(五四)』。

『她們的父，她們的子，她們的兄弟侄甥，她們同類的女人，及她們所掌管的人，隨便出入於她們無傷！你們要敬畏造物主！造物主確是能證明每一事的^(五五)』。

『造物主與衆天神他們都讚譽聖人。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亦要對他讚頌，爲他道安寧的辭^(五六)。彼冒犯造物主，與傳道聖使的那些人，在今生後世，造物主對於他們都有譴責，且爲他們准備了羞辱的痛刑^(五七)！本無其行，而妄誣純誠于真的男女的人。他們應負誣謗明顯的大罪^(五八)』。

『唉！傳道的聖使！你諭你的妻，你的女兒，與衆純誠于真的女子，着她們蒙覆她們的外衣，那是最合禮，而不被毀謗的！造物主是能恕的，能慈的^(五九)』。

『僞信的人，心中有病的人，與在買地奈散佈謠言的人，若仍不止住呢。我一定督促以對付他們，以後他們在那兒與你接近，亦無幾時啦（六〇）。被譴責的人，無論在那兒發覺得獲，亦是被殺的（六一）！這是造物主已往的成例。你得不到主的成例有變化（六二）。』

『人關於時限請詢於你。你說：「造物主的闕下，是知道那個！使你知道的無有什麼，抑或時限是將近啦吧（六三）！」造物主確是譴責一些個味真的人了，已爲他們預備下炎燒啦（六四）。他們是永居於其中，不得保護者，與援助者（六五）！彼時他們的面，被轉於火中時，他們說道：「咳！我們爲什麼不服從造物主與傳道的欽使呢（六六）？」且他們又說道：「調養我們的主！我們確是服從了我們的一些首領，一些大人先生啦，是他們叫我們迷誤了道啦（六七）調養我們的主！請你加倍罪刑他們，加重譴責他們吧（六八）。』』

『唉誠于真的人！你們不要像毀謗摩西的那些人！造物主已使他們的言語無關係啦。他近造物主的闕下，是有顏面的人哪（六九）。唉純誠于真的人們！你們敬畏造物主，你們說公正的言語（七〇）。然後他好規定你們的行爲，恕宥你們的罪過！凡是順從造化的真主，及他的傳道聖使者，他確是能得着最大的得穫（七一）。』

『主確是顯寄託於天地山啦。他們均不肯担負那個，且恐懼那個，而人担負了那個，人確是昏愚無知的（七二）！造物主對於僞信的男女，爲造物主舉同等的男女，一定是懲治

的；造物主對於純誠于真的男女，一定是復真的，造物主是能恕的，能慈的（七三）。

〔傳〕 聖人者，人之模範也。聖人室家，室家之模範也。治家難，治國易，古今東西，同慨者也。在中國本之詩經，禮記，示教以主婦爲家之主。主婦賢，則治。主婦不賢，則亂。故詩以關雎，膠木爲教。易以咸恒爲教也。然儒書示教大皆概括，而不深切，且有時對於素日崇拜之人物專寫其難能可貴之德行，對於普通近人之實跡，則略而不載。故尙書多以爲是僞擬。至於歷代之史，信者亦少。觀此章所記，均是普通婦人所易犯者。均是普通民衆家庭多有之現象。毫無虛構，毫無隱諱，不避毀謗，現身示教；乃古今聖哲所最難。謂其渾然造物主之明命，是諸聖之畫行者，誰曰不宜。

觀此，對宰得之妻，與東西歷史所載，不無出入。宰得奴也，不特解放之，且收爲養子，且以己之族妹嫁之，打破階級，親愛學者之示教也。然考諸「你向造物主施過恩於他，及你施過恩於他的那個人說」之辭。是宰得已有去妻之決心。聖人勸之。後終離之。且按四九節考之，似尙未同居，否則此節又何必重出。蓋如是而行。一解決養子之關係，二解決宰得與其妻的善後。在當時是一種各方滿意之處置。觀宰得在諸賢之中，始終以昌明聖道，可以想見矣。在當時在以後，外人均以娶宰得之妻爲攻擊之點。然你試想養子義子居於家中，即以東方而談，其不可言之秘密能有多少。陰姦生魔，魔陰相助，誠豈能顯，潔其能言。與其隱穢不言，何如出誠相示。因此一教，不特養子，凡無明定禁婚之人，伯叔姊妹，只是情願，亦無不可。因其有結婚之可能也；則明禁其交際，宜

斃之限，嫌方能無，禮方能守。否則本無父子兄弟之關係也，而假定關係。堂叔兄妹相處，本有嫌也，硬說無關。雙方純潔者，尚可勉強，否則魔誘擾神，淫事雖無，淫心之動，已可爲思想之穢；況有時淫事亦實現之乎；然在當時聖人雖有此默示，亦不敢率然行之，亦是畏人言耳。但終行之者，是其誠之純也。總之可蘭之教誠，果守其教，乃真能誠，乃真能得脫離也。他書之教誠，乃特殊人之所守，非普通人之所能也。對於此種事未必人人能有，可是在當時因養子而亂家風之事，非常之多。必如是不足以正之。且可蘭所示，人往々以與風俗不合，不肯遵守。加以變通者有之，不確遵者有之，但某項不遵，某項不澈底。世代演變亦終必遵之耳。你若不信，你可按近代之進化研究之，自識世界進化最高之程度，可蘭之各種示教，將不勉而至矣。

且此章對於妄造謠言、毀謗人之人，嚴加責斥；有發覺得獲被殺之罪。試想今日因不識經典、風俗印象過甚，見人遵經，妄加毀謗者有之。借徑生波、望風捕影、妄造謠言者有之。豈知此乃罪之最大者乎？

據傳摩西亦有一次因婦人而招謗，其後該婦自言併無其事，得以大白。

〔接〕 此乃買地奈下降第四章，示教存誠去僞。社會上最不宜除盡者即是僞，夫物之僞也不謂之物，人之僞也豈謂之人乎？然自古及今因風俗之習染也：人本無關係也，假設關係；豈非僞風之因乎。

同道爲朋，人果同道，能互相規勸，甚於有血統之真關係者。若非同道，一時因利害結成父子兄

弟，未幾則父子相殘，兄弟相害，載在歷史不可勝數耳。此是教誠之道也。至於人之常情，平時均以純誠於道者自命，一旦臨敵，誠偽乃能驗實。所謂殺身成仁，捨身取義。臨難不苟之士，實不可多得。至於女子虛榮心之盛，乃女子之通情。因其虛榮之好，生出種々之偽，教之言行動作保潔之道，潔保則誠矣。

夫偽行之最大之原因，即是男女之情，人因怕人言，往々生出種々可恥之事；考之東西名人小傳，實有不忍言者，因此一隱；造成偽風。穆聖乃藉宰德之事現身說法，爲千古之因假關係，隱情者告，繼定婚姻之法；定男女交接之禮；內外之限；女子防嫌之道；造謠之罪。爲婦人者，果能確實遵守；男女自可不苟。男女之結合也正當，則偽風可去十之八九矣。僞去存誠，社會未有不進步；國家未有不強盛者。近代中國之弱，實由於虛僞成風；毫無純誠之顯現耳。

第三十四章 賽

白

益 (地名)

麥

加

在三十一章之後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感讚主持天地所有，今後世感讚他的造物主，他是至公的，至知的(一)他是知道入於地中的，出於地中的，降自天空的，升於其上的；他是普慈的，大恕的(二)』。

『彼味真的人說：「時限是不能到在我們上的！」你說：「否！以知道未現調養我的

主爲誓，那是一定到在你們上的。在天地間塵星重的，亦不能遠他，比那個較小的，比那個較大的，都是在明確的規定中^(三)。以便他好賞賜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這些人才能被恕宥，能得尊貴的賞賜呢^(四)！彼在主的天示中，積極使人爲難的人，是應受最大污穢的痛苦^(五)！」

「彼賦有知識的那些人，視自調養你的主降於你的那個，爲真理，以爲是引導於有權威可感讚的主道的^(六)。可是彼味真的人道：「我們告給你們有一個人：他對於你們表示的是：「你們在各個紛碎了以後，你們再來在新的造化中^(七)」！這豈不是造僞於造物主啦嗎？抑或者他是瘋子吧！」

「彼等誠然是不信有後世的，他們是在痛苦中，是在悠遠的迷途中的人哪^(八)。他們豈沒看見在他們的前後，屬於天地的嗎？若是主要陷落他們，就有陷落的地方，若是主要屬於天的一塊，對他們掉下，亦有掉下的。在那個中，確是有歸向的僕人之天示^(九)」。

「主確是賦與大衛殊恩啦。「唉群山與衆鳥！你們同着他回聲響應着」。主使他制鐵爲軟^(一〇)，工作鎧甲，在編造之中有預定！且命之道：「你們純潔的工作着，主確是能觀你們所爲的^(一一)」」

『又賦與所羅門神風，朝是一個月，夕是一個月。主使銅礦因他瀉出。本着調養他的主的命令，有在他的面前工作的神類，對於主的命令在他們中若有違拗的呢，主叫他們嚐試炎熱的痛苦（二二）他們因他的意欲，爲他工作各座高宮，各種形像，如池的大盆，堅固的鼎鑊等。』「唉大衛的所屬！你們因爲感激工作着」。然我的奴僕中知道感激的人，是很少 CHIT 』。

『當主對於所羅門全其壽限時；他的死，並沒有一個指示於他們的；乃因地上的虫類食了他的手杖；因而他倒下了；諸神類這才明白！設若是他們能知道未現呢？他們豈能在那兒受賤辱的痛苦嗎（二四）』。所羅門雖死，仍然扶杖站立，儼若監工者一年後杖爲虫食故仆諸神方散去

賽白益人他們的住處，確是亦顯過了象示啦。昔者他們左右有兩塊果木園，曾命之道：『你們食用主惠賜你們的着，你們對他感謝着』彼等在潔美的地方，既蒙調養，又蒙恕宥（二五）。然他們違逆了。故主對於他們派遣了堆壘的猛水，易其二園；爲苦菓檉柳，稀少棗樹之園（二六）那就是主報應他們的味真哪！若不是因爲他們味了真，不能有那個報應（二七）』。

『主於他們的城與城之間，置吉慶，城市村鎮都是明顯的，其中的道路，都是有規定的，在其中晝夜旅行，都是安寧的（二八），然他們說：『調養我們的主！請你使我們能遠

征着」。他們是昏患了他們自己啦，於是主將他們置成了談料，將他們分散了成了各個的。在那個之中，確是有能忍耐的人，能知感激主恩的人之天示（二九）。

〔傳〕 村鎮顯明，交通便利，近代歐西之景況也。妄貪遠征，開拓殖民地，亦歐人近年之政策也。因歐戰演成分散，亦是近年之現象也。惜乎古今人，都是不知道忍耐，不知感激！

經 『以下里斯確是對他們實行了妄想的政策啦。除非是少數純誠于真的人，他們都跟隨了他啦（二〇）。但魔對於他們沒有支配權哪。不過主爲是要知道信有後世的人中，誰是涉疑的人哪。調養你的主是在每一個事物上監視的（二一）！你諭：你們在造化的真主以外，呼籲你們妄擬的那些個嗎？他們在天地中不能主掌塵星的重！他們在天地的中，無參加的權。在他們中對於主亦沒有幫助的（二二），除非是他已默許的那個人在他的闕下求情是無益的』。

等到他們心中驚恐的時候，乃說道：「調養你們的主示諭的是什麼？」他們答道「他才是真的！他才是玄高而偉大的」！你再到：「是誰自天地間惠賜你們的資源哪」！答道：「造化天地人神的真主」！「我們與你們是誰在中正之道上，是誰在明確的迷途中呢（二四）」？你說：「關於我們所作的罪，不能問及於你們，關於你們所作的那個，亦不能問及於我們哪（二五）」你再說：「調養我們的主，他聚了我們，然後他以着真理裁決。」

他的裁決，是真知的裁決！你再說：「你們顯示於我，你們給主續連的那些夥伴着」。不能吧！誠然造化的真主他是具有權威而公斷的（二七）。

「主派你不爲別的，就是爲人類普及了吉報，與警告！可是大多數的人，都是不明白（二八）！且他們道：「若你們說的實言呢。這個許約是在什麼時候呢」（二九）？你答道：「對你們約定的日子，你們不能求提前一時，亦不能求延緩一時（三〇）！」彼味真的人道：「我們不信這個可蘭經，我們亦不信以前的那個經典哪」設若是你能看昏愚自負的人，在調養他們的主的闕下，站立時，他們將一部分，對答一部分，懦弱的人，向強梁驕傲的人說：「若不是你們，我們一定就成了純誠于真的人啦（三一）！」強梁驕暴的人向懦弱的人答道：「中正的道，臨至你們以後，是我們阻止了你們啦嗎？不然！你們原來就是作罪的人吧（三二）！」彼懦弱的人，又向強梁驕暴的人說道：「否！你們晝夜的陰謀，命令我們隱昧造化的真主，給他設置同等的！」當他們看見痛刑時，他們暗中悔恨啦，主置枷於那些昧真的人的項上，他們的報應，不是別的，就是他們已往所爲的（三三）。

〔傳〕人之刑具，有形之枷也，罪惡之痛苦，無形之刑具也。故曰他們的報應不是別的，就是他們已往所爲的。

經 「主在各城市不派警告者則已，若是派時彼地的富貴者，必說：「我們一定是否認你們是被派的（三四）」且他們說道：「我們具有多數的財產，多數的兒女，我們不能被罪刑（三五）」！你答道：「調養我的主，能因他的意欲，伸縮他惠賜的資源哪。可惜大多數的人是不明白（三六）」！近主的闕下你們以那個財產兒女求近前，是不能近的！近主，除非是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他們方能因其工作，獲得加倍的賞賜，安居于高宮的人哪（三七）！那些積極在主的天示中，與人爲難的人，在他們上的痛苦是被發現的（三八）。你說道：「調養我的主確是因他的意欲，在他的奴僕中能伸縮惠賜他們的資源哪。你們施濟人什麼物，他隨跟着，就施濟於你們哪！他是惠賜至優的（三九）」。

〔傳〕 普通人之思想，以爲有了財產，有了兒女，生既可無憂，死亦可無辱；因是失掉了純誠的信仰，純潔的工作。抑不知惠賜之資源，主之於造物主，是能隨時伸縮也。賽白益人之地地變遷，城市焚毀，是其例也。夫造物主之示人也，是真理。裁決也，亦是真理。決不似魔之導人，以妄想推測也。

所謂妄想推測者，類如漢族之喪葬，均按諸生世推斷陰間，燒種種之紙活，以爲死者可得。且魔有時假物誘之，使確信之。無理之迷信，已不堪言。然在中國人，雖得正道，然因不識阿文，道久失傳，未免亦有風俗之習染，類如爲祖先舉行之生死紀念之嘽經，有慎終追遠之寓意，固不可厚

非。然考其初興，乃由於祖、先、來、至、東、方，守道至篤，後人與漢人雜居，恐爲其語言風俗所移。乃於祖先之生死紀念日，讀誦研究可蘭真道，以求道之所在。然風習愈久，通習阿文者愈少，留傳近代，已成一種儀式，一種風俗，邀者既不識經之意義，讀者能詳其意義者亦少。幾乎亦有一種生意的現象，殊爲可悲。且美其意曰：後人給祖先請阿訇師夫啐經，藉着師夫阿訇的祈禱，給父祖求恕宥，豈知可蘭已諭「除非主已默許的人，在他的闕下，求情是無益的」。之辭乎。或又有辯之者曰：「不是藉着念經人的面分，是藉着可蘭真經的面分」。若如是而言，誰拿着一本可蘭跪着作祈禱不可。又何必念經的人呢？總之讀者、聽者，既均不知意義。豈非如瞎如聾乎，且因此風所染，即在教中之誠者，有時亦因財產兒女動情感。其有財產兒女之人，以爲我生時，雖未近主之道，死後有人給我邀人念經，亦可以得脫種種痛苦。豈知財產兒女近主的闕下，是無濟的之諭乎。且夫世界進化，人智已開，讀外國文而不知意義，只恃妄擬推測之迷信說法，豈能守住此道？爲補救之計，作生死之紀念祈禱尙無不可。但啐經之師夫阿訇將真經之意義，研究明白，隨時按真經原文譯出示教於人。庶幾讀者，知其所守，聽者亦知所遵。此世界真光，或因以不失。否則，再等而下之，後生青年決不聽此，教之存亡，誰任其咎乎？

經

「彼日他聚起他們的一總來，然後他向衆天神說：「這些個都是拜事你們的嗎（四〇）？」他們即時讚道：「純清哉你呀！你是我們的保護者。我們與他們不發生關係，他們拜事的，是神哪，他們的大多數是信仰他們的（四一）！」時及今日，你們一部分

不能主持一部分的損益！且向彼昏愚自負的人道：「因為你們以往的不信，你們嚐試火的痛苦吧（四二）」！當對他們宣讀真主的明確天諭時，他們說道：「這個人不是別的，就是要阻止你們拜禱事奉你們祖先拜禱事奉的」！一部分應道：「這也不過就是欺詐，作偽而已」。彼味真的那些人當真理到至他們時道：「這確是騙術（四三）」！主未曾賦與他們能讀念的經典哪，主亦沒在你之前派警告的人到至他們哪（四四）！在他們以前，固亦有以真為偽的人；可是主賦與他們的，尚未達到十分之一呢，他們就以我的傳道聖使為虛偽啦嗎？試看昔者的懲報是如何的（四五）」。

〔傳〕 天地否塞，民族流離失所之時，人希聖賢挽救，際其稍得舒困，造化主略為施恩。人即以爲自能，視聖賢爲虛妄矣。

經 『你說：「我再以着一個方法勸勸你們，你們對着造化的真主，一個或兩個站起來，捫心自問，參悟參悟，你們的朋友豈是瘋啦？他是在嚴厲的刑懲以前，向你們警告的（四六）」！再說：「我未曾向你們請求報酬！那是於你們有益！我的報酬，是在造物主闕下。他是在每個事物上作證明的（四七）」！再說：調養我的主，確是以着真理，賦降的，他是知道一些未現的（四八）」！再說：「真理來了，虛妄無理的無始無終矣（四九）」再說若是我迷誤了，我是迷陷了我自己啦。若是我得中道的呢，是由於調養我的主默示於

我的！他確是能聽的，至近的〔五〇〕」。

『假設你能看得見，當他們驚恐，不能逃脫，在最近的地方，被拿住之時〔五二〕。他們就要說：「我們已純誠的歸信那個啦」。然在較遠的地方；那兒是他們接受的呢〔五三〕？他們在以先確是隱昧那個啦，在最遠的地方，他們確是毀謗那個未現的人〔五三〕！他們與他們所望想的那個，隔的遠啦。亦就好像在他們以先，對他們的這一派，作了的似的，他們確是在疑惑迷誤中〔五四〕』。

〔傳〕「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所謂君子喻於義者，是君子本天賦，盡天職，本所知，宣化於人，不求報酬，不希工價，責報於主耳。然俗人無知，專喻於利，以爲一事一物，權利義務，是相連的，天下未有盡義務，不求權利之人。偶然遇之，爲聖賢者雖出諸至誠，其所訓誨雖屬真理，雖係有益於人；亦必有種種涉疑，必以爲是欺詐，必以爲是手段。此乃古今東西以小人而度君子之常情。不必穆聖當時之環境也。各地各時皆然耳。然聖賢君子，既不汲汲於名，亦非汲汲於利，乃本其至誠盡天職，非有真理，豈能自信。真理既至，凡因風俗之迷誤，因人情之私好之信仰，自然不能存在，雖着一時之反對，久則仍是無存。此穆聖特立獨行，毫不矯揉，純誠靈性，得以大成也。

不肖近日因發表土淨禮，遭頑固的人反對，讀此數節，頗覺自慰。余既非教長求報於人，又非瘋

狂，豈肯自迷，迷人乎，然彼頑固者，亦有所想望，好像他們以先的人似的。我盡天職而已。其文語體，情已表盡，實可效也。

〔按〕 此是麥加下降第五十八章，彼時最疑惑的事就是死後復生，乃引賽白益故事，以明現世亦能現出昧真者之懲罰！且彼時最迷信神能，乃引大衛之昌明鐵甲，所羅門之使用神風，以證神不如人。然人若隨魔之妄想，則遠於主；將不如神矣。

彼時有二部分人，一部分是迷信神話，不遵此可蘭之真理；一部分是富貴人，自恃財產兒女之多，不聽訓誨。若與今日相較，亦頗近之；試觀回漢之鄉風，忌諱之事不知多少；妄求之事不知多少；豈是純一者乎？至於擁有金錢勢力的人，近年以來，因其一時之盛，無論任何真道，他也視為平常。在他的意念，只是有錢，有子孫，即可自足矣。在社會求一信仰純真，本天賦純潔的工作者，實不可多得耳。

造物主之造人也各有使命，因有使命，則與以相當之體力智力。人只能因其所賦，使用體智，未有無天祿者。天祿所得，誠者昧者固同有份定，然因其信仰純否，工作潔否，其享受也有苦樂，能悟者自能知之。至於富者以濟人爲天職，若吝而不施，則天祿不永，或漸漸消滅，亦是社會常見之事實，有眼者自能識之。

第三十五章 法 推 雷（創造者）

麥 加 在二十五章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咸讚造化的真主，他以着兩翅，三翅，四翅，的天神爲欽使。因他的意欲，在他們的造化中，他增加之。真主確是在每一個事物上大能的（二）！造物主對於人的慈惠，開放的那個沒有能留止的。他留止的那個，在那以後亦沒有能派遣的！他真是具有權威而能公判的（三）！』

『唉世人！你們紀念造物主對於你們的恩惠。在造物主以外，尙有造化者，自天地中惠賜你們的嗎，沒有能主者，惟有他！然則你們被遷到那兒去啦（四）。他們不是以你爲欺僞啦嗎？但以前的諸傳道聖使，他們確也是以欺僞的人視之！然一切的事情，終久被歸至於主（四）』。

『唉世人！主的約會是眞的！你們不要爲目前的生活所騙哪。你們不要被人以着造物主的名騙了你們哪（五）！近來宗教家大多假造物主的名騙人神魔確是你們的仇敵；你們要拿他們當仇敵，他確是要邀請同情於他的，以便他們成了火獄的同伴（六）』。

『味眞的人應受嚴厲的痛苦，純誠于眞純潔工作的人，應被恕宥，得最大的賞賜，乃

理之自然（七）。豈可以修飾惡行，自以為美好的為是呢？造物主是因他所要迷棄的人迷棄之。因他所要默導的人默導之。你對於他們不可動心的懊喪！造物主是至知他們所行的（八）。

『造物主確是派了風颯起了雲，驅至於草木已死的村鎮，然後土地在那已死之後，再復生長，復生亦是如此（九）。』

〔傳〕 甚矣魔之亂真也，對於無宗教信仰之人，則驅於樂利，主張強權，儘其自己的能力，完其自己的慾望。良善者，僅可保己之不違法，視無代價指導社會之著述，無名利之施濟，均是迷信。誘之日在爭麵包之中，與下等動物無異。其有宗教信仰之人，利用種種神術，以迷惑之。其不迷信神鬼，認造物主者，則假造物主之名，以惑之。誘之棄掉為人之使命，日希天國。誘之成神成仙，放棄為奴之職。誘之日夜不息，盡其為奴之禮，失其為奴之職。誘其捐納失中，妄取妄與。誘其因循，單迷信的信仰，失其真經之真理所在。誘以繁法美文之末，失真經真道之本。誘以救世救人之善，失其自修順命之道。此均藉造物主以騙人者也，可不畏乎。

經 『人誰不希望尊貴呢？然尊貴的一總，是造物主所掌！是故其言潔者，能升至於他，行修者能上至於他，彼陰謀作惡的那些人，應受嚴重的痛苦！這些人的陰謀終久是敗壞的（一〇）。』

『造物主造化你們先自以土，繼而由之於精，以後又爲你們置匹配，若非是以着他的知，婦人是不能懷妊產生。壽也，天也，確是在規定中！這些個事情，在造物主上，確都是容易的（二一）』。

『兩個河海。飲這一個水的滋味，是至甜的。飲那一個是苦鹹的。二者雖不同，都能在那裡頭取用新鮮的肉食，都能在那裡拿出裝飾品飾用。你再看舟在那兒分水而行，去尋找主的恩典哪！然則你們豈可不知感謝嗎（二二）？』

『他使着晝而夜，夜而晝，他支配日月，循着定期行駛，那是調養你們的造物主。一切主權是統屬於他的。在他以外，你們呼籲的那些個，他們不能主掌絲毫（二三）！你們呼籲他們，他們聽不着你們的呼籲！設若他們能聽見，亦不能答應你們哪！在公判的日子，他們是要隱起了你們以他們貳主的事！他們示知於你們的，決無詳確的例子（二四）』。

凡說神話都是漂渺無稽決無像可關經之詳確者。

『唉世人！你們是貧而求於造物主的！造物主是富而無求，被讚頌的（二五）！若是他要呢，他能去了你們，拿來新的造化（二六）！這個在造化的真主上不足稀奇的（二七）！負責的人，不能負他人的責任哪！若是負擔重罪的人，呼籲人擔負他的那個時；雖有近親的關係，亦不能代負一事！嗣後你要警告的是：「那些以着不能覺察敬畏調養他們的主，立

站拜禱的人」。凡是致潔的人，他的致潔確是有益於他自己！末月歸終都得到至於造化
的眞主（二八）。

『瞎子能與有眼者能一樣嗎（一九）？！黑暗能與光明一樣嗎（二〇）？！暴熱能與陰影一樣嗎（二一）？！活的能與死的一樣嗎？造物主能使他意欲的那個人聽見。可是你不能使墓中已死的人能聽見哪（二二）！你不過就是警告者而已（二三）。主以着真理派你報喜與警告！在已往的各民族中無不有警告者（二四）他們現在固然是不信你！可是在他們以前的那些人，每遇以着光明的經典，法定的典籍，明白的天示之傳道欽使到在他們之時，他們確亦是不信（二五）！以後主拘拿了那些昧眞者，看看主的懲罰是如何（二六）』。

〔傳〕 試觀世界各教，聖人已死，無經典之教已不足稱。有經典之各教，其經典不是淺膚之神話；即是玄奧難親之玄理。求一簡單平易明白，真切之經典，捨可蘭尙無出其右者。此非本教內之私言，乃世界之公評也。試取世界史綱章爾斯之言讀之其曰：「其爲教也，富於仁愛，寬宏，親愛之精神。簡單明瞭。取其教義及方法，可使詭詐無定，分裂不相容之廣大世界，一變而爲親愛信託之境。以達於天國。其中不以永行讚頌禮拜爲虔誠，亦不獨崇聖徒，僧人，及受洗之君主等。凡百信徒皆屬平等」。觀其對可蘭之認識，實非中國教徒所及，我等能不愧乎？

經 『你沒看見嗎？造物主自天空降雨，因之而生出種種顏色不同的菓品，在山上顯

象紅白深黝不同之色（二七）；人類動物家畜等，亦有如是種種不同的顏色；然惟有他的奴僕中，有學識者方能敬畏造化的真主！造物主，真是有權威能恕宥的（二八）。

『那些有學識的人：他們是能讀誦造物主的天示，他們立站拜禱禮，他們自主的惠賜中明暗着使費，他們是希望永久不朽的業（二九）！故主全了他們的賞賜。增加於他們，他的恩典。主確是能恕的，能回賜的（三〇）。』

『主自經典中默示於你的那個，是真理；是證明以前的。造物主對於他的衆奴僕，一定是詳確的監視的（三一）！以後繼承這個可蘭經的人們，是主自他的衆奴僕中選拔了的！但以後他們中有虧其自己的，有竄立中途的！其能本着造物主的命令，依次前進，求真善的，才是得着最大殊恩的呢（三二）他們是將入爾德尼樂園的！他們在其中的裝飾是金銀珍珠的寶釧，他們的衣服是細軟哪（三三）！他們讚道：「感讚拿去我們憂愁的那個造物主！調養我們的主，一定是能恕的，能回賜的（三四）！以着他的殊恩叫我們住在能站得住的宅院，在其中既不能遭痛苦，亦遇不見疲勞（三五）！」「彼味真的那些人，理應遭受地獄之火，對他們既沒判決，則他們如何能死呢？然對於他們的那個痛苦，亦不能減輕！這就是各個味真的人的報應（三六）！」他們在其中呼喊道：「調養我們的主！請你叫我們出去吧！若是我們出去，我們一定要工作純潔，不作以往工作的那個啦！」「主豈沒給你們

納訓諭的年限嗎。警告早已臨到你們啦，誰是在其中納訓諭的呢。然則你們現在受吧！昏暗自負的人，沒有援助者（三七）」。』。

『造化人神的真主，確是知道天地間未現的，確是知道人胸中的（三八）！他○○○○地○○○○上○○○○為○○○○代○○○○化○○○○者○○○○，其凡味了真的人，他的味真是傷了他自己啦。味真的人們的味真，近主的闕下，沒增加別的，就是怒惱（三九）味真的人的味真，除了自虧本身沒增加別的（四〇）』。

〔傳〕 試觀中國的回教，豈非繼承可蘭者乎。爲何不知其中之真理呢。知之者，亦不過枝枝節節，斷章取義而已。求在教長中，能有一貫之精神者，試問近代尙有幾人乎，是自虧自己者呢，是屹立中途者呢，其日在艱難困苦之中，誰曰不宜。夫人若果真達可蘭之道，真明可蘭之內容，我敢自信，一定是生而無憂無愁，安樂其處，死更有榮者耳。所可惜者，普通人不能堅忍求道，以一知半解，簡而自傲。認主雖誠，而認道非歧則誤；猶之乎有人誠意去京師，若不得路引，似乎盲者之行。既得路引，有在中途妄耗光陰不得前進者，有在中途迷於歧途者，可不慎乎。

至於味真者流，因私自自傲，故意隱昧，徒自失其代聖行化之天職。日在炎炎之中，他人視之以爲可榮，而其衷心之苦，已不堪言，舉目世人，誰能逃此。余每與知交談心，自己承認是日在痛苦之中。然他自己不能自拔。親友亦莫能爲力。只有坐受而已。余之此言，非是妄擬，讀者若能靜思自己，靜觀他人，人生環境，苦樂之真自得，乃知余言之非妄也。

經

『你說：「你們豈沒看見嗎？在造化的真主以外，你們呼籲的那些神鬼人物，能否顯示於我在地上他們造化了的是什麼。在天上他們有什麼共同的事嗎。抑或者，主是賦與了他們經典，他們能在其上分辨是非嗎？」既然不是如此，昏愚自負的人，彼此互相的邀請，亦不過是互相欺哄而已。』(四〇)祇是造化的真主能制止天地的更動！若是他兩更動了，在他以外沒有一個能制止他兩的！他真是能原諒，能恕宥的(四一)』。

『且他們以造化的真主發重誓：「若是警告的人真能來到他們時；他們一定是較比任何民衆的一個人，是得正道的」！然警告的人，真來到他們之時呢，而他們越法兒的逃避(四二)，越法兒在地面上驕傲，且陰謀作惡焉。然惡謀所及，不是別人，就是他的本家！他們沒有什麼靜候的，不過是已往的成例而已。造物主已往的成例，你永不着變化！造物主已往的成例，你永看不見有更移(四三)』。

『他們豈沒在地球上旅行嗎？他們豈沒看見在他們以前那些人的結果是怎麼樣？他們不是比他們還有勢力嗎，可是在天地間，沒有一個事情，他們能使造物主無能！他是至知的，至有能的(四四)。設若造物主因人所作的，拘拿人啦，在表面上就沒有一物之遺！雖然如此，可是造物主要延緩他們至一定的期間；若是他們的期限到來時，造物主早已詳視了他的衆僕啦(四五)！』

〔傳〕 夫道之指導，莫能出乎可蘭之右者。可蘭未昌明之時，人誰不希望昌明。一旦有人昌明，試想安心研究者有幾人，他不特不研究，他反到以自己的「知半解爲道而驕人。對於眞道不是說長，就是論短。你若着他照樣的研究昌明，他不特全部無暇，即一二章他亦不能。在他的心思，可蘭是眞經。但譚譯昌明未出于己手，已卽要設法破壞。抑不知主之成例，你不能變化！」

至於世界時及今日，如是的紊亂，誰不思有眞理之現，以挽此厄運呢。然世人無論什麼主義，一言以蔽之，都是自私其國，自私其族，自私其黨，不過由各人之私，易成族國之私耳。求一「人我同胞，物我與也」之主義，恐不可得。既有私則有僞，宣言均是大同救世，實際確是自救其私。言行相違，純眞之道，豈能實現。眞既不現，希望和平，緣木求魚者也。然於茲若有眞道昌明，明知理眞，亦必昧之。且用種種陰謀破壞之，彼非不愛眞也。是因私之重也。然得眞者自樂，不能樂人。昧眞者自苦，亦不能苦人耳。時及今日，回教民族復興是一事，可蘭眞理昌明是一事也。回教民族乃因得道失道而隆替。可蘭指導人心言行之道，無時不在發揮昌明中，而人不覺耳。試觀回教族在近數百年中，豈不至衰微也。而可蘭反在此數百年中，爲歐美人認識，人豈可不參悟乎？

第三十六章 亞

心

麥

加

在七十二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亞阿，西尼(一)誓曰可蘭天經(二)是至公的。你確是一個傳道的聖使(三)在中正之人道上的(四)，是具有權威普慈的主下降的(五)，爲是警告世人的！在他們以前的父祖未受過警告，故他們都悞憤(六)！諭誥在他們的大多數上確已實現了，可是他們仍是不純誠信真哪(七)！乃因主置枷於他們的項，托在他們的頰，所以他們才昂首閉目(八)！置牆堞於他們的前後，遮覆了他們，故他們雖有眼也看不見道(九)』。

〔傳〕 此節乃是形容當時，不聽穆聖講演的人民，所謂昂而閉目不觀者，是其驕傲自滿、情障太深之表現，主因其有驕傲之氣、情障之蔽，使之表現昂而不觀之態、猶如受枷之拘、被堞之障者也。按人之聽聖賢聞人講演，必須俯首默思，目注心想，方得悟道，若內動驕矜之念，外蔽於情慾之障，化之以理則不喻，警之以刑則不畏。雖有至聖當前，亦無法使之入道耳。

經 『你對於他們已否警告，都是一樣，他們終是不能歸信哪(一〇)』。

〔傳〕 彼等慾盛迷心，凡一切是非均以慾之是非爲是非，已喪其良知良能之是非；既失其良知良能之是非，無論如何的勸化、不能聽也。

經 「你要警告：服從，訓誨，以着不能覺察，敬畏，特慈的主的那個人，你拿着恕宥，與尊貴的賞賜，報喜於他 (一一)。」

〔傳〕 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蓋以人惟其能有畏也，則能承受訓誨；遷善改過而入於正道。若其無畏於慈主者，換言之即無畏於天命者也。無畏之徒，其頑抗不化，非可理喻者也。

經 「主確是能使死者生，主記載他們供獻了的；與他們的遺跡；他將每樣事物，會計於明確的典型中 (一二)。」

〔傳〕 主使死者復生，俗人有疑者，試想主能將天地造有。從數千倍顯微鏡而不能視之處造生，生性已盡而復歸於死。科學無論如何昌明，而不能使生者不死，無者爲有。然則主之大能非人可推想；既能將無者造有，死者命其復生，當然亦能。

經 「你爲他們舉一前例：「昔者城市的人，有傳道的聖使到在他們上 (一三)。」主原來對他們派的是兩個人，因爲他們以他倆爲虛僞不信之。繼而又派第三個，幫助他們。於是對他們說道：「我們確是對於你們被派來的傳道欽使」！城市的人答道：「你們不過是同着我們一樣的人，特慈的主不能降什麼；你們不過就是欺詐而已 (一五)」！衆使者道，「我們是因爲你們被派來傳道的！調養我們的主是知道：在我們所負的責任，沒有別

的，不過就是明確的宣達而已。(二七)。衆人道：「我們所遭受的不幸，都是因爲你們。若是你們再不止住呢，我們一定以石頭擊打你們，你們一定要遭受我們最痛的苦刑啦。(二八)！」衆聖使道：「你們既是着不幸，豈不更宜聽納訓誨啦嗎，不然，你們真是一些妄爲的人哪。(二九)！」有一人自城市的遠方卒然而至，說道：「唉衆人！你們服從衆傳道聖使着(三〇)！你們服從他們，他們不向你們請求酬勞！他們是得中正之道的人哪(三一)！」。

〔傳〕 二使者一名業合雅，一名郁努思，第三使者名救摸歐，城市安他秦。彼時有旱災，草木盡死，故衆人怨諸使所致，明白送達卽是奉主之命，將正道送達於衆人耳。

二十三

經 『我爲什麼不事奉造化我的呢，你們終久被歸至於他(三二)！我豈可在他以外，崇拜其他多數的主嗎；設若是特慈的主，要叫我遭禍患，他們的說情是無濟絲毫的，他們亦不能解脫我呀(三三)！我若是那樣，我就真是在顯明的迷途中啦(三四)！我確已純誠於調養你們的主啦，請你們聽從我吧(三五)』。

〔傳〕

造物主之真道是在天下，跟隨傳道聖使之入，古今無地域之限。前古的成例，聖人下降，

往往遠人來服，家鄉親戚反輕視之。穆聖之時，首先從之者多遠方人，然則以地域國界族系論道，豈知道者乎。

經 『或謂之道：「請你進樂園吧！」信者自道：「唉！我希望我的這些人，他們明白^(二六)調養我的主，是因何恕宥了我，且將我轉成了尊貴的人啦^(二七)」。

『在那以後主對於那個民衆，未自天上降下什麼兵馬來！主向不用降什麼哪^(二八)！不過一聲喊，他們亦就消滅啦^(二九)。可惜衆僕！傳道的聖使不臨到他們則已，每一臨到，則他們必對之嘲笑輕視^(三〇)！他們豈沒看見在他們以前，主殞滅了多少代啦嗎？他們不能歸至於他們^(三一)一總都得集現於主的闕下^(三二)』。

『地是對於他們的一個顯跡：死地主使之生，自其中使出籽粒，然後他們從之食用^(三三)。又在其中置棗樹葡萄的園。又使泉水自其中流出^(三四)。他們食用的菓品，不是他們親手製作的！然則他們還不知道感激嗎^(三五)？讚純清哉主！他造化了各個的陰陽匹配，有由地生的，有屬他們本身的，尚有他們不知道的那些個^(三六)』。

『夜是對於他們的一個象示：自晝脫去而成夜，他們即時就處在黑暗之中^(三七)。太陽的運行是在它的定處，那是至有權威至明哲的預定^(三八)！給月定了若干宿宮，漸漸的歸至於新月樣^(三九)。日既不能觸得月，夜亦不能先於晝。各循軌道游行^(四〇)』。

〔傳〕 我人每觀天地之大，萬物之衆，日月之循環，胎卵濕化之生生不已，動植鑿之取用不竭。益嘆真主之所以生化無窮，而萬物之所以往復不已也。

經 『昔者載他們的子孫於滿載的舟中，又爲他們造化類似舟船等。着他們乘用，亦是對於他們的一個天示（四二）』。

『彼時若是主要淹沒了他們，沒有一個能拯救他們的（四二）！除非主的慈惠，沒有能解脫他們的，使他們生活至一定的期限哪（四三）』。

〔傳〕 昔者挪亞時代，有洪水下降，主先諭挪亞造船，載其信徒，及物類以避難，考其降洪水之由，蓋以彼時人道滅絕，互相慘殺，雖有大聖挪亞苦口婆心，善爲勸告，奈彼時默慾橫行，不可善化，致招主怒，以滅絕之。按此節觀之，似乎神話。然就近年以來，世界之現狀考之，道德高尚之國家，悠久長存。橫暴縱慾之國家，天災人禍？若以經濟科學衡之，凡是弱小民族早宜滅絕，何以宜亡而不亡。且強者而反弱。蓋冥冥之中，仍有所主，不可迷信人之萬能也。治國者其深思之。

經 『或者對他們說：「你們敬畏你們以前的那些個成例，你們要敬畏你們以後的那些罪刑着。希望你們能被慈惠（四五）！但是調養他們的主的天諭不來到則已；若來到時，則他們就要對之逃避（四六）」』。

『或者對他們說：「你們自調養你們主的惠賜中施捨！」那些昧真的人，對那些純誠

信真的人道：「我們豈可以與人食物呢，若是造物主要給食物的那個人，他自然就給他食物啦，你們這真是在顯明的迷途中（四七）」。

〔傳〕 人之富有，乃造物主之恩賜，我人宜念主有普慈之意，不獨擅其恩，分惠於人，乃我富人之天職。若在昧真者流，既不知認主，則又不知感主之恩，故勸之施捨，則不聽，且以純是君子爲愚迷耳。

經 『且他們說道：「若你們說的是實言呢，這個警告是在什麼時候呢（四八）？」就等着他們紛爭不已的時候，一聲喊即拿住了他們啦（四九）。到在那個時候，他們不能遺囑，亦不能歸回於家了（五〇）」。

〔傳〕 世界的末日，是世人互相紛爭不已時。以人事衡之，若世界人類果紛爭不已，殺人利器日新月異，天雖不崩，地雖不陷，而人類亦有自然滅絕之慮矣。可不畏哉！

經 『號令一吹，他們自穴中忙着至於調養他們的主（五一）他們說道：「唉！誰自我們的睡臥的地方將我們喚醒啦，這就是特慈的主約會了的嗎？這就是諸傳道聖使所說的實現啦嗎（五二）？」那就是一聲喊，他們的一總，忽然就集現於真主的闕下（五三）！到在這天，人不能被虧絲毫！你們的報應沒有別的，就是你們已往的所作（五四）！祇是樂園的人，今天是在事務中的快樂者（五五）他們同他們的伴侶，是在綠蔭之下，靠坐於沙發之上（五六）他們

在其中享受新鮮的菓品，及他們所呼要的〔五七〕安寧的諭誥來自調養普慈的主〔五八〕。

〔傳〕 此以上所言，有謂是世界末日以後的現象，意似杳茫；然以造化主之大能觀之，亦是普通事而已。總之人之認主，萬不可按人之知識推測，主既能造化世界，亦能處置世界。其顯跡有人可推知者，亦有不得推知者；且此種優遇，若果得道，生世已能享受，若果昧真，一旦劫到，豈能見容乎。

經 「唉作罪的人！你們今天離開吧〔五九〕！」唉阿丹的子孫！沒跟你們約會了不叫你們事魔？他確是你們顯明的仇敵〔六〇〕你們事奉主，這才是中正之人道〔六一〕！你們中大多數的人，確是被他迷誤了，你們爲什麼不解悟〔六二〕！這是與你們約會了的那個地獄〔六三〕因爲你們已往的味真，你們今天進入吧〔六四〕。

「在今天主封住了他們的口，使他們用手對答，他們的腳證明了他們已往的所爲〔六五〕假設主要一定迷抹他們的目，他們馳驅道路焉能觀視〔六六〕！假設主要一定就地變其形，他們既不能往，亦不能來〔六七〕！主有長其壽在造化中顛倒之者，他們豈可不解悟嗎〔六七〕。」

〔傳〕 先賢云，人之生也，由弱小而強壯，由強壯而老弱，即主之更轉造化也。彼其不悟人當活時，能有如是之更轉，況其死後乎？

經 『主未授詩學於他(穆聖)且詩學亦非宜於彼，彼所任者就是教化明確的可蘭天經(八六)，爲是警告那個心活的人，對於味真的人，有實行懲罰的宣諭(七〇)』。

〔傳〕 古云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蓋所謂心死者，即人心沈淪於嗜慾，而不知出也。凡心活之人，因聖之警告，則能轉念自復耳。

經 『他們豈沒看見嗎？主親自爲他們造化牲畜，使他們掌管(七一)着其馴順，其中有能乘的，有可食的(七二)他們因之能得種種利益，種種的飲料，他們豈可不知感激嗎(七三)？』

〔傳〕 人能製造器械，利用生物。對於動物雖一蟲之微，亦不能造化。凡是動物，均由於造物主造化，而人獨能支配各物。主之貴人無以復加，而人反爲自能，反要自爲主者，豈非大逆乎。

經 『彼等在造化的真主的外，拿出了好些個主宰，是希望他們被援助(七四)他們不能援助他們哪，他們對於他們，不過是護送於刑場的兵馬而已(七五)』。

『嗣後你不要顧慮他們的言語，主確是明白他們的秘密，與他們明顯的(七六)！世人豈沒看見嗎？主是自精的元子造化了人，以後人反成了顯明的對抗者(七七)，忘了造化他的。反爲主舉譬喻道：「誰能再復活那腐壞的骨頭呢(七八)」汝道：「在初次造化了的主，他能復活他，他是至知各個造化的(七九)！」」他能爲你們寓火於綠樹之中，以後你們方能燃哪(八〇)』。

〔傳〕 不知認主之人之所最疑者，是枯骨復活之意。然人總不默想、人之成人、乃由於科學所不能分析之微微精虫而成者也。

經 『造化天地的那個主，豈不能造化他們的那個樣嗎？當然能！他是善於創造的，他是深知的（八二）！當他打算一種事物時，他的命之曰『有』，則即有矣（八二）。讚他是純一無比的，萬有事物的主權是掌之於他的，你們終久被歸至於他（八三）。』

〔傳〕 此乃麥加下降四十一章，諭從聖，遵經，誠信後世。人生最大之禍惡，即是不聽從賢者之講道。聽從賢者，若不遵經，只是希望聖賢解救，等於不聽。再三鄭重可蘭是訓誨，是警告心活之人的。總而言之，回教人若只是尊仰穆聖，不遵可蘭之教化，或不了然可蘭所訓誨者，雖然不是昧真之人，亦是迷路之人耳。

第三十七章 要

法

提（列隊）

麥

加

在第六章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順序排班宣誓（一）應禁止者禁止（二）然後宣讀教典（三）你們的主一定是獨一的（四）是天地及其中間所有的主，是調養東方的主（五）。』

『以着群星裝飾了最近的天空（六）監視各個背逆的邪魔（七），他們聽不見高等的議論哪，

他們是自各方被棄的(八)，被逐的，應受永久痛苦的(九)他們不竊聽則已，若一竊聽，即隨之以輝焰之痛懲(一〇)。

〔傳〕 示諭信仰必純，方能得慈得安。無論神魔人魔，均是以一知半解亂世者也。試觀乩語無高深之言論。可以驗出矣。且中國俗語亦云，「若是真神仙，決不言人間事」然則今日漢人極力迷信乩巫，豈非愚乎。

法禮賢明，認識純正，尊重賢學，守正不阿，雖有陰謀詭計，亦可燭照；雖有小人，亦不得幸進，即有鬼賊之技倆，亦不敢顯露。小人即邪魔之類，邪魔之類，無論神人，均已被棄，決無卓見，不過藉其一知半解，不清楚，不顯明之術，惑人而已。

調養東方的主，意日出東方，天之明朗，先自東方，東方一現明朗，則神魔檢跡矣。

經 「你詢問他們，是他們造化了最有力的呢。是主造化了的呢？主確是自黏土上造化了他們啦(一一)！夫如此你固是驚嘆了，可是他們仍是譏笑(一二)！若是教誨他們的時候，他們不聽教誨(一三)他們每看見一個天示時，他們則要譏笑之道(一四)：「這不過就是明顯的詐術而已(一五)。若是我們死了我們就變成了土，跟骨頭啦，還能够叫我們復活嗎(一六)且我們已往的祖先，怎麼樣啦(一七)」你道：「是！你們確都是愚下頑固的人(一八)」嗣後若到一聲喊的那天，他們亦就都看見啦(一九)。他們那時將說道：「唉！可惜我們哪！這

就是因果報應日的那天嗎？(二〇)』這就是你們以先不信的那個分辯是非的日子(二一)。

『你們聚起昏愚自負的人，及他們的伴侶，及他們在造物主的外拜事的那些個(二二)，然後你們導他們於地獄的道吧(二三)。繼而停步詢問他們(二四)：「你們爲什麼不互相援助

啦呢(二五)？」蓋他們今天是順命的啦(二六)！若他們此時彼此互相詢問呢(二七)？則他們將道：「你們當日豈不是叫我們偏右啦(二八)」。他們答道：「否！你們向來就沒純誠于真

(二九)！我們對於你們沒有支配權哪，你們原來就是迷誤的人哪(三〇)！調養我們主的判辭，在我們上業已決定啦，我們就受吧(三一)！我們使你們迷誤，但我們也不是不迷誤的(三二)！

』他在此時共同在痛苦中矣(三三)。這就是主對於作惡的人的辦法(三四)』。

〔傳〕昏愚之人，無論何等賢聖降臨，他總是不聽。且互相結黨，以抗真理，自是其愚。一旦大劫臨頭，素所事奉的，無論人神，已變虛僞。素所崇尊的，已成無能。素所倚恃的，已成無勢，惟有互相怨懟，共同忍受而已。

經 『昔有人對他們說過：「除了造化天地人神的主以外，沒有能主的！」他們驕傲不服(三五)；且說道：「我們豈可因着一個狂妄的詩人，就棄了我們的衆主嗎(三六)？」抑不知真理到了，大多數的傳道聖使證實了(三七)，你們就是受一受最大的痛苦吧(三八)！你們的報應沒有別的，就是你們已往的所行(三九)！惟有造物主的奴僕中，被選的虔誠

者（四〇），這些個人他們方能享受顯明的惠賜（四二）：新鮮的菓物；他們是被定為尊貴者（四三），在爾得尼樂園（四三），他們是互相安於枕蓆的（四四），環使以飲料之盃（四五），飲之潔白而有味（四六），既不傷飲，亦不醉人（四七），他們的近使是明眸不妄視（四八），如卵的裡皮之婢媵（四九）。他們彼此互相談論（五〇），其中有一個人道：「昔者我有一個同伴（五一）他說：『你真是信以為真啦嗎（五二）？若是我們死了，我們豈不都成了土與骨頭啦嗎？我們還能被懲罰嗎（五三）？』」其他的道：「你看終如何（五四）？」及他看見他是在火獄的中間呢，隨即道：「唉！主！你幾乎就使我墮落啦（五五）！若不是調養我的主的恩惠，我亦必得現於刑場啦（五六）！大概除了第一次死，我們就不能死啦吧（五七）！我們就不能被罪刑啦吧（五八）！這就是最大的得獲（五九）！按這樣工作的人工作吧（六〇）」。

『是希望那個最好的筵席呢？是希望那個贊滾的樹呢（六一）主置了那個樹，確是為折磨一些個昏愚自負的人哪（六二）！那個樹，確是自火獄之底（六三），發出來的（六四）！他那個花果，就好像魔類的頭（六五），他們一定要吃那個，且因之而滿腹（六六）以後他們又雜之以火液（六七），所以最終一定歸於火獄（六八）！蓋因他們所得的，是他們的祖先的迷誤（六九）！他們順着他們的足跡奔馳（七〇），在他們以前大多數的人確是迷誤之故（七一）！但主在他們中確亦派過警告的人哪（七二）！你看除了造物主的虔誠的衆僕外（七三），被警告人的結果，是

如何的啊(七四)』。

〔傳〕 夫人認道不清，認主不真，因其所想、主權之認識有不同、主義之抱負有不同。本於患得患失之心，其求祈之對方，生出多數之主。一方面仰恃於人，一方面禱乞於神，一方面自作主張。一方面從祖先之舊道，一方面因風俗之習。每遇一可疑之事，衷心疑二、寢食難安，若彼純誠之士識其真理，篤行真道，心一不二，純而不雜，夢隱神安，在生世已獲安寧之賜。已得飲食之味。其在後世則更勿論矣。然昏愚之人所遭受之痛苦，亦非格外，是其素行而已。但得道之人能識己之所享，昏愚之人有時雖日在痛苦而不識耳。其不識之因雖多，而以未來之希望爲主。猶之乎、昔日歐州大戰時之法國，廢了多少財產生命，得了曇花一現的勝利光榮而已，惜哉！居今之世，能不墮入于昏愚者有幾人乎？

經 『昔者挪亞確呼籲主啦，可賀哉！他答應啦(七五)主自最大的災難解救了他，與他的家眷哪(七六)！主使他的子孫存留於世(七七)！主對他在後人中遺留下(七八)：「挪亞是世界中的安寧者(七九)！」這就是主酬勞善人的樣子(八〇)。因爲他們是主的奴僕中的純誠子真者(八一)在他以外之人，主都淹沒了(八二)』。

『屬於他一派的有亞卜拉罕(八三)以他的安定的心，來至於調養他的主(八四)。彼時他向他的父親，及他的國人說道：「你們拜事者是什麼呢(八五)？你們想在造化的真主之外，

妄擬多少主嗎（八六）？你們對於調養普世界的主，作什麼樣的感想（八七）！於是他觀一觀星他說「我病啦」（八八）！視星辰以識天地之大然後假辭托病不與衆人同去拜像於是衆人棄彼而退（八九）亞卜拉罕暗自到在諸佛像處說：「你們爲什麼不能吃東西呢（九〇）。你們爲什麼不能說話呢（九一）？」他又暗自以右手打之（九二）於是他們急趨於他（九三）。他道：「你們事奉你們彫塑的嗎（九四）？造物主造化了你們，你們工作什麼呢（九五）！」他們說道：「你們爲他建築一個建築物，然後你們將他擲在烈火中吧（九六）」。於是他們對於他要施行惡謀，主將他們轉成了失敗的（九七）亞卜拉罕道：「我一定到在調養我的主那兒去，不久他就要默導我（九八），調養我的主！請你賜於我一個清廉的（九九）！」於是主以一個大器量的童子，爲他的吉報（一〇〇）。以後當他達到能隨他工作的時期。亞卜拉罕道：「唉小子！我在睡中，看見我被命殺你，然則你的意見以爲如何？」他的子道：「父！請施行所被命的吧，若是造物主意要呢，你就能看見我，是忍耐的啦（一〇一）！」當他二人順命，額角倒地時（一〇二）。主諭之道：「唉亞卜拉罕！夢已施行過啦。主酬勞善人確皆如是（一〇三）！」這就是對於他明顯的一個試驗（一〇四）。以後主以最大的犧牲物贖了他（一〇五）。遺聞於後世的是：「安寧是在亞卜拉罕上（一〇六）！」這就是主酬勞善人的樣子（一〇七）。因他是：主的奴僕中一個純誠子、真的人（一〇八）主以着清廉的傳道聖使以斯罕格爲他的喜報（一〇九）。主賜福於他，及以斯

罕格。在他們倆個人的子孫中，有真善的，亦有公然昏愚他自己的。」

「主確是會施恩於摩西及亞倫啦。主確是解救他們倆與他們的民衆，自最大的災難中，因爲主援助他們，所以他們能得勝利，主賦與他二人光明的經典。主默導他們二人於中正的人道。遺聞於後世者是：「安寧是在摩西與亞倫上。這就是主酬勞善人的樣子，乃因他們二人亦是屬諸主的奴僕中純誠于真的人哪。」

「以洛亞斯確亦是被派的傳道聖使！昔者他對他的國人說：「你們豈不畏懼嗎？你們豈可拜事白爾來棄掉了最高的造化者嗎？造物主是調養你們的主，亦是調養你們以前祖先的主！但是他們仍是不信他，于是除了造物主的虔誠奴僕外，他們都是被現於刑場的！遺聞於後世的，就是：「安寧是在以洛亞斯上！」這亦是主酬勞善人的樣子，蓋因他亦是主的奴僕中純誠于真的人。」

「盧圖確亦是屬諸被派的傳道聖使！除了他的老妻，是在留困中，餘者他與他的家眷的一總，主都解救了。繼而消滅了其餘的人，你們晝夜在那兒經過，你們豈不覺悟嗎？」

『猶努斯確亦是屬諸被差的傳道聖使 (一三六)！昔者他逃至滿載的船上 (一三七)。猶努斯負有傳道之

責，彼因人民頑固難化，乃遜世求安登舟而舟至海中停止，乘客曰：「此中必有逃入，否則舟不能停止」，此是素往的經驗大家以括囊取決之。故他跳

下海去，爲魚吞了。於是他後悔了 (一三九)。若不是因他素是純粹讚主的人 (一四〇)，一定

要在那肚腹裡頭等到復生的日啦 (一四一)。因魚救得上岸以後主令棄之於曠野，他已垂危啦 (一四二)

主爲他生長了瓜的植物 (一四三)，以後主又派他到十餘萬的民衆去宣道 (一四四)，以後他們

都歸信了他，主叫他們享受至於相當的期間哪 (一四五)』。

〔傳〕 按諸節觀之，天園之爲樂，聖使之所以爲聖；不過「安」之一字。蓋夫人果能自安其天，

無時不樂耳。然涵養工夫，以得安爲最難；得安之道，必先知所止，知止之道，在求造化之本源。

知造化之本源，則人能純誠歸信造化天地人神之真主矣。能純誠歸信於造化主則安矣。故均曰「因

屬於純誠之類」耳。

試觀列聖均是以懦弱之身，居於昏暗強暴頑固不化之羣，終得造物主之默佑，解救，而得安寧者

也。且不只列聖也，凡人果得真道，或是主之選民，在危險患難之中，必被解救，素有經驗者或能

識之。然雖蒙解救，安之幸福一時尙或未必能獲，其能獲安者，必經過種種試驗，或憂，或懼，亦

或擾之以夢，亦或厄之以難，其必堅忍不移者，乃得真道。道得，乃得安樂之幸福矣。且夫人各有

主之大賦，其苟且偷安者，主必懲之，昔者不肖，曾一度遜世，未幾變起家奴。此後雖遇任何煩難

亦不敢厭世，歷此後數年所臨均險地，所處均安寧。然則人之天職未完，豈可偷安乎。

經 「你問問他們「女兒是屬諸調養你的主，男兒是屬諸他們的嗎（二四六）？抑或者主

造化了的天神，是女性，他們在場嗎（二四七）？他們豈可本着他們的妄造說：「造物主生

子啦（二四八）」！他們確實是妄言的（二四九）！他豈能選女於男子之上嗎（二五〇）你們怎樣判

斷的呢（二五一）？你們豈可不參悟參悟嗎（二五二）？抑或者你們能有明顯的憑據嗎（二五三）？

若是你們說的是實言呢？請將你們的經典拿來（二五四）」。

「且他們將主與神間，編成宗族親戚之關係。神確是知道：他們一定將被現於刑

場（二五五）！但造物主的虔誠的奴僕（二五六）關於他們所說的念：「造物主是純一無比

的（二五七）。蓋你們與你們所事奉的（二五八），除了應當進火獄的人（二五九），你們不能擾亂

哪（二六〇）！我們都有一定的地位（二六一）！我們排起班來（二六二），我們都是讚造物主純一

無比的人哪（二六三）！而他們一定要說：「假設我們自前輩有傳來的訓誡呢（二六四），我

們一定亦是造物主的虔誠奴僕啦（二六五）」！他們隱昧了那個，但是他們不久亦能明

白（二六六）」。

「主確已對於主的被派的傳道奴僕言之在先，他們一定是被援助的（二六七）！主的軍隊

一定是獲勝利的（二六八）你遠避他們，到在相當的期間時（二六九），你看他們，他們不久亦

能看見（二七〇）。他們何須積極求主的罪刑呢（二七一）？若等到真降於他們的院內的時候，則

被警告的人的清晨可悲 (一七二)！「你遠避他們。至相當的期間着 (一七三) 你要看他們不久亦終能看見哪 (一七四)！」對着他們所說的那個念：「調養你的主，調養尊貴的主，是純一無比的 (一七五)。衆傳道聖使已獲安寧啦 (一七六)，咸讚造化天地人神調養普世界的主 (一七七)。」

〔傳〕 此乃麥加下降第五十六章，言邪魔無多少智識，利用小術誘人而已。一旦刼到，從之者被從者，乃互相怨對，聖賢與從聖賢者，無論經若何之天災人禍，亦是安寧的。然因邪說入人已深，神話流行社會，穆聖無論若何之本之主諭宣導，亦是不信，惟有暫時遠避，靜俟昏愚之人昧真之流，着報而已。

第三十八章 要

得 (字母譯音)

麥

加在五十四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要得，茲以可蘭天經確是訓誨爲誓 (一)，隱味真理的人，一定是在自尊驕傲異議反抗中 (二)！主在他們以前殞滅了多少代啦，以後他們雖呼籲了，可是到了不能逃免的時候啦 (三)』。

〔傳〕

昔日阿地有可蘭之道，無可蘭之文。似乎中國知有造物，知有天然，無說天道之正式經

典。驟然使人棄其故有之習慣，完全歸此，人不能不因自尊驕傲之常情，而生異議反抗，明矣。所可奇者，今日的回教十分尊重可蘭，但命其違可蘭之道，則異議反抗矣。你若不信，持可蘭與現在寺中所守者較，是否相合，與教長宣講之道相比，是否相合。其不合之處，他決對不能按照可蘭改正耳。

經「當他們中的警告者，臨至他們之時，他們以為奇異。味真的人們說道：『這乃是欺騙的詐術（四）！豈可以拿着好些個主變成了一個主嗎？這豈不是很可奇異的事情嗎（五）』於是他們中的貴人相率離去道：『你們走吧！你們堅定你們的衆主吧！這個事是他自己要作的（六）！我們在最後的教門上也沒聽見過這個，這豈不是他自造嗎（七）？在我們中豈能獨降訓諭的經典於他嗎？』蓋他們不是關於主的訓誨，是在懷疑中；就是他們尚未嚐着主的罪刑呢（八）！抑或者調養你的具有權威能施恩的主的慈憫寶庫，在他們那兒嗎（九）？抑或者他們是主持天地及其中所有的呢？叫他們因緣牽引吧（一〇）。』

『無論什麼樣的聯合軍，在這兒亦得失敗（一一）！類如他們以前以真為僞的那些人挪亞的民衆，爾得族，法老歐的鐵軍（一二），盧圖的民衆，色木族及山野的人，豈不都是聯盟啦嗎（一三）？豈不都是以他們的傳道聖使為虛僞嗎？以後豈不都實現了結果啦嗎（一四）？這些個人不等着別的，就是等着刻不容緩的一聲喊哪（一五）！且他們戲言道：

「唉調養我們的主！請你在清算的日子以前，先將我們應受的一部分，現於我們吧（二六）」你忍耐他們所說的話吧！你想想，我的僕大衛豈不是一個健而有力的嗎？他確實亦得誠復於我（二七）。

「昔我使山音同着他朝夕的讚頌（二八），群集的鳥皆歸馴於他（二九）。我堅固了他的政權，賦與他判斷力，與雄辯之才（三〇）！可是你知道那個爭訟的故事嗎？彼時有二人越牆到在內殿（三一）。一直入見大衛，於是他因為他們顯出驚恐來啦！他們道：「請你不要駭怕，我們是兩個爭訟的人，因為一部分，侵犯了一部分，請你依着真理於中判斷，不偏不過，指導我們於公平的道（三二）。這是我的兄弟，他有九十九隻牝羊，我有一隻牝羊，可是他說：「這一隻羊亦得歸我管理」。在辯論中他已勝過我了（三三）。大衛道：「他請求你的羊歸併於他的羊，確是虧了你了」。

『人之相聚也，除了純誠于真，純潔工作少數者外，大多數的人豈不都是一部分侵犯一部分的嗎。因是大衛自省，那是主試驗他！於是他俯身鞠躬，求調養他的主恕宥，他確實的復了（三四）。於是主恕宥了他的那個……他乃得近於主，得優美的待遇（三五）』。

〔傳〕

此節與舊約頗有出入，舊約因牝羊之牝字，演義成大衛九十九宮之故事，蓋大衛因其國富兵強，人多勢大，未免有侵犯小國之意圖，藉此兄弟之羊以警告之，以大衛之聖，尚不可侵人，

况反對穆聖之聯軍乎。以大衛之聖，尙不無過；然過能改，能復真，完全安於造物主之命，故不失其聖德也。

經 『唉大衛！主確以你在地上爲代化者，你要按着真理在人間判斷，不要循從你的私心。若是循從了你的私心，就使你迷失了造物主的中道啦。那些迷失造物主的中道的人，他們是忘了清算的日子啦，他們一定要應受嚴厲的痛刑的。』

『主造化了天地，及其中所有，豈是虛妄的！那豈是味真的人能揣測的！可悲哉，味真者的火！』主豈能使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與在地上作惡破壞的人一樣嗎？主豈能使敬謹的人，與狂妄的人一樣嗎？主賦與你吉慶的經典，是叫他們參悟那些個天示，是叫有理解力的人聽訓誨。

『主賜大衛以所羅門。佳哉！此僕，他確亦是能復真的！』昔者有人在午後獻於他千里良驥。所羅門道：「我因爲過愛於此，對於紀念調養我的主，延至於紅幃沒其太陽的時啦。你們牽於我這兒來！」於是他乃割了馬的腿，及馬的脰。

『主後又試驗所羅門，以軀體擲於他的寶座。』
古註云：所羅門有三百宮妃、七百婢女，故其子嗣亦最多，後舉一男恐被魔所害乃寄諸雲端，所羅門此舉有疏於依賴真主情形，故其子自雲中被擲於寶座試驗之。於是所羅門幡然痛悔竭誠求恕。

以後他確是亦能復真了。他道：「調養我的主！請你恕宥我，請你賜於我在我以外，沒有一個人能得着那樣的主權的，惟有你是能施的！」

爲他制服了風，本其命令順之行其所欲之各方（三六）。主又爲他制服神魔，有能建築者，有能入海者（三七），其他尚有在鎖鏈絆者（三八）。這即是我的殊恩，你不用計算着留止與施恩吧（三九）。祇是他得近於我，得優美的待遇（四〇）。』。

『你紀念主的奴僕安猶卜着，昔者他呼籲調養他的主道：「邪魔確附我以災難痛苦矣」（四一）令之道：「你以足蹀地，這個凉水可溶可飲」（四二）蹀地絕魔 洽其心身繼而主賜於他的眷屬，及同着他們相似的」慈惠是自主上來的，訓誨是濟於有知識的人（四三）。』。

你抓一把草打她，以免你破誓約！
〔註〕傳說安猶卜患病，妻子離散，是魔惑之，其醫病癒妻子復回打妻之誓在先故用草以全。 主確是得着

他是個！忍耐的佳哉此僕！他確是能復的（四四）。』。

〔傳〕 夫真道之臨，自暴自棄者流，決不聽從，不特不聽，且將聯絡同黨以攻擊之。然警告之聖，只知仰承主諭，不知聯絡黨羽。從我的人是他自己有益，不必德我，我亦助之，全其道。其不從我者，於他自己有損，他雖反對我，我亦不怕。向不用私恩小惠，巧言令色，結交黨羽以全其真也。然人心私也。愈陰暗之世，私心愈甚。無論你任何真理，若無擁護之黨徒，亦必遭群眾反對；然果是真聖，決不利用英雄手段，誘人從己也。其凡用神術，或勢力，或大言誘人，入黨入教者，無論立意是愛人，是愛群，均不出名利之私也。若真有所得之人，得之於主，成之於主，識主至真，知人事之勢力，莫過大衛，神之勢力莫能越過所羅門，然二聖王，若一稍妄則主之警告必到，况

其他者乎。

蓋人果有真知，能識卒然之變，內存敬畏，雖有一時之妄，未幾能復於真。若彼才可應變，德不中正之流，終身沉溺於利欲，雖有震恐，仍是頑抗不變。在易所謂震之九四，震遂泥矣。際此時也，魔將乘機助之矣，魔助之人，終必失敗耳。

至於病災，外因寒熱病菌，內因動情。病而動情，魔則乘之矣。魔之擾聖賢最普通的方法，即誘之妄想。因妄想而氣血不得循自然，氣血不自然，痰飲生矣。痰飲生，病成矣。安猶卜之病，是瘡瘍，此種病，氣血一循流，數日即癒。若一動感情，無時能愈。不肖對此有深切之經驗，近年雖不動心，然被擾之以夢，使動妄思，因此而病者屢。近時無論遇何夢，均念求護辭，氣血條然，能本其令者自動。以往之癱瘓沉疴，因之而愈矣。且不特不肖也，奉天昔有道德會長王鳳儀，此人素不識了，然誠而好道，中年有腿瘡，十年不愈，忽一日，聽楊先生講三娘教子，互相認過。於是自承認其非病乃得癒。因而伊四出講道，以能自認其過爲教，居然在滿成了一個偉大的道德會。蓋魔之擾人均是自驕自傲，重己而輕人，若能自認己過，知過而改，魔將無能矣。此即易之所謂，謙卦六爻，皆吉之教耳。

大衛所羅門二聖，均因自己覺悟而得復真。今人最大之病，即是自己不知過，知過者自己文飾過，自傲不肯從真理，因而日入昏愚，不得正道矣。耶穌教之舊新約與可蘭較，不及可蘭，無可諱言。然基督教人能自述其過。在回教人保存真經之信仰，實可欽佩；然不知經內示教，不知自己所行所言與

經。合。否；以。求。改。過。有。時。即。知。自。己。所。行。不。合。於。可。蘭，亦。必。引。用。小。說。故。事，風。俗。習。慣，自。飾。其。過，頑。守。其。過；無。論。何。時，亦。不。會。自。己。承。認。自。己。有。過。但。有。時。到。是。彼。此。互。責。其。短，可。是。不。能。自。責。其。過，此。其。日。日。衰。落。耳。

經 『你紀念主的奴僕亞卜拉罕，以斯罕格，雅爾格，都是有作爲而有識見的（四五）！祇是主獨選了他們，因為他們純粹的紀念後世的安宅（四六）！他們確是主的奴僕中選出來的優秀者（四七）』。

『你再紀念以斯瑪爾來，耶賽爾，載洛克夫，着他們亦是屬於優秀的；這都是遵訓誨的（四八）敬謹的人，一定是享受優美的居處（四九）。爾得尼的樂園爲他們開開了各門（五〇）他們坐於其中，隨便呼喚多類的鮮菓，各類的飲料（五一），在他們的近前，有年齡相等，目不邪視的女伴（五二）！此就是許於你們的那個清算的日子（五三）！這個是主的惠賜，一定是不能盡的（五四）』。

『在這時彼暴徒一定應受惡刑的所在（五五）！他們將入于火獄，悲哉他們的居處（五六）令他們嚐試火汁與膿痰吧（五七）！在他們的樣子外，尙有其他的模樣（五八）』。

『這一夥人，是因爲被誘同着你們進入的！』

『沒有歡迎他們的！他們確是應入火炎的人哪（五九）他們道：「否！你們豈不是亦不被

歡迎的人嗎？你們不是使着我們向前的嗎？」悲哉！他們一總的定處（六〇）！他們呼道：「調養我們的主！使着我們對於這個罪向前的人，請你使他們受加倍的火刑（六一）！他們談道：「我們爲什麼看不見我們昔者打在惡人的數中的人呢（六二）！是我們對於他們戲謔苛求啦嗎？抑或者我們眼看錯啦呢（六三）？這確是真的火獄的人互相爭辯啦（六四）你說：「我就是一個警告者而已，除了造化天地人神支配萬物獨一的真主外，再無有可稱爲主的（六五）。調養天地及其中所有的，是具有權威而大恕的（六六）。你再說：「這是一個重要的消息（六七），但是你們對之迴避（六八）！當最高的天神，他們互相爭論時，我不知道（六九）默示於我的就是：我是一個明白的警告而已（七〇）』。

〔傳〕 觀「當最高的天神，他們互相爭論時，我不知道！默示於我的就是：我是一個明白的警告者而已」。節。則穆聖之偉大，毫無假借，可以明矣。然則對於普通之傳聞，及各種神奇紀載，在當時固由崇尊穆聖而發。然崇尊過分，反傷其真，且爲得道之一障，可不注意乎。

經 「昔者調養你的主，向衆天神說：「我確是自土泥造化了人（七一），當其各部分平均時，我由我的明命吹入其中，然後令道：「你們伏身給他叩首（七二）」於是衆天神的一總都叩首了（七三），惟有以下里斯他是驕傲不肯！蓋他向來就是昧真的（七四）！諭道：「唉以下里斯！是什麼原因，使你不肯給我親自造化了的叩首呢？然則你是自傲呢，抑或者

你原就是地位高呢？」他答道：「因我優於彼！你自火上造化的我，你自土上造化的他！」論道：「你確是被驅逐的，你出去吧！」我對於你譴責，一直到在清算的日子！」他道：「調養我的主！請你姑容我到在復起他們的日子！」論道：「你可以被姑容」，到至於確定的時日！」他道：「以你的尊貴爲誓，除他們中你的虔誠奴僕外，其餘的一總，我都使他們迷誤！」論道：「確是！我再說個真的」你與他們中順從你的一總，一定是要裝滿了地獄！」你論道：「我不能因着這個向你們請求報酬！我亦不是強人所不能的」。這個不過是全世界人類的一個訓誨而已。」在一定的時期之後，你們一定能知道他的消息。」

〔傳〕

夫魔既有惑人之約，其惑人失人之資格，乃其專務、明矣。然魔用何法以惑人呢，其藉魔類之小人，奸詐之輩，以亂人道，則勿論矣。其直接惑人之法，乃藉聲色臭味觸法六者亂人之天真聲耳之覺也，色目之覺也，臭鼻之覺也，味舌之覺也，觸體之覺也，法覺效之能也。因其像之美醜善惡，因其覺官之病癢適否，使人動哀怒愛惡懼之情緒。色相交亂住而不去，而天真障矣。天真障，則所思所想乃聲色臭味觸法之相。或覺官之病癢而已。有生活具知覺，而無靈明之天真，試思與其他動物異乎，不異乎？以其天真之明命被障，而不能顯也。則失真正靈明，隨魔之性而忿妒私慾盛矣。忿妒私慾甚而魔障愈深。魔障深則言行乖錯，動止失宜，而禍患隨之而生矣。故曰忿妒私慾爲人生凶

咎悔吝之主因也。然魔障何以能去。而忿妒私慾何以不生。必由克己始。己者己之軀殼耳目口鼻等之所好也。己私克，則天真因無揜閉而得顯明矣。凡天真得顯明者，事之順逆得失皆吉昌之原因也。蓋人心中天真得明，猶之乎目得明，而天地皆在眼中。若塵星入目，宇宙易位矣。亦猶如心有住相而天真不顯，豈能本天賦而盡天職乎。

夫魔乃抗主者。神權支配之宗教，雖不盡是魔，然直接間接均有魔之關係也。蓋魔之目的，非必希人之爲惡，不爲善也。其目的，是誘人失去爲人之使命，傷損其爲人之資格而已。魔既有如是之能，造物主如何任其妄爲，使人被誘而不知造物主與人之關係呢？

抑不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夫人不識造物主者無論矣。即或識之，亦將任其自性順其性慾，其能安然順主，本天賦盡天職，完成爲人之使命者鮮矣。且愚者目用，不可理化，必有種種神奇之跡，巫魔之術，扶乩畫符邪魔作祟等事，則人不識冥冥之中，若有所主。人因神奇之有，證明造物主是確然真有。否則將落於理想之有矣。理想之有，理論無論如何真切，對於無聲色之祈禱，終屬無意義耳。故可蘭昌明於神魔靈驗多的地方阿拉伯也。試想今日道院諸人，豈不承認壇訓者乎，臨壇之神，謂之無靈，能言人之不能言。謂之有靈，對於天災人禍毫無絲毫之權能。其所能者，人亦能之；人之所以能彼反不能。謂之無，則有。謂之有則無能，然則在其上當然有造之者，主之者明矣。進而研究真道豈不得乎。若專以祈福免禍爲務，是本其私心，自入迷途，神亦不負責耳。然人因自私之盛也，神道得以興，魔道得以雜耳。

第三十九章 祖

麥

雷(衆組)

麥

加

之後三十四章
下章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此經是自具有權威，能公斷的造物主賦降的(一)。主以着真理降經典於你；你要虔誠的事奉造化的真主，純粹爲他的教門着(二)。你要知道事事都爲着造物主，方是純粹的教門哪！彼在他以外，崇拜多數的保護者之人，意謂：「我們拜事他們，就是叫他們使我們能接近造化天地人神的真主」！夫造物主關於他們其中的辯論，一定是能判斷的；造物主不能默導那個欺詐味真的人哪(三)』。

『設若是造物主要拿子嗣呢，他必於他的造化中選拔他意欲的那個！讚主他是純清無比的，他是獨一的，操縱萬物的，(四)他以着「真」造化了天地。他使日夜輪流，晝夜循環。他支配日月，循着一定的期間行駛。你要知道他真是具有權威，而能恕的(五)』。

『造化了你們，是由於一個人，爲他置了匹配呀！他又爲你們降下了八個雌雄的家畜，他在你們母的腹中，造化你們，是在造化以後的造化，是在三層暗膜中！
三層暗膜一母腹
二子宮三胎衣。

那個造物主，是調養你們的主，所有的主權統是他的！除了他以外，沒有能主的！然則你們怎麼被轉移呢(六)』。

「若是你們味真呢，造物主對於你們無求！不過是他不愛他的奴僕的味真哪！若是你們能知道感謝呢，他是對於你們喜歡的！負擔罪過者，不能負擔別人的罪過，以後你們終歸至於調養你們的主！然後他表示你們已往所作的！他確是能知道各人胸中的（七）」。

「當災難禍患遭着人時，他就呼籲調養他的主，他完全歸復於他啦！以後若是他賦與他恩典啦，他就忘了，他以前呼籲他的啦；他且爲造化的真主置同等的，爲是使人迷了他的中道！你說：「你們因爲你們的味真，享受亦是少許的，你們確是屬於火中的人哪（八）」！豈能與那夜間立站，叩首，怕後世而辦功，希望調養你的主慈惠的人一樣嗎？

你說：「有知識的人與無知識的人，能一樣嗎」？「惟有理解力的人，才能聽訓誨呢（九）」！你再說：「唉純誠于真的衆僕！你們敬畏調養你們的主！作善工的人，在今世一定能得幸福！造物主的地面是至寬的！彼完全堅忍之人之酬勞，確是無限量的」（一〇）你再說：「我確是被命事奉造化天地人神的主，純粹爲他的教門的（一一）！我是被命爲第一個順主命的人哪（一二）」，你再說：「若是我違背了調養我的主，我確是怕大日子的痛苦（一三）！你再說：「我事奉造化的真主，純粹於主的教門（一四），在他以外，你們事奉你們所願欲的吧」！你再說：「一些虧本的人，就是在公判的日子虧負了他們自己，與他們所屬的人們啦」！你要知道，那確是明顯的虧本哪（一五）！在他們的上頭有火的影，在

他們的下頭亦有火的影，那就是造物主因之而警告他的衆僕的』。

『唉衆僕！你們敬畏我（二六），彼遠了敬事魔佛，復於造物主的那些人，他們應得吉報；你報喜於我的那些衆僕吧（二七），他們既能聽教誨，又能從善，造物主一定能默導他們哪，他們是一些有理解力的人哪（二八）』。

『罪刑的判辭，在他上已確實的那個人，你如何能在火中解救他呢（二九）；彼敬畏調養他們主的那些人，他們應受河流其下，種種建築的高宮，這是主的約許，主決不能違背他所約的（三〇）』。

『你豈沒看見嗎？造物主自天空降水，滲入地中的水泉，然後因之生出種種顏色不同的穀物來。繼而晒之。顯着黃了，然後使之凋零，在那個之中，確是有有理智人的訓誨（三一）』。

『豈可不知嗎？凡是造物主因爲安於主命，啓發胸襟個那個人，他是在調養他的主之光亮上。可惜彼對於造物主的訓誨心硬的那些人，他們是在明顯的迷誤中（三二）』。

『造化的真主，降下了最完善的訓諭。兩者相較，似同而實不同的經典。怕調養他們的主的人，因之心驚肉顫，繼而他們的體和他們的心，專向於造物主的訓誨啦；那就是造物主的默導，他是因之那個導他所要默導的！凡是造物主棄之迷誤者，對於他沒有能導之』。

者(二二)彼表面敬畏公判的日子惡刑的那個人，豈能與之比嗎？彼時人將與昏愚自負的人道：「你們受一受你們已往所作的吧(二四)！」在他們以前的那些人，亦是以真爲僞的，以後痛苦由不知不覺中臨到他們啦(二五)。造物主叫他們在最近的生活上受羞辱；設若他們明白呢他們在後世的痛苦，更大呀(二六)！主對於人，確是在這可蘭經中舉種種成例，是希望他們能受訓誨(二七)！此乃是阿拉伯文的可蘭天經，沒有偏邪，是希望你們敬謹哪(二八)。

〔傳〕 人既是被造，本其造者之意，順命而行，卽爲得道，明矣。故得道之士，渾然天真，意純誠而無虛僞，心不住於法、相、病、情、企、望之上，衣食適量隨時，言行安常守分，動靜循天隨運，無患得患失之心也。若心一有住，雖目的是慈善，亦爲心之大障，因其障而不能顯造物主之用矣。凡是失掉造者之目的，不能藉之顯造者之大用時，卽爲虧本。虧本之人，在今生受羞辱，到後世若苦刑理至明耳。未虧本，能顯造者。目的之人，在今生獲幸福，到後世佳樂園，理亦至明耳。然則今世之人，善者以救族，救世，救人治家爲主義，惡者以強權，樂利爲目的。惡者固爲非道，而善者又何嘗已得道呢。求一安天順命，本天賦盡天職之人，尙可得乎。然則舉目觀之，誰是不憂，不懼，不受痛苦者乎。有志於道者，宜深思之。

經 『造物主拿一個譬喻：一個人事奉數個互相爭持的主人，與一個人順服一個主人是一樣嗎？咸讚造化的真主！可是他們的大多數，是不明白的(二九)！你確是將無常的，他們亦將是無常的(三〇)。然後你們在公判的日子，在調養你們主的闕下，辯論吧(三一)』。

二十四

經 『誰能比那在造物主上造謠的人至昏愚呢？誰能比當真道到他上，他以為虛偽的那個人，至昏愚呢？在地獄中豈沒有味真人的住所嗎（三二）？』

『以真誠而來者，及因其理真而信之者，他們這些個人即是敬謹的人（三三）！在調養他們主的闕下，享受他們所願欲的，這就是善者的報應（三四）造物主關於他們已往所作的罪過，為他們掩飾了，以着他們工作的善，酬勞他們的賞賜（三五）』。

〔傳〕 在形式看來，誰亦不能在造物主上造謠，誰也不能以真道為虛偽；若按諸各宗教的傳說，好像無一教之人，不犯此二種毛病的。若以之觀近來之各宗教家，其所持之言論，能合於真道益鮮。三人市虎，曾參殺人，謠已成真；真道來臨，誰也不信。非有特出之誠實君子，不能誠信真道，報以其所願者，豈為過乎。

經 『他們以着在主以外的那些個來威嚇你，造物主豈能不使他的奴僕安而無危嗎？凡是造物主棄之迷誤的，沒有對他能指導的（三六）！凡是造物主默導之者，亦沒有能使他迷誤的！造物主豈不是以着權威，而有報應的嗎（三七）？』

『若是你問他們：「是誰造化的天地」？他們一定答說：「是造物主」！你再說：

「然則你們豈沒看見在造物主以外，你們呼籲的那些個嗎？若是造物主以着災患臨我，他們豈能够給我們解脫了災患嗎？若是造物主以慈惠臨我，他們豈能够將他的慈惠留下嗎？」再說：「我有造物主足矣，求依託的人，就是託靠於他吧」(三八)再說：「你們在你們的可能範圍之內，盡力工作吧，我這兒亦工作呢，不久你們就要知道啦」(三九)羞辱的痛苦，是到在誰上啦，永久不動的痛苦，是落在誰上啦(四〇)」。』。

『祇是主爲世人以着真理，賦降經典於你，凡是得道的人，是益於他自己。凡是迷誤的人，他的迷誤是損他自己啦。你對於他們不是負看管之責的(四一)』！

〔傳〕 造化所在，即主權所在，人果能對造化者負責，其品已高。無論人神當然不能侵犯之。所可侵犯者是名爲事奉造化者，實非造化者賦與之使命。乃因其自私之心，妄冀聖賢以救世，救人爲名者耳。至於穆聖始終獲造物主之佑，始終無災禍臨身，在死後其道大興者；是本其真理之賦，宣示於人，人之聽否，任其自由，毫不負責強制，亦不利用神術，人權，以惑之之故耳。

經 『造物主於死時及睡時，均收回去精神界。』亦曰 其判定死者，則留止之；其派之來者，達至於一定的期間。在那個裡頭有有參悟的人種種的天示(四二)！他們在造物主以外，邀請代求赦免的嗎？你說：「設若，他們是不能主持絲毫的，沒有理解力的，他們豈能代人求赦嗎？」再說：「赦免的一總是主之於造物主，天地的主權統歸於他，你們

終久是被歸於他^{（四四）}！」「當人宣講造物主是獨一的時候，彼不誠信後世的那些人的心中，是不痛快的呀！若是宣告在主以外的那些個時，他們驟然間轉成了喜樂的啦^{（四五）}」你說：「唉造化天地，明白隱顯的主！你是能判斷你的衆僕間的爭訟的^{（四六）}」」

「設若彼昏愚自負的人，有地面上的一總，或再倍之，他們一定要以之贖買公判日子的惡刑！然自造物主顯於他們的，是他們計算不到的^{（四七）}！顯於他們的，是他們已作過的惡，包圍了他們的，是他們已往的嘲笑戲弄^{（四八）}」

〔傳〕 其不承認有後世者、無論矣；其信有後世之人，不知求道之所在，盡其爲人之道。乃本之人事推想，或託人，或託神，代求赦免，意主之判人，亦似乎法庭推事，能容納情託耳。又或恃之多金贖罪。抑不知顯示於他們的是他們作過的。圍繞他們的，是他們已往之嘲笑。其報應不能增過其所爲耳。

經 「世人當遭遇着災難時，他呼籲主，嗣後主賦與了他的恩典啦，他說道：「賦與我的那個是因爲知識」！豈不知那是試驗他！雖然，他們大多數是不明白的^{（四九）}。在他們以前的那些人，確亦說過那樣的話；但是他們已往的自爲，無濟益於他們^{（五〇）}。他們遭受的惡報，可是他們自爲的！昏愚自負的這些人，他們自作的惡，不久他們就要遭受啦，他們不能使主無能^{（五一）}！他們豈不知道嗎？造物主因他的意旨，對於某一個人的惠

賜，能伸能縮！在這個中，確是有純誠于真者的天示^{（五二）}！你說；「唉因情慾妄爲的。那些衆僕！在造物主的慈憫中，你們不要絕望，造物主能恕宥罪的一總，他確是多宥的多慈的^{（五三）}！你們在罪刑到在你們以先，歸復於調養你們的主，順命於他，否則不被佑助！你們既是明白的人宜在驟然的罪刑到來你們以先，隨從：自調養你們的主，降於你們的最完善的着^{（四五）}」。

〔傳〕 特知識能得恩典，是普通人的思想。然素有經驗閱歷之人，一定能詳「知識」固是人人宜求；然人之得祿與否，此不過條件之一而已。有其知能，不得其位，不得其時，知能毫無所用。因其環境時遇之關係，一普通常識全無的人，能位極人臣者有之。有知識學問之人，反爲人所忌。往往亦見之。蓋人雖有智愚之分，然因其所爲，造物主能伸縮其惠賜」。至于已作罪之人，只要是刑罰未到，即可自悔求宥，萬不可絕望，自是其過，自甘暴棄！夫求宥復真之道，雖由於心之一念。然復真無道，終入歧途，必求已賦降的完善經典，乃得中矣。往往見人因作惡着報，悔改其非，盲然求復，隨從盲者，入於迷信之途；失其真經之指導，頑固不化之故習。愚誠，愚慈；可嘉，亦可憐耳。

「降於你們的最完善的」句，有解「人宜順其天賦最完善的，求盡天職者」。蓋謂人之藝能，有長有短。因其所長，堅忍求之，必有結果，必獲慈惠耳。若見異則遷，因利是嗜，因投時好棄其所長，用其所短，所得者不多，而苦痛無限矣。

經 「彼時有人說道：「唉！好悔！關於主的方面，我確是忽略了，我確屬於笑罵派的一類人啦^(五六)」。或又有人說道：「設若是造物主默導了我，我亦就能成敬謹的人^(五七)」。或又有人當他看見痛苦的時候說道：「設若使我回去，我一定能成善人^(五八)」！然而主的天示確實到在你們上啦，你們以為那是虛偽的，你們自暴自傲啦。你們真是屬於味真之流^(五九)」！

「公判的日子，你看造僞於造物主的那些人，他們的面容是黑的，在地獄中豈沒有給驕傲自暴的人準備下居處嗎^(六〇)？造物主解救彼敬謹的人，是因他們有真得獲。他們既無惡報，亦無憂愁^(六一)」。

「一切事物都是造物主，造化的。他是在每個事物上管理的^(六二)。他是掌管天地的鑰匙的。隱昧造物主的天示的那些人，他們即是虧本的^(六三)。你說：「唉無知識的人們！我豈能事奉造物主以外你們命令我的那個嗎^(六四)」？「確是對於你，及你以前的那些人，默示過啦。若是你貳主啦呢你的工作一定是廢棄的了，你一定成了虧本的人啦^(六五)。你若不那樣呢，你就敬事造物主吧！你要成一個感恩的人着^(六六)」，「他們預測了的造物主，不是他的限量的真的！公判的那日，地的一總，是他的一撮，天因為他的手而收起，讚他是純高無比的！他遠高於他們的神鬼人物的衆主^(六七)！號令一吹，凡在天地中

的，除非造物主意要者外，無不驚恐。以後再吹一聲，他們立起注視啦(六八)。地面因調養他的主的光，而放光。展開了記錄。聖賢及作證者來臨，以着真理，在他們中間判決。他們不能被虧(六九)！完全賦與每人所行的，他是至知他們所作的(七〇)。

『那些個味真的人，一群一群的被驅逐在地獄，一至到在那兒，那兒的諸門，爲他們開開，看守那兒的，對他們說道：「你們中的欽使，豈沒到至你們，對你們宣告調養你們主的天示嗎？對你們警告今天的遇見嗎？」？他們答道：「誠然宣告啦」。罪刑的判辭，在味真的人上判決了(七一)，有人對他們說道：「你們進地獄的諸門永居其中吧！」可悲！驕傲自暴的人的居處(七二)！那些敬畏調養他們的主的人，分組被護送於樂園，等到他們到在那兒，那兒的各門，亦爲他們開開，看守那兒的對他們道：「祝你們安寧，美哉你們！你們進去，永久享受幸福吧(七三)」！他們讚道：「咸讚造化天地萬物的主！他實現了他的約會啦，他着我們繼承了地面，我們願欲樂園那兒，我們就住在那兒」，美哉！工作者的酬勞(七四)！「你看衆天神在最高的周圍，環繞着，以感讚調養他們的主的辭，讚頌！本着真理爲他們間解決！讚道：「咸讚調養普世界的造物主(七五)」。

〔傳〕 無論事神、事鬼、事人、事物，不如事奉造化人之主、理固明矣。然自古及今、除得真知之聖、未有能事事爲主者、即對於造物主能認識之人，亦是貳主之流。一旦大劫臨頭、天地明

朗，真理顯明，順逆分開，順者獲安寧之地。代之而興。逆者被棄永着痛苦矣。

「他着我們繼承了地面」之句，頗可尋味，且方之中國歷代之興亡，亦類此種現象，豈可必作世界末日觀看乎，總之昏暗自負、互相紛爭之世，收善後者必是順造物主之命，本天賦盡天職，不妄不逆之民衆。

試考昔者各國對於戰勝之地，無不竭力傳教，惟回教國征服各地之後，只是將經典陳列，接受與否任其自由。對於信教的人，在翁米亞朝，各省總督，且設法限制。然一百二十五年間，傳遍於歐亞非三洲，在宗教史上，傳播之速，空前未有，是何故也，豈非真理尙在人心乎。

〔按〕此乃麥加下降第五十九章，其示教認主宜純一不雜，及主無子嗣之說，與各章無異。惟已明諭「作善功的在今生一定得幸福」，對於昏愚自負的人造物主叫他們在最近的生活受羞辱，在後世的痛苦更大」。按各章全面的研究，可蘭之寓意已可得矣。

第四十章 阿 非 雷（恕宥）

麥 加
在三十九章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哈阿，米目（一）經典的下降是造化天地人神剛正嚴明的主（二），他是恕宥罪的，是准許復的，是嚴於報應而有慈惠的，除非他沒有能主者，終久都是歸於他（三）！』

除非是那些昧真的人，沒有在造物主的示諭中爭辯的，他們在各城中的虛偽轉變不足欺爾（四）！」。

「在他們以前挪亞的民衆，與在他們以後的各黨派，亦都是以真爲僞！各部分人都是想以着虛妄的辯駁，消滅真理，拘拿住他們的宣道欽使；然終爲我拘拿了他們，你看，我的懲治是如何的（五）調養你的主的諭告，在昧真的人上如是決定啦，他們確是火中的人（六）！」

〔傳〕 此是在麥加下降第六十章、主能恕人、然頑抗昧真、在天示中不服從真理、故意爭辯之人、罪在不赦。昧真者之勢力、無論如何、是無用的、二主之人、終是妄想而已。

虛僞的宣傳、物質的勢力、確可以榮耀一時。然最後仍須爲真理戰勝、此千古不移之原則也。試觀穆聖之昌明可蘭也、豈非值猶耶盛大宣傳之時乎、不特國人不援、且家族反對。百數十年乃風行於歐、亞、非、三州。時及近三四百年、回教國雖均皆削弱、在歐洲人仍重視此經、豈非真理戰勝乎。

經 「彼負最高所在，與在其周圍者，咸以着讚辭讚調養他們的主純清無比，純誠的歸信於彼。且他們爲純誠于真的人求恕宥：「調養我們的主！你的慈，你的知，是寬過了各種事物的，請你恕宥那些復於主，隨從你的中道的人！關於地獄的痛苦請你護佑他

們着（七）。調養我們的主！請你着他們與他們的祖先，他們的伴侶，他們的子孫中的純潔者，進入你會許約過他們的那個爾得尼樂園着。你確是具有權威而公斷的（八）！關於惡刑，請你衛護他們，在此日、凡是關於他們的惡刑，你能維護的，一定是你慈惠了的，那是最大的得獲（九）。祇是那些味真的人，被宣告道：「造物主的怒惱一定是比你們的怒惱你們的同人較大！昔者有人邀你們於純誠之道，而你們昧了真了（一〇）」他們道：「調養我們的主！你叫我們死了兩次，活了兩次，我們業已承認了我們的罪過啦，可是有什麼出路沒有呢（一一）？」死二次有註此世生死及改中心靈之生死的有謂每人生後必有一次死的警告得救謂之一次

「此乃由於昔者有人呼籲造物主獨一時，你們隱昧了，若是有人為主舉同等的夥伴，你們反到誠信啦。你們豈不知公斷統歸於尊大玄高的主嗎（一二），他是顯示於你們：他的顯跡的，是自天空降於你們恩典的。然除非是心能復的人，沒有能受教誨的（一三）！」

「縱然是味真的人憎惡吧，你亦要呼籲造化的真主，純粹於他的教門着（一四）。他是地位至高的，具有爾雷士的，因他的命令，擲明命於他的奴僕中，他意要的那個人，以資警告相逢的日子（一五）！那是他們顯出來的日子，他們中的一事不能隱瞞造物主。那日的主權，統歸於獨一的造物主支配（一六）！那個日子，因各人的所作，而被還報。在那一天沒有被虧的！造物主他是清算神速的（一七）。」

『你警告他們：時候臨近的樣子，羞惱成怒的心是浮至於喉的！昏愚自負的人，此時既無近友；求情亦不被允許(二八)。識睜子的不正，乃知胸中的所隱(一九)！造物主是以着真理解決。在他以外，他們呼籲的那些，不能判決一事！』造物主確是能聽的，能觀的(一〇)。

『他們豈沒在地上遊行嗎？他們豈沒看見在他們以前那些人的結果是怎麼樣？他們在地面上的勢力，及建設，豈不是比他們尤強盛嗎？然造物主因為他們的罪惡，都拘拿了他們啦，在主的方面，沒有能衛護他們的(三一)！那乃是由於諸傳道聖使以着分辨是非明白的天示，臨蒞他們時，他們隱昧了。於是造物主拘拿了他們啦，主確是有威力，嚴於懲罰(三二)』。

〔傳〕 是非公判、陰謀醜行、將現之時。昏愚作罪的人，是心浮氣塞。睜子不正的人，是好貪味真之流、際茲時真理已現，尋辭解說，與呼將伯均無濟矣。

經 『主確是以着天示，及明顯的證據(三三)，派摩西至法老及哈瑪卡倫處，而他們說道：「這是欺詐的術士(三四)」！當以着主的真理來至他們時，他們道：「你們謀害同着他歸信的那些男子，留活他們的女子着」！「味真的人，豈能有何計畫，不過就是自己迷誤而已(三五)」！且法老歐道：「你們不要諫阻我，我要殺摩西，叫他呼籲調養他的

主吧！我確是怕他變更了你們的教門，又恐怕他在地面上發現破壞（二六）！摩西道：「我確是因爲各個驕傲不歸信清算日子的人，求調養我們與你們的主護佑啦（二七）！」有法老歐族中暗中純誠于真的一個人說道：「你們豈可殺彼自稱『我的主是造物主』。且本着分辨是非明白的天示，自調養你們的主臨至你們的那個人嗎？他若是虛僞呢，那是欺騙了他自己啦，他若是真實呢，他所警告你們的一部分，一定要遭在你們上。造物主決不能默導那個妄爲欺騙的人哪（二八）！衆位！現在的主權固屬諸於你們，是在地面上顯榮的啦。然若是真自造物主來了災難，誰還能相助我們呢？」法老歐道：「我示於你們的，就是我所見到的，我指導你們的以外，沒有別的完善之法啦（二九）！」純誠于真的人說道：「唉，衆位！我恐怕在你們上遭遇昔日諸民衆的現象（三〇），類如挪亞的民衆，爾得族色木族，及在他們以後那些人的樣子似的！造物主決不是願欲昏愚其衆僕的（三一）！」

〔傳〕

此處叙摩西的故事，一示教昧真者之計畫終歸失敗，乃是自迷。二藉純誠于真者之口

述，申明道之真僞，理之所在。試以個人經驗考之，無論你如何的宣傳，無論你如何的勢力，無論你如何的陰謀，隱昧真道的人，自有史以來，亦不過一時之盛，未幾身敗名墮矣。若係真道，傳者是本之至誠，生雖不成功，死亦必大興耳。且不特真中大道然也，即一得之偏若以純誠出之，亦有所

穫。惟有昧真之流，自己迷信其能成功，其能勝人。至其終也，一着失足，一蹶不振矣。時及今日此理益顯。

聖賢之流，本其所知，宣達之於人。既不汲汲於名，亦不汲汲於利；作此背人情違風俗，招人物議，招人責難之言論，有何意義乎，若非真知，本之造物主之默示，既非瘋狂，誰肯作此無代價之言論呢。其言既本之造物主，人既是造物主所造，造物主豈欲人昏愚乎，然目視真道，仍以爲可疑者，豈非主已棄於迷誤之人乎，試想摩西尚有救本族出水火之私。穆罕默德至聖乃革其本族的風俗，習慣；着本族反對驅出者耳。背國離鄉，被崇尊於異地。不有主命，曷克致此，人可不參悟乎。

經 『唉衆位！我對於你們恐怕那個聚會的日子(三三)！在那日你們是被斥退的！自造物主的方面，對於你們沒有護衛的啦。凡是造物主棄之迷誤者，對於他沒有能指導的(三三)！在以先猶素福確以着分辨是非的天示到在你們上啦；然你們關於他拿出來的，亦不是在懷疑中啦嗎？等到他死了；你們又說：「造物主在他以後，決不能再派傳道的欽使啦」如此看來造物主使之迷路者，是因他妄爲懷疑(三四)彼不因授於什麼證據，就在造物主的天示中爭辯的那些人，造物主與純誠于真者，當然是極憎惡之。以其如此也造物主才封蔽驕傲暴虐人的心哪(三五)』。

「法老歐道：「哈瑪！你給我建設一座高宮着。以便我藉之達天（三六），我好看見摩西的主，我確推測他是欺詐的！」這就是形容法老歐的惡行，及其阻止中道！然法老歐的計劃終是無用的（三七）。」

〔傳〕 聖人之生也，人皆嫉妬之，反對之。聖人之死也，人皆歌頌之，追憶之，乃古今東西人之常情。當其生也，無論有若何之理論，人必以無證據的言論來辯難之，求其隱昧之理由；不外同比的嫉妬，差等的自尊而已。試與人共座偶然談及；某人之賢，強者怒形於言，懦者則怒於色矣，不然，則其人之同黨也。談及某人之不肖，強者悅於言，懦者悅於色，不然則其人之同黨也。至於民族盛大，地位較高之人，自恃其物質強盛兵力盛大，對於弱小民族，已有優越之感。在弱小民族無論有若何之賢者，決不肯聽從，亦古今之人情耳。然法老歐之不聽摩西，於摩西何損。不過法老歐終着滅頂耳。

經 「那個純誠于真的人又說道：『唉衆人！你們跟隨我吧！我一定導你們在中正的道路上（三八）。唉衆人！現在的生活，是暫時的快樂，後世，那才是永久的宅院呢（三九）！凡是作了惡的人，報應他沒有別的，就是他作惡的那個樣子。純誠于真的男女，其工作純潔者，他們方才能進入樂園，在其中得無限的惠賜（四〇）。』」唉衆人！爲什麼我邀你們至於得解脫，你們邀我至於火獄呢（四一）你們邀我隱昧造物主，爲造物主舉同等的，是我

素不知道的！我是邀你們到有權威，能恕宥的主的（四二）！你們爲何必須邀我至那兒呢，他們在今生在後世對於呼籲，均沒有答應的能力！我們終久的歸，是歸至造物主！妄爲的人，終是火中的人哪（四三）。不久你們就想起來，我對你們所說的啦，我將我的事交付於主啦。造物主一定是能監察衆僕的（四四）。於是造物主關於他們的惡謀保護了他，最惡的痛苦圍繞了法老歐的一派（四五）。火在他們上朝夕呈獻。報應的時候成立的日，叫法老歐的一派進入最嚴的痛苦吧（四六）。」。

〔傳〕 試觀當時埃及之人何嘗不知造物主，何嘗不知造物主爲最高。然不能潔誠求達事主之道，盡其爲人之使命者，乃由於人迷信靈驗，迷信勢力，不肯信真理，信聖哲信顯明之天示故耳。然此亦是古今東西各地之人情，不只埃及也。後人益犯此病，中國真儒似亦能明心盡性，但可惜者，經書理深，不宜於大衆化。且對於造物主雖承認爲有，但無肯切之認定。不似回之禮教，有人人拜主之禮法也。中國古雖有祭天之禮，然只宜於皇帝也。且其典禮簡略，信仰亦不純一耳。在回教每日拜禱之禮，雖然不是人人能深其意義；然自古及今，無論其意念如何，尙保守勿替，道者能見其道，寓教頗多法至善也。

經 「彼時他們在火獄中，彼此爭論，懦弱的人向那些驕傲自尊的人說：「我們是跟隨你們的，你們豈能替我們擋住火的一部分嗎（四七）」？驕傲自尊的人道：「我們都是在

這裡頭的，造物主確已判決了他的衆僕啦（四八）！在火中的人，向看守火獄者道：「請你們求祈調養你們的主，給我們減輕一日的痛苦吧（四九）」他們答道：「你們的傳道聖使豈沒以着分辨是非明白的天示臨至你們嗎？」他們道：「誠然臨到啦」乃道：「你們求吧！反正味真的人無求祈的途徑，不過迷信而已（五〇）」

〔傳〕 夫人不能無所求，然必識其所求之道。若不得其道而求，就猶如求京師失其所由之道，愈走愈遠。終不得達。味真的人之迷失正道、祈福免禍，亦猶是也。故終身焦灼，無得善果耳。

人之生也是奉命，死也是交令，是功是過自有公判。故回人每於父祖之生死日有誦經之說，意在敬聽先人背經之處，自己改之。其遵守之點，加意確守，養成純潔，以洗先人之愆尤。若只恃唸經即可得解救，念者不知，聽者不明，以此代彼，豈非迷其所求者乎。

經 『主一定在今生援助諸傳道欽使，及純誠于真的那些人，他樹立彼日以證明之（五一）。在那個時候，昏愚自負的人的自訴理由，是無濟於他們的！他們應受譴責及宅院的惡報（五二）。』

〔傳〕 對於「主一定在今生援助諸傳道欽使，及純誠于真的人」之辭，或者引穆聖死後數十年阿力及其二子均着難爲敵人殺害之事質問，抑不知造物主之佑助也是道，不是任何一姓之私。阿力及其二子雖爲穆聖之最近後裔，然彼與當時所爭者不知是在乎權利地位，是關乎保存真道，蓋夫權

利地位是主之於造物主。若果有傳道之德，主將授與，如穆聖然。雖有任何反對，亦終得主佑助耳。若其德稍有不足；或主尚未與；時尚未到；勉強求之，不論其人有何父祖，本身有何學識，均是自私，均非順者，均宜受譴責耳。若果係爲道、本身生死無關，道能得傳死猶生也，死得脫離也。捨身取義，殺身成仁，是可蘭所尚也。若爲名位之爭，如中國之封建社會，死與生，塵世均不得脫離。既不脫離塵世，如何能升進天園呢？故在中國輪迴之說，所以盛也。

經 『主確賦與摩西正道的啦，且使以色列族繼承經典^(五三)，爲一些有理解的人之

正道及訓誨^(五四)』。

『你忍耐着，主的約會是眞的；你因爲你的罪求恕宥着，你在朝夕因爲感激調養你的主讚頌他是純清無比着^(五五)。那些不因受有什麼證據敢在造物主的天示中爭辯的人，他們的胸中沒有別的，就是驕傲嫉妬而已，他們不能達到目的！你即求造物主護佑吧！他是能聽的能觀的^(五六)』。

〔傳〕 摩西固然是賦與中正之道啦，以色列族固然是繼承經典啦。然得道者，必是有理解力之

人。亦猶之乎穆聖固然是眞主派來的宣道欽使，回族固然是有可蘭經啦，然能得其經之奧義，因之而得道者亦必是有理解力之人明矣。」且夫古今之道，一而已矣，非誠潔之士，不足以得之。決不限於某族也。以色列族不咎己之失德，乃觀穆聖之得道，滿懷驕傲嫉妬，希以虛妄之理辯倒之，豈

能成功乎。雖然驕傲嫉妒亦是各教各個人之通病。人果能去此，若非自棄之流，則庶乎近道矣。

經 『天地的造化豈不是比人的造化大的多嗎？可是大多數的人，是不知道^(五七)！瞎

子既然與有眼的人不能一樣，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自然亦不能與作惡的人一樣；然你們豈可不稍納訓誨嗎？^(五八)報應的時候，一定是能來到，是決無疑義的，雖然大多數的人仍是不能純誠的歸信哪^(五九)，調養你們的主曾諭道：「你們呼籲我，我就能答應你們哪。彼關於事奉我驕傲自暴的人，不久就叫他們進入火獄。他們是可賤辱的^(六〇)」。

〔傳〕 夫航空之機不如鳥，潛水之艇豈如魚。造物主之造化勝於人之造化豈不不多、人肯安心事主而不驕傲者，古今均鮮。其有誠心信仰者，亦是本於祈福免禍之動機求主，非本其被造爲奴之使命事主耳。今人之多賤辱意由于此乎？

經 『造物主他爲你們置明朗的白晝，又爲你們置夜，叫你們在其中休息。造物主真是對於人有殊恩的！雖然如此，他們的大多數，仍是不知道感謝^(六一)』。

『彼造化的真主，就是調養你們的主，他造化了每樣事物，除了他以外，沒有能主者。然則你們如何被遷移呢^(六二)？其被遷移者，即是原來隱昧造物主天示的人哪^(六三)』

『造物主他爲你們置穩定的地；蓋覆的天；形成你們盡善盡美的形，自潔美中惠賜你們，那就是調養你們的造物主。他是至尊貴的，是調養所有世界的^(六四)，他是永生的，除

他以外無可能爲主者！然則你們呼籲他吧！純粹於他的教門吧！咸讚造物主是調養所有世界的^(六五)」。你說：「當自調養我的主明白的示諭達至我以後，我確是被禁止拜事你們在造物主以外，呼籲的那些個啦。且我已^{被命安心順服於調養普世界的主啦}^(六六)。他是造化你們，由於土，繼而精，繼而血塊，繼而你們出爲嬰兒，繼而你們達至成年，繼而你們轉成老邁，在你們中有早日收回者，亦有使你們達至於一定的期限者，要你們解悟^(六七)！他是能叫生，叫死的，當他施行一事時，他令之曰「有」於是乎有矣^(六八)」。

「你豈沒看見^{彼在造物主的天示中爭辯的那些人嗎？他們都被遷到什麼地方去啦}^(六九)。他們以經典及主派的欽使，爲不可信，不久他們亦就知道啦^(七〇)。枷是在他們的項，鎖是被拉的，先在沸湯中以後在火中，他們是被燒的^(七一)以後或對他們道：「你們在造物主以外，舉出來的那些個主，都在那兒呢^(七二)」？他們答道：「他們對於我們迷失了路徑啦，不然則是我們以先所呼籲的無可稱一物者」這就是造物主棄昧真者於迷誤^(七四)！那就是因爲你們以^{先在地上不喜好真理，且任意矜狂}^(七五)！你們進入火獄的門，永於其中着，可悲哉！驕傲自暴的人之居所^(七六)」。

「你堅忍着，主的約會確是真的。將來主或顯示於你警告他們的一部分；抑或者先完全你的壽限。然他們終久被歸至於我^(七七)！在你以前，主確是派遣了衆多的傳道聖使，

在他們中有對於你述示過的，有尙未述示於你的。但凡是傳道聖使，向沒有不憑着造物主的默許，以着天示來臨的。以後若是造物主的命令來到，按着眞理解決之時，彼妄言亂道的人在這個時候是頹喪的了（七〇）。

『造物主爲你們配置家畜，在其中有便於你們乘者，有便於食者（七九）。你們在其中能享受種種的利益，能達到你們胸中的需要，被負在家畜上，與負在船上一樣（八〇）。』

『他顯示於你們他的一些顯跡，你們是不承認造物主的那一種顯跡呢（八一）？然則，他們豈沒在地上旅行嗎，他們豈沒看見在他們以前那些人的結果是如何的嗎，他們較比他們在地面上的勢力，與建設豈不是尤強盛嗎？爲什麼他們所作的無濟於他們呢（八二）？每當他們的傳道聖使以着明白的天示臨到他們時，因爲他們自己的淺見，他們噤笑之。然圍繞了他們的，也是他們已往的嘲笑，戲弄（八三）！以後當他們看見主的罪刑時，他們呼道：「我們純誠歸信造物主，他是獨一的啦。我們已往的昧真，是因我們以前的貳主（八四）！」已經看見主的刑罰時，他們的誠信是無濟益於他們的！造物主對於他的衆僕，確有那已往的成例！昧真的人在這個時候是頹喪的了（八五）。』

〔傳〕 在中國勢力最大，建設最偉之皇帝，莫過秦始皇。焚書坑儒，收集兵器，劃分郡縣，建築長城，安內禦外之策，無一復加。然未二世，揭竿一起，天下響應。爲一無所短長之漢劉邦收拾

善後，勢力建設之不足恃也，已可想見。然人心終是驕傲自恃，終是不肯安於造物主之道者何也。文多亂道，真道不顯，人因不正當之著述，因偶得一知半解之理，以爲定則；循而行之，稱有所得，迷信不疑；久則勢成騎虎。明知其僞，亦必自圓其說；上行下效；演成一種是非顛倒、真道隱晦之世風。雖有人焉，本之真理，宣講真道，心雖首肯而勢亦不能然，社會如是，人心如斯，造化者能任其妄爲而不有以處之乎，此自有史以來，天災人禍不可幸免之主因也。

〔接〕 全章極力示教純清於主，二主者之迷誤。蓋人之成功與否，確在乎此一點。舉目世人，本之造化人者，盡其被造爲人之天職，百不一得。其皆由於患得患失，祈福免禍之私，迷信種々，心因以生障。心有所障，視而不見聽而不純，直觀已失其全，直覺則更不可得矣。且人因有一時之迷信卜筮，繼失其終身之業者，有因迷信乩語，因而敗家者，數不勝數。至於各種忌諱，雖無關係，亦是亂人思想。故在我教，有每遇怪力亂神之現，則念讚主純清之辭之教。可惜者，傳之久，人不知其用，口雖念，心不清者仍是不清。

第四十一章 粉綏來特(分析)

麥

加在四十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哈阿米目(二) 自普慈特慈的主下降了阿拉伯文的可蘭經，分析他的各種顯跡，是爲有知識的人報喜與警告！他們的大多數逃避了，他們豈能聽聞哪(四)！且他們道：

「我們的心有障，耳又沉，關於你勸化我們的時，如像我們彼此中間有隔壁；然則你工作你的吧！我們工作我們的^(五)」你說：「我就是你們一樣的人哪，默示於我的不過就是：「你們的主是獨一的主，你們求中道的道，趨向於他，你們求他的恕宥」！可悲哉以神鬼人物貳主的人哪^(六)！他們不納天課，不信後世^(七)！彼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那些人，他們的賞賜是無間斷的^(八)」。

「你再說：「你們要隱昧在兩天造化地球的那個主嗎，你們要給他安置同等的嗎？那是調養所有世界的主^(九)！他在地上置高出的山，又置種種福利於地中，他在四日規定那個經濟的支配，爲是需要的人平均哪^(一〇)以後他意向於天，天是汽體的」，主乃諭他與地道：「你們倆是順着來！或是被迫而來呢」？他們答道：「我們一定是順着來^(一一)！於是他在二日判定牠們爲七天，他在每一個天中默示了他的事務，他以着明星裝飾了那天，且看守之。那是具有權威至有明哲的預計^(一二)若是他們逃避呢，則你說：「我不是已警告了你們的天災，就好像爾得族色木族的天災啦嗎^(一三)」！「昔者衆傳道聖使自他們的前後臨到啦：「你們除了造化的真主以外不可敬事別的」！他們道：「設若調養我們的主要那樣呢，一定他就降下天神來啦。關於你們的被差，我們是不信的^(一四)」！且爾得族毫不按諸真理，妄自在地上自傲自暴的說道：「誰能比我們還有勢力呢？」他們豈

沒看見造化了他們的造物主，豈不是比他們還有勢力嗎？因他們漠視了主的顯跡（二五）！主乃對於他們在不幸的日子，派遣颶風，叫他們在今生嚐試羞辱的痛苦；然後世的罪刑，是更爲可羞！他們是永沒有援助的（二六）。

『色木族，主亦默導了他們，但是他們對着中道偏愛迷盲，於是因他們的所爲，亦用賤辱罪刑的天災拘拿了他們（二七）。至於那些純誠于真，能敬謹的人呢，主曾先解救他們（二八）』。

〔傳〕 此是麥加下降第六十一章，示諭可蘭是爲有知識人降的。彼時頑抗不可理喻之人，雖以本地的阿文最明白的方言示諭，彼等仍是假裝不明白；對着正道去走迷途；加以便佞助邪，迷信被造之物質。聖雖以至善之言勸之，仍是不化。其遭遇爾得族今世之羞辱痛苦，誰曰不宜。且喻人生之多痛苦者，乃因其得安樂之慈惠，不知感謝安命，必使之着受痛苦，方知人不能自主耳。

試考穆聖以前之各代，何嘗無宗教，何嘗不識有造物主呢，所爭者不在有否主的信仰；只在造物主是否獨一；人的中心信仰對之事奉的主，是否獨一之造物主而已，反考中國普通對於宗教的認識，不過是神之信仰而已；有時給宗教分成多神教一神教；其目基督教回教也，爲一神教；目普通社會信的，是多神教；似是而非，其不能徹底回教，固不待言矣。至於回教之本身，因可蘭經之不深究，及環境之感化，及回教之小說故事之宣傳，其有違於可蘭示教中正之人道者，不知多少。總之可蘭之示教世人，絕非普通之示道，研究者要求其異而深究之，庶乎尙易於得道。若觀其譯義

普通化，以爲不過我素日知者而已，則研究此，反資迷誤矣。

天諭顯明之後，大多數逃避，亦是古今同情。在今日回教不是人人尊重可蘭者乎，然他無事時極力的希望譯出，一旦譯出與他的私意不合，他即時逃避，他不但提倡，且反對矣。

經 「彼日主的仇敵被集於火獄，他們排列着（一九）。等到他們來至於他，他們的耳目肌膚證明了他們的所爲（二〇）。他們對自己的肌膚說：「你們爲什麼對於我們作證明呢？」答道：「造物主令我們發言，他能使着一切物都能發言哪！他是原始造化你們的，你們終久被歸至於他（二一）！你們的耳目肌膚，在你們上作證明，你們是遮覆不了的。蓋你們自己揣測主是不知道你們所行的甚多啦（二二）。你們揣測調養你們的主的那個揣測；傷了你們啦，因而你們轉成了懊喪的啦（二三）。」無論他們能忍受與否，火都是他們應得的住處！他們想求福，他們豈是能享福的人（二四）。

〔傳〕 昧真與昏愚自負作罪的人，因其耳目肌膚健全與否，在今生即可證明其罪過，況後世乎？孟子曰「眸子正，胸中瞭然，眸子不正，胸中眊然」。蓋泯滅天真之人，若果能留心驗之，未有不能現出者也。至于得道之士，肌膚老而益潤，耳目反聰明于前耳。

經 在他們的前後左右有預定的同類（即邪魔小人之類）文飾他們的行爲，因而在他們上實現了已往的那些人神的懲誡之警告啦，他們真是虧了本的人（二五）。

〔傳〕

人遭失敗，遭天譴之原因：卽是不信真理，循其私心之偏好，以感情役其意志之故耳。此種言行一方由於理智不足，一方由於環境多人魔神魔助成之耳。所謂人魔者，卽普通所謂便佞，奸貪，嫉妬之輩，環繞於左右；明知非理，故意助成之，自或認過，而彼則文飾之，環境多此，卽屬有道之人，亦或墮陷。若己是庸常之人，且因此結成姦黨者矣。姦黨一結，以侵占爲能，以袒己爲是，掠奪一世，求其一得之安慰，卽不着失敗亦常在焦灼中耳。至於神魔之助私，偶然思之，似乎不能，抑不知卜筮星相夢兆神籤，神魔均能假之助奸。但亦有時假之興道，使普通人動宗教之信仰，此中分寸，非真有所得之人，不易詳其究竟耳。

經

「彼味真的那些人說：『你們不要聽從這個可蘭經！你們在裡頭搗亂，將來你們能占勝利^(二六)』！豈知主一定是叫彼泯滅天真的人，嚐受嚴厲的痛苦！報應他們的就是他們作過的那至惡的^(二七)。』」。

「造物主的仇敵的那個報應，就是火，是他們永久享受的宅院。報應他們就因爲他們漠視主的顯跡^(二八)！彼時隱昧天真的人將呼籲啦：『調養我們的主！請你將人神中使我們迷路的那些個，交於我們，我們將他們放在腳底下，叫他們轉成了下賤的^(二九)。』」。

〔傳〕

可蘭經以文載道，以法行道之書也。道，乃古今聖賢之道，非外乎古今聖賢之道者也。在彼時因祖先的遺風，社會的習慣，一班人要隱昧之，以是其故習，順其人情。然真道終得大興。

夫眞道之興，必假乎文與法。時及近代，視可蘭爲文學之最美者有之。視可蘭爲回教法典者有之。回教之本身，因其趨向文與法之甚也，講其辭者有之，講其考據者有之，講念咏者有之，講其律例者有之，至於談其道，求其眞理所在者，求之東西均不多耳。

所可惜者，世界今日，尙文藝，尙法律，未聞有談道者。或謂道學卽哲學，因西洋無此名辭，變成一個實踐的哲學。抑不知哲學與道學似是而非，且哲學今日在西洋，已被科學壓倒，在昔日到有物心之說，今日唯心派，已倒。唯物似與科學合流矣。因其如是也，人生的究竟，也就是搶麵包，縱肉慾而已。遂由人類的本身，築成此二次世界的大戰。是否隱昧眞道之警告，我不敢言。但無論，是勝利的，是慘敗的人民，都是在痛苦中，都是在憂懼中，都是在焦灼中，已不可諱言耳。然則，昔日是以神爲主，今日是以物爲主之懲乎，或曰，人各安其天，世界無競爭，豈非退化之徵象乎，抑不知可蘭示教，人各本其天賦以求達其天職，孜孜不倦的盡其爲人之使命，不特不能退化，且益將進化耳。豈不觀偉爾斯謂世界物質文化是自阿拉伯途徑而來之說乎，總之人要明白：其對造物主負責；一定要比其對於人負責，能盡其心力耳。

經 至於說：「我們的主是造化的眞主」且踐履中正的那些人，天神對於他們下降了：「你們不要恐懼，亦不要憂愁，已先許約給你們的那個樂園你們因之快樂吧（三〇）！我們是你們今生後世的保護者，你們在其中享受你們心中所想要的吧！你們在其中享受所求祈的吧（三一）這個招待是自多恕多慈的主上來的（三二）」。』

「誰能比那樣人說的話至佳美呢，他向造物主呼籲，他純潔的工作，他的言語是：『我是安命順主的人哪（三三）！』夫善惡豈能相等嗎？你要以着那個至善的言肆應。即或彼此間有宿怨，如是亦或能成良友（三四）！但除非是能忍耐的人，沒有能遇此果者。除非是有大度量的人，沒有能遇此果者（三五）值魔類的誘惑來誘惑你的時候，你求造物主護佑着，他確是能聽的能知的（三六）！」

〔傳〕 試觀在地獄中的，都是互相爭辯的，互相怨恨的。在樂園的人，都是無憂、無懼的。至佳美的言語是安命順主的。神魔之誘人是使失去安的。識乎此今生後世之苦樂明矣。

人果能安命順主，盡其爲人之道。天神當然助之。然若直而不溫，人反抗之，魔則間之，此所以純陽得正之士，悔吝時有，古今同慨。究其所以，是由養之不足也。是以鄭重示教：「你要以着那個至善的言肆應着，即或彼此間有宿怨，如是亦或能成良友！但除非是能忍耐的，大度量的，不足有此果！」宣道之士，明白途達而已。以誠以真，用溫和的言語送達於人；人之聽否，任其自由。強人從之，或用譏諷刺激，不特人不能從，反引起反對，有何益乎，然理直之人則氣壯，故不能溫和，必也，能忍大度尙其庶乎，能忍大度說之易，行之非常之難。最不易忍之事，是無故以非禮加之，以暴慢臨之，以譏諷刺之，己若一行作反抗之思；魔則乘譏誘之，仇怨成矣。氣若稍平，出以至誠，人或爲化，亦未可知。此即易之所謂需之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耳。強忍固難，而大度猶難，人當具有勢力，理由充足之時，彼無知之徒，遇以傲慢，其能容而不反其暴慢者已屬難得。若能示

之以真，對之以善，尙其庶乎不被魔居間誘之使偏耳。在此時往々因其無禮，反其悖逆者；因其無禮，不出以誠者。魔則乘機變方誘導，禍亂興矣、際此時，唯有求造物主護佑以解其擾耳。

此乃得真道說真理之學者大難。余之一生無論如何的涵養，往往動情，誠真之人，對於此萬不可輕輕看過。宜時時的作工夫，時時的念此節天經，尙其庶乎。

經 『晝夜日月都是屬於主的顯跡！你們不要向日月叩頭！若是你們真事奉他者呢，你們向造化它們的那個造物主叩頭(三七) 若是他們驕傲不服呢，近在調養你的主闕下的那些個，仍然是晝夜不懈的，對他讚頌純一無比(三八) 』。

『在他的顯跡中，你再在地是乾的，降下了雨，鬆動而生長。夫使能生的那個主，一定是能將死的叫活！他確是在每一個事物上大能的(三九) 』。

『彼在主的天示中左右偏的那些人，他們不能隱瞞造物主！擲在火中的好呢？抑或者在公判的日子來安寧的好呢？你們工作你們要工作的吧！祇是主能監視你們工作的(四〇) 』。

『彼昧真的那些人，當教誨到在他們上時，他們隱昧了，要知那確是尊貴的經典哪(四一)。自其前後左右妄擬的均不能來，是自被讚公斷的主下降的(四二)！對你所說的，沒有別的，不過就是在你以前對諸傳道聖使所說的話而已。調養你的主，固然是能恕

的，亦是最大懲罰的（四三）。

「設若是主將可蘭經轉成了他國的方言，他們一定要說：『爲什麼用外國語，不以阿拉伯語分析他的天示呢？』你說：『他是純誠于真者的正道與醫治！至於那些不能誠信的人，是因爲他們的耳沉，眼瞎，像自很遠的地方呼喚他們似的（四四）』。」「主確是賦與摩西經典啦。然後人對此猶有異議！若不是調養你的主有言在先，一定就要解決了他們啦，他們確是在猶豫不安中的（四五）！凡是工作純潔的，是益於他自己，工作惡穢的，是損於他自己。調養你的主，不能虧負他的衆僕（四六）』。

〔傳〕 夫文以載道者也。道是千古不變的，文是因地適宜的，彼時之傳道聖使，多是以色列人，因而被賦之經典，多是希伯來文。穆聖是阿拉伯人，道雖是歷聖傳來之道，文則阿拉伯文矣。彼時以色列人只承認希伯來文的桃拉台是真經，阿拉伯文的可蘭不是真經，而有種々異議。阿拉伯人雖能明白，然因其是通俗的文章，不是神跡，則亦不誠信其能與摩西有同等之資格耳。抑不知摩西時，固有被賦之經典，然因彼時寫書之術，未昌明。紙墨全無。不過只恃竹簡木牌而已。桃拉台愈傳愈僞，此其因也。時至穆聖寫書用筆，紙代以皮矣。故可蘭傳至今日，能保其全真耳。真固真矣。然因考據辭章之盛也，法學哲學之興也，道亦不能說是不晦。道果不晦，回教民族不能如是衰微也。民族之衰落，由於失道，載在可蘭，非是臆說耳。

二二五

經 『時限的知道，統歸至於主！除非依着他的知，菓不能自花苞中出來。除非依着他的知，女人不能懷妊，不能生產哪！彼日他向他們宣告「你們給我舉出的那些同等的，是在那兒呢」？他們答道：「我們以往爲你表示的，在我們上沒有證明（四七）」！他們以先呼籲的，已離去了他們，他們自揣此時，沒有逃遁之地位啦（四八）。』

『夫人對於祈禱幸福向不厭煩，但若是遭着禍患則絕望喪志啦（四九）。若是在遭着患難以後，主叫他們稍得點慈惠呢，則他們一定要說：「這是我分所應得的！我意時限無所謂成立，若是一定使我歸至於調養我的主呢？在他的闕下，我亦是應享受幸福的！」主將來一定要發表味真者的所行，着他們嚐受最大的痛苦（五〇）！主每對人施恩時，人反逃避，且速歸至於已方。若使他們遭着禍患時呢？他們反倒多多的懇求啦（五一）。』

『你說：「你們豈沒看見嗎？在造物主闕下的，你們都隱昧了。誰能比那個在遙遠背逆中的人，至迷誤呢（五二）」？不久主在各方，及他們的本身，顯了主的各種顯跡，一直道在使他們明白這個是真理，依着調養你的主，在各種物上作證明，豈不亦就够啦嗎（五三）？你要知道，他們是關於遇見調養他們的主，生疑惑呀！你要知道，主確是範圍

每一種事物的〔五四〕。

〔傳〕 漢人的常情，遇着災難則呼天。其意天乃最大的主宰；回人遇着患難，無論他平時如何的不守教律，到此時，亦要呼主。然若是造物主與人恩典，使之安寧享祿時，他不特不知感激，且反自恃其能，或迷信是自己的命定，無論如何的真道，如何的顯跡，他不特不信，且毀謗之矣。故造物主之於人，時時的在各方，顯出人不能推測的禍福，時時在他本身，顯出不能自測的禍福。雖然，人仍是在遭遇着禍患時，能動宗教之感，禍解則自恃其計劃之能矣。常福無禍，常吉無凶之人，乃是時存敬畏造物主，朝乾夕惕，盡其爲人之使命者也。

〔主每對人施恩時，人反逃避，且遠歸至於己方〕夫可蘭者，乃主賦人最大之慈惠也，得之者安寧，獲無限幸福，不得者日在焦灼中，然人因不合於己私也，則逃避之。

第四十二章 輸

拉 (會議)

麥

加在四十一章之後下章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哈阿，米目 (一) 爾尼，西尼，格夫 (二) 具有權威至公斷的造物主，默示於你的，猶之乎默示於你以前的人 (三) ？在天地中的所有，統主之於他，他是玄高而尊大的 (四) ！天在他們的上頭似乎碎的！衆天神咸讚調養他們的主純一無比！他們爲地面上的求恕』

宥，你要知道，造物主是多恕的，多慈的(五)。

『彼在他以外拿其他保護者的人，造物主對於他們能監察！你對於他們不是負責的(六)！主如是的默示於你阿拉伯文的可蘭，爲是叫你警告首都及其周圍的人，叫你警告聚會的日子，在其中是沒有可疑的。一部分是聚在樂園中的，一部分是聚在烈火中的(七)。設若是造物主意要呢，一定能將他們轉成一個民族！但他是要他意要的那個人，進入他的慈惠中！昏愚自負的人，在他們上無有保護者，與援助者(八)』。

『他們豈可在他以外拿保護者嗎？要知道，惟有造物主他是真正的保護者，他能將死的叫活，他是在每一事物上萬能的(九)！你們在其中不論什麼事物的爭辯，均宜判之於造物主，那個造物主就是調養我的主，我就是依恃於他！我就是歸至於他(一〇)！他造化了天與地，他爲你們置了同類的匹配，他又爲你們置了家畜的牝牡，他使你們在其中繁殖，沒有一樣的事是能仿照他的！他是能聽的，能觀的(一一)！天地的鑰匙，是掌之於他的！他是因他的意欲，能伸縮惠賜的。他確是至知每個事物的(一二)』。

〔傳〕造物主是造化人的，自然是人之保護者，明矣。然造物主保護之人，是純正無私、安時順主，完其天職之人。絕不似人與人有感情，私己之關係耳。所謂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是也。普通之迷誤，類乎今日之道院，昔日某主席熱河省時，因他迷信乩壇、事事求老祖保佑，

亂訓頗有靈驗。因而他胆大妄爲，暴虐之政，已不堪言。可是神亦時時捐他的款，以救濟人，擴張道院的勢力。這豈不是神與人通私之明證乎？至於造物主不然，回教人固然是拜造物主的教，然若是回教人不按可蘭示教，純誠的盡其爲人之道，其懲罰尤甚於他人；蓋因其昧真耳。時及今日，人知恃神爲迷信，換其與神通私之意念，轉之於人，以爲某人有勢力，有權位，若得因緣可以妄爲矣。抑不知你若昧真理，昧天良，不過妄爲一時；未幾援助你者，不特不能救你，你反要爲援助者之累矣。識乎此，則知可蘭所謂佑助者耳。

經 他爲你們在教門中規定的：就是主已命令過挪亞的，已默示於你的：已命囑亞卜拉罕摩西耶穌的！意是你們中正於教門着，你們不可在其中分黨立派！貳主的人以爲你們邀請他們所趨向的，是困難！豈知造物主是選擇他意要的那個人，趨向於他。歸復於他的那個人他默導之^(二三)。總之，除非真知到在他們以後，他們生出嫉妬的那些人未有分黨立派的！設若不是調養你的主，有諭在先「准其達至一定的期限」呢？一定就解決他們啦。那些個人因爲在他們的後邊繼承經典，故在其中懷疑，因而徘徊^(二四)！以後你對此要求祈！你遵守履行中道，就像命令過你的那樣，你確不可順從他們的私心。『你說：「我純誠歸信了造物主降下來的經典啦。我被命是守你們中間的中正！造物主是調養我們的主，亦是調養你們的主。我們有我們的工作。你們有你們的工作。我們

與你們中間不要辯難哪！造物主是集合我們一總的，我們終久是歸至於他」〔二五〕。

〔傳〕 天經既明諭，不准分黨立派。何以今日回教有四大教派之說呢？蓋天示之，不准分派，是道。道乃東西古今一貫之理。摩西耶穌所傳，文雖不同，道無不同耳。道之至純，是認明造物主是獨一，至高的。彼時以色列人雖知造物主，而亦事他神。基督教雖亦知上帝主宰。然謂上帝有子。均是貳主之人。故遜之甚難。現在回教之四大教派，是法之分派。藉法行道，法可以因地，因時，而稍變通。可蘭之道，千古不可移易！

例如拜禱時，必作淨禮，洗手，足，面，抹頭，是載於可蘭者也。洗足固是天示，然因情形可變爲抹靴襪之法，此是公認的法例。此卽是最顯著的變通。蓋四大法學派之定法，乃各因時宜也。

夫可蘭雖屬真道，與往古不易，然彼繼承經典的那些人，因其所研究者，均是後人之著作，對於真知臨到，素因有互相嫉妬，而分黨立派之根性。此時可蘭昌明，豈能不懷疑而徘徊乎？設法辯難，設法攻擊，心知是真，而表面不服，乃古今讀書人之通病。夫道果真，乃本之造物主，一時雖被隱昧，終必普及。若其主義偏過，理論不足，雖假一時之魔勢，宣傳天下，未幾亦被湮沒。蓋道之得行，不在力而在理，不在人而在主。果保純潔，得之於造物主者，道隱道晦，掌之於主，不必憂也。

經 『關於造物主的道，在答復他們以後，仍是問難的那些人，他們的問難，在調養

他們的主的闕下，顯出來是故意的；他們應受怒惱，應受最嚴的痛苦（二六）！造物主以着真理降經典與天秤。時限雖然不能使你知道，只怕時限是不遠啦（二七）。彼急求那個的人，他們是不誠信那個的。彼純誠于真的人，他們是駭怕那個的。他們知道這是真理！你要知道，關於時限爭論的那些人，他們一定是在遙遠的迷途中（二八）。

『造物主他慈惠他的衆僕，他惠賜他意欲的那個人，他是有力，而有權威的（二九）！凡是喜好後世之收穫的，主在那個田苗上增加於他，凡是喜好今世之收穫的，主亦給他，但是他在後世無所得啦（三〇）』。

〔傳〕 政府之於人，有訓之以禮者，有威之以法者，當其教令，若未頒發之時，當然是許人民自由。若頒發以後，違抗之者，國法豈能相容，理至明也。然則人類失其爲人之道，造化人者，豈能任其淪爲禽獸，失其人格乎？必有以示教，理亦至明也。其地若因程度不足，經典則不頒下。若經典頒下，是其地之人民已有領悟之能。若因偏私，故意不信者，主之懲罰不可避免，亦理之自然，無足深辯。彼時阿地之人，因不信可蘭之示教，意謂你既說有報應，請造物主降下，我們看看，以此難聖。降此以答之。此亦古今頑固昧真者之通情也。主人對於其僕，尙因其所欲與否，而有賞罰，况造化人者乎？

試按僕人之對其主人，以服從命令爲原則推之；造化人者，豈不是以人能順其命爲喜乎？故可蘭

示教以安天順時爲教，常見世人，以慈善爲懷；有借債而濟貧者，有無學無力，勉強興辦學校者；善固善矣，未免有違命之嫌，乃非可蘭之示教。然人又有以守普通之禮，爲安天順命之道，日入惰怠，貽誤自己之使命者，亦非可蘭之道。可蘭之道，是因其所長，本其所守，孜孜不倦，日求真得。得矣，不私其己，供之於世，人之從否，聽之而已；學未有得，勉強人從，學已有得，秘而不宣，二者等耳。至於勉強慈善事業，雜以虛僞宣傳，以邀名者，尤爲真道之罪人耳。

經 『抑或者在他們上有一些同黨，他們沒得造物主的許可，即在教門上規定條項，設若不是有分辨的論語呢，一定就解決了他們啦。但昏暗自負的人，終久是應受最大的痛苦(二)』。

『你看昏愚自負的人，因他們所作的是戰慄的！但那個仍是落在他們上！彼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那些人，是在天堂的花園中，他們近在調養他們的主的闕下，應受他們願欲的那個，那才是最大的殊恩呢(三)！這就是造物主，賜喜於那些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衆僕的！你說：「我不因爲這個，向你們請求報酬！不過因有近親的關係而已」。蓋凡是作善者，主於其中，增加之以善果。造物主確是多恕的多賞的(四)』。

〔傳〕 夫分派立法，既未得主許可，今人因此互爭，豈非自愚乎？

自出版業發達以來，關於出版，印刷，通信社等業，在世界上直接，間接，均操之於猶太基督二

教人之手。在回教各國學者，不能說是少，然真正不索報酬之著作家不能說無；但實甚少。夫你要向出版業索報酬，必須被人支配，明矣。你既不索報酬，理要與他方不合，或破其陰謀，則必出版。以是之故，近數百年回教之著作，受了甚大影響，分了若干派別。雖由于自擾，亦因被人利用耳。識乎此，我人宜確守此可蘭純一務本之道。

世之亂也，尙感情，因家族鄉黨之關係，互相結合，互相攻擊，即所謂昏愚自負之世也；世之治也，去其家而大同，以真理爲依歸，此所謂理智之世也。理智之興，是人能好學不厭，誨人不倦；昏愚之成，是因其自信所行是善，不求真道，不訪問賢學，同情好者，互相結合，互相稱譽，遇有真理之現，因其逆于己也，則設辭攻擊；此古今之通病，人人均犯者也。

經 『抑或者他們說：「是假託於造物主的僞言哪」 若是那樣呢？造物主，就要封住你的心啦！造物主因他要消滅虛妄，故用他的諭語，實現了真理，他確是能知道人胸中的本體(二四)』。

『他是能允可他的奴僕之復真的，他是能恕宥罪惡的，他知道你們所行的(二五)，他能應許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那些人，他增加於他們殊恩！彼味真的人，應受最嚴厲的痛苦(二六)』。

〔傳〕 可蘭之真理，按現代之人心衡之，人人能通、人人能行。然回教何以不能普及呢？在他

教之人因有愛教之私，故不肯也。在本教中，其固守習慣法者，有人即持可蘭之道，按可蘭所示信教，則亦不肯引爲同類也。然可蘭是造物主所降，人即棄之，主豈能棄之乎？

經

『設若造物主豐裕了他的奴僕之惠賜呢？則他們一定要在地面上妄爲啦。故他的降，是本着需要的限量，他確是能詳察監視衆僕的（二七）』。

『主在人絕望以後，降下了雨，展開他的慈惠，他確是保護者，可讚頌者（二八）！他的顯跡，是造化天地，在其中撒播動物，若是他要集合彼等時，他能集合（二九）』。

『至於你們所遭受的患難，是你們親手所作的！且他恕宥的很多啦（三〇）。你們在地面上不能使着他無能！在造物主以外，沒有能保護你們的，亦沒有相助你們的（三一）』。

〔傳〕

豐裕的惠賜，人要妄爲；有經驗者，自能詳之。禍由己招，主已恕宥的很多啦；有閱歷者，亦能知之。此是麥加下降第六十二章，言古今道一以貫之。不可分黨。

經

『在江海中如扯旗的行船，亦有他的顯跡（三二）。若是他要止住了風，則它就在海面上靜而不動啦。在這裡頭對於能堅忍的人，感恩的人有天示（三三）』。

『抑或者因他們的所爲，傷亡了他們。抑或者多數得其恕宥（三四）。彼在主的天示中爭辯的那些人他們知道！他們不能逃遁哪（三五）。事物之賦與你們的，乃今世的享受而已。

在造物主闕下對於純誠干真，託靠調養他們主的那些人，有至嘉的，至永的（三六）！蓋他

們是遠了大罪，與淫穢的。當他們怒了時，他們是能恕宥人的（三七）。他們是遵調養他們的主的命的。他們是立站拜禱禮的，他們關於事務是互相會議的，他們是從惠賜他們中使費的（三八）。他們遭着侵犯，他們是正當報復的（三九）。惡的報復，是像那個惡。然凡是能恕人，且取和者呢，他的安慰是在造物主！主確是不愛一些昏愚自負的人哪（四〇）。』

『在被虧以後，自行報復的人，在他們上固然無正當的法（四一）！然若彼虧負人，不以其着真理，在地面上妄爲侵犯的人，一定是要懲治的，他們是應受最大的痛苦的（四二）！凡是在被虧後，忍耐了恕宥了的人，那真是屬於事情的難能可貴（四三）。』

『凡是造物主使迷失道的那個人，在那以後沒有能保護他的，你看那些昏愚自負的人，當他們看見罪刑之時，說道：「能有回去的一個道路嗎（四四）」？你看見他們發現了那個；在賤辱中恐懼，暗中窺視！那些純誠于真的人說道：「那些虧本的人在公判之日，是傷了他們自身，與他們的眷屬啦！」你要知道昏愚自負的人，是在永久的痛苦中（四五）！他們在造物主以外，得不着援助他們的保護者！造物主棄之迷誤的，在他上沒有一條道（四六）。』

『你們在「自造物主來的無阻止，無護庇，不能否認的日子以先，遵調養你們的主之命着（四七）。若是他們遠避呢，主派你對於他們不是看守者，你所負擔的責任，就是送達

而已」。蓋夫人，主使之嗜受主的賜惠時，因之而自行誇耀。然災難之遭也，是由於他們自作！祇是人類是好隱昧天良的〔四八〕。

〔傳〕 此數段示教含真道，合人情，反復辨示，實對語體文之最佳美者也。讀者不特宜遵示教，且宜研究文章之妙用耳。

經 『天地的主權統歸至於造物主！他造化是他要造化的！女兒之賞賜也，是賞於他要賞賜的那個人。男兒之賞賜也，亦是賞於他要賞賜的那個人〔四九〕！或者男兒女兒併賦與他們，或者使他要的那個人絕嗣，他確是能知的，至能的〔五〇〕』。

『造物主不能與人交言哪！只是默示而已。或者假藉物障的前後，或者他派來欽使，本於他的命令，默示他所要的那個。他確是玄高的公斷的〔五一〕』。

『主默示於你的，純真大命，是自主的命令！你原來不知道什麼是經典，什麼是純誠之德！是主將那個置成了光亮，藉之引導他所要引導的那個奴僕。所以你一定能引導人，至於作人的道〔五二〕！那個道，就是主掌天地中所有的造物主的道！你要知道所有的事物，統歸至於造物主〔五三〕』。

〔傳〕 「造物主與人不能交言，只是默示而已」是已明示人與造物主之關係矣。然有時亦「藉物默導」類如發明家瓦特觀沸水之汽，能動汽機之感。哥倫布因見手杖，乃勇敢前行之類是。至於

「派來欽使本於他的命令，默示他所要的那個」。是指天神奉命默示而言，然亦是默示，不是說話。所以緊接「他是玄高的公斷的」之句。繼言「默示於你的，純真大命，是自主之命令」之句。總而言之，穆聖被賦之經典，是默示的，不落聲色的。極力斥駁造物主與人直接交言之非。

假藉物幃後，有譯「在幃後者」，其意謂人在幔幃後，能與真主交言，試想既能交言，又何需在幃後邊呢。在英文本譯爲「直接，或在幃後談話者，非人所宜」。尙稍近之。

夫造物主之造化人也，猶之乎人造各種器物然。人造各種樂器，可以對和。可是造者，不能代樂器之聲以對和。此理至明。然則以造物主之玄高，能與人對言乎？且以人之與人之製造物較，無一製造物不寓人之理智。可是人決不能與人造物，有同一之性能。然則造化人者，豈能有同於人之性能乎？

第四十三章 祖 河 盧 夫 (裝飾)

麥

加在四十二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哈阿，米目(一)以分辨是非的經典爲誓(二)。主確是將那個轉成了阿拉伯文的可蘭經，是希望你們能了解(三)！他是在主的經典中根本原則，一定是高的，是公斷的(四)！我豈能因你們早先是作惡破壞的人，對於你們的訓諭放棄嗎(五)？我以先派遣過多少個

聖賢啦(六)。但是聖賢不到在他們上則已，若是來到時他們必嘲笑耍戲之(七)，夫我已殞滅了比他們至強暴的啦。一些前人的樣子業已過去啦(八)。

〔傳〕 觀「主確是將那個轉成了阿拉伯文的可蘭經」之句，足證此經典之眞道，原非阿文明矣。主希望阿人了解，乃轉成阿文。不能因以往之昏愚而不教。教後仍不復其眞；且嘲笑聖賢者，無論任何勢力，亦必着殞滅、亦往古之成例耳。蓋在穆聖之前經典均是希伯來文，因欲示諭阿拉伯乃降阿拉伯文耳。

經 『若是你問他們，是誰造化的天與地呀？他們一定答道：「是至有權威，至明哲的主，造化了它們哪」(九)』。

『且他爲你們置地以爲牀，在其中置了各種道路，爲是叫你們得正道(一〇)！他自天空以着預定降了雨，因之使死地滋生，使你們出來，亦是如是(一一)！他造化了各類的陰陽牝牡，他又爲你們置了可坐的船舶，可乘的牲畜(一二)，以資你們乘在他們的脊背上，若是你們乘用時，你們宜紀念調養你們的主的恩典，你們宜讚道：「純清無比的主，他爲我們制服了這個，我們是沒有能夠的(一三)！我們是歸向於調養我們的主的」(一四)』。

〔傳〕 同爲動物，且牛駝馬之力大於人，能爲人使用，豈非造物主貴人之表示乎？人有此貴，不希事奉造化主，保其人格之高。乃以事神，事人爲目的，自減其等，豈不可惜乎？

經「彼等在他的奴僕中，爲他分置了份，這樣人確是明顯的昧真的人哪（二五）！他豈能自其造化中拿去了女，以男子獨選於你們嗎（二六）？可是若有人，以其取喻于大慈的主者（女）報喜於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時，他的臉即時轉黑了，他是含怒的了（二七）然則誰是被造化在粉黛之中的呢？他們的爭辯是沒有是非的（二八）！他們又將大慈的主的奴僕，那些天神轉成了女像，然造化他們時，他們當場啦嗎？他們的證明一定是被記載的，被審問的（二九）！且他們還說：「設若是大慈的真主真意要呢，我們自然也就不拜事他們啦！」他們對於那個是沒有知識的，他們不過就是妄言胡說而已（三〇）」。

「抑或或者主在那以前，給了他們經典，他們有了確實的把握啦嗎（三一）？他們確實沒有經典，可是他們還要說：「我們確是看見我們的祖先，是在這個風俗上。我們是在他們的後邊行，我們當然是得着正道的（三二）！」！在你以前，主於各城市中，不派警告者則已，若是派時，彼地之富人亦是如是說道：「我們親眼看見我們的祖先，是這樣的風俗，我們是在他們的後面，跟隨他們行的人哪！」或者答道：「設若是將：比你得之於祖先的較好的中道，拿於你們呢？」他們道：「我們確是否認你們因着那個被差的（三四）！」以後主報應了他們，你試看以聖賢爲虛僞的人之結果，是如何的（三五）？」

〔傳〕

因襲祖先之風俗，乃東西古今各地之常情，時及今日中國各地崇古之風益甚。無論回，

漢、蒙、滿、頑固之人，好像以守舊自豪，愈富者愈甚。造物主爲昌明真理計，不能不使富者變貧，流離失所，以資失其固有之昏愚風俗。然後再示真理，尙其庶乎？然則近年之災難豈有由乎？

經

「昔者亞卜拉罕，向他的父親及其族人說道：『我與你們拜事的那個，確是無關

係的（二六）！惟有那造化我的，他確能默導我（二七）！』他置那個言語，在他的後輩中永久保存，是希望他們得歸（二八）！不然主豈能使這些人，與他們的祖先安享快樂，一直到在真理及分辨是非的欽使，臨到他們上呢（二九）？然值真理到在他們上時，他們說道：『這是籠絡人的法！我們一定是否認的（三〇）！』且他們又說：『爲什麼這個可蘭經，不降在這兩個城市中的偉人上呢（三一）？』他們豈能够支配調養你的主的慈惠嗎？今世他們生活的，亦是主於其中支配！主使一部分貴過一部分的地位，爲是一部分制服一部分！調養你的主慈惠了的，是比那些集聚的人占優勢的（三二）。』

『設若不是怕世人都成了一等人，主一定就使隱昧主的人，都居在銀頂銀階之屋（三三），屋通多門，置銀牀安臥其中，盡其華美啦（三四）！且這都是目前生活上，一時的快樂而已，近在調養你的主闕下是後世，那是屬諸敬謹的人的（三五）。凡是放棄，大慈的主的訓誨者，主着邪魔追隨之，他是他的永久的伴侶（三六）！他們阻止他們的中正之道，但他們自己揣想是得着道啦（三七）。』一直等到他們來到主的闕下時，說道：『我是希望你我之間遠如日球』

！可悲哉！伴侶！昔者你們的昏愚，今日是無濟於你們的，現在你們就是在罪刑中相共吧（三九）。

『你豈能使聾子能聽呢？你豈能使瞎子，與在明顯迷途中的人，得道呢（四〇）？以後若是我叫你離去了，繼而我就要報應他們中的人啦（四一）。亦或者我顯示於你，已警告了他們的。總之我對於他們是全能的（四二）！以後你就是堅守默示於你的吧！你確是在中正的道呢（四三）！這個可蘭是訓諭你，及你的民衆的，不久你們就都要被問啦（四四）！你問在你以前主派的衆傳道聖使，主豈叫他們在大慈的主以外，拜事多數的主了嗎（四五）？』

〔傳〕

此是麥加下降的第六十三章，示論可蘭是阿文，爲經典之本，訓誨穆聖，及其教徒。邪魔是昏愚及昧真者的伴侶，自己以爲是得正道，豈知自己已是迷誤。彼對於可蘭，總是因穆聖是普通人，不是偉人爲疑，亦猶之乎亞卜拉罕，居於青年後生，不爲父老所信，摩西居於弱小民族，不爲法老所信似的。彼時基督教傳說耶穌是主之子，伊之國在天上，好像今日中國之基督教徒之迷信一樣。因而對於普通人之穆聖，以爲是平平無奇矣。豈知此是真理，毫無假借乎？

認主獨一，造物主之道，昌明於亞卜拉罕。人必事奉造物主，其所以然之理，昌明於可蘭經。在穆聖以前，阿拉伯地的人，雖無真理之明辨，然因保存此認主之道，亦得安享快樂。然道久則亂，且人文進化，決不固守昔日簡單之道，必有真理之闡揚，人知所以然之理，而後乃可。

然民衆之心理是盲從的，向無理智之分辨。一方因穆聖之身微言輕也，不足動人。一方由於邪魔伴之，雖欲從善，彼亦阻之。抑不知，世界是進化的，精神文化之昌明，亦猶之乎物質文化之昌明也。當造物主未賦降此種學識之先，你可安然，若已賦降，你不接受，你終必失敗。類如近代科學之進步，豈是人力乎？若非造物主之賦與，曷克致此。故近年來，凡是對於科學不積極提倡之國家，無一不被人奴者。至於精神之文化，何獨不然。若果係真理，無論昌明者是在那國，伊是何等的人，必有興盛之一日。試觀穆聖時，何嘗有經濟政治之勢力，居然成功。違之者不著災禍，亦被支配矣。

或曰「科學時代，任何真理不足以抗物質」！你試觀世界戰後之景況，你就知道啦。所可惜者，近代各種哲學，各黨之主義，均是一時一事之救偏而已。在普通觀辯證法，好像未來之真道。試想其主張過程說，豈非此經「時中」之道乎？主張有定論，豈非此經「前定」之說乎？且社會共產主義，不能說不是近代的一個指導；但決非徹底之論。若真徹底，真是不私其己，真是人類的，決無此次世界大戰耳。

人之有知，因其純清，具有理智之判斷。及其漸長，一由於己之貪得，二由於環境是大家族，是小家庭，是個人社會等制度，三由於小說故事之熏染，則感情勝于理智。感情一盛，以習慣爲是，以真爲非矣。此即謂之昏愚之人。

經 『主確是以他的各種顯跡派摩西去法老歐及他的衆領袖的地方，說道：「我確是

調養衆世界的主派來的傳道聖使^(四六)！當他以着主的各顯跡，到在他們的時候，他們嘲笑他^(四七)！主不顯示顯跡則已，若是顯，就比同類顯的那個偉大！所以主以着罪刑拘拿了他們，是希望他們能歸^(四八)！以後他們說道：「唉術士！請你爲我們呼籲調養你的主，約會你的那個，我們一定要歸於正道^(四九)！」然當主解救了他們的痛苦時，他們忽然又被約^(五〇)。法老歐宣諭他的民衆道：「唉民衆！我豈不是這個河渠下游埃及國的國王嗎？你們豈沒見着嗎^(五一)？我豈不是比這個賤奴，不能說個明白話的人，至貴嗎^(五二)？若說他貴，爲什麼他未被賦與金項圈呢？金項圈乃埃及國王所佩爲什麼沒有天神，同着他繼續而至呢^(五三)？」於是感動了他的民衆，他們順從了他啦。蓋他們原來即是一些作惡的人哪^(五四)！因而主怒了他們，報復他們淹了他們的一總^(五五)！主將他們轉成了後人的殷鑒哪^(五六)」。

「當以瑪利亞的子爲例時，你的民中阻止道者，因而狂叫爭辯^(五七)。他們說道：「我們的衆主好呢，可是他好呢？」他們拿了他對於你沒有別的，不過就是設法辯難而已。不然他們就是一些背逆的人哪^(五八)」。

「瑪利亞的子，不是別的，就是主慈惠了的奴僕！主以他爲以色列族的樣子而已^(五九)。設若是主真要，亦能在他們中設置天神，在地上代替^(六〇)！他確是知道時限的，你們萬

不可疑惑，你們跟隨我着，這是作人之道（六二）！邪魔不能阻止你們，確是你們明顯的仇敵（六三）！當耶穌以着最明白的天示到來時，說道：「我確是以着最公的判斷臨至你們，關於你們在其中爭辨的部分，我分辨於你們，你們敬畏造物主，你們順從我着（六三）。造物主他是調養我的主，亦是調養你們的主，你們敬事他着，這是作人之道（六四）」！然後呢，他們中的數派，仍是紛爭起來啦。傷哉！大日子痛苦中的昏愚自負的人哪（六五），他們所等待的，就是不知不覺中，倏然而至的時限哪（六六）！在這個時候，除是衆敬謹的人。其餘的人，昔日以爲密友的，今日彼此轉成仇敵啦（六七）。「唉我的衆僕！在今天你們既沒有恐懼，亦無憂愁啦（六八）」！凡是純誠歸信主的顯跡，安天順命的那些人（六九），你們與你們的匹配，欣然進入樂園中吧（七〇）！繞之以金盆金盞，在其中隨心所欲，隨目所悅，在其中永遠常存哪（七一）。這個樂園，就是你們已往的工作得獲繼承的（七二）！你們在其中食用的，是種種樣樣的鮮菓品哪（七三）」。

『至於彼作罪的人在火獄中，亦是永久的（七四）！不能給他們減輕，他們是絕望的（七五）！我沒虧負他們，可是他們虧負了他們自己啦（七六）。他們呼喊道：「唉主掌者！請調養你的主。對於我們解決吧」。答道：「你們是應當多遲延的人哪（七七）！主確以着真理臨至你們啦，可是你們的大多數，是憎惡真理的（七八）」！抑或者他們的計劃，已堅定不移啦嗎？可

是主亦是堅定不移的(七九)！抑或者他們以爲，主聽不見他們的秘密會議吧！豈不知主派的衆使者，在他們左右錄寫着呢(八〇)！你說：「若是大慈的主真有一子呢，我是首先拜事的人哪(八一)」！讚調養天地調養至高的主，對於他們所述說的，是至高無比(八二)！你任他們穿鑿戲言吧！等到遇見警告他們的那個日子吧(八三)』。

『他是在天上被事的主，亦是在地上被事的主，他是至公至明的(八四)！他是至尊至貴的，是主掌天地及其中所有的，近於他的闕下，才知道時限，你們終是被歸至於他(八五)！他們在主以外，呼籲的那些個，沒有說情的資格！除非是那些以真理證明了的人，不能明白(八六)！若是你問他們，是誰造化的他們呢，他們必答道：「是造化天地人神的真主」！然則他們爲什麼被遷到他處去啦呢(八七)？繼而他自言道：「唉調養我的主！這些個人他們是不能純誠的信真(八八)」！於是命之道：「你不必理他們啦！你說安於主所定矣」以後不久他們亦就知道啦(八九)』。

〔傳〕

此蓋對基督教之訓文中再三提出「時限」。此字，因基督教傳說與阿文著作之亂，對於「時限」大多數均按世界末日解，以附於耶穌教之教。若按前後各章及本章各「時限」觀之，是個人有個人之時限，一個時代，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之時限。明白時限，本章引證摩西又叙及耶穌二者相較，自識旨趣矣。所可惜者，各聖之歷史，在中國流行之本，均與可蘭有衝突，均非信史明矣。

至於至聖實錄，與可蘭衝突之處更多。研究者宜注意及之，或能得可蘭之真道。否則以千古之真光，要被時代之野史小說所亂矣。

第四十四章 杜 哈 尼(煙霧)

麥

加在四十三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哈阿，米目(二)以這最明白的經典爲誓(三)。主確是在吉慶的夜降了他。主就是警告的(三)！在其中事情一總的判斷，是分明的(四)。命令均出之主的闕下，主確是派遣的(五)！慈惠都是屬諸調養你的主的，他確是能聞的能知的(六)』。

『若是你們真是堅固信仰的人呢，自然就明白他是調養天地，及其二者之間的(七)！無有能主者，惟有他能令生，能令死，是調養你們的主！亦是調養你們祖先的主(八)！然他們以爲不然，仍是在疑懷譏笑中(九)』。

〔傳〕

試觀自首章以後各章，均是首言此經的性能，使人注意研究，以得真道爲何。中國近代的教師，以十三本經爲課本，此中六本阿文，六本波文，至將卒業時，乃略爲過一過可蘭經。平常除了給人唸經，按照音，順着讀之外，毫無一點研究，以致於每日所言所行，不合可蘭示教，不知多少，爲教長尙如是，其他教徒已可想而見。你要說他不通可蘭，他也能斷章取意。你要請他徹底

的講全部，他必說出種種的困難，他對於「可蘭經是個最明白的經典」之句，都不徹底。可蘭經在近代已成了一部最不明白的經。是警告的，人也不知警告的爲何。可是對於造物主之信仰，尙得梗概。但因不詳可蘭之示教，忽略了人的使命，在中國最普通之宣傳，就是「主造化了人就爲是拜他」。若是如是說：可蘭經六千餘段之示教，當然是不用研究。且穆聖時，一切工作，好像也無用了。

夫彼時社會紊亂，昏暗不明，人只知迷信的信仰。主派穆聖本之天諭改革社會，不研究可蘭則不識彼時社會之情形，則不能比照此時之社會情形。不研究可蘭之人，不知社會最完善之辦法。不讀可蘭則不知人生之究竟。然「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必修潔致誠，乃得顯其道心。此每日之禮拜尙矣。修潔致誠一拜一歸，庶乎真理或得。否則你要以每日的禮拜爲你對於造物主應盡的義務，以資將來得天國之權利，則你之宗教，即迷入祈福免禍之途矣。

經 「你等待天空中的明顯煙霧到來的日子(一〇)。遮覆了人類，這是最大的痛苦(一一)。」

「唉調養我們的主！請你解去我們的痛苦，我們一定要純誠于真啦(一二)！」夫分辨是非的傳道欽使，確已臨至他們啦(一三)，他們業已對他轉向啦。且說道：「這是學習來的，這是一個瘋顛哪！」他們在那兒尙還能被教誨呢(一四)？及主解去了痛苦的少許時，而你

們○又○復○其○惡○習○矣○(二五)。只○等○到○施○威○的○日○子○，以○最○大○的○威○力○報○復○你○們○吧○(二六)。

〔傳〕 「你等空中明顯煙霧到來之日」有謂是世界末日者、有謂是彼時麥加饑饉之年者、然按近年各地爆炸之現象視之。十分相似。人在被爆炸地之時，回人就是求主，漢人就是呼天呼佛。及難稍解，仍復其惡習，試觀今日戰區之人民，誰是覺悟說真理者呢？

經 「在他們以前，主確是磨難過法老的民衆，尊貴的傳道聖使，到至他們說道：

「請你們將造物主的奴僕交於我！我確是你們忠誠的傳道聖使(二八)。在造物主上你們不可自高！我確是能以着明顯的證據給你們(二九)。若是你們驅逐我，我確已求調養我的主，及調養你們的主護佑啦(三〇)！若是你們永久不誠信我，你們就遠離我吧(三一)。於是他呼籲調養他的主道：「這些人都是一些個作惡的人哪(三二)！」於是命之道：「你偕同我的衆僕夜行吧！一定有追赶你們的人哪(三三)！你急出安寧的海着；他們的兵馬確要被淹啦(三四)。他們是已棄了已享受的泉園花木尊貴的地位(三五)，所有的恩典啦(三六)。如此之恩惠我使其他的人繼承之(三七)。天地不能悲泣他們，他們不能被姑容(三八)！」主確是自法老歐賤辱的罪刑，解救了以色列族啦(三九)！法老歐他確是驕傲作惡的人哪(四〇)！主確是選擇他們，在世界知識階級之上啦(四一)！主將種種的顯跡賦與他們，在其中有明顯的試驗哪(四二)！然他們這些人公然說道：「我們的死，不過就是一次，我們不能復生

噉(三四)。若是你們說的是實話呢，你們叫我們的祖先來着(三五)。然則他們比屯白爾的民衆，與在他們以前的那些人還好嗎？主將他們都殞滅了，就因他們是一些個自暴自棄的人哪(三七)』。

『主造化了天地，及其中所有的，豈是兒戲的嗎(三八)。主惟憑着真理，造化了它們兩個！但是他們的大多數，是不明白(三九)』。

〔傳〕

以色列族智識階級在世人之上，在今日期則益信之。以今日歐美之盛大，文化之進步；可是世界經濟之大權，仍操諸猶太人之手；握左右兩派之權；以支配世界戰爭；誰其不心服其能乎？然循此若本之至誠，昌明造物主之真理；確有支配世界之可能。若自私其族，仍用魔術，終久仍是爲眞道戰敗者耳。然何爲眞道，世人宜自各黨各派各教各國所持之主義，立在人類之上，除其界限平心的研究。那一本不是偏於己者，那一本不是令人從他者。那一本是任人自由從違者，那一本是在時中進展而不消極者。那一本是眞大同，眞自由者。那一本是眞理，不是神話者。那一本是實踐，不是理想者，庶乎有得。

經 『祇是分辨的日子，是他們全體的約期(四〇)。到在那天，他們的親友的，對於親友

的，無濟於一事！除非是造物主慈憫的那個人，不能被援助(四一)！他確是有權威，而有

慈惠的（四二）！「罪人的食物是贊滾的植物（四四），食之而不能化在腹中如滾汁如沸湯（四六）！「你們拿住他，你們將他扯在火獄的中間（四七）。然後傾蒸熱的痛苦於其頭上（四八）。」「你嚐吧！你確是有權威的，至尊貴的（四九）！這就是你們原來疑惑的（五〇）。」「至於彼敬謹之士，是在安全的地位（五一）！他們在泉園中（五二），衣的是粗細的綾錦，相向對坐（五三）。主亦是如是的賦與他們的伴侶。她們是潔美而明眸的（五四）！他們在其中求得各種安寧的鮮菓（五五）；除了第一次死以後，他們在其中不能嚐着死啦。在火獄的痛苦上，看守了他們（五六）。這是自調養你的主之殊恩！那才是最大的得獲呢（五七）！「祇是主使那個在你的口舌上容易；以便他們好聽訓哪（五八）！你等着吧！他們亦是等着的人哪（五九）。」

〔傳〕

欺妄之士，不識造物主之顯跡，以聖賢時中之道爲虛僞，爲落伍者，奮其一己之私，終日戚戚寢食不安。濕穢痰生於其中。頭炎腦熱日不得解。權勢雖極人位，而其痛苦無時能得脫離。若彼純誠於主，安命順天之士，貴如舜之得天下，如在樂園。貧窮如顏回之簞食飲水，亦如在樂園耳。然此中苦樂，非得道之士，不得悟也。

第四十五章 札 席 耶（跪）

麥

加 在四十四章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哈阿，米目』。經典是自剛而明的造物主下降的。在天地間一定是有純誠于真的人的示諭。在造化你們分播獸類中，一定有有堅信的人的示諭！晝夜的交替，及造物主自天空降惠賜，因之使地面死而復生，調撥風向，是有覺悟之人之顯跡。

『那些造物主的顯跡，以着真理宣讀於你，他們在造物主及他的顯跡以外，還歸信什麼樣的言語呢？傷哉！虛妄作惡的各個！他聽見宣讀於他：造物主的顯明以後，反倒驕傲自暴，像是沒聽見那個似的。你以着最大的痛苦報於他吧。每當他明白了主顯跡的一事時，則拿之爲兒戲，這些個人是應受羞辱的痛刑！在他們的後邊就是火獄！他們所作的，與他們在造物主以外，舉事的保護者，對於他們無濟於一事！他們是應受最大的痛苦！』這才是中正的道呢，彼隱昧調養他們的主的顯跡的那些人，他們應受最痛的災難的罪刑。

『造物主爲你們支配了海，以便船本着他的命令，在其中行駛，你們好尋找他的恩典，你們要知道感激！他又爲你們制服了天地間所有的，在那些個中，確是有能參悟的人之示諭！你對純誠歸信主的人說：「你們寬赦彼因其所爲，不希望造物主報應的日子吧。」，凡是純潔工作的人，是濟益於他自己的，凡是惡行的人，是損於他自己的。

的」。最後你們都得被歸於調養你們的主(一五)。

『主確是賦與以色列族經典，判斷力，聖品，潔美的惠賜等等啦。主已選拔他們在世人以上啦(二六)。主確是賦與他們，關於教令，分辨是非的天示啦。除非是在真知達至以後，在他們中間嫉妬的那個人，沒有爭辯的！調養你的主，關於他們的爭辯，在公判的日子，解決他們吧(二七)』。

『嗣後，你循從主爲你在教令中，確定的規律吧！你不要順從那些個沒有知識人的私好(二八)！在主的方面，他們無濟於你一事！那些個昏愚的人，一部分是一部分的近友！造物主是敬謹人的保護者(二九)！此經是人類的明鏡，乃是有堅誠信仰的人的正道與慈惠(三〇)』。

『抑或者彼作惡的人揣想：主將他們與那些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共生，其死，是一樣的嗎？可哀哉！他們的判斷哪(三一)！造物主是以着真實造化的天地，因每個人所作的報復他們，他們不能被虧(三二)』。

『你豈沒看見，彼自己的私意，樹立了「主宰」的那個人嗎？造物主在知識上迷誤了他們，封住了他們的耳與心。在他們的眼置重重的幃幔，誰能在造物主以外，再引導他呢？你們還不納勸嗎(三三)？且他們說道：「除了現在的生死沒有別的！除了光陰沒有消

沒我們歲月的！他們對於這個沒有知識，不過就是揣測而已（三四）。若是宣讀於他們，主的分辨是非的天示時呢，他們亦沒有什麼質問，不過就是說：「若是你們說的是實言呢，請將我們的祖先請來吧（三五）」！你說：「造化的真主他令你們生，然後令你們死，到在公判的日，他聚起你們來，於其中是無可疑的！可是大多數的人是不明白（三六）」！天地的主權，統掌之於造物主，時限成立的那一天，以為是假的那些人，他們自己虧了本啦（三七）。你將看見每一個民族是跪着的，每一個民族都是被招至于本族的記錄的：「今日報復你們的，就是你們已往的所行（三八）」！這是主的記錄，以着真理述說於你們，你們已往的所行，主錄下來啦（三九）」。

「對於那些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調養他們的主，叫他們進入他的慈惠中，那才是顯明的收穫呢（四〇）」！至於那些個昧真的人呢：「主的示諭，豈沒宣讀於你們嗎？因你們原來是妄為作惡的人，故你們驕傲自暴啦（四一）」！若有人說：「主的約會是真的，時限在其中是無疑的」！則你們就說啦：「我們不知道什麼是時限，這不過就是我們揣測中的一個揣測而已。我們是不敢確信的（四二）」！顯於他們應受的，是他們所作的種種的惡。包圍了他們的，是他們的譏笑戲弄（四三）」！到在此日，對他們說：「主忘了你們，就好像你們忘了遇見今天似的。你們的居處就是火！在你們上沒有援助者（四四）」！那就是因為你們拿

着造物主的顯跡爲兒戲，你們是爲目前的生活所騙了，到在那天他們是不能自那兒出去；他們是不被希望的啦（三五）！威讚造物主調養天地，調養衆世界的主（三六），在天地間的尊大，是統歸於他，他是具有權威而公斷的（三七）。

〔傳〕

此是麥加下降第六十五章反復論辯，復生與後世是實，彼時之人對於復生之說，亦有認爲是推測者。與現在不信有後世之人好像如出一軌。總之後世之說，在猶太教是不承認的，基督對於天國之說是特別重視的。中國人亦信有後世，亦信有輪迴。周秦之儒，本於易理。信每一事每一人均有原因現象終結。終結是其現象之後世。凡時遇得中者，其後世必吉。凡不中不正者，其後世必凶咎悔吝。至於本經後世之阿文字有二個譯義，一末後也，二後世也。在全部中用此字時，二種意有時全具。試觀法老歐之不聽聖賢自恃盛大，豈非當時之現象，後着天災不改其惡，終末而着滅頂之禍。這豈不是末世？「事後之結果乎」？至於死後之復生，乃是造物主之一種要爲。結算其生前之一切，完結其前世之命令者也。總之若真得道之士，生得主佑，死必有好果，理之自然也。

或有謂人死後即「氣是清風，肉作泥」者。然按諸社會上實在的各種神跡考之，決不是如是簡單。若說其現象究是如何，則決非我們現在有坤土之形態的人，所可表示出來的，明矣。試想，以狐狸黃鼠之動物之靈，尙能作祟，無論科學若何發達，決無研究扶乩之所以然之能。然則人豈可以不能研究之事，居然斷之爲無乎？狐狸，黃鼠，之爲祟，乩壇之神訓，人固不可信仰此種魔術。然

決不能說他是無，是人之運用。此種魔術，在人之運用時，固有，可是不是人之運用，是神之運用時，確是亦有。此是社會上實有的事實，你若研究，非常之多。不過近來新進學子，因迷信科學，不究社會上之實在，武斷之謂無耳。在可蘭極力的破除迷信，打倒此種魔術，但決不說是無的話。真是邪正不遺，純而不雜之教也。

政府委某官主政某地，某官抗政府之命胡爲，政府撤回以他官代之，理也。撤回後因其罪之輕重加以懲罰，亦理也。人之被造也，既有使命，違逆者被殞滅，猶之乎撤職也。死後被懲，猶之乎撤後被懲也。官因隨時之功過，政府隨時加以賞罰，亦猶之乎人生於世，遭遇之天譴特慈也。

中國昔日以家族爲本，其誠信是人死只有繼承宗祧，即無遺憾。無論其生時作如何的不道德，只要是有子嗣，即有供俸香煙者，即爲有德。此大謬也。回之到中國，雖已染此習，雖在死去的祖父先人生死之日作紀念唸經，其意義不是祭祀。是聽誦天經，對於先人有不足之處，自己勉之，對於先人無憾之點，加意遵守，養成一純潔之人格。然後求祈造物主恕宥先人之過錯耳。

夫若事々繼承先人之善勿論矣，若先人有過，先人之過已再加甚，猶之乎有父竊盜犯法，而子在家強奪，父之罪豈能不加重乎？設若其子效命於公家，有功於國，則其父之罪或因以減輕，且得赦矣。此乃理之自然，人不可因風俗之謬而固持耳。

二十六

第四十六章 愛 罕 格 夫（沙漠）

麥

加

在四十五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哈阿，米目（二）此經典是降自具有權威而公斷的造物主（三），他是、以、着、真、理、，及一定的限期造化了天地，及其中所有的那些個。味真的人對於警告他們的，反遠避之（四）。你說：「你們豈不看看嗎？你們在造物主以外呼籲的那些個，在地上他們造化了什麼啦？在天空中他們有什麼共同的工作，能顯示於我嗎？若是你們以先說的是實言呢，你們將在這個以前的經典，及學識的遺跡拿來於我（四）！」然則誰能比在造物主以外，呼籲彼一直緩到公判的日子，尚不得答復他們的那些個人，至迷誤呢？蓋他們對於他們的呼籲，是不清楚的（五）！當聚集人類時，彼等乃轉成了他們的仇敵，他們對於他們的拜事，隱而不宣哪（六）』。

『當宣讀於他們，主的分辨是非的天示時，彼味真的人，對於真理到他們以後，乃說道：「這是很顯然的一種法術（七）！」抑或者他們說「那是造作的僞文哪！」你宜說：

「假設我真是造作了偽文啦呢，你們在造物主的方面，不能給我維持絲毫！他是至知你們陷入其中的！有主在我與你們中間作證足矣，但他是能恕的多慈的（八）！」你說：「我不是傳道聖使中的出奇立異的！我不知道將來對於我如何的辦法，我亦不知道將來對於你們是如何的辦法。我順從的，不過是默示於我的而已。我沒有什麼責任，亦不過是一個明白的警告而已（九）」你再說：「你們豈不看看嗎？屬於造物主闕下的，你們隱昧了。以色列族能證明的人，因與他們的相似他已證明了。他且歸信了。而你們可是驕傲自暴着呢！造物主決不能默導一些昏愚自負的人啦吧（一〇）」，彼味真的人指着衆純誠的人說：「設若那是真好呢，他們不能先於我們而歸向！」且昔者他們向未用過此經指導！可是他們還要說：「這確是古昔的偽文哪（一一）」！蓋在此以前引導人慈惠人的摩西的經典。這個經典是用阿拉伯的方言以證實之。爲是警告一些昏愚自負的人，爲是報喜於一些作善的人的（一二）！那些善士說道：「調養我的主，是造化天地人神的主！」以後他們立站拜禱。故他們既無恐懼，又無憂愁（一三）；他們就是永居于樂園的人，報酬他們的就是他們以先的工作（一四）」。

〔傳〕 此是麥加下降第六十六章訓示：迷信的人以真理爲法術，爲偽文。爲聖使者，只是聽之而已。決不能妄言禍福。此所謂得時則兼善天下，不得時獨善其身者也。何等正大。人豈可以一族

一地之假神設教者比乎？

且夫眞道之在天下，真有學識者，自能歸從，決無民族之限。試觀可蘭下降，異族之人尙能首先歸依，本族之人且驕傲自暴。既輕視經典，又未曾聽可蘭之訓育，不知可蘭之道是如何，且妄言「若果真是好，他們不能先我們而歸向」之話。此種情態古今一也。

甚矣，今人之妄也，自歐戰之後，以民族自決爲口號。共產主義，以消滅各種文化，保存各民族之風俗爲號招。試觀造物主之造化天地人物，豈非本之眞理。眞理之昌明，向來均是反其風俗，在本族均不能承認，他族或可接受。你要以民族自決爲口號，以保存民族之風俗爲號招。世人各愛其族，各保存其族之風俗。穆聖之可蘭眞道在彼時，決無昌明可能。此時的世界，除了馬克斯主義，決不容有眞理之實現。如是使世界迷蒙，造物主豈能見容乎？夫世界之光明也；以無教，族，國之限，擇善而從眞也。若只知保其固有之風俗，以爲是愛教，愛族，愛國之無上精神，各愛其愛，各私其己。世界戰亂決無已時。人類之災禍將甚於挪亞之時矣。

經 『主曾囑諭人善孝其父母矣。他的母親懷之遭受困難，分娩時又遭受困難，懷妊

至離乳共計三十個月。繼而達至壯年，至四十歲時乃說道：「調養我的主！請你默諭我，我感謝你，施於我的那個恩典，及施於我父母的那個恩典，並示於我你喜歡的那個純潔工作，請你修正我的子孫，我確是悔而復於你的了。我確是屬於安命順主的人

哪(二五)！類此之人收容納了他們善的工作，主救了他們的罪過，他們是樂園中的人，主約了他們的那個是確實的約(二六)。

『另有一等人向其父母說道：「哼！你們老倆！豈不是警告我自墓中能被取出來的嗎？在我以前的各代，豈不確已過去啦嗎？」於是他的父母求助於造物主。且答道：「傷哉你！你仍是歸信了吧！造物主的約會確是真的！」而他答道：「這沒有什麼，亦不過就是先人的記錄而已(二七)」。類此之人，決定實現已往的各民族中人神被判定的言語，他們確是屬於虧本的(二八)！「各人因其工作而得地位，他們的工作完全賦與他們，他們是不能被虧的(二九)」。』

『彼日昧真者，被獻之於火。』「你們已經拿了目前生活的美滿，因之而享受幸福的那個啦。則今日要以賤辱的痛苦還報你們！此即因為你們在地面上不以着真理，自驕自傲。你們真是習慣妄爲的人(三〇)」。』

〔傳〕 前各章，是後人保存前人之風俗，因而不信真理。此是父母得道，其子喜新，此種情況近代益多，爲子孫者，以爲世界進化，今人之智識遠勝於父祖。對於父祖之道，以爲是迷信者有之，以爲是神話者有之。夫教不在乎新舊，宜以真理爲歸。因祖先之遺風，既不可隱昧真道。然因自己之私好，時代之繁華，物質之昌明，自己認識之不足，惡宣傳之影響，恣情縱慾；輕視父祖之

道，亦不可！理之所在，乃道之所在，無親無疏、無長無幼、無國界無族界、無教界，道之所在，我必從之，世界庶乎光明。

經 「你紀念爾得族的弟兄，昔者在沙漠亦不是警告過他的國人嗎？且在他以前以後的警告者，亦都過去啦。都是說：「你們不可拜事別的，惟有造化的真主！我是怕在你們上大日子的罪刑（二二）！」他們答道：「你來是要對於我們拜事的諸神主轉變嗎？若是你說的是實言呢，你即拿來你所警告我們的那個吧（二三）！」他答道：「知道那個的就是造物主自己！我送達於你們的，就是我被差的那個，但是我看你們都是些個愚民哪（二四）！」以後當他們看見向他們的山谷進行的煙霧，他們說道：「這個煙霧就是降雨的雲哪！」豈不知那就是他們積極求顯示的！那個中的風煙，就是最大的痛苦（二五）！本着調養那個主的命令，傷壞了各個事物，及至次日的早晨除了他們的住處之外，看不見一物啦。作惡人的報應，就是如此的（二五）』

「主在其地使他們成爲有權勢的，亦猶主在其地使你們成爲有權勢的！主豈不是業已賦與了他們的聽觀思想啦嗎？然因他們隱昧主的天示，他們的聽觀思想無濟於他們絲毫。包圍了他們的，就是他們的譏笑戲弄（二六）！於是主才殞滅了在你們周圍的城市！主之變換各種顯跡者，是希望他們能復於真哪（二七）！在這個時候，他們在造物主以外，舉事的

那些較近的神佛，爲什麼不援助他們呢？蓋他們是迷誤了他們啦，那真是他們的妄想，他們的造僞（二八）。

「昔者主調一部分神，向你聽可蘭經，當他們臨到時他們說：『你們靜默着！』至到終結之時，他們返回去警告他們的民衆，說道：『唉我們的民衆！我們確是聽見摩西以後降下來的經典啦，他能證實了以前的，他能導人於真理，至於中正的道（三〇）。唉我們的民衆！你們響應造物主的佈道者！你們純誠的歸信於他。主恕宥你們的罪惡，主自最大的痛苦上，解救你們哪（三一）！其凡不響應主的佈道者的，他在地面上是無能的！在主以外，對於他們亦沒有保護的！這真是在明顯的迷途中的（三二）。他們豈沒有看見嗎？造化天地的那個造物主，他既能造化那個，他就不能不將死的叫活，誠然！他確是在每一個事物上大能的（三三）！彼日將昧真的人獻諸於火時，「這豈不是真的嗎」？他們答道：「以調養我們的主爲誓，確是真理」！乃令之道：「然則因爲你們已往的昧真，你們嚐受痛苦吧（三四）。」你忍耐着吧！就好像傳道聖使中，有堅志的人，忍耐過了似的吧！你對他們，不必着急！他們彼日若看見警告他們的那個時候，就好像晝間的片刻，不能延緩似的！宣達的就是，除了逆命的人，沒有被傷害的（三五）。」。

〔傳〕

理只是真，不特人宜信，神亦能服。沙漠之人因其迷信，不信真理也；乃遭天災之報。

此種天災人禍，近年以來，幾乎無地無之。若詳爲研究，確也是無一處能有眞道者。於茲時也，你果以眞理爲依歸，不特造物主慈惠之，神人亦必護佑耳。所可怕者，你說是信仰眞理，但所信者是一偏之見，是一部分之所尙，是一時之宣傳。不然，則是你之誠尙未到，尙未經過主之試驗、魔之擾惑者耳。

第四十七章 穆罕默德

買地奈

在五十七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彼昧了眞，阻止主的中道的那些人的工作，是完全誤入於迷途矣。至於彼純誠于眞，純潔工作，純誠信仰：賦降於穆罕默德的，是自調養他們的主之眞理的人，主對於他們已往的罪惡，爲之包涵了，且調整他的時遇環境（一）！蓋味眞的人跟隨者，是虛妄偏邪。純誠于眞的人跟隨者，是自調養他們的主的眞理（二）！造物主對於人，如是的將他們雙方的情態表示出來（三）』。

〔傳〕

此是買地奈下降第九章，首言跟隨即從也。夫人之得道與否，宜觀其所從，上焉者，隨從造物主之眞理；次焉者，隨從聖賢之言行；下焉者，隨從風俗習慣。風俗習慣，良善者固有，無眞理者居多。故回教以遷士之品爲最高，意在能從善耳。惜乎今人以隨從寺院爲教門，是去人而隨物。

矣。物者像也，豈知已犯大禁乎？

且夫一個國家的風俗習慣，崇尚恥惡，一黨有一黨之主義，一時代有一時代之輿論。總之不論其言論之理由有無，只能迎合一部分人心，或立言者是有名望地位之人；人均是始則以爲不然，後則以爲然，最後則以爲當然。然求一真是真理，不是虛偽偏邪之宣傳者，能得乎？此即世界之亂因，亦即人類遭災之原因耳。

可蘭之道不是普通的宗教，如猶耶新舊約之形式；亦不是以物質爲主，不信人有精神界的。是本之造物主造化人之自然真理，解決人類間一切糾紛的。

經 「嗣後你們若是遇見昧真的人，你們擊殺他們的項，等到你們殺的多了，則你們方可俘虜之，桎梏之。以後，是放赦，是准贖。事關重大非等到戰場停了戰不可。關於這個，設若是真主要相助，一定能在他們中相助你們哪。但是因此，以你們的一部分，試驗一部分哪！彼在造物主的道爭殺的那些人，他們的工作永久是不能被廢棄的（四）！

不久他將默導他們，他要調整他們的時景（五）。叫他們進入爲他們表明過的那個樂園（六）。
「唉純誠于真的人！若是你們幫助造物主，造物主亦援助你們。他且使你們的地步穩定（七）！彼昧真的那些人，他們真是薄福！他們的工作就是失迷路徑人的走路（八）！那乃由於他們憎惡造物主所降的，故他廢棄了他們的工作（九）。」

「他們豈沒在地上遊行嗎？他們豈沒看見，在他們以前那些人的結果，是如何的！造物主業已傷毀了他們啦。凡是味真的人，都是那樣的結果（二〇）！此由於造物主，是純誠于真的人，的保護者，味真的人沒有保護者之故（二一）。」

「祇是造物主，使那些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進入江河下游的樂園，彼味真的人，他們求樂的就是食與住。但他們的食就好像家畜吃東西似的，火就是他們的住處（二二）。」

〔傳〕 試觀戰爭之目的，是爲真理乎？是爲物質乎？是爲義乎？是爲利乎？彼沙漠地本無多少生產，然戰爭之目的，未嘗在物質。時及今日，各地均因經濟作戰。夫物質有限，人之欲望無窮。然則循此而下，生產之原動力日減，而生產益感不足，意求多也。將日益少。不至於遍地饑饉，無能力爭時，不止乎？

味真的人，不知道精神享受，積極於衣食住的享受。食不甘味，寢不安席，終日戚戚實可悲哉。謂之猶畜類之食，火炎之處，非有參悟者，不知其言之真確耳。

經 「以先有好多的城市，在那兒實力都是比你被逐出來的城市至強盛的。可是主亦都殞滅了他們啦。在他們那兒沒有援助者（二三）！尊調養他的主分辨是非天示的那個人；豈能與自美其惡行，循其私心的那個人一樣嗎（二四）？」

「許約於敬謹的人，那個樂園的樣子；就是在其中有無惡味的水河，有不變味的乳

河，有飲着、有滋味的酒河，有瀟清的蜜河，且他們在其中，又享受種種的菜品。

「自調養他們的主，蒙恕宥的；豈能與那永在火中，強飲之以火汁，斷其腸者一樣嗎(一五)？」

「在他們中向你聽取者，等到他們從你那兒出去，他們向有知識的人說道：「方纔他都說些什麼哪！」這些個人，造物主封住了他們的心了，他們是一意循從他們私心的人哪(一六)！至於那些得了道的人，他們聽見增加了他們的中道，賦與了他們的敬謹(一七)。

「他們不能靜觀着別的，就是倏然間到來的時限哪！夫那個時限的各種條件，業已到來了。若真到至他們的時候，他們如何尙能得着他們應得的訓誨呢(一八)？」

「你要知道無可事爲主者，惟有造物主！因爲你的罪，及一些純誠于真的男女的罪，求主恕宥着；造物主他知道你們的意志所向，你們的安身立命處(一九)！彼純誠于真的人說道：「爲何尙未頒下一章呢？」繼而頒下了顯明的節文，其中若記載出征的命令時；你看那些心中有病的人，他們靜觀你，似死人的昏暈的觀哪(二〇)！在他們理應是服從，是說合禮的言語，在命令決定的時候。若是他們純誠於造物主了，是於他們有好處(二一)！「抑或者你們若是轉叛了呢？你們若是要在地面上作惡啦呢？是要斷決了宗族的關係啦(二二)。如是主必譴責之，使他們有耳不能聽，有目而不能觀(二三)」。』

「他們爲什麼不好好的參悟參悟可蘭經呢？抑或者在他們的心上有鎖嗎？蓋凡是中道明辨以後，轉背退後的人，是邪魔文飾了他們，助長了他們哪！那蓋由於他們對於憎惡造物主賦降的人曾說過：「在事物中的一部分，不久我們能服從你們的！然造物主他是知道他們的秘密！」

「爲什麼當天神結果了他們的時候，要擊他們的面，打他們的背呢？那蓋由於他們偏循造物主怒惱了的，他們憎惡主喜愛的。主廢棄了他們的工作啦！抑或者，在心中有病的那些人，自度造物主，永不能暴露出來他們的怨恨之惡！豈知若是主要，主亦能將他們顯示於你，你依着他們的踪跡即可以認識他們，你在他們的聲音語調中亦能够明白了他們哪！造物主是知道你們的工作的！」

「但主亦要考驗考驗你們，以便知道你們中的犧牲者，與忍耐者！因試驗方能了解你們種種！祇是，那些味真的人，在造物主的中道阻止的人，在正道辨明以後，反對欽使的人，他們終不能傷及造物主絲毫！他們的工作不久亦都成了無用的啦！」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服從造物主着，你們服從傳道欽使着，你們的工作不可雜妄的！至於那些味真的人，與阻止造物主中道的人，以後他們死了，他們都是泯滅天良的人，造物主決不能恕宥他們哪！你們不要懈怠呀，你們不要苟安哪，你們是

高的，造物主是同着你們的，他不能減少了你們的工作^(三五)！眼前的生活，不過遊戲玩耍而已，若是你們信真，你們敬謹呢，主一定賦與你們酬勞，他不向你們索要金錢財帛^(三六)！若是主需要你們那個時候，一行派納，則你們就吝惜啦，他就暴露出來你們的怨忿啦^(三七)。

『哦！你們這些人哪！若是有人邀你們，在主的中道使費的時候，在你們中一定是有吝吝的人，但凡是吝吝者，是吝吝了他自己啦。主是富而無求的。你們是貪而多求的！故若是你們轉叛的時候，他將以其他的民衆來調換你們。他們以後就不能像你們那樣子啦^(三八)』。

〔傳〕 晚近以來，回教對於一切使費，似乎慷慨，不特不吝，且有時勉強。然所可惜者，其用途是因襲風俗所尚，非是直接主道之要。類如關於建築則慷慨。關於教育用費及宣傳用費則吝惜。至於提倡文化發揚造物主之道者，則無從談之者。夫意固可嘉，而昏暗不明亦可悲耳。

第四十八章 夫外特罕（勝利）

買的奈

在六十二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祇是主使你戰勝，是光榮的戰勝^(一)，造物主恕宥了你已往的罪未來的罪，完全了

主賦與你的恩典，默導你至於作人的道（二）。主援助你是最有力的援助（三）！他降穩定於衆純誠于真的人的心中，爲是在他們的純誠之德上，再增加真誠！天地的軍隊都屬諸造物主的，造物主是至知的，至公的（四）！他是使純誠于真的男女，進入河流在其下的樂園，永居其中，他包涵了他們的過惡。那才是最大的得獲（五）。

『他是懲罰投機利用的男女，及信仰雜而不純的男女的。因他們推測造物主妄行推測，故惡是在他們上循環的！造物主怒惱他們，譴責他們，爲他們準備下了者汗難。』地惡 哉！他們的歸處（六）！天地的軍隊，是屬諸造物主的，造物主是至有權威，至公斷的（七）。

『主確是派你爲證人，任報喜與警告（八）！令你們純誠的歸信造物主與他的傳道欽使，令你們扶助他，尊崇他，你們要朝夕讚他，是純清無比的主（九）。』

『祇是那些立約於你的人，就是立約於造物主啦。造物主的主掌，高出他們的主掌！以後凡是違背約者，他是自壞其心哪！其凡完全造物主的約會者，造物主將來必賦與他最大的酬勞（一〇）！在鄉間落後的人，將要向你說：「我們是因爲致力於我們的財產家眷的原故，請你給我們求恕宥吧！」他們口雖如此說，但是他們心中沒有！你要答道：「若是主要傷你們，或是要益於你們，是誰能在造物主的方面，給你們主持絲毫呢？造物主是至詳細你們工作的（一一）！你們的揣測，是傳道聖使與純誠于真的人，永久不能返回他們

的家啦！在你們的心中，有那樣的美滿；你們推測了的，是一些可惡的推測！蓋你們原來就是一些妄爲破壞的人哪（二二）。凡是不純誠歸信主與他的傳道聖使的人。主確已爲昧真的人準備了烈火啦（二三）。天地的主權統是屬諸造物主的！他恕宥他要恕宥的，他懲罰他要懲罰的，造物主是能恕的能慈的（二四）。

『當你們行至於戰利品要取拿那個的時候，彼落後的人將說啦：「你們不要管我們，我們一定跟隨你們」！他們是打算更變造物主的論語！你說：「你們決不能跟隨我們哪，造物主業已有言在先啦」！他們又要說啦：「不然，你們是嫉妒我們吧」！「蓋他們雖有點明白。亦是不多（二五）』。

『你對鄉下落後的人說：「不久你們將被招集去，應付一些個最有武力的人民，殺滅之征服之。若是你們能服從命令呢！造物主一定賦與你們最好的酬勞。若是你們轉變啦呢，亦就像以先你們轉變了以後，懲罰你們以最大的痛苦似的（二六）」。然在瞎子拐子病人，不出去時，尙可無罪！凡是服從造物主的傳道欽使的人，主使他進入那江河在其下緩流的樂園，凡是轉背避役的人，主才懲罰他以最大的痛苦呢（二七）』。

『造物主確是喜歡，在樹下與你立約的那些個純誠于真的人，他是知道他們心中的，他降安定於他們，以最近的勝利回賜他們（二八）。以最多的戰利品叫他們得獲，造物主是至

有權威至公斷的（二九）。

『主許約了你們，能得獲多數的戰利品；且使你們急得於此，且抑制人的手對付你們。此即是對於純誠于真的人的顯跡，是默導你們於中正之人道（三〇）！其他你們對之尚有未能的，造物主確是將那個範圍住了，造物主是在每一事物上至能的（三一）。』

『設若是那些昧真的人，對於你們作戰呢，他們一定是轉背的！他們一定得不着保護者，與援助者（三二）！此是造物主以先過去的成例，造物主的成例，永得不着變換哪（三三）。』

〔傳〕 見利則進，遇難則退，乃昧真的人，古今之常情，然終無所得。其純誠的君子，不特物質有得獲，而精神亦得安慰。此所謂僞則心勞日拙，誠則心逸日修者也。此是買地奈下降第二十五章，言穆聖必勝必能回麥加。

經 『使你們勝過他們以後，在麥加市內，主制止住你們的手，對他們，他們的手對你們。造物主是監視你們所爲的（三四）！他們固然是昧真的人哪，他們關於禁寺阻止你們，拘禁祭物達至目的地，設若不是因你們不明白彼人之中尙雜有純誠于真的男女，恐因無知蹂躪他們，使你們在他們中遭受了怨讟呢，則……此是造物主叫他意欲的那個人，進入他的慈惠中！設若是他們已經分開啦呢，主一定是以着最痛的罪刑，懲罰他們中之昧真

的人哪(三五)』。

〔傳〕 一家有一純誠君子，一家之人，不到在昏愚迷信隱昧真理的人，與純誠于真者分開時，則不遭報。乃古今之成例！試觀諸大家庭析居之後，及一家之善者死亡，遠離之後，自能參悟此種顯跡。不特一家之人，若彼果係純誠得道之人，主必佑之，你從之你友之，不特你能借他的真光，能看出道本所在。且亦能因他，你不遭着災患，此即似乎人之投鼠忌器之心理也。如盧圖書爾卜之時代，均不外此耳。

經 『造物主置「愚魯的嫉惡怨忿」於昧真人的心中。他降「定而安」於他的傳道聖使，及衆純誠于真的人上。他叫他們常守敬謹的訓諭，他們純真於那個啦，成了那樣的人啦，造物主是在每樣事物上至知的(二六)』。

『造物主實現了他的欽使的夢，若是造物主意要已定，你們剃頭剪髮，安寧無慮着，進入禁寺！他是知道你們不知道的那個！他在那個以外還要造成最近的開明呢(二七)！他是走着中道及真理的宗教，派他的傳道欽使！爲是使他勝過了各種宗教，有造物主的證明足可以啦(二八)』。

『穆罕默德是造物主的欽使！同着他的那些人，都能制勝於昧真的人哪。他們彼此是相愛的！你看他們是用鞠躬叩頭着，尋求造物主的殊恩，與喜愛呀！他們的表徵，

是在叩頭的動作中，他們的面上顯出來啦，那是載在桃拉台引支勒中的形式！是猶之乎植物之由出苞奮發成長，完成枝梗，在種植的人，一定是喜歡啦。可是昧真的人，一定是要怒啦。但是造物主已許約了他們中的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恕宥，與最大的酬勞（二九）。

〔傳〕

穆聖在候代比業戰前，夢同諸賢入麥加，醒後談與諸賢，後果入之，此種夢是真夢，決

不似近年所傳夢尙須圓之說，夫果有默示，夢中示景又何須用圓夢經乎？圓夢之說，由來已久，在一方面觀之不合真理，不合中道。在他一方面觀之，亦能藉之誘動無知之人的信仰心，使之明白物質之外尙有精神」。夫宗教固以真理爲至完善，然造物主默導人類，亦因人之智識漸進者也。試觀植物之成長，由發芽而勾萌，然後植立，其發芽勾萌，似叩首鞠躬之像，故在桃拉台引支勒經以此爲重。至可蘭則重立站，是植物已到植立之時矣。時代進展，大中之道，古今不易，猶之乎日月中天。教人之法，導人之術，亦可因時因地乎？

第四十九章 候 支 拉 特（內室）

買地奈

在五十八章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在造物主與他的傳道欽使之前，不可先行解決！你們要敬畏造物主！祇是造物主，是能聽的，能知的（一）』。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的聲音，不要高過了聖人的聲音，你們對他說話不可高聲，就像你們一部分對於一部分高聲似的！你們若是不知道這個，你們的工作都壞啦！』至於彼對於造物主的傳道聖使低聲的人，造物主可驗出他們的心是敬謹！他們應受恕宥，與最大的酬勞^(三)』。

『彼在房子的外邊呼喚你的人，大多數都是沒知識的^(四)！設若是他們忍耐着，等待你出來，那是於他們爲最優！造物主是能恕的，能慈的^(五)』。

〔傳〕 儒者小學卽習應對進退之禮。言爲心聲，言語放肆，聲音不檢點，決非敬人之態。然於此數節，能看出彼時聖人與諸人平等之概，以聲音謙和規訂尊聖之禮。至於其餘之形式，除不准冒昧外，大皆從略。比於儒禮固屬簡略，然因其約也，人能切守。儒因其繁也，時至今日，雖守古禮之家，亦皆隨便矣。

經 『唉純誠于真的人！若是浮躁妄爲輕動的人，以消息到你們上時，你們要分辨清楚，蓋夫因無知而誤解人，然後對於你們所作的那個，你們轉成了懊悔的啦^(六)。你們要知道，在你們的中間，有傳道的聖使！設若是他關於一切的事物都從你們的意思，則一定就苦了你們啦。蓋造物主是使你們喜愛純誠信仰，在你們的心中使你們以那個爲美！且使你們憎惡昧真妄行違命的人，若是這樣人，才是得道的人呢，才是蒙造物主的殊恩與

慈惠的(七)！造物主是至知的至公的(八)。

『若是純誠于真的兩部分人，互相攻擊時，則你們宜居中調和！二者之一，有一方侵犯他一方者，你們應當攻擊侵犯的那方，必須等到歸至主的命令而後已。若是他真歸了，則你們以着公道平和於中調解！你們要公道！造物主是最喜公道的人哪(九)。純誠于真的人都是弟兄一樣！你們在你們弟兄間調和！你們敬畏造物主！是希望你們蒙慈惠(一〇)』。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的男人，不可譏笑男人，抑或者將來彼優於此。女子不可譏笑女子，將來亦或者此優於彼。你們自己不可貶毀你們自己，你們不可互相以綽號命名，在純誠于真以後，再命以惡名者可恥！凡是不能悔而復的人，都是些個昏愚自負的(一一)』。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遠避多數的揣測着，揣測的一部分，確是屬於罪惡的。你們不可暗中窺伺一部分背論一部分！在你們中有好吞已亡弟兄之肉的！你們豈可不憎惡他嗎？你們敬畏造物主着，造物主確是能復的，能慈的(一二)』(亡兄之肉乃被毀之喻也)。

『唉世人！主自一男一女上造化了你們，然後叫你們成了遠枝近派，不過爲是叫你們辨識而已。至於你們的至尊貴的，是在主的闕下，你們能敬謹的！造物主確是至知的，至明的(一三)！鄉下的人說道：「我們信啦」！你說：「你們尙沒信哪！你們要真信應當

說：「我們順命啦！」夫純誠之德，尙沒入于你們的心中呢！若是你們真服從造物主，與他的傳道欽使呢，關於你們的工作，他不能減少絲毫！造物主確是多宥的多慈的（二四）。

『祇是純誠的回教人，他們就是那些純誠信仰造物主，純誠信仰他的傳道欽使的人。他們以着財產性命，犧牲在主的道上，他們向無疑惑！類是之人，他們才是誠實的君子呢（二五）！』你說：你們要拿着你們的教門，告知於造化的真主嗎？造物主是知道天地間所有的！他是無一事不知的（二六）！』他們以爲「完全順命」是有恩於你。你說「你們的完全順命，不是施恩於我！若是你們是誠實君子呢，因得導于純誠之德，乃是造物主施恩於你們啦（二七）！』造物主是知道天地間未現的，造物主是監視你們所行的（二八）』。

〔傳〕 按此是買地奈下降第二十章所謂冒昧，粗野、輕聽，誤解，互相攻擊，結私侵犯，譏笑背毀，妄加惡名，任意推測，不以得道敬謹之士爲尊貴，因親族之關係互相援助，排除異己之毛病，各地各時均有。穆聖死後，即因此而演成內亂之紛爭耳。豈知回教徒譯其意是「純誠于真」，是純誠於造物主及其宣道聖使，此是因人之信仰如何，分辨出來的貴賤，不是家族親屬之關係者也。即使某某是回族，但若是不能安於此，不能以財產性命在造物主之道犧牲，他且於中嫉妬，具有以上之毛病，那豈可謂純誠于真之人呢？某雖非回族，然他得觀可蘭經之後，他知真道在斯，安於斯一切犧牲於斯，且時時以斯爲訓，那即是在造物主闕下至貴的人！所可惜者，晚近回教被持馬克斯

主義的猶太人，誘導在自稱一族上。亦要拿着民族自決說，去與世人爭權利。可是自己不想，自己因以保存者，是因物質能勝人乎，是具有真道乎？夫本身物質文明，在世界業已落伍，不必諱言。然息息不亡，造物主能護佑者，豈非此真道乎？今若棄道而重族，族將何存。夫在中國回族遠祖匈奴，固是長城以北之强悍民族。然若不是西遷，信了真道，土耳其尚有近代之強盛乎？試觀世界今日在可蘭指導下，能有多少個族，多少個國，我們豈可與猶太效「教即族，族即是教」之說乎？

第五十章 格

夫（字母）

麥

加

在七十七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格阿夫，誓曰「可蘭經是至尊貴的（一）！」但彼中警告的人，到在他們時；他們以為是奇異！彼味真的人說道：「這真是可怪的事情（二），若是我們死了，我們豈不是變成了土啦嗎？遠哉此歸（三）！」

「主確是知道在他們中，地面消滅的那個，然在主的闕下，亦有確定的簿記（四）！但真理到在他們時，他們不信，他們對於此事，總是懷疑不定（五）」。

「他們豈不看看他們頭上的天嗎？主是如何建設的，如何裝飾的，為什麼連個空隙都沒有呢（六）？他們又豈沒看見地嗎？主如何樣的展開了它，置山嶽於其上，各種的新鮮

植物生於其中(七)。仰觀俯察，可爲各個能復的奴僕之訓誨及明鏡(八)。

『且主自天空降尊貴的雨水，然後主叫園圃，因之生長，籽粒收穫(九)，高棗樹的花果壘壘(一〇)，惠賜於主的衆僕，活了死的鄉村，復生亦就是像這樣(一一)』。

『在他們以挪亞的民衆，蘭斯的人，色木族爾得族，法老歐盧圖的弟兄，埃克提的人，屯白蘭的民亦都是以真爲僞！亦都是以傳道聖使爲不可靠！於是乎主的警告實現啦(一二)』。

『主豈不是能於第一次造化嗎？爲什麼他們關於新的造化還蒙着呢(一三)？主確是已造化了人類，主知道他們心中的陰謀！主對於他們比腦神經還近哪(一四)』。

『彼時有兩個記錄者，在他們的左右坐着記錄(一五)！他不說一句話則已，若說時在他的跟前有準備下的監視者(一六)！死的痛苦真來到啦，你豈能旁避嗎(一七)？蘇雷一吹，那就是警告的日子來到啦(一八)。每一個人來到之時，都有一個驅逐者，一個證明者(一九)』。

『關於這個，在以先你確是沒注意！現在主揭開你的黑幕，今天你的視力就清楚啦(二〇)』。伴同他的說道：「這就是給我預備的嗎？」「你們倆將昧真的，頑抗的，阻止行善的，妄爲的，懷疑的(二一)，與同着造物主再置其他的主的，各個均擲于者汗難地獄中，均擲在最嚴厲的痛苦中着(二二)」。他的同伴說道：「調養我的主！我沒使他迷路！可是他是在悠

遠的迷途中(二七)！」！論道：「你們不要在我的近前爭辯啦，我早已警告過你們啦(二八)！我的諭告不能更變哪！我不能虧負我的衆僕(二九)！」彼日主諭者汗難道：「滿了沒有」？答道：「還要增嗎(三〇)」？

「樂園已臨近敬謹的人啦。沒有什麼遙遠哪(三一)！這就是約許了各個，復了主的虔守法的(三二)！凡是、以着、不能、覺、察、的、理、懼、怕、大、慈、的、主、的、以、着、回、心、轉、意、來、的、(三三)；以、着、安、寧、令、他、們、進、入、那、個、那、就、是、他、們、永、久、的、光、陰、哪(三四)！他、們、在、其、中、要、享、受、什、麼、就、享、受、什、麼、主、爲、他、們、有、增、無、已(三五)」。』。

「在他們以前，我殞滅了若干代啦。他們是較他們至有力量的，然他們竄於各城中，豈有逃避之處。在那個之中，惟有那有心的人，或者置耳聽聞，心如是住的人，能得訓誨呀(三七)」。』。

「主確是在六天造化了天地，及其中所有的。主未嘗疲乏呀(三八)！關於他們所說的，你忍耐着，你在太陽出之前，沒之前，因感激調養你的主，讚他純一無比着(三九)。在夜中及叩頭之後，讚他純一無比着(四〇)。你要聽信那個日子，宣諭的人在近處宣諭(四一)，彼日他們聽見真的一聲喊，在那日他們就出來啦(四二)。主確是能令生能令死，終歸至於主(四三)！到在那天，地面倏然裂開，那個集合在主上是容易的(四四)！主是至知他們所說

的。你對於他們不必勉強。你以着可蘭經，教誨駭怕主的警告的那個人吧(四五)。」

〔傳〕 在今日回教的人，誰也是明白可蘭是尊貴的。然你若將可蘭上人類社會的主張、及對於典禮之解放、宣讀于他。有的立時以爲奇異，且將忍心的味此真理，妄爲懷疑矣。求其原因，乃由於習慣法過深，習久自然不求真經之所以然矣。(此是麥加下降三十四章示諭復生是實)。

第五十一章 雜 雷 特 亞 (撒布)

麥

加

在四十六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以着一些撒播的撒播(一)，一些坦負的重載(二)，行駛是容易的(三)，命令是分佈的，爲誓(四)：「約會你們的那個確是實在(五)！報應的日子一定是遇的(六)！」又以有軌道的天爲誓(七)「你們一定是在互相爭論中(八)！」關於那個被轉變的就是轉變人(九)！可殺哉，一些個不說真話的人哪(一〇)！他們陷入於悞憤中矣(一一)』。

〔傳〕 此是麥加下降第六十七章，示諭不信真理的人之報應日一定是遇的，歷引已往各時代警告之事實。

「可殺哉，一些個不說真話的人呀」一句，爲古今人類之大病，率然令之曰「可殺」，其罪惡之重，已可想見矣。回教時至今日，以「以媽尼」爲不二之至寶，然「以媽尼」者何？純誠也。不說

真話適其反面，故曰「可殺」。然再試觀，回教教友，真是純誠不說假話者，尚有幾人呢？遍遊各地，我以為貧困不足憂也，衰弱不足憂也，惟有不知「以媽尼」之真實所在，好說假話，乃築成貧困衰弱，永久不移之原因。然則是造物主實了可蘭殺伐之諭乎？敢望我教教友無論何時何地，以說真話爲寶。夫人因其無誠也，無論遇到若何之訓誨，他只是表面敷衍，心中不以爲然。此種人最可惡，其著報必也。

且加以中國之風俗古禮限人，亦有時在風尚所禁，而人情難守，不得已不說謊者，無可諱言。可是你要遵可蘭所訓，我敢斷言決無與人情不合者。因於情欲所守不難，故你能以誠相見耳。主且恐世人不能，以穆聖作爲人之模範。你觀穆聖一生言行，何事是出奇立異人之難效的呢？穆聖之難能者是其純誠，是其將陰私全示於人也。

經 『他們請詢：「什麼時候是因果報應日呢(二二)？」』 『他們被火磨難的那日就

是(二三)！』 『你們噲噲這個磨難，就是你們以先急求的那個呀(二四)』。

『至於敬謹的人，是在泉園之中(二五)，他們取用調養他們的主賦與他們的，他們以先就是一些個善人哪(二六)！他們在夜間睡眠的時間很少(二七)。他們求主恕宥就是拂曉的時候(二八)！在他們的財產中對於求的人，不求的人擔負救濟之責(二九)』。

『在地面中，在你們本身之中，都有堅誠信仰的人之顯跡(三〇)！你們豈沒遠觀近取

嗎（二一）？在天空中亦有許約於你們那個惠賜（二二）！指着調養天地的主爲誓，那確是真實無妄的，就好像你們自己表說似的（二三）。

「亞卜拉罕貴客的佳話，豈沒達至於你嗎（二四）？彼時他們謁見他，他們對他問安，他亦對他們問安，且道：「素非相識者（二五）」！於是他回到他的家去，拿來了肥牛犢（二六），就獻於他們的近前，說道：「你們爲何不吃呢（二七）」？於是他因爲他們不吃，心懷恐懼啦。他們道：「你不要駭怕，我們是以着一個有知識的小兒來給你報喜（二八）」。於是他的婦人在語聲中轉來，手蒙其面說道：「我是一個不能生育的老婦啦（二九）」。他們答道：「調養妳的主是這樣論！他確是至公的，至哲的（三〇）」。

二十七

經 「他說道：「你們被派最要緊的事是什麼呢（三一）」？他們答道：「我們被派向至惡人的群中（三二），對於他們下降泥石（三三），此種撒布是自調養你的主闕下，對於作惡的人一方法（三四）！但在其中純誠于真的人，我們必提出來（三五），在那兒除非是純粹順主命的宅院以外，再看不見什麼哪（三六）！對於恐懼最大痛苦的人，我們在那兒遺下了顯跡啦（三七）」。

【傳】「在那兒除非是純粹順主命的宅院外，再看不見什麼哪？」中日戰，在遷安建昌營有一回民，全家跪于地求主，及炸彈落其院中未爆，此乃目覩順命者之許約也。如各聖賢墳，敵人、不毀，無地、無此顯跡也。

經 『昔者主派遣摩西以着顯明的證據向至法老歐（三九），但他因為他有堅固的勢力可靠，乃反對的說道：「這不是法術就是瘋狂（三九）」！於是主懲治了他及他的兵馬，棄他們於淹沒的水中，他是被譴責的（四〇）。』

『在爾得族的時代，主亦對於他們派遣了颶風（四二），風之所到，無有遺漏，都轉成了廢物（四三）！在色木族的時代，有人對他們說：「你們樂吧，到在相當的期間……」（四三）。」然他們仍是對於調養他們的主之命令違反哪，於是天災懲治了他們，他們豈不是靜觀着呢嗎（四四），可是他們不能支持，亦不能互助（四五）！在以先挪亞的民衆，確亦因為他們是一些作惡之人之故！（四六）。』

『主親自建設了天。主是全能的（四七）！主鋪伸了地，美哉鋪伸者（四八）。主在每一類物中造化了陰陽匹配，是希望你們受訓誨！（四九）。』

『你們逃至于造物主着，我是自彼來至於你們的明白的警告者（五〇）！你們同着造物主不可另置其他的主，我對於你們，關於那個樣，已明白的警告啦（五一）。』

「但他們也像他們以先的那些人似的，傳道欽使不來到則已，一旦來到，他們就說他是「騙人法，是瘋狂的話（五二）」！他們互相以此相囑；他們真是一些個生成的叛逆（五三）！然則你遠避了他們吧，你不能被譴責（五四）！你教誨吧！教誨能濟益於純誠於真的人哪（五五）」。

「主造化了人神，就是給主使用的奴（五六）！主不向他們要惠賜，主不向他們要食物（五七）！造物主他是惠賜的，是具有堅固勢力的（五八）！彼昏愚自負的人的罪惡，亦就好像他們以先的那些人的罪惡一樣！他們不必着忙（五九）！傷哉！彼昧真的人，在警告他們的那個日子（六〇）。」

〔傳〕 「什麼日子是因果報應日、他們被火磨難那個日子就是」！試觀人類身受之災難、那一樣、不是火之磨難？設或他着水災，他身受之苦痛，亦是炎症。至於着炮火爆炸，則更不問矣。然此乃外來之災。若在本身無病、不名之爲炎。人均是死之於炎。炎之來也；外因固多，而心中因憂懼而生之炎，無時無地無之。惟有得道之士，無憂無懼，炎何由生。天災雖不可避，造物主亦必佑之。試觀今日各國之戰爭，在未開戰之先，必先將本國之僑民解救出來。純誠于真的人，造物主之民也。造物主豈能不解救之乎？試以此次世界大戰終結驗之，純誠得道之士，必獲主佑；昧真理昏暗迷信之徒，必着痛苦。然此所謂純誠得道之士，是真純誠得道之士，不是形式的。若以形式論，亞卜拉罕

之後裔、豈能着痛苦乎？

然則爲道出征，正當防衛，何以謂之被佑呢？夫人壽夭有預定之數，得道之人不以死爲苦，以生于憂懼、病、患、爲苦耳。夫生不是賞，是被命。本其所命、盡其爲人之天職而已。故死亦不是罰，是回報其所命，聽候結算。然後方有正式賞罰耳。然此世之安樂與苦痛，可是他世的影，在此世日常戚戚之徒，他世亦無樂園之享、明矣。

第五十二章 土

雷(山名)

麥

加

在第三十二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以土雷山嶽 (一) 及展開的細皮，錄寫的經典 (三)。與勅建的殿宇 (四)，起來的高頂 (五)。滿溢的海洋爲誓 (六)。調養你的主懲罰一定是實現的 (七)！對於那個，沒有能抵禦的 (八)！到在那天，天是動的，山是搖的 (九)。可痛哉！今天彼以聖賢之道爲虛僞的那些人哪 (一〇)！他們是陷於譏笑嬉戲之中啦 (一一)。彼日邀他們到在者汗難火獄的時候 (一二)：「這就是你們以先以爲未必實現的那個火 (一三)！這豈是騙人的法嗎？抑或者是因你們沒看到呢 (一四)？你們進入那裡吧！你們能忍受，或者你們不能忍受，都是一樣！這就是因你們已往所作的報應你們哪 (一五)」。』

「彼敬謹的人是在樂園慈惠中(二七)，享受調養他們的主賦與他們的安樂，調養他們的主，在火獄的痛苦上維護了他們啦(二八)！」因你們已往的工作，你們食飲，是滿足的。是逸樂的(二九)！列榻而休息，明眸粉白者爲伴侶(三〇)。」

「彼純誠于真的人，他們的子孫，亦以着純誠的信念，跟隨他們。主亦使着他們的子孫繼續他們。對於他們的工作，主不能減去一事！個個人是因他們所作的爲質證(三一)！主因他們所望的鮮菓及肉供給他們(三二)，他們在其中競換佳蓋招待。既不妄談，亦無罪過(三三)。環使以童男童女，如被藏之珍珠(三四)。他們彼此訪問互相談論(三五)的說道：「我們昔者在家裡，就是怕主的人哪(三六)。所以造物主施恩於我們，在酷熱的痛苦上維護了我們(三七)。我們在已先確是向他呼籲啦。他確是喜歡好的能慈的(三八)。」

〔傳〕按「因你們已往的工作，你們食飲是滿足的，是逸樂的，列榻而休息，明眸粉白者爲伴侶」及「主因他們所望的鮮菓魚肉供給他們」。及「我們昔者在家裡，就是怕主的人哪！所以造物主施恩於我們，在酷熱的痛苦上維護了我們」。等句研究，是敬謹的人得護佑被解救出災難遷地而獲之樂園，似乎純誠於真的人，有由麥加遷去北方之寓意，讀者不可按俗說，一意按死後推想耳。

經「你訓誨是以着調養你的主的慈惠，你不是巫卜，你不是瘋狂(三九)！抑或者他們說道：「此是詩人的描寫，我們對於他，等着那個時限的疑案吧(四〇)！」你說：「你們

等着吧，我亦是同着你們，共同等着的人哪（三二）！抑或者是他們的才智，按着這個命令的他們嗎？抑或者他們原來就是一些個逆徒呢（三三）？抑或者他們又說：「那是他自造的辭論哪」！總而言之，他們是不能信真理的人哪（三四）！假設他們真是說了實言，叫他們照這樣的言辭拿來着（三五）。「抑或者沒有造化他們的嗎？他們是自然而成的嗎（三五）？他們造化了天地啦嗎？爲什麼他們還不確信呢（三六）？」

「抑或者他們自己有調養你的主的寶庫嗎？或者他們是管理一切的人呢（三七）？抑或者他們有上天梯，他們能竊聽，叫他們那個竊聽的人，拿來明顯的證據着（三八）。抑或者他真有女，你們應受是男呢（三九）？抑或者，你向他們索要工價，虧損了他們自己的分量啦（四〇）抑或者他們自己能知道未現，他們自己記錄下來啦嗎（四一）？抑或者他們打算陰謀嗎？陰謀的人，都是一些個味真的人哪（四二）！抑或者他們在造物主之外，還有主者嗎？關於他們以神鬼人物貳主的事，讚造物主純一無比（四三）」。○

「若是他們真看見天上掉下一塊來呢，他們亦必說：「這是重壘的黑雲哪（四四）」！然則你不用管他們啦，叫他們一直等到遭遇那個日子，他們在其中驚恐駭怕吧（四五）！到在那一天，他們的陰謀，無濟益于他們絲毫。他們是不能被援助的（四六）！但昏愚自負的人在這個以外，尚有種々痛苦呢！可是大多數的人都不明白（四七）！「你忍待調養他的主的公

斷吧！你確是被主看視的！你於動作時，因為感激調養你的主，讚他純一無比着〔四八〕。你在夜中及群星下落的時候，亦要讚他純一無比着〔四九〕。

第五十三章 乃

志

木(星辰)

麥

加在一百二十二章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以星辰下落的那個時候爲誓(一)。你們的同人，他沒迷，他亦沒誤(二)！他不着私意發言哪(三)！他不過就是被默示而已(四)。是陽剛有定，且得中和的，授與他的(六)，那是以着最高的天涯下降臨近；完成了兩弓一弦，或更近的(九)！默示於他的奴僕所應默示者(一〇)，是其心看見了的，不是虛假的(一一)』。

〔傳〕 可蘭示教是明白的、是中正的、是本之天地之顯跡的、毫無私意雜于其間、見曰心見、非是目見，其理已明。

經 『然則他們是因為他的見，生出疑惑爭論來了嗎(一二)？且他見他其他的次降，是在細得賴的盡處(一四)，在那兒才有買哦哇樂園哪(一五)！得道者的樂園彼時他能合於細得賴的他要合的，觀之既不偏亦不過(一七)，調養他的主的踪跡，他確是看見最大的啦(一八)』。

『然則你們不是看見了爾台歐雜與末尾的第三位買拿台了嗎(二〇)，此是三個偶像的名，是人目所能視者。見造物主是

以心見，偶像真是男子歸于你們，女子歸于主嗎(三二)。若是那樣的分配，真是無意義的(三三)！是以眼見。那不過就是與你們的祖先，妄擬的名辭而已，造物主未曾降什麼證據！他們亦不過就是順從他們的妄想揣測而已』。

〔傳〕 心見目見於此已諳，吉凶之理是本之默示，藉之宣化人間，非似普通之妄擬神名者比，高下，不辯自明。此種妄擬之教，類如中國之財神廟，娘娘廟等，今日已無足論。耶穌猶太一神教固高于此，但所持之經典舊新約，亦是說目見說直諱，未曾有心見之說。有識者二者共同研究，自識之矣。

經 『夫調養他們的主的正道，確已臨至他們了，人妄擬的豈能實現嗎(三四)？無論前後首尾，都是歸於造物主(三五)！無論多少天神，在天上給他們求情，但除非是造物主已默許的，他所要所愛者外，不能濟益絲毫(三六)』。

『祇是彼不誠信後世的那些人，他們給天神命名，都是女子的名(三七)，他們對於那個沒有知識，亦不過是順從他們的揣測妄想而已。揣測妄想，豈能有補於真理絲毫呢(三八)』。

『然則彼對於主的訓誨轉背，不希望別的就是希望目前生活的那個人，你對他遠避着(三九)！關於知識，他們就達到這兒爲止！調養你的主，確知道誰是對於他的中道迷誤的，誰是得了中道的(四〇)』。

〔傳〕 按宗教史考之，西洋各國女神之名均盛，希臘古典文多係女神。中國開化較早，此風不甚。自基督教傳到歐洲，歐洲人乃知崇拜一神，但大多數之古典文仍是神話。宗教去歐洲，歐洲人能誠心信仰，因之而興。宗教傳至中國，終不得大肆傳導者何也，乃因中國有易之哲學，士大夫階級不易深入耳。

經 『在天地間所有的，統歸至於造物主！他以着作惡的人的工作報應他們。他以着幸福，報應那些作善的人(三三)。彼等雖不免有無心的小過，然設法遠避大罪與穢行。調養你的主的恕宥一定是寬的！他自地生成了你們，他是至知你們的！且你們在母的腹中爲胎兒時，他就知道你們哪！你們不能使自己純潔！他是至知誰是敬謹的(三三)』。

『你豈沒看見那個人轉變啦嗎(三三)？他給了少許他就止住啦(三四)。那麼他自己就知道未來嗎？是他已看見啦嗎(三五)？抑或者因爲在摩西的冊本中，亞卜拉罕的完全，尙未宣諭於他嗎(三七)？夫負重罪的人，不能擔負他人的責任哪(三八)！對於人無所謂，就是他已行努力過的那個(三九)。他的那個努力，不久要他看見啦(四〇)。報復他是完全的報復(四一)。夫最後的歸宿，惟向至於調養你的主(四二)』。

『惟有他是能使人笑，使人哭(四三)。令生，令死(四四)。他自洩精的時候，造化了男女陰陽(四六)。在他們上生長其餘(四七)。惟他是能使富的，能使得的(四八)。他是調養狼星

的（四九），他是殞滅了早先的爾得族（五〇），色木族，及在他們以先的挪亞的民衆，不叫他們永存的（五一）。乃因他們是昏愚自負過爲的（五二），則顛覆墮落了（五三），他是遮覆那個應遮覆的（五四）。然則調養你的主那樣恩典，尙可猶豫呢（五五）？這就是已先警告過的警告（五六）。應當近的不久啦（五七）。在造物主以外，沒有能解除那個的（五八）！你們還奇異這個言語（五九），仍是譏笑而不悲痛嗎（六〇）？若是那樣，你們真是自暴自棄的人哪（六一）！然則你們向造物主叩頭着，你們事奉造物主着（六二）』。

〔傳〕

甚矣人因希富，希得，憂懼災患之動機；因時因地妄擬種々名辭。信仰之，愛護之，不疑。昔者人智識未大開化，各地均擬神名，以崇拜信仰，不只阿拉伯也。及以後神權雖微，因強權之下，造成各地封建的道德，於是乎尊君之說，又成了中心思想，迨乎近代民智漸開，民權說興，又擬成愛國之說，爲中心思想。然一國之中，因思想不同，政見不一，其中智者，又擬出因時因地之種々主義。造成各黨各派之中心思想。然無論古今，凡是一種中心思想出，必有信仰之者，愛護之者。但是人擬之思想，因其時地合理組織之。對於其範圍以內之人民不無利害關係。然真正個人之富貴，窮通，災難禍福，即在昔日之威震世界的拿破崙大帝，亦不能自主。豈能主他人乎？等而下之，又何足道。若有人焉，以人宜對造化我者負責，宜完全以事奉造化人類萬物者爲中心思想。則人將因遠而無據，莫如以物爲主，殊易證明耳。

然物皆循一定之法則，人無意志之自由，豈非近代唯物學者所主張乎？物既有定，豈能無主之者造之者乎？因其被造，賦與之本能，順自然，盡其天職，與其他擬說較之，豈非至高者乎？

第五十四章 改

麥

雷（月）

麥

加

麥加下降的
十七章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即是時已限近，月已分開的（一），那個顯跡，他們看見，他們亦必轉變，仍是要說：「這是屢見的法術（二）」！他們仍是不信，仍是順從他們的私心！事務的種々都有確定的（三）。』

『各種的軼聞，確是達至於他們啦。在其中有被譴斥的（四）。有完全的判斷！各種的警告仍是無濟（五），你遠避他們吧！到在那天，宣告者邀他們到在未曾經見的情事

時（六）。他們自穴中出來，他們的眼是驚恐的，就好像潰散的蝗蟲（七），急趨至於宣告者啦，味真的人這時候才要說道：「這真是困難的日子（八）」。

『在他們以先挪亞的民衆，亦是以他爲不可信的！他們不信服我的奴僕，他們且說他是個瘋子，譴斥了他（九）。於是他呼籲調養他的主道：「我確是被人戰勝啦，請你援助

我吧（二〇）！於是我開啓了天空的門，瀉出了雨水（二一），裂開了地的泉，在預定的數中使二水相遇（二二），我載負他在釘連的板體上（二三），因着我的監護而行駛，報應昧了真的人（二四），主確是遺留下這個顯跡，豈有納勸的人嗎？看看我的刑罰我的警告是怎麼樣（二五）！因為訓誨主已將可蘭使容易，然則聽訓誨者有幾人呢（二七）？』

〔傳〕 可蘭即「念」之意義，因為訓練人成人，乃將此可蘭經成易讀之本，宜於大眾化。但人因私心之障，你無論若何的顯跡，他亦是不信。可蘭之易讀能普及人類，理明辭達，宜老宜幼，實前古所未有。然人因私心，其本易也，故意說其難，其本淺也，故意說其深。可蘭即「念的經」之意義，自古及今，自西徂東，人必有念的經，其人方有軌道可守。然念的本必容易，方是主授。但雖容易，迷歧者仍是不念，即或念亦是不知其意義，口誦而已。此道之所以晦也。道晦之時，惟有先誨人念，對於一切典禮法條，不必計及也。試考此章乃是麥加下降的第三十七章，即極力的示諭念。後人亦以念爲儀典之首要。總觀在麥加所降，無有關於法典者。及到買地奈方有儀典法禮之諭。時至今日，各地均有重法輕念之誤。觀其所行，謂非可蘭，則是可蘭。謂是可蘭，則又非可蘭。謂其不念，則日日誦讀；謂其是念，則心未神乎其意義所在。此種難治之病，亦是古今罕見者耳。

經 「爾得族昔者何等的不信主的罪刑與警告（二八）！主對於他們在那不吉的日子，屢派凶風，拔起了人類，就好像棗樹連底根都拔起似的（二九）看々主已往的懲治，與已往的警

告，是怎麼樣(二二)，因為訓育主確已使可蘭誦讀容易，然則誰是納勸的人呢(二二)。
『昔者色木族亦以警告爲虛僞啦(二三)！且他們說道：「他不過是我們中的一個人而已，我們若跟隨了他，我們豈不是落在迷誤瘋狂中了嗎(二四)。在我們中間爲什麼偏擲給他諭命呢，大概他是欺詐自矜的人吧(二五)！」但爲時不久第二天早晨他們亦就知道，誰是欺詐自矜的啦(二六)』。

『彼日主派遣了駝，試驗他們，且命聖使道：「你靜候，你忍耐吧！宣諭於他們：水爲他們中間分配，各有飲的時候(二八)！」但他們呼喚他們中的一個人，將那個駝收起來，以後給拘死了(二九)，繼而主派了一聲喊，他們都轉成了好像作欄杆的枯木的樣子，看看主的懲治及警告是怎麼樣(三二)！
〔註〕沙漠地水少，駝是沙漠地知識天時的一種家畜，人在沙漠中持駝以不服其說暗中拘駝，駝死人爲沙所埋矣。〔爲動作，色木族地有泉水，聖人奉主命一日令駝飲一日令人飲，人不服其說暗中拘駝，駝死人爲沙所埋矣。〕因爲訓育，主確已使可蘭誦讀容易，然則誰是納勸的人呢(三三)？

〔傳〕可蘭經是因人之程度下降的，文辭雖異而真道千古不易。其人文幼稚時代，有示諭；其社會複雜時代，亦有天諭之警告。決不能在未警告之先而着殞滅，猶之乎不教而殺。但時至近代，人智大開，各種之經典供之目前，人不求己之在道與否，專以責人爲務，雖有聖賢，亦被制於不敢言，故有前古未有之災耳。

經 『昔者盧圖的民衆，亦是不信實警告啦(三三)主確是對他們派了沙石的凶風，但是

對於盧圖的眷屬，因為主的恩典，在拂曉救出了他們，那就是主酬勞能感恩的人哪（三五），彼時確以主的威刑，警告了他們啦，他們仍是對於警告猶疑（三六），他們確是誘惑他們的旅客了，於是主蒙了他們的目，叫他們嚐試主的罪刑與警告（三七）！及到第二天早晨已決定的痛刑臨到啦（三八），於是命之曰：「你們嚐試主的痛刑與警告吧（三九）！」因為訓育主確是已使可蘭讀誦容易，然則誰是納勸的人呢（四〇）？

『一些個警告，確已都到在法老歐的民族啦（四一）！他們亦是不信主的種々示諭的！主拘擊了他們，是用威力的拘擊（四二）』。

『然則你們的昧真，豈能比這些個人還強嗎？然則你們在經典中，是得有赦條啦嗎（四三）。抑或者他們說：「我們是互相援助團結的（四四）！」豈知他們的團體，不久戰敗，將要轉背而逃啦（四五）！不然，則約會他們的時限，亦必到來，時限一到，他們就遭受了悽慘的痛苦啦（四六）！作惡的人，確是在迷誤瘋狂中（四七）！到在那天，將他們拉在火中，他們的顏面，是遭受烈火的（四八）』。

『主造化每一樣事情都有一定（四九）！主沒有命令則已，若有時就好像目之一瞬（五〇），主確是殞滅了你們好些個夥啦，然則誰是納勸的呢（五一）？』

『蓋他們所行的一切事務，都在冊記中，無論事之大小，都是被錄的（五二）！敬謹的

人，確是在有河渠的樂園中，是近在有絕頂主權的闕下，最優的地位中（五五）。

〔傳〕 此是麥加下降之十七章，示諭念之經典容易，以明其不能念之書非是自然的。可惜近年漢文趨向語體，以小說爲文學正宗書，以看爲本，能日念之書無幾。因而人生無確守之道矣。因其父子師生所看之書不一，故父子師生之道，亦不能一。况他人乎？

天無論如何的變，地無論如何的陷，亦不足破人之私見，古今同也。觀「因爲訓育，主權已使可蘭讀誦容易，然則誰是納勸的人呢」？之句，可知時無論古今，在人類之中，得道者少，而虧本者多。你的文章無論如何的美麗，如何的明白，如何的大衆化，無奈是得者自得，失者自失。愚雖不敏，數十年來，對於宣傳道德挽救人心，敢說不遺餘力。雖不敢自比古人，但拙著之天道人道易理等，向本之自己所得。對於來從諸生，未嘗不盡其所能引導。至今思之，獲其益者，實屬少數。近來極求可蘭普及化之文體，若按此章考之，能得者亦恐無幾耳。觀各時代均有可蘭，其文體當然不盡是阿文明矣。

第五十五章

唻

哈

瑪（大慈之主）

買地奈

在十三章
之後下降

經「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特慈的主他教授可蘭，他造化了人，他教授人有分辨的知識（四），日月都是按着

一定的計算，草木都是伏地而生長^(六)，他起高了天，他置了天秤，你們在天秤中不可越量^(八)！你要本着公平實行稱量，不可減輕分量^(九)！他爲造化的人物安放了地球^(一〇)。在其中有鮮菓，有棗實，有花苞^(一一)。有帶糠皮的穀物，有種々の芬芳^(一二)。然則調養人神的主的恩典，是那樣使着你們人神不信呢^(一三)？

『他自像瓦片的乾泥上造化了人^(一四)。他自清煙的火量上造化了神^(一五)。然則調養你們倆類的主，是那樣恩典使着你們不信呢^(一六)？』

『兩東兩西都是他的調養^(一七)！東半球的東西
西半球的東西然則調養你們倆類的主的那樣恩典，你們還不信呢^(一八)？』

『他任着兩海相遇^(一九)。可是在他們中間有隔，而不能相侵^(二〇)。你們倆類還不信調養你們的主的那樣恩典呢^(二一)？』

『他且能使兩海之中，都出珍珠與珊瑚^(二二)。你們倆類還不信調養你們的主的那樣恩典呢^(二三)？』

『在海中被造化了行駛的船，就好像扯旗似的^(二四)。你們倆類還以調養你們主的恩典爲虛僞嗎^(二五)？』

『凡是在天地間的物，沒有不污壞的^(二六)。惟有調養你的主之本然，是永久尊大而貴

重的(二七)。你們兩類尙還以調養你們的主的恩典爲虛僞嗎(二八)？

『且在天地間那一個不是請求他的，他每一時都是在事務中(二九)！然則你們兩類還以調養你們的主的恩典，爲虛僞嗎(三〇)？』

『唉，人神哪！主對於你們不久就要靜觀啦(三一)。你們兩類須還以調養你們的主的恩典爲虛僞嗎(三二)？』

『唉人神的群！若是你們能够脫離了天地的界限，你們就脫離吧！除非是具有真力者，沒有能脫離那個界限的(三三)！然則你們兩類還以着調養你們的主的恩典，爲虛僞嗎(三四)？』

『將來若是對於你們兩類派遣了有煙無煙的火，你們豈能自助嗎(三五)？然則調養你們兩類的主那樣恩典你們還不信呢(三六)？』

『若是到在彼時，天真裂開，這就變成了各色的花啦(三七)。然則調養你們兩類的主的那樣恩典，你們還不信呢(三八)？』

『到在那天可是再不能問人類神類的罪惡啦(三九)。然則調養你們兩類的主的那樣恩典，你們還不信呢(四〇)？』

『到在彼時是按着踪跡識辨罪人，然後按着他的頭腦，及他的足跡懲治他(四一)。你們

倆類還以調養你們的主的恩典爲虛僞嗎（四二）？

「彼時道：「這就是作惡的人，以爲是虛僞的那個火獄！（四三）」！他們是在那烈火中間環繞的（四四）。然則你們倆類仍是以調養你們的主的恩典，爲虛僞嗎（四五）？」

「彼時爲站在調養他的主前，駭了怕的那個神與人，准備下兩個樂園（四六）。然則調養你們倆類的主的恩典，你們仍以爲是虛僞嗎（四七）？」

「兩個都有種種的菓品（四八）調養你們倆類的主的恩典，你們仍以爲是虛僞嗎（四九）？」

「且在那兩個園裡都有泉水行駛（五〇）。然則調養你們倆類主的恩典，你們仍以爲是虛僞嗎（五一）？」

「在其中有各種雌雄蕊的鮮菓（五二）。調養你們倆類的主的恩典，你們仍以爲是虛僞嗎（五三）？」

「且他們在其中靠坐於錦綉的牀褥上。兩園收穫的菓品，是近在目前的（五四）。然則調養你們倆類的主的恩典，你們還以爲是虛僞的嗎（五五）？」

在其中尙有非禮不視，未接觸過人神的女子（五六）就好像寶石珊瑚似的（五八）。然則調養你們倆類的主的那樣恩典，你們還以爲是虛僞呢（五九）？」

「夫善的報應，沒有別的，就是善（六〇）。然則你們倆類，還是以調養你們的主的恩

典，爲虛僞嗎(六二)？

『在那兩個園之外，尙有兩個深綠的園(六四)。在這兩個中有湧出來的水泉(六六)。在其中有鮮菓品有棗與石榴(六八)，然則調養你們兩類的主的那樣恩典，你們以爲是虛僞呢(六九)？』

『在那兒各宮之中，有被選的俊美的女子(七〇)。然則調養你們兩類主的那樣恩典，你們以爲是虛僞呢(七一)？』

且那些被選的女子的艷裝，是被限於室中的(七二)。她們向未接觸過人神哪(七四)！然則調養你們兩類主的那樣恩典你們以爲是虛僞呢(七五)？』

『人得安坐於綠翠的大牀精緻的大氈(七六)。然則你們兩類，還以調養你的主的那樣恩典，爲虛僞呢(七七)？』

『讚調養你的主尊貴的名是偉大的，是尊貴的(七八)』。

〔傳〕 此是實地奈下降第十一章用呼問法證明造物主之恩與。

第五十六章 哇 給 爾(必遇的)

麥 加 在二十章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經『到在那個時候，遇的一定是能遇了(一)。遇的那個事情，決對沒有虛偽的(二)。高的一定高，低的一定低(三)。地的震動是那樣的震動(四)。山的粉碎是那樣的粉碎(五)。然後都成了塵埃的飛揚(六)。你們就成了左右中三派(七)。偏右的一些人們，就是右派的主張(八)。偏左的一些人們，就是左傾的人(九)。自中向前的人是依時中之道向前的人，此等人庶乎近道(一〇)。他們是在乃爾木樂園中的(一一)！在前世的人甚多(一二)。後世的人甚少(一三)。他們是在金鑲珍珠寶石的牀上，相向靠坐的(一四)。在他們的左右有青年侍奉(一五)，常以壺盞相隨(一六)，盞中的飲料，既不病人，亦不斷絕(一七)。鮮菓是屬諸他們自選的(一八)。鳥肉是屬諸他們自行願欲的(一九)。美目皓齒被選拔的女子，就好像包藏的珍珠似的(二〇)。酬勞於他們是因為他們已往所行的(二一)！他們在其中既聽不見閒話，亦聞不見穢語(二二)。他們聽得的言語就是安寧！安寧(二三)』。

〔傳〕 此是麥加下降第四十六章，示諭三派的人，時至今日，世界已有此種現象，人類大體可分此三派，然此乃預言乎。

經『右派的人是右派主張的人(二七)。他們是在沒有荆棘的菓樹，具有纍纍的香花，闊大的蔭影下(三〇)。水是常流的，鮮菓是多的(三一)。既不間斷亦無阻止(三二)。臥地高優(三四)，為他們造化了她們(三五)，她們都轉成了處女(三六)。同年能愛(三七)，這就是右派

人享受的(三八)。屬諸過去的人很多。屬諸末後的人亦是很多的(四〇)。

『左派的人，是左傾份子(四一)。在煙火熱湯之中(四二)。蔭影都是屬於煙幕的(四三)。既不涼快，亦不高爽(四四)。可是他們在那以前是快樂的(四五)。他們是在大罪上快意的(四六)！』

他們以先曾說：「若是我們真死了，我們豈不都成了土與骨頭啦嗎？我們豈能再復生嗎(四七)？昔者我們的祖先亦是這樣嗎(四八)」？你諭道：「不論前後的人一定得被集聚於

確定明顯的日子(五〇)！然後呼喚一些迷誤的人，一些以聖賢爲虛偽的人(五一)，叫他們食用屬於贊滾樹的果(五二)，滿之於腹(五三)，他們飲的是屬於火的汁(五四)；他們的飲，就像

駝的飲(五五)。駝食飲一次存儲數日人之飲
食無節者飲食必求過量——他們的這樣食飲，就是還報他們的日子(五六)」。』

經 『主造化了你們，你們爲什麼不以爲是實在呢(五七)？你們豈沒看見精的傾洩

嗎(五八)？是你們造化了的呢？可是主造化的呢(五九)？且死，主早已爲你們中間預定了。

關於換了你們的樣，在你們不知不覺中，再生長你們；主不是不能(六〇)！你們確是已明白了最初有創造的，然爲什麼你們還不納勸呢(六一)？』

『你們豈沒看見耕種的嗎(六二)？是你們叫那個生長，是主叫那個生長的呢(六三)？設若是主要將那個轉成了枯杆，你們即時轉成了憂愁的啦(六四)。我們損失啦，噫我們無望

啦(六七)』。

『你們豈沒看見，你們飲了的那個水嗎（六八）？是你們自雲降的那個呀，可是主降的呢（六九）？假設主要將那個轉成了苦鹹的，那一定是能！然則爲什麼你們不感謝呢（七〇）？』
『且你們豈沒看見你們燃着的那個火嗎（七一）？是你們造化的那個植物！可是主造化的呢（七二）？主以這個享受轉成了需要人的訓誨（七三）。你以着調養你的主偉大的尊名，讚他純一無比着（七四）。』

『我豈沒以着星辰的所在爲誓嗎（七五）？你們要能明白，這是最重大的誓（七六）！祇是可蘭經確是尊貴的（七七）。是在密藏的經典中的（七八）。除非是一些純潔的人，接近不了他（七九）！他是自調養全世界的主下降的（八〇）！然則你們以這個言語都是過譽嗎（八一）？』
『且你們以你們的惠賜爲虛僞（八二）。當那個到在咽喉的那個時候，你們豈不是親眼得見的嗎（八四）？主在你們中尙有比那個較近的，可是你們看不見（八五）。若你們以爲是沒有還報，你們說的都是實言，在那個時候，你們爲什麼不將那個惠賜退回去呢（八七）？』
「蓋凡是時中而向前的人（八八），他們才能得幸福，享受芬芳乃而木的樂園呢（八九）！至於屬諸右派的人 怎麼樣呢（九〇）右派的人，是能安於你的道者（九一）。以聖賢爲虛僞，迷信的人，是怎麼樣呢（九二）？他們的飲食是火汁（九三）進入火獄（九四）。這都是真而確實的（九五）。你以調養你的主，偉大的尊名，讚他純一無比着（九六）。』

〔傳〕夫可蘭乃尊貴的經，非純潔之人，不能接近。已有明諭矣。所謂純潔之人，心不住聲，色，病，情，企望之上，行無穢污者也。此經以形式觀之，易讀。且是大衆化，決無玄奧之辭；似乎不難。然古今能真正徹底了解者，實居少數，若真是純潔之人，造物主的慈惠一到，研究之不難，且較其他之書容易。若心有住象，或言行有偏之人，一二段尙不能徹底的了解。況全部乎？傳至東亞，因文字語言不同，教內禮節，因風俗政體，有種々之變化，爲教師者，不知不覺，已印上無數的風俗，固習，傳說之印象。時々因守其法，而心已有住矣。故前後一貫徹底研究者，不能說無，實較西方更少耳。

第五十七章 罕 的 得(鐵)

買的奈

在九十九章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無論在天地間的誰，都應當讚造物主純一無比，是具有權威而公斷的(一)。天地的主權統屬之於他；他能令生；能令死；他是在每樣事物上大能的(二)。他是首沒首之，尾沒尾之，大而無外，細而無內，無一種事，他不是至知的(三)』。

『他造化天地，是在六天中，然後在最高所在調整之。他知道入於地中者，出於地中者；他知道降自天空者；升往天空者，你們無論在那裡，他都是同着你們的，造物主是

時時監視你們的工作的（四）！「天地的主權，統歸至於他，所有的事物，終久被歸於造物主（五）！他使晝而轉夜，夜而轉晝，他是深知胸中所懷的（六）。」

「你們純誠于造物主，與他的傳道欽使；他置你們在其中代行的那個，你們因之而使費，在你們中純誠于真，能盡職的人，他們是應得最大的酬勞（七）。」

〔傳〕 各人有各人代行的那個，因其代行的那個而使費。換而言之，即本其各人之天賦，在可能範圍之內，運用金錢，物質，精神，體力，者也。

經 「你們爲什麼不純誠于造物主呢？傳道聖使，邀你們，爲是叫你們純誠于調養你們的主！若是你們原來就有純誠的人呢？他確是拿到你們的約了（八）。主降分辨是非的示諭於他的奴僕上，爲是叫你們自黑暗出來，至於光明。造物主對於你們，真是憫愛的，多慈的（九）。」

「你們爲什麼不在主的中道，使費精神物質呢？天地的所有權，都是屬諸於造物主的！但在你們中使費亦不一樣！其在勝利之先使費了的，出征過的；比在那勝利以後，使費的，出征的，那些個人的地位是至高！但此兩部分人主都許約了至優的啦。造物主是監視你們所行的（一〇）。」

「其凡虔誠、貸之於造物主者，以後必得加倍的還報。他是應受至尊貴的酬勞（一一）！到

在那天你看純誠于真的男女，他們的光亮，是馳射於他們的前後左右的。「今天你們的吉報，是永居於河渠下游的樂園中」！那才是最大的得穫呢（二二）！到在那天，那些僞信利用教門的男女，向純誠于真的人說：「請你們自你們的光亮上照顧我吧」！有對他們說者道：「你們轉回你們的背後求光吧」！倏然在他們誠僞中間打一道牆，在那兒有門，門內就是慈惠，門外邊就是罪刑（二三）。於是他們呼喚他們道：「我們跟你們不是同一樣的人嗎」？門內的人答道：「是！可是你們自己惑亂了你們自己啦，你們觀望啦，你們疑惑啦你們因為你們的妄想所欺啦，一直等到造物主的命令來到，欺騙的，又以着造物主欺騙了你們啦（二四）」。

〔傳〕 時及今日，口念造物主，上帝安拉，日日拜禱造物主安拉，但不遵造物主的命令，不參悟造物主的顯跡，置古今聖賢傳來的經典於無用，棄本務末，似是而非；其有爲宗教爲道德奔走者，又多是利用者投機的份子，世界豈能和乎，豈能不受痛苦乎？

真光者，真道也。可蘭經典內具真道；然普通人雖日誦誦，因風俗習慣自私之隔障，日與道者處，被棄門外矣。其翻然覺悟者，尙或得借光，其見道不從，疑惑妄想坐誤之者，且將被欺騙者，以着造物主之名，欺之矣。

經 「在今天不能收受你們中的罰款，亦不收受昧真的人的罰款哪！你們的居處就是

火，火就是你們的最近的！可悲哉居處！(二五)。

『彼純誠于真的人，他們的心，對於造物主的訓誨，及他所降的真理；雖未達到乾惕、敬畏呢，決不能像以先念經爲業的人，雖經過甚長的時限，他們的心，仍是頑固不化的樣子！蓋彼等的大多數，是妄爲破壞的人哪(二六)！你們要知道，造物主他是將死地叫生的，他已爲你們分辨了種々の顯跡，是希望你們解悟(二七)』。

『祇是那些善施濟的男女，他們虔誠着貸於造物主，他們是獲得加倍還報的，他們是獲得尊貴酬勞的(二八)。蓋純誠于造物主與傳道欽使的那些人，他們乃是純誠的君子！他們才是在調養他們主的闕下，有證明的資格的！他們乃能應受酬勞，與光亮！彼昧了真的那些人，他們不信主的顯示，那就是火獄的人哪(二九)』。

『你們要知道目前的生活，就是玩耍遊戲，裝飾而已。在你們中間互矜虛榮，在財產兒女上矜多門勝；就好像下雨的時候，味真的人奇喜他的苗長，未幾那個苗發乾啦，以後你再看黃啦，繼而成了枯乾的啦。在後世自造物主上有嚴刑，有恕宥，有喜愛！目前的生活，亦不過就是騙人的一時的快樂而已(三〇)』。

『你們向至於調養你們主的恕宥前進吧，那個樂園的寬，就好像天地的寬。已爲那些純誠于造物主，與他的傳道聖使的人們預備下了。那是造物主的殊恩，他賦與他要賦與

的那個人，造物主他是有最大殊恩的（二一）。

『不論在地上及在你們本身上，所遭受的災難，那都是在先造定的，那樣的事在造物主上，是至容易的（二二）！故你們不必在你們的損失上憂愁，亦不必在主賦與你們的上矜誇！造物主是不愛驕傲矜誇（二三），自己嗇吝且以嗇吝教人的人哪！其凡轉向的人，聽之而已。造物主是無求的是被讚的（二四）。』

〔傳〕 夫吉兇禍福，災難病患，是有定律的。在科學家均確認此說。然善施的男女，何以又加倍的獲報。昧真的人何以狂喜一時呢？蓋積善之家，則遇難成祥，逢凶化吉。昧真之人，小吝變災，小災變禍，動靜言行，差之毫厘，謬之千里。此即享特慈與遭天譴之實在情形也。

夫人之財產多，子孫盛，不是不可喜之事，然喜在一時之得，遺了終身之苦惱者，世上不知多少。其真得享財產子孫之幸福者，非造物主之特慈不能也。

富貴不得道之人，均是遇着損失憂愁；遇着恩典則矜誇；自己嗇吝，且以嗇吝教人者也。然而都是享受不久；稍遇風波，則家業墮落矣。試考諸社會，無論那一姓之衰落，均是因人無道。其能得道之先人，遺範於後，後人只能確守其道，未有衰敗者也。

「昧真的人奇喜其苗長」句，有譯爲農人者，似乎未妥，因其本字確是昧真，意在昧真之人的工作，不過狂喜一時，終無結果之喻，詳究全文自明。

經 『主確是以着明顯的示諭，派遣了衆傳道聖使，主賦與他們經典，及權衡，以便人踐履公平！主又賦降了鐵，在其中含有戰鬪力，亦能濟益於人，造物主知道誰是本之未見援助他，及他的傳道欽使者，造物主確是至有力的，至有權威的 (二五) 』。

『主確派了挪亞亞卜拉罕，賦與他們兩個子孫中聖品及經典，在他們中有得中道者，可是他們的大多數，都是妄爲壞道的人哪 (二六) 』。

〔傳〕

聖賢之後得道者固有，而作惡者亦不少。猶之中國古昔堯子不肖，而舜之子亦不肖也。

經

『在他們以後，主續派了諸傳道聖使，主又續派瑪利亞的子耶穌，並賦與他引支勒經；主於那些跟隨他的人之心中，安置了博愛與慈惠，他們創造的僧道生活，不是主給他們規定的，是他們自己要尋求造物主的喜而已！然因他們以後，不注意那個真應注意的啦，於是主只賦與他們中那些純誠于真的人酬勞，蓋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妄爲壞道的人哪 (二七) 』。

〔傳〕

本是求喜反失，真道、各教皆然。試觀今日回教種之副功之增加，豈非意求主喜乎，然東亞因此而失去了天命，不求真經之解釋。彼固守此副功之人，且極力的阻止人研究真理，反抗可蘭示諭，豈非是妄爲破壞乎。

經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敬畏造物主！你們純誠于他的傳道欽使，他能加倍賦

與你們慈惠，他爲你們置光亮，你們因之而行，他恕宥你們，造物主確是多恕的多慈的（二八）。

『爲什麼研究學問，讀書念經的人，反不明白，他們在造物主的恩典中，無絲毫的能力呢，夫恩典確是在造物主的掌握！他要賦與誰，就賦與誰，造物主是具有大恩的（二九）』。

〔傳〕 真理的經典，乃日月明燈之光，夫人若不得光亮，雖有眼豈能行路；路尚不知所出，恩典如何能求；此路之得識，必藉真光之經典，明矣。

然研究學問之人，因一知半解，以爲取功名富貴，如操左券；抑不知恩典仍操之于造物主。試觀有史以來，坐高官享厚祿，握重權者；因學問得來者固有，然不因學問得來者不知多少。人若參悟，自識人對於主的恩典，毫無能力。不特受之者無能力，即身爲專制帝王，手握生殺予奪之權；伊對人之生殺予奪，看着好像是能自由；其實亦是不能自由耳。

蓋夫人之求學問也，宜志在修養己之心身，此所謂學爲己也。晚近以來，人之求學，志在求祿，時時求悅於人；此所謂學爲人也。學既爲人，學問等，于藝術矣。藝人之能，只是治物；不能治己之心身。然則不能治己之人，尙能指導人乎。故曰雕蟲小技，不能治國家。舉目觀覽，誰是求治己而後治人者乎。世衰道微亂無己時，豈不宜乎。

二十八

第五十八章 母 乍 底 賴 (爭辯的女人) 買地 那

在六十三章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造物主確已聽見那個婦人，因為她的丈夫，向你辯論的那個言論啦；且她要訴冤於造物主，造物主能聽見你們二人的談話！造物主確是能聽的能觀的(一)！』
〔註〕當時有一婦人因男女口

角，其丈夫曰：「以後我若與你交合就是與母交合哩，你的身體就是母的身體」以後悔之請問於聖聖斷以離婚，婦人向聖辯訴造物主下降此章以斷之。

『你們中彼對其妻妄指爲母的人，她們豈能算是他們的母嗎？除非是生了他們的，不能爲他們的母！他們所說的，是屬諸非禮的瘋言，造物主是能恕的能宥的(二)』。

『彼以他們的妻妄誓爲母，不與交合的那些人，以後他們若要自反其說呢。則應當在男女接觸以先，放赦一奴僕，那就是因之而勸懲你們哪！造物主確是詳觀你們所行的(三)。但若是作不到的人呢，則應當在男女接觸以前，連接着齋戒兩個月，這若再作不到呢，則應當贈送六十個貧人一次的飯，此即是叫你們誠於造物主，及他的欽使！那是造物主的確律，若彼昧真的人，應受最大的痛苦(四)』。

〔傳〕 按此數節觀之，似無多大的意義。然關於聖人的品德，是至偉至大。自是其說，自完其說，愈有學問人，愈有資格人，在所不免；抑不知言之不中，斷之不當，認之不清；雖以造物主欽派之至聖。尚且不免，況等而下者乎？穆聖之爲穆聖。是由於不固持其己意，純誠的發揮造物主的默示。不以被辯於村夫村婦爲恥耳。

經 『祇是彼違抗造物主，及他的欽使的那些人，他們遭受羞辱。就好像在他們以前的那些人遭受了的。主確是降過了顯明的示諭啦。味真的人應受賤辱的痛苦^(五)！彼日造物主對他們全體喚起來，將他們已往所行的，顯示於他們。造物主已計算了那個啦，可是他們忘了那個啦，造物主是在每樣事物上證明的^(六)。』

『你豈沒看見造物主是能知天地間所有的嗎？三個人不密談則已，若是密談，他們的第四位就是他，五個人不密談則已，若是密談，他們的第六位就是他。不論比那個數少。亦不論比那個數多。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是同着他們的。以後到在公判的那天，他將他們已往所作的顯示於他們。造物主確是在每一個事情上至知的^(七)。』

『你豈沒看見已禁止那些個人的密談啦嗎？以後他們又反其禁止了的；且他們互相以作惡，以仇視，以違抗傳道聖使，秘密會議的那些人嗎？他們若到在你的面前時，他們慶祝你；不是本着造物主慶祝你的那個慶祝，且他們自己心中說：「因我們口說了的那

個，造物主爲什麼沒懲戒我們呢？抑不知叫他們進入那者汗難火獄，亦就可以啦。可痛哉！他們的歸處（八）。

『唉純誠于真的人！若是你們密議的時候，你們不要以着作罪犯法，嫉惡，仇視，違抗，欽使秘密會議！你們要以着作善敬謹，互相密議！你們要敬畏造物主！你們終被集聚於他（九）！至於邪魔類的密議，意着純誠於真的人憂愁！豈知若不是造物主的默許，不能傷及人絲毫！純誠於真的人，就是託靠於造物主吧（一〇）』。

『唉純誠於真的人！若在群聚的時候，有人對你們說：「請你們寬讓坐位」的時候，則你們寬讓之。造物主對於你們一切要叫寬哪！若是人叫你們起立時。你們亦要即時起立，造物主是能使你們中純誠于真的人高！且賦與知識與地位！造物主是至詳細你們所爲的（一一）』。

〔傳〕 回教最尚平等，至其極也，人不相讓。夫讓，美德也。地位之高低，是造物主所掌也。在群聚時，能互相寬讓，能服從指導者，造物主必高之。

往往見各會場，彼自恃我也，是教徒。或我也念經的人。率然高坐，不知謙讓。有人指導他，他且以爲彼此都是回教徒，你如何指導我呢？因是招出種種的擾亂者，有之。考其原因，乃由於爲教長者，素日對可蘭不深加研究，不能將此宣達於人，若果宣達，按回教人崇尊可蘭之心理考之，決

無此等無理之現象耳。

經 『唉純誠于真的人！若是你們密議於傳道聖使的時候，在秘密以前，你們應當先行施助。那是於你們爲最善，最潔的！若是你們沒能力作到呢，造物主亦是能恕的能慈的（二二）！若是你們關於你們密議以前，應當先行施助的事情，心生畏懼啦呢？則彼時你們雖沒作，造物主對於你們已復了，則你們就踐禮拜禱吧！納出致潔的財吧！順從造物主及他的欽使吧！造物主是詳知你們所爲的（二三）』。

『你豈沒看見他們與主已怒惡的那些人接近啦嗎？他們不能算是你們這派；可也不能純屬於他們哪；他們誓言的虛僞，他們能明白（二四）！造物主已爲他們準備下了最嚴厲的痛苦啦，他們已往所作的，確是可惡（二五）！他們拿着發誓爲護符，以後他們仍是阻止造物主的真道進行！故他們必應受羞辱的痛苦（二六），他們的財產與他們的兒女，在主方面無濟於他們絲毫！他們是永久與火爲伴的人哪（二七）』。

〔傳〕 密議近僞故禁止之，然若密議行善是主聖之黨，與聖人密議是有助于道，但時前亦畏懼，蓋一不慎則落魔之術矣。

經 『到在那天，造物主將他們全體喚起，他們對於他發誓，就好像對於你們發誓似的，他們自以爲這是一樣的事呢，你要知道，他們真是一些個虛僞欺詐的人哪（二八）！是

魔已勝了他們，使他們忘了造物主的訓誨啦，這些個人真是魔的黨！你要知道，魔的黨他們是自虧其本了（一九）。

『彼違抗造物主及其欽使的人；一定是卑賤的人（二〇）！造物主業已規定了；「主與他們的傳道欽使，一定是全勝的」；造物主確是有力而有威的（二一）。』

『彼純誠信仰造物主，及後世日子的人，你決對看不見他們親近「那些違抗造物主，違抗主的欽使的人」哪，即或那些抗主聖的人，與他們有父子兄弟親戚的關係吧，他們亦不能親近！類此之人，他們的心中，已確定了純誠之念；且主以他的明命助之；使他們將來進入河流其下的樂園，永居於其中，造物主愛他們，他們亦愛他，這些人乃是造物主的黨，你要知道，惟有造物主的黨，才是能得脫離而獲幸福的人哪（二二）。』

〔傳〕

易曰出門交有功，其意大同之道，不能限于家門之內。然中國因封建之盛也；演成大家族制度；各家有各家之法；完全服從家長之命令；養成各私其家的惡習。無論外邊有何等高深的真理；只要不適其家；則不能從之。時至今日，仍是尚感情聯絡的勢力；不崇尚理智。真有學問有道德的人，絕無人擁戴。必有實力之人；方能被人擁戴。所謂當世之英雄，若無一兵則無所謂矣，可爾示教以理智爲本，只要是其人非道，即有父子兄弟等關係亦不近之。於是可見一斑矣。

第五十九章 罕 士 雷 (集聚)

買地 那在九十八章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經 『在天地中所有的，無不讚造化的真主純一無比！他是具有權威而公斷的(一)！

他將佩經典的昧真者，出其居所，作一次的集合；你們揣想他們不能出來，他們自己揣想，亦是以爲他們的築壘，是對於造物主方面能防禦的利器！然造物主自他們計劃不到的地方來啦，擲了畏怯於他們的心中。借他們自己的手，及純誠于真者的手，毀壞了他們自己的建築物。唉有心眼的人！你們好好研究研究吧(二)！「這豈不是造物主對於他們規定了放逐啦嗎？他們在最近，一定是受痛苦。在後世仍是應着火的罪刑(三)！那蓋由於他們違抗造物主，與他的傳道聖使！凡違抗造物主的人，主對於他一定是有嚴刑的(四)！」

此是回猶之戰

『你們斬斷了柔細的枝，棄置了樹立的根。都是憑着造物主的默許！造物主爲是羞辱一些個作惡的人(五)，將他們中的所有的那個鹵獲，歸之於他的欽使。可是沒用着你們的馬，及你們的駱駝的奔馳！造物主是要使他的一些傳道聖使，支配他所要叫他們支配的那些個。造物主是在每一個事物上至能的(六)』。

『城市人民中的鹵獲品，造物主着歸至於欽使掌管的，是屬諸造物主及他的傳道聖使，及諸親族，及所有的孤兒，及貧窮人，與旅行者的！以免得只是在你們中的富人中間週轉哪！凡欽使與你們的，你們拿之。關於他禁止了你們的，你們不要用。你們敬畏造物主吧！造物主確是有嚴刑的(七)』。

『彼離去其財產宅院遷來；爲尋求造物主的殊恩，及造物主的喜，輔助造物主及他的欽使，而成貧困的人的，那真是誠實君子(八)』。

『其原居此地，已具有純誠信仰的人，他們是愛遷來的人歸於他們哪。無論與他們什麼；遷來的人他們心中都不能有所愛惜。然在他們有所需要時，他們心中亦必斟酌斟酌是否必需，凡是預防己心貪吝的人，那才是得脫離的人呢(九)』。

『在他們以後來的那些人說道：「調養我們的主！請你恕宥我們，與恕宥先於我們純誠于真的衆弟兄！你不要使我們心中，忌恨那些純誠于真的人哪。調養我們的主！惟獨你是憐愛的，是慈惠的(一〇)』。

〔傳〕 夫道之興也，麥加人能背井離鄉，棄其財產，尋造物主之喜，來從真道。買地奈之人對於同道能解囊慨助，毫不吝惜。彼此能因真理而結合。敬其先進者，化宿怨爲弟兄者也。

經 『你豈沒看見，那些個利用宗教投機的份子嗎？他們向誦讀經書昧了真的那些弟

兄說道：「若是你們被逐出走，我們一定亦同你出走！在你們中我們永久是不能服從其他任何一人哪！若是有人攻擊你們，我們一定是援助你們的，」！但造物主證明了他們，確是些個欺騙的人哪(二)！故他們若是被逐出去了，他們一定是不能同着他們的，若是他們被人攻擊呢？他們亦是一定不能援助他們的，若是他們援助了他們呢，他們一定要轉背而逃的，歸終他們等於不被援助的(三)。蓋在他們的心中，怕你們甚至於怕造物主！那由於他們是一些個沒有分辨力的人哪(三)。」

〔傳〕 時至今日，類此之人無地無之。一時因利用你之勢力，因希得利益，屈服於你。轉眼他與隱昧真理的人結合，居於中間雙方利用。但對於那一方面亦非誠意，實可惡也。

經 「他們除非是憑藉堡壘的城市，或在溝牆的後邊，不能集合攻擊你們哪！他們的武力，固然是至優，你們以為他們是團結啦。可是他們的心是分散的！那就因為他們是一些個無理解力的人哪(四)！也就好像他們前一二代的那些人，業已遭受了他們事情的惡結果啦。他們是應受最大痛苦的(五)！又好像昔者邪魔對於人類誘導、真似的，以後人真昧了真的時候，邪魔又說啦：「我跟你沒有什麼關係！我是最怕調養全世界造物主的(六)」！但是他們雙方的結果，都是永久於火中的，那就是報應昏愚自負的罪刑(七)。」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敬畏造物主！令人試看因為異日他供獻了什麼啦。你們敬畏造物主！祇是造物主是至詳細你們工作的（二八）！你們不要像那些個人似的，他們忘了造物主了，可是以後主使他們忘了他們自己了。這些人就是一些個作惡過爲的人哪（二九）！夫火裡的人，與樂園的人，豈能一概而論嗎？樂園的人，他們才是有大得獲呢（三〇）』。

『主設若將這個可蘭經降至於山，你一定看見他是恐懼的，因為恐懼造物主，他轉成了裂開的！主爲人設出來的那些個譬諭，就是希望他們參悟（三一）』。

『他是造化天地人神的真主，除他以外，沒有可稱之爲主者。他是能知未來的，他是能知已顯的，他是特慈的是普慈的（三二）』。

『他是造化的真主，無可稱爲主者，惟他是具有主權的，純潔無染的，定而能安的，純誠的，監護的，具有權威的，具有剛力的，至尊至大的那個主，對於他們貳主的事，我們是讚造物主純一無比的（三三）！他是造化創造完成形態的主，他有許多美稱，在天地間所有的都讚他純一無比！他是具有權威而公斷的（三四）』。

〔傳〕

此是買地奈下降的第十五章，示諭與猶太教人作戰之概況。彼時猶太人自恃堅壘，然人心不能團結，因而戰敗。時至今日，器械固已昌明達至極點，然無論何機械化之部隊，若是中存恐懼，渙散而不能團結，亦是終必失敗者耳。彼日純誠于真之人，不因地域，不因民族，因同志於道，乃

能以誠相結，卒得致勝于「族即是教，教即是族」，之猶太耳。

第六十章 穆木台黑奈（試女）

買地奈

在三十三章後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不要以我的仇敵，與你們的仇敵爲近人！你不要對他們表示親愛！他們確是隱昧。至於你們的真理的！他們是要驅逐傳道欽使與你們！若你們原來是爲尋找主的喜，犧牲於主的道出來的呢？你們即宜純誠于造物主，信仰調養你們的主！若是你們秘密與他們接近呢？主確是知道你們隱的，與你們顯出來的！凡在你們中作那個事的人，他確是失迷了道之中啦（一）！』

『若他們能制服你們的時候，他們就要轉成你們的仇敵。他們要對於你們以着惡意、伸手開言啦，設若你們能味真，他們就喜歡啦（二）』。

『到在公判的日子，你們的親族，與你們的子孫，都不能有濟於你們，他爲你們中間分開！造物主他是監視你們各個工作的（三）』。

〔傳〕

自己已認清真理，然因家族親戚的關係，不能翻然親真；而遠昧真者；在中國無時無地不能見之。試觀誰不知可蘭是真；誰能遵可蘭呢？

經「亞卜拉罕與隨同他的一些人，是你們一個最好的模範哪！彼時他們對他們的國人說：『我們雖在你們中，可是彼此無關係！我們對於你們在造物主以外，拜事的那些個，決是不信的！非得等到你們亦純誠的歸信獨一的造物主以後，我們彼此中間，永久是顯出來。』」但亞卜拉罕對於他父親說的不是這個話：『我一定爲你老求恕宥！但我不能在造物主主持的範圍以內，爲你老主持絲毫！』「調養我們的主！我們就託靠在你上，我們歸於你啦，終久的歸，是歸於你^(四)！調養我們的主！你不要因爲那些昧真的人，置磨難於我們，調養我們的主！你恕宥我們；你確是具有權威而公斷的^(五)！你們在他們中，其希望造物主希望後世日子的人，確是已有最好的模範啦；其凡背之者，要知道造物主，確是無求的，是被讚的^(六)！」「造物主抑或亦能使你們，與彼中結了怨於你們的那些個人發生友愛！造物主是多恕的特慈的^(七)」。

【傳】

純誠于真的人，與隱昧、真理的人，雖一時因利害關係，因親族關係，能共同合作，終必分離，終是怒恨仇視的，如亞卜拉罕之語也。然人心乃造物主所掌，若非主遺棄之人，亦或使其回轉，譬有一人本是仇也，因一時轉念而成友。本是友也，因一言之涉疑而成仇。人心轉移無定，凡有經驗閱歷的人，無不知之。我人只有守道不移，求宥於造物主，人之喜怒不可定也。既不可定，則不可恃也。

夫亞卜拉罕爲首先認主之聖者，乃去其家族特立獨行者也。此乃人情之大難。試觀可蘭在回教人心中何等的信仰；誰能去其固有的風俗、獨遵可蘭之道呢？若有之、真是純誠之士耳。

經 『造物主不能禁止你們以着好意以着公平對待；彼因爲教門未與你們爭戰，亦向未自你們的居處，驅逐你們的人哪！造物主確是喜愛公平的人哪（八）』。

『造物主對於你們禁止接近的，就是：因爲教門與你們爭戰的那些人，及自你們的故鄉驅逐你們的那些人，與那些援助驅逐你們的人！其凡接近這些個人的人，那都是一些昏愚不明的人哪（九）』。

〔傳〕 按此數節觀之、我教對於外教人外族人、只要是未與我們開戰、未驅逐我們、我們友之尚無不可明矣。

若明係本教本族、然他不本之可蘭說真理、他利用雜說愚迷教民、俯就風俗、苟合人情、好於中取利、對於昌明可蘭真道的人取敵視的態度者、能如外教外族、不敵我友我者乎？

經 『唉純誠于真的人！若是信教的女子、因教遷移來到你們的時候、你們要考驗考驗她們；造物主能知道她們的信念哪！若你們已經明白、她們確是純誠于真的女子啦、則你們不可叫她們再回到那些不信教味真的人的方面去、她們不合於他們、他們亦不合於她們哪、你們將他們已使費過的賦與他們、若是你們賦與了她們的身價時、再與她們結婚沒

有罪！你們不必拘泥：味真的女人，應享受的權利！

女人只要叛教逃敵，其在婦人應享的權利取消，例如婦人每月之使費，不越四妻之數等。

『你們索要你們費用過的，叫他們亦索要他們費用過的，這是造物主在你們彼此中間公平的判斷，造物主是至知的至公的（二〇）！』

女子歸于我方，在彼方之使費我方負責，女子若歸於彼方，在我方已費了的彼方負責，此是最公平的辦法。

『你們中若有因妻逃去敵方失落財物者：則你們可以以擄獲物責報；賦與彼走妻的人，所有的使費。你們若是本此理純誠于真，你們就是敬畏造物主（二一）。』

〔傳〕

按此觀之，女子若無真正信仰，不必強之。強之不特無益，反爲壞道之源。既然停戰言和，關於雙方個人在妻子上的使費，能不損失可以也。

經

『唉聖使！若是純誠信教的女子來與你誓約：「她們不以神物貳主，她們不盜不淫不殺害子女，在她們的手脚間不妄擬僞言，她們不違犯禮義」則你可以跟她們結約，你求祈造物主恕宥她們，造物主確是能恕的能慈的（二二）！』

因結婚離婚自由的關係，子女的產生往往血統不清，因女子喜愛

淫穢往往墜殺胎兒，此論後阿人無此惡風了。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不要與那些：着造物主怒惱的人接近哪！在後世他們絕望，就好像在墳坑中，那些味真的人絕望似的（二三）。』

〔傳〕

此是買地奈下降第五章，示諭以道之合爲至近。血統及夫妻，道若不同可以離。道若同，雖係敵方之女人，亦可娶爲夫婦。道若不同妻去敵，聽之可也。信仰乃係個人自由，不必過

強，來歸者，果係真誠，收之可也。

第六十一章 算

夫（戰列）

買地奈

在六十四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在天地間所有的，都讚造物主純一無比，他是至威的至公的（一）！唉純誠于真的人！爲什麼你們說你們作不到的呢？造物主最怒惱的，就是你們說你們作不到的那個（二）造物主所愛的人，是在他的中道中，共同排列着防禦，儼如堅壘似的（四）』。

〔傳〕 當戰爭時，勇敢固屬可嘉，然因人希望得爲教犧牲之高品，古今均有不顧全局之利害，冒然妄行，妄言之徒，明知作不到，必要作，終至於全體失敗者。抑不知此乃主之所怒，主之所愛是依中道，而作正當防衛者耳。

近數年來，因受他教之影響，宣教者往往說人所不能者，如呼風喚雨，駕雲等神奇，併用種種困難之法，使人困難。及反求之可蘭，不特回教能守，即任何教人亦無不能。可惜風俗法禮已盛，人棄易而求難，日日說作不到的事，以爲自雄耳。

才弱志剛者，亡而爲有，虛而爲盈，不特古昔，近來此種品行在回漢人中均多。因爲他認識造物主，以爲造物主佑助，往往生僥倖之念。抑不知在主特慈中固有倖得，然主所怒者，是妄言其所不

能的！道以順命爲最上之品，此順字說之易，行之非常之難，人能因其所遇順而安之，安而能按序前進，乃真得道者也。

經 「昔者摩西對他的國人說：「唉衆人！你們確知道，我是造物主爲你們派來的，傳道欽使！你們爲什麼要毀謗我呢？」然後他們仍是偏傾了，造物主亦使他們的心偏了，蓋造物主不能默導一些破壞作惡的人哪。」

「昔者瑪利亞之子耶穌亦說過：「唉以色列族！我確是造物主對於你們派來的欽使！證明在我以前的桃拉台天經，且報喜在我以後有傳道欽使來臨，其名爲愛罕埋德！」然當他以着顯明的天示臨至於他們的時候呢，他們說道：「這確是明顯的詐術！」誰能比：人邀他到在安寧的道，他反在造物主的方面，妄擬僞言的那個人，至昏愚呢？造物主確是不能默導一些昏愚自負的人哪！他們是打算用他們的口，熄滅了造物主的光！抑不知味真的人，雖不高興，造物主亦必完全他的光！縱使那些以神鬼人物爲主的人厭惡吧！他亦必得派他的傳道聖使，以着中道，及真理的教，勝過了世界的各教。」

〔傳〕

當示諭此章時，人對可蘭經之道，致勝于世界各宗教，尙在半信半疑之中。然穆聖死未久，玄奘足跡所經之地，均信奉回教。猶太基督之聖地，均已改奉穆聖之教。其餘迷信神鬼之教，已不待言矣。時至今日，回教民族經濟政治，物質文化，均皆落伍，已不可諱言，然在歐美人之

國，因譯文可蘭而皈依穆聖之教，日有記載。前數年在印度新聞、且載聖雄干地之子海拉拉爾已皈依回教矣。海氏對新聞記者云「余之皈依回教，不是有人勸導，乃因讀誦可蘭經之譯本，有所心得之故耳」。然則，在中國之回教教友，有能明白可蘭者乎，惜哉！

經 『唉純誠于真的人！我指示你們一個事業，能解救你們最大的痛苦，可以嗎？』？就是要你們純誠于造物主，及他的傳道欽使，以着你們的財產性命，犧牲於造物主的中道。若是你們真是有知識的人，此是於你們爲最優的（一）！他能恕宥你們的罪，他能使你們進入河渠下游的樂園，住在爾得尼的樂園中，居處是潔美的，那才是最大的得穫（二）！此外造物主且援助你們喜愛的那個，援助最近現出成功，你報喜於那些純誠于真的人吧（三）』。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要當造物主的輔助者，就好像瑪利亞的子耶穌，向他的門徒所說的那個話着：「誰是造物主的輔助者呢」？那些門徒答道：「我們是造物主的輔助者」！然後呢，在以色列族中，是有一部分是純誠于真的，亦有一部分昧了真的，繼而主援助那些純誠于真的人，對付他們的仇人，歸終他們轉成了得勝利的啦（四）』。

〔傳〕 「友人有主張救世，解決人羣之痛苦者，余曰「未能救己，焉能救人，自己的痛苦，尙不知有何法解救，庸談解救他人乎」？試觀今世談政治社會學者，無不以人群爲研究，依其理想，使其

得志，就要在人羣中試驗。求其能成功，且真能解除了人中的痛苦者，好像就無一個！愚雖不敏，對於各種主義，不特研究，且均以身驗之，且遍詢于有經驗者；不是說革命尙未成功，計畫尙未完成。就是說正在進行時期，一俟社會完全改革，就有幸福等語，真是可笑」。

惟于研究此可蘭經後，得有真理，心安于一，本造我者所賦與之能，盡其所能以事之；因而解除了種種的痛苦。默中得佑，從心所欲，不逾矩，自安自慰，不敢自秘，率然出之，公諸純誠君子。果能純誠研究。自己之痛苦，可以解除，然後因己而化人，庶免欺已欺世之咎耳。

第六十二章 主

麻（聚禮日）

買地奈

在六十一章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在天地間的所有，無不咸讚造化的真主，是全權純潔大威大公，純一無比的（一）！他自他們中的文旨選派了一個傳道聖使，着他讀誦於他們他的示諭，致潔他們，授與他們經典，及判斷力。在他以前他們都是在純粹的迷誤中（二）。在他們中，其他的人，都趕不上他們的程度。他確是具有權威至公斷的（三）！那就是造物主的殊恩，他賦與他所要賦與的人，造物主真是具有最大殊恩的（四）』。

『擔負桃拉台天經的那些人，以後他們若是沒負起來那個責任的樣子，就好像驢負

了冊本似的！可悲哉！以造物主的示諭爲虛僞的那些人哪。造物主他不默導一些個昏愚自負的人哪^(五)！「汝宜諭猶太人道：「唉猶太教的人！你們豈不是自以爲在普通人之外，是造物主最近的人嗎？若你們原來說的是真話呢，則你們應當希望死^(六)」！然考他們手所供獻的那個，他們是永不能希望死！造物主亦是深知一些個昏愚自負的人的^(七)」。

『汝再說：「死你們雖能一時脫逃；然終必遇着。然後你們自然歸至於知隱知顯的主。他乃將你們已往的工作，顯示於你們哪^(八)』。

『唉純誠于真的人！當聚禮日，因爲拜禱邀呼你們時，你們要放棄營業，急來至造物主的訓誨着，若你們能明白呢？這是於你們爲最優^(九)！以後若是拜禱完畢，你們在地面上散開，各去尋求造物主的慈惠吧！你們多多的紀念造物主着，是望你們得脫離而獲正果^(一〇)！惜哉，彼等看見了營業或遊戲時，他們棄了你孤立，紛紛的向那兒散去，你宜諭道：「屬諸於造物主闕下的那個，較之遊戲與營業爲最優！造物主是惠賜的至優的^(一一)』。

〔傳〕 此是買地奈下降第二十四章，彼時猶太人只知念桃拉召，不能得其真道，真道乃爲一素未習經典之文盲穆聖所得。穆聖所負者只是授人經典，及判斷力，及致潔人心，讀誦主的天示。彼

時猶太之念經人，頑固守其神話，不聽真理。有時即聽穆聖講演，亦是因營業而散去。時至今日，繼穆聖傳。可蘭之人，能否任此種任務呢？授與人者是否可蘭？致潔之道是心是身？普通教民常識都不足，何以有判斷力呢？

七日一聚禮乃是法定的，統觀全文每日之拜禱，在回教國固皆確守勿替，然大皆就在各住所隨便行之。惟七日一聚之禮，必須到聚會所，集合相當的人數，方可行之。在此日，爲首領者，宣諭興革之道，從者表示遵主從聖從賢之意，禮至善也。近代各黨各會，亦有紀念週之典禮，有似於此。人若能研究可蘭，穆聖担负之四項責任，自然可以領悟，心自然的潔，理自然通，天示自然能看出，自然能有評判的能力。若雜以他經，不特不潔，反無定主而生疑亂矣。

第六十三章 母 那 非 格 (利用份子)

買地 奈在廿二章之後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僞信，投機，利用教門的人，來到你的近前時，說道：「我們證明了你確是造物主的傳道欽使，造物主知道你確是他的傳道欽使」！造物主豈不能證明彼僞信投機的份子，是欺詐的行爲嗎(一)？他們拿着誓辭爲藤牌，以便他們阻止主的中道，他們所行的確是一些個可惡的(二)』。

〔傳〕 現在的人無論回漢，好像以能應酬爲能事，當面迎合，背後違逆，已成普通的習慣，遭災受苦，豈不宜乎？

經 『他們先是純誠的歸信，繼而又昧真了，所以他們的心被封啦，他們不能解悟(三)！你看見了他們的態度，使着你生奇異，當他們談論時，若是你聽見他們所說的話，他們就是支吾搪塞！他們自以爲每一句的語氣，都是對待他們的，猜疑，僞信投機的份子每聽見聖賢的宣論則心疑以爲是譏諷他久之生矣！他們是你的仇敵，你小心着他們吧！造物主業已怒惱他們了，看他們將來再向那兒轉變吧(四)』。

〔傳〕 人初聞可蘭，則天良發現，則生愛敬之念。繼而私心一盛，天良被蔽，則支吾矣。彼因不誠，因妄言，你一講道，他即自省是對待他，此是僞者古今之通性耳。

經 『有時或對他們說：「你們來吧，造物主的傳道欽使，將給你們求恕宥啦！」他們搖他們的頭，你看他們那樣違抗驕傲的樣子吧(五)』。

〔傳〕 違抗真道，反對聖賢，已成表面化矣。

經 『你已經給他們求恕宥了嗎，抑或者你尙沒給他們求恕宥呢，都是一樣！反正造物主對於他們不能恕宥的！造物主一定是不能默導一些個破壞的人的(六)』。

〔傳〕 以是觀之，造物主對於利用宗教，不誠於道之人，是何等的嚴厲，此時的回教，豈可

不自省乎？豈可只知藉着宗教吃飯，而不純誠于可蘭之訓諭乎？

經 『且他們互囑道：「你們不要給造物主的傳道欽使左右的人使費，等到他們自散了吧！抑不知天地的寶庫，均是屬諸造物主的！可是一些個投機利用的人，他們不是能明白的人哪。」』

『且他們說道：「若是我們到買地奈時，貴者一定是能驅逐出來一些個賤者！」抑不知尊貴是屬之於造物主，及他的傳道欽使，及一些純誠于真的人的！但彼僞信投機的份子是不明白。」』

〔傳〕 演成變本加厲，破壞情態矣。自初信變態至此節段，僞信投機的人完全歸入於昧真者之羣矣。此是古今昌明可蘭者，必有之現象。

經 『唉誠于真的人！你們不要因為你們的財產兒女，貽誤了造物主的訓誨！凡是那樣作的，即是虧本的人哪（九）！你們使費主惠賜於你們的那個，要在以下的現象以前使費着：你們中的一個人，臨死的時候方說：「調養我的主！爲什麼不再延緩我片刻，以便我施捨了一切，使我成一個純潔的人呢？」抑不知若是那個大限臨頭，造物主決不能延長人的性命！造物主是至詳細你們工作的（二一）』。

〔傳〕

此是買地奈下降第十八章，形容投機利用僞信的人之情況，當教之初興，賴此等人號招，

及其大興；清內工作在所不免。

時無論古今，地無論中外，真道昌明之際，其來歸者純誠者固有，此類投機的小人，無時無地無之。純誠于真者，宜時時注意，幸勿爲所愚。居高位指導者，宜常讀此文，詳考思想，但亦不可猜疑成性，以僞度人，尙其庶乎？

第六十四章 台阿卜尼（相欺）

買地奈

在六十六章後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在天地間的所有，沒有不讚造化的真主是純一無比的！一切的主權都歸之於他，一切的讚都是讚他，他是在每一事物上大能的（一）！他造化了你們，可是在你們中有味真的人，亦有純誠于真的人，造物主對於你們的所行是能監視的（二）！他以着真造化了天與地，他形成了你們，你們的形雖至優，但你們終久是歸于他（三）』。

〔傳〕 此是買地奈下降第二十二章，此時教已大興，仍是極力分辨誠于真，味真，教之大本可以想見。何以今人極力爭持典禮之小節，忽略心上之真誠呢？

經 『造物主他能知道天地中所有的，他能知道你們隱與顯的，他是至知心中之本然的（四）』。

「早先那些昧真的人，他們已嚐試着他們事情的惡果啦，那些軼聞，豈未達至於你們嗎？他們是應受最痛的痛苦的^(五)！這蓋由於他們的傳道聖使，以着顯明的示諭，臨至於他們，而他們說道：「一樣的人類，他們能指導我們嗎」？於是他們昧了真了，他們轉變了，抑不知造物主是無所求！造物主是至全的，是被讚的^(六)」。

「彼昧了真的人，自以為他們決不能復活！你要諭道：「余確以調養我的主爲誓：你們一定是被復活的，你們已往的工作，一定是宣示於你們的，這個事在造物主上是至容易的^(七)」。

「以後你們要純誠的歸信造物主，及他的傳道聖使，及主所降下的光亮吧！造物主對於你們的工作，是至詳細的^(八)！在聚集日他要聚起了你們的時候，那就是欺僞辨明的日子！凡是純誠歸信造物主，純潔工作的人，主包涵了他們的小過，使他們進入河渠下游的樂園，永居其中，那才是最大的幸福呢^(九)！彼昧了真的那些人，他們以主的顯跡爲虛僞，這就是永與火爲伴的人哪！可悲哉他們的所處^(一〇)」。

『夫人不是造物主的默許，不能遭受着災難！其凡是純誠歸信造物主的，主默導他的心哪！造物主是在每一個事物上至知的^(一一)！你們服從造物主吧！服從傳道聖使吧！嗣後若是你們轉變啦呢，主的傳道聖使所負的責任，不過就是明白的送達而已^(一二)。無可稱爲主者，惟有造化的真主可稱之爲主，叫那純誠于真的人，就是託靠於造化的真主

吧（二七）。

『唉純誠於真的人！在你們的妻室中，你們的子女中，有你們的仇敵！你們要小心他們着，若是你們能赦宥，不深究，能寬恕呢？則造物主確亦是能恕的能慈的（二四）！你們的財產兒女，確是你們的磨難！在造物主的闕下，才有最大的酬勞呢（二五）！故你們宜盡己所能，敬謹於造物主；你們聽命，你們順服，你們使費，是于你們自己有益！，凡是慎防他們心齋吝的人，他們才是得脫離而獲正果的人呢（二六）！若是你們真能借貸於造物主善功的借貸啦，他將要加倍於你們，且恕宥你們，蓋造物主確是能酬勞的，能原諒的（二七）。他是能知隱知顯的，至有權威至公斷的（二八）』。

〔傳〕 物之精英，以人爲至優，然人亦物也，物即均被造於造物主，造物主能知人心，能支配人心，能計算人之一生，理至明也。故人不經造物主之默許，未有遭災難，未有得福祿者，此理亦至明也。然人均不肯聽命，不肯服從，不能爲主之道犧牲者何也。蓋人之少也，則愛父母；及其長也，則愛妻子；妻子乃人生之不可無，然因妻子之愛戀，因妻子之關係，則妄貪非分，則吝惜財帛矣。試對於中國之社會詳加考查，父子夫妻能各盡其道之家庭，百不一得，人生因此而着苦痛者無處無之。人生因此而享幸福者一年之中不過數日而已。苦痛之不得脫離，人生之不能自由發展者莫此爲甚。

其不得道之人、尚無論矣，即已得道之士，因女人之偏見、子孫之無識、生則阻道之進行，死則爲道之累，不知多少。故曰「妻室子女中、有你們的仇敵、財產子女。爲你們的磨難」！故人宜本自己所能、盡力服順造物主之眞光，因其資能、而使費物質精神于造物主之道，求得解脫人與人之關係，達至於人與主之關係，庶乎有眞得耳。

然所謂求解脫，又非佛者之出家，乃在家而不住於愛惡之情而已。然人有已脫去父子夫妻財產之關係，而得道者；但得道之士，其消極學神仙者是已入迷途固可無論，其具有救世之熱心，利用種種方法，渡人出苦痛，如耶穌者。或抑制自己之眞情，勉強救世如釋迦者。或因人之不從，自己苦悶，如屈原者。是亦尚未達至至高也。若果眞達，所負不過明白送達而已，聽否與人自由，決不勉強以污自己耳。即易之所謂遯世無悶，不見是無悶者也。至於漢人之家族制度，因之生出無限的糾紛，時至今日人皆覺悟，已向社會制度進行矣。

第六十五章 推 兩 改（離婚）

買地 那在七十六章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唉宣道使！若是你們離婚女人的時候，應按着她們的限期與她們離婚。離婚時必去方能施行。你們要計算確守限期，你們要敬畏調養你們的造物主！除非因爲發現出來明

顯的淫穢，你們不可自她們的房中逐出她們去。她們亦不可自行出去。這是造物主的定律！其凡違犯造物主的定律者，那確是昏愚了他自己啦；蓋你不能知道，恐怕造物主在那以後，還新事情呢（二）。

『若是她們已達至一定的期限時，你們若留她們要本着善意，你們若去她們亦要依着禮。你們邀請你們中的兩個公證人』。

『你們要因為造物主擔負證人之責！這個宣諭用以訓告純誠于真及信後世日子的人，凡是敬畏造物主者，主一定為他們謀出路（三）！他惠賜于他們是他們所意想不到的，故凡是託靠於造物主的人，主能使他滿其所欲的數，造物主一定能達到他的命令，造物主確在每樣事物上，置了預定的計畫了（三）』。

『至於你們婦人中天癸將絕的婦人，若是你們疑惑呢？則叫她們按三個整月守限。向無天癸的婦人，亦同此辦法。至於懷孕的婦人，她們的期限是分娩完了。凡是敬畏造物主的人，他能使他們在他們的事情上容易（四）。這就是造物主對於你們降下的命令，凡是敬畏造物主者，主能遮覆他們的瑕疵，能賦與他們最大的酬勞（五）』。

『你們叫她們居住於你們能居住的地方，你們不要以着窄隘苦她們。且若有妊的婦人，你們要擔負她們的用度，一直到在分娩的時期。若是她們給你們乳哺，你們還得賦

與她們工價。你們雙方按着理商量，若是你們以為有困難呢？則亦可以覓其他的婦人乳哺之〔六〕。

「寬裕的人家，自他們的寬裕支配之，不寬裕者，自造物主賦他們的那個惠賜中使費之，主之責成于人也，惟在其所賦之範圍以內！造物主在那困難以後，不久就叫人容易〔七〕。」

「試觀幾多的城市，曾違背了調養他們的主命令，及他的一些傳道聖使啦。以後主清算他們，是嚴厲的清算；主懲罰他們，是用嚴厲的懲罰〔八〕；叫他們嚐試着他們事情的惡果，他們事情的結果是虧本的〔九〕！造物主為他們準備下最嚴厲的痛刑啦！」

「唉純誠于真有知識的人！你們敬畏造物主。造物主確是為你們賦降下來訓誨啦〔一〇〕。傳道聖使，他宣讀於你們造物主最明的示諭，為是使一些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自黑暗中出來，到至於光明！凡是純誠于造物主，純潔工作的人，主使他們進入河渠下游的樂園，是永居其中！主確為他們預備下最優美的惠賜啦〔一一〕。」

「造物主是造化了那個七數的天，與相似那個地的主。他在它們中賦降了他的命令，為是叫你們明白造物主，是在每一事物上大能的！造物主對於每事物是周知的〔一二〕。」

〔傳〕 此是買地奈下降第十三章，論離婚法，試觀對於此種問題訓誨，何等詳盡，然對於教民日常之拜禱，從未將其儀式及拜禱數目詳訂，意義之深遠，已可知矣。

按此觀之，男子負擔之義務，重於女子，非常之大，可以想見。且男人不特對於子女的撫養，教育，有義務，若果充裕，對於其子女之婚娶，亦有義務存焉。因子女之歸男，男之担負重，女子去其子女之愛之不肯，雖有離婚之自由，有子女之男女，實在離婚者亦屬不多。且實行離婚之先，須守制限，以待雙方返悔，萬不可解，乃以善意離婚。有子女者，保持母子關係，無子女者，亦不可因離而生仇視。此種法制，在中國宗法制的風俗似乎不合；抑不知若能遵此訓誨，一定是由黑暗中到至於光明。留心社會學者自能識出，無須深辯耳。

七數之天，合於陰陽五行之數，不可固守七層之說也。

普通譯「集克雷」爲紀念，此種意義有時有，但大部分仍以訓誨爲安。如此第十節之訓誨，即阿文「集克雷」，豈可譯爲紀念乎？因俗譯之誤，致將主之訓誨，譯成紀念主名，一切訓誨隱矣。且普通謂「念」是念「集克雷」，意此可蘭之訓誨，人得爲人之道，聽從者謂之聽納訓誨，即本字之增字。俗講念「集克雷」即紀念主的名，是非誤乎？

第六十六章 台 罕 勒 母 (禁止)

買地 那在四十九章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唉宣道聖使！你爲求你衆妻的喜歡，爲什麼造物主許可了你的，你自行禁止了』

呢？造物主是能恕的，能慈的(一)！造物主已准你們解除你們的誓約啦，造物主是你們的保護者，他是至知的至公的(二)！」
[穆聖會納瑪雷耶爲室，眞主已認爲合法，後聖因衆宮不悅會密與哈夫
[帥言，不再接近瑪雷耶，但不叫哈夫帥發表。哈氏乃暗向聖宮阿以射
發表，二人不守秘密，不違天命，不顧慮聖人的體面
共同擾亂，此事引起內宮的紛爭，用此諷訓之。]

「彼時宣道聖使，曾向其妻宮的某一入密談，偶然的事，以後她將那個泄漏了。造物主顯示於他，使他明白她們的一部分，使他迴避之，當將那個表示于她們時，她們道：「誰告訴你的這個呢」？他答道：「至知洞鑒的主告訴我的(三)」。

「妳倆確是心偏了，若是你們明白，妳們心復於造物主吧！若是妳們倆互相援助對待他呢？造物主確是他的保護者，哲布勃來與衆純潔的純誠于眞的人，及衆天神在那以後，亦是他的援助者(四)！若是他與妳們離了婚呢？調養他的主，或者以比妳們較優的那些順主命的女，純誠于眞的女，以身奉公的女，復其天眞的女，誠心事奉主的女，齋戒的女，已婚未婚之女，易以妻之(五)」。

「唉純誠于眞的人！你們看護你們自己，與你們的家眷着。「火的燃料是人與石」！在那兒有嚴厲的天神，他們不能違背造物主命令了他們的，他們要實行他們所受的命令(六)」。

「唉味眞的人！在這一天你們不要再辯訴啦報復於你們的，確是你們已往的所行(七)！」

「唉純誠于真的人！你們心復於造物主，懇確的復着，造物主抑或者能包涵了你們的一些個瑕疵小過，使你們進入河渠下游的樂園。彼日造物主不能使他的傳道聖使，與同着他的純誠歸信主的人失體面哪！他們的光亮，在他們的前後左右奔馳！他們說道：「調養我們的主！請你完全了我們的光亮着，你恕宥我們着，你確是在每一個事物上至能的。」」

「唉宜道的聖人！你要征服一些昧真的人，及一些僞信投機利用的分子！你對於他們要嚴！他們的住處是者汗難，可痛哉其所處！」造物主為那些昧真的人示例如下：

「挪亞的婦人與盧圖的婦人，是屬諸主的兩個純潔的僕人之家下。然後她們倆個人，蒙蔽他們二位使者；所以後來在造物主的方面，他們二位對於她們二人無濟於絲毫！仍是令她們倆同進火獄的人進入火獄啦。」

「造物主再給純誠于真的人示一例：昔者法老歐的妻彼時曾呼願主道：「調養我的主！請你在天園中近你的闕下，給我建設一房，請你自法老歐與他的所為上，解脫我着；請你自一些昏愚自負的人上，解救我着。」！爾木蘭的兒瑪利亞是個守真的女子，故以後她的主將真靈吹之於她，她純誠信仰調養她的主的諭誥及經典，她確是以身奉公的。」

〔傳〕

此是買地奈下降第二十一章，藉穆聖各宮示教後世。夫道乃自得，以挪亞盧圖之聖不能化其妻，法老歐之昧真而妻能識真。人豈可強人從道乎？

二女同居，在易之卦象爲睽。蓋家庭之中數女同事一夫，無論若何品德之人，決不能不有衝突。歷代帝王因宮闈之衝突，演成國家之政變者，往往見之。此乃垂教後世，女子不被夫德之感化，夫雖聖賢無濟於己。然女子若賢，亦不因夫之昏愚而入地獄耳。

漢族人是以家爲單位，時時以保守家風繼承祖業爲教。故舊家庭對婦權，剝落已盡。可蘭是示教個人對造物主負責，近如夫妻亦是互不相代耳。

二十九

第六十七章 木 洛 庫(主權)

麥

加在五十二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巍哉巍哉，一切的主權，都歸他掌握的那個主，他是在每一個事物上大能的(一)！他是造化了那個死與生，他是要試驗你們，誰是工作至優的；他是能嚴能寬的(二)！他造化了重々的七天，你在大慈主的造化中，看不出來有什麼不整齊！你反復觀之，亦沒有什麼空隙(三)。以後你復屢次的看，終歸視力疲倦而返自然，就承認是懦弱的啦(四)』。

〔傳〕 七天之句，爲科學家所不許，科學家謂天乃清氣也，非另有天也。依某觀之，謂之天有

七層，固不敢定，然若謂除附地之空氣外，再無物者，是猶如美洲未發現以前，歐亞人之眼光也。且陰陽五行之氣，合之亦成七，天空中此七種成分，是中國古說，試驗之電，確是有陰陽。若分解空氣亦爲輕爲養。又一說阿拉伯文以七數代表多之意義，非專指七而言。此是阿文行文用法，猶之乎中文三思而行之三字，乃代繁多也。

經 『主確是用明燈裝飾了最近的天空，主確置那個爲驅逐陰魔。主爲他們準備下了炎熱的痛苦啦（五）。』

〔傳〕 此所謂燭照奸邪，情不可赦，凡事明者誠，誠者明，任何事一行明朗，則無陰私之隱也。

經 『彼隱昧調養他們的主的那些人，自然應受者汗難的痛苦！可痛哉他們的所處（六）！若是他們被擲於其中時，他們在那兒聽見了的，是惡聲，與那個沸騰（七）。因爲暴厲幾乎分崩離析，每一群當擲於其中時，則看守者問他們道：「警告的人豈沒達至於你們嗎（八）？」他們答道：「是！警告的確已臨到我們啦，可是我們以那個是不可靠，且我們曾說道：造物主不能賦降什麼物！你們不過是在最大的迷誤中而已（九）。繼而他們又道：「設若我們當時能聽，或者是能解悟呢，我們就不能成燃燒中的人了（一〇）。他們對於他們的罪惡，業已承認了，惜乎遙遠哉！燃燒中的人（一一）！至於彼本着不能覺察的理，懼怕調養他們的主的人，是應受恕宥的，是應受最大酬勞的（一二）。』

〔傳〕 夫復之道，宜不遠而復。若罪惡深重，已著主刑者，復已無用矣。

地獄之說，亦與近代思想不合，謂係假神道設教。故用此驚人之語而已。然若試想及因果的關係，覺着無論如何是不能解除的。世人有畏本身之結果，而不敢爲惡者，有念及子孫之禍福，而不敢爲惡者。近來世界進化，智識進步，只求現在之縱慾，不慮將來之結果。不以坐刑爲可恥，不以身死爲可畏，主既有造化天地人物之大能，豈能不置地獄加以懲治乎？

經 『無論你們是密議，是明言，主確是能知人胸中本然的（二三）。你要知他造化了，他豈能不知道嗎？他確是詳知而盡知的（二四）。』

〔傳〕 小人間居爲不善，無所不至。以爲人之不見也。不知人雖不見，而主已知之。主乃造化人者也，是猶如創造機器者，其中機件稍有毛病，在外人以爲其尙好，以爲無毛病，而創造者，早已知之矣。然人既爲主造，豈可不慎獨乎？

經 『他爲你們造化了卑順的地球，着你們在地球的各區域行，着你們自他的惠賜中食用，你們終久還得歸於他（二五）！你們安保在天空中的那個，不能使地陷落你們嗎？若陷落之，彼時地必倏然震動（二六）！抑或者你們能保彼在天空中的那個，不能派遣凶風於你們嗎？你們不久就要知道，我的警告是如何的啦（二七）在他們以前的那些人，確亦都拿着警告爲虛僞無用的啦。試看以後，主的懲治是如何的（二八）。』

〔傳〕 地之震動、猶之乎地震。凶風臨爾等，即因暴風而起之碎石流沙也。地震颶風、爲近年來巨災，使大科學家束手無策，豈非主之儆戒乎？

經 「且他們豈沒看見在他們的頭上，伸縮兩翼的飛鳥嗎？除非大慈的主，誰能留止牠們哪，他真是在每一事物上監視的（二九）」。

「試想在大慈的主以外，誰是保護你們的軍隊呢？那些昧了真的人，不過是被了欺騙而已（三〇）。若是主留住他的惠賜，誰尙能够惠賜於你們呢？然則他們確是沉淪頑抗於驚竄中（三一）！試問是仆面行的人，得了正道啦呢，是在作人之道上直立而行的人，得了正道啦呢（三二）？」

〔傳〕 言主之護佑我們，若四圍有護衛之士，我人起居動止，莫不賴之。惟權操冥々，非我人知識感覺，所可得而認識耳。

惠賜者，人之衣食住也。人之衣食住賴主恩賜。倘遭水旱等災，無人可以轉回之。頑抗是對於真理抵抗，驚竄是聞正道而竄逃。

經 「汝諭：「他是造化了你們的那個主，他又爲你們置了聽，觀，思想，你們知道感謝的很少（三三）！」你再諭：「他是分播你們在地球上的主，你們終久得聚至於他（三四）」！他們問道：「若是你們說的是實話，這個約期是在何時呢（三五）」？你答道：「知道那個

的，惟有造化的真主，我不過就是一個明白的警告者而已(二六)」。以後他們真看見那個臨近的時候，那些味真的人，面現憂怖啦。或對他們說道：「這就是你們素所要求的那個(二七)」！你再諭道：「你們豈不想々嗎？若是造物主傷害了我，與同着我的人，抑或慈惠我們呢，以後是誰能自最大的痛苦中，解脫味真的人呢(二八)」？你再諭道：「他是大慈的主！我們就是純誠歸信於他！我們就是託靠於他！以後你們就要知道，誰是在明顯的迷途中啦(二九)」！你再諭道：「你們尙沒看明白嗎？若是你們的水轉成了滲下的，以後誰能再賦與你們泉眼的水呢(三〇)」？

第六十八章 蓋

蘭(筆)

麥

加在九十六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努尼，以大筆與其所書者爲誓(一)。你確不是藉着調養你的主的恩典而狂妄的(二)！你是應受無限量的賞賜的(三)！你確是在尊貴的品格上的(四)！以後你不久能看得出來，他們亦能看得出來，你們中誰是受折磨的(五)！調養你的主，確知道是誰迷誤了他的道，他亦知道誰是在中道的人(六)』

『你不要曲從那些以真理爲虛僞的人哪(七)！設若是你能敷衍合流，他們就喜歡了，

蓋他們都是一些假意承應的人哪！且你更不要曲從那些個卑賤輕誓的人！以着讒言奔走往來毀謗的人，阻止行善妄爲作罪的人，出生後，血統不清，被人輕視的人，及那具有財產子女者中，你若對他宣讀主的天諭時，他說：「這是前人的記錄」的那個人！不久主就使他們的鼻子上，生出標記來啦。

〔傳〕 卑賤輕誓的人，易從而易叛。讒言奔走毀謗的人，無時無地無之。阻止行善，妄爲作罪的人，亦是無時無地無之。此等人決不從善，是以妄爲爲忠於教門的人。自恃財產子女之全，不從眞道，輕視眞理，視眞道爲平常，毫不動心之流，亦是無時無地無之。

曲從苟合，乃古今學者之通病，夫眞理之在人心，不只聖賢知之，普通學者無不明其是眞。但誰也不肯率然從眞，即有特出之聖，昌明眞理。人均以小人而度君子，不肯信之。聖者若肯曲從苟合，敷衍合流則喜之；不肯則恨之，忌之。至於以下之五等人士，無時無地無之。

試觀今日回教的念經人，誰不是以着念可蘭爲養生呢！可是你若認眞的翻譯，與他推誠的研究，有的遠避你，有的妄造謠言，不是以僞亂眞，就是亂言亂語，你若是敷衍馬虎，不與他研究可蘭眞理，他倒是十分的歡迎。至於以下五等人，雖不盡有，然一些個一知半解的回教徒，確是喜歡得眞道的人從他，他決不肯從眞道。然則回教民族，近代之衰微，豈不宜乎。

鼻主呼吸，通於神經，凡鼻黑，鼻紅，鼻偏之人，除非因特別的病症而外，大部分都是不聽從聖賢的訓告的人。心若純正，其光亮先自鼻起，漸及面之全幅，素有閱歷之人自識之。

此是下降的第二章，論穆聖宜本所得宣化于天下，不可曲就人情，以筆爲誓，證明穆聖貴於以前各聖，以前諸聖之時代，文化未大昌明，以筆記錄文化未大發達，雖有經典亦是聖人口述，故久而失真。惟用筆記之可蘭真經，經過種々之變亂，毫未失真，此其與桃拉台引支勒之不同也，但當時之人，因背于風俗仍不信之。主乃降下種種折磨，使之覺悟。彼等仍不知悟。然此亦是古今人之同病！

經

「主折磨他們，就好像折磨園圃的主人似的，彼時他們肯定的說：『我們明天早晨一定是能收穫的（二七）』。可是他們沒說：『設若是造物主要那樣』的話（二八），在他們睡眠的時候，調養你的主的天災，包圍了他們的那個（二九）；及到第二天早晨，已像收割的了（三〇）。然他們早晨起來互相呼喚道：『若是你們打算收穫，你們早點起來，到在你們地上去吧（三一）』！可是他們一面走着，一面密談：『今天萬不許貧困的人進入那兒（三四）』！他們早早的起來去，在他們自以爲能速得啦（三五）。然當他們看見了那個時，他們說道：『我們確是錯了（三六）。不然我們是被制裁的人哪（三七）』！他們中的中正人說道：『我豈沒對你們說過嗎？你們爲什麼不讚造物主的恩典呢（三八）』他們覺悟道：『咸讚調養我們的主！我們確是一些昏愚的人啦（三九）』！於是他們彼此互相責備（四〇），且說道：『可惜我們哪！我們確已成了背逆的人啦（四一）。然若是我們真是懇誠的求向調養我們的主呢？調養我們的主，抑或者以較優的換於我們哪（四二）』！若是他們真能明白：後

世的懲治比像這樣的懲治還大呢（三三）！惟有彼敬謹的人，在調養他們的主之闕下，是應受純粹恩典的樂園的（三四）！主豈能置服從主命的人，與作惡犯法的人一樣（三五）？你們判斷是如何的（三六）？

〔傳〕造物主之懲罰，類乎園人之譬喻者，無時無地無之。到手之財物，轉眼失之。奉到之委任，瞬息收回。天災人禍，無一不是懲誠不遵命的人。有參悟者，均能得之。

政府之用人有面斥，記過，罰薪，獎勵之臨時處置；觀其無用則撤之；犯大罪者撤而懲之。造化人者豈能無臨時懲治，最後之結算乎？回教人既知可蘭爲主之示諭，何以守着不遵，其着懲豈不宜乎？

或曰：「工業時代與農牧時代不同，此喻已失效能，人在工業國家，只能對工業主人，完全負責，對公家盡其所能，則無虞矣」。豈知世界舞台也，人乃其中之角色也，在前台之君上，是真君上乎？然對之必盡爲臣之禮，盡其爲臣之禮，乃遵其被命者也。人之被造，均有所負之命也，均宜如是觀。

經 『你們據有可讀的經典嗎（三七）？在其中有你們選擇的那個嗎（三八）？你們敢與我們誓約：到至於公判的日子，完全是你們判斷的那個嗎（三九）？』

『你問一問他們的，誰是擔保那個的（四〇）！抑或者他們有舉事的羣主嗎？設若是他們

說的是真話，叫他們請他們羣主來吧（四二）。

『至到彼日，他們將揭脛驚逃啦！雖有邀至彼叩拜的，他們亦不能啦（四三）他們惶恐顧盼着，可是賤辱已跟上他們啦！他們之能被邀至于叩拜者，都是他們的安寧之時！』你不用顧及我，凡以此論誥爲虛僞的人，我於他們不知覺中，漸漸就要墜落他們（四四）。我暫且雖姑容他們，但我的計劃是堅定的（四五）。』

〔傳〕時至今日，在回教中，誰也不能以這個可蘭的訓誥，爲虛僞；誰也不能舉事神佛。然你試想誰能詳細此中的訓誥，與平常傳說的是否同一。誰不堅信我們平常傳說的一切言論呢。今日嘗將可蘭本文之真諦，供獻於教友。聽之者雖不敢說是不信，然決不棄其習慣法上之訓誥，來守此可蘭上之訓誥耳。昨嘗與某教長談殯尸匣上置皮襖，是俗情非是真理之話。教長曰：「在中國的教門那一樣不是俗情呢」。此語余深服其徹底。然則中滿的回族，於不知不覺之中，日就落伍豈不宜乎？

經 『你豈能向他們請求報酬嗎？豈不知他們是虧損至重的（四六）！抑或者在他們的跟前，有主的秘密他們業已錄寫下來啦嗎（四七）？你堅忍於調養你的主之判斷吧！萬不可像那魚的伴侶似的，當他呼籲時，他是苦惱的（四八）！設若不是自調養他的主的恩典，他能知過而改呢，一定是棄他於荒郊偏野被驅逐的啦（四九）！繼而調養他的主選拔了他，且使之轉成了純潔之士啦（五〇）。』

此是引證猶
努斯的故典

『彼味真的那些人，他們是時時的眼視你失足。當他們聽見了訓誨時，他們說道：『這確是瘋狂（五二）！豈不知，他所負者確是訓誨全世界（五二）』。

〔傳〕 夫人果能真得道，宜本其天命宣化於世，所謂大畜不家食，吉是也。其若因世人愚昏，遷世，自求清靜者，非造物主命賦聖賢之本意也。爲聖賢者盡其宣達之旨而已。聽否不必勉強！猶努斯因勸化人不聽從，乃遷世避之，着主之怒，途中上船，船不行，船主遂逃亡之人，用抽籤之法，乃着猶努斯跳海。着魚難復，因自悔後。主乃解救之，此是下降的第二章，穆聖尙豈敢因人之不從，而遷世乎？

愚也不肖，蒙主之恩，歷任軍事政治已及將階，四十有三方研究，可蘭，四年間譯文及附傳，得已竣稿，隨時隨地向教友宣傳真道，訓誨諸生，夫余有希於教友報酬乎，當然是無。夫余藉此希名乎，余名已早成，藉此希利乎，利何由得。是瘋狂乎，又非瘋狂，必作此反風俗，背人情之言論，何也，亦不得已也。

第六十九章

罕

阿

格（必來的）

麥

加
在六十七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必來的，必來的是什麼？你知道什麼真是必來的呢（三）？昔色木族爾得族以災殃

禍患之來。爲欺僞。故以後色木族因着特殊的聲音，而殞滅了。爾得族乃因着風的疾呼，暴烈而殞滅了。他對於他們調遣那個，是繼續了七夜八晝，你試看所有的民衆在那兒是倒的，他們就好像枯乾的棗樹梗似的。你再試看他們誰是存留的。

『法老歐及在他以前的人，及那些轉變的城市發現了罪惡。他們違抗了調養他們的主的傳道聖使，於是主懲治他們，是嚴烈的懲治！主確是當洪水氾濫時，乘你們於大舟之中，主置那個爲你們的訓誨，有記憶的人的耳，能注意那個！嗣後若是在素雷中吹一吹，負起了地與山，使他們倆者相撞一撞。時至今天，能現的都現了。天空中亦分裂了。它今天亦是無力的了。衆天神分配於那兒的各方，有八個天神在他們的上邊，負着調養你的主的爾雷士。時至今天，呈獻出來你們。在你們中隱藏的，均不能隱瞞了。

『偏右的人交出他的記錄時，他說道：「你們拿我的記錄你們念念吧！我早已預料我一定是遇着清算的！」此人此時他的生活，是快樂的，是在高等的樂園中的，被地的各種菓實，臨近於他。被命之道：「因爲你們往日的工作，你們因所欲食飲吧！」其他左傾的份子，被交出記錄時，他亦說道：「我就是希望，人將我的記錄拿出來，我先向不知道，尙有清算呢？唉，我就希望作速解決了。」

吧(二七)，我的財產現已無濟於我啦(三八)，我的權柄業已消滅啦(二九)！「你們拘拿他，你們縛住他(三〇)，叫他進入者汗難着(三一)。以後在長度七十尺的鐵鎖中，你們穿過他着(三二)。蓋因他向不誠信最大的造物主(三三)，他不分贈貧人食物(三四)，故他今日在此處無一近友(三五)！他的食物不是別的，就是穢膿之類(三六)！除非一些有罪的人，沒有食用那個的(三七)。」

「夫我不能肯定：你們能看見那個，及你們不能看見那個(三九)。但那個確是最尊貴聖使的言論哪(四〇)，那不是詩辭，但你們純誠信仰的人很少(四一)！且那亦不是算掛人的言語，可是你們受教誨的人很少(四二)！那確是降自調養普世界真主的(四三)，設若他在主的諭誥中，有一部分僞擬呢(四四)？主一定親自懲治了他作的那個(四五)；割斷了他的思想力(四六)；在你們中關於那個沒有一個能阻止的(四七)！那確是教誨一些敬謹的人的(四八)，主確是知道，你們中誰是以那個爲虛僞的(四九)；那是令味真的人憂愁的(五〇)；那確是真的(五一)！你讚調養你的主尊大的名著(五二)。」

〔傳〕

此是麥加下降第七十八章，言因果的報應必來。

人既是被造，負有使命的，則不能無最後之結算；亦不能無隨時隨地之懲誡，明矣。凡平常事之順逆，禍福之來臨，晚年之時境，均是隨時隨地之賞罰。至於死後乃是生世之總結，若無此總結，

人只好是及時行樂而已。

時至今日，人文進化，既不希望宗派之連續，又不希望名垂悠遠；口雖說是社會的，是人類的，其實是儘其所能，自由的快樂一時而已。因是念，招來世界未有之戰爭，猶之乎昔日色木族之結果也。

夫在宗法社會，人固然是有私，然尚有所畏，尚知盡其所能，保持宗族，繼往開來，恐其一妄，已雖逞快一時，而宗派因之斷絕耳。

好名之心，固然自私。然因春秋之褒貶，亂臣賊子尚知畏懼。時及今日，是非無定，毀譽無常。昨年爲亂臣，今年爲革命英雄。使孔子作今日之春秋，今人能知所畏乎，不辯自明。蓋夫世界大同，決非一部分言論可以化人，明矣。且人智已開，教育普及，即使某一國能保其永久的定評言論，尚不足以使青年信仰，而況各國均是因利所趨，國是難定乎？世界推演，成了一個「及時行樂」的人群社會。在各國不能說無有志之士，但說者無論如何冠冕，而聽者總是自私自利，其一時不自私自利，爲國家犧牲者，非畏於義，乃畏於法耳。故時至今日，若不是因民族之戰爭利害之逼迫，人誰肯向善乎，誰肯本其天賦不因爲求名，不因爲求利能孜孜不倦乎，因其戰爭也，遂行造物主昌明世界之意義，遂行造物主懲誠人類之意義矣。

然則恢復昔之封建制度，分辨義利，和平或能實現乎？曰不可，世代之前進，是造物主之要爲。反回決不可能。即或政治反回，而人心亦不反回耳。時及今日，求和平止戰爭之道，唯有人信是被造的。造是有意義的。各個本其被賦之天才，盡其所能，以奉之。因畏其臨時之懲罰，不敢稍妄。

因○畏○其○最○後○之○結○算○，不○完○全○責○報○於○人○。朝○乾○夕○惕○，不○因○名○而○爲○，不○因○利○而○爲○，不○因○法○而○爲○；乃○因○盡○人○之○使○命○，畏○後○世○之○結○算○而○爲○者○也○。於○是○乎○造○物○主○造○化○人○類○之○意○義○全○顯○，真○大○同○，真○平○等○，真○自○由○，真○和○平○現○矣○。

夫後世之結算不特今日，昔日亦皆以爲是虛妄。然則人既是被造，既是有意義，既是有使命，其有厭世自戕者，亦有縱慾不得，甘心蹈死刑者。亦有色木族爾得族等，生時循情縱慾，遭一時之災滅絕者。類此若無後世之結算；彼等是已遂其自私，豈是造物主之公乎？

第七十章 麥 爾 雷 志(階級)

麥

加

在六十九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請求的人請求：對於昧真的人實現刑罰；在造物主中雖有多數的階級；可是沒有爲他們能避免的(三)！衆天神與明命要階近於他，在一日的限度，是五萬年哪(四)！

你忍着吧！你好好忍着吧(五)！他們看那個是很遠(六)。可是我看那個是很近(七)』。

『到在那一天蒼穹好像溶化的(八)。山嶽都變成了羊毛(九)。人是彼此對看的；雖有密

友，亦不能互相詢問啦(一)作惡的人，希望是今天藉着他的子妻弟兄贖買那個罪刑(二)他的夥伴維護他，在地面上人類中有救護他的(四)！不要如此妄想！祇是人邀他於道而他轉背的人(二七)，聚財而入於密藏的人，火炎燒脫其頭皮(二八)』。

〔傳〕 按「一日五萬年」，及「到在那天蒼穹好像溶化的等句，」今日誰不疑惑，誰能誠信，然於高賓白哈力萊爾著的太陽之秘密，是科學的，似與此相合，後人於此要詳研究，萬不可以可爾無科學之預示耳。

附抄盛京時報於康德八年八月九日刊載，科學發現太陽的熱力，及年齡的秘密，高賓白哈力萊爾著，子罕譯。

▲太陽的年齡約二十億歲

在哥倫比亞大學，舉行的全美科學家聯盟大會裡，華盛頓大學的大教授，喬治甘茂博士，對於星；尤其是太陽的演變，極重要的討論，根據原子核變化原理，博士對於太陽的秘密，發現了以下的說明。

渠認為太陽的年齡，至少有二十億歲。因為地球自身，已經最近科學的證明，有同樣的年齡；而以前學者，相信地球的年齡，僅僅六千歲，並不確實，但是在這二十億年間，太陽僅用了它含有的輕氣全量的百分之一，換句話說，就是現在太陽裏，還有它輕氣總量的百分之九九來供給它，繼續產生其龐大的力量，這就是說太陽還是在它的幼年時代，它的壽命，至少還可以繼續二千億年。

▲太陽熄滅的時候世上將成山枯，海竭。

但是在這二千億年中，太陽的前途，將有極奇異的變化，在太陽將近熄滅的時候，它非但不會衰弱和冷卻；並且它的光芒和熱度，要超過現在的百倍以上，當太陽裏的輕氣將近被用到只剩百分之一

的時候，太陽會放出極大的熱力，連地球上的海洋都會被熾沸，山都會被溶化，那時候連行星中最遠的海王星都會變暖，而適于生物的生存。

太陽到了末日，所有它的行星，或許都會逃走，因為它的吸引力會變成極微，太陽熄滅後，會變成一個小星和西留土星一樣，它的體積會縮小，和現在的地球相等，對於太陽熄滅後的體積，有兩位著名印度科學家，哥塔立博士和真德拉色卡博士曾經有精細的推算，據科學原理，太陽或任何，比木星大的恒星，到達其熄滅的時候，其體積將收縮至比木星小，所以太陽在紀元後二千億年，或許會變成僅僅和地球一般大小，但是那時候它的重量，較地球的要大得多。

太陽的將來固然奇異，它的過去亦可訝，甘茂博士稱謂：太陽誕生當時的溫度實低於冰點。

經 『人的被造化，確是性急，躁得（二九）！當他遭遇着災禍時，他怨忿不能忍耐，當他得着幸福時他止而不進（三二）除非那些踐禮拜禱的人，他們是時々拜禱的，他們的財產中，對於乞者困者，都有明白的担負，他們是確信有清債日子的人哪（三六）！他們是恐懼調養他們的主的刑罰，確沒有能安之者的（三八），他們除非對於他們的妻室，及所掌管的婢妾外，對於他們的羞體是戒守的，他們不因是而被人指責的（三〇）；凡是在那妻室婢妾以外尋歡的人，都是越限妄爲的人哪！且他們對於他們的誓約是履行的，對於他們的作品是實踐的，他們是確守拜禱的（三四），他們這才是樂園中尊貴的人呢（三五）。』

『在你方那些味真的人，爲什麼奔馳於左右結黨呢（三七）。他們中的每一個人尚希望進

入有恩典的樂園嗎（三八）。不要如此想，主造化了他們，他們能因之自明（三九）！主不必以着東西爲誓，主確是具有權能的，以較優的易了他們的，主不是不能（四二）！你棄了他們的穿鑿戲謔，一直等到遇見警告他們的那個日子吧（四三）！彼日他們自穴中忙着出來，就像好軍旅聚集於旗下似的（四四），他們驚惶四盼，已着賤辱矣；那樣的日子，就是警告他們的日子（四四）。

〔傳〕 此是麥加下降第七十九章，先諭昧真的人永久不得赦。次言人皆好速得，貪近利，見禍則怨，見利則止。惟有踐禮拜禱的人能無此過，且能濟貧困，畏主刑，戒淫，守約，能爲公作證，不因私結黨，云云，試本此章驗諸今日之回教，好像拜禱之禮與以上示諭，無多大關係。教長指導拜禱時，是斤斤於典禮之形式條件。豈知可蘭示教，對造物主之拜禱禮，是因以檢束身心也。我人一切當行當止，均因時之拜主而注意檢束；如是的拜禱，方得拜禱之真精神。若其典禮條件，是其形式也。人若徒詳形式，不知精神，是已失可蘭之教，明矣。試者可蘭，時之示諭拜禱，然對於拜禱之各種形式，及每日之拜禱次數，不用明文規定。反觀對於其他小事，到有詳文規定，何也。又考對於其他之法定工課，如齋如朝，均因時境可以變通，而拜禱不能因時境而廢棄。意義之完善，實非人力所能計及耳。

聖諭云「欺詐的人不是回教徒」。又曰「一事之公正勝于禮七十拜之拜功」。蓋謂昧真的人即是不公的人，即是欺詐的人。然則舉目視之，回教教友純誠無僞的人，不能說是無。然真正內不欺

心，言不欺人，遇事公正者，有幾人乎。豈不都是作了罪，希望藉着請阿訶唸經，以贖之乎，爲阿訶者，明知無此救人之能，故作此欺人之言者，有之。本不明白可蘭經，對於教徒必要自詡爲學者之身份者有之。信口雌黃，隨便支應者有之。然則觀此章詳細玩味，回教能不落伍乎，他日能得脫離罪刑乎？

至於漢族之社會純誠君子不能謂無。然求之今世乃是鳳毛麟角矣。普通之人不必談矣；即號稱有名之學者，著書之言論，有是純潔真理，不偏袒一方者乎，至於世風日下，淫亂之情，已不堪言。欺詐之俗已不能備述。然則被人壓迫，被人戰勝，豈不宜乎。

若按諸今日世界全人類而論，固不乏明達之士，然普通之情形，亦是欺詐淫放，隱昧真理，其傑出之士，持着一二點，共同心理，號招一時。未幾目的達到，而羣雄渙散矣。因是築成世界未曾有之戰爭。何日停戰，尚不敢言。即或停戰，若仍是爾詐我虞，隱昧造化者之真理，一意的循其私意宣傳，勢力雖大，工作雖巧，亦是一時而已。

第七十一章 努

海（挪亞）

麥

加

在十六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主確派遣了挪亞到在他的民衆：「你在最大的痛苦將未到以先，警告你們民衆着（二）」！於是挪亞警告他的民衆道：「唉衆兄弟姊妹！我確是你們的一個明白的警告

者(二)！你們拜事造物主，你們敬畏他，你們聽從我吧(三)。他能恕宥你們的罪，他姑容你們，到至於一定的期限哪！若是你們能明白呢，造物主的定期到來時，再也不能延緩啦(四)』。

『調養我的主！我確是晝夜勸化我的民衆啦(五)。但是我的勸告，徒增他們的逃遁，無有其他的增益(六)！每當我勸告他們，冀請你恕宥他們時；他們置手於耳，以衣服蒙着；他們真是頑固不化，驕傲自負(七)！繼而我對於他們奔走呼號的警告(八)。繼而公開講演，或私自訓導(九)。余曾對之道：「你們求調養你們的主恕宥吧！他確是多恕的(一〇)，他對於你們派遣了天空中調和的雨水(一一)，他助長你們的財產與女兒，他賦與你們園圃及河流(一二)。你們對於造物主，爲什麼不確實的希望呢(一三)？他造化你們，確是有種々の階級(一四)你們豈沒看見造物主怎樣造化了七天，亦是層々の(一五)！在其中置月之光明，使太陽成了總燈(一六)。造物主在地上生長你們(一七)。然後使你們復歸於地，再叫你們出來(一八)。造物主以地爲你們的鋪墊(一九)，在其中有寬廣的大路，使你們遊行(二〇)』。

『挪亞呼籲道：「調養我的主！他們確是不能聽我了，他們只是循從其財產兒女的慾，增其虧本而已，他們計劃是極力的計劃(二一)！」！他們說道：「你們萬不可棄掉了

你們的諸神主！你們萬不可棄掉了萬得，素哇耳，耶烟斯，乃斯雷(二二)！此乃諸神佛之名他們確是使多數的人迷誤啦，然昏愚自負的人亦沒有增加別的，不過就是增加上迷誤而已(二四)。

「他們是因爲他們的罪惡被溺沒，進入火獄。他們在造物主以外得不着援助(二五)！挪亞呼道：「調養我的主！你在地球上，不要遺留味真的人一家(二六)！你若是遺留了，他們就要使事奉你的衆僕迷誤啦。他們除非是滋生些作罪味真的人，不能滋生別的(二七)！」「調養我的主！請你恕宥我，與我的父母，你恕宥進入我的房子有純誠信仰的。你恕宥純誠信仰主的男女。你對於昏愚自負的人，除非是傷害不要增加別的(二八)」。』

〔傳〕 在挪亞之時代，人只是從財產兒女之欲，恃其有完全之計畫，不從真道，因而着世界未曾有之奇災；人類幾乎滅絕；其被溺者，經結算後迫之入火。試想近二十年來，你以眞理宣傳眞道，有信之者乎，各國各地之人，那一個不是目的在財產兒女，那一個不是徇其譎謀計畫的呢？拜事者雖非偶像，而所事之目的確是物象。然則近年之人禍，是造物主之要爲乎。

挪亞洪水是在世界有史以前，各地均有此種現象。按諸科學家之實地考驗，地球每十二萬餘年有一冰期，中國邵康節先生謂十二萬九千年爲一元之世。天地閉塞矣。既驗出冰期，則前一元之世爲洪水明矣。

第七十二章 振

尼(神)

麥

加

在第七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你說道：「默示於我的：神中的一部分聽見啦。於是他們說道：「我們確是聽見了很奇異的可蘭經啦(一)！那個能指導正道，我們純誠歸信啦。我們以後永不爲調養我們的主拿出伴主的啦(二)。調養我們的主是至高至尊的！他用不着納妻納子(三)！蓋在我們中的愚而無識者，他們說在造物主上都是荒誕的(四)！我們確是以爲：人類神類在造物主上說不了謊(五)！可是人類中有求神類中的神，護佑他們，因而增加了他們的狂妄(六)！於是他們推測，就好像你們普通推測了的：「造物主，永不派遣一個(七)。

且我們曾尋覓天空，見那兒有嚴烈的火箭，佈滿防守(八)。我們曾在那兒坐俟，爲是竊聽。凡是在那兒竊聽的，他們即時遭着巡查的火箭(九)。我們豈能知道是要禍地上的誰？抑或者，調養你們的主，是要他們的誰得正道呢(一〇)？

夫在我們中固有純潔的，然在我們中亦有稍欠的！我們是各道其道，彼此不同(一一)！但依我們的推想，在地上無有能使造物主無能的；就是逃遁的，亦不能使他無能(一二)！我們確聽見：中道的了，我們業已歸信那個道啦。以後凡是純誠歸信調養他的主

的，他不能駭怕減少，亦不能駭怕狂妄者（二二）！在我們中固有安順於主命的，可亦有逆命的，其凡安于命者，那是希望正道的（二四）其凡是逆命者，他們就轉成了者汗難的薪柴（二五）設若是他們在道上踐禮了；主一定賦與他們充足的水灌溉（二六）；在其中因之而試驗他們；其凡對於調養他們的主之訓誨逃避的，主一定叫他們行至于高度的痛苦（二七）！夫一切叩頭地方都是屬於造物主的！你們不可同着造物主再呼籲別的（二八）』。

『然每當造物主的聖僕立站呼籲主時，他們幾乎都要聚之於他（二九）。你說：「我惟是呼籲調養我的主！我不能爲他拿出來一個同等的（三〇）！」你再說：「我對於你們不能主持禍，亦不能主持福（三一）！」且再說：「在造物主的方面，沒有一個能解救我的！除非是送達自造物主上的使命以外，我得不着一個安定之處（三二）！」凡是違抗造物主，及他的傳道聖使的，一定是應受火刑。永久於者汗難中（三三）！一直等到他們親眼看見警告他們的那個，他們就明白誰是懦弱的援助者，誰是數中的微々者啦（三四）』你說：「我不知道警告你們的那個是什麼是最近的！抑或者調養我的主，將那個再展其限呢（三五）？」「密藏未顯明的知者，除非是傳道聖使中他所愛了的以外，他不顯示他的未顯明的密藏之一點（三六）！他使巡查的在他的左右前後行（三七）。爲是叫他知道確是送達了調養他們的主的種々使命。他是環繞於他們左右的。他是計算每一個事物的細數的（三八）』。

【傳】

此是下降的第四十章，敘神之概況。

蓋此章所言之神，乃是地上之神，能隱能顯，有死生，有男女，所司支配動物。故其顯象是各類動物，有隱身之能，得道者專司其事。亦有時助人之事，但不能如人有昌明宇宙變化物質之能。因其隱也，邪者多迷惑人類，如鄉愚女人之被祟，臨卭附巫，運搬等々，均此等神所爲。但其中一部分，確亦得中正之道，亦本被賦盡天職耳。

自科學昌明以來，不信有神，然在各國亦不能完全取消神話。其信者又過譽神之能。抑不知謂神無者，是對社會無確實經驗之武斷也。迷信神萬能者，迷信神能支配人者，亦是一種昏愚妄想也。至於中國普通之崇拜，是死去的祖先，是死去的英雄，聖賢，此種祭祀，意在憶想盛德尚無不可。但鄉愚無識，亦作祈福免禍之想。試觀各地關雲長之廟，匾額均曰保佑一方，夫關雲長若能保佑你，他爲何不保佑西蜀統一天下乎？此種社會尚望其強乎？或答曰，劉蜀與曹魏有天數存焉，夫既云有天主宰，則又如何貳主呢？社會迷信，政府亦不加審查，可乎？此乃是中國數十年之心病，若不徹底整理，未有復興之一日耳。

第七十三章 目 贊 米 來（披睡衣者）麥

加下降的第三章但十、十一、廿五乃在買的祭降覺入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唉披睡衣的人(二)！除去很少的時日，你都要在夜間起來着(三)。夜的半數，或增點或減點(三)。你讀誦可蘭真經確實的讀誦(四)！主必降于你重要的論語(五)！凡是在夜間能起來的人，踐踏是確實的，言語是中正的，且你在日間亦有長時間的優游(七)』

『你紀念調養你的主的名着，你確實的割斷一切，歸至於他着(八)，他是調養東西的主，除他以外，再沒有可稱為主者！你要以他為主管者(九)』。

〔傳〕 此乃下降的第三章，但十，十一，二十，三節是以後彙入的，下降的序一章論人之為人，二章以筆命名，論聖是至貴，不要與普通人合流，彼不信真者必着折磨。三章令聖確實於可蘭，在夜中起來求得默示，對於一切一切均要割斷，然則今日以何不深加研究呢。

經 『關於他們所說的那個你要忍耐着！你離他們要妥當的離着(二)。對於彼具有安逸不信真理的那些人，你不用顧及，你暫且姑容他們吧(二)！在主的闕下確是有縲紲火汁(二)，鯁噎不消化的食物，最痛的痛苦(三)』。

〔傳〕 道之初興復興，人因風俗之舊，必有種々反對造謠，宜本此諭棄之，主自與之懲罰，不必計也。

經 『彼日地與山是震動的，山嶽都變成了沙邱(二四)，主確派傳道的聖使，到至於你們，為你們作證明，就好像派傳道聖使到至于法老歐似的(二五)！昔者法老歐違抗傳道聖

使，主會懲戒了他，是嚴重的懲戒（二六）若你們昧了真了，你們如何能敬畏少者轉老，蒼穹崩裂的那天呢？他的警告一定是能實行的（二八）祇是這個訓諭，凡是同意的人，他向調養他的主能取一個正道（二九）。

『祇是調養你的主，他知道同着你有一部分人在夜中的三分之一，或夜中的一半，或夜中的三分之二之概數，同着你起來！造物主爲你們規定了日夜的數啦，他知道你們不能計算的那個呀。他復於你們啦。你們讀誦可蘭真經中。容易的吧！他知道你們中有因此患病的啦，他亦知道你們中爲尋主的天祿，在地面上活動的啦。他亦知道你們中在造物主的道作戰的啦，嗣後你們讀誦其中容易的吧！你們踐禮拜禱吧！你們納出潔課吧！你們貸於造物主潔美的借貸吧！你們爲自己供獻那個潔美的善功，你們在造物主的闕下，能得到潔美的善報，最大的酬勞！你們求造物主恕宥吧！造物主確是能恕的，能慈的（三〇）』。

〔傳〕 按此節觀之，彼時聖人與教生，以全體之精神，犧牲於可蘭矣，因是乃有以後之興盛，惜哉今日。

至如安逸不信真理，應着靛縲火汁，不消化的食物等語。不必只按死後想，即在現世此類之人無日不在羈絆之中，炎灼之內，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明眼人自能看出，何須死後呢。

或曰今世之人，都是不信真理者，都是不研究真經者，都是以經濟爭戰爲務者，亦有此現象乎？你試看亡國戰敗之人民，苦況已不堪言矣。即以前次歐洲大戰，法國之戰勝國觀之，亦不過一時的勝利之虛榮而已，二十年間，那一日去了憂患恐懼呢，憂患恐懼繼續着此次的失敗。然則凡是有心的人，誰能不動此同情之感呢？蓋夫人生之痛苦，不是：絕望，是：自己的事業，無確實之把握，日在憂愁恐懼之中！去其憂愁恐懼之道，惟有安心的、徹底研究此可蘭真經、久之自得解脫耳。

第七十四章 母 旦 席 雷（披着毛衣者） 麥

加在七十三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石始』。

『唉着毛衣的人（一）！^{聖指穆}你立起來警告着（二），你讚調養你的主尊大着（三）。你潔你的衣服着（四）。你遠了污穢着（五）。你不要施惠求多（六）！你對於調養你的主堅忍吧（七）！等到彼日一聲發表，味真的人就有困難而無容易啦（八）！你不用顧及主！無論那一個都是我造化的了（九）！我與了他們寬裕的財產（一〇），及目前的子孫（一一），對於他們業已寬其所易（一二）。然彼仍是希望增益（一三）！』

『那如何可能呢？夫他們對於我的種々示諭既然反抗（一四），我不久當然以困難致之（一五）。他們雖然已預謀計畫了（一六）。可是被責備時，看他們將如何的預謀吧（一七）。以

後若是真被責懲，他們如何能預防呢（二〇）？

〔傳〕

聖賢誨人，本其仁慈，時時求被化者多。然因是反致己不潔，令之不可施惠求多，堅忍於主之所命，迷者是主已棄，道者是主要導，對於昧真者，待其變態可也。

連降三章意均在遠離彼不聽訓誨之人，夫風俗之成也，非一朝一夕，及已養成，若由迷蒙中使之光明，強者明知是真，不肯從人；弱者心明，無勇從人；近在家人父子，亦不能驟化；際此時，只有潔身自好，不能過於勉強宣傳；若急求施教於人，亦有私己之心，人未受教，已反不潔。且此種情態，是古今之常例，非一時可挽也。你道果真，久之自能昌明，若在剝時以六二，中正之德，尚去剝正況他人乎？

經『繼而看見可蘭（二二），他則皺眉蹙額（二三），轉背着驕傲道：「這也不過就是一種選擇的法術（二四）。亦是人的話（二五）！」因是主乃着他進入塞改雷（二六），你知道什麼叫塞改雷呢（二七）？非久非暫，變更人的顏色的（二九）！在那兒有十九位（三〇），都是主置下主持火的天神。主置他們那個數不為別的，就是為磨難一些味真的人。是為賦與經典的那些人堅定其志，對於純誠于真的人，增加他們的純誠信仰力！彼賦有經典的那些人，與純誠于真的人，無有懷疑』。

『可是在那些思想不正的人，與味真的人因之要說：「造物主為什麼要這樣的辦法

呢」？其所以如此的辦法，是造物主使他意之已定迷誤者，棄之於迷誤；意之已定得道者，他默導之！除了調養你的主以外，沒有能知道他的軍威的！此意無他，惟是訓誨人而已（三二）。你們萬不可那樣！我以着月夜退沒時（三三），清晨發光時爲誓（三四）。那確是大困難之一！警告世人（三五），你們中誰是欲要積極工作者，誰是要甘心退後者（三七）。每一個人都因其素行作質證（三八）。

〔傳〕 夫在可蘭之形式觀之，不過一種普通語言而已。然你依照時代大衆化的眼光，與儒釋道耶等書對照的研究；你自然可以看出，那是普通類人的；那是特殊社會的；那是明白的真理；那是玄奧不可明的；那是近代的；那是過去的；那是實踐的；那是空談的；不特與儒釋道耶等書比較，能有此種結論；即取近代之國家社會各種哲論，亦能較出；誰是時中至正之全；誰是偶得之偏耳。不得真道之人，心中無一定的誠意，顏色時時變化，呈獻其怯態，羞態，怒惡之色，均根之于火也。彼時之味真的人，觀此無神奇，以平庸視之，不知中庸乃真正人之道耳。人讀譯文，益現以上之情態，但道者道，迷者迷，不必計也。

經 「惟有右派的人是在樂園之中（三九）。他們對於作惡犯法的人將問咄（四一）：「你們爲什麼行入塞改雷中咄呢（四二）？」他們答道：「因爲我們向來不踐禮拜禱（四三），我們不與貧困人食物（四四）。我們同着穿鑿經典的人穿鑿（四五）。我們以着因果報應日爲虛僞（四六）。

一直等到確實的實現在我們上了(四七)。時至今日，求情者的求情，是無益於他們(四八)。蓋因他們對於訓誨，是逃避的人哪(四九)！他們的逃避，就好像驢之求逃出於獅子之厄似的(五一)！不是逃的，就是要得着一個展開的冊本的(五二)！彼時不歸信的人有逃避不聽訓者有求自天上升冊本者無論如何，他們都不是懼怕後世的人。(五三)！豈不知這不過就是勸誨而已(五四)，凡是同情的人，他念那個呀(五五)。但他們除非是造物主意要了的，無一能念那個！他是敬謹的主管者，他是恕宥的主管者(五六)。

〔傳〕 此章示此是誨人之道，不准穿鑿，不可逃避，不可求神奇之顯跡。至於濟貧，與拜禱之律，是與上章呼應。

第七十五章 給牙埋特 (公判日) 麥

加 在一百零一章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夫我無需以公判的日子，人的自責爲誓(三)！人將意謂：主是不能夠聚集一些個枯骨的嗎(三)？不要如此想！微至於他們的指骨，主都能够平均分析(四)！然人仍是在那個人以前作惡(五)。且問道：「公判的日子是在什麼時候呢(六)？然若到在那目眩(七)月暗(八)，日月相聚的時候(九)。則人將又說道：「今天是往那裡逃(一〇)！不要妄想啦，

沒。有。安。全。地。帶。啦。(二二)，今。天。確。定。的。地。點，就。是。趨。向。於。調。養。你。的。主。(二三)！今。天。人。因。他。以。往。供。獻。了。的，與。遲。誤。了。的，都。宣。示。於。他。(二四)！且。亦。不。必。宣。示，人。自。己，就。看。見。自。己。啦。(二四)。

『設。若。是。他。們。要。提。出。來。辯。訴。那。個。的。理。由。啦。(二五)。你。亦。不。要。因。為。當。前。的。速。成，動。你。的。舌。(二六)！那。個。的。集。句。成。章。的。那。個。讀。念，是。本。之。于。主。(二七)！嗣。後。若。是。主。讀。念。了。那。個。時，你。才。可。隨。着。讀。念。那。個。(二八)以。後。解。明。那。個。亦。在。乎。主。(二九)你。們。萬。不。可。喜。好。當。前。的。速。成。(三〇)，棄。掉。了。後。世。(三一)』。

『今日面色鮮明者，趨向調養他們的主注視(三二)，今日憂戚滿面者，是揣測脊背之苦要實行(三五)』。

〔傳〕 此是下降的第三十一章，若道果真，從否其人自有天命，不必利用文辭言語勝人。試觀自可蘭昌明以來，回教何嘗熱烈宣傳，何嘗極力與人辯難，時至今日，仍是有進無已。然好當前之速成，人之通性，其道非養到十足，則不能安其自然。可蘭雖有此指示，一部教民對外雖不爭論，對內亦是時時分黨爭辯，惜哉。

經 『不必！等達氣升到那胸上骨時吧(三六)！或者呼道：「誰是能符咒回轉呢(三七)？」他能自揣他是永離(三八)，他的脛併合於脛啦(三九)，今天就是被驅至於調養他的主啦(四〇)，

以前他們不是誠實的；不是拜禱的（三二）；他們是以真爲僞的；是背拗真理的（三三）；他們行至於家是驕傲的（三三），可惜你呀！可惜你真是可惜（三五）！人自己以爲是：徒自成無有管的（三六）！豈不知：主造化了他是由於精的一點，然後成血，再使他平均的發達呀（三八）！他自那置了男女的匹配（三九），然則死者使他復活，那豈能不能呢（四〇）？

〔傳〕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普通之人，苟無信仰，無論你道如何的高，理如何的確，必有辯論的理由。人若因爭一時之勝，與之強辯，往往逾道，故論不理，且此章是論復活之說，此是理之所有，考驗甚難，愚者必求其實現，豈可與之言乎。

第七十六章 音 撒 尼（人）

買地奈

在五十五章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人之來也，豈沒經過一定的光陰嗎？他原來不是可名的一物（一），主造化人：是自媾合的精上，陶冶了他們，然後置他們的視官聽官（二）：主確是默導他們於中道上。然有感激的，亦有味真的（三）主爲味真的，預備下了鎖枷及炎火啦（四）。至於彼作善的人，飲水的盞中，是調和了香葉的美味（五）。那個泉惟有造物主的誠僕能飲；他們使

着他流他才流（六）。他們是履行誓願的，是恐懼他們的過錯播揚那個日子的（七）；他們是以自己所愛的食物，供給於貧困者，孤兒被擄者的（八）。

『我們確是爲造物主的喜：供給你們食物，不是想自你們取報酬與感謝（九）。我們是因爲怕在調養我們的主的闕下，有困難憂愁的那天哪（一〇）。』

『於是造物主在那天，於困厄上看護了他們；使他們得遇了鮮艷與快樂（一一）；因爲他們已往的堅忍，酬勞於他們樂園與錦服（一二）。他們在其中倚靠於沙發椅上，在其中既見不着烈日，亦見不着奇寒哪（一三）。蔭影是臨近他們的；新鮮成熟的菓物是容易摘下的（一四）。銀質的器，透明的盞，是環繞他們的（一五）。銀質中且有透明而有定量的盞（一六）。他們在其中，飲盞之內是用薑汁調和了的（一七）。名曰塞洛塞比爾的泉水（一八）。在他們周圍永久有童子環繞，彼時你看見了他們，如掌上的散珠的放光（一九）。彼時你見了那個地方，你才是看見了恩典。才是大主權者呢（二〇）。他們所着的衣服，是綠色的，粗細錦緞。他們裝飾的是銀釧，調養他們的主，飲他們以純潔的飲料（二一）。這就是對於你們的報酬，你們已往的努力，是被酬庸的啦（二二）。』

〔傳〕 今日文明各國，關於貧困者有救濟院。孤兒有嬰兒院。被擄者有俘擄收容所。政府均設有機關，而可蘭無論男女均定爲各人之天職；國家設機關，社會有慈善團體，是宜於大都市者也。若

小鄉小市豈能有此設備，苟能人人負責，本其認造物主之誠，發其仁人之行；豈不較之公共團體，善盡美乎？至其爲善者之報應，仁人君子，其能自識。吝財昧真之流，自然不信，無需深辯耳。然善不積，不足成名。惡不積，不足以傷身。爲善能遇善，方是看見恩典矣。

經 『主確是降於你可蘭真經啦(三三)。你在調養你的主的法定上堅忍着吧！你萬不可曲從彼作罪的人與昧真的人哪(三四)！你朝夕紀念調養你的主的名着(三五)。你在夜中向他叩頭着，你常常在夜中讚他純一無比着(三六)』。

『祇是這些個人他們愛小利貪速成，棄了重大的日子在背後(三七)。不知主是造化了他們的，主是堅固束縛他們的！若是主打算更換類似他們的，能更換哪(三八)。這個確是教誡；凡是同意的人，他就能趨向調養他的主的中道(三九)。可是除非造物主同意了的那個人，你們不能同意於此教誡！造物主確是至知的至公的(四〇)！他是叫他意欲的人進入他的慈惠！他已爲昏愚自負的人，准備下了最大的痛苦啦(四一)』。

〔傳〕 曲從作罪的人，與昧真的人，是今人二種大病，試想真道之不伸，到在什麼時候了，人仍愛目前之小利，貪近功，曲從苟合地方無知者；設辭遷就作罪的人。至於中國近年無論若何學者，亦必附合勢力。理智之世，何日能現，豈非妄想乎。

第七十七章 木雷塞倆特 (衆使)

麥

加
在
一
百
零
四
章
之
後
下
降

經『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誓曰被差的神使，是繼續不繼的(一)。是因風的，是傳播的(二)。是分辯是非的(四)。是賦擲訓誨辯論警告的(六)。你們被警嚇的，一定是實現的(七)！以後若是到在羣星塗抹時(八)，天空湧開時(九)。群山崩毀時(一〇)。諸傳道聖使被定限集合時(一一)。那個日子是定了的期限呢(一二)？分辯是非的日子(一三)』。

『你知道什麼是分辯是非的日子(一四)？可悲哉！在這個日子以真爲僞的人哪(一五)！主豈未殞滅以前的那些人(一六)。繼以其他的後人嗎(一七)？這就是主對於惡人所作的(一八)』。

『可悲哉！在這個日子以真爲僞的那些人哪(一九)。豈沒看見主造化你們是自卑賤的水分嗎(二〇)？然後主置那個於堅固的定處中(二一)，達至於確定的期限(二二)。主定了的那個，是完善的預定(二三)』。

『可惜哉！今天以真爲僞的人們哪(二四)！豈沒看見主置大地爲聚集之處(二五)。有生的有死的(二六)。在其中有高山，與你們飲的甜水之泉(二七)』。

『可悲哉！今天以真爲僞的那些人哪(二八)！你們趨向你們素日，以真爲僞的前進

吧(二九)！你們趨向於有三個叉的煙影之處吧(三〇)！既不能於遮蔭，亦無濟於火炎哪(三一)！彼處實是擲火，看似高宮(三二)。且又似黃駱駝(三三)』。

『可悲哉！此時的以真爲僞的人們哪(三四)！在這個日子，他們不能說話啦(三五)。他們求恕的理由，亦不被聽取啦(三六)』。

『可悲哉！今天的以真爲僞的人們哪(三七)。這就是分辨是非的日子！我集合了你們，與你們以前的人(三八)。若是你們有計劃，你們就給我按計畫實行吧(三九)！可悲哉！這個時候以真爲僞的人們哪(四〇)』。

『至於彼乾惕敬謹的人，確是在蔭庇泉園的下邊(四一)因其所欲取用鮮菓(四二)被令道：「你們食吧！你們飲吧！你們的享受是由於你們已往的工作(四三)！這就是主對於善人的酬勞啊(四四)』

『可悲哉！今天以真爲僞的那些人哪(四五)！只命之道：「你們吃吧！可是享受是很少的！確因你們是作罪的人哪(四六)』。

『可悲哉！今天一些個以真爲僞的人哪(四七)！彼時或向他們說：「你們鞠躬吧！可是他們都鞠不下躬去(四八)』。形容妄食妄爲的人殆盡

『可悲哉，今天以真爲僞的人們哪(四九)！在那個以後，他們還誠信什麼樣的言語

呢、(五〇)？

〔傳〕 此是麥加下降第三十三章、警告無誠之人，彼因無誠、欺、偽、成性，無論若何、眞道，他均是不純誠。卽有時發其誠念，亦是偏私，不是眞理。近代因此類人之多也，所以日在煙影中生活，毫無清爽之地，食品雖日多，能得滋味之享受者日少，豈不悲哉。

蓋一個民族，無論他如何的衰弱，如何的落伍，只要有眞經保存着，則其族未有滅亡者，否則只恃語言文字，及特殊風俗，久則必被化於文明民族，乃歷史上過去之事實也。試觀中國之民族史，眞正漢族原來亦不多，在五胡亂華時，北方之族就是五個，何以至今均被化於漢族呢？何以各族均被化於漢，惟有回紇族尙保其特殊之性質呢？何以蒙滿之強大，反被化於漢，以近代回族之衰微，尙不能被化於漢呢？此乃由於回紇雖同爲北方民族，然唐時西行信仰回教，請來可蘭眞經故耳。在昔日穆聖初興，人皆以此爲僞，時至今日，用中國歷史來研究，眞乎？僞乎？不辨自明。然時至今日，人心尙利，不知何爲大義。無論有如何的眞理，他總是按照他的利心推測。在今日最高之人格是愛名、愛族、愛教、貪天堂者。愛之目的，雖不同。然仍未出去利字、私字。你若本眞得，說眞道，盡你爲人之使命，他就是你的至友，他也要用許多的普通思想推測你。其最公平的評判，是說你是愛民、愛族、愛教、愛天堂。且你若宣道非用急功近利之術，亦不足動人，然則世衰道微，已達至極點乎，宜其有未有之天災人禍耳。

三十

第七十八章 乃 白

依 (消息)

麥

加

在七十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他們彼此相詢什麼呢？』是關於他們彼此爭辯的最大的消息 (三三)！不必！不久他們就要明白啦 (四)』。

『嗣後他們不久就明白啦 (五)。豈沒看見主置地爲鋪 (六)，置山爲釘 (七)。造化你們是陰陽匹配 (八)，安息你們以睡 (九)，蒙覆之以夜 (一〇)，活動之以晝 (一一)。在你們以上建設了七樣堅而有力的 (一二)。置明朗的 (一三)。自凝集的雲中，降分散的雨 (一四)。爲是因之生出籽粒田苗 (一五)，與繁茂的園圃 (一六)』。

『祇是那分辨是非的日子是已確定了 (一七)。在那日在蘇雷中一吹，你們一群一群的就來了 (一八)。啓開了天，現出了各門 (一九)，移動山嶽全成了映影 (二〇)。者汗難的地獄確是爲人的必經過的關處 (二一)。爲妄爲作惡的人的住處 (二二)。在其中寄居必經過多數的年哪 (二三)！在其中既得不着涼爽，亦得不着飲料 (二四)。所得的惟是炎灼與穢痰，報應是對

等的(二六)！他們確是不希望清算的(二七)。他們是以主的天示爲假的(二八)，然事無鉅細，主莫不令記載之(二九)。

『你們受吧，主增加於你們的沒有別的就是痛苦(三〇)』。

『至於彼乾惕敬謹的人，是有真得獲(三一)！在花園菓園之中(三二)，有同年的女伴(三三)，有滿溢的杯盞(三四)。聽不見無益與虛妄(三五)。自調養你的主賦與他們充足的報酬啊(三六)』。

『調養天地及其中所有的主，是特慈的！他們在他的慈惠中，不能主掌隨便的要(三七)！彼日明命與衆天神是排班而立的，除非是特慈的主許了的那個，亦沒有敢發言的，說了的亦是公的(三八)。這一天才是真的呢！凡是甘心情願的那個人，他能取得調養他的主一個安榻之處(三九)。主確是警告了你們最近的痛苦啦；到在那一天人能看見他們親手所供獻的！味真的人將說道：「唉！我們希望我們轉成了土(四〇)』。

〔傳〕 在今日按諸可蘭之參想，誰也不能否認有造物主，然能完全確守造物主獨一不二之道，毫不雜以人之七情者，乃是一種最難。至於後世之信仰，在回漢人中大多數是誠信的。然因不能覺察也，則似是而非，抑不知此章所談妄爲作惡之人之報應，及敬謹人之享受，若果能在社會留心考查，已有所得，不必死後也。

夫人之生也，各有所命，因其性之所近，即知其命之所定。解脫氣質，獨從性命，聖者之品也。因其氣質，制住性命，愚昏之品也。猶之乎劇場命定於後台，若某角出台後，因當時之情形不甘心於某事時，其受譴責不待言也。試觀青年不安於受命者，小則災病，大則死亡，因其自妄，死豈能了，故曰久住者汗難耳。

雖然知命乃人生之大難，孔子五十乃知天命，能知命，方能安命，雖以劇台喻，絕非劇台角色之易明耳，普通人求知命，往々因其情慾所嗜，以爲命之前定，抑不知已被氣質，蔽其真性矣。故人宜求道，求道乃能因道而知己之所命也。不得道之人，雖知己命，亦不能安於命耳。

夫世衰道微，物質文化已足能隱昧一切，已足能掃除往古之一切言論，無可諱言矣。然因造物主之要爲，使彼無回教的國家，居然來負責提倡回教；使彼物質文化落伍的回教民族，因其落伍而得保存。使彼破壞回教，不遺餘力之基督教，因社會主義而失去自信。使世人社會思想發達，不能不研究可蘭以求人生之究竟。類此種々，乃隨便貼來，望世人要詳加參悟，以求我人爲人所以然可也。

「必然法則說」是科學家之發明，然與前生命定該有何異呢？夫唯物及科學所以反對宗教者，是生時修好得好，祈福免禍耳。豈知可蘭非他宗教可比，可蘭示教是着人安其性命，不必勉強救世也。本無其命，勉強救世，希來世之得，亦自私也。其安於情慾，被魔誘導，失其所命，或後其所命者，是自誤也。

人果能知命，能安命，將無往而不自得。試觀穆聖爲聖以後。孔子五十以後之歷史。有何憂何懼。其事業之成就有衷心之運用乎？按普通理想生活均未有一定之把握，甚麼是他們的勢力，甚麼是他們的資產呢？普通人因不求道，而不知命。因不知命，則不能循私情進展。晝夜奔忙以求安榻。榻未及安，身已死亡。雖死亡而天命未能達到，豈非虧本者乎？故曰人皆在虧本之中。

第七十九章 納集爾特 (取命)

麥

加

在七十八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誓曰有淹沒奪其命者(一)。有安靜和柔取者(二)，有悠然而游者(三)，厥以其有積極向善者(四)，有自主其事者(五)！到在那天，動的震動了(六)，前後踵接了(七)，心在今天，是動的了(八)，眼觀那個，是駭怕的了(九)。他們說道：「若是我們已經變成了枯骨，我們豈能再返回原造嗎(一〇)？」他們或答道：「若是果真那樣，就是虧着本歸了(一一)。祇是那時亦就是一聲喊(一二)，彼時他們仍是在平地上(一三)』。

『摩西的軼聞，豈沒達至於你嗎(一四)？昔者調養他的主藉着清潔的土哇山谷呼喚他道(一五)：「你往法老歐那兒去，他確是過惡妄爲的人哪(一六)」。你向他說：「使你趨向純潔，指導你趨向調養你的主，你還是不駭怕嗎(一七)？」他顯示於他最大的顯跡(一八)；

你仍是以真爲僞，仍是背逆（二二），且速爲退去（二三），集合呼喊道：「我就是最高的調養你們的主（二四）」！於是造物主拿他，作了前人後人的殷鑒（二五），祇是在這個經過中凡是敬畏的人，一定是能得訓誨（二六）』。

『你們以爲創造最難的是什麼呢？豈不是天嗎？主建造了那個啦（二七）！起高了他的頂，又齊整了那個（二八）！既昏其夜，又現光明（二九），既建其天，又平鋪了地（三〇）。使自地上出水現出，牧場來（三一），且穩固了地上的山（三二）。既利於你們，又利於你們的家畜（三三）。以後若是大災難臨頭的時候（三四），到在那天人就要參想已往所奔忙的啦（三五）』。

『夫顯示地獄，是對於能看的人哪（三六）！凡是自暴妄爲的人，他選擇的是現近的生活（三八）。者汗難地獄就是他們的住處（三九）！彼怕立在調養他們的主闕下的那個人呢，他們是制止自己的私好的（四〇）。樂園是他們的住處（四一）』。

『他們關於時限的確定，是在何時請詢於你（四二）。關於那個，你如何能提說呢（四三）？調養你的主，是能盡的（四四）！你的擔負，就是警告駭怕那個人哪（四五）！他們若是真能看見那個的那天。他們就好像一朝一夕都不能延遲似的（四六）』。

第八十章 爾 白 塞 (登額) 麥 加
在五十三年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當瞎子到在那兒的時候，你轉背皺眉啦(一)。你豈知道他是能潔與否(二)？抑或者他能受教誨，教誨或者濟於他(四)！至於彼富而無求者呢(五)。你因為他反阻止了人啦(六)。及於你者不潔而已(七)。彼急於求見你的那個人，他才是敬畏的人(九)！你反忽略了他(一〇)。不可！這是一種訓誨(一一)！凡是同意的人，他教誨了他(一二)，是藉著最潔最貴使者的手，寫在純潔高貴的冊本中的(一三)！凡隱昧了他的，是被懲的人(一七)』。

〔註〕 當穆聖勸古來氏諸首領歸順伊斯蘭教之際，盲者亞布頓拉不知有人在座，趨於穆聖問話，而穆聖未免有蹙眉面顧其他之情狀，故真主降下此諭。

〔傳〕 此是下降的第二十四章、言穆聖之過。聖人因知過而改，乃能完其所命，人因不知過，自文其過，白過一生，聖人亦人也。人不能無過，然聖人知過能悔而改，不文其過。常人有過，不知；知而不改，自是其過，自文其過，所以過極妄爲自暴自棄矣。在今日回教人，不能長進之處，即是不肯認過，有過設法文飾。所以日漸昏愚。耶穌教所持之經典，雖不如可蘭；然其人肯自己在主前述過，痛哭流涕，以求恕宥，此其所以日興也。

關於此類之事實，古今聖賢之著述，尙有肯直書者乎？穆聖之貴，即坦然的將自己之不是，公諸天下後世，以此可證，人心全消，道心全顯，渾然純真矣。

經 『主造化了人是自什麼物呢（二八）？豈不是自一點精，造化了他的嗎？以後他預定了他（二九）；使他易於道（三〇）。又使他死，又使他入墳坑之中（三一）。又使他所要的時候復活（三二）。人豈能完全主命令了的那個嗎（三三）？』

『叫人看一看他們的食品吧（三四）！主是那樣的傾泄了水，以後又那樣的將地裂開（三五）。於是這才自那兒生出籽粒（三六）。葡萄，樹株（三八），橄欖，棗樹（三九），偉大的圍圃（四〇）。鮮菓草芥來（四一）。既享於你們，又利於你們的牲畜（四二）。以後若是那一聲到的時候（四三），人就要離了他的父母妻子兄弟各自逃走了（四四）。在這個日子，他們中的每一個人，只能了自己的事（四五）；在這個日子有面容光明，喜悅笑樂的（四六）。在這個日子亦有面容塵昏，黑暗不解的（四七）。類乎這樣的人，他們都是一些個味真作惡的人哪（四八）』。

第八十一章 台 克 微 雷（纏繞）

麥

加

在一百一十一章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若是到在那個太陽的光捲起來的時候（一）。群星剝落的時候（二）。山嶽遊動的時

候(三)。懷胎十月的母駝被棄的時候(四)。群獸集合的時候(五)。海水溢出的時候(六)。人心歸於體的時候(七)。活埋的女兒被詢問爲何被殺的時候(九)。記錄的冊本展開的時候(一〇)。天空分解的時候(一一)。地獄炎熱的時候(一二)。樂園臨近的時候(一三)。人就知道他已往的所作啦(一四)』。

『我無需乎以隱而不顯的各星辰爲誓(一六)！誓以夜中退去時(一七)，清晨放光時(一八)。祇是這個一定是尊貴欽使的言語(一九)。是在具有最高地位的闕下，最有力最忠誠而且最順從的(二〇)』。

『你們的新友不是瘋狂(二二)！他確在最明顯的各方看見了那個啦(二三)。關於未發現的那個，他不能吝於昌明(二四)！那不是被驅逐的邪魔的言語(二五)！然則你們還要往那兒求道去呢(二六)？這就是全世界所有社會的訓誨(二七)！在你們中求作人的人。是同情於那個的(二八)！但若不是調養全世界造物主意要時，你們亦不能夠同情於那個(二九)』。

〔傳〕 按此章觀之，此訓誨，是世界的，不是對於某一族，某一國，某一君，某一人之宣傳，明矣。人無論古今，地無論東西，能誠於此訓誨，忠於造物主者，即是忠誠君子。否則因一部分之利益，作種種之宣傳，即屬諸魔之言也。然觀之舉世，能不爲魔之言論動者有幾人乎。

第八十二章 印非土阿雷（分裂）

麥 加

在七十九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當天空分解時（一），羣星散亂時（二），衆海湧出時（三），墳墓顛覆時（四），人就要知道了。他積極工作了的那個，與遺誤了的那個啦（五）！唉世人！你們不可被以尊貴的調養你們的主騙了你們哪！他是那個造化了你，然後平均發達了你，然後他使着你。陰陽中和（七）。他配合你。是他意要配合的形式（八）。』

『然則你們豈可以着報應的事情，是虛偽的（九）！在你們上確是尊貴的記錄監察之（一〇）！他們能知道你所作的（一一）！善人確是在恩典中（一二），惡人確是在者嘿母地獄中（一三）。他們將於報應的日子進入之（一四）。他們對於那個都不能退避（一五）！你知道，因果報應日是什麼日子嗎（一六）？以後你就要知道什麼樣的日子是因果報應的日子啦（一七），那一天就是人對於人不能主持絲毫，那一天的命令，完全主之於造物主（一八）。』

〔傳〕 純人者能保其天真，因天時而盡天職，故能具有愛人之誠。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居富濟貧，居安拯危，以自盡其天職，決不有虧損於人也。夫惡之大者，即是虧損於人而圖利己。善之大者，是犧牲自己，昌明真道，惡之次者，是虧人而不利己。善之次者，是施惠於人，而

已不費。小則一言一語可以虧人，可以益人，而其最顯者，莫過財色。如恃勢侮人取人財物，占人便宜，轉眼而受人侮，財物被人取者，有之。隱謀巧取，虧人而人不知，以爲子孫百世計，然子孫不癡豪，則懦弱，棄財產如糞土者有之。至於淫人妻女者，未幾而已之妻女亦淫人者有之。蓋造物主至公，以其公也凡因財虧人者，則令以財報應。以色列虧人者，則令以色列報之。所謂虧在彼，報以彼，虧在此報以此。至於已立而立人，已達而達人之家，隨時可獲善報，能參悟者自知之。

第八十三章 母 團 啡 啡 (稱量不公) 麥 加

在麥加之
最後一章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悲哉！好占便宜的人哪(一)！他們若是買人家東西的時候，必求足其量(二)。他們若量與人，或稱與人的時候，必設法減少(三)！他們是不想在那大日子尙能復生(五)！到在那天，人都得立在調養世界的主前哪(六)！萬不可！作罪的人的筆錄，一定都是在信芝尼之中的(七)！你知道信芝尼是什麼呢(八)？信芝尼就是被寫的冊本(九)！可悲！在今天以真爲僞的那些人哪(一〇)！他們是以着因果報應的日子爲僞了(一一)。除非過爲作罪的人，沒有不信那個的(一二)！若有人宣讀主的示諭於他們時，則說道：「是以先的記錄而已(一三)」。豈可如此！但他們因已往所作的那個勝過了他們的心啦(一四)。若不是如此。

今天他們對於調養他們的主，就不能被遮啦（二五）。所以他們一定是進入者汗難地獄的人哪（二六）！彼時或謂之道：「這是以前你們以為虛偽的那個（二七）」。

『至於作善的人之筆錄，都是在爾林印中（二八）。你知道什麼叫爾林印呢（二九）？亦是一些個被寫的筆錄而已（三〇）。接近主的那些位能給作證（三一）。善人一定是在恩典中（三二）！他們彼此靠坐着看那個（三三）！在他們的面容上現出來恩典的光榮（三四）！給他們飲的是麝香封口無雜質的飲料（三五）。叫彼貪愛的人，貪愛這個吧（三六）！這個的調和是屬諸太似尼木泉的水（三七）。這個泉是准許那些接近主的人能飲（三八）。』

『彼作惡犯罪的那些人，以先他們對於一些純誠于真的人是嘲笑的（二九）！他們若是在他們的一旁過時，是互相以眼譏笑的（三〇）。若是轉回到他們家中時，他們轉成了笑罵的（三一）。有時他們看見他們則互說道「這些個一定是迷信的人哪（三二）」！他們不是對於他們被差的鑒定的（三三）！時到今天彼純誠於真的人對於彼味真的人是嘲笑的（三四）！靠坐着靜觀怎樣的報、應、味、真者已往的所作吧（三五）。』

【傳】 時至今日以大秤、大斗買入，以小斗、小秤賣出，成了各地之風俗，不必諱言。若以此論與飲食等論較比，自能識出輕重，何以在中國回教關於飲食的戒守那樣的嚴重，關於營業的欺詐，視為當然呢？作之者固有罪，為教長者不能手執可蘭講述，日日順人情，因風習愚昏教徒，其罪尤大耳。

第八十四章 音士格阿蓋(分散)

麥

加

在八十二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彼時天空分解，順從調養他的主盡其職責(二)。地球展開，盡行拋棄其中所有，順從調養他的主完成他的職責(五)』。

『唉世人！你們要盡職於調養你們的主吧！你們終是能遇見他的(六)』。

『其凡他的筆錄交於他右手的那個人(七)。計算他是容易計算的(八)。他轉回他的家中是喜樂的(九)。凡在他的背後，授於他筆錄的那個人，他是要呼籲萬難的(二)。將進入炎中啦(二)！他們確是已先在家中歡樂的(三)，是自揣永不能歸結(四)！豈知調養他們的主一定是監視他們的啦(五)』。

『主不用以日落的紅，以夜中的團聚，月亮圓滿的時候爲誓(八)。你們一定是必要渡過種種階級的(九)！然則他們爲什麼尙不純誠于造物主呢(二)？彼時或對他們讀誦可蘭經，他們仍是不叩頭(三)！蓋他們是昧了真了，是以真爲僞的人了(三)。然造物主是至知他們所懷的(三)！你以着最痛的痛苦報知於他們吧(四)！蓋除非那些純誠於真，純潔工作的人，沒有能够應受無限量酬勞的(五)』。

第八十五章 卜 盧 志（高宮）

麥 加 在九十一章
之後下降

經『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誓以有宮分的天（二），在約會的日子，證者能證出（三）。深坑內被譴責的人，火燃料的人（五）。昔者他們在那兒坐觀（六），在他們所作的那個上，可以為純誠於真的人之證明（七）！他們對於他們沒有什麼宿恨哪！不過就是因為他們純誠的信仰主掌天地，最尊貴被讚頌的造物主啦（八）！造物主他是在每一事物上能證明的（九）』。

『彼擾亂純誠于真的男女的人，若是他們再不能悔而復真呢？他們一定是要受者汗難地獄的痛苦！他們一定要受焚燒的痛苦（一〇）！至於那些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他們是應受河流在其下行駛的樂園，那才是最大的得獲呢（一一）！調養你的主的除暴確是嚴的（一二）。他是創始，而又復成之的（一三）。他亦是能恕的能愛的（一四）。他具有爾雷世至巍々的（一五）。他能施行他所願欲的（一六）』。
爾雷世乃最高最尊的所在。

『法老歐及色木族各種軍事的史料，豈沒達至於你嗎（一八）？味真的人，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以真為偽的（一九）！造物主對於他們的前後，豈不都能包圍嗎（二〇）？可蘭真經確是光榮的（二一），一定是在被監視的腦海中（二二）』。

〔傳〕 讀「他們對於他們沒有甚麼宿恨哪！不過就是因為他們純誠信仰主掌天地最尊貴被讚頌的造物主啦」。不盡三數，憶余成立中國回教會時，全國的教長無不歡迎，無不愛戴。自余研究可蘭純誠于真之後，一部分指經說事的教長，反都遠余，惟有少數的碩學教長，尙肯彼此相親，然則被譴責的人古今同否。

第八十六章 土阿雷格（亮星）

麥加
在九十章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以着天空及土阿雷格爲誓（一），你知道土阿雷格是什麼呢（二）？土阿雷格就是明亮的星辰哪（三）！每一個人無論在那一個時候，都有監視者（四）』。

『你再叫人看一看，人是從什麼上受造（五）！豈不是自父脊母胸中間流出來的一點水上造化了的嗎（七）？主對於歸回他去，一定是能的（八）！一旦秘密的顯露，他對於他自己沒有絲毫的力量，亦沒有援助的（九）』。

『以有循環的天，有裂痕的地爲誓（一〇）。
循環的天如雨化氣成雲轉雨
裂痕之地如樹株田苗由地出來 這個確是分辨是非的言語！那不是無益的戲言哪（四）！他們確是陰謀計畫啦（五），我亦計畫計畫（六）。然則你姑容昧真的人吧！你暫且姑容他們吧（八）』。

〔傳〕 此是下降的三十六章，彼時穆聖光明正大，講此分辨是非真偽的言語；俗人嫉妬之，怨其破壞故有的風俗習慣，乃暗中秘密計畫，擊敗之。然穆聖終以無家族鄉黨之援助而成功。豈非主之要爲乎？試想今人誰不是能計畫的，誰是按照計畫成功的，經過此二次世界戰，人對於計畫密謀能有覺悟與否。每觀人在旺運之時，國在興盛之日，計畫什麼均好像可以實現。一旦轉變，所有之計畫，均皆失敗。所有之密謀，均皆顯露。反而思之，毫無所用。夫人不患有計畫，患秘密計畫。一有秘密計畫，即是有敵人私己之寓意，敵人私己之計畫，雖有一時之成功。終必失敗耳。其光明磊落之大道，一時雖不得人之同情，終有成功之一日耳。

夫事業之正當計畫，固不可無，然若過於固執，往往因之不能安時順命，妄進者有之。此亦不可不知也。

第八十七章 咳 爾 倆 (至高)

麥 加
在八十一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讚調養你的主的名，是純一無比(一)！他造化了，他又平均發達了(二)，他預定了的，他默導之(三)。他使草生出，他又轉那綠萃成腐朽(五)』。

『主使你念的那個，除非是主要使你忘的，你不能忘(六)！他確是能知道顯與隱

的(七)』。

『主爲是使你易能，故簡易之(八)。你訓誨知道訓誨有益的人吧(九)！其凡是敬畏的人，不久就聽訓誨啦(一〇)！其凡薄福的人，他就遠避那個(一一)！彼薄福的人，將進入最大的炎火(一二)。他們在其中是不死不活的(一三)』。

〔傳〕 能納勸者勸之，有畏懼之心者勸之。其惡徒頑梗不化者，勸之不特不聽，且將與你相遠矣。遠了訓誨的人，於聖賢何傷，不過自己薄福而已。

經 『凡是能純潔且紀念調養他的主尊名，勤作拜禱的人，他確是得脫離而獲善果的(一五)』。

『爲什麼你們單重視目前的生活呢(一六)？要知後世是至優至久的(一七)！這確是已記載於古籍中(一八)，亦是記載于亞卜拉罕摩西的典籍中的(一九)』。

〔傳〕 「他預定了的，他默導之」。世界劇場也，人物其中角色也。預定於先，導演於今；故人之意志不能自由也。然人有主要者，有主棄者。主棄之人，人可奴之，人能制之。主要之人，人不得奴之，因其有預定也。人無論如何的英雄，不能逃出彼之「必然法則」也。

此是下降的第八章，先言造化之妙，次言聖人之貴，心存畏懼者，能聽勸。暴惡頑梗者，自遠道。然善有善果，惡有惡果，我人貪今生之暫時，忘後世之永久，其愚甚矣。

第八十八章 阿 士 耶（遮覆）

麥 加
在第五十一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壓服的消息，豈尙沒達至於你嗎（二）？在這個時候，面容恐懼的人工作是苦惱的（三）！進入了焦灼的炎火中（四）。給他們飲炙熱的泉（五），在他們享受的除諸不能消化者外，無所謂食物（六）；既不能生肌亦無濟於饑餓（七）。』

〔傳〕

此是麥加下降第六十八章，在壓服的消息到來之時，面容恐懼與面容和柔者，形容得道者與昏暗昧真者已盡，但若非得道之士，亦不能深其趣味耳。

經 『在今日面容和柔的（八），他對於他的勤勞不息，是喜的（九）！是在最高的樂園中的（一〇）！他們在其中聽不見什麼言不及義的話（一一）。在其中所飲的，是湧流的活泉，在其中有最高的牀位（一二）。有陳設的杯盞（一三）。有排列的枕墊（一四），有展開的地氈（一五）。』

『夫他們豈看見駝是怎樣造化的嗎（一七）？天是怎樣起高的嗎（一八）？山是怎樣豎立的嗎（一九）？地是怎樣使平的嗎（二〇）？你訓誨吧！你只是負訓誨責任的（二一）！你對於他們用不着監督強迫（二二）！凡是背叛的味真的，惟有造物主懲治他們，以最大的痛苦（二四）！他們終久之歸，是歸於主（二五）。然後主一定是清算他們哪（二六）。』

〔傳〕不誨則失其天職，誨之聽否自由。強迫從己是徇私也。此回教自穆聖以來即不尚傳教之主因也。如不傳教，教之傳播之速，自古無比，主乎人乎？

第八十九章 凡

直

雷(拂曉)

麥

加

在九十二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誓以拂曉，十夜，單雙，夜逝的時^(四)。在這幾樣中那一樣不是有知識者的誓呢^(五)？你豈沒看見調養你的主，是如何對待爾得族嗎^(六)？在各城市向沒有能造像爾得族在以蘭地方那樣的高宮^(八)！且你沒看見調養你的主，如何對待色木族法老歐族嗎？色木族在山谷中鑿石爲室^(九)。法老歐是具有多數的砥柱的^(一〇)。只因他們在各城中妄爲^(一一)。且多方的破壞^(一二)。故調養你的主，對於他們降下了打擊的痛苦^(一三)。調養你的主，一定是能扼守其關要的^(一四)』。

『夫人若是調養他的主試驗他的時候。使他貴了，與之恩惠了，則他要說道：「調養我的主貴了我了^(一五)」，若是再試驗他限制他的日用呢，則他說道：「調養我的主卑賤我了^(一六)」，這都是試驗，不可如此說！你們只是不能優遇孤兒，不分與貧困人食物^(一八)。你們吞沒兼併遺產^(一九)，酷愛多多的財產^(二〇)。彼時地面就要炸毀成了紛碎的

了(二二)。調養你的主來了衆天神是排班而立(二三)』。

『在這個時候者汗難火獄完全現出來啦。在這個時候，人才能納勸，然往那兒能得着訓誨呢(二四)？他們就要說道：「咳！我們爲什麼在我們生的時候，沒有供獻呢(二五)？」在這個時候沒有懲罰似他的懲罰一樣，沒有束縛似他的束縛一樣(二六)。「唉能寧定心靈的人哪！你喜悅着歸至調養你的主的喜着(二七)。你加入主的誠僕中着(二八)！你進入樂園着(二九)』。

〔傳〕 優遇孤兒無教內教外之界限，然時及今日對孤兒，不特不能優遇，且不能撫養矣，不特不能撫養，且加凌辱矣。至於分與貧困人食物，宜觀其品格。若果係本天賦盡天職之貧困者。因災禍不得已情形，貧困者贈與食物，亦天職也。若終日坐食以求人爲營業者，贈與食物，反增其惰性。不是代主育人，反爲主廢人矣。然今日之施捨者，毫不計此。使純潔之貧困者，無以爲生。使以求人爲營業，廢其本能者，失其天職矣。

按可蘭之遺產規定，子女夫妻父母兄弟各有各份。然中國人因其私族也。對於此種天諭，中國回教幾乎無有能遵之者。換言之即無家不是吞沒兼併遺產者也。

至於酷愛多多的財產之性，是現在世界人類之普通性，且認爲當然者也。

若按以上四種，與現在世界社會來較，其成炸毀紛碎之現象，豈非主之警告實現乎？

第九十章 白來地(城市)

麥加

在五十章之後下降

經『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我雖不以此城爲誓(一)。你亦是蒞止此城者(二)，無論父也子也(三)，主造化的人，一定都是在苦難中的(四)！他們自以爲沒有一個能支配他們的嗎(五)？他們自道：「我損失了若干的財帛了(六)」。』
此章古人謂指著麥加的河徒說：逆徒因反對穆聖損失了若干的財帛至終穆聖仍蒞至於此城，他們自以爲沒有一個能看見他們嗎(七)？主豈沒賦與他們兩眼一舌兩唇嗎(九)？』

『我業已指導他們兩條道(一)。爲什麼他們不急入爾格拜呢(二)？你知道什麼叫爾格拜嗎(三)？』

『爾格拜就是解放奴僕(一)，是在饑饉的年月供給親近的孤兒(二五)。及窮困人的食物(二六)。且他是個純誠于真的人，且他們能互相以忍耐以博愛相囑(二七)。這些個人就是右派的人(二八)。「至於那些個隱昧主的顯跡的人，就是屬於左派的人(二九)，他們是應受牢而不可解的火災哪(三〇)』。

〔傳〕 此是下降的第三十五章、味真理即是味真經、味真經即是味真主；味真者無論有若何之損失，亦是在苦難之中。其人若能以人類社會爲懷、釋奴、恤貧、撫孤、誠于真、能忍耐、方是右

派無憂無懼之人耳。其左派乃是忍心、隱昧真經真理，以成其自私其家、其黨者也。此時左右派之定義，似不同而同。

時及近世，人方知人不可奴人，豈知在一千三百年前，可爾卽有釋奴之論乎？蓋人類最不平等之表現，即是奴人，然今日之強權，雖非主人，其限制人之自由，有甚於主之對奴者，此不可不反省耳。

試觀此章示諭之左右兩派，爾格拜之人豈不是真正現出世界大同平等和平自由之景象乎？然在左派之人，其主義亦不是不解放奴制、恤及孤兒、貧困、博愛，但因其昧真主也，完全恃法以制人，形式是無階級、實則即是少數人的專制。對於普通人民之自由的限制，甚於昔日主人之待奴！

右派之人因其純誠于造物主也，自政府及人民一切言行，完全是對造化人的主負責。凡事遵經遵聖，人之從否，任其自由。決不妄擬種々維系人之言論，強人從己。此種情況在偏左的人想是作不到的，是理想的，即或有之，亦是愚人實現出來的。然你試觀自穆聖順其自然，迨及今日世界已有四億的回教徒。雖非盡是遵經之人，然若爲教犧牲，亦是毫不勉強，毫不用人加強制的！再反觀自有史以來，味真之左派政府，所屬之人民，能有絲毫之自由乎？設若無了統系的政府；個人尙能守其信條乎？望有社會知識的人，詳加研究，不可以先入者爲主也。

第九十一章 射木似 (日)

麥加

在九十七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以太陽及其光(一)，以月亮隨着她照的時候(二)。白日顯其光輝的時候(三)。夜晚蓋覆的時候，爲誓(四)。天確是他建設了的(五)，地決定是他鋪展了的(六)，人決定是他整齊了的(七)，以後他默諭他知淫穢與敬謹哪(八)！凡是能純潔的人，一定是得脫離而獲善果的(九)！凡是自暴自棄的人，一定是絕望的(一〇)』。

『色木族因爲他們妄爲自暴，他們以真爲僞(一一)。彼時他們中薄福的人起來啦(一二)，造物主的傳道聖使對他宣諭道：「那是造物主的駝，分與牠的飲(一三)！」可是他們不信那個，他們殘害了那個駝，於是調養他們的主，因爲他們的罪惡，對於他們施行相等的傷害(一四)。那個結果豈不可怕嗎(一五)？』

〔傳〕 此是下降的第廿六章，示諭純潔敬謹，禁止淫穢，淫穢之事，乃各國各人所惡，然各地不免，因其不免，築成種種之犯罪。此是世界上一大問題也。按各教各國社會研究，求其去淫致潔之道，尙莫如可蘭所論，然不深于研究者亦不得耳。

第九十二章 啞

利(夜)

麥

加

在八十七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茲以夜間覆光時(一)，晝間明朗時爲誓(二)。他造化了的男女(三)，你們的努力一定是不同的(四)！凡是施賑的，敬謹的(五)，純誠於真善的人(六)；主使他容易的那個，容易(七)。凡是嗇吝驕富(八)，以真善道爲虛假的人(九)。主使他容易的那個，困難(一〇)。當他們顛連的時候，他們的財產無濟於他們(一一)』。

『默導確是在乎主(一二)！無論前後統屬之於主(一三)！我豈沒以炎炎的烈火，警告你們嗎(一四)？蓋除非薄福的人沒有進入那個的(一五)！他們是以真爲僞了，背叛聖道了(一六)』。

『至謹敬的人，他們是能納出他們的財帛，他們得獲純潔，故他不久就要使他們遠了那個火(一八)。但除非是尋求最高的調養他的主面分的那個人，在他的闕下，就沒有一個能得獲他的恩典的(一九)。他們不久一定，是喜樂的(二〇)』。

〔傳〕 爲善心逸日修，爲惡心勞日拙。乃古今人之定論。然人偏不善者何也？以爲善報不可必信，財物可以運用一切；抑不知積財千萬，有時毫不濟用，有時一旦轉窮。素無所有，因機發財者，亦不知多少。數十年前世界大資本家，盡其所能，以爲富者，可以永遠支配人矣。未幾社會主

義興、共產革命起，昔日之大地主求爲勞農不可得矣。然人爲何愛財甚於愛己呢？亦有一種魔力存焉。時及今日因經濟學之進步，有知識者均視個人之資產，已不足恃，將來世界或有一新轉移耳。

第九十三章 祖 哈 阿(午前)

麥 加

在八十九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

『以午前及夜中寧定的時候爲誓(一)。調養你的主未曾棄爾(二)，亦未曾怒爾(三)，你以後一定是優於你以前(四)！不久調養你的主，即賦與你，你就要滿其所欲啦(五)』。

『他豈不知你是孤兒嗎？他保護了(六)。他豈不知你是迷路的嗎？他默導了(七)。他豈不知你是貧窮的嗎？他使你富了(八)。嗣後對於孤兒你不可壓制之(九)，對於乞者你不要驅斥之(一〇)。你要本着調養你的主的恩典宣化(一一)』。

〔傳〕 博愛仁慈爲世界公認之美德。然其言論求如此章後半段之肯切者尚不多見。此章乃主諭穆聖之文，使聖回想其孤貧迷家，聯想及慈愛孤貧迷家。以穆聖之德以穆聖之位，造物主尚令回憶，何也？蓋人能回憶己之孤貧迷家，則愛孤貧迷家之念，油然而生矣，我人共識之。

第九十四章 哈

雷 罕 (開胸)

麥

加

在九十三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主豈沒啓發你的心胸嗎(一)？主豈沒卸去你背上沉痛的負擔嗎(二)？主豈沒提高你的名譽嗎(四)？夫難的易了(五)，確是難的易了(六)。但若是你的公事完竣，則仍應當孜孜自修，你向至於調養你的主尋求吧(八)』。

〔傳〕 在彼時阿地文學最盛，以文章勝人，是最難之事。彼地迷信神最甚，破除迷信亦是最難，穆聖幼失學，長而經商，至四十而爲聖。若非造物主啓其胸襟，何以能使此最難之事，而成至易呢？我人其參悟之。

胸窄負重，無名之士，決無有爲者。居然有爲，豈非造物主所賜乎。試觀世人本求名也，而反辱。重負在身，解則自死，負則無暇，豈能求道。胸襟之不密達，爲人之通病，啓之道，先去意念，使命爲全身之主，清而再清，尙其庶乎？然此非真得道者，不能也。此是下降的第十二章。

第九十五章 提

尼 (無花果)

麥

加

在八十五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茲以無花果橄欖(一)，士雷塞那山(二)，與這個平安的城爲誓(三)。主造化了的人，一定是在最優最正上(四)。然後再將他降至於卑劣中之至卑(五)！惟有那些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不特不能降等，且他們能應受無限的酬勞(六)！此外是什麼能使着你不誠信教化呢(七)？造物主豈不是公斷的至公的嗎(八)？』

〔傳〕 此爲麥加下降第二十八章，人因清濁不同，高下有異。人之高者天神爲之叩首，其卑者等於禽獸。舉自古今，橫觀東西，人之品級確是平不了。任人之制法，愈求平等，愈是用一層強壓一層。惟有本天賦盡天職之人，在主之闕下能現平等耳。

第九十六章 爾

唵

格 (血的凝集)

麥

加

在麥降之
首章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你讚念造化你調養你的那個主之尊名着(一)！他是自血的凝集造化了人(二)』。

『你頌調養你的主，是至貴的着(三)；他是默誨人用筆(四)；他是默誨人向所無之知識的(五)！人豈可因爲看見了富而無求，自暴妄爲嗎(六)？終久之歸仍是歸至於調養你的主(八)』。

『你豈沒看見當誠僕拜禱時，要阻止的那個人嗎(一)？他是在中道上的嗎(二)？可是

他是以敬謹命令人的人呢（二二）？你看他，豈不是以真爲僞叛道啦嗎（二三）？他豈能知造物主能看見哪（二四）？

『不要着急！若是他再不改過呢（二五）？主一定要制住以真爲僞作罪犯法的人之大腦中樞啦（二六）。叫他們在會場中喊叫（二七），主不久即呼喚看守火獄的啦（二八）！你萬不可曲從他們哪！你叩首求接近主吧（二九）』。

〔傳〕 按賦降的次序此是頭一章。開宗明義，已示知人類貴之所在。換言之、即天職所宜！試想動物之中除人類尚有能用筆者乎？除人類尚有有知識者乎？然則、人若不能用筆、無有智識、豈不是等於其他動物乎？人之用筆的能力小、智識不高、被支配于能用筆、智識高的、豈不是理之所宜乎？穆聖曰「人自嬰兒至于入土，無論男女、習學爲天職。」故人不可因富而無求、或稍有所得、即止而不進、即自以爲有真之得、蓋主之誨人是隨時隨地的、人宜因主之默誨、隨時隨地取得知識、以盡其繼往開來之天職。你若不能用筆、無有高尙的智識、無論你如何的有錢有勢力、亦是被支配於能用筆有智識者、是造物主對人之公道耳。且你無論如何的稱雄、如中國的秦皇漢武、西歐的拿破崙、亦是一時之盛、豈能與東西列聖相較乎？

天地至大也、各種之智識、均是隨時進展者也。人之受授法式也、主之受授本身之真得也。無人之受授、則不能入門、無主之受授、則不能改良、不能有所發明也。然人心所住、住於法、相、病

情之上。豈能心澄意淨、毫無塵染乎？修善之道、在乎拜禱、藉拜禱以純清、因純清而得主授、故拜禱不可阻也。時及今日回教人、到是無阻止拜禱者、然只知以拜禱爲對主盡其爲人之天職。不知因拜禱求得真知耳。貧者被支配於人、稍裕者朝夕拜禱、不知何爲用筆、何爲智識、道乎背道乎？宜其被支配於人也。夫男女至出幼、以拜禱爲「定則」者、意在用以求爲人之智識也。非主因人拜以自尊也。但在中國內地淨洗之禮習成繁重、拜須在寺、雖日提倡、亦不能普及化耳。

「他默誨人，向所無之智識的」。蓋以先已昌明的文化、人能傳授者主不默誨之、其以先未昌明之文化未言明之哲理。或以先已明之道、中間失迷無人能識之理。則惟恃造物主之默誨、人乃於無中生有、不學而知。拜禱者、修其誠潔耳。不潔誠、則不明、性靈不明、主雖默誨、亦不得耳。彼時穆聖講道、彼無知之民、自恃富有、神經不清、一意反對阻止拜禱、公然在集會之場、大聲疾呼以真道爲虛僞、主乃懲之以火、使之取辱于人矣。猶之今日之愚昏教師、你若昌明可蘭真道、他嫉妬之、他信口胡說、任意毀謗也。你豈可理他們、你說你的真吧！

第九十七章 蓋得雷

麥加

在八十章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主降他，確是在蓋得雷夜(一)，你知道什麼叫蓋得雷夜嗎(二)？蓋得雷一夜，優過了

一千個月^(三)。衆天神與明命在那夜中，本着調養他們主的命令，因為各種的事務賦降^(四)，安寧，達至於拂曉^(五)。』

〔傳〕 按此文是形容經典之貴、能于那日得那夜貴、與齋月對看。此夜當在齋月、但是那一夜則不可定、人果能在此一月中、滌洗心身自有所得。

此是下降第二十五章、蓋得雷字有「多少」，「長短」，「輕重」，「前定」，「命定」種々之意義。接着二十四章研究、亦有對於「賦有天命的人」之寓意。但普通均將「他」的代名辭代可蘭所以傳亦從俗。

第九十八章 半 伊 乃 (明證)

買的奈 在六十五章
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彼讀誦經典，與貳主的人中之味真者，直至明白的示諭臨到他們上，他們尙還未停止呢^(一)。』

『造物主的傳道聖使，是讀誦純潔的典冊的^(二)。在其中有正人的規定^(三)！然若不是因為明白的示諭，臨到以後，那些賦有經典的人不能分黨^(四)！但命令他們的不是別的，不過就是叫他們專事造物主純潔於主的中正之教門，踐禮拜禱，課捐自潔！這就是

正人的教門哪(五)』。

『彼讀誦經典，貳主的人中之味真者，是永久在者汗難火獄中的！這些個人就是人中至劣的(六)』。

『彼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他們是人中的至優的(七)！調養他們的主酬勞他們，予以河流其下的爾得尼樂園，他們是永居其中！造物主愛他們，他們亦愛他！凡是怕調養他的主之人，就是應受這個(八)』

〔傳〕 此是買的奈下降第十四章言念經典的人中與以神鬼人物貳主的人中之味真者。

夫人既是造物主造化，對於造主負責，盡其事奉之能，理至明顯。普通人對此莫不知之，然此是真，理，不可覺察。所謂道心唯微，而不顯也。因其微而不顯也，故易亂於人心也。

讀誦經書之人，先入爲主，各私其所信，雖有真道之顯，不肯捨己從人也。貳主之人，因利是恃，在他只是有利，無人他不可主，無神他不可主，利之所在，是其主之所在也。然你試觀天下除此二類人之外，尚有人乎？求其對事造物主，純潔於主之教門者誰乎？天災人禍豈不宜乎？

第九十九章 宰 洛 宰 賴 (震動)

買的奈

在第四章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當地震動那樣的震動時（二），她就瀉出了它的重負（三）。人則說道：「這是什麼緣故呢（三）？」此時因調養你的主默示於她，她於今天表示出種種的意思（五）。人則要紛紛而出，爲是叫他們看看他們的工作（六）。凡是作塵星善的那個人，他能看見那個（七）！凡是作塵星惡的，他亦能看見那個（八）。』

第一百章 爾地牙特（疾馳）

麥

加

在第一百零三章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以疾行喘息（一），顯現火光（二），拂曉攻擊（三），高聲驚起，侵入全體之中的爲誓（五）。人確是對於調養他的主忘恩的（六）！在這個上，一定是有證明的（七）！優勢之愛好，一定是甚的（八）。他豈能明白在墳墓中倒置的那個時候嗎（九）？夫在胸中的那個，業已集錄了（一〇）。調養他們的主，對於他們，在今天是至詳的（一一）。』

〔傳〕

試想古今的人，誰不是喜愛衝鋒陷敵，攻勝於人者乎？誰是知主之恩，善自運用者乎？

至于其主戰之目的，是侵略人，是弔民伐罪，是正當防衛，是不得已之情形，惟造物主知其胸中，懷人之所知，不過出兵有名而已。試問誰是出兵無名者呢？果有真道防敵之師；生必主佑，死則主慈；其因利己之師；勝則一時，死則著懲，豈非公理乎？

第一百零一章 格阿雷爾(擊丁)

麥

加

在第一百零六章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爆擊(一)！你知道爆擊是什麼時候(三)？到那天，人就好像被衝散的蝶蛾(四)！山嶽都成了被彈碎的羊毛似的(五)其本沒虧，分量重者(六)，他是在生活悅愉中(七)；其本已虧，分量較輕的人(八)，他的歸所是哈偉耶(九)你知道什麼叫哈偉耶嗎(一〇)？哈偉耶就是最烈的火(一一)』。

〔傳〕 按此爆擊現象觀之，與現今各戰區之遭飛機爆擊之現象同；人如蝶、蛾、之散、山石紛碎。然無論那一國亦有生活愉悅的，亦有生活苦惡的。但普通「爆擊」有譯「打擊」者，有譯爲「敲擊」，註曰「復生之日」似與示之現象，尙未確合，總之此是人類結算時一種預告也。

此是下降第三十章，造物主之造化天地人物也，以誠，以信。不誠則無物。不信，則春不敢種，秋豈能收。人則以僞應之，豈非自虧其本，自喪其元乎？然人何以用僞而不用誠呢？根因雖多，大致不外貪名，貪利，不順乎自然耳。

第一百零二章 台卡素雷(競多)

麥

加

在第一百零八章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競多貽誤了你們啦！非等到你們謁見了墳墓(二)，你們不能明白(三)！蓋不久你們就要明白啦(四)！設若你們明白的是確實的認識呢(五)，你們一定是能看見者汗難地獄的(六)嗣後你們若是確實親眼能看那個之時(七)，主在這日就要關於已施之恩，審問你們啦(八)』。

〔傳〕 此是下降的第十六章、警告「競多」。競多鬪勝是古今人類的同情。好學的人貪多看書；政治家多方拉攏黨員；軍事家極力擴充陸海空軍；實業家極力求工廠之多；求銷路之廣；上一國元首，下而愚夫愚婦，莫不因競多之念，失原造物主賦與之真知；失掉了自然之天才。救正之道，惟有謁墓、目視荒邱累累，因聯想及古今聖賢英雄帝王人民均不免於一死，則競多務廣之心，自然灰矣。乃識人生無論如何的聖賢英雄，亦是一時的，與其貪多而荒，何如顯天才而純真乎？此「競多」字有一說是各族競其墳塋之數多。

爾素雷(下午)(光陰) 第一百零三章

麥加
在九十四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茲以着光陰爲誓(一)，人類除那純誠于真，純潔工作的人，確都是在虧本之中(二)！』

〔傳〕

此是下降的第十三章，確定人格之言行。

主賦人以虛靈之心，健全之身，而人恣情慾沉淪於聲色貨利之中，使心迷身傷豈非虧本乎？其純誠于主，潔其身心，本其天才，以盡天職，互相以真誠真理相囑告，以堅忍忍耐相勸勉，因此體殼心神完其使命，反本歸真，方不自虧其被造爲人之資格耳。

時及今日，不知人之所以爲人，唯利是視，其信仰無真正的主宰，而心意亦無一定之主義，互相計劃以欺人利己爲能事。昧天良，昧真理，昧君子，不堅忍，不耐勞，忽東忽西不知所從。造化人，爲是支配物者也。今也，反爲物擾，反被物支配。等而下之，失其爲人之資格，惜哉！

第一百零四章 胡 買 載 (毀謗)

麥 加

在七十五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可悲哉！譏諷謗議的人哪(一)！他聚積財產計及錙銖(二)，他們自計他們的財產是永久的(三)！不可如此想！那個一定是被棄在候土外麥的(四)！你知道什麼叫候土外麥嗎(五)？候土外麥就是造物主燃着的火(六)，照在人心上的那個(七)！那個在他們上，確是蒙住啦(八)，他們是在高大的柱欄中的(九)』。

〔傳〕

此是麥加下降第三十二章言譏諷謗議之人聚財計及錙銖，時時焦灼，心無清閑之一時耳。

夫財產共有，平均分配。遇事強制個人自由，乃是人生至苦，不待言矣。然若財產自由，亦將築成現代的勞資階級之爭。不特人類無平等之望，資產階級確因其慾火炎心，物障過甚，爲昧真理之尤者。彼不特昧之，且自恃財富無求，對於講真道，說真理之聖哲，不是譏諷，就是誹謗；惟有本之可爾所示，既無大資本家之實現，個人本其智能發展事業。又無共產社會之自由限制，能在主前平等。且貧困人有食人之權利；富者有與食之義務。雖然此說在外教人總以人心至私，是不可能的，然你若詳究回教社會，此亦是一種普通現象，不足奇也。

譏諷謗議是人情之常態，人因已好譏諷也，則意人暗中譏諷己，心上生炎矣。得道之人，以真遇人，人之諒解與否，不加妄測，當面來者以中道之真應之；其退後之言，既不推測，亦不過信，在已既不生炎，對人不生間，魔無能運用離間之策矣。

第一百零五章 飛 立 (象兵)

麥 加

在一百零九章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你豈沒看見調養你的主，是如何的對付乘象的兵嗎 (一)？他豈不是將他們的計畫轉成了錯誤的啦嗎 (二)？主豈不是對於他們派遣了一群一群的鳥 (三)，對於他們擲棄泥沙中的石子 (四)，使他們轉成了像被虫嚼的葉似的啦嗎 (五)？』？

〔傳〕 於飛歷年(此年穆聖降生)耶滿國王派大將艾卜來亥率象兵前侵麥加，麥加人登山守禦，首象突然反奔，象卒勒之不止，他象亦即不前行，衆人在山上觀望時，忽有烏物黑而綠項，或云綠色黃嘴結隊而來，雨之以石，霎時間敵皆殲滅。

此是下降第十九章，連上章讀之，有警告昧真者之意，蓋彼時，昧真者，對於穆聖有種々陰謀，抑不知造物主欲保護者，人之陰謀計畫，總是失敗的。

第一百零六章 古來氏(聖族)

麥

加

在九十五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古來氏的習慣，是在冬夏間旅行經商(一)，着他們拜禱事奉調養這個潔殿的主着(二)！他是在飢餓時與他們食，在恐懼時與他們安的主(四)』。

〔傳〕 彼時古來氏(聖族)不知事奉造物主，可是迷信潔殿。諭之調養此潔殿的主，即是饑與之食，懼與之安的主，事奉，宜事奉潔殿之主，不是潔殿。「主」是無處不在的。在沙漠中經商有時無處求食，有時着受種々の恐懼，人在此時此地惟有仰恃於造物主。今日航空航海亦然，此是下降的第二十九章。

第一百零七章 瑪 歐 乃 (必需品)

麥 加
在第一百零二章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你豈沒看見以因果報應爲虛偽的那個人嗎(一)？他們是那樣的迴避孤兒(二)，不分子貧困人食物(三)，可悲哉，彼人之拜禱(四)！他們的拜禱是不清醒的(五)，是沾名的(六)。他們是止住濟人之急需的(七)」。

〔傳〕 夫拜禱在今日，誰不說是回教徒的首要，然按此章觀之，你若迴避孤兒而不撫育，你若不分贈與貧困人食物，若不急人之急，你的拜禱即是沽名要譽！此是人人之義務，不遵者，雖日拜禱，罪亦不赦，故時至今日，回教社會向無貧富階級，甘心願意共窮，不敢獨富，所以在中國演成窮回回之稱也。

此是下降的十七章，觀當時對於社會貧富的階級，無一篇不注意！「不分子貧困人食物」。亦有譯「不競爭貧困人食物」者。

第一百零八章 考 塞 雷 (很多)

麥 加
在第一百零九章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主確是賦與你甚多啦(二)！你對於調養你的主拜禱吧！你犧牲吧(三)！憎惡你的人，他是絕望的(三)。」

〔傳〕 此是下降的第十五章，彼時憎惡穆聖者多，毀謗穆聖者多，彼等不識賦與穆聖者多，自甘暴棄與聖絕緣，與聖賢絕緣者，豈能有希望乎？然此亦是古今之常情，無時不有自甘暴棄之人也

第一百零九章 卡 肥 雷(味真)

麥 加
在第一百章
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唉味真的人(二)，我不能拜禱事奉你們拜禱事奉的那個(三)，你們業已不拜禱事奉我拜禱事奉的啦(三)！我當然不是拜禱事奉你們拜禱事奉的那個人(四)。你們亦不是拜禱事奉我拜禱事奉的那個人(五)！你們的教門是屬於你們的，我有我的教門(六)。」

〔傳〕 此是下降的第十八章，對隱昧真理的人業已棄絕矣。夫剝極之時，世道陰暗已極，完全以其固有之風俗，習慣，爲教門。無論若何的經典，若何的真理，頑固的人決不採納，聖賢職在宣達，惟有各事其所事而已。但古今昧真理之人，均是愚昏自恃，以自己所守者爲高，恐人真理顯，彼被消滅，乃極力反對之，抵抗之，必求從彼而後可。此是頑固人之普通心理，不必彼時也。試觀可蘭豈非回教人純誠信仰的經典乎，然你要發表一節，與他平日習慣不合之點，他雖不公然反對；然

亦絕不首肯。以是觀之，風俗習慣之盛也，確可隱真理，已無可疑矣。

彼時穆聖所傳者，是亞卜拉罕之道，因風俗習慣之演變，亞卜拉罕之道被隱昧，穆聖復之，引起當時之反對，頑民不堪教化，只可先遠之後絕之耳。

第一百十章 乃 穌 雷（援助）

買地奈

最末的下降
的一章

經『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若是主的佑助到的那個時候，就明朗化啦（二）。你就要看見了人是一群一群的進入在主的教門中啦（三）。你感激調養你的主，讚他是純一無比的着。你求他恕宥着，他確是能復的（三）』。

〔傳〕 人不能無過，最怕不能改過復真。主是寬厚仁慈的，人能改過自新，主是能寬恕的，能復的。人不可自暴自棄也。

第一百十一章 買 塞 得（穩固的繩）

麥

加

在第一章之
後下降

經『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艾卜來害的兩手業已受傷了（二）。他的財產與他的工作無濟於他（三）！不久他就要進

入有炎燒的火中啦^(三)。他的妻負着薪^(四)，在她的項有掙固的條繩^(五)。』

〔傳〕

艾卜來害是阿地具有實力者，與穆聖同族，因穆聖昌明真道，彼因年長有勢不肯從聖，且以手傷之，後其妻負薪爲繩所勒，惜哉！

以是觀之，彼時穆聖之興，隨聖之人均係精神道義之結合，乃非民族血統關係，明矣。時及今日各私其族，不問理之真否，惟以利之有無是務。若無造化者可，若有此種私己不尚真理之政策，決是一時的，決非全勝者也。

此是下降的第六章，按次序推之，此時穆聖已有明顯的敵對矣。中國有句俗話「好漢子打不出鄉去」，意謂鄉中父老戚友自恃其愚，心小嫉妒，目視英傑之士碍於自尊，不肯相從。英傑之士又不能從愚。此是古今東西之常情，不只穆聖也。

第一百十二章 伊河倆素(惟一)

麥 加

在第一百十四章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你說：「他是造化天地人神獨一的眞主^(一)，他是具有永遠無上的主權之造物主^(二)，他向無生，他亦不被生^(三)，向無一個對等的^(四)。』

〔傳〕

此是下降的第二十二章名之曰惟一。夫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天下定於一，人能止

於一、止一、則純誠矣。誠則明矣。世之亂也、人之僞也、均由於不一。若能一、則人得真、世界和平矣。世界書籍雖多、信仰歸一之道、首推可蘭、言行爲一之教、首推易理。餘者教一而實非一、其詳究者自得、不必辯也。

第一百十三章 凡 唛 格（拂曉）

麥 加

在一百零五章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你說：「我求調養曉天的主（一），在他造化了的一切災禍上；昏暗時昏暗的惡魔上（二），及術婦等結繩的擾亂上（四），嫉妒人嫉妒的惡上護佑我（五）」』。

〔傳〕 夫人若志於真道、神魔之類必在昏暗時作種種之擾亂、或驚之以事物、或擾之以夢兆、你若不究真道是他之屬下。他或不擾你。你若果真、則宜不作避禍畏艱、保全之想。凡事聽命於造物主、他雖有一時之擾、未幾真主護之矣。你若計及得失、他之計得售、你非得真者矣。

婦人之心多偏、多頑固、多保守、多虛榮、最易爲魔擾。婦人結合是破正道。試觀古今大則國事、小則本身。因婦人而墮落者、何可數計。夫賢婦固能助人成德、而知識淺短、好虛榮之婦、確足以亂道。然你道果真、意識於造物、不計及得失、婦人擾之不能；則助之矣。

嫉妒之情、無處不現、愈是親友此種現象愈多。然你若純於真道久、則自化不必計及也。

此是下降的第二十章，此類惡擾在彼時均發現，念此全消，此乃是得道者必經之路，但已念不誠，雖念此亦未必得佑耳。修道者先養純誠之意念，遇此惡擾，然後念之，尙庶乎可。

第一百十四章 納

似(人)

麥 加

在第一百十三章之後下降

經 『謹依普慈，特慈，造物主的尊名始』。

『你說：「我求調養人類(一)，主掌人類(二)，人類的主者(三)；在情魄暗誘的惡上護佑(四)。那個情魄就是屬諸人類神類暗示於人胸中的那個(六)』。

〔傳〕 情魄的暗誘，即凡事使你動心之時也。此種動心之擾，有因人之暗示者，有神之暗示者，本無可畏也，而心不安。本無可慮也，而心不穩，夫人既有主，福豈可求，禍豈可免，得失豈能自能，意志豈能自由。然則憂慮有何益，懼怕有何用乎？此理雖明，但仍是不能自清，念此能得主佑，尙其庶乎？

此是下降的第二十一章，亦是當時發現的現象，亦是修道者必經的現象，俗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未修道之人雖着擾亦不覺，已修道之人，方識二十，二十一章之現象，必不可免，方識非純誠于造物主不足免此擾亂耳。